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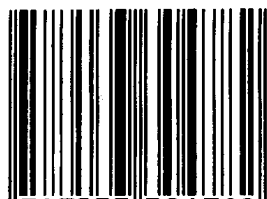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〇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432/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〇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二卷

〔明〕王艮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 一

一菴王先生遺集二卷

〔明〕王棟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鈔本

..... 四六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十卷

〔明〕唐順之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吳達可刻本

..... 一〇八

浚濱蔡先生語錄二十卷附錄一卷

〔明〕蔡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 三八〇

廉矩一卷

〔明〕王文祿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四六八

西田語畧二十三卷續集二十九卷

〔明〕樊深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七年刻本

..... 四七三

薛方山紀述一卷

〔明〕薛應旂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 七二一

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二卷

〔明〕王艮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心齋約言一

卷》提要

大學揭脗學之全而云然者中和位育之
峻業止至善之極功孔子之集大成而陽
明王公之致吾良知者其在茲乎其在茲
乎何也物有本末而身為之本天子庶人
皆本於脩身本亂而末治者否此知本而
知之至也格物之謂也是故道濟天下吾
道至尊待人而行吾身至尊故君子安身
而動身安而天下可保大人者正己而物
正知所立本知所達道也故不知立本則
不尊其身而達本不知達道則不尊其道
而遺末非脗學之全孔子之為賢於堯舜
者也或曰立本以尊身達道以尊道何言
乎格物曰身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及己脩己正
己利用而安其身愛人敬人信人至保至

家國天下
地萬物而天
吾身依乎天地萬物極本而不遺其末知
所先後也曰此必為帝者師處必為天下
後世師微旨云何曰非好為人師也格物
之實際也然非先生言之孟子曰有大有
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有王者興必來
取灋所以尊吾身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歸歟之歎狂狷之思不得志
而脩身見於世所以尊吾道也夫身尊則
道尊道尊則身尊孔子之學不敎教不倦
九二之見龍在田此其至矣謂格物之
實際乎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則掌握
乎乾坤包羅乎天地俟百膳而不惑施諸

後世而無朝夕學之為大成也而錄中備
之矣嗟夫學者之讀是錄也尚思先生之
教務格物以致吾之知乎夫致知格物孔
孟致而微言絕矣非王公啓其秘先生發
其要而立心立命以開大平之聖學將愈
久而愈晦而後之學聖人者復何所觀則
乎不有所觀則而曰宇宙在我焉者妄也
靜不敏聞言而未悟習事而未察師門之
罪人也何足以叙先生之錄乃宗順委命
至戴義不可辭故撫檜所聞以弁於錄首
觀是錄者其無以靜之不學而略於先生
之大成哉是為序
隆慶二年己巳歲孟秋之望門人吉永豐

車刻心齋王先生語錄卷上

男衣壁禔補雅孫之錄

門人董燧 聶靜編校

後學劉英 聶粉同校

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却正是止至善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下教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

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末治者

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格物也故即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正己而物正也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所止止

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

絲毫怠便是私心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為天下

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

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

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

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

地萬物者謂之失末

門人問志伊學顏先生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

之志學顏子之學曰孔子之志與學與伊尹

語錄卷上

顏淵異乎曰不可輕論且將孟子之言細思

之終當有悟

聖人雖時乘六龍以御天然必常以見龍為家

舍

康節極稱孔子然只論得孔子玄微處至其易

簡宗旨却不會言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歛衽之間孔子不答子

路而答子貢以是知八佾舞之闕皆孔子

早年事也

請討陳慥仁也不從而遂已智也若知其必不
能行而不請亦智也然非全仁智者也仁且智
所以爲孔子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
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先生常誦
此詩以省學者

學者但知孟子辯夷之告子有功聖門不知其
端堯舜孔子處極有功於聖門

孟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
行常行故也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

有以伊傳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傳之事我不能
伊傳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曰伊傳

得君可謂奇遇設其不過則終身獨善而已
孔子則不然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
不費些子氣力
有無邊快樂
力便不是聖人之

學便不樂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
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
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
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
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法人爲皆是作偽故僞字從人從爲
或言佛老得吾儒之體
曰體用一原有吾
儒之體便有

老之體也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即無極一即太極無
極是無欲到極處

程子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義不爲非中也一
物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

天行健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一
無罪而殺亡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七

可以徙可與幾也去而不失乎君臣之義可與有義也故女樂去幾也燔肉行存義也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于已不以已依於天地萬物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謂之道然非

全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却未見根者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

語錄卷上

子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不怨勝

已者正已而已矣君子之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已亦惟正已而已矣故曰不怨天不尤

人

學者有求為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常云

學者立得定便是義舜文王孔子根基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正須養微

致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

證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

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工夫做

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為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

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子是

脩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口隱也隱則如

丈人沮溺之徒絕人避世而與鳥獸同羣者

是已乾初九不易乎世故曰龍德而隱九二

語錄卷上

六

善世不伐故曰見龍在田觀桀溺曰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非隱而何孔子曰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非見而何

曾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

子之意同故喟然與之以三子所言為非

便是他狂處譬之曾點有家當不會出行三

子會出行却無家當孔子則又有家當又會

出行

子路只以正名為迂所以卒死衛軻之難

君子有三君有不可諫者有可諫不可諫
君有可犯不可犯匪介石之貞不可與終
仕以爲祿也或至於害身仕而害身於祿也何
有仕以行道也或至於害身仕而害身於道
也何有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者不以養身者害身不以
養心者害心知所則知所以爲學矣
不亦說乎說是心之體

或問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曰我知天

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回天何懼之

若說已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若

子則不然攻已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

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陰陽之根厝者傳之源屯卦初爻便入聖人

濟世起乎處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易遂改

磨乃得明微之

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宋之周程邵學已皆到聖

然而未智也故不能巧中孔子致知格物

而止至善安身而動便智巧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仁也明道有覺亦曰自此

不好獵矣此意不失乃得滿腔子是惻隱之

心故其言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

同體

人之天分有不同而學則不必論天分

舜於堯稷命也舜盡性而堯稷底豫是故君子

不謂命也

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

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

故曰大人造命

門人欲道在險夷隨地樂先生曰此先師當時

就處險時言之學者不知以意逆志則安於

險而失其身者有之矣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爲子累矣因

指傍樹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會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光武召子陵而與共榻中私情也非尊賢之道子陵不能辭而直與其榻失貴貴之義也賢者亦不如此自處故知足帝腹子陵之過狂奴之辱光武之失

刑所以弼教者也故不教而殺謂之虐

戒慎恐懼莫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社稷民人固莫非學但以政爲學最難吾人莫

若且做學而後入政

古人定省謂使親安妥而常省察之非必問於

親而後謂之定省也文王朝於上季日三亦

只問安否於內監而已

或問異端曰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

異者皆謂之異端

子見南子之謂中子路不悅之謂正中者自無不正正者未必能中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欄柄在手白沙此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吾能運其機何必寬陳編白沙之意有在學者須善觀之六經正好印證吾心孔子之時中全在韋編三絕

問時乘六龍先生曰此是說聖人出處是這出處便是這學此學既明致天下堯舜之世只

是家常事

百姓日用條理處卽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道如魯一變至於道之道視民如傷故望天下於道也見如豈若於吾身親見之見當紂之亂故卒未之見也

孔子知本故仕止久速各當其時其稱山梁雌雉之時哉正以其色舉而翔集耳故其繫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

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

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

則自不暇耕稼陶漁無非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

飛龍在天上治也聖人治

下文明聖人治於下也

人位在下必治在上必治

年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衆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賢

蹈仁而死者矣聖人之仁

良知之體與為魚而

通則已如周公思第二下

之坐以待旦何嘗經統

人力安排

梁雌雉時哉時哉嘆其與

而作是舉得其時也翔而

也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

非取諸人者孔子

與諸人者故曰無

也

上也見龍在田天

此二爻皆謂之大

人之仁也無求生

人之仁也吾未見

也

溱地當思則思思

夜以繼日幸而得

之自然天則不著

止之得時也三嘆

後集是止得其時

也

至於無父無君

也

也

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喪

君

子夏篤信謹守為已切矣但不免輕信然言必

信行必果故孔子進之曰無為小人儒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只是致良知便

了故曰如此而已矣

孔子謂其月三年孟子謂七年七年之類要知

聖賢而世真實步步皆有成筭定應毫髮不

差

古之時古工信度故數器不入汚池比宮室器

用一切皆有制度自工惟信而守之莫或敢

作偽所以取罪於故人將越度而工不敢為

所以易行而禁易止也

孔子卻新之請車而不禁門人之厚葬無成

心也

將上堂必揚仁之用也故曰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無一事而非仁

孔子之去知幾保身上也箕子之為奴庶幾

子以其次之此于執死諫以自決故又次之孔
記者次序見之矣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天德良知也

應凡事常見俯視無足入慮者方爲超脫

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
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夫子曰吾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教子無他法但令日親君子而已涵育薰陶久

當自別

善者與之則善益長惡者容之則惡自化

君子之欲仕仁也可以仁則仕義也居仁由義

大人之義畢矣

教不倦仁也須善教乃有濟故又曰成物智也

容得天下人然後能教得天下人易曰包蒙吉

先生每論世道便謂自家有媿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萬物爲己

故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下萬世師出不

爲帝者師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遺

其末矣進不失本退不遺末止於善之道也

或問爲政莫先於講學先生曰其惟感德乎蓋

僚友相下爲難而當道責備尤重易曰莫之

與則傷之者至矣其必曰官先事信而後言

可也

問節義先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道尊而身

不辱其知幾乎然則孔孟何以言成人取義

曰應變之權固有之非教人家法也

問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稱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

古

孔子言也何事異乎爾同邪先生曰湯武有

救世之仁夷齊有守節之義既皆善故並美

也曰二者必何如哉曰今日糾可伐天下

不可居當時尚有君子有扶而立之退居于

豐確守臣職則救世之仁在臣之義兩得之

矣且使武庚不至於亂齊不至於死此所

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易曰安貞之吉應地

其

問昔者仲由端木賜顏淵侍孔子

學仲由

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則不

善之端木賜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

我者我姑引之進退之而已顏淵曰人善

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亦善之孔子

曰我則異於是無善不可比三子之是非

何如而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者又何如先

生曰子路之謂直也子貢之謂教也顏淵之

語錄卷上

八

五

謂德也直可加之夷狄教可行之朋友德可

行之親屬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者在夷狄則

用子路之直在朋友則用子貢之教在親屬

則用顏子之德並行而不悖者也

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道出處必稱孔子

伯夷之清齊莊中正有之矣然而望望然去不

能容人而教之此其隘也柳下惠之和寬裕

溫柔有之矣然而致祖禘祫祫於我側此其

小恭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又從而引導之其處已也恭其待物

也恕不失已不笑人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

由也

人心惟危人心者衆人之心也衆人不知學一

時忿怒相激忘其身以及其親者有矣不亦

危乎道心惟微道心者學道之心也學道則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見幾微也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孔子曰沽之

語錄卷上

六

六

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待價而沽然後能格

君心之非故惟大人然後能利見大人

隱居以求其志萬物一體之志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學之準則也便是

一以貫之孔子以前無人說忠恕孟子以後

無人識忠恕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

軻真是一句道著有宋諸儒只爲見孟子龐

處所以多忽過學術宗源全在出處大節

一氣象之範示甚尊

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不聽則易位
微子箕子殷之貴戚卿也當紂之惡不可以
不諫諫之當不在於虐焰之後而其去之也
當不爲僉德辟難已焉可也昔陳恆弑其君
孔子去魯去位之臣猶沐浴告於魯而倡大
義以請討則微子箕子者當有旁行之智矣
蓋三分天下文武有其二微子箕子豈不知
之周家歷年仁義忠厚微子箕子又豈不知

七

之文武有天下三分之二則周之時勢足以
格紂也明矣且其祖宗父子仁義忠厚可諒
其無伐股之念而易位之舉亦可必其協同
襄贊而有以共濟天下之難者矣況夷齊清
風高節素抱羞辱汚君之義以此告之安知
其不詢謀僉同而有以共安社稷之危故孟
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且不惟成
湯之祀尚可以永於無疆而箕子不至於囚
比干不至於死武王夷齊無相悖之道矣此

天下本無難事而惟學識有未盡焉

志於道立志於聖人之道也據於德據仁義禮
智信五者心之德也依於仁仁者善之長義
禮智信皆仁也此學之主腦也游於藝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

之說正不王不禘之法也知不王不禘之說
則知君臣上下名分秩然而天下之治誠如
示掌之易矣

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即求而往明

語錄卷上

六

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即女子貞不字

聖人濟屯曰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唐虞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知此學則出處進退各有其道有爲行道而仕
者行道而仕敬焉信焉尊焉可也有爲貧而
仕者爲貧而仕在乎盡職會計當牛羊茁壯
長而已矣

出辭受取與固系于守身之節不可不慎如顏
之貧孔子何不少助之先生曰重於情則

累於道君子之興受視諸道而已故曰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人心惟危伊川賢者猶因東坡門人一言遂各成黨況其下者下學者須在微處用功顏子不遠復乃道心也

有疑先生安身之說者問焉曰夷齊雖不安其身然而安其心天先生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

身又不安其心斯其爲下矣

堯舜禹相傳授受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王相承之統仲尼祖述者此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亦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豈厚誣天下者哉蓋堯舜之治天下以德感人者也故民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故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仁也只是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堯舜事業比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爲獨盛也先師嘗有精金之喻子以爲孔子是靈丹可以點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卽起而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旣明傳不復用矣

道旣明經何足用哉經傳已矣之間印證吾心而

陽明先生詩曰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

荷衣先生曰羨殺山中沂浴伴千金難買

春衣

易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先生曰初

多休六多周

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才古之爲天地育萬物不襲時位者也

屯難而乘馬班如者是在上者君相之賜求
而往明也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相時耳此
君子出處之節也

誠意忠恕強恕致曲皆是立本功夫

知安身而不知行道知行道而不知安身俱失

一偏故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自成白道自暴自棄

今人只為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

病根終身無出頭處

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

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

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

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

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問德馨下之慢而不能受上之陵其病多在先

生曰德只是一箇傲容下之慢視以為不足

與教教君子只知愛人敬人

有補先生教訓師教為言先生曰金之入火

明師也得深省

學者有積疑見先生多不問而解

吾身猶知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遠是

吾身不方

天性之體本自活潑為飛魚躍便是此體

一友論及朋友之失先生曰爾過矣何不取法

君子見不賢而自省之不服那有許多工夫

去較量人過失

不問朋友之失而以仁事動其機亦是成物

之智處

仁者安處於仁而不為物所動智者順利乎智

而不為物所陷仁且智君子所以隨約樂而

善道矣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一時具在便是立志用工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

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心而入常常如

此便是允執厥忠

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未聞

以道徇人者也。以道徇人妾婦之道也。先生常誦此教學者以立本。

或問處人倫之變如何。子曰：處變而不失其常。善處變者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此常道也。故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亦變象，喜亦喜，不以其常已，而或開也，此失其常也。

先生問門人曰：孔子與點之意何如？

點曰：點得。

凡龍之體故與之也。曰：何以爲狂？行不掩言也。曰：非也。點見吾道之

孔子爲之末，此所以爲狂也。

人問先生云：出則爲帝者師，然則

人臣者矣。曰：不然。非此之謂也。學爲師也，學爲長也，學爲君也，帝

道而吾道傳於帝，是爲帝者師也。

公卿大夫是爲公卿大夫師也。

而衛王以求信則爲人役，是有

道也。先生

爲王宰矣。其道何由而得行哉？道既不行，雖出徒出也。若爲祿仕，則乘田委吏牛羊，非會計當盡其職而已矣。道在其中而非所以行道也，不爲祿仕則莫之爲矣。故吾人必

須明此學實有諸已，大本達道洞然無疑，有此欄柵在手，隨時隨處無入而非行道矣。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使天下

明此學，則天下治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慶不爲天

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則道

其本矣。皆非也。皆小成也。故本末一貫，合內外之道也。

復初說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其心而已矣。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誠則無事矣。故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是學至聖人只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知不善之動者良知也。知

之說而復之乃所謂致良知以復其初也
東廓子撰成書院因名曰復初故述之以此

安定書院講學別言

通書曰易為天下善曰師師者立乎中善乎同
類者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
天下治矣非天下之至善其孰能與於此哉
昔宋文憲公先生太州人也有志於學一鄉崇
為師門友也學於陽明先生遵良知精一
之傳米守是邦以興起斯文為已任擬安定書
院召近近之士居而教之是一時之盛舉也予
居安豐去此百里許亦承其不而往學焉予
道在天淵間實無古今之異自古惟有志者
得聞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餘何足言
哉嗟夫有志之士何代無之若非名師良友鼓
舞於前誘掖獎勵抑其過引其不及以至於中
其不至於半途而廢行不著習不察流於異端
枝葉鮮矣乎也東廓先生之論也余謹錄之

此上子亦歸省東行時諸友相愛公
難期故書此以為後日之記云

明哲保身論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
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
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
受人能受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
矣能受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
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才者則必敬身如寶
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
敬我則吾身保矣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
則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
物一體之道也以之齊家則能愛一家矣能愛
一家則一家者必愛我矣一家者愛我則吾身
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國則能
愛一國矣能愛一國則一國者必愛我矣一國
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矣
以之平天下則能愛天下矣能愛天下則天下

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身保矣
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矣此仁也一貫之道也
至誠不息也所謂止至善也人之所以不能者
謂氣稟物欲之偏氣稟物欲之偏所以與聖人
異也與聖人異然後有學也學之如何明哲保
身而已矣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
便利已害人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
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輩不
知本末一貫者也若夫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

語錄卷上

七

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昔
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此忘本逐末之徒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君子之學以已度人
已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已之所惡則知人之
所惡故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
諸人必至於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
後已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之道也故孔子
曰敬身為大孟子曰守身為大曾子啓手啓足
皆此意也古今之囑臨別者必曰保重保重謂

保身也有保身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與
人未忠者也吾與瑤湖子相別而告之以此者
非瑤湖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瑤湖子告之於天
下後世之相別者也是為別言

勉仁方書廣示諸生

予幸辱諸友相愛彼此切磋砥礪相勉於仁惟
恐其不能遷善改過者一體相關故也然而不
知用力之方則有不學而過而惟攻人之過
者故友朋往往日見其疎也是以愛人之道而

語錄卷上

六

反見惡於人者不知反躬自責故也予將有以
諭之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外內之道也
于此觀之不愛人不信可知矣不信人不信可
知矣故愛人者人恆愛之信人者人恆信之此
感應之道也于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
仁已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
已之不信可知矣君子為己之學自脩之不暇
奚暇責人哉自脩而仁矣自脩而信矣其有不
愛我信我者是在我者行之而求未濫之有未

耳又何痛焉故君子反求諸其身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以至於顏子之犯而不校者必如此
之用功也然則予之用功其當以顏子自望而
望於諸友乎抑不當以顏子自望而望於諸友
乎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物不獲其所
即已之不獲其所也一使獲所而後已故今
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萬物育此予之志
也故朋之來也予日樂之其未來也予日望之
此予之心也今朋友自遠方而來者豈徒然哉
必有以也觀其離父母別妻子置家業不遠千
里而來者其志則大矣其必有深望於予者也
予敢不盡其心以孤其所望乎是在我者必有
所責任矣朋之來也而必欲其成就是予之本
心也而欲其速成則不達焉必也使之明此良
知之學簡易快樂優游厭飫日就月將自政自
化而後已故君子之道以人治人改而止其有
未改吾寧止之乎若夫講說之不明是已之責
也引導之不時亦已之責也見人有過而不能

見已之過也能容其過而不能使之改正亦
已之過也欲物正而不先正已者非大人之學
也故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
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
措之宜也是故君子學不厭而教不倦者如斯
而已矣觀其汲汲皇皇周流天下其仁可知矣
文王小心翼翼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其仁
可知矣堯舜兢兢業業允執厥中以四海困窮
為已責其仁可知矣夫堯舜文王孔子之學
其同可知矣其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其為天
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則一也顏淵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為者亦若是耳齊其勉之乎吾儕
其勉之乎然則予之用功甘
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抑不
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噫我
子當自仁矣子當自信矣
友矣子當自信而信於諸
用功而自棄而棄於諸友
不知諸友之相心

肯不自用功而自棄而棄乎故知此勉仁之方者則必能反求諸其身能反求諸其身而不至於相親相信者未之有也

天理良知說

或問天理良知之學同乎曰同有異乎曰無異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惟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以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也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

語錄卷上

六

世

知為不知是良知也入太廟每事問是天理也惟其知之為不知為不知所以入太廟每事問惟其入太廟每事問便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曰致曰體認知天理也否則日用不知矣曰以子之言天理良知之學同而無疑矣人又以為異者何哉曰學本無異以人之所見者各自以為異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者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則執其名為是而以稱字者為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者則執其字

人而以稱名者為非也是各以己之所見者為是而不知其非也既知人矣又知名之知字矣是既以己之所見者為是又知人之所見者亦為是也夫然後洞然無疑矣

子謂諸生曰惟大學乃孔門經理萬世的一部
完書喫緊處惟在止至善及格物致知四字
本旨二千年未有定論矣某近理會得却不
用增一字解釋本義自足驗之中庸論孟周
易洞然脗合孔子精神命脉具此矣諸賢就
中會得便知孔子大成學

諸生問止至善之旨子曰明明德以立體親民
以達用體用一致陽明先師辨之悉矣此竟

舜之道也更有甚不明但謂至善爲心之本
體却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明德卽言心之
本體矣三揭在字自喚省得分明孔子精蘊
立極獨發安身之義正在此竟舜執中之傳
以至孔子無非明明德親民之學獨未知安
身一義乃未有能止至善者故孔子潛透此
道理却於明明德親民中立起一箇極來故
又說箇在止於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
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也大

人之學也是故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
地萬物末也知身之爲本是以明明德而親
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亂而末治者否也
本末亂治末愈亂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國
家可保也如此而學如此而爲大人也不知
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國家
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幹旋造化立教如
此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諸生問曰夫子謂止至善爲安身則亦何所據

乎子曰以經而知安身之爲止至善也大學
說箇止至善便只在止至善上發揮知止知
安身也定靜安慮得安身而止至善也物有
本末故物物而後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知
至知止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
至也一節乃是釋格物致知之義身與天下
國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謂格絜度
也絜度於本末之間而知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

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後文引詩釋止至善曰緇蠻黃鳥止于丘隅知所以安身也孔子嘆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要在知安身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同一旨也

諸生問格字之義子曰格如格式之格卽後絮

語錄卷上

一八

三十五

矩之謂吾身是箇矩天下國家是箇方絮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止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對上下前後左右是物絮矩是格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一句便見絮度格字之義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也

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之謂失本也此失脚將或累身割股餓死結縶以爲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

大學首言格物致知說破學問大機括然後下手工夫不差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此而措之耳此孔門家法也

知本知止也如是而求于未定也如是而天地萬物不能撓已靜也如是而首出庶物至尊至貴安也如是而知幾先見精義入神什

語錄卷上

一八

三十六

止久速變通趨時應也如是而身安如緇蠻黃鳥止于丘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無不得所止矣止至善也

問反已格物否子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心修己立本也本末一貫是故愛人治人禮人也格物也不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於心然後反已也格物然後知反已反已已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已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已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已而

生且也然後身安也

知明明德而不知親民遺末也非萬物一體之德也知明德親民而不知安身失本也其本亂而末治者不矣亦莫之能親民也知安身而不知明明德親民亦非所謂立本也

子謂諸生曰大學謂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何不言正心在誠其意惟曰所謂誠其意者不曰誠意在致其知而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

語錄卷上

八

三七

正此等處諸賢會一理會否也對曰不知也請問焉子曰此亦是喫緊去處先儒皆不曾細看夫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言國治了而天下之儀形在是矣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家齊了而國之儀形在是矣所謂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者皆然也至於正心却不在誠意誠意不在故知誠意而後可以正心知至而後可以誠意夫戒慎恐懼誠意也然心之本體原着不得纖毫意思的纔着

語錄卷上

八

三八

意思便有所恐懼便是助長如何謂之正心是誠意工夫猶未妥貼必須掃蕩清寧無意無必不忘不助是他真體存存纔是正心然則正心固不在誠意內亦不在誠意外若要誠意却先須知得箇本在吾身然後不做差了又不是致知了便是誠意須物格知至而後好去誠意則誠意固不在致知內亦不在致知外故不曰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是誠意毋自欺之說只是實實落落在我身上做工夫不可便謂毋自欺爲致知與聖賢皆不先誠其意就去正心則正心又着空了不先致知就去誠意則誠意又做差了既能誠意不去正心則誠意又却助了却不可以誠意爲正心以致知爲誠意故須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有意誠工夫意誠而後有正心工夫所謂正心不在誠意誠意不在致知者如此也悟此大學微旨諸生謝曰此千載未明之學幸蒙指示今日

知所以爲學矣

朱純甫曰學問須知有箇欄柵然後用工不差本末原板不開凡於天下事必先要知本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是其身也立本也明德止至善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是所以安人安天下也不遺末也親民止至善也此孔子學問精微奧領處前此未有能知之者故語賜曰非爾所及也

大學工夫惟在誠意故誠意章前後引詩道極

精義

人

三十九

詳備文王緝熙敬止立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以至沒世不忘止至善也衛武公學問自修恂慄威儀以至民不能忘止至善也畢竟皆做到至善未曾留得至善訣竅所謂盛德至善者也孔子令一便處止至善便是欄柵在手更不令滲漏故曰七十從心所欲下踰矩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謂知本文王則不免崇侯虎之譖而失身羑里也

程宗錫問此之謂自慊訓作自慊何如子曰北

正身物格知至說來既知吾身是箇本只是毋自欺真真實實在自己身上用工工夫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略無纖毫假借自是自然之心是謂自慊卽中庸敦厚以崇禮也謙者無不慊慊者未必能謙也然工夫只在慎獨而已故不怨天不由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如此而慎獨則心廣體胖身安也

子謂周李翰曰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若不先提得箇安身則止於孝烹身

精義

人

四

割股有之矣止於敬者饑寒結縵有之矣必得孔子說破此機括始有下落纔能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故大學先引緝蠻詩在前然後引文王詩做誠意工夫纔得完全無滲漏子謂徐子直曰何謂至善曰至善卽性善曰性卽道乎曰然曰道與身何尊身與道何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子直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子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

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身
須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
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必不以道殉乎人
使有王者作必來取法致敬焉而後
臣之然修言有計從不動而王如或不可則
去仕止入速精義入神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避世避地避言避色如神龍變化莫之能測
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又曰求而往明
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見險而能知止

四十五

矣哉又曰君子之專修其身而天下平若以
道從人妾婦之道也已不能尊信又豈能使
彼尊信哉及君有道却從而諫或不然便至
于辱且危故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
取之也子直拜而謝曰櫟甚慚于夫子之教
中庸先言慎獨中和說盡性學問然後言大本
致中和教人以出處進退之大義也
惟皇上帝降中于民本無不同焉飛魚躍此中
也譬之江淮河漢此水也萬紫千紅此春也

此中無思也無爲也無意必毋固我無
將迎無內外也何邪思何妄念惟百姓節用
而不知故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學也者學
以修此中也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乃
爲修之道故曰合若本體是工夫做得工
夫是本體先知中的本體然後好修的工夫
王子敬問莊敬持養工夫子曰道一而已矣中
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見見成成
自自在在卽此不失便是莊敬卽此嘗存便

四十六

是持養真不須防險不識此理莊敬未免若
意纔若意便是私心
劉君錫問嘗恐失却本體卽是戒慎恐懼否子
曰且道失到那裏去
子謂子敬問近日工夫何如對曰善念動則克
之忘念動則去之問善念不動惡念不動又
何何不能對子曰此却是乎却是性戒慎恐
懼此而已矣是謂顏淵天之明倫也則見
參于前在與則見之此中則見

念動自知忘念動自知善念自克忘念自去
如此慎獨便可知立大本知立大本然後內
不失已外不失人更無滲漏使人人皆如此
用功便是致中和便是位天地育萬物事業
子謂諸生曰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
之性清固亦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語未
瑩恐誤後孟子只說性善善固性也惡
非性也氣質也變其氣質則性善矣清固水
也濁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則水清矣故

言學不言氣質以終性變化氣質也

四

言學不言氣質以終性變化氣質也
得盡澄潭便渾化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此語亦要善看謂氣質雜性故
曰氣質之性

董子某問先生嘗曰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
下萬世師程先生好爲人師何如先生曰
子未學禮乎董子曰亦嘗學之矣先生曰子
未知學爲人師之道乎董子曰願經教之先

生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師也學不足
以爲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修身爲本然後師
道立而善人多矣如身在一家人必修身立本
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
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
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
爲天下之師矣故出必爲帝者師言必尊信
吾修身立本之學足以起人君之敬信來王
者之取法夫然後道可傳亦可行矣庶幾乎
已立後自配之得天地萬物而非牽以相從
者也斯出不遺本矣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言
必與吾人講明修身立本之學使爲法于天
下可傳于後世夫然後立必俱立達必俱達
庶幾乎修身見世而非獨善其身者也斯處
不遺末矣孔孟之學正如此故其出也以道
狗身而不以身狗道其處也學不厭而教不
倦本末一貫夫是謂明德親民止至善矣
問補遺畢

王道論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刑期於無刑此王道也夫所謂王道者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天理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人欲者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造言亂民是也有天理則人自遏天理必見是故堯舜在位比屋可封周公輔政刑措不用是其驗也蓋刑因惡而用忌因無教養而生苟養之有道教

語錄卷上

四十五

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義興民自無惡矣刑將安施乎然養之之道不外乎務本節用而已古者田有定制民有定業均節不忒而上下有經故民志一而風俗淳衆皆歸養而允食游民無所容于世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衆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欲民之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之不爲非亦不可得也今欲民得其養在去

虛糜無益之費而制用有經重本抑末使巧詐游民各皆本本如此則生者衆而食者寡爲之疾而用之舒而財用無不足矣其三代貢助徹之法後世均田限田之議口分世業之制必俟人心和洽方可斟酌行之師其意而不泥其迹行之有漸則通變得宜民皆安之而不見其擾矣所謂人心和洽又在教之有方而教之有方唐虞三代備矣昔者堯舜在上憂民之逸居無教而近于禽獸也

語錄卷上

四十六

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是故周禮大司徒以鄉之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藝先德行而後文藝明倫之教也又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聯屬之使之相親相睦相相勸以同歸於善故凡民之有德行才藝必見於人倫日用之間而一鄉之人無不之者及其鄉舉里選之時比以告閭閻

告當黨以告州以告鄉而鄉大夫

則以所舉者以爲是而不復考其德行才藝
悉以故賢之禮遇之不若後世之猜忌防閑
也第大夫率於司徒司徒薦以天子天子拜
而大夫之登於天府使司馬論才而授任是故
在上者專以德行舉士在下者專以德行取
士父兄以德行教之子弟以德行學之師保
以德行勉之鄉人以德行榮之是上下皆趨
於德行躬行實踐於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

四十七

間不復營心於功名富貴之末而功名富貴
自在其中矣故在上者專取天下之賢以爲
輔相不欲遺天下之賢是與天下之人爲善
也在下者專舉天下之賢以爲己功不敬蔽
天下之賢是勸天下之人爲善也精神命脉
上下流通日新月盛以至愚夫愚婦皆知所
以爲學而不至於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未之
有也後世以來非不知道德仁義爲美亦非
不知道德仁義爲教而所以取士者不專以

道德仁義而先於文藝之末故上有如者下

必有甚焉者矣在上者以文藝取士在下者
以文藝舉士父兄以文藝教之子弟以文藝
學之師保以文藝勉之鄉人以文藝榮之而
上下皆趨于文藝矣故當時之士自幼至老
浩瀚于辭華汨沒于記誦無晝無夜專以文
藝爲務蓋不如此則不足以應朝廷之選而
登天子之堂以榮父母以建功業光祖宗而
陰子孫矣方其中式之時雖田夫野叟兒童

四十八

走卒皆知欲做故學校之外雖王官國都府
郡之賢士大夫一皆文藝之是貴而莫知孝
弟忠信禮義廉耻之學矣而况於窮鄉下邑
愚夫愚婦又安知所以爲學哉所以飽食暖
衣逸居無教而近于禽獸以至傷風敗俗輕
生滅倫賊君棄父無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誅
之而不勝其誅刑之無日而已豈非古所謂不
教而誅者哉嗚呼言至于此可不痛心
而痛之惟在重師儒之官選天下之

道德仁義之士以爲學校之師其教之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廢月書季考之繁復飲射讀法之制取之之法科貢之典

祖宗舊制雖不可廢當於科貢之外別設一科與科貢並行如漢之賢良方正孝廉我

太祖人才之類不拘成數務得真才其賓興之典當重于科貢果有真才而位列亦出進士之右其科貢之中苟文優而行劣者必

黜行優而文雖劣者亦在所取精神意

五經集注

一八

四九

以德行爲主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德行爲重六藝爲輕如此則士皆爭自刮磨砥礪以趨于道德仁義之域而民興可行矣夫養之有道而民生遂教之有方而民行興率此道也以往而悠久不變則仁漸義磨淪膚浹髓道德可一風俗可同刑措不用而三代之治可幾矣然非天子公卿講學明理躬行於上以倡率之則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卒亦不可致矣苟不知從茲於此而惟末流是務則因循

就簡補弊收偏雖不無一時騷虞之效隨世以就功名終歸於苟焉而已非王道之大也又曰爲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依人心簡易之理因

祖宗正大之規象陰陽自然之勢以天下治天下斯沛然矣

上卷終

心齋王先生語錄卷下

男衣壁禪補羅孫之遺錄

門人董燦 莊靜統校

後學劉美 莊校同校

與俞純夫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
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分明
明當當不用安排思索聖神之所以經綸
變化而立有參贊者皆本諸此也此至簡至易

之道然必明師良友指點工夫方得不錯故曰
由師友有之不然則恐所為雖是將不免
於不著習不察深坐山中得無喜靜厭動之
僻肯出一會商確千載不偶

答徐子直一

所謂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知是事更無
為足見用功精密契一貫之旨可慰可慰夫
矣即性性為安焉之謂聖知不善之動而後
為之性性為用而不知故曰以性

知一知一覺無餘蘊矣此孔子學不

必至之支離瑣碎日用而不知不能一切精微
便是有礙有礙便不能一切精微故曰精則一
一則精

答林三仁一

來書所謂真意三三足見切實工夫但其間微
有毫釐之辯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真實
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
上不容添一物

二

得書見陳山公薦疏書中云云亦理勢之自然
也求之在我必有一定之道當量而後入不可
入而後量也若君相求之百執事薦之然後

此中節之和吾之道可望其行矣吾之
可謂明矣易曰求而往明也若 君相不用耳
執事雖薦之不過盡彼職而已矣在我者雖有
行亦不過敬 君命而已矣前此諸儒忽於此
道至於入而後量是以取辱者多矣可不鑒哉
大學曰物有本末是吾身為天地萬物之本也
能立天下之本然後能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
所倚吾東城默而識之

三

來書謂府尊以禮來召賤疾不能行當以禮辭
用上敬下用下敬上其義一也又何不可哉禮
聞來學未聞往教致師而學則學者不誠矣往
教則教不立矣皆不足以知至尊者道也昔者
公山佛胎召子尚欲往而況其以上者乎欲往
者與人為善之誠也終不往者以其為善不誠
也使其誠能為善則當求於我又何以召言哉
是故天子不召師而況其以下者乎不往是不
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於此可以觀道之精也東

城於此默而識之可也

答朱惟實

得書知尹高陽可慰來謂既 煩不敗矣又
云患所以立夫 知即性性即天天即乾也以
其無所不包故謂之仁無所不通故謂之亨無
所不宜故謂之利無所不正故謂之貞是故君
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終日乾乾夕惕敬慎此良知
而已雖危無咎即所謂不敗即所以立也平齊
求之良知更何疑于不足此便是盡性自能獲
乎上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矣能反求諸
已自不怨天尤人更有何事

答宗尚思一

來書之意已悉但某欲吾先齋為第一等人物
惜乎今日小用之非我所望也所謂欲自誠云
者古人謂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為學此至當
之論吾大齋且於師友處試之若十人其試
聽試恐不及救也進脩尚未精微便

五居地水所不許有疑尚當過我講破

來書謂為祿而仕足見謙德古之人欲仕出
必載贊三月無君則弔君臣大倫豈一日可忘
者孔子為祿而仕為乘田必曰牛羊茁壯長
而已矣為委吏必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
壯會計不當是不能盡其職是為不及牛羊茁
壯會計當而不已者是為出位之思是為過之
過與不及皆自取其罪過在九齋當了然此道
語錄卷下

五

與薛中離

昔高郵舟次歌濂溪先生故人若問吾何況為
道春陵只一般之句信即大行不加窮居不揖
之意先師良知實際正如此也弟近悟得除
陽之根屈者伸之源孟子曰不得志則修其身

然世此便是見和之屈利物之源也孟氏之後
千古寥寥餘識此義今之欲仕者必期通而舍
外慕固非其道陶淵明喪後歸辭之嘆乃欲
息交絕遊此又是喪心失志周子謂其為隱者
之流不得為君子中正之道后儒不知但見高
風匍匐而入微耳兄其孰與辯之

答鄒東原先生

辱手教兼惠書言其感其感滿擬舊冬一會請
正賤疾不能出寸心歉歉先生明先師良知之
學倡于青原興于南都今又入輔東宮乃天
地鬼神祖宗社稷生民萬物之福也其任責
豈不大哉昔者堯舜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孔子
不得顏曾為已憂其位分雖有上下之殊然其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則一也是故堯舜孔
曾相傳授受者此學而已學既明而天下有不
治者哉故通書曰易為天下善曰師師者立乎
中善乎同類者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
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非天下之至善其孰能

此雖然學者之思在好為人師。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則無斯患矣。凡於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皆歸於自家不智。以此為學，只見自家不能，是以遷善改過日入於精微，也不然則抱道自高，未免於怨天尤人。此所以為患也。世之知明德而不親民者，固不足以與此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者，亦不足以與此也。大學釋止至善必曰緝，

十

聖賢為止于仁，獨於止知其所止，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而安身以長德也。高明以為何如？

答太守任公

兩序任公感愧殊深，恭聞執事以賢舉僕，矣果如所舉，則不敢如所不果。如任公則又負所舉矣。此權之與其負所舉，豈不取如所召也。孟子曰：大有為之君必不近小人，之臣僕固非。臣亦不敢不願學也。學之如何，耗髮。

中孔孟為仁而已。程子曰：物不該非中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夫既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一夫不獲其所，即己之不獲其所也。是故人、君、子、大地位而萬物有此僕之心也。雖然，僕又有所厚也。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僕之父今年八十九歲，若風中之燭，為人子者，此心當何如哉？此尤僕之所以不能

八

如召也。伏願執事善為僕辭，使僕父子安樂於治下，仍與二三子講明此學，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豈曰小補云乎哉？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亦所謂脩身見於世也。脩身見於世，然後能利見大人，能利見大人，然後能不負所舉矣。然非一體之仁者，其孰能若執事之薦僕哉？故孔子曰：賢者贊哉，薦賢者贊哉。之亦曰薦賢者贊哉。

答宋思齋明府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
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
也但無人為意見參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
哉承諭撫按薦舉事竊思古之先覺者以萬物
一體之仁而竭心思焉斯有萬物一體之政是
故出則必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
之民其程可以前定故曰三年有成曰必世而
後仁豈虛語哉某本田野鄙夫豈足為弄家用
乎

答侍御張蘆岡先生

昨拜尊賜又辱手教并佳什感激何如古所謂
先匹夫以貴下賤者于今見之矣佩服不敢忘
蒙示有司云聖愚同性今古一機不可謂天下
盡無其人以絕將來之望山林田野夫豈無格
物窮理講學明道脩身治行而為振古之人

八

九

十

事間

有之同類者識其矯俗當道者議其
矯俗者嫌其迂鄙俗者忌其矜此固執事
大入萬物一體之仁樂取諸人以爲善而與人
爲善之心也然而在脩身治行者及求諸身果
有矯俗好名之蔽迂濶驕矜之偏自當脩之治
之所謂非議嫌忌者無非砥礪切磋之師矣竊
謂執事宜今首戒以省刑罰此又仁人君子存
心愛物古入泣囚之意也生民何幸蓋刑以弼
教不得而後用之古人刑罰于無刑故能刑

指不用今之爲政者非不慕此然而刑不勝刑
罰不勝罰則必有所以然之說也豈人心有古
今之異抑時勢之不同而治之有難易歟將古
之善爲政者必有至簡至易之道易知易從之
方而後之爲政者未之思歟所謂人人君子刑
罰不用者不拾遺者不識何日而得見乎此儻
之心固若所慙慙不敢不因知我者請教也非
敢自取罪也又論斷心有所得是
爲世道經濟者

此心綱紀乎 而流行今古所謂天理也存此心
是謂理學以補益矣是道也非徒言語也體
之身心然後驗矣是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無
物不濟者也堯舜相傳授受允執厥中正謂此
而已矣高月以為何如

徐
論

來論謂下知有人信天然自足之性不須人為
立意做作足見知之真信之篤從此更不作疑
念否知此者謂之知道聞此者謂之聞道脩此

士

者謂之仙道安此者謂之聖也此道在天地間
徧滿流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原無古今之異
故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孟子
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所謂聖門肯綮者此而已聖門惟由也嗟然歎
之曰脩己以敬子路以為未足又曰安人安百
姓亦惟敬此而已矣學者信不及此則當就
未可轉生疑焉

徐
論

所謂三千歲花實者久則微者也頃刻花

者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無根無實者即無
聲無臭即根即實者即天命之性也通書所謂
無極而太極者即無根而根無實而實也太極
本無極者即此根本無根實太無實也不然則
無根無實者漏於虛無即根即實者滯於有象
而非所謂道也故道也者性也天德良知也不
可須臾離也率此良知樂與人同便是克拓得
開天地變化草木蕃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語錄卷下

士

而成位乎其中矣

答劉子中

來書云簡易工夫只是慎獨立大本此最是得
頭腦處又謂遇境動搖問思妄念不能除去此
固學者之通病在子中云當在簡易慎獨上用
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在集義如此充實將
去至於仰不愧俯不作故浩然之氣塞乎天地
之間又何過境動搖問思妄念之有哉此孟子
集義所生四十不動心者也若只要過境不動

搖無閒思忘念此便是告子先我不動心不知
集義者也此毫釐之差不可不辨爲千中計仍
當就明師良友成就此學此天下古今大事也
孔曾相傳授受只是如此所謂道義由師友
有之子中其念之

答蔡洛溪大尹

屢辱手教又承厚惠感激無任來書所謂動之
即中應之至神至教無以加矣是故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而動之即中隨感而應而應之即神

諸錄卷下

六

三

恭惟先生爲民父母如保赤子即真而行又何
意見之有哉心誠求之當擬議則擬議是故擬
議以成變化又何惑之有哉民受海潮之難往
者不可追見在者仁政自能存恤以爲生生不
息之國本是故近者悅而遠者來何俟贅言矣
昔者堯爲民上而有九年大水使禹治之而後
天平地成湯有七年大旱能以六事自責大禹
方數千里此人事變上下而天象應於上也所
謂位天地育萬物參爲一才者如是而已鄙見

高明

爲何如

與直都諸友

下一別

不覺七八年矣思欲一會再不可得

朋友之難

聚易散也如此可不嘆乎先師之身

既歿追之

不可得也傷哉然先師之心在於諸

兄不可得

而傳之子傳之者所以尊先師也不

失其幾所

明時中也弟近有愚見請質諸兄未

知高明以

爲何如裁示幸萬弟欲請教諸兄欲

堯舜其君

必堯舜其民也然堯舜君民之道必

有至簡至

易至樂存焉使上下樂而行之無所

難難也所

謂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見

義而作功

勿成也今聞 主上有純孝之心

知有純孝

人行何不陳一言爲盡孝道而安天

下之心使

人君子比屋可封欽惟我

太祖高皇

帝教民榜文以孝弟爲先誠萬世之

至訓也蓋

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後以形止化

生者天地

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

孝仁人孝

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

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夫聖人之德仁義禮智而已矣孟子曰仁之於事親是也義之於事長也樂之於賓客是也故曰堯舜之道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故一為者老至以及人老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歸之孝故也

五

為者事父孝故也所以事君也是上下皆當已而求諸人是其本亂而不求諸人是獨善其身者也求諸人而孝者未能盡其術者也求諸人而孝者立乎高位治其事是未能盡其術也取之在位所以勸天下以孝也立乎高位所以勸天下之孝也使之治事所以勸天下以孝也取之在位所以勸天下之孝也使之治事所以勸天下以孝也

慢也取之不漸則必至於求全責備矣天地之道陰陽迭運從微而至者也初月頒取天下之孝者無擇其賢賤賢愚次二月頒取在冬司之次位次三月頒賞爵祿次四月任以官事次五月頒以舉之司徒次六月頒取進諸朝廷天子拜而受之登之天府轉以頒諸天下以能教不能是以孝者教天下之不孝者也然以六月者若天道一陽以至六陽也其一陽者微陽也當於此以養之不可求全責備所謂一陽初動慶萬物未生時養至六陽則人人知孝矣昔人有求千里馬者不得而先償乎死馬則千里馬馴至亦其驗也亦君子用心之微意也必月月而頒詔者使天下皆聽其諄諄之教而知在上者用心之專也又得以宣暢其孝心使之無間斷也然一陽生於六陰之中知扶陽而不知抑陰則必為所困矣六陰者皆不孝之謂也是故先王教民六行以孝為先紂民八刑以不孝為先此以上為聖賢格言所以使天下有所稽也若

以爲非者是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則當
懲之懲一人而千萬人戒也蓋孝者人之性也
天之命也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壯盛而六陰漸
化矣然而天下有不孝者鮮矣故有若曰其爲
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亂者未之有也然而天下有爭鬪者鮮矣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故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而百姓有不親者
鮮矣若曰君不能是賊其君也若曰人不能是
賊其人也若曰已不能是自賊者也只此一言
是非禮之言只此一念便是非禮之動便是絕
人道棄天命也便入龐無寂滅之類也又何以
爲萬物一體而立其人道哉在上者果能以是
取之在下者則必以是舉之父兄以是教之子
弟以是學之師保以是勉之鄉黨以是榮之是
上下皆趨於孝矣然必時時如此日日如此月
月如此歲歲如此在上者不失其操縱鼓舞之
機在下者不失其承流宣化之職遂至窮鄉下

之道然而不至於人人君子比屋可封者未之
有也思見如此高以爲何如曰古聖人作字
以考文爲義其旨深哉此道人人可知可能上
合天心中合人心幽合鬼神古合聖人時合當
今其機不可失矣

答王龍溪

來書云出入爲師之說以致羅子之疑惜乎疑
不悉問吾末如之何也已諺云相識滿天下知
心有幾人會先生其誰乎先生知我之心知先
師之心知堯舜之心未知非知孔子之心否欲
知孔子之心須知孔子之學能知孔子之學則
丈夫之能事畢矣

再與徐子直一

前者書中欲君子直思之未及明言然亦不過
率此良知之學保身而已故中庸曰君子居上
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
默足以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孔子曰五十以

以無入過

以我哉思易近

微離不能蓋述其辭然與神之神上下已

其於乾坤兩卦之素發也以此印証吾良知無

毫釐之差自能知進退修身之道矣今吾子直

居九三危地而中

慎不敗如此是能

之至也陰者陽之

六三曰陰雖有美

遠也妻道也臣

謂也將來或有時而近

人所謂自試也故無

慎不害也此之謂也

不通故孔子曰於止

焉乎所謂止至善也

二

屢年得許必欲吾

自滿足非特謙辭已

子直大成之學更切

何吾子直而會口傳心授未可以筆舌

也幸得舊志一會子直聞我至尊者道至尊者

身然後與道合一隨時即欲解官善道於此可

見吾子直果能信道之篤乃天下古今有志之

士非凡近所能及也又聞別後沿途欣欣自嘆

自慶但出處進退未及細細講論吾心猶以為

憂也我今得此沉疴之疾我命雖在天造命却

田我子直聞此當有不容已者餘俟面論不備

勉同志

父母生我劬勞萬千及至成人形氣俱全形屬

乎地氣本乎天中涵太極號人之天此人之天

即天之天此天不昧萬里森然動則俱動靜則

同焉天人感應因循固然天人一理無大小焉

一有所昧自暴棄焉放僻邪侈不勝之偏惟念

此天無時不見告我同志推廣其端推端在敬

物欲無牽造次顛沛無適不然外全形氣內保

其天苟不得已殺身成天古有此輩殷三仁焉

斷髮焚身泰伯之天採薪餓死夷齊之天不逃

待京申生之天啓乎啓足曾子之全敬身爲孔
子之言孔會斯道者重當傳一日克復曾孔
同源

尺牘補遺 計八札

與薛中離

良知者聖也安焉者字也故曰性焉安焉之謂
聖知其不安而安之者復其性也故曰復焉執
焉便是賢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覺
後知是聖愚之分知與不知而已矣此簡易之

語錄

六

手

道也 先師良知之教卓貫千古微吾兄其孰
能與于此哉別後先師家事變更不常其間細
微曲折雖 令弟皆覺先生耳聞目擊于此猶
未知其所以然也恭讀小可泄故耳向嘗請
先師立夫人以爲衆婦之主師曰德性未定未
可輕立請至再三 先師不以爲然者其微
有所在也正恐諸母生子壓于主母而不安
其子之不安可知矣我輩不究 先師淵微之
意遠慮之 輕立吳夫人以爲諸母之主其

固無容使正億之母處于危險之地然由自安
固如此億弟又何以安哉遂使億弟陷于丑
婦人之手當時太夫伯驥因汪自錄懲戒之後
誓不入 先師家內其危 此幸以歐南塾

至越與樂村約齋商量拯救至南都自與黃久
慈何善由召弟商議人謀鬼謀已定又得王瑞
湖贊決李約齋之力遂拔正億 厄離險遂得
翁婿相處吾輩之心始安矣後陳吳二夫人送
歸各得其所矣其後吳夫人只可還歸原鄉蓋

語錄

六

手

三從之道姑叔門人不與焉我輩正當任錯改
之使吾億弟後無魔障可也此便是改焉執焉
之道無負于 先師先覺之明也此又在吾兄
消息權度之力焉非區區所能也其不知此
意者遂誹誹目甚雖有一二同志亦操戈入室
矣而況他人哉此微意豈能 而己
其所以然哉故曰吉凶悔吝生
可不慎乎

與歐南塾 附歐北

貴鄉里曾雙溪至知久處公丁憂正億弟隨歸
初公言以死保孤于今日事勢不知果能終
其所願否也過越恐伯顯老夫人相留未知
如何處之望兄與龍溪兄扶持豫謀萬全
之策以保先師一脉之孤如何如何

附歐札
久菴老先生取正聰育之官邸亦嘗反復籌量
不能自已蓋非但慮正聰係抱鞠育之跡亦恐
其長于婦人之手夤緣弗端或浸淫以入于邪
僻重遺先人之羞也非但為正聰求成立之道
抑亦以同志諸友行來處事輒有違言恐誹謗
口甚致於無窮之累也非但于正聰有翁督之
義我老師有骨肉之恩抑亦于伯顯及四方士
誦誦卷下

友有道義同志之雅善為調護使各不失其一
體之愛也伯顯有書欲留正聰自是大義至情
然觀之目前雖若割恩舍愛徐觀其後伯顯亦
將喜而安之矣執事幸委曲成之草草奉
聞萬萬

與林子仁 其一

自誠明謂之性苟非生而知之焉能自誠而明
也如此自明誠謂之教苟非師友講明功夫頭
腦并出處進退時宜焉能自明而誠也如此故
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學者之于師友切
磋琢磨專在講明而已故曰學不講不明

再與子仁 其二

別來不覺三載矣屢承惠問感激殊深始聞高
中而居要地誠有喜而不寐之意又得龍溪
先生諸友切磋學日益明此第一義也故學
外無政政外無學長故堯舜相傳授受允執
厥中而己矣孟子曰經正庶民以是無邪
慝多雖孔子必三年而後有成有志于忠君
愛民者求其萬全之策必以此為是矣王正
億者乃吾先師一脉之孤也愧我勢不能

相隨看管此惓惓于懷之望青目幸甚諒
吾東城推此學之所有必自能照顧矣豈
待贅之哉

再與子仁 其三

舟中所論人有道其言足以興無道其嘿足以
容即大舜隱惡揚善之道此所謂以為大知
也吾東城執此中而用之則徹上徹下是
為明哲保身矣
奉緒山先生書

先生倡道京師興起之士是故君子莫大乎此
人爲善非先生樂取諸人以爲善其孰能
與于此哉也有學者問曰良知有性也卽是
非之心也一念動或是或非無不知也如一
念之動自以爲是而人又以爲非者將從人
乎將從己乎予謂良知者眞實無妄之謂也
自能辨是與非此處亦好商量不得放過夫
良知固無不知然亦有蔽處如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而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齊

評解卷下

一八

五

王欲毀明堂而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矣若非聖賢該正不幾于毀先王之道乎
故正諸先賢者諸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而求
以明之此致良知之道也觀諸孔子曰不學
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則可見矣然子貢多學而識之夫子
又以爲非者何也說者謂子貢不達其簡易
之本而徒事其末是以支離外求而失之也
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良知之本也

簡易之道也貫者良知之用也體用一原也
使其以良知爲之主本而多識前言往行以
爲之畜德則何多識之病乎昔者陸子以簡
易爲是而以朱子多識窮理爲非朱子以多
識窮理爲是而以陸子簡易爲非嗚呼人生
其間則孰知其是非而從之乎孟子曰是兼
之心則知不可勝用而達諸多識前言往行
以蓄德矣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也嗚呼水陸之辨不明于世也久矣昔者堯

評解卷下

一八

五

欲治水四岳薦四凶堯曰靜言庸違方命圯
族既而用之果至敗績四岳不知而薦之過
也堯知而用之非仁乎不然拂四岳之情舍
己之是而從人之非非至仁者不能與于此
也是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岳曰胤子朱啓
明堯曰嚳訟可乎是以不得舜爲己憂不特
仁乎天下亦仁乎丹朱也舜卽愛堯之禪而
又避位于堯之子使當時之人皆曰吾君之
子而立之不幾于失堯仁丹朱之心乎不

堯仁丹朱之心亦失仁天下之心也此是非
之又難明也舜受之禪是也而又不忍逼堯
之子于官中而避之避之者遜之也是故順
乎天而應乎人皆由已之德也孔子曰盡美
又盡善是非明矣故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
天下皆不爲也此 先師所謂致知焉盡矣

鄙見請正高明其裁示之

荅林泰初書

林東城于

來書見所述孝弟之祥非身親履歷者不能言

語錄卷下

一八

三

也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中庸謂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知人謂尊賢也知天謂聞道也如
州中某某士道皆有所得吾養初能愛而親
就之可謂尊賢矣尊之明此良知之學聞天
命之性可謂聞道矣聞道則中和之氣在我
矣以之事親斯謂之孝自有愉色婉容而無
扞格怨尤矣是故父母悅之喜而不忘父母
怒之勞而不怨以之事君斯謂之忠以之事

長斯謂之弟以至于天下之交則無不通
故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養初能進于此
可謂大孝矣乎 老弟錄

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弟爲心其理自識愛之
敬之之心其極愛之深者和顏悅色敬之篤者
怡怡侍側父兄所爲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
不擇所爲若是終身踐跡所爲未是不可姑息
所命若善盡心竭力所命未善反復思繹敷陳

語錄卷下

一八

三

義理譬論瑜的也之不義於心何懼父兄之愆
子弟之責堯舜所爲無過此職 此是此處

樂學歌

人心本自樂日將私欲縛私欲一萌良知還
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
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然然後
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鳴乎天下之樂
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大成歌寄羅念菴

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見爲相知十年之後
我亦病君期枉顧亦如之始終感應如一日與
人爲善誰同之堯舜之爲乃如此芻蕘詢及後
奚疑我將大成學印證隨言隨悟隨時隨只此
心中便是聖說此與人便是師至易至同至快
樂至尊至貴至清奇隨大隨小隨我學隨時隨
處隨人師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正良知
自古英雄誰能此開闢以三才仲尼仲尼之後
微孟子孟子之後又誰知廣居正位致知學陸

語錄卷下

元

語斯人直覺自此之往又如何吾儕同樂同
高歌隨得斯人繼斯道太平萬世還多多我說
道心中和原來箇箇自中和我說道心中正箇
箇人心自中正常將中正覺斯人便是當時大
成聖自此以往如何清風明月同高歌同得
斯人說斯道 大明萬世還多多

魚鰓

以爲市偶見肆前有鱸一網置於路旁
之狀忽見一鰓從中而出或上或下

或或或或或或後以統不足變動不居若

神龍然其鱗因鰓得以轉身通氣而有生意是
轉鱗之身通鱗之氣存鱗之生者皆鰓之功也
雖然亦鰓之樂也非專爲憫此鱗而然亦非爲
望此鱗之報而然自率其性而已耳於是道人
有感喟然嘆曰與吾同類並育於天地之間得
非若鰓鱗之同育於此礪乎吾聞大丈夫以天
地萬物爲一體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幾不
在茲乎遂思整車束裝慨然有周流四方之志

語錄卷下

子

頃忽見風雲雷雨交作其勢乘躍入天河
投於大海悠然而逝縱橫自在快樂無邊回視
樊籠之鰓思將有以救之奮身化龍復作雷雨
傾滿鱗網於是纏繞覆壓者皆欣欣然而有生
意俟其甦醒精神同歸於長江大海矣道人欣
然就車而行或謂道人曰將入樊籠乎曰否吾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將高飛遠舉乎曰
否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然則如之何曰
不離於物亦不囿於物也因詩以示之 一

春來不自由通行天下壯卑州有朝物化天人
和麟鳳歸來竟舜秋

詩附

和何塾師韻

入室先須升此堂聖賢學術豈多方念頭動處
須當謹舉足之間不可忘莫因簡易成疎畧務
盡精微入細詳孝弟家邦真可樂遠乎天下路
頭長

和二子樂韻

語錄卷下

六

至

此樂多言無慮尋原來還在自家心聖師事以
良知教賢友當爲切已箴念念不忘爲積善時
時省誤惜分陰意誠心正身脩後天地參同貫
古今

和董羅石韻

此道雖貧樂有餘還知天地以吾廬東西南北
隨人往春夏秋冬任彼除混沌一元無內外大
明萬世有終初雲行雨施風雷動闢闢乾坤摠
裾

勉友人處困

若得吾心有主張便逢顛沛也無傷
十鈞弩一舵堪驅萬斛航動靜云爲俱是則窮
通壽夭只如常願期學到從容處肯爲區區利
欲忙

喻學者作

若要人閒積雪融須從臘底轉東風三陽到處
聞啼鳥一氣周流見遠鴻今日梅花纔吐白不
時杏蕊又舒紅化工生意無窮盡雨霽雲收只

太空

送友人作

數年心事一朝融看質擔當樂未窮上賴聖師
臨治化下承賢友切磋功悠悠歲月何時了蕩
蕩乾坤到處容迷此情懷期我友莫將意見泥
胷中

答萬鹿園

人生貴知學習之惟時時天命是人心萬古
萬古爲魚陷上下聖聖本乎斯安焉率此世

為亦無思我師誨吾儕曰性即理知宋人有真儒通書或問之易為天下善性者師

送胡尚賓歸省

之子家衡陽遠來路學一往即三年立志苟不勇焉能耐歲無犯而無隱孜孜問學焉既問堯舜道知性即知天又明孔孟學繼絕二千年脩身乃立本枝葉自新鮮誠能止至善大成聖學全至易而不簡至近至神焉位育皆由我怨尤即失焉如不信者敬將此學傳殷勤再叮囑莫負別離言

示學者

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

題淳朴卷

一片青天日隱然星斗域未曾當夜景何以見文章

贈友人

看破古今為尤生志何處天地參利名關

不住

示學者

能無為今無弗為能無知今無弗知知此道今誰弗為為此道今誰復知

次先師答人問良知

知得良知即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

勉學者

西風乍起春秋時信信將寒寒至之天道尚然

人好法程克仁義莫教遲

寄東南先生

東海歸來一以高俯觀海內往來潮有能善立潮頭舞不川胡盧里正標

天下江山一覽詩六首覺友人

都道看盡天下景知天祇在身邊果能看盡如斯語無處無時不是天

壯人不肯居斯下誰知下裏乾坤大萬物俱從結草成木大還包在地下

活潑一春江勝化魚龍自在江惟有源頭

活水始知千古不磨江

瑞氣騰騰福山如永珍寶必登山無心于寶

自能得緣若絲毫便隔山

萍蓬何處寄吾一葉之形豈著一得一言能

言性便為天下人第一

言萬卷茫茫真不印只在一處冥靈根緣動

彩霞飛太陽一出天地定

書荷軒卷

語錄下

胡于遠來學一見心中樂得遠來朋以此中

多覺覺得善人多朝之政日知太和感天地同

樂太平歌胡生荷軒子荷軒翁造始構軒荷池

上號稱荷軒耳周子愛蓮花以送為君子若非

君子心焉能同如此有子善志冊末追思爾

能傳善山師又師洛村子二師善教人使來四

千里印證良知同使之知所止欣然歸復師如

斯而已矣

附王先生語錄下卷

心齋約言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王艮撰艮字汝止泰州人王守仁之門人明史

儒林傳附載王畿傳中此書皆發明良知之旨中

有稱先生者皆指守仁明史藝文志載心齋語錄

二卷此本改其名曰約言又止一卷亦學海類編

之節本也

一菴王先生遺集二卷

〔明〕王棟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一菴遺集二

卷》提要

王一庵先生集序

心齋王先生倡道海濱講

格物而推本脩身從游者莫不服其教而族弟

一庵子尤信之焉體之深吾嘗考一庵子之行

實能孝親友弟誦一庵子之言不外誠意脩身

其學深淺純粹其語親切簡明其近多安豐遠

溯姚江以尋源於洙泗而成一代之大儒者洵

於心齋稱難兄弟哉宜當時主講席人有得師

之慶也今其裔孫等哀集會語付剞劂請予并

數言於首予雖不能盡窺精奧然知可以俟後

聖而啟來學與心齋先生遺集並傳不朽矣

音

天啓四年歲在甲子菊月之望

欽差提督蘇松等府學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叩

州孫之益頓首拜撰于澄江公署

子 10—46

重錫一庵王先生遺集目錄

卷上

小像 附贊

年譜紀畧 附出處事蹟

會語正集

會語續集

卷下

論學雜吟

七言律詩 計四十首

七言絕句 計四十首

五言絕句 計八首

詩文續集 拾補前集所遺附近作

七言律詩 計四十首

七言絕句 計五十首

古風類

五言古詩 計六首

五言近體長短篇 計六首

柏梁體 計一首

歌類

鄉約六歌

文類雜錄 計七篇

寄東厓啟畧 附計二補遺詩四首

名公贈別冊畧 遺道思

祭文 附執

行狀

墓誌銘

門人姓氏 附宦遊里居紀要類編

入鄉賢議畧

協助梓工姓氏

詩七言八句 計六首

目錄終

一庵先生像

像贊

雍雍其容坦坦其胃洙泗宗派桃李春工千載一日仰止攸同

近溪羅汝芳撰

即公之象盎然春容叩公之蘊鏗然洪鐘斯文興起師道尊隆仰瞻山斗百世同風

南城門人吳星撰

己未季夏十二世孫

真重梓

重鐫一庵王先生遺集卷之上



歷陽郝繼可汝極父校正

同里門人吳軒尚賢父金校

孫王守安存遺

四代姪孫王家俊重梓

王元鼎補輯

五代姪孫王象晉

王象恒

王象有恭閱

年譜紀畧附出處事蹟

先生諱棟字隆吉號一庵諫維揚泰州姜堰鎮人其先伯壽自姑蘇徙淮南生三子孟國祥季國祺析居安豐場仲國瑞析居本鎮生善卿善卿生德元德元生文善文善生潰號栢林以醫鳴先生父也先生方七歲先公命習舉子業時年十有一歲遇瘟疫流行奉先公命備藥材施救村鎮一日行至沙村莊遇馬噬嚙幾為所傷仍命業儒二十四歲補泰庠食廩餼自謂舉業

雖出身階梯心學實孔曾正脈遂師事州守瑤湖王先生嗣同林東城師事伯兄心齋受格物之旨躬行實踐得家學之傳先生幼最孝先公性剛直時與內一言不合即外居先生泣拜三日勸歸務使父母懽悅每事幾諫之不聽則拜諭親于道乃止五十六歲應歲貢初訓江西建昌府南城縣臺使聘主白鹿洞會詩曰聞學未堪稱洞主竊官猶自愧山靈又聘主南昌正學書院會復創太平鄉等處集布衣爲會人多興

二

起以內艱去起補山東泰安州未幾還江西南豐教諭泰安鄉士夫不忍捨以手卷贈嘗有復得親東魯聖人之頌堂接壤南城衆皆異之以爲天啟斯文復賜之先生豐士信從益衆至隆慶戊辰初水東會建義倉遺會學十規著一庵會語行于世其間誠意之旨尤發前聖所未發先生歷三任所積俸金毫不自潤悉寄歸制田與弟方塘氏共焉辛未還深州學正初先生屢署縣州事毫不受私致仕歸清貧如洗悅樂自

如大開門受徒風動遠近叛歸裁草堂著會語

續集時州守蕭公抑堂聘主會海陵安定書院

朝夕與士民講學創修族譜使昭名分歸併遞

年聯屬親疎立宗祠以統族衆制祭田以供祀

典遺易說祠堂紀事等書壽七十九歲配享師

心齋精舍祠里中咸稱之曰越中淮南生三王

夫子云越中指陽明淮

明孝宗弘治十六年癸亥正月乙丑先生生

是爲正月初一日亥時也初盤古以來缺民多

破天荒始生辰逢癸亥乙丑

武宗正德八年癸酉先生十一歲

痘疫氣大熾先公命備藥材致董奉植杏故事

遍施藥材村鎮一日行至沙村莊途遇烈馬生

嗚嘶驟果常先生仆地盡日乃脫歸謂先公曰

世宗嘉靖五年丙戌先生二十四歲

習易經補郡庠生次年食廩餼自謂舉業雖出

身階梯心學實孔曾正脈是年師事州守瑤湖

六年丁亥先生二十五歲

語人之受格物之學
但為見聞情識所混
良知人自有所得
以度人推心絜矩使此皆安
格物潔淨而不為見聞情識所混
于是開發家學益明也

十九年庚子先生三十八歲

越中提出良知要旨教人
橋公性剛直一日與內不合
先公性剛直一日與內不合
食江拜三親于勤歸使父母
以則拜務諭親于勤歸使父
三十三甲寅先生五十二歲

四

三十七年戊午先生五十六歲

考栢林公卒先生哭
之盡哀行古喪禮
是年除江西建昌南城縣訓導
白鹿洞南昌府正學書院會又
集布衣為會與起益眾時暑
告爭家財先生諭以難得者
動身一本至情胡感悟兄弟
終身永念儼然蘇公下淡殊
有感激之風焉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六十一歲

居喪孺人丁氏卒
居喪哭注甚哀

四十五年丙寅先生六十四歲

服闋赴銓部候選補山東泰安州
在咸頌其後親東魯之聖焉未幾

度會合不偶于是復聯舊志為會四方信從
益眾時著豐事有一寡婦子某太學生罪誣大
辟先生感其寡母曲全之私報數百金免置不
顧

穆宗隆慶二年戊辰先生六十六歲

是年大水東大會建義倉著會學十
規大發誠意之旨遠會語行于世

五年辛未先生六十九歲

先生名動當道撫院交薦權有司之選先生志
切高尚故未滿豐任遂遷深州學正意不欲就
時海陵兵憲傅公應舉衡水人也有甥某庫深
州張先生行初推深州接印報豐有鄉鄰某屬
先生曰某向知深州積金一畧忘持歸如某屬
事可取之役先生果署州事竟不理及老歸田

五

六年壬申先生七十歲

致仕歸里清貧如洗樂學不倦開門受徒遠近
信從日眾初歸載草堂著會語續集行于世
修族譜遺稿歸併
逝年以睦族人

萬曆三年乙亥先生七十三歲

創宗祠春秋祭祀尊祖先睦族衆制祭田定祀
典著祠堂紀事等書先生清介不入公門族有
被勢以權差載者曰吾族大差不能免終
不肯私囑先生皆先生守履有以感之也

二年丙子先生七十四歲

是年州守蕭公柳堂時主會泰山安定書院
論學四方向風蕭公講吳陵書院

記師心齋督理
多先生任焉

七年辛巳先生七十九歲

正月二十六日先生辛七日前病革與弟方塘永訣曰余至憾者與爾為手足幾八十年未嘗少厭餘何慮爾學門生吳軒等只有會學一事叮囑並不及他事語未竟者有意中事囑本宗東屋惜未至而歿時江西南城吳星等來謁已長逝矣弔泣之心喪居廬三月而歸

會語正集

孔子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始學之要莫切於此吾人直當持此志學二字為今日第一步工夫志不定者須責志學不明者須辨學

六

孔子十五即專志於學三十而遂立何定志早而立之速也今或從事已久而志猶雜然靡定其如學何

志與學常相須者也志專一則學精明學日進則志亦日真矣

會友以辨志為先所謂志者求為聖人之志也必念念所期純是道義而一毫勢利紛華之習不雜於中方是真志然後可與共學譬之種穀而以稊稗之雜則終日培壅灌溉莫非稊稗之生

將來吐花成實畢竟皆為稊稗將焉用之會友不以辨志為先是相率而誣矣

孔門教弟子不啻千言萬語而記論語者首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是夫子教人第一義也蓋人之心體本自悅樂本自無慍惟不學則或慍慍而慮營營而求忽忽而恐戚戚而憂而其悅樂不愜之體遂埋沒矣故時時學習則時時復其本體而亦時時喜悅一時不習則一時不悅一時不悅則便是一時不習可見聖門學習只

七

是此悅而已由是為人信與而得志行道則此悅發而為樂不為人信與而不得志不行其道則此悅不改為慍悅即樂之來而幾微忻忻以向榮者也不慍即樂之守堅而固安安以自得者也學不離樂孔門第一宗旨信而悟之思過半矣

孔子勵發憤忘食之志只是做樂以忘憂工夫其自叙終身好學之至亦惟於此一樂而已豈獨教人然哉

周子教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是教於自己心上
尋求得來蓋孔顏之樂原是人心所共有者二
程悟之便即一尋而得故能吟風弄月以歸

陽明先生提擬良知二字為學者用功口訣真聖
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為良知此猶未
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慮而知之靈體。
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於感通者耳。

明翁是於孟子不慮而知處提出良知二字指示
人心自然靈體與大學致知不同大學教人當

止於至善則其本末始終一先一後之辨宜必
有體認工夫方能知到極處非以良知有所不
足而以是幫補之也特人氣稟習染有偏重見
聞情識有偏長故必有格物之學體認而默識
之然後良知本體潔淨完全真知家國天下之
本實係自脩其身而主宰確定則誠意工夫方
始逼真蓋立本之知既已昭明而不惑則反身
之念亦自真實而不欺矣故曰欲誠其意者先
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若明翁所指之良知乃是

大人不失赤子之知明德渾全之體無容加致
者也蓋物格而知至方是識得原本性靈無貳
無雜方可謂之良知若復云致豈於良知上有
增益乎故謂致知則可謂致良知則不可

良知無時而昧不必加致即明德無時而昏不必
加明也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識此
體非括去其昏如後人磨鏡之喻夫鏡物也心
神也物滯於有迹神妙於無方何可倫比故學
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不消

更著致字先師云明翁初講致良知後來只說
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

陽明先生解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云明我之明德
於天下合知篇首在明明德則謂明我之明德
於凡天下國家日用應酬無適而非明德之著
正所講良知之學也蓋吾心靈體本有良知千
古不磨一時不息而氣稟物欲不能拘之蔽之
所謂本明之德莫之或昏者也人自不用耳故
大學教人認此本明之德而著之於日用之間

是謂明明德猶言用明德體用一原非明體以待用也

先師以安身釋止至善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必知止吾身於至善之地然後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故止至善者安其身之謂也欲安其身則不得不自正其身具有未正又不吝不反求諸身反身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處無不安而至善在我矣古今有志於明德親民而出處失道身且不保者不明止至善之學故也

十

大學止至善猶易所謂元吉中庸至德至道亦以詩明哲保身言之其安身運世之機軸一而已矣

知至至之止至善也慮善以動故可與幾知終終之安汝止也動惟厥時故可存義

先師之學主於格物故其言曰格物是止至善工夫格字不單訓正格如格式有比則推度之義物之所取正者也物有物有本末之物謂吾身與天下國家之人格物云者以身爲格而格度

天下國家之人則所以處之之道反請吾身而自足矣

大學原只以脩身爲本其所以推原至於格物只是挨尋追究出學問頭腦使學者得其要領有下手處耳雖曰劈初下手頭腦在此却又是我人一生精神命脉徹首徹尾工夫蓋人時下知至善便即時下止至善故格物既爲知至善工夫亦即爲止至善工夫易所謂知至至之是也然而已嘗止至善者又不可一日而廢格物之

十一

學且如吾輩一向講求體認立本用功可謂知所止者或時行有不得而不反求諸身則是忽又不知止至善矣能勉以格物之功而反躬自責此又一體認而復明於至善矣故格物雖主乎未知止至善之先亦未嘗不行乎既知止至善之後易所謂知終終之是也斯不亦徹首徹尾而不可一日廢焉者乎

格物之學究竟只是反身工夫。篇中藏恕絜矩好惡等言無非此理。孔門傳授無非此學。故知此

弟友自責自脩聖如夫子未嘗廢此學也。顏子以克己成不校之能。曾子以忠恕闡一貫之蘊。子思以致曲造有誠之化。孟子以三反克強恕之功。皆未有不由此學而終身者也。孟子沒而此學湮矣。程子嘗云：正己以格物一言盡之。惜不力主其說以爲定訓。先師勉仁方與明哲保身論發明格物止至善之學。甚詳學者心悟而身體當自洞然無疑矣。

孟子反身強恕三自反之類。俱是格物工夫。其身

十二

正而天下歸之。則物格知至而治平畢舉矣。此見孟子極明格物之學。故能獨接夫子之傳。後儒專以即物窮理爲格物。而不知反身立極。知至至之。何以承孟氏之統哉。

人志意不定。只緣不知此身當止於至善之地。故不先自治。而妄欲治人。或施之不效。而不知反己。以至不量可而輕入。欲卷懷而姑徐進退遲疑。漫無主宰。志若何而定耶。故必格度體驗。真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決當止於至善之地。此

之謂知止。然後志不貳於自脩。心日休於有主。人雖欲指議其非。且無所自。況復有莫之與而傷之者哉。是此身常止於安吉之地。而至善在我矣。

定靜安慮是立言者自叙知止至善天然有此妙機。脩身以下是舉古聖賢用功從來有此次第。其實一而已。知止即物格而知至也。定靜即意誠而心正也。安即身之脩而至善之止也。慮即齊家治國平天下得即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

十三

得是行無不得之得。君子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亦自然之理耳。

○舊謂意者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念動之初。竊疑念既動矣。誠之與及。蓋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謂心無主宰。賴意主之。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大抵心之精神無時不動。故其生機不息。妙應無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動者所謂

意也。猶俗言主意之意。蓋意字從心從立。中間象形太極圖中一點以主宰乎其間不著四邊不賴倚靠人心所以能應萬變而不失者。只緣立得這主宰於心上。自能不慮而知不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聖狂之所以分。爭這主宰誠不誠耳。若以意為心之發動。情念一動便屬流行。而曰及其乍動未顯之初。用功防慎。則恐慌急之際。物化神馳。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聖門誠意之學。先天易簡之訣。安有此作用哉。

十四

或曰意猶主意不與志相類乎。曰意畧在前主意立而後志趨定矣。然篇首定而後能靜定。字本應意誠。註云志有定向亦是說主宰定也。志與意豈相遠哉。

誠意謂之毋自欺謂不自欺其良知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形狀出良知之不欺者而指之以示人耳。蓋謂不欺之形狀正如人之惡惡臭與好好色一出於自然之良知而無一毫作偽之私。難於其念此便是自己慊足底真工夫而非有

所待於多也

誠意工夫在慎獨。獨即意之別名。慎則誠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撓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謂此箇獨處自然有知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字實。恐非聖賢立言之精意也。知誠

十五

意之為慎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後者。悉無及矣。故獨在中庸謂之不睹不聞。慎在中庸謂之戒慎恐懼。故慎本嚴敬而不懈怠之謂。非察私而防欲者也。

慎獨註云謹此也

中幾動辨其善惡而克遏之如此。用功真難湊泊。易大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則幾字是在交際事幾上見。非心體上有幾動也。心體上有幾

動則是動於念。楊慈湖所以謂之起念。即非大學中庸所謂獨也。大傳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者也。朱子解云。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以變釋幾。非事幾乎。後儒因又謂於心幾動處。省檢而精察之。以是爲研。謬亦甚矣。

○不睹不聞。非是說目未睹色耳未聞聲之時。乃其心性中涵寂然不動。目不可得而睹耳不可得而聞之本體也。故曰所不睹所不聞。二所字當

玩。不睹不聞。即所謂獨。而慎即戒慎恐懼之總名也。

○未發之中。亦即不睹不聞底物事。中庸本言喜怒哀樂之未發。非曰未發喜怒哀樂之時。蓋謂心之生機無時不發。當其發喜發怒發哀發樂之際。皆必有未嘗發者以宰乎其發。故能發而皆中節也。不然只是亂發。豈復有中節之和哉。故養其未發之中。亦即慎獨工夫也。

○察私防欲。聖門從來無此教法。而先儒莫不從此

進脩。只緣解克己爲克去己私。遂漫衍分疏而有去人欲遏邪念絕私意審惡幾以及省察防檢紛紛之說。而學者用功始不勝其繁且難矣。然而夫子所謂克己。本即爲仁由己之己。即謂身也。而非身之私欲也。克者力勝之辭。謂自勝也。有敬慎脩治而不懈怠之義。易所謂自強不息是也。一息有懈。則缺然而餒矣。夫天陽也。剛也。易之乾卦著陽剛之德也。故乾以自強言之。示天下以法天之學也。告顏子而以克己言之。

示顏子以體乾之道也。

○克己亦即脩己以敬。蓋敬字本是對怠而言。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是也。程子解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合而言之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此皆與而難明。某嘗更之云。不怠之謂敬。觀程子言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是即敬之謂也。而克己之非去私益明矣。

○上蔡云。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故以數

年去一矜字苦費多少工夫若孔子之告顏淵此心纔一敬勝便百度都歸天則真是太陽一出而魑魅潛消也

孔子告顏淵仲弓辭語雖殊旨歸則一但顏子天資高一言即悟仲弓則須指點分明耳故顏子既已請事不疑而仲弓又問聖人豈有二語哉特與指點出個克己時底景象與之識認夫人見大賓承大祭時其心之精神何等凝聚視聽言動何等精明即此便爲克己認得是這景象

士

只須到處是這景象至於處^{出門}禠而易忘使民下交而易忽時節都只是這景象則克己工夫無時閒斷由是反身推己強恕而行自然家邦無怨與所謂天下歸仁者又何彼此之間哉仲弓得夫子指點大段分明故亦與顏子同辭而任也

以我自克之己而中旋中禮則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克己復禮爲仁以我自敬之身而推己行恕則取譬近而家邦無怨故主敬行恕爲仁天

下歸仁與家邦無怨皆不是說效皆是形容仁處蓋必人無怨意而有歸心乃是我之精神與之通貫如此方始是仁我愛人而人不親我猶我之仁未至也茲欲人已通貫不由於己而由誰哉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要看三個己字

問心之精神是謂聖果夫子語乎曰是否不必深究但人良知不昧時心之精神亦自不懈心苟

尤

不懈則良知亦自精明孔叢子之學混於異端故其書載此一語世莫不以爲誣會得時亦即克己主敬之謂也

問欲致良知必須精察此心本無色貨名利之私夾禠方是源頭潔淨曰此是以良知爲未足而以察私補之也良知自潔淨無私不必加察但要認得良知真耳不認良知而務察其私其究能使色貨名利之私一切禁遏而不得肆安望廓清之有日哉

良知雖人人自有。多爲見聞情識所混。識認不真。且如古今從事於學者。往往有拘執道理而昧於變易之宜。或因集或故常而安於流俗之套。皆良知混於聞見而誤以聞見之知爲良知也。又或牽昵恩私。如請禱。夫子厚葬。顏淵之類。增減禮制。如欲去餽羊。門人爲臣之類。及一切過於厚。過於愛。矯枉而過直。救偏而過中者。皆良知混於情識。而誤以情識之知爲良知也。故必有格物之學。以良知爲矩。務使內不失己。

丰

外不失人。彼此皆安。而本末不亂。方是良知潔淨。而不爲見聞情識之所混也。故曰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

○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是以脩身指格物也。蓋自天子至於庶人。則盡乎有家有國有天下者而皆不先責人。只自誠意正心。脩其身。脩身正己。則吾之格正足爲物之取正。而家國天下無有外吾格而不正者矣。是脩身非格物。而務脩身以立本者。乃格物也。

詳觀大學經文明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則是格物止至善之學。人人之所共爲。共成原無人品阻隔。今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而惟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之。而其非適子者。則皆限於分。而不得與凡民惟俊秀入之。而其非俊秀者。則皆限於資。而不得聞是誠可疑。

大學名義是言極於至大而無所不包之學也。而得其道者是之謂大人。故謂大人之學亦是但

主

非只對小子與有職位者言。乃孟子所謂天民以上正己物正之大人。正己物正是格物也。且此書與中庸同出正中之大人也。龍德正中且此書與中庸同出戴記一言其大無不包。而學有序一言其中無所倚。而用有常大。是中之規模中是大之準則。學者得其名義。則於道幾矣。

問何以言大學爲學之大。曰三綱領正見學之大。也在明明德。依明翁謂在我之明德於凡天下國家日用事物皆體以良知之本。然自能應萬

事合體用爲一原而內外皆盡有以包之而無遺矣。斯不謂之大乎？在親民明翁依古本仍作親字。謂與斯人情相聯氣相貫而藹然相親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通萬物爲一體而包涵徧覆不隔藩籬矣。又不謂之大乎？在止於至善先師謂止吾身於至善之地使身安而不危則能妙出處而動合時宜制經權而行無轍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然後保家保國保天下。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而非斷港絕河之學矣。斯又不

主

謂之大乎？分而言之。一事自爲一大也。合而言之。三事統爲一大也。蓋其明明德於天下國家則有範圍不過之智配天高明而無物不覆幬矣。親天下國家之民則有曲成不遺之仁配地廣大而無物不持載矣。又止於至善則出處有權。權柄在手又所以爲掌握乾坤之主宰。運行造化之樞機矣。故先師又云止至善者明德親民之訣。竅是明德親民之大又以知止於至善而後能成其大也。

衆人之心。麤故不知險阻而常危殆。學道則物格知至能慮能幾止至善而安矣。故惟精之以格物致知之功。然後能反身守約而定於一。能反身守約而定於一。然後殊塗百慮無所往而不用其中。中即所謂禮也。天則也。安且吉之道也。衆人之心。麤則過與不及皆危矣。

○常人之病莫重於好貨好色。儒者之病莫隱於好勝好名。而良知未嘗不知也。真志一定則良知自不能欺。故皆一切消化其不化者只緣志不

主

真耳。

有因過而悔甚者。衆以篤志稱之曰未也。夫其所以悔者。專爲性道而責志乎？抑未免爲毀譽而求全也？先師云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此方是真悔。真覺。流行不滯之真機。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曰莫煩惱前頭失處。只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見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見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二者之相去

不亦遠乎。

求全之毀。君子所不免。但人雖至愚。責久則明。吾
儕被毀。蒙謗。付之無辨可也。若一切不以爲意。
付之不問。自以是爲有容。此恐疎於脩德之實。
尚須即其所以毀謗之者。而索究其因。必或有
可召致之故。從而改之。方是反求諸身。無盡頭
底學問。不然。其不類於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
一聞耳。

易傳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故學者有邁往敏求

孟

之志。當復入之以沉潛思致之學。如此方能日
進無疆。書云。遜志時敏。亦動巽兼資之意也。不
能動巽兼資。亦是氣質之累。剛而果者。庶幾能
動也。而龜心浮氣。鮮沉潛之功。柔而順者。庶幾
能巽也。而玩日愒月。乏恢宏之志。無怪乎學之
不日進矣。

顏復顏異皆緣執守不固。而復言無咎。異言各其
歸不同。則以聖學本乎治心。心得其養。則和樂
自著。暴慢自消。不求巽而自巽。今九三以過剛

上人之資居巽之時。爲巽之事。則是徒從事於
謙退之爲。不根源於心性之養。容有施巽未幾
而不覺客氣之潛者。故學無成功。而可吝也。若
復之九三。謂之曰。復則已。復其心性。本體特不
能堅確固守。故雖厲可以無咎。然則頻復者。未
可與立。巽則未可適道者乎。或曰。復既可以無
咎。何以云厲。曰。厲之者。危之也。一復永復。其復
乃敦。頻之又頻。迷復之門。安得不危。不危。斯不
免於咎矣。危之將奈何。安靜以養微陽。固復善

孟

者所當珍重者也。

一友極喜好白沙先生詩字學之甚勤。告之曰。恐
涉奪志。夫白沙詩字。自是多能。吾儕篤志聖人
之學。只當以興起斯文。恭贊位育爲重。任以反
己格物。強恕求仁爲實功。詩苟可托之顯道。不
忌頭巾字。苟可資之記言。何拘墨妙。若或溺於
求工。因而奪志。便使齊驅李杜。並駕鍾王。於性
道何補。程子曰。書云。玩物喪志。於書札於儒者
事最近。然下向好着。亦自喪志。又曰。某作字甚

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惟其是學。故不奪志也。

或問本體曰。體用原不可分。良知善應處便是本體。孔門論學多就用處言之。故皆中正平實。從儒病求之者。逐事支離。不得其要。從而指示本體立論。始微而高。虛元遠之。蔽所自起矣。

鄙夫雖氣質凡庸。而良知本性未嘗不與賢知者等。故聖人必竭兩端而告之。非但良知人人自明。抑道本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舉其至近而遠。

主

者自寓乎其中耳。

聖人所不知不能。即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之事故。孔子於事公卿父兄。勉喪飲酒之事。皆曰何有於我夫。是四者日用常行之道。誰不知之能之。然及其至而無過不及。則信乎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盡。豈曰問禮問官求博極於良知之外者哉。

夫子於子臣弟友四者皆必有道。而曰邛未能一焉。蓋其反觀內省。自覺於其大端。大致非曰不。

能。只更小小庸言庸行之常。微有不謹。不行有餘不足之處。便不得爲言行相顧。慥慥篤實之君子。便比於己之所以責乎人者。有所未盡。即此可見及其至而聖人亦有不知不能者。此類是也。夫責人必盡。而自責畧之。是所藏乎身不恕。而違道遠矣。故夫子反己格物。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所以自盡之至善。初不外於責人之良知。而奚必遠人以爲道乎。

主

及其至也。之至即中庸其至矣乎之至。故不但民。

鮮能之。雖有得於知仁勇者。亦有不可能也。又不但知仁勇者不能。雖夷尹惠皆古聖人亦惟曰聖之清任和焉已矣。其中庸之道之至。亦有不知不能而不害爲聖人也。所謂惟聖者能之。蓋指孔子聖之時者而言。千古一人而已矣。此之謂至聖。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學其時中之至也。吾儕敢謂能其至哉。特不得不以孔孟爲標的耳。

程子曰。明得盡。查得透。便渾化此格言也。然不必質。

美者能之良知本體人人具足不論資質高下亦不論知識淺深信得及悟得入則亦得盡矣有不能者百倍其功終有明盡時節到得明盡便亦都無查滓所謂明則誠也學者但當盡力此明不必更求其次只緣當時說個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遂使無限英雄盡擇取其所謂次者而終身用力孰敢有自任質美而從事於明盡渾化之功者乎故中庸論困知勉行只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已工夫初無二項以是知

夫

質美者合下便明得盡其次則須師友講求潛心體悟歲月磨礱便亦可以明得盡矣所謂明盡只是認得良知的確無遮蔽處耳

知格物之學然後可與權人言立之熟則可與權非也學非物格而知至雖意極誠心極正終身只是能立而已故權不論生熟人又言遭變事而知權此亦非也仁智合而知時措之宜處變持權中之一事耳故權亦不論常變

舜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橫逆至而又至乃能反

求諸身號泣自怨而愛且敬者無一不盡其誠卒能化之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所謂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如此不能如舜則便是未免為鄉人蓋爭以敵乎愈以報忿彼此相較而求勝者鄉人之能事也今吾為士將以聖賢自期待者而亦不能仁愛禮敬依然只是能敵能較而已不謂鄉人而何如此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仇仇相報不至於忘身及親不已也以是知君子有終身之憂正反己格物

克

之學無一朝之患則其止至善而安矣

先師樂學歌誠意正心之功也勉仁方格物致知之要也明哲保身論脩身止至善之則也大成學歌孔子賢於堯舜之旨也學者理會此四篇文字然後知先師之學而孔孟之統燦然以明或問大成學歌以師道自任何也曰天生烝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帝王君天下皆只師天下也後世人主不知脩身慎德為生民立極而君師之職離矣孔子憫天下之不治皆緣天下之無

師故遂毅然自任無位而擅帝王師教之大權
與作春秋同一不得已之志況不俟時位隨人
接引則欄柄在手而在在能成此其所以賢堯
舜而集大成者凡以任師道故也觀其汲汲周
流無非欲與斯人共明斯道或上而君卿大夫
下而士農工賈苟可以得其人斯足以慰其望
矣孔孟既沒世鮮能師至宋周子曰師道立而
善人多程子曰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真得孔孟
任師家法但不力主其說以爲運世承統第一

辛

事功吾先師所以不得不自任也而亦豈其所
得已哉

問遺錄出入爲師之說曰先師此語本無可疑出
則必爲帝者師言人不可輕出必君相信之果
有尊師共道之意方可言出否則恐有辱身之
悔非止至善之道也處則必爲天下萬世師言
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講學明道以淑斯人若
息交絕遊徒爲無用之隱非大人不襲時位之
學也

遺錄一條云大學言治國在齊其家齊家在脩
其身修身在正其心而不言正心在誠其意誠
意在致其知可見正心誠意致知各有工夫何
爲其然也曰此恐傳之或失其真但自今而觀
物格知至實乃止至善工夫非專爲誠意而設
但知止而後志有定向是意亦由之而誠也今
言誠意致知工夫各別似亦無可疑者而曰正
心不在誠意豈誠意之外復有正心之功乎特
誠意一言關係總要良知真宰自慊不欺則誠

壬

於中者必形於外不獨內克其心寬廣而正抑
且外潤其身舒泰而脩又不獨暢於四支而赫
宣宣著民不能忘抑且發於事業而親賢樂利
沒世感化是則誠意通於脩齊達於治平非止
爲正心之要而已程子謂天德王道其要只在
謹獨意蓋如此故人學不言正心在誠其意非
誠意無關於正心若非正心所得專耳

○問遺錄一詩言念頭動處須當謹似亦以意爲心
之所發如何曰謹念是戒其莫動妄念○非於動

後察善惡也。亦是立定主意。再不要動之義。且予所謂意。猶主意。非是泛然各立一意。便可言誠。蓋自物格知至而來。乃決定自以脩身立本之主意也。中庸即曰誠身。孟子曰反身而誠。不本諸身。便是妄了。不以為心之所發。雖是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疑。豈以未嘗聞之先師而避諱之哉。

○心不在焉。須知不在何處。人言心要在腔子裏。心

主

苟只在腔子裏面。則凡腔子之外。可盡無心乎。天心之本體。靜虛無物。則為心不放失。無在而無不在也。若或一有所著。馳於彼。則不存於此。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矣。此之謂不在焉。即遂無以管攝此身而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者。有矣。

○象山謂在人情事變上用功。正孟子必有事焉之意。必有事焉。非謂必以集義為事。言吾人無一時一處而非事。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心。無一

時一處而非心。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學。故凡日用動靜。云為一切人情事變。孰非吾心性中所有之事。孰非吾職分內當為之事。故謂之必有事焉。猶言須臾離事。不得件件隨知順應。而不失其宜。是則所謂集義者也。故孟子以後能切實用功。而不涉於虛想。虛見。虛坐。虛談者。無如象山。

○孟子自謂知言養氣。特對告子之病言之耳。集義亦然。若不因告子立言而提此以觀孟子。則何

主

不求明於在己之良知。而求明於在人之言語。何不求養於志至之主帥。而求養於氣次之卒徒。何不求慊於居仁之全體。而求慊於集義之應事。大抵吾儒之學。立乎中正。無所不該。故一過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則正有知言之學。以對之。一過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則正有養氣之學。以對之。一過以義為外者。則正有集義之學。以對之。不特此耳。過為我。則正有萬物一體者。為之對。過兼愛。則正有理一分殊者。為之對。

過執中則正有隨時變易者爲之對。過放達則正有周旋中禮者爲之對。過清談則正有經綸實用者爲之對。何也。大中而至正故也。如人立乎正室之中央則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自四隅之閒而立者吾無不與之相對以是知吾儒之學之大而孟子所以繼大成之聖也歟。

○由：仁義行是自良知天性生機流出。不假聞見安排。仁義者。遵依仁義道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一是生息於中。一是襲取於外。二者王霸聖

畜

凡之別。非安勉生熟之分也。語意與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一類。

○聖人神化之精。不出於人事應酬之實。故孔子論知幾其神。不出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之兩言。吾先師論明哲保身。亦不出於愛敬之一道。若他人論幾論哲。必着許大元微奧妙之辭。愈深遠而愈不實矣。

孟子之學極精細。極嚴密。故其施報於季任。儲子辭。受於齊薛宋。較量權衡。錙銖不忽。可謂踏實。

地工夫。今人談心說性。妙極百微。而於日用應酬一切糊塗放過。亦異於孟子矣。

孟子之學極醇正。只看對滕文公事齊事楚之問。直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及其再問。又問亦但請擇於守死遷國二者而已。後世工於謀國者。都便有一般擺布用巧出奇。以是知宋人請賣度牒爲常平本亦是欠正。

孟子論治如告梁惠王。先爲義利之辨。以正其心術。次爲王道之陳。以立其紀綱。其告齊宣王推

五

恩制產滕文公性善經界與夫良臣民賊之辨。當道志仁之說。皆是要將乾坤世界重新鑄。一番至今鑿鑿可行。後此雖儒者所談。猶不免有補葺罅漏之意。其餘益不足觀矣。

或曰。使子爲政。亦能鑄乎。曰。鑄天下必君相同德同心。方可整頓。此孔孟所以不得行其志者也。若使得宰一邑而鑄。一邑理亦有之。但恐監司者挈其手足與遷轉之速。則不能耳。然終是田制之偏。賦役之重。刑統濫於罰贖。學校

弊於文辭凡此皆闕大政鎔鑄夫豈易言然夫
人之學不襲時位吾將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使
師道立而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此吾所以
鎔鑄天下之一大爐冶而非時位所能限也
王政之大端莫要於井田封建肉刑里選四者今
皆變壞而不可復矣然限田可以救不井田之
失久任可以救不封建之失嚴生刑而寬死刑
可以救不肉刑之失先德行而後文藝可以救
不里選之失

三

友見同志中有述其所自悟者而歎夫己之獨
不能也告曰信心自得者有悟虛心信人者無
悟有悟者知識明然亦易差而患於自是當勉
以沉潛之功無悟者踐履實然亦易倦而患於
自餒當奮以剛果之志各求得加而已何必同
吾人今日切實用功只一反身正己便了更有
何說信者信此悟者悟此終身行之一以貫之
更不出此

有衣朋友之衣者見而止之應曰朋友車裘共敝

何分爾我曰車裘當與朋友共敝不可敝朋友
之車裘衆以爲確論

有庭下草荒者詰之曰得無以庭草交翠與濂溪
先生比乎有濂溪之意則可不然則蕪穢不治
而已矣曰吾將命除之曰除之以廓清之意則
可不然則亦作好作惡而已矣故除與不除俱
不論只看所以然如何良知自辨良知自真凡
涉於迹者皆非真也

不好田獵不以作好傷吾仁也不除窗草不以作

三

惡傷吾仁也夫然後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大哉聖人之道分明是說聖人豈是懸空論道蓋
聖人心通無外思入有形元氣周流精神洋溢
上爲天地立心下爲生民立命遠之爲萬世開
太平微之爲鳥獸魚鼈昆虫草木遂成若之性
其功用若是之大與天齊準者也所以然者以
心性本然之體原自優優充足自具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無限功用皆從此出夫豈不能育萬
物而等於天哉上說功用下說性體非謂大小

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謂是極乎道體之大盡乎道體之細則似德性不足以兼其細尚俟學問以幫補之此明翁所以疑其不然而曰尊德性是主意道問學是工夫也致廣大以下俱道問學事謂必擴披度量如地廣大而於精細微密之處無疎畧之遺昭朗胸次如天高明而於太過不及之間無遮蔽之失蓋人之所以失禮廢義不盡精微多是爲偏心狹量所妨礙所以偏陂反

三

側不由中庸多是爲凡情俗見所遮掩故非有廣大高明之心量者不足以盡之由之也溫故以下亦只是涵泳溫養這段廣大高明意思使之擴充長裕日新又新一番知新則一番安固然後這段廣大高明意思養成一片厚重不浮底器識而動容周旋自崇盡乎德性所具三百三千之禮蓋即精微中庸而天下萬物何者不在發育之內然則聖人功用之大有不與天齊準者哉

○萬物皆備於我舊謂萬物之理皆備我心則孟子當時何不說萬理皆備於我孟子語意猶云視天下無一物非我總只是萬物一體之意即所謂仁備於我者備於身之謂也故下文即說反身而誠其云強恕而行正是反身之學由強而至於誠都是真知萬物皆備我身而以一身體萬物也

○大舜所以爲大謂其善與人同也善與人同也者與天下同爲善而不獨自爲善也故雖耕稼陶

堯

漁之人凡有向上之志可接引者皆可取者也若曰舜是取人之善以易己之未善則當時耕稼陶漁之人有何過舜之善而固舍己之未善者而從之乎舍己猶云忘己從人猶云同人書曰稽於衆舍己從人亦只是參稽衆論之意而未必其善之過於我也與人爲善而使人人同得乎善乃見其善之大正與天下化於孝此之謂大孝一例以是知吾人爲學而若不屑與鄉里庸衆之人共爲之終是自小

自古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共此學孔門
猶然考其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纔七十二
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
古人遺經者起爲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此學
獨爲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原與人人共
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先師崛
起海濱慨然獨悟直起起孔子直指人心然後愚
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
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

早

一朝復明先師之功可謂天高而地厚矣
聖人致中和便須禮樂興刑罰中普天率土懽忻
交通至和氣盈而順氣感召安有不位育者哉
限於位而不能達之天下亦各隨其一家一國
祥氣駢臻而不爽也

行達自通下引妻子好合此即造端夫婦之意抑
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皆家庭間事故曰卑通
書云始于於家邦終于四海孟子曰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皆此意也或以父母爲高遠

有是理哉

父之愛子天性也然使愛獨子與愛多子者異愛
才子與愛不才子者異皆是於天性上有所增
損不可不謂之私或曰不才子亦愛之得非莫
知其惡者歟曰愛之深則必教之切矣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字內有無限多方教
育以俟其漸改漸化之意今人多以寬慢爲養
此與棄而不教者相去幾何

○嘗書聯對云不責人真工夫不動氣真涵養又書

聖

與一友云反身正己而不責人歌詩尋樂而不
動氣二者實相須吾人所以不知反己惟欲責
人只緣先自動氣也平居不由歌詩尋樂以養
其和順襟懷而欲臨時臨事不動氣者鮮矣既
動氣便責人又何以行恕乎哉

纔沒意趣便是工夫閒斷纔有窒礙便是工夫差
錯

自公者不私人亦不望人之私己自信者不疑人
亦不忌人之疑己

○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

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

愛憎明辨者官家賞罰之權包容渾厚者君子仁愛之道

聖賢惡人之惡只是見不賢而內自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然猶拳拳焉思欲轉移化導而不可得也豈有甚疾之而自累者哉

或問陽貨瞰孔子之亡孔子亦瞰其亡報施相稱是或一道與曰孔子瞰亡非謂欲其稱也陽貨

聖

惡人孔子本不欲見而饋之蒸豚又不容於不見往則失身不往則失禮故權以通變而瞰亡以答之則二者兩全而無失矣吾人之於報施只當自盡道理切不可誤持相稱之說而必欲與人分罪過也曰此亦君子宜過於厚之道歟曰不然聖人之量天覆地載於人何所不容君子之學智崇禮卑於道何所不盡吾人不於此等處反己自盡切實用功其不至於自充自徇失禮廢義者鮮矣

孟子去齊曰王庶幾改之所改必指一事是齊王

明有罪過賢者義不苟留然雖以淳于髡加以嘲譏終不直其所以去之故但引孔子燔肉之事微露其端而曰君子所為衆人不識而已皆忠厚之意也

一仕人曰我而今不但無宮室妻妾之念連所識窮乏者得我之念俱沒了笑答曰所識窮乏者得我之念雖不可有以與爾隣里鄉黨之念却不可無孟子此語只病其為此不緊要事而受

聖

無禮義之萬鍾若萬鍾由禮義而得之雖宮室妻妾且非害道况周貧濟乏豈聖賢之所非乎古人禮樂之教今皆無之然日用應酬坐立拜起周旋升降之間莫非謹禮之地又能於冠射燕壺等禮閒一習之則禮樂亦畧存矣但古樂不傳今樂無可習者獨歌詩一事乃其遺意學者誠不可一日不歌詩也能學琴者時一撫琴非是要備具禮樂之文誠導養中和之助有不得不然者矣

同志中有終日遊歌笑舞以爲樂者戒之曰遊歌笑舞固莫非行樂事件然若恣肆猖狂太涉暴氣反失天性中自在和平之真體孔顏周程之樂都只無聲無臭今日用閒但覺忻忻融融無憂鬱煩惱處即是樂也

有歌程明道春日偶成之詩者曰此詩上兩句人知其爲賞心樂事無非學也其下云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此意豈但時人不知古今嘗從事於學者或亦有不知也吾儒之學

畧

主於經世合下便在裁成天地輔相萬物上用功日用閒一切明物察倫齊家治國主張學術植立人材莫非裁成輔相之用任大責重如此苟無和順悅樂胸懷則其天理大公之體竟埋沒於自私自利物欲堆中何處出頭幹辦公事故其汲汲行樂蓋欲導養中和以立天地萬物之本耳當時孔子與點正是此意若不識此意却只是偷閒學少年自了一身而已晉代諸賢曲水流觴竹林宴坐非不樂也而遺落世事不

明經論主宰位育櫛柄豈不流於偷閒學少年矣乎前輩名儒亦多有自成一段清虛高曠之懷者恐亦不能無議

○或曰人言去得一分人欲便是存得一分天理真是倒說了我而今却說存得一分天理便是去得一分人欲此亦非也天理一存便即都存此時人欲便都消化何以分數言之理欲相勝此重彼輕尋常論人固亦有此然非知聖學者也良知本體原自潔淨纔有絲毫人欲夾帶其間

畧

便即非真體矣輕重幾分濟得甚事

○曾子三省時臨時臨事覺省自己之良知良知一省便即皎然瑩徹絕無不忠不信不習之事矣非省察於既事之後視其有無而改勉之也世有投豆用功吾猶以爲當下放過而况一日三點檢者何以語聖學哉

○吾道一以貫之一字不與貫字對之字指道而言一者不二之名中庸所謂爲物不二所以行之者一也心性良知自完自足不須聞見幫補不

假知能襯貼而天下之道無不統會於中故曰
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正謂自我本心
之實推而行之自然無不通貫豈復有餘事哉
忠恕總是一字意而已矣三字却對貫之而云
也先儒謂忠恕一以貫之自說得好

學以聚之聚也者凝聚而會歸於一之謂也與中
庸凝道同意若曰多聞多見而積累以爲聚則
聖人之志荒矣

聖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然卒自歎曰何

果

敢望回蓋其專以聞見測識爲學而不反求於
自性之良知故恒以天資不及知識不如爲黜
而不知顏子之深潛默識乃其所以潛心聖人
而卓爾見道者也曾子知此而以魯質爲實求
之於內故二子獨得其宗

自心自性自誠自明不着商量不煩意見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既有所見便是妄
心妄非自誠見非自明惟百姓不落意見而日
用皆道却又由而不知終身罔蔽故君子之道

鮮矣君子誠明根於心性通乎晝夜而知又何
意見之有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荀子却言養心莫善於
誠非但不識誠亦不識養字之意人心一覺便
是真體不善養之則有牴牾之害故於耳目口
鼻四肢之欲人所必不能無者一切寡少則心
無所累得有所養而清明湛一矣此非教人於
遏人欲上用功但要聲色臭味處知所節約耳
孟子止言寡欲周子遂說寡焉以至於無此非其

果

養乎心者有疎密之異特二公所指欲字之義
不同周子以心之情私感物而動者爲欲故不
得不謂之無孟子以身之形氣應迹而迷者爲
欲故不得不謂之寡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

李延平曰爲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夫則講學始有力耳此爲始學不善用功徒以
言求者發非徹底全功也羅豫章曰靜坐中看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作何氣象亦是就初學靜
坐時教其識認性體一番亦非欲其時時如此

也今乃執此以爲工夫橋柄此豈二公之心哉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道善學善字當玩如云魯男
子善學柳下惠一般學本不必靜坐在始學粗
心浮氣用以定氣安神可也周子主靜之說只
指無欲而言非靜坐也今人誤以靜坐養心求
歸於寂失之遠矣孔子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
天地萬物只是動而不息原不會靜也思之當
自躍然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自言其靜坐有工

異

夫在非只恁地虛坐過了他是在感應不息上
用功故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其天機活
潑豈兀然枯坐靜而無動者所能及哉

○

問閒思雜慮何以却之曰聖人之學不必論此心

之生機頃刻不息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是其神明不測自合如此若一概指爲閒思
雜慮盡欲無之必求至於杳然無念歸根於寂
非惟勢有不能即能之正異端所謂槁木死灰
自絕其生生不息之機而可乎但不必思閒慮

雜徒自勞擾耳非絕其自生者也

勿忘勿助與勿正心三勿字俱是因告子之病而
戒之蓋告子以義爲外而直欲制心是將使其
心爲槁木死灰而與事物不相涉不由誠意自
慊而務正其心者也故大學明言正心而孟子
毅然主張曰勿正心翻轉學術之弊而喫緊言
之亦不得已之甚矣且既以義爲外則盡將日
用閒一切人事付之於忘是告子又有忘之病
故又戒之以勿忘忘即莊周誣顏子心齋坐忘

異

之忘實異端蔑棄經綸遺落世事之說也豈以
顏子而有是乎昔謝顯道云吾嘗習忘以養生
明道先生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又曰
忘則涉乎去念觀此則忘非告子之病而何助
長謂助其學力之長以求不動心之速也孟子
說是集義所生既生則漸長矣告子不待漸生
漸長而欲速期效強而制之故與宋人助苗之
長相類舊謂助氣之長告子之學勿求於氣而
以助其長乎告子一病三痛而孟子歷以三

勿戒之此可謂至明至辨而或者謂欲調停於
於勿忘勿助之間殆不然矣

道之顯者謂之文心之天則謂之禮博文是日用
閒人情事變隨處應感知行合一底工夫約禮
是即其所博之處參互體驗以歸於吾心自然
之天則而一以貫之不待外求矣孟子云博學
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解得甚分明此孔門
通教諸子之法自顏子而言則曰博我約我云
耳

桑

重鵠一庵王先生遺集卷之二

備兵使者東魯黃家瑞 訂正

維揚郡守垣晉馬鳴騷

吳陵守牧古禾陳 素

全訂

三世孫守信

守安

存遺

四世孫家縉

元鼎

蒐輯

五世孫象泰

象泰

全輯

六世孫言綸

韓端

恭閱

會語

手

高堅前後不是道體仰鑽瞻忽亦不是工夫此皆
假借字舊以顏子初嘗仰鑽夫子之高堅甚謬
蓋顏子是見道卓爾之後深知無窮盡亦無
方體而借此字面以極其形容之耳又自叙其
得見此妙之由以為始因夫子由博入約之教
循而學之已若得其意趣而忻忻然機不容已
自是竭才以畢其力則所見益親此所以真知
其無窮盡方體之若是也既無窮盡方體又孰
由而從之哉末由非是俟其自化是說到底難

從若復可從則是猶有窮盡方體非所以爲道之妙矣

道以中爲至不欲過高如伯夷一冠不正便望望而去柳下惠袒裼裸裎尚由由與偕是皆迥出常情高不可及之行也風之所動必起於高故夷惠俱各有風可以鼓動百世若伊尹雖有任底意思然近於出處之中而平正切實循規蹈矩故伊尹不言其風不見其高故也

伊尹幡然自改之是改前日之非也想湯三使往

至

聘必有辭命辨論以廣其畝畝自樂之隘故遂悟而改之其下覺民被澤之言皆悟後語也世以伊尹感三聘之勤而後出是淺淺乎窺伊尹矣要之伊尹以三聘出與孔明之以三顧出者不同伊尹是悟己之學孔明是感人之誠二者相去遠矣後世乃有被蒙招聘皆必待三而行指二公所爲爲去就格式謬哉

伊尹以覺民自任既曰天之所使又曰非予而誰可謂任之至重不容少諉此是實見得天生本

性萬物一原故謂之天使天從何處使之以其性使之也故從古聖賢纔有所覺便欲覺人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通作一件事幹凡曰且只了我自家皆是未明本性未嘗有覺者也伊尹可謂徹底一悟真可以言覺矣

伊尹之志志乎仁顏子之學學乎仁

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此最好考驗日用工夫一日坦蕩便做了一日君子一時憂戚便做了一時小人

至

問孔子稱文王至德武未盡善何於易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曰聖人之言本自分曉順天應人役己以從天人也文王則天命已去而固留之人心已離而固合之役天人以從己也其相去不亦遠乎

漢儒知學近醇正者董仲舒一人而已惜乎英氣不足不能擔當獨任隨文中子能擔當獨任却又心羸故皆不能任道承統孟子當戰國時功利波瀾異端瀾倒非其英氣擔當慨然力任何

以能砥柱中流而首出庶物哉

今之斷鄉原者皆執其衆皆悅之以爲罪案此正合一鄉皆稱愿人又合鄉人皆好之未可也故凡見有多爲衆所悅者便以鄉原之學斥之矣然樂正子其爲人也可欲程明道暴慢者致其恭狡僞者獻其誠非衆悅乎中庸言莫不信行莫不悅近不厭遠有望及其至而莫不尊親又非衆悅之至乎故斷鄉原只當在闡然媚於世上誅判其心不係於人之好惡君子反求諸

奎

身委曲盡道世豈有惡之者哉但在毀譽上彌縫則便媚於世耳

韓子自以能排佛老繼聖人之絕其實未嘗排得分毫蓋佛老之學皆於心性上有見故敢與吾儒爭衡韓子原未嘗理會吾儒心性之所以是佛老心性之所以非吾^與之彼之所以異只欲以吾儒之禮樂文章權衡斗斛排他素君子^臣離父子處非惟無以服其心而實足以貽其笑所以一遇大顛便輸服了

佛老之學出於孔孟之後故無有能排之者獨程

子云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此是在心性當然上責之可謂約而盡者陸象山云佛老之學主於出世吾儒之學主於經世斯不謂盡而又盡者歟

或曰佛言明心見性道家言修心煉性而吾儒亦曰存心養性三教俱是在心性上用功但作用不同耳曰不然二氏初未識心性本然分量原是萬物皆備原能參贊位育而妄以清虛寂靜

奎

觀心性却只見得心性中之一隅吾儒非但漫然存養而已然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不盡其心可謂知性乎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其性可謂至誠乎二盡字當玩味盡是盡其原初天賦于人本然分量所謂萬物皆備而參贊位育者也吾儒所以必主經世爲功業者亦其心體性分所當然故耳

今之講學者不入於老則入於佛不入於佛則入於告子不思論語孟子之書乃孔孟當時講學

語錄反覆印正證無非人情事變切實工夫今何必求高於論語孟子之說求高於論語孟子乃適混一於異端諸家推原其故蓋始於認大學誠意爲心之所發是不免發後求誠而去欲防私之弊所由以起此高明之士所以鄙之而跳入於老佛場中亦無怪其然也大學誠意本說心之主宰主宰一定自無邪私物欲可干此先天易簡之真機不俟去而欲自不侵不待防而私自不起者老佛之超脫只緣竊得此機括耳

圭

不究其因反以吾儒之學不如彼之直截超脫而往往借用其說以補足吾儒教法之全不亦惑之甚哉

一友喜言當下精神答曰佛家有此教法本亦吾人爲學切近工夫未爲不可但大學之旨必從格物致知方得止於至善蓋必絮度於人己之間使彼此皆安而本末不亂然後吾之舉動盡出於良知天理而不混於見聞情識俗態私心乃爲至善之地無怨無惡無咎無疵如此則當

下精神始有著落不然則當時佛老諸人何者不是當下精神而於此道中正之全終有缺也又有言日用閒只坦坦平平無所沾滯自覺一身輕便者曰此意本真然亦飄蕩無據亦須隨時隨事實用反身格物工夫方見精密否則見閒情識皆得與良知宰真混而難別雖坦平輕快終涉糊塗且捕風捉影之爲非踏實履平之學也一云獲父母兄弟妻子慈愛之微遠近鄉邦信與之驗曰此是真能實用反身工夫故得

圭

感應流通效驗是豈可襲取之哉更須一以正己格物盡其在我莫於效驗上安身著脚庶無差感故嘗曰反身則樂責人則憂反身則一責人則二反身則血氣通貫而爲仁而天下歸之矣責人則手足痿痺而不仁而親戚畔之矣謂多友曰諸君今日眷戀於予可謂至愛然此一念道義相關從古聖賢親如骨肉投如膠漆豈一毫勉強於其閒哉誠以身莫榮於道義學莫重於師友有此師友則一身有道義而貴且尊

無此師友則一身無道義而卑且賤尊貴則榮而保身保家保名節斯與聖賢同其美矣卑賤則辱而敗身敗家敗名節斯與禽獸同其惡矣然則師友豈不至重豈不至親乎諸君誠念及此則不但待區區爲然凡處同志之有志向有道義者皆不得不以此愛愛之矣凡遇四方之有志向有道義者亦皆不得不以此愛愛之矣又須拳拳接引後進同樂同歡非但是與人爲善之仁自不容已亦所以夾持己身不得回頭

去

轉念須作緊要事努力爲之

有急於開講立教者告之曰先師以前諸前輩身負道德者雖自有餘而與人爲善之心殊不汲汲自先師發明任師同樂之旨直接孔孟正傳而出其門下者往往肯以講學自任然又自責不厚操養欠真或於進退辭受察倫明物之閒不免氣習用事所以多不服人而成功亦因以鮮也今海內有話柄云凡出心齋門下大抵好爲人師斯言豈其誣哉亦吾輩有以取之耳

思遺錄一條或言爲政莫先於講學師曰其惟盛德乎其必曰官先事信而後言可也在吾輩既無盛德足以感物安得不俟信而後言時下言動取與必自慊於良知以求不負所學而所恃以取信於人者其在茲乎任師錫類固吾儒經世之勲而修己俟時不汲汲焉以耘人之田自挽自累亦所宜審此中真有毫釐千里之幾不可不察也

去

或問知行曰知行之辨今時論學所最苦者予以

爲只在明認良知爲急陽明老先生初講知行合一辨者紛紛後講良知聽者唯唯此其見道愈精而施教益善也良知明而知行之說自不辨而通矣夫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此知此行根於德性講求其理踐履其事此知此行萌於見聞然德性無假於見聞而見聞不離於德性二者交錯而變化多端是故有合一之知行有並進之知行有先知後行之知行有先行後知之知行有先後相因之知行有彼此相須之知行

又有專言知而行在其中專言行而知在其中
之知行古今書傳所稱種種各別如曰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
合一之知行也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
殆此並進之知行也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
先知後行之知行也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
先行後知之知行也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
其所知則光大矣此先後相因之知行也曰道
之不行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賢者

堯

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後此相須之知行也曰
知至知終知義存義此言知也而行在其中所
謂明得盡查滓便渾化是也曰敬義夾持上達
天德此言行也而知在其中所謂不習無不利
則不疑其所行是也如此之類不可枚舉明翁
主合一則自探本言之示天下以默識真體而
信之者可以一悟而成聖甘泉主並進則自用
功言之示天下以交脩成德而執之者可以力
勉而成賢吾人今日但當深明敬良知之學則

自不混於見聞而知行諸說宜有疑而待辨
乎

會語續集

明翁初講致良知曰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
致其解物格知至曰物格則吾良知之所知
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觀此則所
致良知者謂致極吾心之知得不欠其本初
粹之體非於良知上復加致也後因學者中注
往不識致字之義謂是依着良知推致於事

卒

分良知 知致知爲行而失知行合一之旨
後只說良知更不復言致字今明翁去久一
親承面命諸大名賢皆相繼逝海內論學者
所稽憑故有虛空冒認良知以爲易簡超脫
指知覺凡情爲性混入告子釋氏而不自知
又不言致字誤之也二者之閒善學者須
格物之說明翁云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
也此是格之成功先師却云格如格式有比
推度之義物之所取正者也則自學者用功

之其究亦同歸於正而止矣但謂之格式則於格字文義親切可以下手用功明翁所謂正其不正已自含此意在學者體貼有得當自曉然矣

明翁提撥良知立教發千古聖學明德真旨人心靈體自知自明不假思慮安排自能殊塗百慮一悟而入更復何言吾人欲得透露良知則必反身格物實體認然而識之然後此知此明不爲見聞情識所混不爲智愚賢不肖意見所

至

偏則信乎良知直指性命之機誠格物又爲學術之標柄

有辨於予者曰既是良知自明何俟學術透露曰夫人性體雖一而氣質不同故夫高明善學之士但一收攝精神內觀本體則其天性虛靈精粹皎潔而良知真義自與聖賢同明由此涵養充拓知性知天更有何事此明翁專以良知教人之本旨也若中人以下一時未能洞識真體則其方寸之中恍惚疑似雖有知覺而氣質習

染見聞情識皆能混之故必有格物工夫體認熟識方是知至方是真正良知此則大學詳爲學者立法而先師復主格物之本旨也予每說學必使從格物認取良知以此

或疑心翁以格物爲反身之學用於應事接物時甚好但若平居未與物接只好說個良知更有何物可格曰格物原是致知工夫作兩件拆開不得故明翁曰致知實在於格物格物乃所以致知可謂明矣且先師說物有本末言吾身是

至

本天下國家爲末可見平居未與物接且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來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即是既應時之良知致知格物可分拆乎況先師原初主張格物宗旨只是要人知得吾身是本專務脩身立本而不責人之意非欲其零零碎碎於事物工作商量也夫何疑哉

大有
大問曰大學明言物格而后知至是格物二字明

爲學術頭腦何明翁當日只說致知直待心翁繼之始詳示格物要旨以爲初學下手第一功課曰明翁原不從大學經文條分句解只緣先儒釋致知爲知識之知因以格物爲窮究物理遂使無限英雄莫不學以窮理爲急終身耽閣無路出頭天生我陽明夫子一朝默悟此一知字不從聞見外來乃是天德良知性所自有所謂致知致此而已此一知字既明更不消復討聞見知識而格物之非窮理不待辨矣然奈何

三

不善學者又或只以尋常任氣作用誤認良知往往知以良知責人而不知自己之知已先虧缺故我先師爲人挑出古人格物真旨說大學篇中自天子至於庶人以下乃是申解格物要語可見物有本末身爲本天下國家爲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格度於此而知所先後則吾良知之所知者方是止於至善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舍格物而言致知非天分極高原無氣質之累者鮮不謬也然則發明翁之蘊教萬世無

窮我先師之功不大矣哉

問格物如心翁之說果若於窮至物理有間矣然今天下又有以感化民物言者又格神之格又有以格去物欲言者如廢格之格二說何如曰宋儒自朱子前已嘗有此二說皆關繫學術不全故皆爲晦翁所棄今先師云格即絜矩之義物乃物有本末之物絜度於心孰本孰末機要得矣於是一心修己立本更不尤人責人此於聖經中自有明文可據且已上三說無不包括

三

在內蓋既修己立本自人無不感化自無物欲相干亦自於事物之理罔不明盡此所以爲學術之全功不易之定說也

問物格知至既云修己立本何復有誠意工夫曰物格知至方纔知本在我猶未立也故學者既知吾身是本却須執定這立本主意而真真實實反求諸身強恕行仁自修自盡如此誠意做去方是立得這本若只口說知本在我而於獨知之處尚有些須姑息自諉尤人責人意念便



是虛假便是自欺自欺於中必形於外安得樣足於己而取信於人乎故誠意二字正吾人切實下手立本工夫方得心正身脩本可立而末可從也

問誠意既足以立本矣何復有正心工夫曰這却只是一串道理意是心之主立本之意既誠則心有主故不妄動而本可立身可脩若自家不曾誠意立本而望施之於人僥幸感應皆是妄想皆是邪心皆是中無所主憧憧往來病痛故

奎

意誠而后心正非於誠意後復加一段正心工夫也

問前輩多言敬則中心有主今曰誠意則心有主謂主敬不如主誠者乎曰不然誠與敬俱是虛字吾非謂誠能有主謂誠此修身立本之意乃有主也誠字虛意字實譬如方士說丹意是鉛汞丹頭誠則所謂文武火候而已又通考之北宮黜之有主是主必勝孟子舍之有主是主無懼曾子聞大勇於夫子是主自反而縮孟子之

異於告子是主行慊於心皆必有一件物事主宰於中乃有楮柄今只泛言敬則中心有主不知主個甚麼將以為主個敬字畢竟懸空無所附着何以應萬變而不動心乎吾輩今日格物之學分明是主脩身立本誠意是所以立之之功不須說敬而敬在其中蓋自其真實不妄之謂誠自其戒慎不怠之謂敬誠則敬敬則誠其功一也又程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這便是以仁為主誠敬是所

奎

以存之之功究竟來孔乏言縮孟之言慊程之言仁皆與大學脩身為本統脉相承若合符節思之當自躍然

學者一得良知透露則時時處處昭朗光曜諸所動作皆在知中故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苟於此天性真知不能徹底皎潔而藉見聞為知識則不過知之次者耳聖人原不藉見聞為知識故其教人也雖鄙夫有問皆可叩兩端而竭盡無餘



鄉人有以割股愈親疾者或問曰割股固非中道亦發於愛親之真心非即良知歟曰此個真心亦自聞見上發來蓋聞世有親疾而割股者固遂發此真心以効法之惟其心真故或感應若從良知靈竅上發來則必能知此是父母遺體安忍及傷又知吾父母僅一聞知必反痛惜又知萬一傷命如事親何良知之知全體洞徹安有此不知而作之事哉

先儒發變化氣質之論於學者極有益但若直從

至

氣質偏處矯之則用功無本終難責效故只反身格物以自認良知尋樂養心而充滿和氣則自然剛暴者溫柔懦者立矜矜者巽簡傲者謙鄙吝者寬情慢者敬諸所偏重咸近於中矣以是知學必涵養性源為主本而以氣質變化爲徵驗

變化氣質本是後來效驗今人皆作工夫用悅樂心體本是見在工夫今人反作效驗看二者辨之弗明是耽閤了

始學之士麤心浮氣雖嘗立得願學真志一時感觸便失主張此所謂氣壹則動志也須是收攝精神調和性氣養就從容儒雅氣象方得百體從令而舊習可奪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養氣之說雖始發於孟子其實孔門語學何莫不然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曾子動容貌斯遠暴慢之類何者不是養氣工夫蓋內外一體心事通貫謂之相資交養心勿忘也

西銘規模大東銘檢束嚴均有益於學者人戲言

矣

戲動最害事明輩中往往有識得仁體擔當大任者而言動輕浮終見植立不起是氣壹足以動志書所謂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其斯之謂歟嘗見一前輩善戲或非之則曰武公之學最稱精密且不免有善戲謔時無太拘人若是也一友曰即不戲庸何傷乃大悅服於時在坐者咸善之

君子聞己過而改之見人善而遷之言乎自爲則得矣舜則不以有善自私而以公善爲樂其視

陶漁耕稼深山野人無不有可取者則皆樂然
取之而與公同爲善是以一人之善達之爲天
下之善誠天地覆載之心量也此見吾人當以
惓惓接引後進爲心不可俯視斯人而有不屑
同羣之意

孔子欲得中道而狂狷亦在所思樂育英才而鄙
夫亦堪叩教故包蒙藏疾不棄一人庸衆二千
兼收並蓄夫然後天以成大小以成小而造就
曲成之盛乃至七十餘士如造化之生物不息

堯

而品物咸章也有道君子欲以興起斯文爲己
任則必有已容荒穢之量然後可以收薰陶長
育之功

吾人誠欲以善善世必自有藹然親愛實意先得
其心然後言易入而善易從也如欲善父母必
親愛父母而得父母之心欲善兄弟妻子亦必
親之愛之而各得其心以至於宗族親戚朋友
鄉黨獲上獲下莫不皆然未有情意不孚而教
化可行者也故君子親得天下人然後教得天

下人

自責自修學之至要令人詳於責人只爲見其有
不是處不知爲子而見父母不是子職必不共
爲臣而見君上不是臣職必不盡他如處兄弟
交朋友畜妻子苟徒見其不是則自治已疎動
氣作疑自生障礙幾何不同歸於不是哉有志
於爲己者一切不見人之不是然後能成就自
家一個是

一友謂某之教人只反身樂學兩件工夫爲要旨

子

曰此亦只是一事何謂一事曰事事反身以自
誠則障礙不生而真樂在我所謂學便然後樂
也時時尋樂以爲學則天機不滯而反己益精
所謂樂便然後學也故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又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故曰一也二
之則不是

喜怒哀樂之感乎人惟哀難化其次怒亦易留益
喜者爲陽樂則陽之陽者也怒者爲陰哀則陰
之陰者也陽主發舒陰主凝結故性雖一致而

情則殊科皆氣質使然耳學道君子有未發之中為主宰則亦神感神應無不得其中節之和而氣質不能爲之累矣

顏子有見於怒之難制於此戒懼而不使之遷夫子所以獨稱真好學不遷云者心性本體不因怒而有遷也好學之人時時刻刻心有真宰雖當發怒之時亦自有未嘗發者寂然不動自做主張故其輕重權衡適中其節過之即化氣和心平本體澄然畧不搖撼夫何遷動之有其曰

主

不貳過貳之爲言疑也良知之明一時不息故一過便覺一覺便消有何疑貳古人改過不吝亦是不疑貳也

明道先生謂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正有反身自責工夫在然此但姑爲學者立法使知轉脚而已若顏子之不遷怒機括又還在目前蓋其未發之中時時有主非於怒後做工夫也一友曰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一不校曰是何言與自反然後能不校不校正所以自反也

友謝夫言

卓然自拔之謂立行無不得之謂達人生天地間堂堂此身完完此性乃爲世情物欲輾轉浮沉而不能卓然自拔於流俗之表用之家邦而行有不得當如天地賦予何哉故孔子言仁只說要與天地間人俱立俱達便了蓋緣我與天地間人原是同此稟賦不容獨自做人故也

人所以不能立達只此學不明而良知未透露耳可見孔子告子貢爲仁是說要與天下共明此

主

學便是仁之大者何必博施濟衆然後爲仁故雖堯舜之治天下亦只是要與天下共明此學而已其曰輔之翼之豈非立達之謂乎明翁曰千古聖賢只是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夫子教人只在言動事爲上從實理會而性天之妙自在其中故曰下學而上達更不懸空說個性與天道使人求高望遠學者理會得時則夫子之文章何者不是性天之流行外文章而別求

性天則妄矣吾人今日正不可汲汲於談天說性而失聖門教法之常

聖門教法初不教人靜坐至程子言之此是他自家體貼用功覺有得力處故其言如此然亦因其可靜而靜非厭動而喜靜也故又言閒時須要靜坐遇事便有精神今人終日擾攘忙忙逐外而不肯收攝省事閒靜片時固大不是若復閒門謝事合眼趺跏以是爲靜養工夫亦異於程子矣

主

人萬般作用皆心之精神爲之顧所用何如爾用之於內則氣定而清明在躬用之於外則欲動而昏潰襟出故學者苟得一時收攝精神向內閒閒靜靜益貼此心則雖氣質庸下習染深痼之人即時便靈便知是知非知善知惡好惡便與人相近這便是一陽來復忽見天地之心亦即夜氣光景也自此涵養克己去不可勝用先師常教人於此安靜以養微陽

問如何是安靜以養微陽曰詩云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只是謹慎保守此個靈根常是閒閒靜靜欣欣融融便是得其所養今人只要向外馳騁安得陽長陰消且如人一時收攝精神暮見虛明光景便將平日才智觀貼起來多聞見者馳騁於聞見能立事功者馳騁於事功善作詩者馳騁於詩會寫字者馳騁於字以至要立門戶要取聲名等等恢宏皆作勞攘精神逐外白日鬼迷當如陽復何哉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惟淡然後不厭今人往往淡

主

不下來只是趕熱鬧如騁聞見較事功賄聲名露才智皆是厚味濃香可欲可豔何往不是熱鬧心腸又如吾輩講學朋儕勤懇懇與人爲善豈不是好然或就中幻出一點熱鬧心腸醞釀愛樂不知朋來之樂孔子是甚心腸他是直從憂世之志惻隱憫念底根上發來故謂之盡心盡性吾輩若不是這心腸則便是趕熱鬧便是精神逐外便是人欲之私

學求易簡古今名言世多不識易簡宗源只作草

率疎畧者夫乾確然健動故易坤隤然順靜故
簡吾人日用間只據見在良知爽快應答不作
滯泥不生遲疑方是健動而謂之易中間又只
因物付物不加一點安排意見不費一毫勞攘
工夫方是順靜而謂之簡如此却與天地相似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以易簡爲名而只草
草便宜行事何謬如之先師一詩云莫因簡易
成疎畧蓋爲斯人發也

今之論學者多以脫超爲見道此只可爲拘執道

圭

理防檢勵行者言之觀明輩中凡喜超脫者率
皆不盡精微或失事廢禮不近人情而猶居然
自以爲是何益焉善學者只在反身守約默識
良知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天機順
應之妙不求超脫而未嘗不超脫也且超脫二
字竟舜孔孟未嘗言之言之者異學之流也吾
儒何必說此

今之談率性者多是率意非率性也須是先識性
字性是心之生理於中自具五常之德自知寬

裕溫柔發強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故率循
此性謂之知道豈以是任氣作用者爲性道耶
君子謂百姓日用是道特指其一時順應不萌私
智者言之謂雖聖賢處此不過如是惟其冥然
暗合而不知其即此是道是性是聖是賢故轉
眼便作踈蹢非自私則用智忽入於禽獸之域
而亦不自知也故與道合者纔什一而背於道
者恒什九矣

問堯夫言天根月窟間來往是如何曰天根指易

圭

之後卦是說動之端月窟指易之始卦是說靜
之端來往云者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不屬有無
不落方體皆指此心神明不測變化無方不可
以動靜求也善學者特於二者之間握其機而
已堯夫又一詩云恍惚陰陽初變化絪縕天地
乍迴旋亦是說此須玩初字蓋言動而未動
靜而未靜學者握得此機則可得意忘言樞紐
造化矣大學誠意中庸未發之中皆須識此初
乍意思乃爲得之我先師云若得吾心有主張

須是在這裏主張始得

堯舜以來論道論學只是言中中者何性也性何以謂之中也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書不云乎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夫衷中也降衷爲性故性即是中仁義禮智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出正所以中也惟精惟一乃其用功之要故知一則知中知中則知性矣商書始因精一之傳反覆專言一德箕子洪範又指極字示人而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是知極即中

三

之義也以中爲標極而帝與羣黎百姓共會而共歸之無非精一執中之學而所以著夫性者無遺說矣至孔門授受則又挑出性中一個仁字明白指點與學者精實用功使之有下手處而孟子因之言仁言義言禮言智愈發揮而愈親切真有大造於萬世者哉

全論性體須着仁義禮智信五字相映見是裏受五行之氣而生然多只說仁義禮智而不言信以信即仁義禮智之真實而無妄處猶五行之

土寄常旺於四時之間也又或單言仁義則以仁自該禮禮即仁之著也義自該智智即義之藏也仁禮陽而義智陰猶五行不外陰陽而春夏則皆陽秋冬則皆陰也又或單只言仁則又以仁爲四德之長而義即仁之制禮即仁之文智即仁之別舉仁而四德皆在其中亦猶春生之氣流行貫徹於一歲之周舉春而五行之氣無不在其中矣聖賢立論詳畧雖殊旨歸則一此理宋儒言之最詳

五

五品人倫亦是原自五性所生天然自定聖人因性以立教固不得而增損之也父子自是春之仁君臣自是秋之義長幼之序自是夏之禮夫婦之別自是冬之智朋友之交自是四時寄旺之信君子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五常百行皆由此出是即春仁之統領也道義由師友有之而親義序別皆待朋友切磋而後克盡是即信土之寄旺也非性所定而由人乎哉

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蓋天下凡職分所當爲者皆其性分之固有故人必知天地萬物無一不備於吾性之中然後能以宇宙內事爲己分內事而竭盡心思擔當自任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既知其性則又知是於穆天命原來如此豈不即知天乎次節是教人實下手自任工夫末節是說這自任工夫須是死而後已方是克盡心處

心性二字古人俱不並言則以心者神明之舍靈

堯

覺之天性是心所生之理而爲仁義禮智之德者也心無性生於中則心止爲血肉之軀惟能知覺作用而已不足謂之心也性不管攝於心則仁義禮智皆爲長物而無應感時出之妙豈足謂之性哉心之與性離析不開故大學只言正心而性自含於中中庸只言率性而心自具於內後世邪說橫流混以知覺作用說心說性孟子不得已乃以心性二字對舉而並言之曰存其心謂操存仁義禮智之良以爲心不使喪

失於邪惡而心非外乎性者也若所謂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已曰養其性謂保養生機妙應之靈以成性不使指害於人爲性非外乎心者也若所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是已舍心固無以見性舍性亦無以見心會得時便說養其心存其性亦可便只言心不言性言性不言心亦可

孟子又言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性與命亦非有二命即天命性即天性中庸天命之謂性是

子

也孟子蓋曰食色臭味世以爲性而不原於於穆之命則不得謂之性矣故君子必知命而後可以語盡性也氣稟偏全世以爲命而不協於純粹至善之性則不得謂之命矣故君子必盡性而後可以語至命也

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即心之天理窮之言極也此心純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是謂窮理盡性與中庸至誠盡性一例聖人之心純乎天理之極故能成己成物贊化育而與

天地參如此直是躋到性之所以爲命底地位而性命一致聖人昭合乎天道莫非以理性命爲三物也

一友事親孝而苦家貧奉養不周喻之曰昔子路自傷貧無以養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曾元養曾子每食必有酒肉孟子以其不知養志而病之此孔孟格言萬世貧儒事親之律令也但盡歡養志亦不易言必修己守身之學時刻不違方能了此四字故曰反諸身不誠

三

不悅於親矣因思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夫子何獨謂之難能蓋獻子之臣無獻子之家者也非好善忘勢者不能用獻子之政有絜矩之道者也非好義忘利者不能守故曰難能可見爲人子者苟不篤志精修知本知學而欲強行繼述以爲孝可得也哉

友問曾子省身如何只有三事又如何每日只爲人謀曰身者天下國家萬事萬物之本曾子實見得萬事萬物皆備我身故終日用功只是

反求諸身反求諸身則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更有何事其曰爲人謀者非謂謀人之事也人惟不知反身格物之學故一切應酬只自了當一身何暇顧照人之可否曾子則欲以己度人以人觀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必求至於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而後已若或人謀不忠便是行己不恕而反諸身不誠矣此猶自泛泛接人處對證自家反身工夫又對證於師友之間以省其一語一言一傳一習之處則其反身之誠益親

三

益密然則聖門守約之學孰有賢於曾子者乎一日語多士曰夫道千聖相傳公共之理也何孔子特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予一以貫之曰吾曰予非夫子自得之妙起前聖而獨神者乎曾子蓋知之故亦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歸之夫子明非所同於前聖者也有辨於列者曰夫子一貫之旨非即堯舜精一之傳歟曰不同堯舜本是精而一夫子則是一而精曰聖門教法博約兼舉非即精而一者歟曰博約是夫子爲

學者立法使之易入手耳故顏子說是夫子循
循然善誘人夫子亦自表曰亦可弗畔而已語
意顯然思之自見雖然二者之別何待遠思正
如諸君從事反身格物以體認天性良知便是
精而一若善悟者悟得良知明盡則格物自在
其中便是一而精吾人今日切實用功雖知孔
子合下白一却不可不實遵守當時善誘方
法隨時隨處致博致精故曰中人以下不可以
語上也我何人斯而敢躐等於上智大賢之地

金

位哉特欲與諸君說破孔門學術宗源故喫緊
一言之耳

好色好貨好勇三者今時衆人痼疾學者真切用
功必痛懲之而後可以入德嘗會中有語及於
此類者一友力爭之謂孟子於齊王曾不是戒
因引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一段以謂但使知節於內可矣不必戒
也予曰是則是矣然非所以立教法也孟子不
戒齊王俱引之以就與民同欲之大端耳苟誠

以愛民爲懷愛民之心重則自恣之念日輕矣
此其導君巧術非可例於教門人者也今來學
士友以匹夫之身習染之熟是方有悔過遷善
舍舊從新之意不與作戒何自反躬以知節乎
昔夫子所示君子之三戒初不外此則亦豈得
已哉友終不然蓋恐落於去人欲是第二義也
學者多忙即是病痛先師一詩云肯爲區區利祿
忙白沙亦云今人忙處古人閒大抵多忙必多
愆也

金

聞羅近溪會學某處一友問離却朋友便不濟如
之何公答曰誰教你離了朋友來此語泛然聽
之若只戲談取笑不知此是真實正當之論聖
人復起不易斯言者也若爲別立一說便是爲
拙工改繩墨了道義由師友有之孔門高弟雖
顏閔諸賢終年月日只是相聚不離他如孟子
答曹交歸而求之有餘師雖亦有此道理畢竟
是外之之辭

人自家不肯立志雖明師良友朝羣暮聚末如之

何人亦有言無藥可醫無恙病信哉言矣

復生既入會即須立定真志一心要做聖賢君子

天地間上等好人急急尋討如何下手用功如

何擺脫舊習即將平時慣習世俗心腸翻然一

洗纔復上念便與悔改決不甘心混在鄉里常

人中虛生枉死必如此乃不孤負來會初心

學者之於會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林魚失水則死

鳥失林則危學無師友之會則便精神散漫生

意枯槁於何取益於何日新故成已成物原是

全

一項工夫有道之士且不可謂會無勝己而有

忽慢况初學未有所得可不汲汲於趨會乎哉

定期會學古未有之無日不學無日不會也後人

者學術太輕往往以職業相妨不遑暇及不得

已姑與約立會期以救離羣索居之失固已一

暴十寒去古人之志遠矣况復有懈怠有冗奪

而可以赴不赴者嗚呼難矣哉

仁恕一道也仁是恕之心體恕是仁之施用孟子

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謂當強於行恕非以強

行為恕也說者謂子貢能恕而不能仁安有不
仁之人而可以行恕者哉夫子謂非爾所及持
以其能言未必能行故警之耳豈在無勿二字
之間

大凡同志既云願學孔子而又闖入別家門牆俱

是志襟今世學孔子而志雜者非止一端或則

慕僂佛之超脫或則羨隱逸之清高或則逞才

藝於文章或則決死生於氣節或則立異說而

標榜門戶或則務卓行而樹立勲名其最下者

全

藉之進取以行其富貴利達之私假之攀援以

便其聲勢紛華之習凡此種種真志不定信道

不篤是皆不足以言同志而又何以學孔子哉

同志有喜究長生之術者或問曰斯亦保身之道

否曰非也此正所謂真志不定信道不篤吾儒

保身只要戰戰兢兢以全歸為免盡道而死順

受其正今長生之術大都怕死朱子一詩曰我

欲往從之脫蹤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

安夫逆理偷生之事豈君子之所為乎先師論

明哲保身不出愛人敬人而止安有此等異端作用

曾記甘泉翁在南京時欲扁其所居室曰自然堂請東廓翁書之廓翁不可謂辭同老氏懼後學之生惑也今世論學者或多採佛氏之言以印證心體固謂其能簡易直截然而惑之者不無妨於踐修之實也嗚呼廓翁之慮遠矣

異端所見皆吾儒所必有者如老氏言虛佛氏言寂吾儒亦何嘗不虛不寂只是他有見於此便

全

即持得太重所以有偏吾儒却無所不具亦不教偏重一邊故能中正時出而無弊也近世學者亦多有捉得聖門一件工夫便亦持得太重者類皆不能無弊

白沙言靜中養出端倪本亦安靜以養微陽之義似無可議者但人稍稍持得太重則便添出一番作用反費精神胡敬齋嘗議其非不知其以主敬爲宗更較持得太重欲求陳先生收功一自在天機又萬萬不可及矣

楊墨之差易見故自孟子一辨之後無人復入其

門鄉原媚世盜名雖間有人效之然亦內省有愧高明有識之士自不屑爲獨告子之學近似率真坑陷多少有志好學人豪鵠鵠突突撞入其門恬不爲怪此其爲害特深至今不怠者也凡今之不肯精細入思從容中道而但任氣作用率意徑情且侈然號於人曰吾自良知妙用吳管甚人是人非吾自天性流行矣管甚無破無綻少循規矩則謂之拘執道理少盡報施則

全

謂之陪奉世界凡若此者謂非告子不求於心不求於氣之學乎嗚呼安得起孟子於九原而辨正之也

後世學術不明豈獨異端害正告子混真其最難辨者隱以爲高塵芥祿爵彼固自謂孔孟之徒而世之誦法孔孟者亦莫不仰視高風歆羨愛慕竟無辨其已爲孔孟所不與者蓋天生聖賢爲民物也故聖賢盡性必盡民物之性必贊化育而後可與天地參此輩雖高曠不羣鳳翔千

儼然謂得聖人之清岸然欲自稱為孔孟之徒則其潔身亂倫同羣鳥獸是未免於不同道也可不辨哉

天地生物之心無一息之停故聖賢經世之懷亦無一時之歇孔孟所以惓惓不忘天下不以亂世不可為而遂不肯為也必如此方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世有離羣遯世之徒亦莫不以此四言自名其學不知其心先與天地不相似往聖不同謀

光

矣如立何如繼何

大凡看士人出處不必拘以形迹只看所以然如何苟出而可以隨分得行經世之志雖終淹而不厭以至老死宦鄉非貪位非慕祿也若感慨見幾急流勇退而遂潔身高蹈無復是心便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觀孔子歸歟歸歟惟曰小子狂簡不知其心腸讀是書不能不令人惶愧汗出

聖人經世之功不以時位為輕重今雖匹夫之賤

不得行道濟時但各隨地位為之亦自隨分而成功業苟得移風易俗化及一邑一鄉雖成功不多却原是聖賢經世家法原是天地生物之心

一友問格物之說喜曰看來格物二字只是個致知底致字曰然曰學既明白如此須作第一事幹庶不虛負所聞曰作第一事還有第二第三須是看得事即學學即事日用間一切動靜云為總只是這一個學方是無間斷無歇手處友

李

乃躍然

德不孤必有鄰孔子是說德苟盛大而不孤陋則必類應而有比鄰今吾輩倡會而類應不多豈皆人之不肯信不肯為哉良由吾德之尚孤耳於此正當反己自責極力擔當如果大明大昌自然隨感隨應若萌一毫尤人責人之意便不是修己立本功夫去格物之學遠矣

學者但一時一刻在惡衣惡食上起念便不是志道心腸依舊作世俗之態但一絲一毫在尤人

貴人上動心便不是出羣豪傑未免爲鄉里蒙人

子者以聖賢律己則必嚴密一層於無過中搜出有過來然後不見己之是以衆人望人則必放寬一步於有過中脫出無過去然後不見人之非

孟子說三反工夫直說到於禽獸又何難焉此見孟子學問精純無歇手處深體味之始而曰禽獸莫擇於以見天地生人性皆不遠絕無此等

至

與禽獸無異之人則亦絕無橫逆猶是之事矣繼而曰禽獸何難於以見萬一有之亦不以爲患難而改其反身而誠之樂且必不以其曲在彼而易其犯而不校之心如此方是健行剛立不至斷港絕河

學者千病百痛皆從柔之一字失故中庸語達德必資乎勇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大哉剛乎

質美而用心不剛反不如遲鈍而心不懈者可漸磨而進世云驚可及驥誠哉是言也

學者最怕優柔後生少年資質雖近醇而或夾帶優柔之氣則終身事業可卜矣

孔門弟子顏曾最著皆自剛健得之其言曰有爲者亦若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何其勇也

某初聞學動以聖賢自任訕謗紛紛不奈何漸入遷就苟求息謗而已一日侍坐先師林東城謂師曰近王生之學進矣師曰如何曰先時多謗近却無師笑曰我是無怨無德底工夫人即有

至

無怨無德底應某惶愧淚下不能止師謂在坐者曰是子良知活可教自是復加發憤不顧人非殊有得力去處可見人爲學須是勇往擔當模糊着終不濟

學者聽師友講論須要慎思明辨真契於心若只一切執其言語遵守不疑固云篤信但恐無得於心終成口耳是必以言證心以心證言自家體貼出來方是自得孟子言欲其自得正謂自家得之於心不從外襲則聞皆自聞見皆自見

故能居安資深而左右逢原也某初聞先師格物說苦爲舊說牽纏再三致疑思辨體貼數十年方始渙然冰釋而或者猶以某爲過信師說審如是予其自誣而誣人者哉

嘗聞一前輩云學貴從心悟入從身發揮甚愛之因思顏子不違如愚便是從心悟入亦足以發便是從身發揮後又聞貢受軒說顏子不違如愚是在微處醞釀亦足以發是微之顯此又有意味在大率學者聽師友教言須是默識心融

至

若只在言下承接過去終沒受用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經書中凡言自字身字己字俱是切要用功字面不可輕易看過如云修己以敬人只看敬字重己字便忽畧了吾日三省吾身人只看省字重身字便忽畧了又如大學自明自修人只看明字修字重自字便忽畧了蓋此三字皆是對人而言皆是聖賢立本意也推此類更多

聖門不廢文學但有緩急之序耳後世則專以讀

書窮理爲學溺聞見而牯其心故明翁反覆極言聞見之害亦救時之弊也今良知之學既明却不可盡廢文學不能參互考訂細入精微先師曰六經正好印證吾心是的當語

予一日獨侍瑤湖師師謂曰此時正似有欲罷不能意思對曰敢不勉師曰此時正好用功予時不知所對師亦默坐後坐疎狂孟浪而反失之餘二十年寓京邸日取大學古本讀之忽自省曰聖學工夫是少精微細密安可以口耳處

備

見襲取得之因悟瑤師當日教言是要更竭力求之乃有卓立之意自是發憤不敢怠荒然而年邁力衰悔之晚矣

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皆勉人及時爲學之意後生少年能及時喫緊上進極好若不辛蚤歲蹉跎又不可逐以年衰自諉以某自考少時孟浪因循五十無開始知愧悔精思力行頗覺歲進六七十更見日有華蓋人過中

精力雖衰然其嗜欲之念既不甚熾而好勝之氣亦易為降故亦未嘗不可上進如武公九十有五猶歲傲於國吾人可以年過而遂不用志乎哉

學不精進必至玩日愒月拋擲光陰故日用工夫只耳目應感時節稍沒精神便是間斷便即有許多疎畧病痛雖不見其過失而麻木木非覺非知古聖賢精微細密之學殆不如此

庸德庸言是小小尋常言行無甚闊係時節今人

全

之所忽處正古人之所謹處故學必於細微之處不少放過方始入精

大舜一生學問只是精而又精觀堯初只以允執厥中授舜正以天性流行自然恰好自無過與無不及不待商量裁割然後知中但在人允執之而已矣此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更有何說舜却增出精一兩字做個入德工夫豈以堯之訓為未足哉特人氣稟不齊知識互異故須如此用功乃不走作雖是為大

法程跌撲不破觀其竭力耕田共為子職子職既盡無欠缺矣然而父母不愛兄弟不宜在他

人縱不怨尤亦只付之無可奈何便即粗率却人悅之好色富貴舉不足以解憂又復精思不論他非只省己罪是要於無罪過中搜出罪過務求一段未曾盡底道理於其子職既盡之餘直到夢夢齋栗瞽瞍乞若而後已焉此是何等樣精精則人心安而道心著然後一於中而

全

執之允矣吾人若能如此用功有何聖人之不可到

或問予嘗謂堯舜精而一孔子一而精矣何復深取舜之精乎曰有是言也又不曰吾輩反身格物以體認天性良知是即精而一者乎孔子當時雖自謂一以貫之至其設教未嘗不以由博入約循循誘人雖顏子用功亦由此入其曰既竭吾才竭於精也曰如有立卓卓於一也曾子平日隨事致精反身守約得其要矣故亦能聞

呼即唯其應如響說者謂顏曾獨得其宗不其然歟

反身立本工夫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自洪荒至於今日無古今一也故夫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華^夏變^遷契^周召之爲臣無一不本於自成之德雖當苗民逆命亦惟曰至誠感神班師自治而已漢唐語治鮮克知此惟董仲舒知以正君心正朝廷正誼明道立說而又不得其位申公知講求治法之無益而曰爲治不在多言

卷

顧力行何如耳可謂頂門一鍼庶幾知此味者而又不容於時下此如韓愈陸贄勤勤章奏皆不過詳於制度文爲而已它尚何怪哉如此而欲求見帝王之治遜哉遜矣宋室真儒識此機要又奈何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俾皆不得正色立朝昌明善治至有戒晦翁除却正心誠意四字不言者嗚呼學術至此其亦可哀也夫

安定胡先生當洙泗久湮之後濂洛未啟之前嘔

有原本觀其 顏子之學 程氏

論則其所學所教可謂善握其機故能涵養德性薰陶氣質俾其及門之士莫不循循雅飭庶幾於道世傳其以經義治事立教教人不知此特官蘇湖時設置科條之一端耳非其至者也如以是而已矣則聞見之博適以長傲知識之多適以恣狂豈能造就人才一時變化之至此哉

顏子屢空正見不改其樂處他人一遇空乏便須驚惕預防故所空不至於屢顏子則方且受用

卷

性天真樂充足有餘何暇計較此物回視子貢貨殖襟懷雖能守貧無詭譎壞不同矣

學者病痛每從逆境中發作要是多少磨礪方得處困而亨故處困真足以進人易言困德之辨西銘謂貧賤憂戚玉汝於成皆此意也

孩提赤子無不知愛親敬兄則是不由學慮而知仁義之良故謂之良知長而漸生非習則便喪失其良所存唯是知覺此不可指爲良知者也今人只以不待思量自生知見者一切認爲良

知而不論其所知所見爲何物奚翅千里

赤子良知良能原不會分爾我故常和稍長添入世情知識則便會分爾我父母見其能爾我也稱之曰乖乖者不和之謂而本然之天性漓矣彼見父母之悅之也乖日益增而和日益散如之何不習愈遠乎可見人爲學能於爾我之心去其太甚則乖損和益而赤子之天可漸復矣昔堯夫嘗作打乖吟亦謂打落其乖得不害於和也又其拙賦云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

李元

清弊絕與此意並同

一友好直己之是語之曰是非之在人心自明白辨何須自家理直子直其是誰肯認非此余少時害過切骨病痛曾記與林東城論一事於舟中余欲明辨自己之是東城則欲渾厚莫辨謂辨得自己極是不難爲了別人予執滯不能服時李天泉在坐兩解之曰二公皆是也渾厚則仁之意多辨明則義之多予曰巧哉仁可以該義義不可以該仁吾二人之優劣既較然矣何

得謂皆是乎東城大笑曰公依舊又在這裏辨個優劣要做甚麼公可謂只是生薑樹上生但自此吾當進於明辨公亦當進於渾厚則彼此俱有益耳予於是始大悟其差亟起謝教自是悔改數十年來然後能不敢不渾厚也

初見瑤湖師時問閒思雜慮滅東生西如何可去師曰只在何思何慮上用功退而領悟不得再見再問又見又問反覆只此數言在坐年長者目予止之師曰勿阻其志其人曰是子年穉情

百

董數塵尊師清聽師曰此正是他不情董處他是緊要處着力不肯放過吾却於是子有深望焉然雖師教諄諄終未有得直到數十年後問辨體認反覆多番然後知當日何思何慮之教真切實用功要旨也

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非教人一切不思慮也學而不思則罔心之官則思慎思研慮皆學者用功所在安得糊塗易傳之意蓋言天下之理同歸而塗自殊一致而慮自百我這裏真是廓然

大公則自然物來順應我這裏真是寂然不動則自然感而遂通更復有何事可思何物可慮而有待於計較安排者耶今不玩本章全文而惟截其何思何慮四字欲人槁木死灰其心於一切無所思慮之地豈理也哉或云此是聖人地位亦伊川發得太早之說也會得時何思何慮正吾人爲學切近工夫蓋必實見得天性良如果是自能感通自能順應果是別無絲毫巧智復有待於計較安排此方是真機妙用真性

互

流行而內外兩忘澄然無事矣不然終日應酬都只是憧憧往來自私用智何足以言學乎不識不知然後能順帝之則乎人只要多增聞見以廣知識撓難虛靈真體如何順帝則乎益人有知識則必添却安排擺布用智自私不能行其所無事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象山先生時常惟人滯泥又時常說人不伶俐益人於日用應酬纔有滯泥便即擬議作難便不是乾之易纔不伶俐便即粘帶巧智便不是坤

之簡如何得與天地相似何足言天性流行楊慈湖云不起意非之者曰謂之不起私意則可此恐未服慈湖之心蓋意纔有起便即是私大學意誠豈待意起而後誠乎慈湖之言多過高可病者此一語却不可盡以爲非先師嘗言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又曰良知一點分明亭亭當當不須安排不須計較默識此語慈湖所謂起意非即有見有妄而安排計較者耶

互

先師說孔子大成與孟子別孟子只以其集合羣聖兼全衆理爲大成師則曰常將中正覺斯人便是當時大成聖蓋言孔子當時以師天下爲己任拳拳欲與天下同底於道則是成不獨成合天下之成而爲一大成也今學者苟知隨處覺人不徒自善一身而已雖不能爲大成之聖是亦大成之學也此先師擴孟子所未發處抑又考之孟子說舜之大孝亦與孔子不同孔子只就他尊富養保處大孝孟子却云瞽瞍

此之謂大孝 不是說合天下 孝

爲而一大孝者耶

或謂吾人勤以覺人自任不幾於好爲人師者乎
曰孟子此語蓋爲自是自滿無復取善者發古
之人惟教學半今若一面教人一面取人虛心
受善使成己成物通爲一事亦何不可之有何
日是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底時
節

問常將中正覺斯人恐中正是學問垂成裁割恰

三

好底地位泛然以覺斯人豈初學小子之所能
知曰不然先師不曰個個人心中自中正蓋是指
點人良知所有有底中正示人非推我所有以
與之也中庸言以人治人亦謂如此甘泉翁却
云良知之中正處是天理是因世之不善學者
誤以一切任氣作用者指爲良知則未免有中
不中正不正者混雜其間故有是說若論良知
本性自無過自無不及自無不大中正有不
然者非良知也

夫子答爲仁之語不一而足於中最切近平實使

中人以下皆可與能者則莫如告樊遲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數語蓋夫子見其屢問未悟不
得下手機要故爲立定規矩與之持循今學者
依此用功殊有已鼻上達妙悟其歸一也故曰
此是徹上徹下語

孟子謂動容周旋中禮威德之至也雖是說聖人
事亦吾人天性真機所自足者蓋人於動容周
旋苟不根於中心一段至誠之德真實作用則

高

便在禮度上逐節求中與爲干祿而經德爲正
行而信言爲生者而哭死都只是外面裝飾安
得有一段天性流行底自在真機故吾人爲學
正當如此任性任真勿指此爲聖人性之之事
而與反之者不相涉也君子行法行乎此而已
矣

中庸言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學者緊要在能明善
善即朱子所謂人性皆善之善人人良知自具
仁義禮智自知孝弟忠信所謂不加毫末萬善

足焉者也人而明此則但反求諸身色色種種都從我一念至誠惻怛中自然流出自然不諂然真實無不感動得入若不明此善在我而只勉強從外面掇拾將來都只妝點作偽而已身何自而誠乎不誠乎身雖行於父母跟前最所鍾愛最易取信者且不能動而況於朋友乎況於君上與下民乎

禽獸率勞於孕字而慈愛不能已且皆自喻於交構而知能不由學何哉蓋天地以仁愛而生物

五

則所生之物莫不得是心以為心父母以情交而有子則所有之子亦莫不得是氣以為氣故天地感而孕字之愛真矣父母感而交構之知切矣惟人亦然今天下人罔不溺於慈子而深於悅色此却與禽獸蠢然知覺為不相遠矣君子達於是使知自別於禽獸而抑情體道易容一朝已乎

大學言上恤孤而民不倍孤者幼而無父之稱則非己之子也常情薄宗族兄弟之孤子而溺愛

其子則慈子非天理良知之公也而欲化民難矣故以恤孤言之民化而不倍倍亦所謂溺愛之端倍理之事也安有從化之民而有此倍行者哉

治莫嚴於義利之辨國君專利常始於聚斂之小人然聚斂之小人乃為善之小人也最難識辨蓋其任怨於己而委利於君不為家計身圖而矢心於竭忠報主豈不是善故不惟人主嘉之而在朝諸臣亦信之然徒知以利為利而不知

五

以義為利之為大利是誠識之淺小量之狹隘故又謂之小人也孔門如冉求高弟尚昧於是况下者乎且聖賢以規模狹小為小人者非止一端如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言信行果學之要務而拘拘然守此則太狹矣孔子謂子夏曰無為小人儒亦以其篤信謹守規模狹隘而廣之也尹士病孟子于澤濡滯則其處進退之節何其凜然孟子謂之小丈夫彼亦深自悟曰士誠小人也凡此皆謂為善之小人

成王賜周公重祭伯禽受而藏之可也而居然襲用則非矣孔子入太廟見其所陳之禮數皆非諸侯所宜有者故必每事問之又因或人之疑而曰是禮也其警之深矣此與禘自既灌而往見天子之禮次第施行即曰不欲觀之同意鄭國之爲辭命更四賢之手而各盡所長非忠於謀國無一毫嫌忌之私者不能與此選也而虞廷師師相讓之風亦畧可見矣故夫子叙之以彰其美漢唐以來安得有此氣象

夏

桐葉封弟辨說者曰史佚成之不欲以累周召諸諸聖賢也鄙見此正當時諸聖賢成君之美而不市私恩之意蓋當時大封同姓唐叔獨以年幼未封此缺典也成王是言雖出於戲亦其心之未安故諸聖賢即乘此擇日以畢其事若姑待數年必俟臣下建議請行則思在下而不在上矣此等事在後世不可復見其曰天子無戲言又足以警其餘也

夫子於公山佛佾之召皆欲往而卒不往人謂後

來祭知其不可故遂不果於行是殆不然二子之惡顯暴一時夫子豈待必祭而後知其人之終不可化事之終不可爲乎意其初對使者嘗致婉約之辭如對陽貨吾將仕矣之云一例而門人不能記其詳也及子路直言致辨夫子苟自白其權辭之意則其幾爲不密矣故只據理答之邦無道危行言遜夫子良知至善之妙如風雲之變鬼神莫能測其機也史謂二子以禮來聘故欲往其附會之說歟

夏

重錫一庵王先生遺集卷之下

歷陽郝繼可汝極

同里門人吳軒尚賢

孫王守安存

四代侄孫王家俊重

王甄鼎補輯

象恒

五代侄孫王象晉恭閱

象泰

論學雜吟

詩類

七言律詩計四十首

尋樂吟四首論同志

周子當年教兩程只將尋樂每先令聖功多少堪

拈出此意如何最要明一點靈機從此發萬般妙

用此中生些兒活計真消息借問諸君信未嘗

其二

孔顏真樂不難尋尋動天 樂在心打起

本體放開懷抱即靈襟休將雅興疑狂興且向
音見太音自是不尋尋便樂凡砂鍊出是精金

其三

真樂原從樂處生大家同樂共薰成向榮碧草都
春色對語黃鸝盡好聲歸詠能知偕點爾偷閒詎
敢笑程兄分明入聖起凡路說與時人莫浪驚

其四

人言尋樂要尋真試把真尋看古人弄月吟風方
着意傍花隨柳更留神時時悅是時時習日日春

二

為日日新真樂即從行樂始信之及者見之親

答友人首尾吟

著察當觀日用民一民還具一天真看他用處皆

條理使若知之即聖神智向智中惟見智仁於仁

上只偏仁偏仁見智皆非道著察當觀日用民

了心窩首尾吟

坐卧山窩只了心虛靈原不滯塵襟見聞一悟

須塞知識空多障益深佳興四時方淡酒太音千

古未絃琴自曾會得忘言趣坐卧山窩只了心

原缺第三、四葉

洞主 猶自愧山靈當年勝事嘉唐隱千載斯

文憶考亭何處函關生紫氣誰將閑語亂遺經

照來亭和韻三首

照來非欲占時名靜隔塵囂志亦清莫把詞章供
聚樂須將道義結同盟千年聖學多歧惑百代師
模一鐸鳴試向良知看易簡本無雕刻自天成

其二

亭倚蒼崖樹作鄰朋來剛值舞雩春山中舊洞慚
無主天下英才豈乏人望入五峯須有見推開六

五

合有六亭更何塵誰當振世作豪傑收拾乾坤付一
身

其三

手攜朋侶入亭來坐倚晴窓直面開黃鳥乍鳴歌
互答翠屏交映錦初裁并包物我相忘意都付虛
靈不昧堂一洗青天休作障斯文千古看昭回

遊開光寺

乘興看山未問晴須臾雲淨物華明半空飛瀑真
如練四面攢峯不識名石屋遠尋行脚健龍池閒

憩洗心清登臺敬讀降王刻無奈干戈百感生有臺

明翁紀功勒石
時寇猖獗故云

鄉友人集會和答李宗德

南北東西數十年歸歟吾黨亦天緣同盟已結論
心會着已須還近裏鞭莫把貪圖深舊習好修仁
義企前賢保家保命皆由此善利關頭仔細研

諸生開講堂用心師韻

集會勤君開講堂也知多論亦迷方虛靈自不參
聞見影響空勞說助忘鹿洞判心偏易曉鸞湖析

六

理故難詳兩般消息分歧路到無言意味長

示講堂諸生

講堂遊侶發歌聲天籟無端靜夜鳴真樂得來非
色象良知悟破自靈明見聞情識休相混勢利紛
華豈足櫻此是乾坤真訣竅漫矜私秘說師承

中秋望月用明翁韻

登樓望月月初晴天淨渾無一翳生此景共誰論
妙契我心剛與對貞明自圓自滿曾何缺非色非
空孰可櫻况是良朋同樂賞夜闌人醉興猶清

李一吾公邀飲水竹居

琅玕遍植滿溪頭，淨洗人間老俗愁。
一壁清芬雲洞曉，百年瀟灑月輪秋。
幽情鳳隱丹山穴，樂意鷗眠白水洲。
借問先生更何事，弄丸終日只悠悠。

其二

賦詩隨酒看源頭，漫興休教花鳥愁。
要柱青藜窮宇宙，肯從白髮老春秋。
推開理障光先室，動活天機水溢洲。
識得本心真易簡，吟風弄月自悠悠。

和荅董落山二首

平生不解皺眉頭，一樂能消百欲愁。
真體瑩時光，此心懷處氣橫秋。
琴方得意常懸壁，鷗共忘機竝宿洲。
獨坐江門無所事，只看江水逝悠悠。

其二闕

集會李敬初湯從吾所

百鈞一擔兩肩頭，重任還多遠道愁。
到愁性廓肯疑賢，發早情忻寧許客。
悲秋庭細草，仍除徑水漫遊魚。
或在洲我講君聽，俱只耳自聞自見自悠悠。

太平鄉集布衣為會有作

聖學之傳傳此心，此心無古亦無今。
何人不有虛靈在，覺者都無物欲侵。
一樂自能忘俗慮，百年端用盡冊書。
太平此會真奇會，應有聞風共賞音。

月夜泛盱江彈琴舟中

水滿江干月滿天，短篷輕下思怡然。
光涵一色明如畫，雲斂千峯靜似禪。
得意解琴慚獨樂，懷人款枕竟忘眠。
明朝好訂姑山約，共了鸞湖未了緣。

起復北上城中諸會友餞于宏道堂有歌殷勤

莫負離言者賦此荅之

別離今日更何言，珍重人持一念堅。
千載不傳真聖脉，百年難遇此天緣。
但將樂學時時爾，自有生機潑潑然。
道在人宏原易簡，悟來風月正無邊。

別家鄉諸友疊前韻

濯耳聽披肝，隔言百年此會定。
須堅好攀逸駕追先哲，莫遣凡情戀俗緣。
認得反身真樂處，會於日用各安然。
乾坤許大經綸事，只在親親長長邊。

鄉約諭俗詩六首

其一闕

其二

天地生人必有先但逢長上要謙謙鞠躬施禮宜
從後緩步隨行莫僭前庸敬在兄天所叙一鄉稱
弟士之賢古今指傲爲山德莫學輕狂惡少年右
敬長上

其三

生來同里共鄉鄰不是交游是所親禮尚往來躬
自厚情關休戚我先思莫因小忿傷和氣遂結深
讐起關心報復相戕還自累始知和睦是安身和右

睦鄰里

其四

子孫有教是貽謀失教還爲祖父憂不獨義方昭
訓迪更尋師友擇交游才須學也誇賢嗣愛勿勞
乎等下流驕情養成爲不肖敗家蕩產是誰尤教右
訓子孫

其五

士農工賈各勤勞自有榮華自富饒好定一心攻
本業莫垂雙手待明朝精神到處天心順術藝成

時泰運交勿漫起貪登壘斷羨魚還恐失擔熊右
安生理

其六

凡百非爲不可爲爲非何日不招非無端自作風
波惡有犯休嗟命運虧起念一差何所忌回頭萬
悔不能追報言時下諸君子我不欺人人怎欺母右
作非爲

歌類

又鄉約六歌

父天母地兮五倫之綱生我育我兮其恩莫忘饑
寒癢痛兮求切彷徨推乾受濕兮辛苦備嘗兒失
學兮急義方兒遠出兮榮柔腸嗚呼一歌兮歌正
長爲子不孝兮孰若豺狼

其二

愛兄敬長兮人性之良悖逆犯上兮生民之殃凡
尊我兮父之齒凡長我兮兄之行徐行後長兮謂
之弟疾行先長兮謂之狂嗚呼再歌兮歌不忘愛
敬不失兮邦家其昌

原缺

一菴遺集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王棟撰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嘉靖中由歲貢生補江西南城訓導遷深州學正初王守仁良知之學有泰州一派始於王艮棟爲艮從弟故獨得其傳所至皆以講學爲事集分二卷上卷曰會語正集續集下卷曰論學雜吟及各體詩文并其門人李樾所記誠意問答之語黃宗羲明儒學案嘗稱棟意非心之所發一語爲獨得宗旨而又謂泰州之學時時不滿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致躋陽明而爲禪云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
要十卷

〔明〕唐順之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吳達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諸儒語要二十
卷》提要

諸儒語要序

孔子歿而學失其傳蓋千有餘載濂洛諸
先生出而其學始明當其時切磋于朋友
問答于師弟子間者皆所以明斯學也其
弟子悉筆而傳之謂之語錄然其始未嘗
不簡卒廼浸淫不可勝讀也簡則易純多
而至於不可勝讀則亦難乎其無擇言也
諸儒語要
已先君子荆川翁早剗心于聖人之學謂
諸先生者入聖之階也諸先生之言又諸
先生之所以為諸先生也盡取而讀之亦
知其不無擇言而純者未嘗不在也俾後
之人因其不無擇言併純者而遺之今日
之責也自濂溪先生以至陽明先生錄其
成文者為儒編又錄其言句之純者以為

語要始之披沙而索金終之鎔金于大冶
于是乎言無弗簡亦無弗純已先之論學
以見諸先生之所從入與所自得次之品
藻以鏡得失次之辨正以析是非次之佛
老以辟疑似俾觀者若登諸先生之堂而
親聆其訓誨也雖然諸先生之所從入與
所自得固不一矣先君子亦豈敢以一意

諸儒語要

卷序

二

裁之哉大都根器利則自悟而脩語或偏
悟根器鈍則自脩而悟語或偏脩焉竊以
為自悟而脩則孔子之所以教顏子也自
脩而悟則孔子之所以教曾子也蹊徑少
懸期于適國而已何者人之生也非直知
覺運動之云也有所以生者性也乾元之
托體于我我之能復于乾元者此爾悟者

悟此也脩者脩此也世之未達者語悟則
懸虛語脩則蹈跡悟與脩始交病而辯起
矣中庸不云乎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
或困而知之何言乎知也悟也或安而行
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何言乎行
也脩也生而知者即性即知即知即性蓋
悟而忘其為悟也曰安矣而未嘗不曰行

諸儒語要

卷序

三

是脩而忘乎其為脩也學而知者學而輒
悟也其行也行其所悟云爾其機順其志
樂夫是之謂利行困而知者困而斯悟也
未得其所以然不得不習其所當然其困
也困於脩云爾夫是之謂勉強然則困而
弗悟吾不知勉強者為何物脩也猶弗脩
也知而弗行吾不知其悟者為何事悟也

非真悟也故惟利行而後可以言知不知則何由利也惟勉強而後可以言困既知則必無所謂勉強矣是語悟則均期於悟語脩則均期於脩特其性有利鈍功有後先耳諸先生之所以為異者乃其所以為同也故曰及其知之成功一也然諸先生既同矣猶不廢其異蓋曰吾之所從入則

諸儒語要

序

四

然先君子亦不泯其異而一切要之同蓋曰道之各有從入則然是則所以為方便法門立人達人之真血脉也讀者有會焉則各以性之所近而就其從入之途庶毋負前人刪述之意乎不然則雖六經語孟其說亦不盡一也矧於諸先生吳君叔行之尊人別駕公其師文恭公皆受學於

先君子者方叔行為孺子也別駕公首以是編授之今之手自抄錄則知其所以愛子矣長而又日與文恭公游乃益信于是編而不忍釋今之能守諸先生之說者無江右若故叔行於其按江右也因售之梓以貽同志則諸先生之為同為異必有深辨之者矣余鶴徵無似無能對揚其庭訓而先君子著是編之意則嘗聞之故於叔行之請序也而敘其說如此

諸儒語要

序

五

萬曆壬寅夏五月不肖男鶴徵識

題諸儒語要錄序

諸儒語要者荆川唐先生所纂余自弱冠時受命父師陽羨山中誦習玩繹者也諸先生各本其資之所近與學之所得發為微言言人人殊無非闡明道術而已其修悟宗旨得道淺深歷覽遺編一一自見余何容贅惟是聖學宗傳有

諸儒語要

序

六

宋濂溪明道兩先生獨得之妙悟性真躬修實行嗣後真儒輩出或悟或修豈云遽躋兩賢闢奧而遺言懿範總不出聖門矩矱中昔人謂理學大明于宋蓋確論也

明興學士家傳紫陽氏之學循規守墨以為道在是矣姚江陽明先生始倡良

知緒論一掃支離而後之宗其說者遂樂放逸惡拘檢究且流于恣肆而弊滋甚荆川先生之纂是編也首濂溪終姚江蓋有意于修悟合一之旨乎而余復諄諄焉亦防學術之流弊而失之也更有感焉性理全書乃

諸儒語要

序

七

成祖文皇帝命儒臣彙輯成編頒布學官以範士行者余齠年時猶及見先輩議論目之為秀才本領而司文衡者亦以此命題課士今士子且束閣不觀祇襲二氏不經字句以逞奇炫異而主司程士亦視為第二義即名理津津其于濂洛關閩之脈蔑如也何怪乎士風文體之日靡靡哉是編所載蓋不出性理一

書而要約簡易尤便觀覽不惟考道脈
 者執此以遡聖源流而應科舉者亦
 將藉此以求文統根本關係世教人心
 豈渺小哉江右故理學興區也文士彬
 彬後先輝映余叨按江藩竊有維風易
 俗之慮焉故謀于凝菴公梓是編而題
 其首期與鄉哲及諸士子共之亦以成
 諸儒講要 序

父師授受意也皆
 萬曆壬寅歲季秋朔日荆谿吳達可書于
 宜陽公署中

| | |
|---------------|-------|
|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目錄 | |
| 一卷 | 周濂溪先生 |
| 二卷 | 程伊川先生 |
| 三卷 | 張橫渠先生 |
| 四卷 | 楊龜山先生 |
| 五卷 | 朱晦菴先生 |
| 六卷 | 張南軒先生 |
| 七卷 | 楊慈湖先生 |
| 諸儒類 | 王陽明先生 |
| 諸賢類 | 陳白沙先生 |
| 諸子類 | 陸象山先生 |
| 記疑 | 謝上蔡先生 |
| | 胡五峰先生 |

程氏門人

八卷

朱辨游楊呂謝

朱辨呂氏大學解

朱辨蘇黃門老子解

朱辨張無垢學庸解

朱呂張辨知言疑義

朱辨知言

張南軒胡子知言序

九卷

朱辨陸象山

陸辨朱晦菴

朱論南軒東萊龍川止齋

諸儒譯要

目錄

十卷

楊墨老莊佛禪

釋氏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一

周濂溪先生

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

諸儒語要

卷之一

一

河野遺稿

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通書一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克

諸儒語要

卷之一

二

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

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直爲義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異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三

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四

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陽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

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羣然不息務

諸儒語要

卷之一

五

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
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今闢今其無窮兮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
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六

珠

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
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
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
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
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弃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
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
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

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
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諸儒語要

卷之一

七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
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
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得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與乎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十一

楊文

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旣成矣不止則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十二

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賸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馬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十一

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

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焉

明道程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十二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二

程明道先生

詩書中凡有一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的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的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謂之天命

繫詞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古

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在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小事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

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中庸言誠便是神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冬夏寒暑陰陽也所以運用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十五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雖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
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
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
耳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
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
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十六

宋

質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
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
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
理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
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
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
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
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

無處無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
視聽思慮動作天也人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
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于惡流于一
物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

諸儒語要

卷之一

七

宋

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
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
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于東或行于西却謂
之流也

嘗論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
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至誠只在京師便
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
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

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

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

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人心不得有所繫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

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

不有諸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

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十八

良

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今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切脉最可體仁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

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

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

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

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求仁

之方也醫書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

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

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

而已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得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

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十九

良

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安得樂訂頑意

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思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

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德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

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

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

能守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觀鷄雛可以觀仁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哉

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仁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不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

諸儒語要

卷之一

辛

準放之北海而準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學只要鞭辟近裡着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在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壬

敬勝百邪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弓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咏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學在知其所有又在養其所有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

諸儒語要

卷之一

五

則無間斷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

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

往也往則妄矣無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

動以人則有妄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

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

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易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

是更無別塗穿鑿繁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

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

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然知其小

諸儒語要

卷之一

五

也

明道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

得

先難克已也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

克已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

此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人則自不可見何嘗道

聖人孝聖人廉

九思各專其一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正物是二本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

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

諸儒語要

卷之一

五

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胷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孔

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卽生是也

更無別理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

非自得也

性靜者可以爲學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務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

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着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

無所用力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

自舜發于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于海若耍熟也須

從這裡過

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只是守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於斲輪誠至

諸儒語要

卷之一

五

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

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

皆是栽培之意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

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濫亦自爲害

故明道先生教謝良佐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循行

數墨

良佐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之謂曰玩物喪志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會易也此也密也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

諸儒語要

卷之一

五

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言也厲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耳物皆然都自這裡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

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事業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諸儒語要

卷之一

五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須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贊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個誠何助之有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諸儒語要

卷之一

未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耳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三

程明道先生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而不滯于一隅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尚差池者蓋為昔有襍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為有助便言此說蓋為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為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禮義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為病故要得靜虛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死灰又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

諸儒語要

卷之一

三

為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憂慮必欲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直截也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觀天地生物氣象

心止也止則使生不止則不生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卽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

諸儒語要

卷之一

辛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爲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

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斂也自天命以至於斂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缺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惟不動感便感非自外也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壬

嘗見其心

心要在腔子裡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人其實無一事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斂以聖人事

舜射便見人誠古之敬人莫非使之成己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

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學始於不欺闇室

風竹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留中須如風動竹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善行莫非所過之化也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學者今日無可添只有可減減盡便沒事

大凡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
也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奎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
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惟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
爲東以西爲西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

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

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覺悟便是信

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
得

克勤小物最難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自不足也譬如一
物懸在室中苟無所倚着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
着模他道理只爲自家內不足也譬之家藏良金
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便借他的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

諸儒語要 卷之一

奎

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個甚易又不只是
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個事卽
事盡天理便是易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

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

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

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只此喪志也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

初

李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履孟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故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

諸儒語要

卷之一

書一

也何哉謂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矣

惟善通變便是聖人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禮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

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只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至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剝力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慙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碍左右逢其原也

涵養到着落處心便清明高遠

人雖睡着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

諸儒語要

卷之一

書一

理會得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其煦煦子子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緣何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一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二

程伊川先生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背觀者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日月謂一日一个亦得謂通古今只一个亦得

天地之化既是內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轉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一

附

則齒更不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曆不能窮也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

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中庸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物相戛用力極則

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

無一物無陰陽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

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

水涵養魚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正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于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復何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二

附

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消鑠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

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共戴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無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三

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夫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上有一陽陽無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夫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有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

諸儒語要

卷之二

四

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今無氣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爲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身上着新衣服過數日便有虬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

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者若楓樹化爲

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樹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卒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有別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如人形者今天下萬物之始皆氣化旣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長則氣化漸消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五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伍拾以前爲盛伍拾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返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

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兩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許多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旣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

諸儒語要

卷之二

六

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耳以孔顏言之於一人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群聖言之則天地之間亦富有餘矣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旣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

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于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物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七

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便道是好物之惡便道是惡物之好惡關我這裡甚事若說道我只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裡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也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

裡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裡便難處學者莫若且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

季明曰眊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

諸儒語要

卷之二

八

大事如祭祀前晷旒蔽明黼纁見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勿字便不得也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論動靜之際聞僧寺叩鐘尹焞曰說着靜便多一箇

靜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焯每曰動靜只是一理
陰陽死生亦然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
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
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有言未感時知心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也

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九

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
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
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
物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
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
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
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

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

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
瓶甕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
虛無水於內則滄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
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
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
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
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
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
慢尚不愧于屋漏是皆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
之自然天理明

諸儒語要

卷之二

十一

此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
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
前後驅除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
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
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
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或問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若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个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个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自約數年自上著床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

諸儒語要

卷之二

十一

制縛亦須寄寓在一个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嘗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閒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貳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他臟腑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

問日中所不欲之事夜多見于夢此何故也曰只是

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拾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增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的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于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

諸儒語要

卷之二

十一

於夢寐間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于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其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

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氣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十三

附明

曰養心則弗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言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肢四肢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肢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

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造倫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十四

全

可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兩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卽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中庸言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

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
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
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
坤地道也便是亂道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
道豈有異哉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
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
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于外者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五

且如恭敬幣之未將者也恭敬雖因威儀而後發
見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敬何以能
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之於已然後謂之德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
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却
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
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
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
內外一理豈待事上求合義也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合內外之道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
所生積習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何
如養得一分便得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
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
是一件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也配
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
合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

諸儒語要

卷之二

六

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
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王之一之意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
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是光照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
敬爲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能行得

若不知只是覷了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放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七

淺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旁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着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便是泰然行將去也某年貳拾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

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臾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

諸儒語要

卷之二

八

之心則自然別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損軀殞命者若實見得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此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停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倣效前人所以爲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道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九

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無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裡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孔子曰梟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室欲之道也

諸儒語要

卷之二

十

人思如湧泉汲之愈新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學者先要會疑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此因學道思慮心虛曰

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心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真要真得直是體會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悟則天地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主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窮其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物格者適道之始歟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

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物則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錮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會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透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主

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内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

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鄭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人患事繁累思慮蔽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三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學莫貴於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之於仲尼得他言語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

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閑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諸儒語要

卷之二

四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忙迫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却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于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子說金說黃色堅執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會見富人說金如此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人皆工夫到這裡則有此應

諸儒語要

卷之十一

五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無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無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晉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

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爲可吝也不失中正爲貞較事大小其究爲枉尺直尋之病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况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吝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

諸儒語要

卷之十一

五

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人強不得今人有斗筭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

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蔽護更滿則必出皆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宗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多驚怪到這裡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七

如人大醉後益謹者只益恭便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謙卑只益謙卑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思叔詒晉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化得氣質則

愚必明柔必強蓋大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即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已更不論才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已之不能何如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已不知道可恥也恥之何如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已之不能也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七

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網緼陰陽之感

神是極妙之語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又語及太虛先生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于理者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裡論甚大與小

嘗問伊川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曰
到這裡只是點頭

諸儒語要

卷之五

无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程伊川先生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
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
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
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
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久其所動靜
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乎目
諸儒語要 卷之五 无

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
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夫人之性一也而世之
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于天地其理
則一

聞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
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哀出於外如何曰非出
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哀猶水之
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

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有波濤
洶湧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
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
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也孟子所以獨出諸
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
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
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
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主

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
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不可移不得性只一
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
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言
氣質之性也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
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
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乃若其

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
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
可以爲梁棟若是毀壞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
說人皆有是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
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言之也若說
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
之然也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是說心無形體纔主
着事時便在這裡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卅三

付明

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
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
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
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
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
善而後惡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言吉凶皆先吉
而後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
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

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跡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克之以至于好殺豈人理也哉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道也在天爲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世主

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個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曰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是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出來放入塗轍既是塗轍却是一個塗轍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

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于此也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個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

諸儒語要

卷之二

盡

恐無着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于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是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

然必有所以然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而已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五

付

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亦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養心莫善於寡欲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局之用二簋可用享損者損過而就中損乎末而就本實者聖人以寧儉爲禮之本故損發明其義以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

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五

付

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最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所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能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然然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

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
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
况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
悅處豈能養心

爲人處世間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有疑病者事未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
周羅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諸儒語要

卷之二

姜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視聽言動非禮不爲卽是禮禮卽是理也不是天理
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理無人欲卽
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
面只是私心

大而化則已與理一一則無已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

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
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
於事只得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
物所役則是役於物者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各各故無浩然之氣

問仁曰在此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
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
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

諸儒語要

卷之二

姜

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謂前已言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
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
仁則不可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
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
無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
仁之用也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爲訓覺訓人

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義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問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某謂

仁者公而已矣伊川曰何謂也曰仁者能好人能

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仁則一不仁則二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

諸儒語要

卷之十一

堯

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今有

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

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塗人彼豈知爲族弟

此豈知爲族之兄耶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

人也彼之弟公之族弟某人也既惓然相從無有

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

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

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

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實事謂之行仁

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

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一個仁義禮智四者何曾有

孝弟來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

其爲仁之本與

問克伐怨慾不行可以謂仁曰人無克伐怨慾四者

便是仁也只爲原憲着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

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着意告原憲

處欲他有所起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

諸儒語要

卷之十一

卑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近仁只謂輕浮巧利於仁甚遠

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問陳文子之清今尹子之忠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

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

自古原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

出五常若只是無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

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

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

無人曾解來

問學者須志於大何如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於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則一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也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旣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

諸儒語要

卷之一

聖

易簣之時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伯淳在澶州日脩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旣喜則如種下種子

謝良佐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說了又道恰好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

諸儒語要

卷之二

聖

全

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我忘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無咎也

良其所止其所也良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矣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

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止爲物作則也惟使之各於其所而已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尹焞嘗請曰焞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何如焞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着人於天地間竝無窒碍處大小快活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忘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諸儒語要

卷之二

四

嚴威儼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須自此入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養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着甚工夫但惟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白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

可不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嚴肅整齊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天理

自然明白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敬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

時看得更親切寬問是如何主一先生曰敬有其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

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

諸儒語要

卷之二

四

今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曰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個省覺處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脩飾者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

肆則日就曠蕩纔檢束則日就規矩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使民

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

出門有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

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個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忘敬而後毋不敬

居敬即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太簡矣然乃所以爲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字矣居敬則中心無物是乃簡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否曰安有其踞而心不慢者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諸儒語要

卷之二

聖

也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涵養吾一

無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無妄也人能合無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無妄有大亨之理利在貞正失

貞正則妄也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妄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膏旣已無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凡理之所當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爲者乃妄也故以耕獲菑畲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九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爲能順乎中正乃無妄也故極言無妄之義耕農之始獲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畲不耕而獲不菑而畲謂不首造其事則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獲與畲是也蓋耕則必有獲菑則必有畲是事理之當然耳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爲無妄不妄則所往利而無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也聖人隨時而爲也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是以

諸儒語要

卷之二

聖

金

心處這個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物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

諸儒語要

卷之二

聖

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

問舜執其兩端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個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與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有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豈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

一無異

夫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爲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無不然者無本不立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理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無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

諸儒語要

卷之二

聖

云曷有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而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爲過柔爲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

孟子養氣一章諸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個甚麼浩然之氣須是見一個物

如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王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畧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吾身君子弗學

諸儒語要

卷之七

聖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語高則指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文字上無閑暇終是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耳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

始看繫辭

辭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無以誤人

論語孟子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着意便不足其始作此二書文字旣而思之又似剩只有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拘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于密

諸儒語要

卷之七

聖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人往往見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爲不通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個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尹惇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祿可趨則所至可知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諸儒語要

卷之二

五

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向上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伊川與和靖論議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一個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

范醇夫之女讀孟子至出入無時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敬即便是禮無已可克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看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必別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五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心其天德心有不盡處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人多言天地之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着外則須是似有個規模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
在天地如魚在水直是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
動不得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死生死生猶古今
靜中便有動動中便有靜

冬至一陽生却須陡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
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
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
妙須玩索這箇理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事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須至參錯
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
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
物故火有坎之象

凡氣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
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名
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

自然之理音聲發于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
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由此理
也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
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箇道理在那裡放着
來

天之賦與謂之命稟之在我謂之性見於事業謂之
理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事

事雜亂無無昏氣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者

大圭黃鍾全冲和氣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打撲了
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
那更堪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謂善亦須有
諸已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道今看得不一口是
心生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欲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

驚怒皆是主心不定

忿懣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已所以治怒明理所以治懼人患乎懣快者蓋氣不克不素養故也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孝

思慮不得至於苦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如今端坐附火是敬于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于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在心裡着兩件物不得

氣有偏勝處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

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莫非義理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受學志甚篤

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

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孝

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

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 he 本不是惡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以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

自安

不應爲總是罪過

只外面有些罅縫便走了

九德最好

存養熟然後泰然行將去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只是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聖人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
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
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
仕者為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

諸儒語要

卷之二

七

者將以為亂

今之學者岐而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譚經者謂之
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
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
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
是脩省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為
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之實事道之浩然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

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

信所以進德為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

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精粗

高下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無不見者一人

指之不若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

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

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人

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

諸儒語要

卷之二

美

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
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在空虛者未免
此弊

學者多蔽於解釋註疏不須用工深

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

中禮得之

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

君子情意不到處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沿革

門人有言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愛則奈何曰與之居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
我者自無辱矣

以富貴為賢者不欲却送人情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諸儒語要

卷之十一

李

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于一道
中別出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聖人于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
物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
於誠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則有累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
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中也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謂中也

聖人憂勞中其心則樂安靜中却是有至憂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
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

諸儒語要

卷之十一

李

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
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

下平矣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
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可見惟
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
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
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
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

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着意忘則無物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諸儒語要

卷之二

李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知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二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三

張橫渠先生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忘矣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一

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知不足稱也已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親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氣之聚散于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十一

庚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可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之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

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渾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清濁也聚散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十一

明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効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兩在故不測推行於一故化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

一物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

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皆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無體而無累也以其無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耳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子沉諸谷以此

諸儒語要

卷之三

甲

明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耳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于心心禦見聞不私于性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明利用出入神之克塞無間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于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星辰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耳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壬

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能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歷歲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金水一年一周天火二年一周天木十二年一周天土二十八年一周天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麓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恒

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回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大

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精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綱緼相揉蓋相兼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

之何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發散之其勢均敵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大虛者陰爲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暄霾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七

言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于土之燥得水之精于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無

一物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之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網緼二端而已矣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盛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人

言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人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掩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死無所喪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

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止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于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譬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臟之變容有取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九

馬耳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耳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不能自己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

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

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耳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水凝釋各異爲物一也受光雖有大小昏明其爲鑒不二也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于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十一

中

者通極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内外假有形而言耳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乎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内耳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所喪耳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通極于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于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猶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

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

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

萬物而謂之性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天何言哉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十一

下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耳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間乎大小之別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

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大矣道能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言語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盡性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主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鬼神之神相耳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知力能強也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

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所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主

聖而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知神而後能享帝享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合一而聖人之事備性

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乎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耳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十甫

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適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聖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故能以屈爲伸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

無所爭知幾于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于

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耳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天之知物

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

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于民

心而已焉

聖人有感無應正猶天道之神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十一

天包載萬物于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兩端而已無

外內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最然異矣不能

盡性知天不爲最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

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見聞爲用無所不感者

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合一故一能合異以

其能合異故謂之妙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

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

受雖不同皆無須更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纖惡悉除善斯成性矣察照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
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
人之心止于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措其
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
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
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
于見聞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六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
也知合內外于耳目之外則其知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于日月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
高也天之聲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
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于太虛故心知廓之
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
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啟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知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
同異相形萬交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
謂已知耳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
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
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
問者隨材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七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
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以時
措而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燭天理如同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
區於一物之中耳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

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
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
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猶爲未盡况有意於未
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知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鑒意必固我一物存焉
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五

矣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
思而得素也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
而得也

致曲不二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
致文則餘善無照明能無照則必將從義誠能從
義則德自通變能通變則圓神無滯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
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
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于趨時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論人者先其意而
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耳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五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
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君子之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
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
不忌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
與人爲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充
人學之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

不徇人以非義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身於可賤之人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度其始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耳不爲已甚也如是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

諸儒語要

卷之三

辛

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謝上蔡先生

心者何也仁是也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惟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十一

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乎

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興事爲一草木五穀謂之仁取名於生也生則有覺矣四肢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盡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以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隣於無心雖有四體亦弗吾用也故視而勿見聽而勿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汲汲於求仁也

克已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言也該皆求仁之術也能從事於此則仁可以忘言識也不能從事於斯乃欲以言語求仁譬如不食終不知味

子路冉有公西華未識道體未免於意必者也乃若曾點之意果何在乎道以無所倚為至夫子與之非止樂其不願仕推曾點之學雖禹稷之事固可以優為特其志不存焉又曰為飛戾天魚躍于淵無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不在非指為魚而言也若指為魚而言則上面更有天下而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十一

知夫子與點之意李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嘗懷此意在胸中在曾點着看正可咲耳學者不可着一事在胸中纔着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無心近於忘又曰呂晉伯兄弟中近皆有見處一人作詩咏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咏不休

心本一支離而去乃意耳

問太虛無益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不

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前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何如曰見得這個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付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救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煅煉得恁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十一

遲十數年過却如一夢問何故却遲曰如挽弓到滿時便難開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却熬長

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不能與天為

一

謝子遂言曰吾母就事上着工夫學只如喜怒逐日消磨須要去得盡余曰吾丈應是銷去多時曰不遷怒須是顏子始做得假使高聲一句便是罪過

人不可與不勝已者處鈍滯了人

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其則斷此二十來年矣

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般理會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於心去不得淫出於氣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段做工夫揀難捨的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並無健美底心

游子謂謝子曰公于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矣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就上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廿四

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却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葉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漸斷便沒事

承諭進學加功處甚善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着如此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成之理不然休說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病痛盡在這裡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座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問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只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問某有一病且如作簡須安排言語寫教如此要人傳玩飯一客便要器皿飲饌如法教人感激推此每事皆然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廿五

先生曰此誇心欲以勝人皆私也作簡請客如法是做底只下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因甚有只爲不合有已得人道好於我何加因說孟子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皆是有物欲心如今老郎家亦恐不免又曰有人愛騎好馬道長人精神又思古人有自爲衣服制度者推此多少般不可勝數此所謂玩悅小兒家具因舉子之反事子曰今人亦有能此又須要人知其不伐先生咲曰直如此巧又曰舜傳位與禹是天下大事只稱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誇勝

爲矜有其善爲伐然害事又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誇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努脉皆爲有己立己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爲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者勝之之謂也又問獨處無事時未必有此心纔遇事逢人此心便出不能忘我至本事故如見人着好衣便愛着好衣未必是自家本意多是爲人曰子路衣敝緼袍許大子路却只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七

以此稱他只爲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得過又曰亦須就事上做工夫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處置與心自爲賞罰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又問有一般人未必有所得却能守本分不要誇勝人曰亦有之然人之病不一此是賢病人却別有病處

問多愛記事如明日有件事今日一日記着晚此有件事只今不肯放下至如事過又須追思知其非而無法以處之又每逢事多急躁常自訟之云事之未來不須預憂事之方至不須忙迫事之過去不須追悔終之以一

毫不立惟覺而已然終未得如願先生云須是這箇道理處之某舊有疑疾一件要如此又要如彼後行一氣法名五元化氣素問有其說而無其法初傳時云能於事無凝滯某行一遍兩月便覺其效問云所病心疾也而此法何以能平之答云氣能動其心和其氣所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失其節皆是病

或問呂與叔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于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俱往非故手萬變而此心常存矣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七

此耳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肅則氣自屏于此可以體敬之理達非肆也心能使氣之意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嘿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學者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能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個

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矣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歟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曰朱子發自大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曰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也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自舉子見

諸儒諸要

卷之三

文

齊衰者見冕衣裳者與簪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貫一部論語只從地看昔見明道讀漢書未嘗嗟過一字至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翫物喪志此可以窺其旨也

楊龜山先生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爲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襍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

諸儒諸要

卷之三

文

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介不妄與亦不妄取

學者所以學爲人也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

如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
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者學道尤宜
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
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
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辨未必不害道
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任意喜怒都是欲須察見天理涵養始得
放教虛閑自然見道

言忠信言斯有物行篤敬行斯有常雖之夷狄不可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幸一

棄也故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同
於物與群蒿悽愴無異悵然無地可履故雖州
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此教以忠信篤敬之道也道也者忘之不可不忘
不可惟正心誠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不下帶而
道存者得之當識在前在衡時豈有物參倚也
若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恤然豈有殺賢人君子
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
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

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以
死生爲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

禮樂法度莫非妙道所存蓋聖人與民共由也民特
不知耳乃若學者則於禮樂法度之外自有覺處
所謂知也

知者心有所覺也非聞見之所及只於聞見能擇而
從之識之與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

新故之相仍特事變之不同然自一德觀之莫知異
也溫故而知新猶言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

諸儒語要 卷之三

十一

盡精微則故與新非二致也在溫故不害其爲知
新則知新非進取之謂在知新不害其爲溫故則
溫故非不忘其初之謂能溫故知新豈徇物踐跡
者之所爲乎故可以爲師矣與記問之學豈可同
日而語哉

仁之爲道自其一體論之三子不容無也由全體觀
之三子不能常也夫子既稱其才而又曰不知其
仁非以三子爲不仁特於此未可以觀仁使孟武
伯能知子貢問管仲霸諸侯之事則其仁不仁可

易以斷矣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可使治賦與爲
宰與東帶立於朝與賓客言非仁者不能也然而
不以仁許之者聖人之語道非若諸子之謾無統
約也

仁智合一謂之聖自非聖人仁智必有所偏故其趨
向各異則其成功亦不同也內有所惑斯外有所
樂此樂山樂水所以不同也以其動是以周行而
不殆以其靜是以獨立而不改以其成物是以動
以其成已是以靜以得其用故樂以盡性故壽若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世一

夫無樂也無所不樂也動亦靜靜亦動仁智不足
以名之蓋其所樂有不存焉者矣况壽乎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仁守之不莊以蒞之此非仁智
之盡也若知之盡豈有不能守之之理若仁之盡
豈有不能莊不以禮者莊以蒞之動之以禮亦所
以養仁然苟有所守其於禮雖不中不遠矣故止
曰未善也

天下之事若數一二本無可惑察理不盡則惑本無
可憂有利害心則憂雖死生亦分內事本無可懼

中無主則懼蓋自其不惑則以知名矣自其無往
而不自得則以仁名之自其無恐懼心則以勇名
之名雖不同要之其道則一

於此可以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
後可以學道未嘗飽臨喪哀也是日哭則不歌哭
非爲生者故也聖人哀樂中節未有終日之間其
哀不變者使其終日之間其哀不變亦過而不化
矣蓋其他感物而樂亦有之特不過耳

三月不知肉味以意逆志讀之方其感時不知肉味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世一

也則宜然三月之久無一日之忘則亦幾於固矣
蓋至於累月之久尚時有感於心者至於踰時則
泊然矣程侍講以三月爲音字

容貌衣服食息之際道之微也聖人於此本無意於
中節蓋日月有明隨其受光而照之有志者少察
於斯道庶幾乎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者不能過

胡五峰先生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飾之以辨傳聞習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而不為其所惑者鮮矣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

夫婦之道人醜之者以淫慾為事也聖人安之者以保合為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故者為能守而勿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情命之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世

正矣謂之淫慾者非陋庸人而何

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民此一之道也所以為至也

天下莫大於心患在於不能推之耳莫久於信患在不能順之耳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耳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大地之謂也小用

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與宰物不死者心之謂與感而無自者誠之謂與往而不窮者鬼之謂與來之不測者神之謂與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

諸儒語要

卷之三

世

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譽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油然而平物各當其分而無為者君子也

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詞巧者臨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學欲博不欲褊守欲約不欲陋褊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能受人之實攻者為猶難也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

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行紛華波蕩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地非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次也制而不止者昏而無勇者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爲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於未流則不至於用遏矣察而養之於未動則不至於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

讀書錄

卷之三

葉十

則雖嬰於物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於物而不悖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此之謂也

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氣感於物發如奔霆狂不可制惟明者能自反能勇者能自斷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馭事之道爲耳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改心過則無過矣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

其欲憧憧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不傳矣

深於道者富用物而不益衛公子荆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嬰於物可以爲法也夫人生於物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騁不返也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三

葉一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四

朱晦菴先生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着

問理氣先後曰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蝼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附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

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十一

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

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

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先有後有季通舉太極說以爲道理皆然且執其說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二

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又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濶光明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拾貳萬玖千陸百年爲一元則是拾貳

萬玖千陸百之年又是一箇大闢關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渤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卽變而爲高柔者卽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切

諸儒語要

卷之中

三

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慮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周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出李花他又却是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欽夫以爲

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

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耳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不得

諸儒語要

卷之中

四

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撥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

外常周旋地便任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李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

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併出故月受其光先生云若不如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無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

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五

有之然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了他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微有礙耳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

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得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鰓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先儒有言曰鼻之呼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槩却更有箇子母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六

合會思量計度的便是魂會記當去的便是魄又曰見於耳而聰目而明者是魂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瑩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雲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崇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火風尚遲則能爲崇蓋魂氣猶存耳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性篤全然守在這裡不得動又曰專

氣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爲魄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爲主爲幹

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用都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七

是魂使之耳魂若去魄則不能也今魄之所能運動體便死矣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我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

或問口鼻呼吸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曰精氣爲物魄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注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煖氣爲火運動爲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魄中

復有魂魄中復有魄也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嘘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精之明魄也耳則如何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八

曰竅即體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即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即魄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

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

精魄是氣魄主靜魂主動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魄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是皆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是也但人所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九

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恠曰夔魍魎水之恠曰龍罔象土之恠曰殳皆是氣之襍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使謂之恠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湏理會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恠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

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為厲又別是

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道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遇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亦能於壁間寫字但是墨較淡不久又無嘗見張天覺有一事亦然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曰說底是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十

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得之氣聚則為神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

之精神魂魄尚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可感格亦緣是理只常在這裏也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無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無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十一

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菜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漫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

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畧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問先生蒼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因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是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祇人鬼雖有三樣其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十一

實一般若說有子孫的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王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其葵塢氏季前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王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道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于饗蓋晉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者自當合祭不祭宜

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竊門以爲繇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便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其上如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間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得這裡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

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曉自然曉得

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是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某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寓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

理者抑于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襍則此理自昭着而不可掩此其苗脉之較然可觀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卽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

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其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散非

類民不祀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氲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爲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

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才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

諸儒語集

卷之四

五

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物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點子明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的如慈愛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那義義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

愛上去

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行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于密屋一居于帷箔之下一居于廣廷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淺深耳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頃嘗以日為喻以為大明當天萬物咸觀亦此日耳茅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小大只為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不知亦可

諸儒語集

卷之四

五

明

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曰亦善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獾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于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

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

或問人物性同否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小大自是不同然却是此日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睢雉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本體乃爲氣稟物欲所昏反不能如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七

物之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些便却泛泛所以易乎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灶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一草一本皆天地和平之氣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只是有無知覺處

耳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裡至大如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路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民天道福善禍淫這是分明有箇人在裡主宰相似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爲虺賊之便枯悴不復說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七

朝日照曜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虺賊之便彫悴亦是義的意思

動物雖有知覺纔死則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

看茄子內一粒一粒是生性

獸得陰氣鳥得陽氣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雛之類是也

問人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
氣字着性卽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
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
氣稟偏則理亦缺了

問李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
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
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
拘不轉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九

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犬牛異此兩句
似欠中間一轉語湏着說形氣不同故性亦異
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
這些子未甚察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
功大與李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
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李通
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更不修爲湏是看人功
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
若功夫至則功夫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湏着如

此說方盡

人性雖同氣質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
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
發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
爲聖人也

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有敏於內而外不敏淮南子
曰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
外故外明

或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十

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
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
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是其氣不
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
情與才絕相似但情是遇感而發路陌曲折恁地
去的才是那會如此的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
上來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
是有氣力去做的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

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主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問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曰不可才也是性中出德也是是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來做得事業也是性中有了便出來做得但渾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只爲他氣之所稟蒼生到那裡多故爲才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三

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其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故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李先生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

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着處

所見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

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三

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十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

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

有道理的人心便是道心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言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

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形體都沒理會了說其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裡不恁地困了

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心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人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在那人心上

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七

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腑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存舍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芻蕘荅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

特其樞紐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神明升降之舍耳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某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七

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亦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能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
時字從之從日如日升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
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
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
渠云志公而意私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
如伐意如侵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
如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五
也

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
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
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
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
精以察之乃可見耳

心性理拈着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
何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
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

自在其中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五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朱晦菴先生

來喻以爲人心之旣放如木之旣伐心雖放然夜氣所息而平旦之氣生焉則其好惡與人相近木雖旣伐然雨露所滋而萌蘖生焉則猶有木之性也恐不用如此說大凡人理義之心何嘗無惟持守之卽在耳若於旦晝間不至梏亡則其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若欲涵養須於此持守可耳恐不須說心旣放木旣伐恐有隔截耳如何如何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五

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曲折面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這裡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裡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

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而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此理不審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養氣大槩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爲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於畔援歆美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彷彿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蔡多謂於田地上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倚不偏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於此致思看如何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五

全

承論心與氣合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卽不可其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如此不見所謂氣所謂心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氣卽勞攘耳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卽成語病無疑

某嘗以謂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體統便是更心字亦難指說惟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五

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合而言之入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爲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

以爲人而異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原則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三

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矣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謝上蔡語錄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卽體用不能無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無舉處人道之

立正在于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剛柔皆包攝在此二字耳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于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三

生莫不同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卽無絲毫欠缺其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具此理而不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旣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

謂理一而分殊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是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綜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三

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推測又還是否更乞指教

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

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

無私以間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流去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五

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仁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

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不須

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真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直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五

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求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鵠乎若春陽之溫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

緊守著若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是有剛直意畢竟本是個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是仁之本意則非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圭

念

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

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體本動而其用則各得其所先生荅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義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

義屬陰屬柔直卿云只將收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稟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

義之嚴肅即是仁之收斂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圭

念

便交付惻隱羞惡辭讓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爲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中心未有此氣象問向聞先生語吾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曰此難說然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

喚做相生也得便雖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注時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熱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

天理之渾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廿一

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湏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合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

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蜂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朝過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廿一

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根本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則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

是理于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美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美亦邇其情而逆知之耳

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襍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空虛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都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

諸儒語要

卷之四

辛九

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以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原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四者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有力耳

理只是一箇理理舉着全無欠缺但如言着仁則都

在仁上言着誠則都在誠上言着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着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理也開眼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箇虛空底體涉事物便喚做用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

諸儒語要

卷之四

甲一

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發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須磨勵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宴安暇豫之可得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

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只是這一箇道理方始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諸儒語要 卷之四 四

理會得些小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裡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模

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踈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須要公平觀理而徹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

義理無窮才知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也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四

今學者之病所患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

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

有一分心向裡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裡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習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

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可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閑說話矣騎驢覓驢傳燈錄云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一是騎驢不肯下此病皆是難醫若解下方喚作道人又云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四

不斛即心是佛直是騎驢覓驢

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功總閑謾須先就心上立得定決不襍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况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今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今有外事參襍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

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人之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裡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四

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裡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勵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舍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問靜中常用涵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學者工夫且去剪裁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

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則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則反不是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心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裡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也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已是遲了

諸儒語要

卷之四

聖

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持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人由已而由人乎執又曰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否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

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惟有以義理涵養耳

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功此却不枉費心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待已發然後用功也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念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于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諸儒語要

卷之四

聖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曰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處思慮自一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會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見窮理工夫互相發

耳

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

問召命不至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守之已定自應如此縱前迫擾擾何與我事若於義可行便脫然一往亦可也某嘗以為遇事若能無毫髮固滯便是洒落即此廓然太公無彼已之偏倚庶几于理道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即涉固滯皆不可也未審元晦以為何如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四

為此說者非理道明心與氣合未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說也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的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后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要害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個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

曰是如此

輯晦一事嘗驗之極難是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承喻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乍喧乍靜乍明乍暗仔細點檢儘有勞攘處詳此足見潛心體認用力之効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因此而修治之推測自可見甚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乍明乍暗乍喧乍靜皆未熟之病也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四

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

語錄有云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為悔來論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消墮得曾中若如此即於道理極有礙有此氣象即道理進步不得矣正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嘗以為有失處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柰何常留在胸中却是積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為何而來若來論所謂似是於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謹畏之心即隨處

發見之時即於此處就本原處推究涵養之今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今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於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也道理不進者只為多有坐此境界中尔禪學者則不然渠亦有一病却只要絕念不採以是為滅息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條理也元晦更以是思之如何或體究得不以為

諸儒語要

卷之四

聖

然便中一報為望

問每常遇事時分明知得理是非這是天理這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又至前而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

聖人底資質他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于人欲若賢人之資次于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也先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恁地用功方得

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諸儒語要

卷之四

聖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裡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不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都是後來沒巴鼻生底人只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只要牢剗定腳與

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人欲之消長何如耳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終始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諸儒語要

自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釋無有痕迹矣今人日中所為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學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為利其視不講學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著意看較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耳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亦有淺深如水渾者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諸儒語要

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氣不從志處乃是天
理人欲交戰處也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
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說盡了只是
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
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
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
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
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
氣稟物欲隨即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去體察存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五

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問人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
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
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
不可知也

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非這裡要分別
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
天理在小人無非人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
事若不會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

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
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
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隨甚如
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
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襍沙礫中零零星星
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
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
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
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五

長善端則吾心與所謂私欲者日相關敵縱一時
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
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
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為是如此為非便從是處行
將去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
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
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
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為這些道理根於一性
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

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裡稍知不穩便從這裡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

諸儒語要

卷之四

聖

中

之謂誠心也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見處只是不省察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攢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彜不可泯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

其本然古人贊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的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耳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

諸儒語要

卷之四

聖

中

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是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暗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

易而不難也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
本原上加功須是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於不
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自著實自做工
夫不于別人事爲仁爲己而由人乎此語的當
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
之藥如覺言語多使用簡默意思踈濶便加細密
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
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如有此身人昏昧不知
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七

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
則此心便在這裡覺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
縱時自去收歛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
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
箇心非是以一個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
是喚醒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此
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裡面流出便好問何以
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點檢且一日間試
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

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
點檢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
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似閑底事
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
亦是如此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
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
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
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七

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亦未能便如此也
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
都是心不在後錯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
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
熟後自然見得否也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
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
蹈折旋蟻封遂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
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病痛須一一識
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腳

鮮說道這個是孝如事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
注脚鮮說道這個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
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個是
當然曰是如此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
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
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妄者却容忍不安者却依
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
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五

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
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
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
挾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
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
於平居靜慮所思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
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爲
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懷一
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

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妄間發見之時直是
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
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
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閑靜一之時如
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
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
求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
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六

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撫然爲問而
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
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
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旣嘗識之則
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污苟
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
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肯趣者大不
侔矣故某嘗竊疑覺爲大學小學相承之機不知
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心字一言

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心必仁仁則生矣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朱晦菴先生

與劉平甫書云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又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也又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着力可見端緒在勉之耳

承論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該貫此病可於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處理

會久之知覺即漸漸可就道理矣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物事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個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裡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

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能存則動時得力湏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

諸儒語要

卷之四

李三

宋

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湏是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湏是臨事接物長如坐底時方好

靜中動是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枯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已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但要無邪思耳問某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裡面固是昏禿而發於事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裡未消說敬與不

諸儒語要

卷之四

李四

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把來夾襖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湏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裡底虛靜終身黑窶窶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

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繞着個要靜底意思便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是難說靜坐便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既要靜坐則不可理會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只是打疊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愈明靜矣

諸儒語要

卷之四

李

問人之思慮有正有邪若是大段邪僻之思都容易制惟是許多無端頭面不緊要的思想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想的則莫要思量便從覺下做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不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于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來白

豆多黑豆少到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的工夫則去那般不正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禁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煩去脩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致

諸儒語要

卷之四

李

誠去做職業却不耐煩去做須要尋箇伴門去鑽道鑽得這裡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也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耳所謂致中

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克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耐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耳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愿上這條路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三
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自在中而已纔有此子偏倚便不可湏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雞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湏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個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湏是互相發明約禮的工夫深則博文的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或問先生人事之煩先生曰大九事只得耐煩做將去方起厭心便不得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裡且要濶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湏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

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閉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個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

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面上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個此子捉定在這裡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賢教人要博約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

諸儒語要

卷之四

李九

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一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個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只恁地了便要丟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通得萃百物然後觀化

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見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兄弟夫婦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裡面又煞多事多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七十一

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人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個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

固好然別個也湏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了得天下事硬就一個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湏是理會得多方始翺翺得起且如邊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邊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邊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邊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邊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事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鄭子蓋是我不知識底湏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熹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個一渾身如何兼得

許多自此逐時去了

學者湏是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的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神不然便散緩消索了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鷄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鷄犬猶是外物纔放了湏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裡鷄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明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襍處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

大段精切

聖賢言語當初未嘗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皆是敬直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個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人性諸儒語要 卷之中 七

本明如寶珠沉溺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溺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知得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鏖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裡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裡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裡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

諸儒語要

卷之中

七

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付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個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裡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耳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只是個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先生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卑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了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

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禿而所以病夫敬者益深矣當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却似箇畏字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主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個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耳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莊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効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

敬卽是此心之自做主宰處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着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來也要知個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单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主

如何會熟

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下湊得着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疎處歛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

悞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
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不是恁
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
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個字重便作臨事驚恐
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
常常恁地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
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
天地與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
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
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
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
自未嘗得息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
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
理明則諷導詳欵聽之者心諭意移而無起爭見
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
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

進更當于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卽
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古人在車聞驚和行則有珮玉
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何如而
爲無暴先生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
底事皆是暴其氣今學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
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以主却在心熹嘗
謂只有程先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家解註惟此說爲當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
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
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
語錄中聖賢教人于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
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裡上用工所謂放心者不
是走作向別處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
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
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

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是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字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這裡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位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趣

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義理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

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

如稊稗也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念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其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做工夫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

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十一

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覆庶於聖賢之教漸有嘿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

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缺這一件道理要他底須着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

敬便是關聚底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十二

處然格物是覺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是覺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是惡過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爲天下濶須着如此點檢

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襍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

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學者
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學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
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
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此
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
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
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楷磨呼喚得歸
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
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全三

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
方有長進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
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驟進下得好須是如此若
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
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敘
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
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減以至融會貫通都無

所疑方始是學

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
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
道我已到了是未足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
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
至此可語進矣

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箇長進又更就此闕
其所疑而反覆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
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全四

讀書要着義理須是冒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
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
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
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
熟

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
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
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
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春秋

于心靜甚事後方曉益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

出

閉了戶關了門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

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已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着工夫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平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則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言語

諸儒語要

卷之四

金

上

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却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

中來終無進益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

人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謂皆

中惰怠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

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

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

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是有合辨處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

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

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言語之

少也乃在中與不中耳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

諸儒語要

卷之四

金

上

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個字在方好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

烈火煅熬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

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着力仔細窮究後

來却須緩緩溫尋反覆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

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

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是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彜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及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七

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覆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

問力行何如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

廖晉卿請問所讀書先生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

先生一日問剛中平時讀何書剛中說看語孟荀楊莊老王通諸書先生云須看語孟荀楊乃誤人之書莊老乃壞人之書

先生脩書語人曰熹便是被這事苦因思若不如此心便不是自強不息了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答曰在世間吃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

春秋本是明理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霸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且如今人做義只做得齊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八

威晉文優劣論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儘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爲而然哉天之生斯

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七

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惟今世之學者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乎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

竦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妙說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者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圭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七

不精也毫厘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内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

達

世事無緊要的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不消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全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生死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尺直尋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面牆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得堯舜許多

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才人文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凡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個了或曰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

諸儒語要

卷之四

全

便殺夫與君也敢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差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滋味自然臨事有別

處事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固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當便是僞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

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事有
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
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
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于其身爲不善者不
入此大者立也

耻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耻孟子曰耻之
於人大矣哉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
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錯屈以至立脚
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七

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須論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
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然後說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
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
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
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
真見這個道理何富貴之足羨而貧賤之足憂耶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溝壑爲念則道理重而計較

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六必死亦
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
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
戒哉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
所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于其心而其學又
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囁蹙不幸
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四

諸儒語要

卷之四

七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五

張南軒先生

來書所謂思慮紛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據目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時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其比作主一箴爲一相識所刊其間諸儒語要卷之五

亦有此意

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寢明則其所居者亦有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个敬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謂窘於應事無舒緩意無恠其然也故欲行事於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

所論收歛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

通患於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論及邇來工夫足見不輟但所謂二病若曰荒忽因循則非游泳之趣若曰蹙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屬使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二

凝斂清肅時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一切近功也

問近有人疑但能存心自無不敬乃以動容貌整思慮爲言却似從外面做起不由中出不若直言存其心之爲約也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爲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

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爲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所論雖間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接物遇事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暫時血氣休息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摸安得爲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

所論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解意慚生諸儒語要 卷之五 三

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自警勵以進主一之功幸甚

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近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深可歎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理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

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進于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于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窺太極可得而識矣

格至也格物者至極其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處呂舍人之說雖美乃是物格知至以後事學者未應躐等及此也雖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自灑掃應對而上使之循循而進而所謂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故格物者乃大學之要也諸儒語要 卷之五 四

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剛仲嘗謂孟子言可欲非私欲之欲也自性之動而有所之焉者耳於不可之際甚難擇姑以近者言之如飲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貴亦皆天理自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饑而食渴而飲以禮則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貴之類則天理也過是而恣行妄求則非天理矣故書曰敬脩其可願孟子又

曰無欲其所不欲是也乾聖人之分豈謂聖人之動皆循天理而然歟元者天德也孟子所謂善豈指天理而言歟橫渠又曰明善必明於未可欲之際未可欲謂大本未發者否見於可欲則性之苗裔已發見者未可欲則大本全體渾然不容一毫之偽明之功何自而先莫亦當先從於不可之際審擇而固執之否愚見如此中心亦未安恐伊川引乾元處別有深意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爲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天理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已之信屬焉今欲用工宜莫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寢除則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于其發見之際辨擇其可與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之功也

元晦謂畧於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後便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五

四

錄呈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垂諭忿怒之病氣習偏私處正當深致其力損卦懲忿窒慾之爲言須思其所以然而懲艾之先覺謂惟思爲能窒慾其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却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事看吾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更幸思之

諸儒語要

卷之五

六

承諭誇勝之爲害可見省察之功正當用力自克也克之道更須深思誇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工消磨乃善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正惟勉之

問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事以處中也龜年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時中者以其全得生理故無時不中非謂就時上處中也今日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事以處中心切疑焉曰隨事以處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

意此意甚精蓋中字若體統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事以處中也然元晦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事以處中語却有病不若云所貴于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事以處中也

問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七

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長短各得其欲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無息故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曰恕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無毫髮間斷則發見于外斯能已推之以心之所本既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於伊川言各正性命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

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爲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爲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方可言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爲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九思所言忠信與天命大意是否及所疑侯先生之言拜乞詳教曰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爲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乎其中用之所行體亦無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充有功處

諸儒語要

卷之五

八

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爲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問明道云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所謂氣動志者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若止以藥酒與趨蹶言之謂之少可也明道又云氣專在喜怒上豈不動志夫人爲私欲所勝喜怒不公以移奪其志者多矣而謂氣動志者什一此則未論曰所以喜怒亦志動氣也但因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其始

動而言只可謂之志動氣也惟趨蹶與藥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問明道先生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九思思之謂人之有志不能持之便常自覺其所在往往遇事則爲氣所使顛倒失次而不能制與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皆志不定故也使其志常定于內昭然不亂必不至遇事而失錯矣故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則必須自知以心驗之未見其爲私明道謂只這箇也是私其意如何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九

曰纔涉入爲便是私有箇持守字便是人爲然學者須從此用工由誠之進於誠然有節次

或問伊川先生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九思思之若能敬則能擇義而行伊川謂知敬而不知集義爲都無事不曉其旨又集義所生義生于心不知如何集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

原缺第十葉

理也晝而作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秋毫加焉

即爲人欲矣人欲萌而六經萬古矣曰此意雖好然饑食渴飲異教中亦有拈出此意者而其與吾儒異者何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孟子只常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爲親切於此體認更不差也

垂論足見紬繹不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更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饑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

諸儒語要

卷之五

十二

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般柴爲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

克已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已私也已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已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克之今但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

之說格之爲言至也理不通乎物至極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則純乎我是欲格去夫物而已獨立此非異端之見而何且物果可格乎如其說是反鏡而索照也

所論尚多駁襍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煞有工夫又云儻下學而不加上達之功此尤甚謬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放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

諸儒語要

卷之五

十一

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怖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工則所望也

問爲佛學者言人當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此與吾儒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曰某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謂存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

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之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於所當有而不之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所爲者以爲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是美此爲作用也目前一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也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識得真與妄耳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

諸儒語要

卷之五

十二

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即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且如釋氏揚眉瞬目自以爲得運用之妙而不知其爲妄而非真也此毫釐之間正要辨別得如伯逢病正在此耳所答之語大意已得之

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

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化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私自利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已私蓋謂是也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歟曰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於此深體之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五

士

問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爲仁心則與物接矣與物接則是心應之矣此古人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曰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問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餘年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議哉云云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視聽言動莫非此體之流行而太公之理在我矣尚何躁憤險薄之有曰元晦前日之言固有過當然知覺終不可以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

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又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

問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曰愛固不可以言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於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問觀過斯知仁矣舊觀所作訥齋韋齋記與近日所言殊異得非因朱言別以一心觀又別以一心知頃刻之間有此貳變爲急迫不成道理遂變其說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五

士

乎某嘗反覆細繹此事正如懸鏡當空萬象森羅一時畢照何急迫之有必以觀他人之過爲知仁則如觀小人之過於薄何處得仁來又如觀君子之過於厚則如嚮拳之以兵諫豈非過於忠乎唐人之別股豈非過於孝乎陽城兄弟之不娶豈非過於友悌乎此類不可勝數揆之聖人之中道無取焉耳仁安在哉若謂因觀他人之過而嘿知仁之所以爲仁則曷若返之爲愈乎亟於先生舊說似未能遽舍更望詳教曰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

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大似釋氏講學不可潦草
蓋過須是仔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思也
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此
夫過於薄甚至於爲忤爲忤者其相去不亦遠乎
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爲仁之義不至渺
茫恍惚矣

垂論仁之說若只將做周流無滯礙氣象看了却只
是想像又云其所以然者乃仁也不知其所以然
者果何歟願只於日用間更因其發見苗裔而深
諸儒語要 卷之五 十六
察默求之勿舍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
者也

問平居以利物爲心然後此道廣曰若曰常以利物
爲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已焉則
可矣
問人者天地之心經以論禮而五峯以論仁者自其
體言之爲禮自其用言之爲仁曰仁其體也以其
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
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問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言只可
謂之清忠此洙泗言仁之所極是也然遺書有謂
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茲又不能無疑夫聖人無
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何也又况程子於博施濟
衆之下乃云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
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則又與忠清
之說不同請明之曰遺書中之意大要以爲此事
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清而止矣
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

諸儒語要

卷之五

十七

只得謂之清忠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
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爲仁乎看
先覺說話切忌執殺不知如何
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所見聞也目
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
顯者以善惡之幾一毫萌焉即吾心之靈有不可
自欺而不可以掩者此其所以爲見顯之至者也
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
之所致嚴者蓋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爲方

寸之地隱微爲善惡之幾而又以獨爲合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者言之不支離否

或問伊川曰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九思謂性之在人可以言不動心者性之已發已行安有無出入今人對鏡則心馳焉是出矣不必言邪惡之事只大凡遇一事而此心逐之便是出及定而入其舍是入矣然孟子固已明言其出入爲心矣而伊川謂心無出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九

入不知逐日之間有出入者是果何物又有一處謂在人爲性則不可言出入既曰主於身爲心凡能主之則在內不能主之則外馳是亦出入之意不知心之於性相去如何思慮之於心相去又如何曰心本無出入言心體本如此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盡之耳

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又曰心則無出入

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誘於物而欲隨之欲雖萌於心然其逐物而出則是欲耳不可謂心也至於是心之存物來順應理在於此又豈得謂之出乎

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感於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九

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此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澄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汨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滓無別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

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問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明而獨於格物致知無說朱編修以爲闕文是也然龜年嘗以爲自平天下邇而求之其極至於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繁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於齊

諸儒語要

卷之五

十一

家之條引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曰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致知格物事也然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闕文

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模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襍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陸象山先生

謂人心人偽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說大凡人之心中惟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

謂人欲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日之類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於樂記不是聖人之言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

諸儒語要

卷之五

十一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提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因言莊子云眇乎小哉以屬諸人巍乎大哉獨游於天又曰天道之於人道也相遠矣

是分明裂天人爲二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既是人則必有憂樂矣
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
天之降才爾殊也

阜民方侍坐先生遽起阜民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
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
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
侍坐無所問先生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阜民因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二十一

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捺存夜以繼日如此者
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者
遂見先生先生目送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
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
通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張南軒先生所類洙泗言
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卽知
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
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

大陽當天入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魑魅魍

魍來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
又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非某所能識曰
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近來學者言擴而克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克焉有此
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
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明則此理自明當惻
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辭讓處自羞惡辭讓是非在
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二十三

言

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所謂溥溥淵泉而時出之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湏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
在內時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
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
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
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
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甍

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仲誠處
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
答曰如鏡中觀花荅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
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
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
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荅曰我與汝
說內汝只管說外良又曰句句是要語後山曰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荅
諸儒語要 卷之五 辛酉

曰未知學博學箇甚麼審問箇甚麼明辨箇甚麼
篤行箇甚麼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荅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荅老
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
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
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楊柳未
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

何如伯敏云所望成人自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
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
人亦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
奮奮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
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
時分勁挺到磨礪處發光輝磨礪鍛鍊方得此理
明如山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
守定如何會得所當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博學在前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

諸儒語要

卷之五

辛酉

當爲是不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的防閑與
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作直到不動心
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
天而下從肺肝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
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
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
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
此則罪在不常久上却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
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嘗思量不把捉

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嘗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曰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更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二十六
他人從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是文字學問是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

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也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

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爲己所以昭其明德己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鍾於官聲聞於外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卽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後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二十七
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何如是盡心性材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材都只是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

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壞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近惟旦晝所爲怙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息憂絲顛倒思慮紛紛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爲未嘗有材焉此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五

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痴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人急於教人故以性以情以心以材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人說定說如此樣是心如此樣是情性與材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脉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脉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

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是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關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北宮黝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用心在內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五

正如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內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與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材焉之類皆以謂材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者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壞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

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荅先生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荅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去理會事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幾多精神纔一霍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五

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一云省察是奴僕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荅

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而已若

知物價之低昂與辨物之美惡真僞則吾不可謂

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吾家合族而會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當其職所

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

却有說擒拏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理會大處某於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考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便會只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曾理會好笑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充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五

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

又無事尚解忘今當機對境乃不能明

有行古禮于其家而其父不悅乃其父子相非不已

遂來請教先生云以禮言之吾子欲行古禮其名

甚正以實言之則去古既遠禮文亦遠吾子所行

未必盡契古禮而且先得罪於尊君矣喪與其哀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如世

俗甚不經裁之可也其餘且可從舊

先生嘗問一學者若事多放過有寬大氣象若動輒別白似若褊隘不知孰是學者云若別白則無長進處先生曰然

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云始是道人心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章義牽枝引蔓牽今引古爲證爲靠

痴鷄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三二

須是一刀兩段何故縈縈如此

縈縈底討个甚麼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長都不去着

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

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个閑閑散散

全不理會事底人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鷓鴣失了樹更

無任處

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本來無事胡亂被物事牽

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江泰之問某每慙念室慙求其放心然皆暫而不能久請教荅曰但慙念室慙未是學問事便慙室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慙室知學後慙室與常人慙室不同常人慙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三三

室只是就事就物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舊罪不妨誅責愈見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愈見得牢固

上達下達卽是喻義喻利

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已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

先對曰辨志正已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

子淵之對可謂切矣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分上事又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弄使人貪而

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个大不惺惺去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是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繞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無害忽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

諸儒語要

卷之五

古

得事成

須是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激勵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汙澤

染習深者難得潔淨

俗諺云心堅石穿既是一個人如何不打疊教伶俐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

善學者如開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這裡是刀鋸鼎鑊的學問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爲大崇無世俗之陷溺無二崇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卽無所疑所以不至于道孔子曰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往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復有非歟之間顏子仰之彌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細其不自安所以

諸儒語要

卷之五

廿五

其殆庶幾乎

子舉荀子解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說得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不要起爐作竈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自立自成自道

曰子攸好德是大有感發者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高着眼

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燕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胡丈因舉晦翁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問楊云多時有退步之說不知曾果退否若不退絲毫許牽得住前輩大量底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些氣酸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諸儒語要 卷之五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跟脚學人言語

不倚師友載籍

今之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着一好處便且止覺時已不如前人所以乍出乍入乍明乍昏

稱嘆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誇示已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已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爲告群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氣習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端但不能進

學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在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唐阜民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有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旣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一二日再造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却不是無根據說得出來自此幸勿輒錄他日亦可自驗

吾子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覺便與天地相似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三十一

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整肅八案筆硯借此以助精神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于是豈群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懶爲與不爲之間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

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未是其人必樂從若去動他根本所在便不肯

先生語伯敏云近日向學者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夫人勇于爲學豈不可喜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名過于實起人不平之心以是爲道學之說者必爲人深排力詆此風一長豈不可懼

皇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何爲事人生天地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三十一

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只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于文義知見繳繞惑感愈甚不可入道耳皇民既還邸遂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然有事在

後生看經書須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

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徵諸庶民而不謬的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者亦有病

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上古淳朴人情物態未至變易雖不作未有闕也逮于中古情態日闢詐僞日萌非明易道以示之則質之美者無以成其德天下之衆無以感而化生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之憂患如此不得不因時而作也易道既着則使君子身修而天下治矣是故履德之基也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也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常行之道履德之基謂以行爲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無由而積謙德之柄也有而不居爲謙謙者不盈也盈者則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則德乃日積故曰謙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爲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三十一

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于物也知物之爲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恒德之固也君子之脩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脩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并以養人利物爲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爲

諸儒語要

卷之五

四十一

中

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士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污如禹稷顏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兌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處下理之極至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晦自卑則人尊之自晦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于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發必察其爲物所誘與否不辨于小則將致悔咎

矣恒祿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情于此多至厭倦是不恒其德也能恒者雖祿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几損抑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既損抑以歸于善則順乎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實之意如是則非所以爲益也因窮而通不脩德者遇窮困則隕覆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并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徇人

諸儒語要

卷之五

四十二

下

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衆無不及故曰遷異稱而隱巽順于理故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可見故隱

年譜中九卦解更別

履以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與焉恒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終始惟一乃日新損以遠害如忿忿之類爲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已能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

君子不取必乎此也蓋以興利有益于己者爲利天下之有益于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故曰興利能遷善則禍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在君子無加損焉有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困窮之時必推致其命以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之義不必窮厄患難及已也凡有道而有所不可行者皆困也君子于此自反而已未嘗有怨也井以辨義君子之義在于濟物于井之養人可以明君子之義異以行權異順于理如權之于物隨輕

諸儒語要

卷之五

聖

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悖于理也九卦之列君子修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詳復替之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復齋看伊川易傳辭艮其背問某伊川說得如何某云說得鶻突遂命某說某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主于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于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基所以長吾之精神琴所以養吾之德

性藝即是道道即是藝豈惟二物於此可見矣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淵方動雖只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偽恰是擔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常

諸儒語要

卷之五

聖

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知道則末即是本枝即是葉又曰有根則自有枝葉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到這裡却生一疑此湯之過也故仲虺作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問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于學矣不爲富貴貧賤

患難動心不爲異端和說搖奪是下工夫至三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向之差別其聲訛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裡多少疑在是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夫十年方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十五而志于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乍出乍入乍明乍暗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而立則無出入暗明警縱作輟之分矣然于事物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

諸儒語要

卷之五

四

未必能洞然融通乎天理至五十能洞然融通乎天理矣然未必能純熟至六十而所知已到七十而所行已到事不師古率由典章學于古訓古訓是式所法者皆此理也非徇其迹倣其事

夫子問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着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尙嫌少在

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

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子欲無言是即言了

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求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逮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至于仲弓之爲人則或人嘗

諸儒語要

卷之五

五

謂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靜不佞者無口才也想其爲人冲靜寡思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但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礪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子之徒相通者故記禮之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先生云子夏之學傳之後世尤有害

邵堯夫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不如

聖人說乾知大始因曰堯夫只是個閑道人聖人之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

因謂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予謂晦菴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是添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底此所以不同

或謂先生之學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學是名物度數形而下者學者當無二先生之學先生云足下如此說晦菴未伏晦翁之學自謂一貫但

諸儒語要

卷之一

聖人

七

其見道不明終不是一貫耳吾嘗與晦翁書云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詭言語頗恠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荅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个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繼從先生游自謂有省及作書陳所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体先生復書云此語極似南軒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疏通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五

諸儒語要

卷之五

聖人

七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六

楊慈湖先生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萬物紛擾萬事樛并實一物也而人以爲天也地也萬物也不可得而一也不可得而一者睽也睽異也故不可得而一者衆人之常情而未始不一者聖人之獨見非聖人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體自未始不一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人惟執其途而不知其歸溺其慮而不知其致夫諸儒語要 卷之六 一

然舉天下萬物如鳶之飛至于戾天魚之躍乃下離于淵孰知鳶之所以飛者即魚之所以躍者也林木之喬聳初草之纖短判然賦性之不同而體質之殊絕也孰知木之所以爲喬而聳者即草之纖而短者也苟于此而猶有疑則試原其始木之未芽草之未甲木果有異於草草果有異於木乎天者吾心之高明地者吾心之博厚男者吾心之乾女者吾心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物而數名謂之心亦謂之道亦謂之易聖人諄諄言之者欲使紛紜者約而歸于此也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二

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且何以知其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于此此非曾子胸中洞徹無疑豈敢爲此斷然之論向者曾子知有孝弟而已知事吾親而已他不知也事親之心自是事親之心與他人之心自是與他人之心斷不相似一旦聞夫子一貫之誨正觸此機忽通其礙向之二今之一也忠恕

之心即吾孝友之心即吾事親之心一而無二通而無間不可別擇漫舉一事言之即夫子之道何淺何深何內何外不曰孝弟而曰忠恕蓋曾子從其所通者言之使曾子縱言之則曰仁義而已矣亦可也曰禮敬而已矣亦可也曰和樂而已矣亦可也曰中而已矣亦可也曰正而已矣曰順而已矣亦可也掃洒應對而已矣亦可也曰事親從兄而已矣亦可也讀書不可只讀紙上語

聖學之不傳學者之過也學者之過在於不求之心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三一

而求之名也此心之中存弟忠信仁義禮智萬事畢備惟所欲用無非大道其見于事親則謂之孝其見于事長則爲之弟見于事君則謂之忠見于朋友則謂之信居家而見于夫婦則謂倡隨居鄉而見于朋友則爲有序是心之發雖紛紜萬殊而非萬殊也一氣運而爲四時其始達謂之春盛長謂之夏肅殺謂之秋冬時雖四而氣則一也欽明文思一堯也溫良恭儉一夫子也今夫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者仁也及遇夫大賔則又升降揖

遜而爲禮此時也豈一人而二人也哉嗟夫學者藩以私情蔽以小知絕聖人之大道昧人心之固有持異端邪說而欲立于清虛無爲之境吁可傷哉

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已以血氣爲已雖欲無強弱不可得已雖欲造次于是顛沛于是無須臾不于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罷矣況于造次乎况于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者皆知所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放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感而遂通以直

諸儒語要

卷之六

四

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是心與天地同功用與四時同變化喜怒哀樂無不中乎道則亦更何求也惟救于物而動其心於是始放而求之他矣故貴于求然人心至于放鮮有知所以求之者彼且以爲爲悖亂爲奸詐爲淫佚爲暴酷者吾之本心然也一旦欲使之勿如此遂有束縛急迫之患則曰殆不若姑縱之而聊以自適也不知此心之放于外離于我而逐于物者之妄心則然五本心何嘗如是哉知吾本心廣大虛明直方剛健外物舉

不可入于其間則苟求之固在我矣亦何憚惟其不知也故天下之爲小人者舉不可深罪人孰不爲君子爲善人不知吾心之本善也不知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其怵惕惻隱之心卽吾本心也不知徐行後長者之心卽吾所自有之良心亦堯舜之心也既不知吾良心本若是其坦易或求之則又若迫而求之他既求之他則無斯須安者其必至之勢也

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真者也人心卽道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水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彼昏迷妄肆顛倒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若也道心自若而自昏自妄也一日自覺而後自信吾日用未始不神靈也未始搖動也不覺其未始動搖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是棄真而取僞也此不可不明辨

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之爲言致也人未有自至乎道者至於親喪如天地崩陷人子不復知有身此身死亡猶不計而況于他乎百無所思純一哀痛此純一哀痛卽道也子庸親履此境已至于道順達敬養無放無逸自然爲禮爲義爲忠信爲衆善百行其處家應物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爲豈支豈離感通無窮匪思匪爲孟子明心孔子無意意母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

言心惟絕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無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無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精匪粗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千百萬至於無窮無始無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辨愈支愈說愈離不說猶離況于費辭善說何辭實德何爲雖爲非爲我自有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喻日月其照臨有甚于日月之照日月能照臨容光之地不能照茆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照昭明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不逆不億者光明之所照也無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善於發明道心之妙也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孔子之教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七

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此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足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不可尚無而況於固乎尚無所知而況于固乎何謂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固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雖意念既作至于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蓋有學者自以爲意必固我咸無而未見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

諸儒語要

卷之六

八

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
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耳聖人先覺學者後覺耳一日覺之此
心無體清明無際本與天地同範圍無內外發育
無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墮于意則墮
于必不墮于固則墮于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
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救正之止絕之其誨亦隨
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
書總而記于此某即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九

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母
義非無而必以毋爲無者謂此非學者之所及惟
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義爲無而獨歸之
孔子先儒不自明已之心不自信已之心故亦不
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下萬
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爲大

自善性流出順達而無阻滯無支離則無思也自仁
自義自禮自智何故之有何作爲之有何更以智
爲何更以思慮爲然孟子所以惡夫智者惡夫鑒

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
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滌九川疏萬水八年于外三
過家門而不入其勤勞多事如此而孟子以爲行
其所無事者禹曰安汝止安汝止者如四時之錯
行如日月之代明不屬知故也雖思而不支雖爲
而不離也是以日應無窮之事如無一事也感而
遂通而無思無爲也禹之智如此雖曰智猶未嘗
用智

人之舉心神物即知

諸儒語要

卷之六

十

耐事而未免胸中有停留未爲盡善

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際復不自覺顏子屢
空還有此否

皇陶曰謹厥身脩思永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靜
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
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思如此不思則不
如此非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
夫不可得而思者也斯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
思而勿覺覺非思也斯永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

應謂此也曰母意謂此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謂此也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
爲而萬物必照此永也一日意慮不作澄然虛明
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一日之永
是謂日至一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
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一月之永也是謂月至
三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
而萬物畢照此三月之永是謂顏子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外猶有違焉雖不違復如雪入水泯然無

諸儒語要

卷之六

十一

際而未純也文王之德之純永也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所以能範圍
天地之化者此永也所以發育萬物者此永也古
志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永也所以
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者此也
所以親夫婦所以友弟所以與朋友交者此也所
以泛應酬酢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此也人謂之
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皆具此
聖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惟先聖所以佑啓後學之意豈徒事文貌爲說而
已人咸有良性清明未嘗不在躬人欲蔽之如雲
翳日是故不可無學學非外求人心自善矜提皆
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心
自仁大道在我無所不通聖人曰時習明其無時
而不習也無時而不習非學而能慮而知有所思
焉思有時而止有所爲焉爲有時而已匪思匪爲
匪合匪離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與人爲忠其恕
人爲恕其節爲禮其和爲樂其知爲智名殊而道

諸儒語要

卷之六

十二

同意慮不作其學常通清明有融故樂生其中夫
孰得其所始又孰窮其所終聖人謂時習而悅斯
可言學苟未能無時而不習有斯須之違焉不可
以言學或自以爲時習矣有滯留之意無油然而
樂亦不可言學時習而悅此善學之驗大哉聖言
洞照學者心術之隱微萬世不可違其有違者所
學必非千失萬過孰不由意慮而生乎意動於愛
惡故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云爲故有
過意無所動本亦無過先聖所以每每止絕學者

之意門弟總記之曰無意爲是故也從游三千獨曰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不與何謂至至止也書曰安汝止良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知自信自清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擾參錯而實無所動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爲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意慮萌蘖卽與道違道不我違我自違道有我斯違無我無違有我斯動無我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而成我日至之外猶有違焉意起而動故也月至則益熟矣月至之外猶

有違亦意起而動故也至於顏子三月不違益精益求精一三月而往猶微有違不遠而復純一如故不動如故變化云爲皜皜精白是謂時習而悅之學是謂文王之德之純是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謂吾道一以貫之是謂天下萬世生民自有之性人皆以兀坐端嘿爲靜吾獨以應酬走趨爲靜人皆以應酬走趨爲動吾獨以兀坐端嘿爲動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云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實不知止知行而不

知止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然自有不動之情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艮惟此爲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剛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

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如水鑑如日月光照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而不流於色耳雖聽而不流於聲照用如此雖謂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無實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言不失其本止也非果有其所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此類也使有我則有所矣夫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爲妙而有形者不妙耶豈獨無

形者爲道而有形者不道耶未始不一人自不一
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正人物交際之地而口行
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動乎意矣雖見而
非見也見則意動而遷非止也天地之變化豈有
所動哉日月之靡所不照豈有所見哉

此身尚非我有萬物亦何足道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心
在道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耻惡衣惡食是墮
在事物中爲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知是無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七

理也格物不可以窮理言文曰格耳雖有至義何
爲乎轉而爲窮文曰物耳初無理字義何爲乎轉
而爲理據經直說格有去義格去其物耳程氏倡
窮理之說其意蓋謂物不必去去物則反成僞既
以去物爲不可故不得不委曲遷就而爲窮理之
說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知者在
于格物深病學者之溺于物而此心不明故不得
已爲是說豈曰盡取事物屏而去之耶豈曰去物
而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未離乎物也格物之論

論吾心中事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

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
清矣天高地下物生其中十百千萬皆吾心耳本
無物也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有何
思何慮事物之紛起於念慮之動耳思慮不動何
者非一何者非我思慮不動尚無一與我就爲衣
爲食必如此而後可以謂之格物格物而動于思
慮是其爲物愈紛紛耳尚何以爲格若曰今日格
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窮盡萬理乃能知至吾知其

諸儒語要

卷之六

八

不可也程氏自窮理有得遂以爲必窮理而後可
不知其不可以律天下也

逐物之久猶如夢

無貪戀則自然見道

此身乃天地一物不必兜攬爲已

慶高堂則氣寬慶扉屋則氣歎對風月則氣清當晦

昧則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

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

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於面目

塵埃亦去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記者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非夫子學溫又學良學恭又學儉也亦非學溫而厲又學威而不猛又學恭而安也初學者則然至于適道則不然矣而況于聖人乎人心自神人心自靈人心自備衆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讓自溫而厲自威而不猛自恭而安人不自知因物有遷故昏故失自適道而上則自知自信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七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於鄉黨一篇所載皆非聖人所勉強爲人之所不能亦非聖人之過此心而爲此皆聖人率此自然耳夫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當敬懼而自敬懼當舒徐而自舒徐當微哀而自微哀當極哀而自極哀當甚敬而自甚敬當小敬而自小敬不待斟酌審處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無窮之義皆自性中出也渾然一貫之妙初無形氣之殊人自昏亂人自狹小

其蔽漸釋故覺漸大其實不然譬之鑑有塵翳之乃失其明漸去其塵其明浸廣非本明之有大小由去塵之有次第也

孟懿子問孝夫子對以無違孟武伯問孝夫子對以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夫子對以敬子夏問孝夫子對以色難所問則一所答則異夫子之意安在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之所自有而有不足焉者有以蔽之也孟懿子蔽處在違禮武伯蔽處在父母不以疾而憂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九

蔽處在色難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數子之孝固未始不足也聖人不能與入以其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與觀辭然就

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不起
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
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之憂鬱而不
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他本心也由是
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
非春秋也達之于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昏
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之詩而歌咏之其本
有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
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
諸彼學者有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
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學者
有三省之序而心無三省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
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
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
與群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
爲怒爲怨可也通事父可也遠事君亦可也授之
以政可也使之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

是謂不面墻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
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
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于似是而
非之言終其身汨汨良可念也孔子之言奚可不
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
記錄猶或失真況于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與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
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雖然使未有論語孟子時
無可類聚又將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
體認無非意路且孔子曰居處恭恭而已無意也
執事敬敬而已無意也與人忠忠而已無意也微
致意焉卽迂曲卽造爲卽不忠信卽不正直所謂
復禮復我本有之禮三千三百經條明白不勞作
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何意之有
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
之始仁者覺之終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非心思之
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
汲古問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

改或以爲雷行風從相資而相益此說是否先生曰見善則遷有過卽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也人誰無好善改過之心或有以爲難而不能改遷者患在於動意意果不動則虛無物如鏡之空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以舜之道心精一故無阻滯也聖人不貴無過責於改過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中庸亦云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蓋嚴重則此心不放逸自然有德威所學亦固此要當知主於忠信忠信即吾之心吾之心日用平常無詐僞是爲忠信是即吾之主本非吾心之外復有忠信也人皆有此忠信之心而不自知其爲吾之主本故夫子明以告之使弗外求學者既自省主本又當親賢以求助不可友

不若己者求親於我固不可拒若不來求而我自友之好之與勝己者疏與不如己者親畏人之壓

諸儒語要

卷之六

十一

已樂人之奉已此學者大患又有雖能親勝已之友謙虛樂善而止於此憚於改過此尤切身大害學道無他改過而已高明之士往往不無過而改過之士誠爲難得此心虛明一無所有安得有過因起意故生過

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而猶不知魯廟此皆斷斷之說而後世之士耻於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於其所不必盡知而畧於其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

諸儒語要

卷之六

十一

衆也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無已人知進學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動靜語嘿皆天性也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陳白沙先生

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以撥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

諸儒語要

卷之六

圭

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紱，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

人具七尺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塊骨頭耳。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人惟覺繞覺，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以吾之一身散而爲百體，拔其一毛而心爲之痛，是孰使之然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而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而爲利者，跖之徒也。夫三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哉？

子謂董子仁曰：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

諸儒語要

卷之六

圭

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

古之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優游厭飲久之，然後可及也。

一真一切真，得門而入者，無遠弗届也。

推之欲其高，及之欲其實，用心於內者如是。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

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月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凡學皆然不止學詩卽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進修在我成我者天也

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爲往而不得執

子謂湛生曰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木於空中與

此山平置足其顛若履平地四顧洒然尤爲奇絕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五

子謂馬貞云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

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病而至此當大爲休

置縱未至灑脫漸消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

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事不揆諸道徒人言是徇奚可執

出處語默成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須觀今日事體所關輕重大小酌以淺深之宜隨時

屈信與道消息若居東微服皆順應自然無有疑

滯孔子曰知幾其神乎今以衆人有滯之心欲窺聖人至神之用恐其不似也

言詞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見人有諸內形諸外識者觀之思過半矣故嘗謂文字之學非也學豈在是耶子謂廷實曰吾輩作詩非只喜跌宕而已跌宕中又要穩實乃佳耳

子欲學詩自古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也學人言語終是舊套子

近體可驟看久看則別古選總看便不似不知平日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五

與東常論者何如以吾子之才加以涵養之力又當得之未用催促也

詩不用則已如用之當下工夫理會觀古人用意深

處學他語脉往來呼應淺深浮沉輕重疾徐當以

神會得之未可以言盡也到得悟入時隨意一拈

卽在其妙無涯每見所作只是潦草如忙中應事

無味可味

諸作驟看似勝前細看詞調欠古無優柔自得忘言之妙看來詩真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脉絡緩急

浮沉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
此亦詩之至難前此未易語也文字亦然古文字
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
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如
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也

比歲聞南京有莊孔易者能自樹立於辭不一雷同
今人語心竊喜之稍就而問焉果於奇無窮及退
取陶謝少陵諸大家之詩學之或得其意而亡其
辭或得其辭而遺其意或并辭意而失之其所謂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七

風生草血終欠一洗之力

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
紙之難也

不得師傳口授終無自悟之理吳草廬亦云提耳而
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

夫士能立於一世或於道德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各
以其所長其出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
期於同也

子謂廷實曰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

之祇益動耳惡在其能靜耶

論李廣射石沒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
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辨此理殊可悅頌今老矣惟
曰華華豈能及也

子謂東所云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其
過人遠矣

子語廷實云斬釘鐵鐵工夫當自益但須由其道耳
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

虛已其難乎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矣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七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
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
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
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
壞了人也

先生云得定山三月九日書云於是月告病不識此
機發之早晚在考察前尚有一分之說在考察後
則更無說矣拙詩云百年將滿日心亂不成詩易
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竟何謂執據如是殆不可

開眼衡山之行吾其可已耶

子喟然嘆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時之人可也聖人不為也吾以待門人子弟不已薄乎朋友求可與言者不可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文章功業然亦為道之障為其溺也

惟一昧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日夕與二三友討論所未至亦殊不厭惟有志者少薄俗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可憂耳

子謂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內翰會講西山克恭開書

諸儒語要

卷之六

元

齋於後園靜坐其皆不以病廢學者乎

進退未決譬之不立背水陣終難守勝敵也

非止疾痛之為心害心寓於形而為王王失其王反

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為

害而不知歸罪其心者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

如忿爭

以心馭氣之術試效立見矣但日用應接之煩不免

妨奪而工夫不精

禪家之語初看亦甚可喜也然實是籠同與吾儒以

同而異毫釐之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擇貴之精也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則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看破也更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沉潛要見着落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為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已之所執以為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而非人則其失均矣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三

文章功業氣節其皆自涵養來歟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見理明後自然成就者大矣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

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固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世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書法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誦信予奪之間哉

受朴於天弗鑿於人稟和於生弗滯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胷中自有全經此風雅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之淵源也

子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王陽明先生

問操存舍亡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說學者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原是如此則操存工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原是無出無入底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

諸儒語要

卷之六

子

耶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草花一般何嘗有善惡之分乎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則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

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底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于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去草如何是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七

一循于理不著意思曰草有妨害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著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于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着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

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太公方是心之本體如此即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憲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何爲而學學箇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七

甚麼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己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具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底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會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地外別無箇見

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

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問上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嘗學且須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暢茂條達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力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五

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只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工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底工夫徐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

賤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存箇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底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格物是誠意底工夫明善是誠身底工夫窮理是盡性底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底工夫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効驗二友惘然請示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工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五

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這箇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効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

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閑思禪念如何亦可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箇做劫盜底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

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閑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說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稿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諸儒語要

卷之六

毛一

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丁截鉄。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工夫。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是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諸儒語要

卷之六

美一

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個軀殼底。已不曾爲個眞己。先生曰。眞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個軀殼已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底。已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安逸。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這都是害耳目口鼻四肢底。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底。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個耳目口鼻四肢。這個纔是爲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底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

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於目
汝心之聽發於耳汝心之言發於口汝心之
動發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
心亦不專是那團血肉如今已死底人那一團血
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
視聽言動底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便
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
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
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
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
個便是汝之真已這個真已是軀殼底主宰若無
真已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即死汝若真爲
那個軀殼底必須用着這個真已便須常常保守
着這個真已底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
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
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爲已之
心方能克已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
已之心不能克已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
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
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
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
時工夫此說何如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
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
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工便是作僞便是
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底萌芽此處
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
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于此一立立定便是
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底誠身工夫精神
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
始無終只是此一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
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即戒懼即是知已
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
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
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

惧之念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稿木死灰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于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今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諸儒語要 卷之六 聖一

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底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聞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哀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言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

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融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名好利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想着何以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想着然平日好貨好色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霍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全體用一原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

諸儒語要

卷之六

聖一

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時只是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是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惡動之心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

諸儒語要

卷之六

聖

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未發之中雖專指靜時言就發之時此心不爲喜怒哀樂牽引汨撓明覺寂然不動即所謂動亦定者也若有牽引汨撓即是動於氣動於欲矣既有動則其所發必不和故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和中節之和即是未發之中無動無靜體用一原者也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個

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個格式此便是執一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何也元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

諸儒語要

卷之六

聖

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動亦定靜亦定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原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只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

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祿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祿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量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而入千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則于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

須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智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斲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智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煉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量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量愈增而成色愈下旣其稍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感大有功于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簡易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兩以煅煉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起

念即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底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底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比較分量底心各人儘看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底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

諸儒語要 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其所不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着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

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率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精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實想懸想何益

諸儒語要 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蕭惠問死生之說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

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
汝能知晝情情而興蠢蠢而食行不着習不察終
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
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
是通乎晝夜之道更有甚麼死生

學於古訓乃有獲非謂其通于文辭講說口耳義襲
而取諸其外也乃如古訓而學其所學嘿而成之
不言而信而有得于心之謂也遜志務時敏者非
謂其飾情卑禮汲汲于事功聲譽之間如地之下

諸儒語要

卷之六

完

而無所不承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一千天德戒
惧于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曰此只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
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
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
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便須反在自心上體當
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
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爲學頭腦處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

渾然聖賢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
畧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
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狀是又將聖人所畫
模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聘其技其失真愈
遠矣

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于有我則此心
已陷于邪僻雖所論盡合于理既已亡其本矣
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
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

諸儒語要

卷之六

事

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增
益已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脩而平物
也

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
爲易簡之道世入之心祿于計較譽毀得喪交于
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
行之愈難也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

覺于小知小知覺于無知大覺覺于小覺小覺覺

于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覺于天下不亦善

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于

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故已有分寸之知即欲

同此分寸之知于人已有的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

寸之覺于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

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譬

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樹

諸儒語要

卷之六

十一

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

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以不

告之乎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六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七

聖賢類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

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要知得堯舜

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

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

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十一

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欣然起

而進曰大人用力故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

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

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

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湯能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

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

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

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人戒

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伊尹不可言蔽亦是聖之時伯夷不蔽於爲已只是隘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夷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無罪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曰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

諸儒諸要

卷之七

十一

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

仲尼和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

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愷悌孟子儘雄辯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孔子之列國荅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焉如盡各言爾志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

諸儒諸要

卷之七

三十一

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類

皇皇天命其無息乎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誨不倦顏子希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能爲泰山許多水然後能爲大海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个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
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彩以爲花
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
此是不可及處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
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着天裏聖人之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四

言氣象自別

問變化風俗如何謝曰此事須是他聖人便有恁地
手段此方風俗甚薄惡欲變易之吾則未能子貢
稱夫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須還是這老子始得爲
他與天地合一變化在手便做得恁地事余又問
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使孟
子得志如何曰是他須從法度上起變化風俗底
事恐也未了得在如二南麟趾騶虞之應須是文

王始得

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只是三月之久到這些
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學者
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
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
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溫淳淵懿

諸儒語要

卷之七

五

于道得之更淵粹近聖人氣象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學者欲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

上事孔子言安之懷之信之是天理上事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

子嘿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

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是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若顏子的一个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無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此間耳蓋猶有已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間耳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

諸儒

卷之七

六

仁者此意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同心

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他氣象

卑終不類道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裡便見得孟子實有是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個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氣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謂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

諸儒語要

卷之七

七

人然學已至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也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人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

以五就桀不得如此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嘆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嘆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八

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贖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于難忠于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之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惟天下至神爲能與于此此爲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

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于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奈何故委之于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爲周公之事其不爲之乎可爲而不爲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

諸儒語要

卷之七

九

諸子類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

楊雄韓愈說性正說着才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說曼衍而不斷優游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

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也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附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

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十一

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論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

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問宜德云人能戒慎恐懼于不覩不聞之間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何如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脩身可以至于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致之道當何如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偽性爲不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十一

善他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太玄中首中陽氣漸萌于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于心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

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于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校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于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十一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其悔恨不能先知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于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

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

更何所得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或問王通曰子有憂疑乎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十一

明

盡性吾何疑雖然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或問曰通有二言何也曰仁則知通言爲一不仁則以通言爲二若心與迹判則是天地萬物不相管也而將何以一天下之動乎

圓動體方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但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厘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諸儒語要

卷之七

七

明

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特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美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

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其則躑躅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上尋相輪辛勤登攀諸儒語要

卷之七

七

明

躑躅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个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說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于易只道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

一个道理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分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着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爲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諸儒語要

卷之十

朱

明

今異敎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闢惟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重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諸儒類

某接人多矣不禱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耳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身做主不得爲人驅過去裡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垣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耳皆非學之功也君實嘗患思慮紛擾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

諸儒語要

卷之七

朱

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个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却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个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便有人喚着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勝放得下也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

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自有救之之術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堯夫空中樓閣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

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

奸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

戒之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爲人不曾來學伯淳言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六

堯夫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則更有恁理天地陰陽

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虧剛柔初未嘗停息陽

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

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

强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

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

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

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

來面上吹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

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

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縱心

妄行總不妨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

爲物之物也亦不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

分明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十九

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

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

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爲之

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之天地天地不對弄凡餘

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

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

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

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个意思自古

元來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曰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猫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十一

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他在房間便聞得今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得聞以他人觀之便以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十一

濟事

伯淳言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

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具體此意今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極高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克得盡時何如曰聖人也橫渠能克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說聖人事是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諸儒語要

卷之七

主

主

聖人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問橫渠之言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水與水晶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張兄言氣自是張兄作用立標以明道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無虛實清濁言

乃可

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或者以清虛

一大爲天道則乃以氣言而非道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

諸儒語要

卷之七

主

命也橫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鑿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是亦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橫渠教人本只是爲世學膠固故說一個清虛一大
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
處走今日且只道教子厚才高其學便先從博禪
中過來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
誠未有如子厚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
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模寬大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閑居與學者論講

諸儒語要

卷之七

書

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
當往則往耳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
叔謂不可若是則專是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
然也伯淳言雖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
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
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則書伯淳曰子

厚却如此不熟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
心字性與情皆就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
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
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
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卽心之理情卽
性之用今先說一個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
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似性外
別有一個知覺了

諸儒語要

卷之七

書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
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爲一安得有二至於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莫不在此此心卽與天地無
異不可了他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
小

記疑

偶得禱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出於吾黨而
於鄙意不能無可疑也惧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
因竊識之以俟君子考焉先生言于上曰先聖後

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
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
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克此心焉
耳愚謂此言務爲高遠而實無用力之地聖賢所
以告其君者似不如是也夫學聖人之道乃能知
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與聖人
之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
道而傳其心不傳其心而傳已之心哉且旣曰已
之心矣則又何傳之有况不本於講明存養之漸
諸儒語要 卷之七 五
而直以擴克爲言則亦將以何者爲心之正而擴
克之耶夫進言于君而其虛不實如此是不惟不
能有所裨補而適所以啓其談空自聖之弊後之
學者尤不可以不戒也問要看喜怒哀樂未發纔
看便是已發如何見得中曰且只靜觀愚謂此問
甚切惜乎荅之不善也蓋曰靜觀則固爲已發而
且與之爲二矣程子使人涵養於未發之前而不
使人求中于其間其旨深矣
問伊川先生荅鮮于子之問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

足爲顏子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卽
有着矣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
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
二而非所以爲顏子耳某子之云乃老佛緒餘非
程子之本意也
自得處豈容分毫論若見則便見明道云纔說明日
便是悠悠學者拈起一處思量須是要便見若悠
悠卽玩矣若未有見又且放過愚謂學固欲其自
得而自得誠不可以分毫論然欲其自得則必其
積累漸漬然後有以浹洽而貫通焉耳孟子所謂
深造之以道者此也今欲自得而責其便見則無
乃狂躁急迫之甚且未知其所見者又果何事也
耶程子之言乃因學者不及而言初不爲見處發
也又曰若未有見又且放過則其進退遲速無所
據矣其誤後學亦甚矣哉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
不用力愚意恍然神悟乃異學之語儒者則惟有
窮理之功積習之久觸處貫通而嘿有以自信耳

問未見天下歸仁且非禮勿視聽言動當自有見否
曰固是然要便見天下歸仁進學在致知涵養在
敬不可偏廢愚按天下歸仁程子述孔顏之意亦
曰天下皆稱其仁而已乃謂躬行實踐之效非語
其見處也必若以見處言則如問者之言猶爲未
遠而所謂須要便見者則其狂躁而迫切也甚矣
進學涵養乃程子語然程子所謂致知正欲其卽
事窮理而積累貫通非欲其恍然神悟而便見天
下歸仁也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天

問思慮紛擾如何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
未來事愚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
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
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
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烏
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

知性則明死生之說性猶水也愚謂性卽理也其目
則仁義禮智是已今不察此而曰知性卽明死生
之說是以性爲一物而往來出沒乎死生之間也

非釋氏之意而何哉

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于我先生正容曰萬理皆備
于我某言下有省愚觀古今聖賢問答之詞未有
如此之例其學者亦未有如此遽有得者此皆習
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不自知其相率而陷
于自欺也

某人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
說以相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說得我底
公却自無所得某遂心服一二年間纔見卽問先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天

生但曰理是如此其後某人有詩云云此方有所
得愚謂川上之嘆聖人有感于道體之無窮而語
之以勉人使汲汲于進學耳先儒不明其所感之
意故程子特發明之而不暇及乎其他傳者不深
考遂以聖人此言專爲指示道體而發則已誤矣
今若以其正而言之則問者本無可疑而告者但
當告以汲汲進學之意若循其誤而言之則學者
每見必問纔見卽問其曠等甚矣告者乃不知抑
而反引之于恍惚不可測知之境其陵節亦甚矣

或問儒佛同異先生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愚謂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爲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未嘗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爲堯桀之所以爲桀則豈可以莫之辨哉今某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夫本末有無者混儒佛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淫遁之常談俗學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恠獨某子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爲不可解耳

或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先生曰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子

參前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人亦有詩云參前倚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劒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紳愚謂孔子荅子張以忠信篤敬而有參前倚衡之說蓋欲其力行二語造次不忘若曰坐見於牆食見於羹云耳而近世說者展轉恠妄至於如此亦可嘆已且其所謂只今便了乃相親者竊取異學鄙俚之常談可羞甚矣乃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或曰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憲問曰

此還歸仁否或人默然某人有詩云大海因風起萬漚形軀雖異暗周流風漚未狀端何若此處應須要徹頭愚按天下歸仁說已見前今且以所謂物物皆歸吾仁者論之則指憲之問亦應之曰此若不歸仁則必無故而戕賊矣大凡義理莫不如此皆有體驗之實若但如此之說則近世禪學之下者類能言之豈孔顏所以相傳之實學哉

問盡心知性知天是知之存心養性事天是養之先生曰不然昔嘗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子

川曰造得到後更說甚涵養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愚按問者之言于孟子之文義得之矣某子所引程子之言乃聖人之事非爲衆人設也程子所謂造得到者正謂足目俱到無所不盡耳而某子乃獨以知之爲說而又通之衆人豈其未發問之時所謂造得到者已如今之所謂而程子不之察耶若使程子于此如孔子于子張之問達也則所以告

之者必不然矣又云心卽性性卽天天卽性性卽心此語亦無倫理且天地乃本有之物非心所能生也若曰心能生天地之形體是乃釋氏想澄成國土之餘論張子嘗力排之矣

程氏門人

先生之門人甲有詩云誰道高堅不易知生來頃刻未嘗離乙荅之云若道高堅不易知須知此語已成非饒君向此知端的未免猶爲我與伊先生以乙之言爲是愚謂高堅云者顏子形容夫子之道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圭

不易窺測之詞耳非有一物頑然而堅峣然而高也今甲已失之而乙又甚焉且皆儼淡滑稽絕不類儒者氣象某子乃不以甲爲非而又以乙爲是亦不可曉也已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揚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

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者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呂與叔高于諸公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却須理會得到

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

諸儒語要

卷之七

圭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竝觀求一個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

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
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
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
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
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
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
能言之言如楊子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
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及至程子方畧明
得四五十一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
諸儒語要 卷之七 盡
皆失其真矣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七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八

朱晦菴辨游楊呂謝

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
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
言而不能虛心反覆着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
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滾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
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
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必然也近得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一
龜山列子說一篇讀了令人惶恐不知何故直到
如此背馳也

游氏謂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托於
物而生則性之名立此則佛老之言而分道與善
性爲三物矣至於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者
雖出於莊周之言然所謂儀則者猶有儒者之意
也今引其言以論性而特遺之且獨以出作入息
饑食渴飲者爲言則是其所謂性者無復儀則而
專用佛者作用是性之言爲主矣雖欲極其高妙

楊氏曰形色天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爲天下同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阻焉異端之學自以爲精微之論故累千百言而不能竟其義而學者莫知適從此儒釋之辨也

卷之八

二

藍田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于天地之中所以立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三

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
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不可求之
于耳目不可道之于言語然其所謂昭昭而不可
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
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于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

龜山楊氏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無適而非道則鳥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四

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

問龜山言餓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竊謂手持足履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或謂不然其說云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朱子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做道若便以爲道是

認欲爲理也伊川云夏暑久來饑食渴飲若着此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着些私吝心字

不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是道將物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個椅子有四隻腳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腳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

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就這形而下之器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所謂格便就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理而已饑而食渴而飲日作而出日入而息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五

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說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得行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是和非只認得這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儒家則須是就

這杜道理方是道龜山云伊尹之耕于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之伊川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

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吾矣然其言則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道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六

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于形而上下之別而墮于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人莫不知義理之當無過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反求吾心果何爲乎回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

意小智撓乎其間乃所謂空曰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聞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素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無毫釐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義理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七

理出於天道之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爲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執之是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

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着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卽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而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爲理之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八

根本于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豈不信哉

龜山楊氏曰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焉能執之又曰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於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

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于天下武王亦不必耻也故於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又曰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九

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作爲皆不復出於中心之

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出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學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人皆有大功于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悖矣况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十

羅先生于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繞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

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平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于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自有些子偏只是被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不似別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十一

達

人令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后之曰持守良久亦未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體驗字是有個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字是着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

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謝曰仁之爲道非惟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而語之亦難其語愈博其去愈遠古人語此者多矣然而終非仁也如恭寬信敏惠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恭寬信敏惠而已克已復禮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克已復禮而已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十一

祭此特飭身而已何以見其爲仁仁者其言也認此特慎言而已何以見其爲仁有子之論仁蓋亦如此耳惟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仁也可以論仁者莫如人心人心之不偽者莫如事親從兄莊子曰子之事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者此可見其良心矣至於從兄則自有生以來良心之所未遠者以事親從兄而克之則何往而非仁也夫事親從兄之心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尚能不好犯上作亂況於真積力久橫而克之

者乎今夫出必告反必面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亦

可以爲孝矣閭巷之人亦能之長幼有序徐行後巷之人爲有道不可也以爲終不可入道亦不可也但孝弟可以爲仁可以入道在念不念之間蓋仁之道古人猶難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實欲知仁則在力行自省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何知此心則知仁矣曰謝氏正與程子說中或人所問由孝弟可以至仁者相似而反乎程子之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十三

說者也但其意不主乎爲仁而主乎知仁此之或說其失益遠耳蓋其平日論仁常以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但能識此爲活物乃爲知仁而後可以加操存踐履之功不能識此則雖能躬行力踐至於純熟而終未是以爲仁也夫所謂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可矣必識此然後可以爲仁則其爲說之誤也其誤如此故其於旁引四條者皆有若不知仁則但爲某事而已之說而又以孝弟特爲近仁而非仁也夫四條者皆所以求仁之術謂之非

仁猶可也若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切者如木之根水之源豈可謂根近木而非木源近水而非水哉其曰以事親從兄克之則無往而非仁又以不好犯上作亂持間巷之人由而不知之事必其深念自省而有以察夫事親從兄之時之心然後爲知仁皆此意也夫曰由孝弟克之而後爲仁則是孝弟非仁必其識此活物而克之然後爲仁也故又以爲間巷之人徒能謹於事親從兄而不識其爲活物則終不可以入道必其潛聽嘿視於事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古

親從兄之時幸而得其所謂活物者然後可以爲知仁然直曰知仁而不曰爲仁則又并與其擴充之云者而忘之矣必如其說則是方其事親從兄之際又以一心察此一心而求識夫活物其所重者乃在乎活物而不在于父兄其所以事而從之特以求夫活物而初非以爲吾事之當然也此蓋原於佛學之末習而非聖人之本意觀其論此而呂進伯以爲猶釋氏之所謂禪彼乃欣然受之而不辭則可見矣又所謂人心之不僞莫如事親從

兄者亦非是有子之意乃論其當然之要非論其僞不僞也且若專以孝弟爲不僞則五常百行豈皆出於人爲之僞也曰然則程子之論手足頑痺爲不仁者柰何是固所謂愛之理者與謝氏活者之說相似而其所以用力者不同學者不可不察也蓋人能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是則所謂愛之理者常存不息而爲仁之本於是乎在也事親而不知所謂孝則是吾之本心頑然不仁而應乎事者皆不得其當如手足之痺頑矣仁與不仁皆必責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古

之踐履之實非若謝氏反因孝弟以求活物幸其瞥然見之而遂以爲得仁也
楊曰會物於一已而後能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焉楊氏會物於一已者僧肇之言也夫謂無私心而自無物我之間可也若有意會物而又必於己焉則是物我未忘牽彼以合乎此也且物之與己又若之何而可會哉此記佛者之言而較之猶未爲極至之論况楊氏以儒者而數稱之則不可曉矣

謝曰仁之道不易知聖人於此語以知仁之方黨偏蔽也君子小人之注心處也君子注心於義小人注心於利自其過中皆可謂之過既曰過安可謂之仁然於此特可以見仁矣曰如謝氏之說則但觀人之運動作爲而識其運動作爲之所以然者卽可以知仁而亦不必專於觀過矣范呂既踈而謝氏之失爲尤甚蓋其論仁每以活者爲訓知見爲先遂以此所謂知爲彼之知此所謂仁爲彼之活而誤焉耳曰世有因謝氏而推之者曰人能自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七

觀其過則知所以觀此者卽吾之仁是說何如曰此說最爲新奇而可喜吾亦嘗聞而悅之矣然嘗以質之於師而曰不然又既驗諸行事之實而知其果不然也蓋方其無事之時不務涵養本原而必欲求過以爲觀省之資及其觀之之際則又不務速改其過而徒欲藉之以爲知仁之地是旣失其所以爲仁之方矣且其觀之而欲知觀者之爲仁也方寸之地俄頃之間有過者焉有觀者焉有知者焉更相撓拏迭相排逐煩擾猝迫應接不暇

蓋不勝其險薄狂怪而於仁之意味愈不得其彷彿原其所以然者蓋亦生於以覺爲仁而謂愛非仁之說耳夫有是性必有是情故仁之愛知之覺猶水之寒火之熱也程子謂不可以愛爲仁蓋曰不可以情爲性猶不可以寒爲水而已然其所謂以仁爲愛體愛爲仁用則於其血脉之所係未嘗不使之相爲流通也故於有子之言以及此章之旨未嘗不以愛爲言至於以覺訓仁蓋嘗明斥其非矣今宗本程氏而不深考於此乃直謂覺爲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七

仁而深疾夫愛之說則是謂熱爲水而惡言水之寒也溺於新奇而不知其陷於異端誠以是說推之則庶乎其有改矣

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爲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則卽是心而是德行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

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庶乎其得之矣

明道先生嘗論克已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所言只是說道也克已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已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所言卽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已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十八

士

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已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已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理甚分明持國曰道無真無假曰旣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分明
韓持國嘗論克已復禮以爲克却不是道先生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先生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然後復禮

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於禮非有二也

又曰克已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又曰克已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伊川先生曰克勝也難勝者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克者未能有諸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九

已也必誠之在已然後爲克已禮者理也有諸中則無不中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已復禮也克已復禮則事事皆天理故曰天下歸仁焉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自有次序
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又曰敬立則無妄無妄卽禮也
又曰敬便是禮無已可克

又曰視聽言動非禮不爲卽是禮禮理也不是天
理便是私欲入於私欲雖有意爲善亦是非禮無
人欲卽天理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克己復
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或問克己復禮
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
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只有禮時方始是仁處先生
親筆改云克己復禮爲仁言克
盡己私皆歸于禮是乃仁也

又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十

先生作四箴其序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
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之於外所以養其
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
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
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
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
曰人有秉彛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
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

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
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夫
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曰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
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
同歸

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爲一體天秩天序莫不具存
人之所以不仁己自己物自物不以爲同體勝一
己之私以反乎天叙天秩則物我無體雖天下之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十

大皆歸於吾仁術之中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
德

又曰有己則喪其爲仁天下非吾體忘己則反得
爲仁天下爲一人故克己復禮昔之所喪今復得
之非天下歸仁者與安仁者以天下爲一人而已
克己復禮贊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
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蟲賊志以爲
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予且戰且慄勝私

室然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
姑勃蹊安取厭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
皆在我聞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疴疾痛舉切吾
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上蔡曰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
無非天也內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問言動非禮卽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
皆不可易易卽非多禮故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所
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又曰聖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三

人以慎言語爲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這
個意味在胸中朝夕玩味方可

或問合視聽言動處視聽言動只是理何故得合
禮曰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循理便是復禮言動
猶可以有禮文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視以斯聽自
然合理合這個理字便是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
也只是個敬字

游氏曰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爲仁得其本心
而已心之本體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惟其

徇己之私則汨于忿然而人道熄矣誠能勝人心
之私以還道心之公則將視人如己視物如人而
心之本體見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
愛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故曰克己復禮
爲仁者性之中也且心之本體一而已矣非事事
而爲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也
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矣故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取足于己而
已非有藉于外也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三

淵請事斯語至于非禮勿動則不離于中其誠不
息而可久矣故能三月不違仁雖然三月不違者
其心猶有所操也至于中心安仁則縱目之所視
更無亂色縱耳之所聽更無姦聲無思也無爲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發育萬物彌綸
天地而尚何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之足言哉此聖
人之能事而對時育物者所以博施濟衆也仁至
于此則仲尼之所以不敢居而且罕言也然則仁
與聖烏乎辨曰仁人心也操之則爲賢縱之則爲

聖苟未至于縱心則於博施濟衆未能無數數然也

楊氏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放而不知求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又曰勝已之私之謂克克已所以勝私欲而求放心也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復禮所以閑之也能常操而存者天下與吾一體耳孰非吾仁乎顏子其復不遠庶乎仁者也故告之若此若夫動容周旋中禮則無事乎復矣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五

尹氏曰弟子問仁者多矣惟對顏子爲盡問何以至于仁曰復禮則仁矣禮者理也去私欲則復天理復天理者仁也禮不可以徒復惟能克已所以復也又問克已之目語以視聽言動者夫然則爲仁在內何事于外乎蓋難勝莫如已私由乎中而應乎外制其外所以養其中視聽言動必以禮而其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是之謂復天理顏子事斯語而進乎聖人他弟子所不能及也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然記錄所傳不免有難明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五

明

而似可疑者亦有謬誤而真可疑者如曰公言克已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此皆言道之無所不在雖言之有失而道實未嘗可離蓋惟道不可離是以知其言之失而不得遁耳非以爲道無是非得失言雖失而不害其爲道也如曰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者言德盛仁熟自然中禮無所待于勉強而非爲學者言也如曰視聽言動一于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者言能復于禮則仁心存有不待他求而得者非以仁與禮爲二物也如曰禮者理也亦言禮之屬于天理以對已之屬乎人欲非以理訓禮而謂真可以易彼也如曰事事皆仁言所行無非仁者而後人得以是稱之非若呂謝游楊之說也如曰克已盡仁克盡已私只有禮時方始是仁處亦若其言仁禮不異之意也此皆其難明而似可疑者也各以是說通之亦可以無疑矣若曰克已自能復禮不必學文若曰有諸中則無不中禮慎獨敬義所以爲克已復禮若曰敬立則無妄無妄卽禮若曰敬

便是禮無已可克凡或過而失中或亂而無序是則真可疑而不可通者豈其記錄之誤耶至于四箴則又精確縝密而無纖芥之可疑其曰制外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已復禮之事也曰安內存誠而靜專則吾心之德于此其得之矣是固未嘗遽以仁禮爲不異而亦未嘗以爲有待于外求也學者深思而力行之其庶幾乎呂氏專以同體爲言而天下歸仁謂歸吾仁術之中又爲之贅以極言之則未免過高而失聖人之旨抑果如此則夫所謂

而已至于游氏之說以爲視人如已視物如人則其失近千呂氏而無天敘天秩之本且謂人與物等則其害千分殊之義爲尤甚以爲非必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一日反本復常則物我一體無適而非仁者則又陷于釋氏頓悟之說以啟後學僥倖臘等之心以爲安仁則縱目所視而無亂色縱耳所聽而無姦聲則又生于莊周列禦寇荒唐之論若以聖人爲恃其中心安仁之故而有意于縱其視聽者至其所論仁聖之辨則又以博施濟衆爲言則于夫子所以告子貢者似有所未察也楊氏以爲先克已而後復禮以閑之則其違聖人之意遠矣惟尹氏庶幾^近然其以理易禮而遂以復禮爲仁則亦失程子之意矣

呂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已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于心其天資最高尚如此以見克已之難也程椅因言上蔡自謂後來于器物之類置之則爲合要用却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

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

問游先生如何曰亞于二公

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謝氏曰門弟所存夫子蓋得於眉睫之間不待問而可知矣由與回而問之非問之蓋教之也欲省其切問近思者如何又從而振得之也志可以爲善亦不害其未化故在學者則爲切論至道則爲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五

病由與回中人以上者也夫子姑使之篤志乎不可也使之捐志乎不可也其曰盍各言爾志則二人者于此可以省發矣又安知兩人者不由是大有以啟迪其心與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篤志者也至願無伐善無施勞篤志不足以及言之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非志也聊以荅子路之問而已使子路聞此言也則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之語能無自小乎使顏回聞此言也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

語能無樂其庶幾乎

謝氏以有志爲至道之病而欲二子不篤不捐之間有所省發此正老佛之餘論也又以夫子所言爲非志而聊以荅子路之問則其言亦大容易矣蓋其所論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屬每每如此豈非有所發于玩物喪志之一言而不知反以至於斯乎陸子壽論此以爲如謝氏者未免爲程門之罪人蓋得之矣學者不可不戒也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五

明道先生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又曰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又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又曰舞射便見人誠處古人教人莫非使之誠已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或問古之教人必先于洒掃應對進退何也下學而上達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居處恭執事敬雖衆人能爲彼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豈外是然卒異于衆人者以衆人習不致察不能上達耳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又曰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後人多以性命別作一高遠事殊不知性命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十一

孝弟只是一統事就孝弟中便可以盡性至命洒掃應對進退與盡性至命亦是一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孝弟是人切近處故也子夏言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蓋謂此也聖人能竭其兩端耳今非無孝弟之人不能盡性者由之而不知也謝曰下學而極其道則上達矣然上達師無與焉洒掃應對進退乃動容貌出辭氣之事必正心誠意而後能與酬酢佑神之事何以異孰以爲可而先傳孰以爲不可而後倦如草木區以別矣其爲曲直

一也所以聖人克勤小物而必有始卒蓋本末無二道又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洒掃應對上做起曰洒掃應對上學却是太瑣屑不展拓曰凡事不必須要高遠且從小處看且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若我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各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將天下與人相似又如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却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十一

地一般只如洒掃時不着此心怎洒掃得應對時不着此心怎應對得如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爲此古人須要就灑掃應對上養取誠意出來

或問程子所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也曰灑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然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然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灑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

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辭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耳徐繹其旨而以是說通之則其辭備而意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以爲理無大小故學者卽是小者而可以併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云不離乎是耳非卽以此爲形而上者也曰其與佛家默然處合何也佛氏以有言有諸儒語要

失旨均矣曰旣以爲理無大小而又以爲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求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巨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于切近細微之中矣此其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于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灑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曰其然所以然之說柰何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同而有餘于此不足於彼也曰舞射以下三條之說若皆以卽此便爲聖人之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

是可以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途而聖可至矣豈曰一灑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謝說則原于程子之意而失之遠矣夫下學而極其道固上達矣然此方論下學之始而未遽及夫極其道而上達之意也上達固非師之所能與然此方論爲師教人之序未遽及夫師無與焉之妙也不吝之心一也而一金天下則捐之有難易之殊不懼之心一也而平地高臺則其習之有先後之序必如謝氏之說將使學者將先獲而後難不安于下學而妄意於上達且謂爲學之道盡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而無復格物致知修身齊家之事也其與程子之意正相反矣曰程子亦以理無大小而灑掃應對精義入神者不異何以異于謝氏之意而以爲相反何也曰程子所謂必有所以然者以爲同出于理之自然也程子所謂慎獨者則不敢忽其小者以求理之所當謝氏獨以着心爲言則又如其論顏子克己曾子貴道之說初不問理之是

非而惟吾心之所欲爲也然此其失之小者耳程子雖以理無大小爲言然其意則已明夫小不謹則將害其大小不盡則不可以進于大而欲使人謹其小者以馴致其大者耳如謝氏之云則反使人恃其小者以自大而謂夫大者之真不過如此也此豈非相反之尤者哉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朱晦菴辨呂與叔大學解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呂氏曰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不近故有終始爲二道本末爲兩端者愚謂此言似爲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爲異端而爲是說以詆之耶蓋其心未必不以爲有先後者世間之粗學而無先後者出世間之妙道兩者初不相爲謀雖並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故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廿七

不得不是此而非彼及其爲彼則又安知其不是彼而非此哉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爲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爲心害而莠亂苗蕞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此蓋原于所知在此所急在彼之意而其失又甚焉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出此其誤後學深矣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

呂氏曰致知格物脩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相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廿七

見默而識之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爲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道誠身之實務也其與前章所斥異端之學不知所先後者又何以異哉呂氏曰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則爲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爲物格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爲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爲說而失之者程子之爲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于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後緩急之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以爲直存心于草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識之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殊非孔子遺經程氏發明

之本意也向以呂氏之博聞強識而不爲是說所迷則其用力于此事半而功必倍矣今乃以其習熟見聞者爲餘事而不復精察其理之所自來顧欲置心草木器用之間以俟其忽然而一悟此其所以始終本末判爲二途而不自知其非也舊見呂氏晚年尺牘數語有足以證成此義者因係之于後并爲之說云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此伊川之說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廿八

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顛預爾愚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以致知格物之事此其所以誤爲前說而不知其非也若然則又安得獨以不知所先後者爲異端之病哉若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其是非乃所以爲致知格物之事無適而非此理者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而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始終二道本末兩端孰甚于此則未知呂氏所體所

究果何理哉伊川之說正謂物各有理事至物來

隨其理而應之則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理之所

當然者如舜之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此其所以不

爲物之所役而能役物豈曰各任之而已哉如曰

任之而已則是漫然不察其是非可否而一切聽

其所爲也如此則能不爲物之所役者鮮矣顧舍

其顛預而謂人顛預豈不惑哉顛莫官反預吁于反大面也此蓋當時方

言

朱辨蘇氏兄弟老子解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廿九

蘇侍郎晚爲老子解合吾儒于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因爲之辨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蓋未得其所謂如傳燈錄解之屬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書爲可辨也應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學儒之失而流于異端不病其學佛未至而溺于文義也其不得已而論此豈好辨哉誠懼其亂吾學之傳

而失人心之正耳若求諸彼而不得說則予又何暇知焉

張無垢學庸解辨

張云格物知至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物無不窮其始終窮而又窮以至于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豁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愚按格物之學二先生以來諸君論之備矣張氏之云乃釋氏看話之法非聖賢之遺旨也呂舍人大學解所論格物正與此同愚亦已爲之辨矣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四十一

人皆曰予知張曰人皆用知于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于戒慎恐懼使移詮品是非之心于戒慎恐懼知孰大焉愚謂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爲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詮品是非乃窮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絕之吾見其任私鑒智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豈釋氏所稱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與

固之爲人張云顏子戒慎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

幾于喜怒哀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喪愚謂超然悟已發未發之幾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樂莫非性也中節而無不善矣不知更欲如何得之而又如何深入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性而常在性之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喪尤害于理

張云使其由此見性則自然由乎中庸而向來無物之言不常之行皆掃不見跡矣愚謂見性本釋氏語蓋一見則已矣儒者則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四十二

有以養而克之以至于盡其用力有漸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際一有懈焉則幾微之間所害多矣此克已復禮之所以爲難而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其免也張氏之言與此亦不類矣然釋氏之徒既自謂見性不疑而其習氣嗜欲無以異于衆人者豈非恃夫掃不見跡之虛談而不察乎無物不常之實弊以至此乎然則張氏之言其淵源所自蓋可知矣

朱呂張辯胡子知言疑義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大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熹按孟子盡心之意正謂私意脫落衆理貫通盡得此心無盡之體而自是擴克則可以即事即物而無不盡其全體之用焉耳但人雖能盡得此體然存養不熟而于事物之間一有所蔽則或不得盡其用者故

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說又便以爲聖人之事竊疑未安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旣知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知之矣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皆似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于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又何必爲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爲情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爲才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于

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遠哉熹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爲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爲惡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遠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爲耶將性有之耶謂聖人所自爲則必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

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

論語要

卷之八

聖

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已蔽父子夫婦爲已累衣裘飲食爲已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長短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熹按人之爲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耶栻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爲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

書中所謂善固性也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者也而或渾焉則以泥渾之雜也方其渾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爲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化其渾以澄其初而已熹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

論語要

卷之八

聖

性是說氣質之性觀上下文可見熹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冒次先橫一物臨事之際着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雖說以洒掃應對爲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故纔說洒掃應對便須作急精義入神意思像主張惟恐其滯于小也如爲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天自

處皆是此个意思恐不免有病也又云以其大者移于小物作日用工夫正打成兩截也

知言曰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何如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予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

諸儒語要

卷之八

聖

則能矣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克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與天地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熹按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知從事于此

而自得焉耳初不必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說甚切而所答者反若夫離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于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于他處而後操而存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間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于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克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此理也梼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爲仁不知如何

諸儒語要

卷之八

聖

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爲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爲益有所施而無窮矣然則答爲仁之問宜莫若敬而已矣祖謙曰仁體不可遽語至于答放心求心之問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云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此言是矣若曰於已

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于他處而後從而
操之語却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
非發見于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
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其本
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熹謂二者誠不可
偏廢然聖門之教詳于持養而畧于體察與此章
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
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通之非以為必
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
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知言曰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
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
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則有是
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
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熹按心性
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動動
則心矣恐未能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如何栻曰
心性分體用誠為有病若此改作性不能動動則

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
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

朱辨胡子知言

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語說得
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
欲都混了故把做同體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
只就事言之黃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
中者性之道也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

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

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

仁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
曰此說未當五峯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性為
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

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
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
告子湍水之說耳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
小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
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

之意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人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遂旋於此處撓入兩端則是性亦不可以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與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詞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與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易平如孟子尚有些隱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總老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幸

明

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繞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幸

明

云所以好惡者性也

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于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達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惟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

胡子知言序

南軒著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于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于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于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啻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于一源貫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上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五

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爲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藁而已啟予手足矣或問于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首章一言之至于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爲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于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某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端並興孟子惧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于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况今之異端直自以爲識心見性其說講張雄誕又非當世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墮弛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先生知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言又曰識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

諸儒語要

卷之八

五

有情效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于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于異端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于中自惟不敏有負風知輒序遺書貽于同志不韙之

罪所不得而辭焉

諸儒語要

卷之八

子

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八

朱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九

朱晦菴辨陸象山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得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飲食之人却硬要將肉將飯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

諸儒語要

卷之九

子

此理便是生知安行者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但說率性心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里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曾恁地說聖人只是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領三千來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麼何故不說道纔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

來從學亦是長久相聚還理會個甚麼何故不教他歸去自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舜許多工夫方到得舜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有兩樣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公管這個本是事要成已而不要去成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曾理會而終亦不足以成已如那一項却去許多零

間每事理會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意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簞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簞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甚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先生問仁傑別後見陸象山如何曰都下相處一月議論間多不合因舉戊戌春所聞于象山都是分別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兩句曰彼之病處正在此其說集義都是義襲彼之意蓋謂學者須是自得不爲文義牽制方是集義若以此爲義從而行之乃是求之于外是義襲而取之也故其弊自以爲是自以爲高而視先儒之說皆與已不合必大因言金溪有言不是教人不要讀書讀書自是講學中一事纔說讀已是刺此一句曰此語却是必大又言其學全在踐履之說曰此言雖是然他只要踐履他之說耳

禪學盛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

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他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麤暴

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襟把許多麤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在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荅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去都

諸儒語要

卷之九

四

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纔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來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麤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纔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是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節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個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

荀楊之徒皆是把性做氣說了

吳仁父說及陸氏之學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于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恠如此可畏可畏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着不得一個事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個心了

諸儒語要

卷之九

五

萬法流出更無許多事他都是實見得個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如何不似他見得直捷俊偉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要緊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只見得個物事便都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

世即今便是又曰南軒初年說却有些似他如嶽麓書院記却只恁他說如愛牛如赤子入井這個便是真心若理會這個心了都無事後來却不如此子靜却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却平直恁地說却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理底又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含糊鶻突遮蓋在這裡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

諸儒語要

卷之九

六

一個心便都道自了如何得雖顏子曾子是著多少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便說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個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他只說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聖人說克己復禮便真實下工夫一日克己復禮施之于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于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于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真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

食飯必飽他門便說一日悟得克己復禮想是見天下歸仁便是想像飲酒便能醉人却似說如飲醇醪意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恁地快活便會使人恁地發顛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得見這一個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緣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個直截道理聖人那裡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

諸儒語要

卷之九

七

為學若不算實了便如釋老談空又却不如他說得索性又曰近來諸處學者談空浩瀚可畏可畏引得一輩江西人都顛了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内外本末上下合于靜却要理會内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爲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他意所爲于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于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空諸所有

至之舉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與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心了有個父召急趨

諸儒語要

卷之九

八

底心又有個造淵與底心繞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便貼著一個意思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個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某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畧畧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曰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說一遍著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嘆笑之儒釋

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著存

某向與子靜說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開議論某曰開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只是胡撞

諸儒語要

卷之九

九一

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裡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纔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即曰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是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肯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爲可去也

有一學者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于

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先生痛加誚責此三字誤天下學者自堯舜相傳至歷代聖賢書冊上並無此三字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饑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言如一條大路其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不自在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纔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自視實悠悠過日下稍只成得個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心又

請儒講義

卷之九

十

非所謂意見乎

陸子靜說克已復禮云不但是去克去已私利欲之類別自有個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曰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已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着真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辨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

請儒講義

卷之九

十一

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久久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果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腦甚惡之又戀着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衣服尋着他禪是在左脇下是在右脇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却趕將出門去果老所喜皆是麤粗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痛被他薄賤汪丈爲人淳厚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着鶻突底禪群疑塞腦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丈嘗謂某曰果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曾見其好處否又却云不會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其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萬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

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
廣中刻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
不礙其禪學耳

吾儒頭項多思量着得人頭痺似陸子靜樣不立文
字也是省事只是那書也不是分外底物事都是
說我的當道理從頭理會過更好

因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是
這一句道理讀書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
意指如何要將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焉

諸儒語要

卷之九

十一

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
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盲無知之人撞牆
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浪渺渺茫茫都
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
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
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自失心者是甚
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
目至今猶不覺悞今教公之言只討聖賢之書逐
日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

諸儒語要

卷之九

十一

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
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
朋友便遠求師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在此住得
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間諸公每日做工夫
者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些道理公
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贏若聖賢之道只是
說得贏何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
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剛定如何只
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剛定還替得公麼陸剛定也

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
書他若不讀書如何便做得許多人先生吁誤人
誤人又曰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個個學得不遜
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悻悻慢無禮無少長之節
可畏可畏
守約問吾徒有往從陸子靜者多是舉得這下些小
細文義致得子靜謂先生教人只是章句之學都
無個脫洒道理其實先生教人豈曾如此又有行
不掩其言者愈招他言語先生曰不消得如此說

是他行不掩其言自家又奈何得他只是自點檢
教行掩其言便得看自家平日合當恁地不是因
他說行不掩其言方始去行掩其言而今不欲窮
理則已若欲窮理如何不在讀書講論今學者有
幾個理會得章句也只是渾淪吞棗終不成又學
他于章句外別撰一個文字與他闘又曰某也難
說他有多多少少某都不敢說他只是因諸公問
不得不說他是向一邊去拘不轉了又不信人言
語又怎奈何他自家只是理會自家是合當做聖

諸儒語要

卷之九

古

人說言忠信行篤敬與人忠等語皆是實說鐵定
是恁地無一句虛說只是教人就這上做工夫做
得到便是道理

如孝弟爲仁之本一章此等說話陸象山都不看凡
是諸弟子之言便以爲不是而不足看其無細心
看聖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處便將個硬說關倒
了不消看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不好處便
悖慢無禮便胡說亂道更無禮律只學得許多粗
暴可畏可畏不知如何學他許多恁地不好恁地

快

符舜功問子靜君子喻于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拘伊
川曰惟其深喻是以爲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
看來人之于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喻又安能
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已力排其
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
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繞見人說省察
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

諸儒語要

卷之九

五

他又言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呵佛罵祖之說致
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
子靜說告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
好使人警發有鎮密之功昔荆公叅政日作兵論
稿壓之硯下劉貢父謁見值客坐于書院竊取硯
之既而以未相見而坐書院爲非遂出就客次及
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以近作兵論對乃竊荆公
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荆公退碎其硯下之稿以

所論同于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

頃有一朋友作書與陸子靜言陸子之學蕩而無執

陸復書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蕩無名

詩云蕩蕩上帝書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爲善豈可

以爲不善耶其恠如此

至之問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朱先生云陸子靜

不着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至之云

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

先生語陸云試說看陸只鵲突說過先生因語諸

諸儒語要

卷之九

七

生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

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

子靜常言顏子悟道後于仲弓又曰易係決非夫子

作又曰孟子無柰告子何陳正已錄以示人先生

申言曰正已也乖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

死了告子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于其言不無

疑信相半曰信是信恁處疑是疑恁處曰信其論

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

個分曉若一時不會分曉得乃欲續後于書問間

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

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便攻訶古

人今人亦無有不是處若是他訶詆得古人不是

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向來見子靜與順伯論佛

云釋氏與吾儒識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

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亦同一個道

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

諸儒語要

卷之九

七

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

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義襲而取却

不說義襲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須是

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曰如人心知此義理

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性質魯

鈍或一時見不到得他人說出來反之于心見得

爲是從而行之亦內也金溪以爲此乃告子之見

直是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以他人之說

爲義而行之是求之于外也遂於事當如此亦不

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纔見得如此便一向執着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以一貫之此正同歸殊塗百慮一

都應不得曰可知是他所學所說盡是杜撰都不依見成格法他應事也是杜撰如何得合道理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就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

舜功曰子靜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個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汪長儒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裡動也靜靜也靜先生曰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

江西之學無了惻隱辭讓之心但有羞惡之心然不羞其所當羞不惡其所當惡有是非之心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潘恭叔說象山說得如此待應事

許行父謂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功夫曰如此說不得不會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都是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見他不是須仔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既知他不是處須知是處在那裡他既錯了自家合當如何方始有進子靜固有病而今却不曾似他用功如何便說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反爲子靜之笑也且如看史傳其間有多少不是處見得他不是便

有個是底在這裡所以無往非學

他只說天命之性人爲貴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其說雖詳只恁袞去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他個是時文也莫道時文說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公也須自反豈可放過

陸象山論朱晦菴

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

諸儒語要

卷之九

子

言

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陸子靜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

呂伯恭約先生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于信之鵞湖寺復齋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鵞湖之同遂與先生議論致辨又令先生自說至晚罷復齋曰子靜之說是次早先生請復齋說復齋曰某無說夜來思之

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

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先生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復齋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先生曰不妨一面起行及至鵞湖會伯恭首問復齋別後新功復齋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于復齋先生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

諸儒語要

卷之九

子

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及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翼日元晦與伯恭商量數十折議論來先生莫不悉破其說繼曰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方會之時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疊疊言之大畧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復與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

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身以達于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于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于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于外惟能辦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善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于困而此心卓然

諸儒語要

卷之九

五

不動然後于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于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朱享道書云鵲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歸會于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于此語自得則未也○鵲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

陸以朱之教人爲太離此頗不合○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

淳熙八年春先生訪元晦于南康時元晦爲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會說到這裡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

諸儒語要

卷之九

五

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反觀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能無所感竊謂學者于此當辨其志凡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于義也志乎利則所習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于此而不能自拔則終

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其志之所向則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廩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于國事民隱以無負于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講之熟安能不有所喻顧恐不在于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于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其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于場屋必能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于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

蕭循善集

卷之九

書

信

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在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無負其志元晦跋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溪熹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益聽者莫不悚然而動心焉熹又恐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則

庶乎其不迷于入德之方矣先生云講義述于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却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朱元晦書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益浙中

蕭循善集

卷之九

書

士人賢者皆歸焉此來所得爲多幸甚再書云歸來臂痛病中絕學損書却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恨未得款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于義理上不亂說却于要緊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

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朱元晦語錄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却覺不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為已必能開導其人也又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去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

卷之九

五

先生又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茂叔發之又云韓退之言軻氏之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志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朱元晦喜晴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與陶贊仲書畧云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辨其非是大

抵言無極而太極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于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于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為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知無極之說為非矣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

卷之九

五

再書云與元晦二書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為其全文不增損一字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論私立門戶之非與唐司法書畧云學者求理當惟理之是從豈可苟私立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

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孔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量也

朱元晦論學徒競辨之非答諸葛誠之云示論競辨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無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于吾之所急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于二者之間果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於天理不

論語集注

卷之九

五

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侍晦菴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先生者晦菴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其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朱論南軒東萊龍川止齋

問性情心仁曰橫渠說得最好言心統性情者也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極說得性情心好性無不善心所發爲情或有不善說不

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有流爲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性不是別有一物在心裏心具此性情心失其主却有時不善如我欲仁斯仁至我欲不仁斯失其仁矣回也三月不違仁是心有時乎違仁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存養主一使之不失去乃善大要在致知

論語集注

卷之九

五

致知在窮理理窮自然知至要驗學問工夫只看所知至與不至不是要逐件知道因一事研磨一理又又自然光明如一鏡然今日磨些明日磨些不覺自光若一些子光工夫又歇仍舊一塵鏡已光處會昏未光處不復光矣且說仁之一字上蔡只說知仁孔子便說爲仁是要做工夫去爲仁豈可道知得便休今學問流而爲禪上蔡爲之首今人自無實學見得說這一般好也投降許久南軒在此講學諸公全無實得處胡亂有一人入潭州

城裏說人便靡然從之此是何道理學問只理會個是與不是不要添許多無益說話

今人為學多是為名又云安排討名全不顧義理說苑載證父者以為直及加刑又請代受以為孝孔子曰父一也而取二名此是宛轉取名之弊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便從上面做去如殺身成仁不是自家計較要成仁万死只是見得此事生為不安死為安便自殺身旁人見得便說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謂經德不回非欺

讀書要義

卷之九

五

于祿哭死而哀非為生也若有一毫為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軒曰為己之學無所為而然也

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于靜使氣好為人師要人悟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象山失之寡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于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呂丈舊時性極褊惡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

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一假躲箭_震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光武是一個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算

讀書要義

卷之九

五

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大白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麗其說振厲使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

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爲若一向萎靡濟甚事又說個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爲

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麓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看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于我者切于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個是與不是

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拂理如何不理會得

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措詩小序是他看不破薛常州周禮制度都不能言邵數亦教季通說過一遍又休了

人言何休爲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爲毛鄭之佞臣問東萊之學曰伯恭于史分外仔細于經却不甚理會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說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個都好不知是如何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怨恁地

時他方說不是義剛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麼學只是見得淺

先生問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勸人看左傳遷史今于約諸人擡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伯恭于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辯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此二句最

讀書要義 卷之九

重

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害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宗之類他只說得個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家者不可無末却云形

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
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個好底物事
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
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
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遊史記中
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言語亦有所自來也遷只
在權謀功利孔子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
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

論衡

卷之九

書

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
是可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會明聖賢以六經
番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
於六經而反取疎畧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至
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使
人且異而瞞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婺州士友只流從祖宗故事與史傳一邊去其外馳
之失不少病在不會於論語上加功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爲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太
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
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
十月車服黃屋左纁蓋識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
之意脉誠恐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
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
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此等議論恰與欲削卿黨者相反

論衡

卷之九

書

先生出示荅孫自修書因言陸氏之學雖是偏尚是
要去做人若永嘉永康之學大不成學不知何
故如此他日用動靜間全是這個本子卒不改變
不得如呂氏言漢高祖當用夏之忠却不合黃屋
左纁不知縱使高祖能用夏時乘商輅亦只是這
漢高祖也骨子不會改變蓋本原處不在此
伯恭亦嘗看藏經來然甚深不見于言語文字間有
些伯術却忍不住放得出來今害人之甚
先生問德粹去年何處作考官對以永嘉間曾見君
舉否曰見之曰說甚話曰說洪範及左傳曰洪範

如何說曰君舉以爲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
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
過于皇極則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還他題目一
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
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又
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
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
如晉先蔑齊人但謂先蔑齊秦耳此乃先蔑立嗣
不定故書齊以示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齊秦

諸儒講義

卷之九

美一

如何書齊秦謂之示貶不書齊則此事自不見何
以爲褒昨說與吾友所謂專于傳上求之不及于
約乃謂此耳是乃于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
問左氏識見如何曰左氏乃一個趨利避害之人
要置身于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大倫處皆錯觀其
議論往往如此且大學論所止便只說君臣父子
五件左氏豈知如此如云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正如田客論主而責其不請饗秦使孔
子論此肯如此否尚可論其好惡同聖人哉又如

諸儒講義

卷之九

美一

論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
饗之命以義夫是何等言談問此一事公羊議論
却好曰公羊乃儒者之言又問林黃中亦主張左
氏如何曰林黃中却會占便宜左氏疎脫多在君
子曰渠却把此殃苦劉歆昔呂伯恭亦多勸學者
讀左傳嘗語之云論孟聖賢之言不使學者讀及
使讀左傳伯恭曰讀論孟使人易向外走因語之
云論孟却向外去左傳却不向外走讀論孟且先
正人之見識以參他書無所不可此書名傳惠公
元妃孟子起便沒理會大抵春秋自是難看今人
說春秋有九分九釐何以知聖人之意是如此平
日學者問春秋且以胡文定傳語之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群慝章句訓
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
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裡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
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
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
持已甚反涉各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

之開楊墨也只得恁地關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個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子靜雖占奸不說然他見得成個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個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釣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胸中有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頌着不得

諸儒語要

卷之九

美

這

如游古山詩又何消說着只是他稍理會得便是要說又說得不着如東坡子由見得個道理不成道理又却便開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似得子靜子靜却是見得個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

金溪之學雖偏然其初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曾侵過官路來後來於不知底亦要強說便說出無限亂話前輩如歐公諸人爲文皆善用其所長凡所短處便不拈出來說所以不見踈脫今永嘉又

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人不及金溪大抵只說一截話終不說破是個甚麼然皆以道義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許多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隨因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個得其學曰欽夫

諸儒語要

卷之九

美

這

言自有獎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太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學得那拍頭器遠言陳丈大意說格君且令於事上轉移他心下歸于正如蕭何事漢令散財於外可以去其侈心成其愛民之心說北齊宣帝曰欲事君者豈可不可以此爲法自元魏以下至北齊最爲無綱紀法度自家却以爲事君法

永嘉看文字大字平白處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尋節目以爲博只如韋玄成傳廟議渠自不理

會得却引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註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遂謂周后稷別廟殊不知太祖與三昭三穆皆各自爲廟豈獨后稷別廟又云后稷不爲太祖甚可怪也

季通云永嘉貌敬甚至及與宮祠乃繳之云朱某素來迂濶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才不當如此以問先生云不曾見此文怎見得

陳同甫縱橫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名爲諷說反被他諸儒譏要

玩

說同甫因謂呂伯恭烏得爲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裡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爲同甫之說者三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見得他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又嘆息久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等自恁地陷身汗濁要擡頭出

不得

同甫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先生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甫一生被史壞了直卿亦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被史

壞

陳同甫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

諸儒譏要

卷之九

里

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也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甫在利欲膠盆中

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爲邪說然尚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甫議論却乖乃不知正曹丕既篡而文之以揖遜爾同甫亦是於唐漢事迹上尋討個仁義出來便以爲此即王者事何異於此

因言陳同甫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得他却不要斷他

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底道理待學他做

或問同甫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見不破只說個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的事

陳同甫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

諸儒語要 卷之九

聖

陸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個行戶尚有個據處如葉正則說只是要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書來言世間有一般魁偉底道理自不亂于三綱五常既說不亂三綱五常又說別是個魁偉底道理却是個甚麼物事也是亂道他不說破只是籠統恁地說以謾人及人理會得來都無効驗時又說你是未曉得到這裡他是也不曉得他之說最誤人世間跌人都被他瞞不自知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家後來學者

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効此意甚可憂

唐荆川先生編集諸儒語要卷之九

諸儒語要

卷之九

聖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十

楊墨老莊佛禪

先生教某思孝弟爲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時仁固已存乎其
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
敬其長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惟知愛敬
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實于中事物
誘于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
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蓋謂修爲其仁者必本
于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
親者不敢慢于人愛親者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
人不敢惡于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
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
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
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
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程

孟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

得愛反不得爲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

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謂雖滿

漫周徧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是有箇漸所

以生生不息如冬至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

至于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

漸所以便有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

其生所以不息辟之木其始抽芽便是草木之生

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二

後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
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
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
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
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
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
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
裏面發生出來

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

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既害就空寂以求全身于亂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此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公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于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讎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三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以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楊朱之學出于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子

莊列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于心至臣之于君則曰義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開闔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已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四

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爲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爲無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老氏乃以有無爲生物之本陋哉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

陰陽未判太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爲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爲證也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五

之用

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問老儒讀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曉得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今讀老子者亦多錯如道德經云可名非常名則下文有名無名皆是一義今讀者皆將有無作句又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只是無欲有欲今讀者乃以有無爲句皆非老子之意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六

于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老子言甚難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老子之言竊美闢闢者也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着便不是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似不相入處如水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上去然老子之後有申韓晉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

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
蘇秦學于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押闔既
動然後用鉤鉗鉤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
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然其學甚不近
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自置而不足論也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
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于反處做起且
如人剛強咆哮跳躅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
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七

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
然其勢必至于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
耳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不恤故其流
多入于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
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
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榮字光也古
字或通用不可知蘇頌演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
是箇沉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

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于魄他全不

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
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
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
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雌
乎无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
爭如一箇人咆哮跳躅我這裡只是不做聲少間
咆哮跳躅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
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乎之也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八

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
着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
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
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
二是火二抱一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
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
間斷致柔是到那剛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
剛這氣便粗了

老子之學魂常養魄故不耗散而水火交

因說參同契曰他之法只是以神運此精氣結而爲母其說甚異

陳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是老氏語畢竟無歸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裡明年復來這枝上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知覺亦盡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言自有許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九

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又只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恐他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便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

持國曰道家有三任心任則氣任氣任則神任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乃所謂坐馳也

人有語導氣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閑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久矣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十一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俱已用出二分我纔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即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

問老子與鄉愿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鄉愿猶在人倫中只是

箇無見識底好人

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

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

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問老子與莊子似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

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個理一也物

未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十一

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莊周之博乃禪

家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遙游養生主曲譬廣

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游一篇乃孟子所謂

行其所無事而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知天命存于身者淵源無

窮故施于民者溥博無盡而事功不同也知之則

一事功可以盡聖人之蘊不知則一事功而已

矣不足以言聖人也莊周乃曰聖人之道真以治

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豈其然乎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

多或云莊子都不說着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

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

子自是楚人想見聲問不相接大抵楚地多有此

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云云曰如

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

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

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辨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十二

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

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

上樹口嚼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

廣云通鑑中載孔子順與公孫龍辨說數語似好曰

此出在孔叢子其他說話又不如此此書必是後

漢時人撰者若是古書前漢時又都不見說是如

何其中所載孔安國書之類其氣象萎爾都不似

西京時文章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

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智者過之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似是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

莊周列禦寇亦似這會點意思他也是不專學老子吾儒書他也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瞥見這物事便放浪去了而今禪學也是恁地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多稱佛家於心地上煞下

諸儒語要

卷之十

言

工夫

因論佛曰老子先倡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脫灑廣闊然考其語本多莊列公晦云曾聞先生說莊子說得廣闊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說其爲害更大在釋氏見得高的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玄空又說真空玄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畧同但是他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個心如老子亦只是要存得一個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用

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氏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只

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着衣不曾掛着一條絲若老氏猶自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

問人皆以佛之說爲無老氏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却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即

諸儒語要

卷之十

言

是空空即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于無終日喫飯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滿身穿衣却道不曾掛着一條絲

問釋氏之空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此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之率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個悶

行訛處言九死生齊煩腦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便挾此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常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槩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諸儒語要卷之十

會自家一個渾身釋氏則自家一個渾身都不管了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于老氏之意

老氏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淡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虛無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

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周徧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猶重也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尤當貴重之而不可諸儒語要卷之十

犯如愛其身也寵為下者寵人者上于人也寵于人者下于人也辱固不待言而寵亦未足尚今乃得之而猶若驚而况大患與身為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將及于身而貴重之則必不敢輕以其身預天下之事矣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托之則其與天下必能謹守如愛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老子言道之真以治身又言身與名孰親而其言外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

所以流而爲楊氏之爲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爲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遺意而非老氏之本真矣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幻老氏又却說及下截曰老氏勝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如道家陰符經所謂絕利一源便到至道

奪胎出世之說有之釋道專專此心故釋定道出神道出神故能奪胎釋定故死而能出世釋定故能入定道定故能成丹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于義理諸儒語要卷之十

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口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淺而深者

或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曰老莊滅絕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如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

營于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道雖其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關老氏不知關楊墨則莊老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于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見他深處後來是達麼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于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

諸儒語要卷之十

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迹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于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同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

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耳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又達麼入來又翻出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于義字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于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設施措置之方既

不出于言語文字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于

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于彼至于二帝三王

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

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

關洛諸公既皆闡明聖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

切如博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

後山白鶴宮觀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

深知道而其言或出于強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

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蹈

其中而不自覺矣朱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釋氏

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故性所以鼓舞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于世俗一副當汚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之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曰絃緩如何曰不鳴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十一

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道學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如此說後來達麼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出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濶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十一

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稍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稍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稍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個不得如他幾個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合這個不下將去愚人他那個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不說時掉翻了依舊離這個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的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裡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却請兩個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個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着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間自見

得他底低有時放伊揚眉舜目有時不放伊揚眉舜目有時揚眉舜目的是有時揚眉舜目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

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

因語禪家云當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

久無可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

至達磨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初問答亦只分明

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處如乾屎橛栢樹

子之類只是胡鶻笑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三

未

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

可使之西亦不可置此心于危急之地悟者為禪

不悟者為顛雖為禪亦是差了蹊徑置此心于別

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哀任然細觀之只是于

精神上發用渠問既一向說空及其作用又只是

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也渠自錯認差了渠雖說

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肯了老

專教人坐禪果老以為不然著正邪論排之其後

果老在天童了老乃一向尊師禮拜果遂與之同

及死為之作銘問渠既要清淨寂滅如何不坐禪

曰渠又要得有悟果舊甚喜子韶及南歸遺書責

之以為與前日不同今其小師錄果文字去正邪

論與子韶書亦節却虛空主大覺中如海一漏發

問病翁墓誌中說官蒲田事如何曰佛家自說有體

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載之

問禪僧有鳴鐘升坐死者如何曰世念既空自知得

只是能偃不卧床席耳別無他說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五

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樸

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

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

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

其說以為墮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

家多是麻三斤乾矢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

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

時理障事

佛者云置之無事不辨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若是專一用心于此則自會通達矣故學禪者只是把一個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穿鑿看來看去工夫到時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參學事在子亦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也只是教人如此但他都無義理只是個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

禪只是一個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十一

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悟後便作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淺深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呆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

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崖邊猛推一推下去入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最妙之門也他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個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又問圭峯云作有義事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十一

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義理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恩義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果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空虛打做兩截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個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

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特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為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者行已解是禪也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睥面益背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丁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家話渠於開喜升座却云彥仲脩行却不曾禪實學食禪却不脩行所謂張三有錢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七

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有盛衰紹興間最盛閩中自有數人可數可數先王之道不明却令異端橫出豎立

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問胡僧不能害傳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曰是他心不動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關得極善他只要理會個

寂滅不知須強寂滅他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為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濫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竊其說傳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個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濫華經看便見其謾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六

成就他做佛何故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遍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為佛教者然實謬為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為不善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為學佛之効不知此特粗勝庸俗之人耳士大夫學佛者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

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為然者如果是不以為然當初如何却怎地撰下又如偽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贓耳龜山往來太學過廬山見常總總亦南劍人也與龜山論性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後胡文定得其說于龜山至今諸胡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與惡為對者又別有一善常總之言初未為失若論本然之性只一味是善安得惡來人自去壞了便是惡既有惡便與善為對今他却說有不與惡對底善又

諸儒諸要

卷之十

堯

有與惡對底善如近年郭子和九圖便是如此見識上面書一圈子寫性善字從牽下兩邊有善有惡或云恐文定公當來未甚自差後來傳襲節次譌舛曰看他說善者之詞不與惡對已自差異血氣之屬有陰陽牝牡之性而釋氏絕之何異也釋氏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天釋氏以性為日以念為雲去念見性猶披雲見日釋氏之所去正吾儒之所當事者吾儒以名利關為難透釋氏以聲色關為難透釋氏不窮理以去念為宗釋氏指性為天

故蠢動含靈與我同性明道有言以吾儒觀釋疑于無異然而不同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

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來做

緣習程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

諸儒諸要

卷之十

辛

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如舊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于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曉也故曰子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于此言上看得破便

仁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于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于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不明正由情者累知體諸儒語要卷之十

世

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囿于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于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于詖而陷于謠矣張

釋氏不知天命即所謂性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末緣本以小緣大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

冰者與張夏臣疑水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過于大也塵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妄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妄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有情無情體同而用分人以其耳目所學習而不能諸儒語要卷之十

世

超乎見聞之表故昭體用以示之則惑矣惑則茫然無底止而謂釋氏所引以心爲宗心生萬法萬法皆心自滅天命固爲已私小惑難解大礙方張不窮理之過也彼其誇大言辭顛倒運用自謂至極矣然以聖人視之可謂欲仁而未至有智而未及者也夫生于戎夷亦間世之英也學之不正遂爲異端小道惜哉釋氏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佛氏把作用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不過只認得個氣而不說着理耳達

麼答國王作用之說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
執捉在足運奔在鼻嗅艱在口談論徧現俱該沙
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
魂他把合天地世界總是這個物事乃吾之真體
却指肉身只做假合幻妄若能見得這個透徹則
合天地萬物皆是吾法身便超出輪迴故禪家所
以甘心屈意枯槁山林之下滅絕天倫掃除人事
者只是怕來侵壞着他這個靈活底若能硬自把
捉得定任便是成道了便一向縱橫放恣花街柳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三

栢或喚猪頭鳩子都不妨其實多是把持到年暮
氣衰時那一切情慾自然退滅却是喚做工夫至
到便矜耀以爲奇特一向呵佛罵祖去朱

佛氏所謂玄妙者只是生乎生之謂性之說告子生
之一字乃是指人之知覺運動處大意謂目能視
其所以能視處是誰耳能聽其所以能聽處是誰
即這一個靈活知覺底常在面前作用便謂之性
悟此則爲悟道一面做廣大玄妙說將去其實本
領只此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于無

父無君乃其後截人事之粗迹悖謬至顯處他全
是認氣做性了如謂狗子有佛性只是呼狗便知
搖尾向前便是性人與物都一般所謂萬劫不滅
亦只是這個老氏謂死而不亡亦只是如此所說
千百億化身千手千眼皆是在這裏竊裡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
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
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三

于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
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
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
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
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
求復之則入于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
義行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
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則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門如何謝子曰

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痒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

莊周如何謝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話這箇甚麼謝曰吾曾歷歷

論語要

卷之十

五

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齋差却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爲他不窮天理只將拈匙把筯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意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美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魯懸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咏肚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又問堯舜禹湯文武做底事業豈不是用謝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

合一幾曾做作橫在肚裏他見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事業如大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做甚麼如子路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顏子尚是參彼已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道理便是天之所爲也更不作用謝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性

論語要

卷之十

五

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剥了一重皮又剥一重皮至剥得極盡無可剥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動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動有動之理言有言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恭從厚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

能動能思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貌恭也得不恭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却不管橫來豎去却都認做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用爲弄精魂而呵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有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造耳問彼言一切萬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個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

諸儒要

卷之十

七

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于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着一物不得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着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爲意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此見得

只是個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皆動之以禮始得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况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人也只說視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却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居處執事與人交止說居處

諸儒要

卷之十

八

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下面着個恭敬忠如出門使民也只說個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却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孔子言克己復禮爲仁

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疊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爲所不當爲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禮當如尸立之禮當如齋頭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禮

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

者取其粗者以爲道如以仁義禮智爲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爲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如某國王問其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爲性曰作用是性曰如何是作用是性云云禪家又有慧者云當來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云未作用時性在甚處

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持在足運奔即告乎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龜山舉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堯

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耶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個其言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聽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

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

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斯國王見

恒河水一段云云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

是此性也說存養心性養行來光明寂照無所不

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

含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

門中不捨一法他個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

是差處便在這裡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

諸儒語要

卷之十

罕

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個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禮而視也是此性以禮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只是一個真實底道理他也說我這個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所爭

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這個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他說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濶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強如此籠罩去他舊時墨墨說得本不如此廣濶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轉

諸儒謬誤

卷之十

聖

胡篁白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釋氏以盡虛空沙界為吾身大則大矣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為一塵刹幻化之物而不知敬焉是有間也有間者至不仁也與區區于一物之中沉惑而不知反者何以異即物而真者聖人之道也談真離物釋氏之幻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

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個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于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以得也

今語道則須待晏寂滅湛靜形便如稿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知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稿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

諸儒謬誤

卷之十

聖

謂必有事焉今既如稿木死灰則却于何處有事

莊子曰心如死灰形如稿木達磨曰心如牆壁乃可入道程

人能於這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中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也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謂從那裡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皆元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

來都在萬物上一例看大小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稿木死灰然後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吏一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學

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在那昏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于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着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

道則有害習忘所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平去念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于釋氏此也

佛說直上便是動念即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孺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作心他便喚作前塵忘想當了是見得太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他却一切掃除却那裡得地位進步佛家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學

說大乘頓覺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他顏雍以上底資質始得顏子欲要請事斯語今資質萬倍不如顏子他却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有是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去佛大槩是自爲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爲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個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

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于道德之意則有之矣理於義則未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已乎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

諸儒語要

卷之十

聖

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一者可與言性矣俱張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人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化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

其蒸鬱凝聚接于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

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耳然則象非若氣指何爲象時非若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含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問釋氏以空寂爲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個空而不知有個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源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

諸儒語要

卷之十

聖

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裡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于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故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

山云儒釋之差異其辨妙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

釋氏合下見得一個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

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是皆

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

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個道理便實了故首

尾與之不令

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

這個有甚麼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處底秀才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七

只恁地被他引去了又曰其言旁引廣論說神說

鬼只是一個天地萬物皆具此理而已經中本說

得簡徑白直却被註解得越沒收殺或問金剛大

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

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

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

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

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

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個無字自

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桌子則云若

此桌子非名桌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

切相即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個無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

人何為好之之為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個好

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曰只為他大本不

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真所謂說淫邪道蓋

說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六

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說辭

知其所蔽淫者只是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

瀚所以其言動數百卷是皆陷于一偏而不能返

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

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道者是他已離于

道而不通于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道

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

說說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

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于

大本不立也因問溫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

釋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故聽其言如該通徵其行則顛沛儒者理于事而心有止故內不失成已外不失成物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胡

釋氏窺見心體故言為無不周徧然未知止於其所故外倫理而妄行不足與言孔孟之道也

釋氏有適而可有適而不可吾儒無可無不可人能

請儒詳要

卷之十

四九一

自強于行履之地則必不假釋氏淫遁之辭以自

殆矣

釋氏惟明一心亦可謂要矣然真孔子所謂好仁不好學者也不如是豈其愚至於無父無君而不自知其非也哉

君子有宰天下之心裁之自親始君子有善萬世之心行之自身始不然則蕩而無止不入於釋氏之絕滅則入于老莊之荒唐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

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然已化而為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遊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為自家獨處于山林今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于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為君子之心釋氏自已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亦謂他人不能如是客人為之而已不為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為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

請儒詳要

卷之十

五十一

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憇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程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濶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破他人無禮子須當去

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心只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教主人翁惺着正安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空虛寂滅真是虛真是寂無處不知他所見者是個甚麼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絕了君臣以至生民憂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十一

之間不可缺者他却皆去之所謂見者是個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都不親親而刻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彘不邪不殺胎不覆窠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殺身施虎此是何理

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爲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却有愛及他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爲真

慈

問釋氏說慈卽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饑餓則舍身以食之此何理耶

老氏只要長生其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見得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十一

爲已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過譬以舊屋破倒卽自跳出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

幾個父母了其不孝莫大于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于此使更有幾個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末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啟其殺子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

我

或問維摩語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

齊儒語要

卷之十

五

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得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之所以不可湏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于道也遠矣故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

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于枯槁䟽通者歸于肆恣此佛之教所以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忌不樂歸而悵恨者又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

齊儒語要

卷之十

五

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污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閑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旣不可回今只有望于諸君爾直湏置而不論更休日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爲之矣要之決無取其術大槩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裡去又其迹雖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

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爾不是个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个人又却要周徧謂既得本則不惑不周徧要之決無此理今日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爲些秉彜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于不得已直欲和這些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十一

秉彜都消沒得盡然後以爲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沒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爲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爲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于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他有一个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穿却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識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周徧

程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耶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三界外事耶天下豈有二理

問惡外物如何曰此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耶合無耶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十一

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爲高惑矣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便利

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于春夏及至秋冬便是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性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初劫之言何如曰到他說便

亂道又却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
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亦日日長行元不
曾住是他本理只是一個消長盈虧耳更沒別事
問劫煞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
某經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為人所燒成劫灰又為
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
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
道

又問說死生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又問佛言生死輪迴果否曰此是說有說無皆難須
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
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為愛
身持人說利害其實為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
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
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
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

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
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
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
指為天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
人人着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
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
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
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
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

諸儒語要

卷之十

李本

唐

言滿目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
誅淫邪遁之辭翕然且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
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
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得失

神與性原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
有一物常在偷胎奪蔭之說則無是理

問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曰此便是說輪迴

問說禪家言性傾此與彼之說此只是偷生奪蔭之
說耳禪家言偷生奪蔭謂人懷胎自有个神識在

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却受他陰血他說傾此與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員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他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裡及其既死此个事又會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的爲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个正理若以見聞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个物事既死此个物事却復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五

言

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說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一往一來而無窮者聖人之大道也謂往而復來來而復往者釋氏之幻教也

明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然後信六道輪迴之說

俱談淫邪遁之詞始可與爲善矣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爲常也釋氏唯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釋氏之學必欲出死生者蓋以身爲已私也天道有消息故人理有始終不私其身以公于天下四大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五

明

和合無非至理六塵緣影無非妙用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生不窮無斷無滅此道之固然又豈人之所能爲哉夫欲以人爲者吾知其爲邪也物無非我事無非真彼遺棄人間大物惟以了死生爲大者其蔽孰甚焉

釋氏處生死之際其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釋氏之學務使人輕去其幹以爲坐亡立脫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沉爲膏液散爲珠琲以驚動世

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

佛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恠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个意見皆利心也顧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今世諸儒語要 卷之十 六十一

則已無之如道家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瀾漫滔天其害無涯也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摠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子罕言利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

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于利故便不是

因說誠意曰前章有謂關釋氏爲扶教者安在其不妄語也 劉元城

今之關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正如唐人檄高麗之不能守鴨綠之險高麗遂守之今之關佛者類是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常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六十一

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覺其非

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

良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

釋氏無實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方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

釋氏談道非不上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釋氏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七

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釋氏本怖死主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故曰出家獨善便于道體自不是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

聖人同乎

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人心應萬物如水照萬象應物有誠妄當其可之謂誠失其宜之謂妄物象有形影實而可用之謂形空而不可用之謂影儒者之教踐形釋氏之教逐影影不離乎形者也是故聽其言則是稽其行則非高明篤實之君子乃知釋氏之妄大有害于人

諸儒語要

卷之十

六

心聖王復起必不棄中華之人于夷類也

或問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此乃天德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

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世界爲陰濁遂

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

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引故天人合一致學而

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

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

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

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通失守窮大則濫推行則該

諸儒語要

卷之十

李

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舉數數有之大率知

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

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是則

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

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舍真際而談

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

也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

味長釋氏之說繞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

却是味短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

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

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于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于無聲無

臭此言聖人之心要處佛家之言相反儘說無形

迹無聲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畢竟有甚見處大

抵論語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

不識黃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說或言時別自有

諸儒語要

卷之十

李

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

甚當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

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

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週遮一言以蔽

之不過曰萬理歸于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

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個個談仁談義

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個自私爲輪迴生死却

為釋氏之詞善遁縲窮着他便道我不為這箇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心怎生事神明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叅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便是為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得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為已使

問佛默然處如何曰是他到處曰如何與洒掃應對合曰盖言精粗無二曰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為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為出于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為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為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為况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一喝一諾不從心中流出便是不識痛痒古人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痒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旦存得如是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痒

孟子所言皆精神無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適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于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楊君子之治心養氣應事接物惟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乃曰某未達不敢嘗此疑于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隣醢以

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爲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窓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僅有好處前輩云勝于楊墨

論語集注

卷之十

李

七

佛家有派注想水行將去有些滲漏處便是留滯釋氏說法身便是本性報身是其德業化身是其肉身問報身是如何曰是他成就劫底說話看他畫足盧遮那坐千葉蓮珠常富貴便吾儒說聖人備道全美相似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蟣虱而生也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爲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耳

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謂智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豈肯有過

儒者其卒必入異放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

論語集注

卷之十

李

七

智窮力屈欲休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着山逢着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于異鄉元無安處則言其處安其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于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于和靖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卽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下曰從這裡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靖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惟也先生舉示于安子安由此遂服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五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學佛者難吾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爲僕隸

傳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教道

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貴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是而心非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

諸儒語要

卷之十

五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後其學浸深後米更不聞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于貌則不可強

周茂叔窮禪客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此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于前今乃以爲之于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是被

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若要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宜然不學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因何公浮屠

諸佛

卷之十

七

子嘗言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嘗讀十年書

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何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物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猶不肯爲况聖

人乎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頹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

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一般工夫方做得

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師祖人物皆偉冠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賦妙善贊其神聖者曰當朝

諸佛

卷之十

七

若非這個定是做個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也不是那無文王猶與底只是做個特立獨行底人所爲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泮泮地只有此章句辭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然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其次弟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只得叉手看他口動

今釋子亦有兩般禪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及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書文詭陽蕭綽語

蕭綽語

卷之十

七

嚴前面呪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圖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與夫誓語可笑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經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據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個禮法程子又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

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麼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揮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虛故能知其情制取他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此喝又爲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又云汀州人多爲巫若巫爲祟則治之者全使不行沈存中記水中金剛經不濕蓋人心歸向深固所感如此因言後世被佛法橫入來鬼神也沒理會了又曰世之所謂鬼神亦多是喫酒喫肉漢見他戒行精潔方寸無累底人如何不生欽敬

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

諸儒語要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唐順之編順之有廣右戰功錄已著錄是編採

諸儒之言十四卷以前以人分凡周子二程子張

子謝良佐楊時胡宏朱子張栻陸九淵楊簡王守

仁十有一家十五卷以下以類分其爲某人之言

或註或不註閱之殊不甚了了

浚濱蔡先生語錄二十卷
附錄一卷

〔明〕蔡鏡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浚濱語錄二十
卷》提要

原缺

其道政使道德經詳
猶以爲空談奚補而況下
者哉甚矣立言之難也仲尼退居
泗水與二三子問答備載魯論炳
烺日星實稱不朽迨宋濂洛關閩
號稱大儒而語錄間出或不免有
遺論夫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言文

以下原缺

病山中篤實訥達言皆鑿鑿可行
由一鄉而達之天下所謂王道易
易古今一揆矧明在周末造徒托
之簡冊方今

聖主當陽搜羅巖穴訪求耆俊膚敏
如公舉而加諸相位斯語錄也黼
黻鴻猷潤色治道將表裏訓命趙

凌源先生語錄

侯有令尹之親炙無望雲之勞頓
闡幽衛道非君子之徒而有是哉
竊聞之易重如蘭詩歌伐木蓋傷
良朋之遠也予駸駸衰薄大道漠
然不日鹿車鳩杖訪公洙水之濱
上下議論聞所未聞冀侯遺書山
靈爲西道主虛斯受叩斯鳴又不

止茲語錄也已

嘉靖甲子秋日前總督兵部尚書
東郡穀原山人蘇祐書於內照堂
中

凌源先生語錄

知行並進先生敬承而力行之立
 朝則糾列大寮有抗色不屈之節
 按部行省則屏貪紕奸有攬轡澄
 清之風放逐鄉居則表潛賑乏授
 徒著書有繼絕開來之志然則合
 人已知行德業而一之者先生非
 其人哉於戲陸楊之學以禪附儒
 然卓行不回可以爲難矣君子且
 斥而放之況其下者乎然則先生
 之語錄信不可以無作也夫信不
 可以無傳也夫是刻也實少司空
 李蟠峰先生意也屬予序因爲言
 以弁諸篇首云
 時

此序前後頁原缺

淡濱蔡先生語錄目錄

卷一

性命
道德

卷二

易論
禮樂

卷三

君道

卷四

師道
臣道

卷五

學校

卷六

井田

正學

卷七

道統

卷八

法令

貢賦

武備

卷九

理性

評史

卷十

凌瀨先生語錄

孝經

爾雅

周禮

儀禮

卷十一

易義

書義

卷十二

詩義

春秋義

禮樂義

卷十三

大學義

中庸義

卷十四

論語義

孟子義

卷十五

凌瀨先生語錄

諸子

卷十六

天地篇

帝王篇

卷十七

君德篇

相業篇

卷十八

任賢篇

學術篇

卷十九

節義篇

風俗篇

卷二十

利弊篇

作述篇

附錄一卷

侍御蔡汝濱先生祠堂記

穀原蘇祐

汝濱先生語錄

新建蔡汝濱先生祠堂記

見五陳大賓

御史蔡公傳

止菴胡向

汝濱蔡先生語錄卷一

性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性得於天本無不善陋儒謂性有不善是天命亦有不善乎聖學不明故人爲異說子思探本以原性孟子因情以明性善祖述周孔倡明正學有功於吾道大矣

健順之德出於乾坤是謂天命繼善成性理無不善是謂天性喜怒哀樂隨感而應是謂天

汝濱先生語錄

情心體虛靈統攝性情是謂天君性也情也

心也原於天命何有不善

元亨利貞同行而異德語乾道則不異仁義禮

智同德而異用語至誠則不異喜怒哀樂同

情而異感語中和則不異

正心誠意所以尊德性也道學自脩所以致高

明也涵養體驗所以去氣質之偏復本然之

善也吾性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吾心體天

地萬物而不遺天下之事孰非吾分內事故

君子所存必以天下爲己任

天道莫大於日月地道莫大於水火人道莫大於禮義日月所以行天道也水火所以行地道也禮義所以行人道也

性者吾心之體天者吾性之原盡其心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所以善事乎天也

吾道與天地同體吾心與天地同神心者道義之明而天人之管也故心不可以不存

淡淵先生語錄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天道運而無息者也外陰陽則無以見道故人道皆效法於陰陽吾人之理曰命曰性曰道曰教命曰天命性曰天性道曰天道教曰天職非二物也子思述所聞以教天下後世示人以性善之同當歸於道義之同也爲異說者於世道何益

人者天地之心心者萬類之神性者主宰之神道者闡闢之神惟神故能出乎兩間體乎萬類而爲天地之心故君子有存心繕性之學

愚聞之師曰知吾心之動靜則知此道之體用知此道之體用則知陰陽之情狀知陰陽之情狀則知天地之功用故君子之道惟在反求諸心

性即天理也天理何有不善謂性惡者不知人道焉知天道

君子言盡性謂體此三綱五常之道而無不盡言義性謂充養此三綱五常之理而不爲私欲害之皆本於吾心而非有待於外求也

淡淵先生語錄

性天理也具於人心本無不善氣質之偏非性之本體也猶日月之明陰雲蔽之也一去其蔽本體固在是以君子之學在復其性儒者言性乃兼氣質固非探本之論亦非衛道之功

天下無性外之理亦豈有性外之道吾心具此仁義禮智信之理是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能盡性也異端邪說既不明性之理焉能盡其

性取

器囿乎道道攝乎器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一形上形下有物有則之謂也

荀卿云從人之性情必出於爭奪必有師法禮義之化然後出於辭讓合於禮文而歸於治其言悖道甚矣是敢爲異說而不顧者也不知帝王之道皆因吾人同然之心以復其本然之性故人易從而天下化豈別爲師法禮義以制人之性情耶哉世誣民三王之所必誅者也

淡淵先生語錄

道德

天惟誠故流行不息而萬類生地惟誠故持載無外而萬類寧王者惟誠故合德天地而群生遂

德同於天地德之盛也道行於萬類道之大也夫惟聖人之心包乎天地而無外故聖德之施體乎萬類而不遺

好惡者情也好惡之正皆天理也無爲而好仁

無爲而惡不仁其君子乎

君子有玄默委和之化故不慮而知不動而順不强而從玄以易知默以簡能委則曲成和則感孚故無不至也無不化也

心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故心之高明配天廣大配地盡心之至配至德君子之學在盡其心者內外動靜一而已矣

心一也主於中謂之敬推於外謂之恕敬其體也恕其用也體萬類而不遺者其仁乎

淡淵先生語錄

德不孤人已皆同故不孤也故君子成德必錫類焉世之玄已於峻者何爲

道謂路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道聖人立教使由之不可須臾離也異端高深玄虛之說措之何地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謂君子之道合內外而交脩也

操約者敬而已操約則此心不放此心不放則天理常存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形而下者器也形而上者道也有形者器形
者道天地器也乾坤則道

道與理一物也以其共由而言謂之道以其同
得而言謂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之常求之
於高遠則非道矣

誠者天道之極敬者人心之主敬則誠矣誠則
無弗敬矣

浩然之氣能勝天下之大任者夫惟內直則其
氣浩然榮辱死生舉不足以動其中

淡淵先生語錄

三帝三王周公仲尼之道本於天地中和之至
故體乎萬類達於上下與天爲一

在內爲忠見外爲恕不自欺爲忠公於物爲恕
發於外爲恭主於中爲敬敬體而恭用也

所謂大君子者誠通天地心覆宇宙貴爲天子
而不驕賤爲匹夫而不辱

君子動則協諸理事則協諸義脩德凝道之功
也

有德者必有言言不根諸德則爲無物有德者

必有行行不根諸德則爲作偽故德以立言
群言之長也德以立行群行之宗也

千載而上聖之達者莫若周公思兼三王經制
大備以立百王之大法千載而下聖之窮者
莫若仲尼述作大明繼往開來以立斯道之
準極道德相符事功則一聖之至者也

君子之樂和而有節君子之憂靜而有度達則
文明而順適窮則執義而不反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是謂心齋若曰坐忘若

淡淵先生語錄

曰離形去智是亦老莊之流矣

學者有四累好高則爲進德之累文過則爲徙
義之累多言則爲行己之累躁進則爲廉恥
之累

五帝以德三王以功傳禪革命所遇不同天德

王道一而已矣

大道之世在朝尚貴任事尚賢居鄉尚齒師友
尚德尚貴崇分也尚賢崇治也尚齒崇倫也

尚德崇道也

古之君子窮達皆樂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道德在我窮達之遇如寒暑風雨之序而已不與焉君子執義能全其天也故貴而不驕賤而不詭臨利害而不喪其節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曰仁曰義聖人之用觀乎天地則知聖人

天地悠久無疆以其仁也仲尼曰仁者壽謂令名無窮也而長年不與焉

仁義者先王立教之本以之興禮樂而繼道德

治化之所由成也

治化之所由成也

太虛無形於生物見之聖德無形於成物見之太虛有生物之仁聖人有成物之仁

天之道不外於感應故陽感而陰應則雨澤降而品物生仁感而義從則德澤降而民生

遂聖人之仁義天道之陰陽也

天地之道闢闢而已春生秋殺故能成物聖人之道仁義而已舒慘並行故能成治

仁道至太義禮智信所從出也其幾甚微故君

子必存養之而大其施焉

大公所以體仁而物我同情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自私者害大公矣焉能體天下之情

或問下學上達之義曰理則極高明而道惟中庸故下學之事即上達之理蓋自洒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一也其事不外於倫理其終不外於一心

有善而未及於人仁未至也有利而未公於人

義未廣也善及於天下謂之仁利公於天下

謂之義

聖人應變不窮者此心渾然天理隨感而應物無不照若隨事推測安能盡其變耶

天德清明記曰清明在躬德惟至誠故為清明

易曰動以天為无妄言至誠配乎天也

程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此謂心存則正氣發生心其體正氣其用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之間

天人合一之謂性人已合一之謂道動靜合一之謂敬內外合一之謂誠知行合一之謂學體用合一之謂業萬物合一之謂仁

性命如人之胎元發育乎四肢百骸視聽言動聰明智慧生焉人性本善有感而動五常百行出焉身舍乎心心舍乎性道器相涵而用則通乎無外君子敬以持之使良心不失隨處體認隨處天理積久而化則從容中道矣

淡濱先生語錄

廉吏謝歸困於饑寒而乃阿諛監司守令以圖溫飽與平生忠義一過利害而輒喪其初心者何異是以君子貴於一節以自全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二

彞倫

大舜之子道周公之臣道仲尼之師道至矣其心猶以爲未至也故能化天下及後世事親者必如大舜之孝事君者必如周公之忠傳道者必如仲尼之教庶幾爲盡倫

易曰風自火出家人明內而齊外也故大學君子必始於齊家而後治平本立而化行也

君子之道莫先於恕爲子者以父之心爲心爲弟者以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上下四方無

不皆然則分願各足而天下平矣

大君子見利不趨見害不避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德有諸身隨在而中正也

君子自修之道不患人之不我親我貴我賢也患己之無以立其體也謙虛自牧常若不及立朝則修忠義居鄉則修禮義交友則修信義然後貴者尊我遠者親我不肖者賢我蓋誠立而物無不格也

冠昏喪祭正家之道仁孝慈愛睦族之道禮讓敬恕居鄉之道

君子有三德少而力學有及人之德老而勤教有淑人之德積而能散有愛人之德

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盡倫者主於仁君臣朋友以道合者也盡倫者主於義夫婦以禮合者也盡倫者主於敬

何謂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

物我同體而道偶焉率夫天性之良以協夫

淡濱先生語錄

中正之則道斯存焉在心此道也在事此道也心事合一道之體用全矣

臣子諫上之義朋友善善之道必誠意交孚則言易入而道可全否則言徒切直鮮不辱且疎矣

君仁臣忠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父慈子孝則人倫正而風教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人道之大端也

夫之道端已以御妻子婦之道修敬以承舅姑

夫夫婦婦家道正而萬事成矣

健順之德五行之道天命之謂也仁義之德五倫之道率性之謂也惟聖人能盡性至命故能修教以立人道之極

朋友之道講習以明其業莫若相觀而入於善講習切磋其猶淺乎相觀而善則所得漸矣師道造就之恩與天地父母並是以左右就養無方其終也心喪三年

忠孝人道之大端君親之所甚願臣子之所甚慕

淡濱先生語錄

慕者先王之教莫大於忠孝所以蒼天下君親之願成天下臣子之榮

或問養老之義帝王以孝弟爲治老者有父之道長者有兄之道故設爲視學養老之禮所以教天下之孝弟也

凡爲天下國家莫先於孝所以端本而達化也人君孝則德普民服而治道隆人臣孝則忠良介正而大節美士民孝則悖厚禮讓而行義著夫孝人道之大端風教之大本也故舜

之大孝終陟元后而享壽祿之榮武王周公之達孝繼述制作以垂百王之範孝子之至足以感天地動鬼神而物無不格故孔子以爲至德要道焉

朋友相資以入道務在相下謙受益也若好高自矜不惟無益實爲自損

朋友之交相資以入道相戲則無益有損是知戲言戲動皆妄念也妄念者真誠之反朋友有信謂真誠也故晏子善與人交友而敬之

淡濱先生語錄

禮樂

王者之治莫大於禮樂在上則宣其化在下則感而率修于身刑于家國放之四海而準焉故天清地寧萬物遂生道化乃成

夫禮樂之用包乎天地而無外貫乎萬類而不遺故流行若元氣升降若陰陽清潤若雨露無不和平也無不感孚也

夫禮者定於道前而盡夫物者也故鈞衡懸而輕重立辨規矩成而方圓自分君子審於禮

則能形物於先故禮爲人道之極

禮者德之表也誠於中形於外故其感也爲甚速是故言有禮斯可垂訓行有禮斯可動物容貌有禮斯威重而無失好惡有禮斯範俗而及遠

王道盛斯可制禮作樂必有聖臣者通天地之德達古今之變因時損益以成一王之制然後能協天下之情而不失先王之意

冠禮重成人之始昏禮重人道之始喪禮教天

淡濱先生語錄

下之報其親祭禮教天下之報其祖先王立教之意也

先王作樂緣人情而導之也人情皆有所樂樂而無節則流故制爲雅頌五聲十二律以達政化以宣八風故天下之民莫不興起其善心潛消其邪僻用之郊廟奏之朝廷達之天下明德昭升和氣感召上帝享鬼神格寒暑平萬物遂帝王之事畢矣

樂者德之聲感召者治之形帝王之樂奏之宗

憲君臣上下無不和敬奏之閨門父子兄弟
無不和親奏之鄉閭長少遠邇無不和睦蓋
心德合符情樂無二因其同以導之故治化
易成俗風淳美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先王之制禮樂也合天人以通其會協萬類以
盡其宜究顯微以定其文足以通萬變齊異
同考之帝王而不悖達之後世而皆準夫豈
一時之見一人之私已哉

夫樂中和之紀綱人情之郭郭治化之大機聖
王之大用

王之大用

聲樂極感通之妙其入人之深也樂平中則民
和樂肅莊則民敬是知咸英韶濩非徒作也
樂以和情禮以別義陳之聲容形之德化統之
心矣存誠去偽者禮之用緣情極變者樂之
體

禮爲仁之體爲義之宜爲知之通爲信之誠孔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無一而非仁無一而非教苟非其人禮不虛

行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禮之不存非獨僭國之去其籍暴秦之燔其簡
後世教化不明人心邪僻故有所不行耳魯
魯之儒采菟殘缺合以爲經雜以意見若書
之弘綱大要或周之典章其餘繁瑣細冗未
必盡然也後世欲修禮以導民者祖述典證
準則三禮求之一心協諸人情端本敷化其
庶幾乎

禮樂有本有文存誠者禮之本升降者禮之文
和樂者樂之本而音律者樂之文

禮達而分定尊卑上下親疎貴賤各安其常故
陰陽順而四時平樂和而情同君臣卿大夫
士庶人各協於極故和氣同而四海一故曰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二帝三王之
大道周公仲尼之大教也

樂定於元聲古之聖神德與天通心與氣通然
後截竹累黍以制律耳聽心會而樂成焉後
世徒守其器而不能聽其聲累黍之法積多

必謬

古之聖王備中和之德出中和之化制為禮樂以教天下故在人猶已在遠猶近舉天下圓於中和

禮樂一物也成周合樂於禮官故禮主敬樂主和禮者樂之始樂者禮之終禮以達尊卑上下之情故情協而分嚴樂以殊尊卑上下之分故統同而辨異中和其情也禮樂其用也知禮樂之情文者其達中和之極乎

溪源先生語錄

中和者禮樂之情也聲容者禮樂之文也情其道也體也文其器也用也兼情文而一之者其德乎故有聖王之至德斯有聖王之禮樂古之人無時而不學禮則無時而不體禮矣冠昏讀冠昏禮喪祭讀喪祭禮在朝廷軍旅鄉黨無往而不學禮終身不違禮後世不學遇其事而始講求其儀文以為觀視而已果禮也乎

古者吉凶之禮咸有規制車服器用各有等差

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後世禮法廢壞奢僭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何以表率士民使不至於踰越乎

世俗上下相接其儀文酬酢足恭且繁意在相悅求其真誠之意則索然矣是知古禮之復必出於此心之誠人情之真然後禮讓可興而俗風一變

禮記本先正所制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宏綱大旨規制謹嚴漢儒以己意黨入繁冗贅廢

溪源先生語錄

定為亂經後世聖君賢相居制作之位者刪繁舉要斯禮易行而道化可興

溪濱蔡先生語錄卷三

君道

所謂泰和在成周宇宙照觀其頌聲之作關雎之詠道德一風俗同積治之極也

三代之治教養二端而已殷民厚生明義達化公天地之利體天地之心

王者居逸而憂大憂以天下也道大而心小不自滿假也視聽近而聞見遠明目達聰也

王者知天地之化建百王之業通萬國之情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蓋天人一道古今一事

政教同情爾其要在於謹獨

語政而不及禮是古今有無禮之化也語治而不及樂是古今有無樂之化也語禮樂而不

及德是古今有無德之禮樂也故德者禮樂之本而禮樂者治天下之本

時有升降道有因革執其方則天下無善治通其變斯天下無弊法

天無爲四時行其氣故歲功成君無爲六卿脩

其職故治功成天道至公四時者布其公道至仁六卿者布其仁

仁義禮樂皆道之極治化風教作人之柄仁義非禮樂不行禮樂非風教不達禮樂者行仁

義之具而風教者達治化之本大道有端必審其幾道有本原必協於一惟一

故能貫天下之幾惟幾故能協天下之一大學其王道之本乎其要不外於一心絜矩此

心之公也對惡此心之正也忠信此心之誠也慎德此心之主也一人之心達之天下通

諸天地王者之事畢矣

爲治有三難立志不篤則易遷幾微不察則易惑任賢不專則易間

朝廷以教化爲先士君子以廉恥爲貴士君子奔兢之風息斯朝廷正而教化行風俗厚而

天下治士節不立教化不行求治於典章文物未矣

治道必以端風教正綱紀爲先風教端則民自

化大綱正則萬目舉

人主以論相爲職得一人焉如伊傳周召之賢則群賢並進而治化成故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大臣不敬則百姓不親是大臣者百姓之表也群臣不體則庶績不凝是群臣者庶績之會也

職重者有安危之寄公孤六卿是也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左右侍御是也故曰休茲知恤

凌瀨先生語錄

哉

天地交泰而萬物成遂君臣道合而四海治安古之聖王享無爲之治成不言之化何也德盛而民化也故無爲之治治之至也不言之化化之極也

洪範帝王經世之大法以五皇極爲主惟大君爲天地臣民之主君能建極則八疇可舉而臣民會極歸極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此箕子演疇之微意也

家國天下至廣矣修齊治平其道至大矣得失之幾好惡之間耳君子其致謹於斯乎

君道在稽古正學以定其心斯能明理欲之歸辨忠邪之分若博涉摘文皆爲小物非天子之學也

備內聖之德斯有外王之業二帝三王之功業聖人之餘事耳

威福予奪聖王運天下之大權也故慶賞刑威以馭群辟爵祿進退以勵卿士嚴肅義烈以

凌瀨先生語錄

臨武弁寬容嘉納以獎忠直抑揚舒慘各得

其宜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日月無不照王者之德猶

天地日月也故能舉天地萬物而無外

有賢如伊尹傳說可招以禮而不可以利祿誘

可待以賓客而不可以臣僕遇故湯之三聘

高宗之旁求始能屈致以成不世之功

商德定次量能授官所以待中才也若道德之

士宜招延以禮待以不次之位始得遂其志

而盡其用

用人之道必於行義動靜協之禮以觀其蘊智慮取舍考其成以試其才積日累月程其功以進秩故德薄不得以居尊才輕不得以任重斯官無曠職而治道可成

修身者察理欲之消長爲治者察賢否之進退用人者察好惡之得失

論人者皆以嚴光魯兩生爲高尚而不知皆命世之才誠得三代之君而禮樂可興諫議之

凌漢先生語錄

職縣蒞之儀彼奚屑焉

善治之君莫不以求賢爲急將以寄台衡資啓沃以成治道是以有輪帛之招禮待之誠倚任之重故賢才樂爲之用

在上爲風在下爲俗君臣道合政教鼓動之謂風德禮興起遠近相同之謂俗風俗同道德一是謂太和之治本於人君之一心

人君之進賢有大幾焉廣求博取以充庶職而已苟得一聖臣居師保之位則群才彙進而

野無遺賢矣蓋聖臣者群才之所宗治道之所由成也故伊尹傳說一出而成湯高宗能成格天之治

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道合於自然者蓋因天下之性情興夫教養加之禮樂故能協和萬邦是以天下治天下也以清淨無爲爲自然者則非

凌漢先生語錄

明君以天下爲一體故以天下之見爲見則明以天下之聽爲聽則聰以天下之慮爲慮則哲故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賞善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惡者罰一人而天下懲公以天下也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四罪而天下咸服者以此

治亂由於用舍用舍由於好惡故士有係天下之望而不稱人主之意者有爲人主所愛而天下同憎者以天下則治以私昵則危是故明君必致謹於愛憎

君子論人取其所長略其所短國家用人取其

大節忘其小疵人各有能有不能故盲者負
蹠者則兩治

人皆知盜之爲盜而不知衣冠之盜爲甚也人
皆知蛇虎之爲人害而不知虐政之爲甚也
人皆知蝗螳之能饑民而不知冗食之爲甚
也爲治者必去衣冠之盜除虐政之害汰冗
食之濫然後民害除而財用足

虎文羊質見草則食龍鱗魚骨見獺則悲匹夫
色莊見害必變故君子觀人必求其內

汝濱蔡先生語錄卷四

師道

古者大司徒之職天下之師也一道德同風俗
蓋本諸身以敷教焉

立師道於尊嚴之地以待學者必言有郭郭行
有表防君大夫問政不以天德王道不告也
上庶人問學不以周公仲尼不告也是之謂
君子儒可以爲師矣

學不求道雖學無益求道未見雖求無益見道
未行雖見無益能得師焉求則速聞察則速

通行則速成

謹言慎行可以爲師清風高節可以爲師誦法
周孔可以爲師進退取予有禮可以爲師博
聞強記矜詞飾行皆俗儒也

惟王盡制惟聖盡倫立極於上足以師表天下
故君子之學求其禮以盡一王之制求其義
以盡人道之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賢者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天子必有師將以聞道德成治化也在朝問之朝在野問之野惟道所在何常師之有

君大夫圖治莫若隆師士君子得時莫若演道故爲相成故爲兩益

古之學者尊師而親友故其聞道也速今之學者不求益友况師乎故君子之學必隆師而取友

三代師儒講明正學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自小學涵掃應對至於大學格致誠正漸磨成

就皆有節序是以人才之盛治化之美後世弗能及也

古者天子必有師雖以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是以成雍熙太和之治

仲尼荅門人問仁問孝問政如化工之育物隨其材質而成就之萬世師道之準也

古之學者尊其所聞傳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謬於經義况聞道乎

師道立則天下之不中者中不才者才唐虞之

世契敷五典后夔典樂成周以詩書禮樂造士皆所以立師道也故教化行而治道盛

君師之教有二益智也義也智之明者莫先於成已義之大者莫急於利物成已則爲子者孝爲臣者忠孝則化行而俗美忠則政善而治成其利孰大焉

大言不慚行已無恥雖孔子懼焉在門墻則麾之在夷狄則引之抑揚進退之教也

善繼之賢不賢於堯堯北面而問焉賢於堯堯者至矣窮巷甕牖之上不賢於周公而周公朝焉賢於窮巷甕牖者至矣此帝堯周公聖不自居而能尊師重道以求益也

臣道宰相之職論列百官修政飾治度其功能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績以詔於王賢則進不賢則退

臣道在忠納忠在謨義篤於君稷契之大忠也言協於道禹臯之嘉謀也

儒者之道居宰執則正君而美政居岳牧則敷道而美俗

伊周之輔治身居廟堂而心存天下政在一時而澤被後世可謂聖臣矣

道德修於己忠義格於君美利加於天下而制作垂之後世周公之臣道也

至哉周公之臣道也不辭三監之謗以成宗社之計大忠託孤大義滅親貽王鷗鵠之詩復

感反風之應上下相安禍亂不作訓迪開導淡溪先生語錄

成王惕於道而掩迹於文武制作大備垂裕後昆忠誠愛國之心昭揭日月焉

捨遺補過必資於納言故臣之諫君如子之事父惟知進言以成君德而榮辱禍福在所不計

計

本於道德會於時幾化乎上下而不知臯陶稷契之忠也守道正君經制大備足以格天而成治伊傳周召之忠也忠誠懇惻生死以之自靖自獻不計成敗殷三仁漢孔明之忠也

下此言不違時學足餽政知檢身之務而免於物議者謂之具臣矣

三仁心存存放自靖自獻皆天理之正也其跡不同其心則同故曰三仁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萬世臣道之大經也若親臣世臣則不同殷三仁周公是也易地則皆然

古聖賢之臣如臯陶稷契之於虞伊傳周召之於商周功業大而天子不疑德望隆而同列

淡溪先生語錄不忌上下交孚濟濟相讓心公而道同也

臣子進言不貴於成一己之名而貴於成君上之德必誠意惻怛足以感格乎君心斯吾言易入而天下蒙其福矣

宰相以進賢為職讓賢為度而士君子貴於守義若宰相蔽賢士君子求進俱失之矣

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仁包物我而心存天下其范希文之大節乎

士君子以名節相尚忠義為本若居身而不重

名節立朝而不著忠義何貴焉

君子修身成德將以達義也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納忠格君德澤加於天下臣子之分也君德未成是臣道有未盡爲不忠負所學是背違親訓爲不孝民未化是上違天命先覺之責有未盡爲不仁

士之委質行義君臣分定生死以之若爲臣者計所遇而報主因爵祿而效忠非臣道也使

凌瀆先生語錄

父爲瞽瞍爲舜者將酌量其報耶忠孝一道也君父一倫也故臣之事君必如子之事父士君子立朝安於所遇得君則行道濟時遇變則仗節死義何辭焉君子忠君愛國之心豈樂爲是苦節哉君臣之義有不得不然者

凌瀆蔡先生語錄卷五

學校

三代之造士如天之造物涵育薰陶待其自化故春以樂秋以禮夏以詩冬以書如陰陽之運而不知爲之者

君子居必仁里交必善士所以資切磋成中也黨庠序禮義相先之地可弗遊乎

天地萬物之陶冶學校世教之鑪錘六經聖賢之形模師道博埴之大匠

凌瀆先生語錄

仲尼潛心周公故於夢寐見之顏子潛心仲尼故於卓爾見之

詩言教書言政禮言行樂言感易言用春秋言義皆所以明道德洲人心故爲天下萬世之常典

三代造士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考其德行六藝而升之大司馬是以蹈迪端而周於用

兩漢學者力於孝弟忠信謹於貧富進退孝廉

之驗也。若聞三代德行六藝之教，其效當不止此。

古小學之教，自洒掃應對事親敬長以及六藝王侯之子，以至庶人之子，達之上下，蒙養作聖之功也。

愚聞之師曰：王道息而二學亡，小學亡而王宮黨遂之教不傳，故聖學無所始；大學亡而辟雍類宮之教不傳，故聖學無所終。後之有志於教化者，其在興二學乎？

淡淵先生語錄

子聞之師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非道有二也。俗儒二之也。才德二而天下無全人矣。禮用二而天下無知道矣。知行二而天下無善學矣。明於體用，知行之義，而後知二業合一之說，非吾師之言也。帝王周公之道也。古之人用其學以善天下，故學與政一。今之人用其學以取富貴，既仕而棄其所學，故學與政二。

夫道萬殊，一本者也。無精粗，無小大，自洒掃應

對以至精義入神一以貫之也。

三代之教，八歲入小學，令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所行皆愛親敬兄、忠君弟長、臨師親友之懿。蒙養以端其習也。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修齊治平之道，定其性以成德也。太司徒考其德行六藝而賓興之。

昔成周每夫授田，鄉田同井，聯之以比黨。教之以庠序，正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爲本，六藝以翼之。使之處服孝弟，出效忠順，教養並舉，民

淡淵先生語錄

生遂而道化，行足以賢俊多而治道盛。

井田

井田肇於黃帝，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三代因之，經理加詳密焉。

周禮小司徒經理土地而井牧之，可耕之地爲井，可畜之地爲牧。遂人掌邦之野，其制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

川

井，田公天下之田也，亦以節制乎人心。田宅服

以興水利設官勸農以墾荒蕪又出山澤之利輕租以佐農亦庶幾乎古人之遺意

先代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宜倣其制而乘除之亦因時救弊之政也

分田其王政之本乎有恒產則有恒心有恒心則倫理明風俗厚禮樂可興治功可成

程子欲以扶溝之地畫爲溝洫以開井地之端使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推是心也若

遇有志之君居得爲之位井地其可興乎

淡濱先生語錄

井地之制是聖王盡天地之利公天地之仁使

上下各當其分合四海共享其利裁成輔相

功與天地並

農無儲粟故荒歉無備爲政者宜均田務農厚

本抑末使公私交爲儲粟以備荒歉亦仁政

之一端也

秦廢井田後世因之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

富不均穀祿不平近代限田均田世業之法

又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况井田

之制堙廢二千餘載而能興復於後世乎可慨也夫

井田之制起於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終於四

縣之都而都廣一同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

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積而至於

萬夫其間又有爲路者一爲道者九爲涂者

八爲畛者千爲徑者萬有志於復古者所宜

考也

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君師政教宗族長幼

淡濱先生語錄

鄉黨比閭車徒兵馬無乎不寓聯屬其民至

於死徙相安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患難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仁心者立政之本均田者仁政之先田里不均

則民生不遂治化不成故井田之民恩義聯

屬禮讓自興

井田廢則貧富不均教化不行斯民無賴能制

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其在井田

乎

井田之制未可遽復爲治者厚本抑末節用愛民使農有餘力困窮有養貧者得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并可也

井田學校肉刑帝王爲治之大端帝王以天下爲一家猶父之於子也井田以遂其生學校以復其性肉刑以制其情是能以至公至仁之道以成雍熙太和之化

交濱蔡先生語錄卷六

正學

觀太山則天下無由矣觀滄海則天下無水矣觀六經則天下無言矣學者學爲聖人也學而未至不失爲仲尼之徒學而謬焉其去道也遠矣

孔門之徒若顏子閔子得其行子游子夏得其文宰我子貢得其言所至雖有淺深皆得聖人之一體行也文也言也猶之春夏秋冬也

合四序而成歲者天乎合萬善而一之者孔子乎

好古制而不法周公非制也求至道而不師仲尼非道也

學者明道將以行之也六經語孟之言令後世學者有所取法焉耳故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夫苟自得則天下殊途而同歸矣六經語孟諸家

之說不必其同同歸於一而已一者何吾心本然之理即古聖賢之心之理也

以其理出於天謂之性以其性全於我謂之心以其感動而言謂之情以其明覺而言謂之智以其蹈履而言謂之德在天在人在內在

外實一物也

道本於性命不外於倫理世儒索於刑名器數者未矣異端之徒乃棄人倫事物之理以求所謂明吾心者而不知在物之理即吾心之

理又何所求乎

二

君子明道莫不欲人之同歸於善也使天下盡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亦不為少黨同伐異可也若黨異伐同是為操戈入室矣

動靜交養内外合一聖賢之所謂道也後世儒者乃中主靜之說遺棄事理以何物為道耶主敬所以存心致知所以體道二者不可偏廢主敬則邪私不得乘而此心益清致知則聞見日以精而執中益固君子入德之方也

性具天地之全德學以復其性非有增益也肖夫天地而已

學莫大於變化氣質其要莫先於存心意誠心正涵養日熟氣質斯化於道幾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而已儒者以良知良能為成性而無事於達謬矣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外倫理以求道是為虛言無補楊朱申韓佛老是也若業儒者誦周孔而談道義既仕而棄其所學是又吾儒中

之異端也是以君子貴守道之功

三

莊列放言而無忌楊墨鄙吝而害道申韓任數而無情鄒衍迂怪而無謂何益於身心何益於世教君子舍周孔之道焉學

九師之易於經何所發明三傳之春秋於世教何所裨益齊韓毛鄭之詩各出意見二戴之禮瑣冗鄙猥書殘樂缺非盡暴秦之罪陋儒多言晦道斯無全經矣

吾儒之所謂道者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也其德其政其教後世莫加焉故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憲章述而不作
後世學者誦法周孔乃立異以爲高敢爲異
說而不顧雖曰明道實爲晦道雖曰學道實
爲叛道其不智亦甚矣

神者心之主翁志者心之後使主翁端嚴不肆
而後使惟令之從

孔子曰朝聞道是至於道也又曰四五十而
無聞焉是道未得於已也若以聽聞爲至學

沈澣先生語錄

問思辨之功則有矣而踐履之功尚無便可
請夕死可乎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以天地萬物皆吾分內事
存吾順事則盡之矣體用備矣楊中立謂其
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至於兼愛則誤矣

君子之道以簡御繁以靜制動能使萬事皆歸
於一者有道焉此心爲之本也蓋一爲簡之
至定爲靜之準故遠近合一內外相符

爲學在沉潛縝密斯爲有益若粗心浮氣入耳

出口終無所得於己未成何以成物

聖賢教人只在人倫日用間不外於孝弟忠信
必如此而脩身齊家必如此而治國平天下
人已一道遠近一機外此皆非道也

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體天地萬物皆吾心之用
故天地萬物與吾心無二君子必兼體用合
內外以協天人事物之宜則天地萬物無不
我應是爲彌綸化育之功

學以知爲先以行爲重望至於踐履所以收學

沈澣先生語錄

問思辨之功以成德也故孔門高弟孰不通
詩書六藝居德行之科者惟四子

天下事皆有限量惟此心無限量蓋心具天地
之全體故君子體天地之公以盡物自私者
害夫公矣楊朱墨翟是也是之謂失其本心
養心之要惟在常存敬畏故思慮精明應物無
失

晦菴謂虛心順理是程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之意

爲學在體認道理見之分明守之堅定機括純熟在親則孝在君則忠在天下蒼生則仁道理當體認體認既真須加踐履方是爲學如行千里之途涉江海之遠然指其途而語其次第者師歷其山川郡邑而至焉在學者自進

或言人之稟賦不齊有膽怯而多懼者非其氣弱心怯也是其心之未養也若養之以義理心有定主雖死生榮辱舉不足以動其中是

淡溪先生語錄

卷六

七

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也
晦菴謂爲人純篤而又敏者極難得蓋在孔門惟顏子爲然以曾子之魯用功深到一貫之唯亦幾於敏故學者在存誠以勵精耳

學者觀聖賢之書或有不解須體認於心精思而自得之何也古今天下一道也皆本於吾心若逐事以求通則支離扞格矣

晦菴云聖人之道有高達處有平實處然高遠

則在乎實中道何嘗遠於人惟智愚有過不及而中庸難能故於平實中有高遠要在知所以求之耳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以天地萬物皆吾分內事存吾順事則盡之矣體用備矣楊中立謂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

陸象山謂爲學字樣意見之發人之情也在審夫邪正若云必除則空虛無物何以爲立事之本

淡溪先生語錄

卷六

七

原缺

更易是其意見無出於弼者學者苟能研空
易道得聖人之心雖有加損亦所不背何有
於王弼

晦菴云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然高遠
則在平實中道何嘗遠於人惟智愚有過不
及而中庸難能故於平實中見高遠要在知
所以求之耳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以天地日明百吾分內事
存天理之分盡之矣體用備矣揚中立謂其

溪源先生語錄

卷六

八

言體而不及用恐

陸象山謂中一有除意見意見之發人之情也
在審夫邪正若云必除則空虛無內何以爲
立事之本

溪源蔡先生語錄卷七

道統

粵自伏羲畫易神農黃帝繼天立極堯舜禹湯
文武更相授受爲皇極之主皋陶稷契伊傅
周召相與輔相之以成文明之治茲道統之
傳也周衰道廢孔子備帝王之德而不得行
道之任乃祖述憲章刪述六經以教天下後
世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孟子既歿而道失其
傳濂溪周子與二程子相繼而出倡明絕學

溪源先生語錄

卷七

一

一

故於天理之微人倫之著與夫造道入德之
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表章發明使後學之
士得以探討而服行之文公朱子又即其遺
言發明而光大之斯道賴以不墜

聖人之學皆本於心堯舜執中乃心事合一而
非執之於外也故孔顏思孟之傳皆本於心
聖賢授受之宗旨也

六經者貫道之器文者道之英華也六經皆實
學非文不足以傳遠措之則爲實行言之則

爲英華是文非徒言也

孔子志於周公之道者也。顏子幾於孔子之學者也。

日月星辰天之文也。與天常存。山嶽河海地之文也。與地常存。六經語孟聖人之文也。與天地常存。

或云五百歲而聖人出。然歟。曰堯舜禹君臣也。而同處於一堂。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同出於一氣。因往推來。君臣相遇。雖接迹而不爲異。

淡淵先生語錄

卷七

二

道與時違。雖千載之遠。亦不可知。

聖學之不明。邪說害之也。君子衛道。必遠舉舜禹之制。近述周孔之訓。使學者咸知所宗。則異端之說不攻而自破。斯聖學明而人心之害除。

仰鑽瞻忽。求道之精也。不遷不貳。進德之勇也。用舍行藏。動惟厥時。不改其樂。純乎天德。故顏子亞聖。

濂溪性天純粹。默契道體。得千載不傳之秘。二

程子相繼以傳其學。天下學士靡然從之。此心同此道同也。契合於千載之上者。即感孚於千載之下者。

明道先生居安資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人之善。如出諸己。得善於己。必公於人。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其教人循循有序。故人樂從。

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以聖賢之道爲必可信。

淡淵先生語錄

卷七

五

先生之道爲必可行。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輔翼說。倡明正學。有功於聖門精神。全在易傳。

伊川學。精專行極純粹。斯道之主盟也。

橫渠云。心統性情。見道分明。千古不易之定論。子厚以禮教人。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深得先王之遺意。學能崇禮。人道之始終備。而聖學畢矣。

張子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前聖繼絕。

學爲萬世開太平周公之後惟孔子足以當之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邵康節玩心高明觀天地之化究陰陽之變以達萬類之精狀精於易數平夷博大可謂純一不雜之儒

楊龜山天資夷曠性至孝仁厚寬大不爲絕俗之行其克養完粹燭理甚明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明道先生甚重之呂東萊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於中氣質

淡濱先生語錄

四

一變可謂善讀書者後之學者讀書只在言語文字間豈是求道

二程先生之門人游楊爲最故明道愛中立伊川愛定夫

朱晦菴不肯散學徒輟講席以避時事可謂守道君子不以世故動其心者

胡安定之教人以通經術治時務爲先故士之出其門者皆知稽古愛民

張南軒純粹篤實見者起敬可謂醇儒矣

晦菴之攻釋氏必歷舉其說釋氏回夷之教其慈悲不殺但可行於彼中若中國文明之地君臣父子政教禮樂帝王經制以爲修齊治平之具若去夫政教禮樂已不可行又若廢君臣父子之倫使人道滅絕有是理乎正學不明故有好其說者昔居京邸見士夫有觀釋典者夫處帝王禮義之地明周公仲尼之道而乃爲此心甚鄙之

淡濱先生語錄

卷七

五

學者固在篤信其師吾道有定理吾心有真見洛蜀之黨朱陸之辯門弟子黨同伐異多爲言論若折之以前聖之言定之以中正之見惟是之從何常師之有

文公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惟主敬故能制乎外惟制外亦能以養其內内外交修聖學之宗旨也

召子之學始貴於能擇終貴於能守程子之徒若劉絢之平正尹焞之強毅確守聖經異說不得而惑之幾於能擇能守矣

許魯齋之踐履劉靜修之持守吳草廬之博聞

各有取焉若魯齋其最優歟

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固爲未醇至於性惡之說抑又甚矣文中子守道立教爲庶幾焉荀楊文中草廬許劉數子當時號爲大儒終身求道良亦苦心惜乎未聞裁割就中之教質諸聖門之學爲有間矣

孔門弟子謂孔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近世儒者謂聖人之純猶黃金之精堯舜猶萬鎰文

淡濱先生語錄

卷七

六

王孔子猶九千鎰蓋聖人所遇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堯舜遇文王孔子之時亦必爲文王孔子之事文王孔子得堯舜之時亦能建堯舜之業易地皆然蓋道同則心同而事業亦無不同也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八

法令

天道有風雷所以鼓舞萬物也治道有法令所以鼓舞萬民也法令者人君之大權鼓舞在法令而所以鼓舞之者有德禮爲之本也人道莫不有禮禮莫大於名分敷教化辨等威所以修禮也禮修則名分嚴而紀綱正矣致治之道有慶賞以勸善有刑威以懲惡法令不可廢也佐禮教以成治化然則慶賞刑威之用何可苟焉

淡濱先生語錄

卷八

一

法令王者之大公所以宣布德威一天下之情也非至公無我足以感孚人心者孰能一天下不齊之情而歸於禮義乎

敷政教一衆志莫良於禁令禁令之出莫尚於中和中和之至在悉民情故能使善者從其化不善者畏其禁

法貴嚴用法貴平法不嚴則人易犯法不平則人莫知趨避嚴則人畏之而遠罪平則情

理當而人服其公此先王用法之權衡也

仲尼不爲已甚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聖人立法約之於禮義之中使之合乎天則而已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其惟聖人乎

法令所以一天下之動也法屢變則民難守法二三則民聽惑國有畫一之法則人莫不敬信朝有守法之官則人莫不敬畏

法制者道德之顯設者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是以禮用刑也道德齊禮有政刑以佐之斯

法漢先生語錄

二

臣欽若而民從乂矣

三代之治先禮而後法三代之法貴平而不貴嚴

嚴上在寬非法不行嚴所以成寬也故云火烈則人畏而遠之水弱則竭焉

聖君賢相立法定制欲致天下於大治者亦惟明乎紀綱而已矣

先王能鼓衆動民協天下之情而歸於一者有政令以爲之具有賢才以爲之用有德禮以

爲之本

善觀人國者不視其強弱而察其用舍未論其用舍而先察其紀綱是用舍者治國之具而紀綱者立國之本

法制者爲治之具道德者法制之本道德所以結乎民心非法制不行法制所以齊乎民情非道德無體法立制定苟無其本道不虛行法令者天下之公廷尉者天下之平張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今法如是而更重之

法漢先生語錄

三

是法不信於民也其善用法者乎

政以齊民而立法不可不嚴德以行政而用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齊天下之情不恕則不足以平天下之情

治獄貴明莫良於德臯陶爲士民協於中以至四方風動蘇忿生爲司寇式敬由獄以畏王國其德則良其功則著後世深文過刻之吏人主不察反以爲能而信任之其傷國家之元氣多矣

貢賦

王者之制國用量入爲出用有均節周官以九職任之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其制關市之入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冢宰以九式均節之有司不得而侵紊人主不得而踰越後世徵求無度費出無經財匱民勞而天下病焉

民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體其心所以植其本

凌瀨先生語錄

卷六

四

也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傷民心以戕國本孰甚焉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先王之世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有道則生之者衆有義則斂之者輕有禮則用之者寡故財用恒足是以義爲利安民裕國之常經也

積貯軍國之大命故漕運之宜不可不講也此田之利不可不興也飛輓之法不可不復也善爲國者必有節用裕民之道節用則有禮裕

民則有政節用裕民國有阜厚無窮之積上獲仁義道德之名下有尊君親上之義

上取乎下猶父之取諸子也父必愛其子故取之常輕子必孝其父故供之不匱若爲父者重推其子豈不傷其愛耶

上不失天時下不遺地利興利勸農厚本抑末經國養民之道也

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國不費而民不勞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後世巡遊無度財匱民勞

凌瀨先生語錄

卷八

五

寧不知戒

授時勸農厚本抑末開財之源也平賦薄斂節財之流也豐儉適宜制財之用也故明主必開其源節其流而裁酌其用焉

地利有大限國賦有常度古之人君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然生物之豐歉由夫天時而國用之充盈由夫節儉

古之愛養民力者與民休息使得盡力於農畝則民生遂而教化行是故人君不以賦稅爲

急而以重民力為本

財任於九職九賦兵出於六卿六遂士選於六德六行成周之制也

人君之德莫先於恭儉其政莫重於農事周家以農事立國豳風之詩周道之所以盛也大東小東周道之所以衰也是故人君必恭儉以先天下而治道可成禮樂可興

國家財用皆出於小民非節儉則財用不足一有軍國之興必橫斂以傷民心故愛人者必

濼濱先生詩錄

卷八

七

先於節用

救災無善政奪諸彼以與此皆不足也若講求溝洫之制興修水利於先則地利加多農有餘粟斯荒歉有備

天之生物有限人之日月無窮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節止於是矣而宗室之踈遠無制冗食之費出無經將恐盡其所產而不足以供其所需也

武備

昔黃帝立丘乘之法周禮有鄉遂之制內而鄉

遂都鄙外而方伯連帥天子歲三田以供賓

祭親執路鼓以臨之教之以孝弟禮讓老少

有倫使知尊君親上之義閭井有親使知睦

鄰恤衆之義不用命有刑使知死生榮辱之

義

丘乘之制兵農為一故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

之人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其卿大夫居則

為六卿之長出則為六師之帥自井田廢而

濼濱先生詩錄

卷八

七

丘乘之制不見於後世可慨也夫

古之王者禁暴誅亂必先之以禮申之以義不

可然後徃征之則用兵有辭故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所謂節制之兵不足以當仁義之師者量力度

形猶有強弱若遇湯武仁義之師民親附而

將士用命權謀詐力何所用焉

仁者必愛人義者必安人兵所以除害安民也

故仁義之兵過化存神若時雨降民大悅

動之以禮行之以義王者之師也故民無不服而貪功好殺未有得志於天下者

用兵之道德禮爲先有德者彊無德者弱有禮者彊無禮者弱持重者彊輕動者弱此彊弱之形也

兵以道義爲本故堯舜禹湯皆以文德之美以行仁義之兵故近者安其善遠者慕其德

兵有大勇有小勇而強弱形焉故權謀之兵不足當節制節制之兵不足以當仁義惟仁

義之兵謂之大勇

義之兵謂之大勇

諸葛武侯云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故人知勸可謂以義行師者矣

王者制治保邦立鄉遂之制以寓兵農明荒服之制以防四夷慎於用兵故能消未形之患

古之善用兵者務耕練以固根本開誠信以安反側明賞罰以勵人心任賢好士制變達權

以守則固以戰則彊

制禦夷狄之兵貴於持重可戰則戰可守則守

來則拒之去則勿追斯邊鄙寧而天下晏然矣

仁義者用兵之本而紀律者行兵之要紀律所以行仁義而仁義所以除殘去暴也嗚呼國之安危衆之死生係焉得失之際其端甚微可不懼哉

先王制井田所以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故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王畿奠安萬國親附所以保安中夏制禦夷狄也

先王制井田所以制侯國也

九

先王之制五國爲屬十國爲連三十國爲卒二百一十國爲州故內外相維體統嚴密而變亂不興

君臣之義在推誠相安而不可以任術馭武將尤爲不可若誠信不足而懷疑貳之心則君臣有不終者矣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戡亂以義安民以仁仁義之師無遠不服

擇將領以守邊圉申紀律以訓士卒耀德以佐

威忍小以全大制禦夷狄之兵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上下相援

內安外附又安長治蓋有道焉

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錫之大司馬
有事則驅之行陣事已則歸之田里是兵農
爲一卿大夫皆帥後世分兵農爲二故有屯
戍轉餉之勞武夫爲將故鮮禮義忠誠之效

凌瀟先生語錄

卷八

十一

凌瀟先生語錄卷九

理性

問無極而太極曰太極之有兩儀四象八卦者
孔子明易道陰陽之變一每生二自然有此
次第非有推演造設之意乃先天後天冲漠
無朕之中而此理森然畢具是以伏羲八卦
文王重之六十四推廣陰陽變易之義示後
世開物成務之端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也所謂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也故曰易
有太極又取義品彙之根抵造化之樞紐而
言夫乾坤之與六子一老少之四象也老少
之四象一陰陽之動靜也皆此實理之形見
立兩儀生四象分八卦而生生無窮焉至矣
盡矣無以復加矣周濂溪加以無極二字後
世學者宗之但無極亦太極之義不必更前
求也

隨心之動靜曰道無內外者也內外一道也心
無動靜者也動靜一心也其靜也以言其體

凌瀟先生語錄

卷九

十一

也其動也以言其用也靜其未發之中無私故洞然常覺動其已發之和夫智故怡然順適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戒謹恐懼於不聞不聞是靜亦定動亦定也故周子曰聖人主靜以立人極

問幾善惡曰誠無爲矣皆實理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至於幾爲動之微有善惡之分蓋以此心之體未固邪念乘之非本有也程子云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是已此書

凌瀨先生語錄

卷九

二

雖名易通只主於性主於誠爲是不必泥一陰一陽故有善有惡天道有進退故一陰一陽陰如何是不善

問聖人生萬民曰以禮樂教化生之也天之道也聖人體之耳天生一聖人故能生萬民聖人之心即天之心也

問涵養德性曰涵養之義大矣合內外兼體用而不遺也主敬存誠以養其心入孝出弟以養其行推己及物以大其公

問敬爲禮之興曰禮者理也曲禮三千經禮三百天下之事必得此而後理非敬則禮之體不立敬若與馬足以載足以行矣

問講學與舉業異同曰一事也學以明其道仕以行其學持守有定力斯二業合一爲君子儒故程子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問莊荀失之辨曰二子詆訾孔子之徒力排性善之說強辯自任陵駕一世當時道學不明故其說得以惑之若二子學術果正稱述帝王之道何不可者未見道而徒恃空談何辯之有

凌瀨先生語錄

卷九

三

問小學大學之教曰小學是學其事以定此基本大學則又推廣明德新民以達於天下皆從小學中發出小學是收斂存養之功大學是體驗推廣之功自始至終一敬而已後世人材之不如古是爲小學之教不脩而此心未定根本未固故無以行大學之道也

問致知力行曰知者明乎道行者體乎道知行

一道也格物窮理知也辨別岐路以求中道
知之真也躬行實踐行也無過不及以求至
當行之篤也學者非靜存動察敬義夾持而
使知行合一則明心見性者亦知乎過爲詭
異者亦行乎故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民鮮
能久矣

問報應之理有諸曰割人以自益者天必奪之
毀人以自榮者天必殛之殺人以自快者天
必滅之非天也理也

評史

問讀史之要曰觀近年學者看通鑑節要踈略
苟簡不知有一代之治體有一君之治道識
治體所以救弊維風識治道所以匡君立事
若踈略苟簡不識治體之隆污治道之得失
何貴於讀史

問程子云堯舜至今幾千年其心猶在曰堯舜
體天地之心立爲禮樂政教民到于今賴之
堯舜之心天地之心也當與天地常存

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何也曰豈但不與親
舜之執統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禹克艱惠迪
之謨方以得天下爲憂何有於樂孔子獨舉
舜禹言者蓋以舜禹本匹夫一旦受禪若罔
有之尤人情之所難也

問湯改過不吝聖人亦有過耶曰聖人固無大
過一念之萌微有過不及耳擬議之聞萌動
即改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

問武王伐商伯夷叩馬而諫何也曰各行其志

也觀文王問臧丈人以政及於天下臧丈人
不答而夜遁亦此意也故武王奉天道之大
公伯夷明君臣之大義

問三閭大夫曰忠貞粹白其志可表儒者以爲
過於忠原爲楚之同姓欲強宗國懷王信讒
疎之不忍見宗國淪喪遂自沉汨羅觀敖比
干知紂之將亡直諫而死其忠愛之誠同姓
之義可並觀矣

問漢高祖不事詩書何以能成帝業曰豁達大

度易虐以寬雖無湯武之事而遇湯武之時
故事半古之人而功必倍之者與若得三代
之臣相與與治其效當不止此

問張子房曰子房起布衣爲帝者師其奇謀秘
計轉敗爲成漢興將相於去就皆中機會而
不違理義者獨子房爲得之其初狙擊始皇
是少年用黃老未熟至羽翼太子時已深矣
事若涉於用奇而理則近正

問漢文帝可方周之成康否曰文帝恭儉之主

凌瀨先生語錄

本

天資最美觀其初政果得周召之臣以佐之
比之成康亦所優爲惜乎居輔相者不過絳
灌申屠嘉之徒故雖以帝之賢僅及小康爲
可惜也

問賈誼通達國體何如曰誼以少年負其英氣
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上治安策欲更定制度
絳灌之徒不悅讒毀之所由起也夫誼以新
進少年未得乎君汲汲然輕進其說帝之所
以謙遜未遑也觀文帝躬脩玄默移風易俗

於誼之策亦略施行未爲不過也策中三素
五餌之說其學術亦疎矣

問董仲舒曰爲漢儒第一其策云道者所由適
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云道之
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三聖相授守
一道可謂得正學之宗又云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
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可謂
知帝王之道矣故程子以爲有儒者氣象

凌瀨先生語錄

卷九

七

問嚴光曰光武之故人也及帝即位以物色求
之既至欲以爲諫議大夫竟不肯屈蓋知帝
不能爲帝王之事業而徒受其高位尊禮爲
無益也其亦魯兩生之意乎范希文作記稱
其廉頑立懦大有功於名教

問諸葛武侯曰孔明出處純正有王佐之才治
蜀經略大有可觀史臣以爲將略非其所長
故終於無成嗚呼後主闇弱非定亂之才魏
吳君臣非易平之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非

苟言之亦允蹈之故君子不以成敗論人也
問唐太宗曰孤隋之暴不止繼紂生民塗炭極
矣江都之使已行高祖不可坐待其夷滅太
宗延結英雄興舉義師以拯斯民以成不世
之功惜其學術未至純正父子兄弟之間慚
德多矣然用賢納諫貞觀之治幾於三代亦
可尚已

問王珪魏徵處建成之事當何如曰守成之世
立儲當以嫡長開創之始立儲當以有功唐
之有天下實由於太宗高祖不當立建成爲
太子若建成即位唐之社稷亡矣王魏知建
成之不可諫則當白之高祖事有不可則當
去

問狄仁傑曰忠誠篤厚其友正廬陵王薦張柬
之數人反周爲唐可謂社稷之臣矣

問陸贄曰當天下多事之時詔書旁午思如湧
泉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感泣論諫甚切一
於仁義或比之諸葛武侯武侯氣象剛大嚴

淡溪先生詩錄

卷九

八

教但時有不同唐家之國脉猶存故成克復
耳

問韓愈曰排斥異端史氏謂功齊並子而力倍
之其論佛骨表至今讀之凜凜猶有生氣蘇
東坡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
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詎不信然

問宋之開國仁厚亦多忠良武事不競終於削
弱者何曰祖宗真仁四世深仁厚澤歷代有
周程張朱之大儒以泚風教有韓范歐富之

淡溪先生詩錄

卷九

九

宰執以安社稷有張韓劉岳之良將以脩武
事固宜國勢昌大顧乃漸以削弱以至於亡
蓋以君心取舍未定君子小人雜進一事未
成而壞之者踵至雖忠良之士無愧於古昔
然奸諛和佞之黨有出於前代之所未見而
舉世之所不能窺測足以惑人主之心志者
屢見而迭出故一日之暴不足以勝十日之
寒而終不免於妨政蠹國者以此故論治者
不思天下之乏才而思用舍之未當不患用

舍之未當而患君心之未定

問范仲淹曰曾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已任當時爲朝廷所重故能建立功業而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先儒論宋之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必以忠孝爲本其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常如是其成與否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心也

漢溪先生語錄

卷九

十一

問韓琦曰琦之德業無愧於古人其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七十餘疏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

問歐陽脩曰忠誠剛正屢進直言朋黨一論尤爲剴切

問司馬光曰正直忠誠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無不歸重能受盡言其規模廣大且改新

法政勸其防後患公答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惟論國是不計一己之利害屢進直言仁宗感悟

漢溪先生語錄

卷九

十一

溪濱蔡先生語錄卷十

孝經

天孝經孔子所作也。昔孔子蘊大聖德生不偶時。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壞。居上者賞罰不行。居下者褒貶無作。孔子遂定禮樂。刪詩書。贊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脩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脩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裏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以孝經屬與曾子。曾子得聞其教。自著書三卷。有脩身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制言上中下疾病天圓等十篇。以闡明夫子之教。

天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言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終。兩行無怠也。註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夫事君立身二者。皆所以孝親也。若人子未仕終身爲孝。不可謂揚名榮親乎。

自天子至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孝出於性。本無不同。故所致宜無不同也。居上者可推之下。如明王以孝治天下。是已居下者可達於上。如舜盡事親之道。瞽瞍底豫。玄德升聞。是已經云。孝無終始。謂人子事親。自少至壯。至老。寧有已時。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竒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周公既以后稷配郊。天以法夏竒之制。又因享明堂。以文王配之。是周公既申已嚴父配天之禮。又推之以申文王尊祖之義。嚴父配天。始於周公。而後世王者法焉。是爲周公之達孝也。

夫孝爲王政之本天子能孝於親諸侯卿大夫士庶化焉行於一人而達之天下始於至近而及於至遠固不待刑罰禁令之施以德感德無不興行焉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是天下之孝一人之孝也天下之德一人之德也故曰至德要道

夫孝經孔子所著爲十三經之一自漢及齊梁註解者迨及百家多所殘缺惟孔安國鄭康成之註梁博士皇侃義疏獨存依文訓義故宋清先生語錄劉子玄辯其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其鄙俚不經宋國子祭酒邢昺註疏後出亦未精純咸於夫子之道無所闡明蓋以聖道廣大言近指遠發明其蘊亦難矣

爾雅

爾雅所以訓釋七經之載籍考核天地人物古今之名義使同實而殊號者有所指歸觀覽而取用者有所循執古人授教之方後學傳經之要也爾近也雅正也言近可取正也蓋

周公作之以教成王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又云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卅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其爲註者則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亦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註解其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考之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以此益知爲周公之作也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非特資於宏覽博物已也因言以得象因象以繹理天地人道之精微有可窺者尊之爲經實古今之通義也

爾雅典實精到周公作之以參例諸經也觀周禮一書制度規模大小巨細無不詳備而况考文之制乎孔子刪述六經必嘗考訂增益以成之子夏長於文學其傳之矣

爾雅首曰釋詁其次釋言凡一十九篇或曰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孔子所增又曰

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周公何乃惟作一篇孔子後方增以十八篇耶蓋孔子刪述或增損於其間耳非續其作以足此書也子夏篤信聖人豈不知遵時王之制或講明以教西河但傳之耳

爾雅考究精實質之七經無不相合故儒者訓釋諸經皆引用之而詩傳尤多孔子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於天地人倫之義比類考訂亦無不至可以通之上下行之遠近漢先生詩錄卷十質之古而不悖傳之後而可述說文白虎通通考水經考索諸書皆當爲羽翼而廣雅埤雅發明尤爲詳備

周禮

問周禮始末曰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書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之典也秦燔經籍以愚黔首漢興高堂生傳一十七篇孝宣之世后蒼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

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大中大夫鄭興及子大司農鄭衆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然則周禮作於周公燔燒於秦淆亂於諸家復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故玄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云

按周禮周公所作周官成王訓迪百官之言周禮立六卿其立冬官司空曰使帥其屬而掌

邦事以佐王富邦國與周官居四民時地利文義大不相侔若漢儒模倣之言周官首公孤次及六卿其屬大小輕重無不具載三公三孤坐而論道周禮顧略而不載何詳於微且賤者遺其尊且貴者若曰六卿兼三公亦當首列其職不可缺也且於六卿之上皆有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等語不宜繁復如此本缺冬官又取考工記補之蓋漢儒因秦火之後其書殘闕乃各以己意竄入雖

曰傳經實爲亂經也

儀禮

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然今皆已闕不全儀禮今多亡者如冠止有士冠禮天子諸侯冠禮已亡如昏止有士昏禮天子諸侯昏禮已亡喪禮亦然祭禮止有士大夫二禮天子諸侯祭禮亡者如郊特牲諸侯饗廟遷廟是也冠禮如公符是也有有經而無傳者如公食大夫士相見二篇是也有有傳而無經者如郊特

注疏先言諸經

卷十

四

牲諸侯饗廟遷廟及公符是也臨川吳氏作三禮考註以諸侯饗廟遷廟公符等篇爲經當作逸經傳爲是取爲德等篇名爲天子之禮又取他篇文補入曲禮又將曲禮文竄入他篇又補士相見義實爲亂經

周禮主於建官圖治唐賈公彥以周禮儀禮同發一源分爲二部周禮爲本儀禮爲本吳臨川並列爲三經二子當時號爲博雅爲註爲疏如此所云亦謬矣

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中升降揖讓拜興旋辟之節無不詳盡小大並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此必周公制之而孔子子思補之子夏其傳之矣

凌濛溪先生語錄卷十一

易義

論易道曰九師之易不待論說者程子易傳朱子
本義先生同一源流易傳致用成務為易之
本本義觀玩知占為易之用學者當並觀焉
動一靜一陰一陽易道也不可不容其微動
而為陽非動而生陽也靜而為陰非靜
陰也蓋陽動陰靜分而言之也合而觀
道變化進退消長至動之中

馬坤道資生流行不息至靜之中而有至動
者為陽陽一氣之往來循環無端互為其
根也

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天地交而為泰是以
萬物遂焉君德下接臣德上達則上下交而
為泰是以德業成焉交者君臣道合誠意相
孚是為吉亨道斯泰矣小人用則蒙蔽主知
隔絕物情世道否矣欲知上下之交與不交
而道之存與否在觀君子遠小人而已

賁者君子之所崇德脩於己而善及於眾孰加
焉小人則反是賁之初九在下數為趾為途
行舍車而徒是小人以失勢為羞矣

易主象數象數主理是故易為君子謀不為小
人謀明夷惟箕子文王用之君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雖遇元亨之占不相為用也後世幽
儒之占變定易不為人用而人為易用矣
一闔一闢謂之變者陰陽闔闢升降盈虛盈入
地之間無非是理自伏羲始畫未有文字文

王周公乃繫之以辭至孔子方始純以理言
有是理必有是象有是象必有是數使天下
後世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知所取舍以定天
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

學易之要有三一曰卦畫二曰彖辭三曰爻辭
是三聖之奧也卦畫以象教者也彖辭爻辭
以言教者也易之道莫深於象而觀象以求
諸天而言次之學易之道莫切於象而即象
以求諸心而言次之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求之象得於心契乎天盡之矣

陰陽得中天之則也剛柔得中地之則也性情得中人之則也聖人立教觀法於天效法於地取天地之中以立斯人之則而已

數往知來易逆數之義諸儒皆謂已往而易見為順未來而前知為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朱子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一段為指圖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為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自復一陽

漆溪先生語錄

卷一

三

歷臨二陽泰三陽壯四陽夬五陽至乾六陽皆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追數昨日也自姤一陰歷遯二陰否三陰觀四陰剥五陰至坤六陰皆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逆數來日也橫圖則自乾而夫歷剥至坤生數之自然皆逆數也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而已乾之為馬坤之為牛馬之為健牛之為順理之常也取以象乾坤之性情漢

儒創為五體變卦五行納甲之法以求其幸而偶合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又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不思非健何以知乾非順何以知坤雖云理無定體而觀象以明義聖人示人以用易之方也

王弼合古易之彖象文言為一諸儒宗之莫敢更復是其意見無出於弼者學者苟能研窮易道得聖人之心雖有加損亦所不背何有於王弼

漆溪先生語錄

卷一

四

書義

尚書古文今文有二義焉以經言之古文出於孔壁孔安國作傳今文出於伏生所授馬融鄭玄等所註又文字也孔壁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古文尚書乃竹簡漆書形如科斗科斗變為大篆大篆變為小篆小篆變為隸書所謂今文乃漢之隸書古文今文所載有無不同者是孔壁所藏與伏生所授有無不同也

虞之儆戒無虞周之制治于未亂蓋古之聖人
貴未然之防禍亂之幾每生於細微思天下
既濟矣容有未濟之幾藏於既濟之時者乎
故兢兢業業思患而豫爲之防所以爲長治
久安之道也

金木水火土穀惟脩此書之所謂六府財用之
所自出惟脩當以人事言之觀周禮所載亦
自可見若云相制以洩其過相助以補其不
及何以爲財用之所出何以爲養民之政耶

淡源先生語錄

卷十一

十一

天聰明明畏達于上下上天立君以爲民也民
心之向背天心之眷否關焉天道玄遠而難
知民心顯明而易見民心之所存即天心之
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人而一之者也
敬則不忽乎民即所以敬乎天也否則徒知
天之當嚴而以民爲易虐是天民爲二道矣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學者覺此也教者效
此也以先覺覺後覺也理也者性也天地萬
物一體者也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合外內之道也

皇極數言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大君之喜怒
好惡同乎天故其存神過化之妙與天地合
斯之謂盛德好惡之發通乎天下之公故一
好足以勸天下之善一惡足以懲天下之惡
故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斯之謂大業
六三德剛柔善惡中而已矣老子專以柔道是
非中道矣

淡源先生語錄

卷十一

十一

人主必有無逸之德而後有無逸之政故天理
常存獨觀萬化之原而於小民稼穡艱難之
事無不周知故不敢自暇自逸而恭儉非可
以聲音笑貌爲也故成王中宗治民祗懼必
原於嚴恭寅畏以爲之本高宗之嘉靖殷邦
必原於不敢荒寧以爲之本祖甲知小人之
依必不敢侮寡寡以爲之本文王卑服即康
功田功必原於徽柔懿恭之德法太王王季
克自抑畏之心以爲之本所謂有無逸之德
斯有無逸之政也是故明君必先慎乎德

偶王在夏乘茲大命召公欲歸老厥邑周公挽
留之欲追念文祖之德當并力一心以載天
命大忠託孤大義滅親不辭三監之謗以成
宗社之計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
世猶未釋其政周公同寅協恭忠誠愛國之
心至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推賢讓能大臣出於義也
大臣者群臣之表也群臣化之濟濟相讓矣
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忌嫉風行
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公道晦而寵賂彰政必
淆亂而不理矣夫庶官和與爭見大臣之義
利庶政治與亂見大臣之得失

自作元命天道至公人君體天之道天之所好
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所生者生之所殺者殺
之是與天合德矣是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矣
故人君之德曰天德

凌瀟蔡先生語錄卷十二

詩義

詩有大序明其本小序明其迹大序者其子夏
之徒推夫子之意而爲之小序者其史臣之
良述作者之指而爲之故大序曰國史明乎
得失之迹夫有所受之也是故大序廢則學
詩者不知其本小序廢則學詩者不知其迹
是故沿流而求其源誦言而得其意會意以
畜其德小序之謂也小序之爲純也如是必
去其漢儒之雜之者全其國史之本純者因
迹以諷其言因言而得其意養其性情合乎
道義是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
之事父遠之事君

風雅之變世道之衰也世道之衰風化之衰也
周南召南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得其
性情之正故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日却而下
治亂不同賢否亦異而其所感有邪正之不
齊先王之風於此乎變矣若雅頌之篇皆朝

廷郊廟之章至於雅之變者周衰賢人君子
憂時憫俗之所作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謂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黍離降爲國風
而雅亡矣世道之升降由於風化之盛衰風
雅者禮樂之章而禮樂者風化之本是以聖

王脩禮樂於上以覃風化於下有其本也

卷耳后妃以文王不在思之首章託言采之思
君子而不能采發乎情也思之切也下三章
託言欲乘馬升高望君子而山高馬病不可

凌漢先生語錄

卷十一

二

登蓋婦不出梱既不可望則酌酒自慰而不
未傷懷歸乎正矣所謂止乎義禮也

肅肅免置公侯干城固文王化行俗美賢才衆
多雖免置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如此亦其
黨庠術序自國都以至於州里鄉黨無不受
學以成之也

悲彼泉木猶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而不得
即諸姬而與之謀發乎情也卒不敢歸止乎
義禮也婦道之正也其必被武公之化者乎

清人在彭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
於河上父而不召師散而歸春秋傳曰使高
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
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
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
之卹乎吁此非所以馭武夫悍將也但高克
一庸夫耳如有奸雄之資安得不乘機生變
乎故爲君者非賢則不用用則不疑此古之
明君誼辟推誠待下之道也

凌漢先生語錄

卷十二

三

交交黃鳥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
之良也國人哀之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
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
而三良與焉蓋以秦近西戎染於其俗王政
不綱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其後始皇之葬
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秦之無道甚
矣傳至二世而亡而子孫無遺類豈非天道
之報耶吁可以戒矣

七月流火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

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言農事爲民衣食之源極憂勤艱難之意以教之吁觀七月之詩知周道之所以興也大東小東周道之所以衰也君天下者可以鑒矣

弁彼鸛斯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遂宜臼宜臼之傳述其意以作是詩甚矣幽王之不明也人君昵小人而退君子以其無知人之明也夫以宜臼之賢爲其子而不知惑之也至

淡源先生語錄

卷十二

四

於神明者也其曰福祿來反曰綏以多福是子孫奉祭於祖考精白一心致其誠敬敬德之聚也孝德之本也福之所由錫也

春秋義

春秋孔子爲周道衰王政息紀綱禮法之大壞而託此以伸大義於天下後世也筆削予奪直書其事明白嚴正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

不得肆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聖人經世之大權也三傳及胡傳沿襲穿鑿定爲凡例取義稱人稱爵一字一句之間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僭亂非法尚何得失之可議使孔子之心不得見於後世皆經生學士晦之也故吾師甘泉先生作爲春秋正傳不沿襲於傳而斷之於經不拘泥於文而折之以義去其穿鑿明其直指使聖人作經之義如日月懸揭明白易見一洗諸家之謬當爲後世之

淡源先生語錄

卷十二

宗正焉

春秋正傳序略曰春秋聖人之刑書也春秋者聖人之心天之道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聖人之心存乎義聖人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故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夫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其幾矣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文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皆多臆說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

之傳多相沿襲于義例之蔽而不知義例非
聖人立也公穀穿鑿之厲階也其於聖人之
心魯史之舊其有合乎是故治春秋者不必
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
之於心大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後聖人之心
春秋之義可得矣正傳理明義直後世必傳
故錄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殺州吁誅弑君之賊也
稱人者史通稱之詞耳公羊以爲討賊之詞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穀梁以爲稱人以殺殺有罪蓋弑君之賊天
下之所共誅直書而義自見不必人衛而後
知也

齊小白入于齊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皆未
有父命立之而小白則長而當立小白義當
請命於天子既立置其弟而使終其天年何
不可者乃無君父之命而入以自立而又殺
其弟焉此春秋所以罪之也

初稅畝書以志虐民之始也什一天下之中正

也廢助法而稅畝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
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皆宣公啓之也
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盜謂陽貨不名而
書曰盜誅亂賊也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
弓周公受賜蔽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
之繁弱也子孫世守以昭先王之德也魯失
其政雖先王分器猶不能守故書盜竊書得
定公與執政之臣不恭之罪見矣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三邑皆汶陽之田書來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歸志復舊物也非予齊侯之服義予定公之
能用孔子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
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
夷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
齊侯歸三邑以謝過聖人功化神速期月而
已可也豈虛語哉

禮義

禮樂者致治之具先王用之變俗維風以成道
化故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帝王禮樂至周大備蓋積治之極道化

中和之數揚非徒作也周衰道廢曆亂相尋

先王之道蕩覆無餘矣禮樂所以張乎治道

根於人心者也自小學亡而蒙養之功廢無

以定其心以立基本自大學亡而體用之學

廢無以盡其心以達大義教化不明則仁義

不行仁義不行則中和不達中和不達則禮

樂不興必觀其所以廢然後知其所以興

制禮作樂出於仁者之心仁其體也禮樂其用

也心中和則氣不中和何以候氣制律而

被之八音乎故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

禮者體也與道爲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

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精入乎性

命之微其體一也

月今出於先王之制呂不韋令門客纂集雜以

秦制如命大尉縣鄙皆是也

明堂位周公制禮使諸侯朝天子於明堂天子

負斧依南面而立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後人

原缺

汲漬蔡先生語錄卷十三

大學義

學庸語孟孔門傳授之心法也帝王以德禮治

天下載之六經皆聖君賢相相與敷揚政典

諮度治理以立後世皇極之準周道陵夷孔

子以大聖而不得君師之位憂天下後世之

無聞乃刪述垂憲及門之士多所聆受大學

曾子聞之於師明德新民之義蓋本於尚書

中庸子思述所聞於父師性命至誠之義蓋

本於周易孔子立教之言及答君大夫之問

政門弟子之問學皆祖述憲章道德仁義之

言書曰魯語論撰次之義漢儒撰次其書題

曰論語云孟子受業於子思道既不行退而

脩仁義王道之說七篇以教後世其書淪於

諸子中程子表章與三書並傳其言純粹天

德王道之極與孔門之言符合符節是爲四

書一道相傳後有作者弗能及也

爲學先小學以爲之基後入大學以收其成也

蓋道無精粗理無大小自灑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一貫之道也

止泉先生古本大學序略大學之道其燦然示人博矣其渾然示人約矣明德親民其燦然矣乎止至善其渾然矣乎夫非有二之也其燦然者乃其渾然者也是故明德親民以言乎式體矣止至善以言乎實功矣至善者以言乎身心之於國家天下之事物之理純粹精焉者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吾心中正之本體也明德親民之與也其體用一原者也是故止至善而明德親民之能事畢矣

耳泉先生云明德親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知止能得即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又曰在心為明德在事為親民非謂靜坐而明德及長然後應事以親民也其曰親民先生依古本大學與程朱之說不同

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不安於苟且不止於小成而已止至善則體用各造其極之謂也大

抵理有萬殊惟心是會學無多岐治心為要明明德者存此心也新民者推此心也而止於至善則極吾心體用之全矣

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溺愛貪得偏也不明無厭害也是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欲齊其家者在公其好惡以脩身以為一家之取則乎

畜馬乘章獻子常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繫紲之道不察鷄豚不畜牛羊謂不可事

民利也不畜聚斂之臣謂不可奪民利也皆以義為利也

中庸義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吾心渾然之體無所偏倚者也中者吾心發動之幾無所乖戾者也君子戒懼慎獨以全天命之性由是推而致之自外而家而國而天下以達夫禮樂政教之用而中和致焉不但朝廷之正舉世之安雖天地亦位焉不但人道之脩教

養之立雖萬物亦育焉此其裁成輔相之功如地平天成而萬物咸若位育之效也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是已

中和性情之德也和由中出者也故君子戒懼謹獨以養其中中立而和生焉政教禮樂由是而興位育之功成學之能事畢矣

凌濂先生語錄

卷五

四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富貴達也則行道濟時貧賤困也則安命守義在夷狄則言忠信而行篤敬在患難則內文明而外柔順所遇不同而此道之行則一也

中庸傳天道人道之分天道真實無妄聖人之德渾然天理與天合一故曰天道下聖人一等則盡思誠之功以求合於天道故曰人道孔子欲學者致曲以造於至誠何有於天人之分若並舉而言何為天道何為人道是天

人果為一道終不可合一而同歸矣故學者觀天人之道而必求其同盡思誠之功求合於天而無間

博厚高明悠久者覆物載物為聖人富有之業成物為聖人日新之業富有則大日新則久聖人與天地同用也配地配天與天地合德也與天地合德自無疆矣聖人與天地同體也故曰聖人與天地參

凌濂先生語錄

卷五

五

尊德性而道問學君子脩德凝道之大端也專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致知又所以存心乃內外合一之功非二事也

凌瀟蔡先生語錄卷十四

論語義

孝弟爲仁之本者天下之道皆出於心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盡天下之道而無餘者也孝弟乃仁道之始事人能孝弟則根本立而道自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體天地萬物而無餘豈非爲仁之本乎曰孝弟親之敬惟長始乎家邦終乎四海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有是德是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之本

曾子所謂三省者天地之道一誠也帝王法天出治一誠也孔子立教垂世本於天地帝王之道也觀達德達道之言政教禮樂之義皆以實德措諸實用曾子尊其所闢爲謀必忠交友必信傳之必習自治誠切是能立其體自可達諸用後之學者乃考諸儀文變數求之詞章論辯末矣

或曰無友不如己者若不如己者來求則如

何以待之曰觀其意之誠否如志堅思苦之士今日雖不如我將來所造未可限量此不可謂之不如己者

或問孔孟觀入之法曰君子觀人在內爲心在己爲事在心爲德在事爲言內外相符體用合一者也所以在事所由在意所安在心由淺及深之義也言者心之聲眸子者心之形因外知內之義也言與眸子深情篤論者猶能飾之由意察心則誠偽洞然矣

凌瀟先生語錄

卷十四

二

或問魯之郊禘曰考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禘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自僭用之故附會於明堂位及祭統云夫成王守文武之業命侯國率由典常乃天子之職顧自爲壞亂邪雖周季世之君尚不肯與請降繁縟之事而况成王乎魯之僭竊尤爲可見

予入太廟每事問者太廟魯周公之廟禮樂備

焉夫禮有器有文邊豆鍾鼓其器也薦享升
降其文也孔子固嘗學之矣然儀文度數必
躬行蹈履斯謂真知昔子監禮郊廟其禮固
嘗聞之若圓丘之制蒼璧燔牛之薦大祀殿
世次之列衣冠之設干羽樂歌之容既親見
之歷加詢問復觀其進退升降薦享之儀然
後知向之所聞者止於影響耳恍然有覺於
入太廟每事問之義

或問處富貴貧賤之道曰君子素位而行安於

漆溪先生語錄

卷一

所遇其處富貴貧賤如風雨之遭寒暑之序
而已無與焉若舜禹之有天下如浮雲之過
太虛顏子原憲之安於貧困而漠然無所動
於其中亦自可見古之君子處富貴則思行
道濟時澤及天下處貧賤則思明先王之道
以啓後學蓋道義素定於中視富貴貧賤一
也故無諂無驕不忮不求無入而不自得若
慕富貴而厭貧賤一念有差棄禮滅義何所
不至故君子明於義利之辨而持守有定

或問禮讓爲國之義曰帝王以大司徒敷教一
道德同風俗所以興禮讓也周官一書周公
經世之典所以維持禮讓以成太和之治周
衰道廢禮讓之風息矣孔子志欲行周公之
道故有此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曰聞非口授耳聞也學
者力到功深將有所得迎其機而語之則豁
然矣故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神而伊川不
答欲使深思而得之也

漆溪先生語錄

卷一

或問再思可矣曰天下事有定理君子處事有
定義不思或有太過不及之失三思則瞻前
顧後計較利害之私起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當時以爲賢而且智况爲魯大夫父母之邦
夫子有難於直論者惟云再思可矣若夫人
品高而處事光大雖多思何過焉觀文子縱
襄仲殺嫡立庶使齊納賂謀逐歸父始終無
非私意然則思不思何益

孔子之志老安友信少懷者孔子具帝王周公

之道有興復東周之志蓋欲孝弟化行風教還淳舉天下於唐虞三代之治言此三者則盡乎其人是協和萬邦於變時維之意也故曰聖人之道猶天然具天地生物之德是以有王者成物之志

孔子述而不作者自帝王開文明之治及於周室治教詳矣禮樂成矣制度備矣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所謂作者七人開物成務舉無不盡孔子脩明其道以傳教於後世孔子

卷之四

卷之四

北

之心帝王之心也孔子之道帝王之道也如此而君臣如此而父子如此而政教如此而禮樂如此而制度生民之道備矣雖欲有作何所加焉使帝王後孔子而生亦如斯而已作者之聖先天而天弗違述者之明後天而奉天時一而已矣故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哉無是也是知後之作皆爲謬妄而不足以信天下及後世異端之徒是已

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善而從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也見不善而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故君子無往而非學無往而非師也

或問士之弘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弘死而後已持守之固也故曰毅孔門之道惟在求仁任重道遠曾子之所獨得乎

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孔子道全德備具帝王之道有興復東周之志達巷黨人未聞君子之大道而以博學窺聖人故孔子姑爲此言欲其有聞而知之也

卷之四

卷之四

北

或問太宰稱孔子多能曰吳與魯會繒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太宰慕夫子以多能爲聖多能謂禮樂名物詩書六藝蓋聖本於德而多能乃其餘事若以爲釣弋獵較庸人皆可能何以稱孔子

或問閔子騫之孝曰古之帝王以孝治天下故孔子作經以爲至德要道及門之士多所得聞如子路盡思曾子養志亦可謂孝矣而孔子獨稱閔子者蓋人子事親處常則易處變

則難記云閔子遭繼母之讒卒能盡事親之道化其母爲慈若古之聖賢孰不盡孝而獨稱舜爲大孝者舜父頑母嚚能盡事親之道而致瞽瞍之底豫也以此知孔子之稱閔子蓋因其處變而言耳

有德者必有言蓋德有諸已斯言之真切有用非徒言也如六經之言皆本於聖人之德故能建極成務爲萬世之常經是謂有言也

或問孔子請討陳恒之義曰太公有功周室呂

氏

伋封齊是爲姜齊之始陳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爲工正傳至陳恒厚施得衆遂弑簡公至田和並齊而有之田恒之弑簡公滅天王之封國爲不道忘撫存之厚德爲不義况諸侯有救災恤鄰之義天討之所必加故孔子請討欲伸大義於天下哀公不能三家不可而使陳恒免於誅戮雖然弑逆之賊敢於肆行而無所顧忌者恒以國無忠良也三家實與陳氏聲勢相倚孔子此義一明而三家知懼

姜齊既滅伯禽之封得以獨存實有賴焉故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

性相近者人性皆善但氣稟有昏明強弱之異實不相遠惟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矣聖人立教俾昏明強弱各協於中上智則易從雖昏愚之至而能以善自治皆可漸磨而進故孔子以自暴自棄爲下愚蓋激之使進而不甘於下流也

夫子喜武城絃歌是時列國君臣方以權謀術

數富國強兵相尚以王道仁義爲迂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欲作禮樂之化於天下一聞絃歌之聲安得不喜動於中故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蓋欲以禮樂爲治也

或問心存理得之義曰孔子答子張問政然政教禮樂之施而本之以恭寬信敏惠則仁覆天下矣何止於心存而理得耶觀朱子語錄弟子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如何仁在其中

答云心存理得可謂明切矣註於問政中心
為記者之誤

或問色厲內荏曰外柔內剛君子之象外剛內
柔小人之象無道義以主之而徒為色莊是
無實益名譽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蓋指當
時之大人也

小道致遠恐泥孔子為異端設也異端諸說稱
述帝王模倣道德若有可觀究其實高深者
務為玄虛鄙陋者淪於術數皆充塞仁義妨

政害治用之以脩身則非明德之義施之以
治平則空言無補何以為政教之具致遠實
有不能故孔子婉其言以開導之欲使其徒
反求而自覺其非若云農圃是為生民之本
治道所先醫卜亦周禮所載國家之不可缺
者

孟子義

或問孟子王道仁義之說曰仁義天地之心王
道生民之命其道乃孟子得之孔子孔子傳

之帝王周公者也周道衰王政廢仁義禮樂
之化不見於天下列國分爭生民塗炭極矣
孟子有志於斯世陳其說於齊梁之君奈何
王伯不相謀義利不相入所如不合卒老於
行乃退而脩仁義之說七篇以教後世由是
孔子之道有傳帝王之道晦而復明天地之
心隱而復見生民之命斷而復續後世君天
下者聞其教以為治安之本其有功於斯道
有功於斯民有功於天地大矣

今愚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孟子欲宣王察識此心於方動之始故曰是
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既發之後故
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是知治道出於心而
成於仁不忍之心所以行仁也

或問孟子養浩然之氣曰斯其為義理之強體
道之勇乎惟孟子真有是氣故能為此言君
子以直養而無害故能充塞宇宙居富貴而
不驕處憂患而不辱逢時則為忠良遇變則

未合體用雖未至聖人具體而微亦彷彿氣象耳若以爲真似聖人則誤矣

仲尼不爲己甚謂不過乎天則之常而已本無已甚者吾道中正之體不爲己甚者聖人時中之道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此孟子謂惟大人爲能盡其性也赤子之心性天未變純粹至善但未推廣耳大人則涵養擴克極此心之量是以經綸調變有始有終始於至微而終於

至大

於禽獸又何難焉自及學者之事不校成德之事自及而至於不校則學成而德純矣此君子之所以異於人也

爲機變之巧者行險而進奇詭譎變詐無所不至孟子蓋指儀秦蘇秦之徒皆君子深恥而不爲者也

孟子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仁義禮智之端仁義禮智根於心蓋仁義禮智性

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性爲根而情爲枝葉一體也粹固益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是情得其正矣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十五

諸子

諸弟子侍問歷代諸子立言得失曰孟子之書舊亦雜於諸子中程子表章與論語並傳曾子子思大學中庸之書亦與論語並傳為四書以緒帝王周孔之道蓋醇乎醇者也中古以來立言鳴世者百八十餘家今其書存者不及半其最著者數十家而已欲知其立言之得失必以帝王周孔六經之道為衡鑑斯

可辨焉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為周柱下史為關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程子云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許本末舛矣朱子云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觀孔子問禮蓋亦有道術者

莊子名周為漆園吏著書三十三篇程子曰其

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又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蓋窺測而言之也朱子曰其謂各有儀則之謂性比之諸家差善觀其操之以誠行之以簡事同於人道同於天之言亦間道者

列子名禦寇鄭人著書八卷其學出於黃老其書多寓言莊子重其為人多稱道之其書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然其所明往往

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

荀子名況字卿趙人漢劉向重定三十二篇為荀卿新書唐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其書云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則可矣至於以性為惡以禮為偽是其不知天命之懿而以人慾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也其曰真積力久而後入能定而後應皆至道之言當時以荀孟並稱蓋其擇焉而不精故時有出入耳

楊子名雄字子雲蜀人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以應之譏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法言程子云必欲撰玄不如明易朱子云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又云楊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有何不可

墨子名翟居宋著書十三篇韓子謂墨子必用孔子觀其治喪以薄爲道實非用孔子者傳其學者有隨巢子好事鬼神纏子脩墨氏業

漢書先生語錄

卷上

五

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事之墨子死後有相里之墨有桓芬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墨氏兼愛疑於仁而害於仁者也

文中子王通所著中說門人問荅多近道之言程子曰文中子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朱子曰其荅魏徵云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通云徵所

問者迹也吾告之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故伊川非之至以董常爲顏子是爲過與其說動靜見天地之心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其言亦有所本

管子名仲字夷吾相齊桓公富國強兵著書二十八卷志在強國外假內政之名內脩強國之利巧於詭道如此其尊周室攘夷狄孔子稱其有仁者之功

晏子名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著書七卷號晏子景公爲臺臺成復欲爲鍾晏子諫曰欽民爲鍾民必哀歛哀爲樂不祥也惜其狃於伯術其後流爲墨氏之學

漢書先生語錄

卷上

四

鬻熊子爲周師臣文王以下問焉班固書謂周封楚祖著書二十二篇其書云大禹以五聲聽治又云君子不與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無由也謂有其本也劉勰謂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

孔叢子孔子八世孫孔鮒也集仲尼子思子尚

子順之言及已事爲書凡二十一篇其後孫孔臧又爲連叢子其書云堯舜文武之道稱其言後其行夜思之責行之惡有不致乎其論讀詩及小雅發明詩人之志是蓋得之家學爲有見矣朱子云孔叢子鄙陋之甚其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乃疑其爲所註之人也

公孫尼子著書二十八篇晉傳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古樂經已亡公孫尼子取其義作之

漢書志

按樂記三十三篇今所存者十一篇

尹文子學本賁老著書三篇仲長氏云其書多所彌綸其書云聖人不貴其獨治貴能與衆共治工垂不貴其獨巧貴能與衆共巧

文子師事老子爲書一十二卷書云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安則土安善矣又云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心與神何二焉

公孫龍子趙人漢志云著書十四篇又獻通考

云今書六篇其論物化及牛馬角尾多寓言尤倉子居羽山書云惟道可信而不知人有是心斯有是道也其論君道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得之

抱朴子葛洪字稚川好學家貧自號抱朴子因以名其著書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亦多寓言中云觀孺子之墜并非仁者之意視瞽者之觸柱非兼愛之爲與孟子之意同又云玄圃之饑饉不如螻螻之穢飽有所激也

漢書志

尉繚子大梁人兵家者流著書六卷其言曰戰以伐之德以守之又曰古者率民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皆假之之辭也

鬼谷子世謂周時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里族姓名史記徐廣註潁川陽城有鬼谷即其所居著書五卷中云口者心之閤戶心者神之主宰又云守家以義守國以道道義何可偏廢也或云蘇秦作書托之鬼谷言遂也

淮南子名安漢淮南厲王長子好讀書鼓琴不
喜弋獵狗馬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
天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
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
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以厲王死時懷怨
望謀爲畔逆誅所著書及稱述之言何用焉
呂不韋秦莊襄以爲相始皇立尊爲相國著書
二十六卷其書云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觀其事有大不然者其人品最下所著月令
凌漢先生語錄卷十五

皆其門客爲之
商鞅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習於富貴之
術以干秦孝公爲開塞耕戰變法令十年秦
國大治用法嚴酷秦民傷殘使民見刑而不
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著書五卷
尸佼晉人秦相商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
民未嘗不與佼規之著書二十篇六萬餘言
其書云治天下者見人有善則已有善見人
有過則已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觀其與鞅

規畫皆伯術此特假之之言耳

韓非子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見韓
之前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作說
難孤憤五蠹說林五十六篇十餘萬言其書
云無與禍鄰禍乃不侵固不如爲善也又云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
害待非而後害之是有心於利之害之也不
如見賢而先舉見不賢而早退太史公云韓
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刻少恩皆
原於道德之意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
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
疑

申不害鄭之賤臣也本傳云申子之學本於黃
老而主刑名黃老之法清簡無爲君臣自正
以其術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
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著書
六卷太史公謂申子卑卑施於名實蓋予之
也其書云智鈞不相使力鈞不相勝皆出於

黃老非帝王之道也

慎到趙人著書十卷劉向定其書四十一篇其書謂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深蓋欲厚本抑末而不知先王待農商之有道也

孫子名武齊人太史公謂世俗所稱誦旅皆道孫子著書十二卷其書云兵者詭之道而不知王者仁義之兵何詭焉又曰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誠為何可並用焉蓋子曰故善戰者服上刑以其禍天下後世也

漢源先生語錄

卷五

九

吳子名起精於兵術著書三卷與孫子並稱起殘忍薄行曾參絕之雖有戰功魏武侯疑之用於楚楚之貴戚大臣多怨之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固非良將亦非國家之福

唐桑子亦曰庚倉子名楚著書九篇唐天寶間賜名洞靈真經其書云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又云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多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任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多得

肆其心有可取焉

魯連子齊人好倜儻奇偉之策而不肯仕嘗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肆志輕世焉觀其不肯帝秦亦有奇節者未聞以帝王之道告其君果天下士乎

范子姓辛名文子其先齊國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沉沉不肯自顯諸侯陰便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之計然著書一

漢源先生語錄

卷五

十

十二卷

徐幹字偉長魏太子文學著書二十篇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偉長擅名於青土是與其能文非言道也

孫綽字興公仕晉為廷尉著書十二篇其論天地人文善矣又謂無欲無為為鍊神仙若可學則老景可留飄風可執亦足以破世人之惑

譙周著書八卷其論君子之中愛憎取舍亦為

名言

鄧析子爲鄭大夫駟駁殺之而用其竹刑其書脩名積實奉法宜令論臣道善矣

傳玄字休奕貴顯而不廢撰論經國九流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著書一百一十卷超出乎清談敗俗之流其論漢高魏武及晉子則非其論賞善罰惡則是

阮武魏清河太守著政論五卷以法爲防以人才爲利器

幽求子杜夷字行楷晉元帝時爲國子祭酒著書號幽求子論繩墨關鍵

子華子程本字子華著書十卷謂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其亦老莊之說歟

董仲舒學術純正觀其告君之言皆出於帝王周孔爲漢一代大儒

韓愈文章事業爲唐一代儒宗豈不知大學者未可以原道一篇少之

歐陽修觀其文章議論純正氣節挺然朋黨一

篇尤爲剴切程朱之外亦難得者

蘇軾文章氣節朝野歸重蜀黨洛黨皆其門弟子爲之

諸子立言行世各成一家後世觀者在所擇取夫惟六經語孟曾子子思之言帝王周孔傳心之要天下古今之常道也諸子之言稱述道德各出意見其學有純駁富強權術法令刑名固其下矣而談道義述周孔者其立言未免得失相雜君子之學當體認六經四子先定其心然後涉獵諸家以廣見聞取其純粹戒其謬妄庶乎權度不差知行合一聖賢之學有可幾矣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十六

天地篇

天道難知可見者運行而不息者也地道難知可見者有恒而不變者也惟健故不息惟順故有恒健順者乾坤之德也誠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是其不息不變者也天地以形言乾坤以德言也觀乾坤健順之德天地之道不有可見者乎夫乾道資始萬類出焉坤道資生萬類成焉萬類不齊民生異好天

淡濱先生語錄

地於此亦無全能矣而聖人爲之裁成輔相曲成不遺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一教立而萬類齊生之所生者生矣成之所成者成矣是聖人能生天之所生成地之所成矣弟子問曰有謂聖人能生天地者何說也曰天道玄遠莫可紀極也聖人曆象以察之盈虛以齊之經緯以參之十二辰以次之干支以序之歲時以行之天之體立矣地道廣遠莫可紀極也聖人八極以尊之六府

淡濱先生語錄

以脩之九山以表之九川以紀之九野以畫之九有以分之地之體立矣天有四德聖人取之以爲中正仁義而禮樂政教興焉人極立矣故天道以明地道以行人道以成是聖人能生天地以立天人之極也吁於此可以觀天地之心乎天地生聖人所以能其能也是聖人有全功天地有全能也是聖人體天地之心以成彌綸參贊之功也是聖人之道與天地爲體而其用則相成也又問曰說天莫辨乎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天地之蘊圖書畫之矣漢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九章八卦相爲表裏者何說也曰圖書之四象八卦伏羲與邵子同一加倍孔子則相疊也其本同其末異其生異其成同矣夫不一者象數而至一者理河圖數偶而主靜靜爲體其用則動而易之吉凶生乎動此圖爲經而書爲緯也洛書數奇而主動動爲體其用則靜而範之吉凶見乎靜此書爲經而

圖爲緯也河圖表爲八卦而裏寓九章洛書表爲九章而裏寓八卦參伍象數體用合一天地之情見矣故能推之以協天人之理以類萬物之宜嗚呼乾坤之德易簡盡之矣聖人之德一誠盡之矣帝王之所授周孔之所傳以明世教者也老氏以無名爲天地之始莊周以萬物出乎無有釋氏以天地有循環生滅皆荒誕無用君子所不道也

帝王篇

世稱五帝者伏羲神農黃帝唐堯虞舜是已稱三王者夏禹商湯周文武是已皆古之君天下者天將開大文明之治故生此聖神廣大玄默其德莫加焉仰觀於天俯察於地中協於民開物成務以立人道之極故伏羲神農黃帝爲闢道之祖堯舜爲闡道之祖三王爲述道之祖五帝之治天運地載神與化游風行雨潤爲物終始三王之治不言而信無爲而成大之極於六合推之入於無朕前乎此

者未之有聞後乎此者足爲經範也夫生萬物而不專其柄成萬物而不有其功天地也五帝之道如天其治象如春雍而和也三王之道如地其治象如夏明而大也語其事功始畫八卦以開天地制爲耒耜以養生民作蓋天儀迎日推策衣冠宮室禮樂之有制故曰闢道仁昭義立德博化廣治曆明時建官圖治精一執中之旨相與授受故曰闡道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懋德建中績禹舊服損益二代制作大備丕顯之謨丕承之烈無以尚矣故曰述道數聖人者德輝於上天下莫不景從也道宜於民天下莫不順承也夫不相沿而相成者道也非同治而同功者時也故德與時會道與功偕五帝之治渾渾噩噩上下相忘三王忠質文相繼損益宜民時焉耳矣或曰子謂聖之達者莫若周公制禮作樂足以垂百王之經範聖之窮者莫若仲尼祖述憲章足以立萬世之準極亦可以與帝王

之列乎曰周公之達也其道行仲尼之窮也
其道傳帝王之道得周孔而益遠故帝王之
世道在天下周孔之後道在六經欲興五帝
三王之治者舍周公仲尼其焉師欲舉五帝
三王之道者舍六經語孟其焉學夫求帝王
周孔之治莫若求之道矣求帝王周孔之道
莫若求之心矣蓋不同者治而同者道也不
同者道而同者心也故求之道恒不足求之
吾心恒有餘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十七

君德篇

大君者如天運於上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萬物
生焉歲功成焉大君法天爲治德建極天
下之大民物之衆各遂其生成亦猶是也易
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天爲萬物之祖君
爲萬邦之宗王者體天之道斯萬國咸寧也
夫天位乎上地位乎下王者宰其中上以參
贊化育下以載成物理邊大投艱寔維天之

元子哉是以聖帝明王洗心格密勿戒慎於
幽獨養天德以端化原豈敢自暇逸耶雖然
天下之事至繁也聖人則處無爲之治萬化
之變無窮也聖人則行不言之教躬脩玄默
持衡而不擾因其本然無弗可爲矣執其簡
易用中而不過得其要領無弗可達矣故靜
與天游動與物化本固而資深中虛而應當
矣稽其治功觀其體樂如天之覆如地之載
盎然春溫沛然雨潤有不可名言者矣由是

觀之天下之治其出於君心乎養德之要在謹於幾微乎君心一念之萌天理人欲之幾也一念之善天下蒙其福一念之不善天下蒙其害何也心之邪正好惡之得失所關好惡之得失忠邪之進退關焉忠邪之進退政治之臧否關焉政治之臧否天下之理亂關焉是以古之人君必致察於幾微擴充其善而遏絕其不善所以立為政之體也由是好惡平而周公矣君子進而治功成矣故

淡溪先生語錄

卷七

二

堯舜之治一執中禹湯之祇德建中文武之克慎明德皆致謹於幾微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堯肌如腊禹足胼胝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是能内外交脩養德之功密矣故其恭德足以正天下其容德足以覆天下其慈德足以子天下其儉德足以養天下故能化官廂而正朝廷齊家國而奠萬方刑罰平省而德行如流政令清明而化易如神矣書曰天命自度不敢遑寧王敏作所

君德之所由成治化之所由隆也是知君心為治化之原而謹德為養心之要

相業篇

大君者繼天以出治者也大臣者輔君以成治者也大君者天下之表大臣者百官之表也故大君如天大臣如日月日月所以行天道也元首股肱之義一體相資治功成矣昔明王奉若天道建官圖治冢宰相天子統百官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皆坐而論道

淡溪先生語錄

卷七

三

相臣之職也舜之相堯禹之相舜君臣道合治化之隆無以尚矣伯益相禹伊尹相湯以聖輔聖功格于皇天傳說之相高宗作舟楫霖雨克紹乃辟于先王周召之相文武成康制禮作樂垂範百王古今言相業者莫之與京蓋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視聽近而聞見遠也夫宰相之任內而百官族姓承其德外而四海九州沐其化遠而四夷八蠻仰其風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係焉必德兼天

下之隆望係天下之重智出萬類之表量苞
天地之外者斯不負大君之託易曰鼎折足
覆公餗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
重鮮不及矣故伯益伊尹周召皆謂聖臣德
足任重故三代治化之隆傳世之遠四臣之
力也君臣道合豈偶然哉夫相臣者治之表
群臣之所宗也惟相臣有協恭之德故百官
有推讓之風觀虞廷濟濟相讓爲可見矣故
仲尼稱公村文子之同升諸公譏臧文仲之

漆溪先生語錄

卷下

四

竊位蔽賢蓋以此耳孫村教曰吾三相楚而
心愈卑每益祿而施益博位滋高而禮愈恭
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其自處得矣於
相業有未光焉夫時有升降立業在人任道
而無爲三代之相也在險而運奇道斯卑矣
故伊尹必待三聘之勤傳說必待形象之求
道不可小用故重其進也孔子進以禮退以
義道不可行則亦不可以虛拘殷三仁自靖
自獻皆無所爲而爲之也之數子者雖用舍

不同皆任道而無爲者也蓋不同者時也同
者志也君子亦惟貞夫志而已是知擇一相
者大君之智立相業者臣子之忠君臣之義
如斯而已

漆溪先生語錄

卷下

五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十八

任賢篇

天生賢才以輔世也人君進用賢才以代天工也賢才爲天生先覺豈無用世之心以進退爲士君子大閑使或誠意未孚朝禮夕疎君臣之義將有不終者矣必人君以禮招之推誠待之虛心聽之然後賢才樂爲之用此自古明君誼辟任人圖治之道也昔唐虞稽古建官周禮爵以駁貴祿以駁富夏官司士以

淡濱先生語錄

卷十八

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士農之於鄉升之太司馬可稽也若山林岩穴高蹈遠迹之士有不可以常例視者故耕莘築岩之夫必待禮聘而後出不如是不足與有爲矣夫玉產於萬仞之山珠產於千尋之淵求之者不憚穿虎豹之林探蛟龍之窟期於必得賢人君子爲國家至寶顧不知所以求之亦獨何哉故人君圖治在於用人而用人之道在得其宜宋儒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

於呈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夫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科目興焉以言觀人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也言而不度又何觀焉況能得行義純固節操方正之士乎欲復渾厚之體抑澆薄之風要在知貢舉者先器識而後文藝痛革浮靡之習斯人知趨向而士習一變矣蒲省賓朋兼取孝弟行誼亦轉移世道之一機也

淡濱先生語錄

卷十八

二

夫公孤卿士百司庶府職有重輕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太才而小用之是困騏驥之足於鹽車也力小而任重是拔鴈鷗之翮付之鴻鳩也枉其才而用之適足見累矣故明君之用人猶大匠之任木小大脩短各得其宜規矩方圓各有所當故度德定位因能授官亦猶是也然庶績以勸懲而興忠良以積久而見三代考績黜陟之法任官圖治之良規也此法一廢轉徙無常則人皆飾名以求功巧文

以逃罪虛僞者兢進勤恪者解體而求治功之成難矣夫君子小人不並立君子以廉恥禮義爲重難進而易退者也小人患得患失何所不至要在人君察其隱微辨其誠僞耳故遠小人所以親君子也平好惡所以辨忠邪也非明無辨非斷無決明且斷焉斯可以言用舍矣敷求賢哲布列中外三代之治其可興乎

學術篇

淡濱先生語錄

卷十

三

學者效也古之帝王效法於天地以立萬世之準極其倫則君臣父子其道則仁義禮智其治則禮樂政教其事則詩書六藝其方則知行體驗五帝關之三王昭之周公仲尼成之用之以脩身用之以養德用之以臨下用之以事上用之以張道義而一天下是古之聖人法天以爲術業後王脩明傳繼爲天下萬世慮者至矣萬世之下爲君臣爲父子爲仁義爲禮樂爲詩書爲六藝爲知行體驗者舍

聖人其焉學是聖人者天地之心也萬物之準也夫天有是理則人有是性有是性則有是道學非益之也反之而已所以繕其性也萬世之下師帝王周孔所以師天地也故易稱營道同術書云學于古訓乃有獲是學有益於得也故終日而思者不如須臾之所學跂足而望者不如登高之博見學何所始何所終也其教則始於授經終於讀禮其效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精思篤信而後入真積力久而後得是學之術也或曰學者賢人之事中人以下之事若堯之精一舜之執中禹之祗德湯之建中文武之克慎明德皆天聰明之盡者何俟於學曰考之傳記是數聖人皆有師傅之臣焉往而不學孔子亦云十室之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是道也出於天衍於帝王周孔其體中正純粹其用玄默簡易其效雍容和順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先聖後聖若合符節後覺效先覺亦惟

淡濱先生語錄

卷十

四

此道而已學之得其道學術之正也惟知所篤信故正也皆所以善事平心也皆所以善事乎天也如登山然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學之至可以爲聖人學之次可以爲賢人不知登者不知其所由或困於荆棘或墮於溝壑惑矣昔周道衰帝王之道晦而不明故怪儒迭出異說爭鳴揚朱疑於義而害於義墨崔疑於仁而害於仁天下之言不歸於揚則歸於墨爲斯道之蠹人心之害有

海濱先生集

卷十八

七

不可勝言者矣故廟堂無大政侯國無法守君子犯禮小人犯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職此之由也若孫吳以談兵儀秦以遊說申韓以刑名管商以功利富強李斯師荀卿坑殺儒士焚燒典籍皆以其學術禍天下由是言之君子之學可弗擇術乎故居必擇里遊必取友所以防邪僻而就中正也三代之教自王宮國都及於州里莫不有學自天子之元子及於庶民之俊秀莫不受學天下之道出

於一故學無異師人無異術治化之所由隆也後世道不師古人自爲學異說多則人心惑士風邪則政教乖祖述黃老清淨無爲談說莊列遊心高遠卒歸之空言無用矣釋氏明心見性於世道何益是皆謬於帝王之道三代所謂迂怪之民孟子云經正則庶民興要在於大君延禮名儒講明正學以端風教之原斯天下之學術自正矣

海濱先生集

卷十八

七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十九

節義篇

士君子秉禮守道始終不易之謂節執持不回之謂義是爲天地之正氣大丈夫貞白之操也古今所尚不爵而貴不祿而榮故死有重於生辱有重於榮者矣何也所學者正而所守者固不爲威屈不爲利動不以外物撓其中是非之分定而義利之辨明也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保安社稷植立綱常非特廉頑立

淡濱先生語錄卷十九

懦而已夫國家立教明倫將以作士大夫之氣立臣子之大防也士大夫所學何事顧不知所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乎故懷才抱德耳貧樂賤士君子之節義也以身許國忠貞不二卿大夫之節義也從是不從君從道不從父忠臣烈士之節義也然志以道成行以義立惟君子操持嚴正本立而固義滋而深是爲有定見有定守矣然後隨其所在不失其本心固不待計較論量死生榮辱出處進退

淡濱先生語錄卷十九

上

之間處之自暇豫而無不當矣夫當死而生爲不仁當生而死爲不智當榮而辱爲無見當辱而榮爲無恥是以君子慷慨成仁從容就義甘鼎鑊如飴去萬鍾如脫進退無據非禮也出處不時非義也是以君子安於命義道苟不行則亦不可以虛拘故其處也龍蟄其出也鳳遊其去也鴻冥誠可嘉尚也已嗚呼古之忠臣孝子義烈清脩之士其氣節炳如日星重如山岳千載之下仰之猶有生氣

風俗篇

行在土謂之風成於下謂之俗道德禮樂流行

於天下如風鼓動莫不靡然其風乎禮讓忠
信見於四方百姓遠近如一其俗乎古之王
者恭儉惟德教化大醇樸素簡易事不踰禮
故天下化之士讓於朝農讓於野崇尚廉恥
執持謙退人淳工龐商樸女重堅子不狎戲
班白不提携市不預價田器不歸十無入籍
喪期不令而治有由然矣自世教衰禮讓廢
王政失忠信薄天子無以紀綱諸侯故國異
政諸侯無以維繫大夫故家殊俗春秋戰國

漆淵先生語錄

卷十九

三

之風可勝嘆哉君者表也臣民景也德者風
也臣民草也五帝異世而同德三王異治而
同術其道簡易故其象渾渾然其道昭明故
其象噩噩然上下一德四海同風天子諸侯
清穆恭默而已大夫卿士委蛇靖節而已天
下之民樂樂利利不識不知而已道德之風
泰和之象可想見也已何以明其然也王者
之治本於德而教養爲之大端有井田以公
天下之養有學校以公天下之教仰事俯育

有所資而民無內顧之憂然後驅而之善故
無不從也無不化也復設爲視學養老之禮
以教天下之孝弟孝弟教行而風俗日厚矣
是謂有恆產而有恆心使饑不得食寒不得
衣饑寒至身不顧廉恥攘奪之風起安望其
興禮讓耶昔孔子爲中都宰三月而教化大
行男女別途道不拾遺鬻豚者不飾胣化
之有其本也嗚呼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
無私德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後世政
靡民散俗益偷薄安能一道德以同風俗乎
故必有恭儉之德然後成禮讓之俗而井田
學校所以成其德也夫養而後教則善心生
善心生則倫理明倫理明則風俗厚風俗厚
則禮樂興禮樂興則天地之萬物若而君德
爲之本此五帝三王躬脩玄默與天下相忘
於道化之中也

漆淵先生語錄

卷十九

四

涑濱蔡先生語錄卷二十

利弊篇

利者義之和也。民情之所宜也。弊者利之反也。民情之所惡也。利出於上，公於下，爲生民之所便安。弊則徇一時之便，而不思經久之圖。拂天理，逆人情，而爲之也。上天立君，以爲民也。先王體天道之公，協民情之便，立爲典常法。守通之萬世而無弊者也。聖人作法，庸人者擾焉。作法於前，繼之者弊焉。補偏救弊，損益

涑濱先生語錄

卷二十

一

以時使活者，復新壞者，復完政事，得以脩舉。民情得以便安，是能通上下之情，而達天人之道者乎？古昔帝王體天地之心，賙斯民之利，井里以養之，學校以教之，道德以先之，禮樂以和之，百工以給之，六府三事，允治允嘏。舜倫攸叙，爲斯民生養安全計者，至矣盡矣。三代既逝，春秋戰國之君臣，徂於功利富強之習，而乘之以見小欲速之私，取先王之法而盡廢之。後之欲復帝王之舊，以利斯民者，

涑濱先生語錄

卷二十

一

其必通上下之情乎？天下如人之一身，大君爲腹心，元氣百官爲耳目股肱，小民其毛髮百骸也。血脉流通，相爲一體。王者深居法宮，而遊陬異域，幽隱弗知，小民之利害蓋蔽而不得。以上達廟堂之美政，壅滯而不得以下流，其何以彰天道之大公？宣王者之大德乎？必明目達聰，開廣言路，使小民之饑寒困苦，怨謫咨嗟，無不周知，所以流通血脉，保合元氣也。天銷災安逸，仰事俯育，民之所欲也。暴政厚斂，勞役征伐，民之所惡也。安養和輯，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大君之德政也。其必先天下之憂而憂，斯能舉天下之利，而利之矣。天下之事，或輕重相若，得失相半，補偏救弊，何不可者？乃若積弊已極，利害相懸，事關天下之重安，可蹈襲故常也。賈誼云：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天地有自然之利，美利弗興，非所以憲天也。先王有利民之制，繼之者不由，非所以法祖也。大臣不

能將順其美藩臬守令不能宣布德意是
在上也吏得奸欺舞文罔利是弊在下也大
君能厲精圖治求所以利者興之弊者去之
典章成憲盡復先王之舊一政之復一弊之
釐也一弊之釐一利之興也弊事盡革美利
斯興天德王道於斯爲至嗚呼此一時之利
弊耳若禮樂政教君臣父子帝王所立以作
民極周衰道廢異端並起楊墨之道甚於申
韓孔孟辭而闢之後世佛老之害甚於楊墨

法源先生語錄

卷下

三

蠱惑人心甚矣必明先王之道禁邪說之非
是洗滌人心幹轉乾坤之一機也興利除害
莫大乎此

作述篇

諸生問作述之義曰作其創始者乎述其傳繼
者乎古之王者觀象於天效法於地以類萬
物以一律情以興治道建立區畫經天緯地
作也後之王者遵其成憲率其典常脩明損
益不失其舊述也是道也天之道也天有是

道斯人有是制作美作之於前繼述於後無
二道也作於前時當作也述於後時當述也
前聖後聖惟其時而已故曰作者之謂聖述
者之謂明鴻荒之世遠矣肇自羲黃開物成
務制器尚象三帝三王聖神相繼制作興
作爲宮室衣冠作爲金匱耒耜璣衡察天曆
敷授時律呂宣氣量衡齊物井田以養學校
以教文字以代結繩舟車以通險遠疆理宇
內列爵建官君臣父子之倫禮樂政教之治

法源先生語錄

卷下

甲

仁義忠信之行詩書六藝之文典則八柄之
法載之典籍者備矣是皆作者也後之明君
誼辟脩其廢墜率由舊章而使上下相安遠
近協和是皆述者也由中古以來至於今日
豈有外宮室以安居外耒耜以養生舍學校
以爲教舍君臣父子以爲倫去禮樂政教以
爲治棄仁義忠信以爲行雖詩書六藝以爲
文者乎仲尼曰作者七人謂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禹湯是已周公思三王以施四事仲

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述垂憲所謂述也
曾子述其教著爲大學子思述其言著爲中
庸以明天地之道以傳帝王之迹是皆所謂
述也古今聖賢無二道也迨春秋戰國道術
裂而異端起楊朱爲我墨翟兼愛老莊之虛
無荀卿之淆雜申韓管商孫吳儀秦鑿空杜
撰奸詭慘毒謬於帝王之道其言浩蕩不窮
鋒利莫敵當世惑焉故孟子述仲尼之道闢
邪說以正人心救世之功不在禹不嗣是重
仲舒韓愈尊仲尼闢佛老可謂通儒兩程朱

淡溪先生語錄

卷十

五

子發明六經語孟以迪後學亦可以言述矣
愚謂作者之謂明述者之謂智不知而作皆
悖逆大道蠱惑人心者也若漢儒作五經緯
以淆亂聖言王安石敢廢古經而自是以亂
天下是爲不智甚矣或曰帝王作矣後世述
焉先聖後聖有不同歟何先聖獨能作而後
世述之也曰道無古今之異但所值之時不
同故制作建立以利民者前聖也斟酌損益
以宜民者後聖也使後聖當前聖之時亦能

淡溪先生語錄

卷十

六

制作前聖當後聖之時亦惟述之而已何也
制度備矣弗可強作也強作之既非天道亦
非民則何益於民生何裨於世教皆迂怪妄
誕之徒王政之所必誅者也是知帝王之道
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近有儒冠異行
講究釋典以爲通乎大道倡之者一二和之
者千百矣諸生其知戒乎故君子寧循途守
轍不敢爲詭異駭俗之行寧抱守尺寸不敢
爲陵駕放濫之言蓋以帝王周孔之道皆久
倫日用之常如布帛菽粟切於民用家國天
下循之則治失之則亂其述之哉其述之哉
諸生唯唯曰既聞命矣

附錄一卷

侍御蔡浚先生祠堂記

敕原蘇祐

浚先生解紱家居躬耕田野教授生徒講明正學四方之士翕然從之先生儉素篤厚歲久積有贏餘既脩葺廟學復置儒學贍田爲諸生婚喪調卹之助闢二書院亦置贍田以教宗族子弟并館穀四方來學之士建養濟院小學脩復名賢墓祭共田八千畝爲宗族及親故之貧者置田廬常產者倍之建名浚先生諸錄

宦鄉賢祠射圃以崇典禮置藥室方便塚以濟貧乏捐二千金建浚水三閘以興水利癸凡歲大侵處糴粟豆四千石銀一千兩以賑鄉里壬戌歲復侵其賑濟之數倍之於此不惟仰窺先生之淵抱而經綸裁制亦可槩見矣兩臺重先生學行檄行本縣爲建生祠先生辭之而兩臺之督不已工既竣弟子自張九衢陳微等以僕等拊循其地且素知先生者不遠數百里乞言以記其事僕喟然太息

曰兩臺公可謂知崇義矣幾何首善之地也四方其有興乎往聞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僕嘗聞先生同爲御史侃侃諤諤忠黨奮激蓋古之遺直也以糾劾大僚奪職宜其咄咄無聊爲子孫謀而講學聚樂平易可親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非即禦災捍患先生之功偉矣固宜專祀之而僕之推先生又有出於常情之外者矣昔禹乘四載勤勞胼胝始奏平成之績孟子與安居一室與二三子闡明性善仁義之旨韓愈氏謂其功不在禹下至今學士大夫皆崇信其說何者謂其救世之功一也自昔功利熾而正學晦滔滔汨汨不啻懷襄先生資稟高邁奮起浚水之濱從湛甘泉先生遊學有源委者有四書傳傳書經便註浚濱語錄及文集數百卷梓行於時流播海宇障狂瀾屹砥柱使正學闡明捍禦之績孰有大於是哉先生雖不得大行於時其學其教庶幾可傳於後所

願諸弟子本仁陳義篤志砥行以明其學則
汶水決決泗源比濬而先生之授受庶乎其
有託矣否則入覲儀容而作肅出見紛華而
悅焉其如祠宇何哉先生名黻別號汶濱真
定之寧晉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行人監察
御史二次放逐餘三十載從遊之士數百人
學問之功迨老而弗倦云

新建蔡汶濱先生祠堂記 見吾陳大賡

予奉

汶濱先生語錄

卷一

一

一

上命來鎮畿甯數郡念惟化理之原在尊賢尚
德表式風化政暇爲咨求高逸思得大賢君
子而尊禮之適真定得吾汶濱蔡先生先生
寧晉產也因一拜其家竊見先生克養完粹
表裏瑩徹知爲有道士也時值先生祠堂落
成諸生因以記謁予且曰聞諸祀典有勞於
民則祀之先生著名于朝樹德于鄉傳道于
後學以勞從祀禮也且祠成亦一時盛舉也
敢以記請予既已敬慕先生義不得辭也因

汶濱先生語錄

卷二

二

二

爲作記記曰先生少有異質稍長登進士授
行人擢殿中御史糾列大僚忤 旨罷官歸
未幾復起鯁直如初復罷官歸乃買田汶水
之傍構書院以舍四方來學之士一以明道
泐人樂施崇禮爲務嘗脩學宮舉祀典建仁
濟之堂表名賢之墓率以躬耕所得餘羨捐
爲贍田育人才恤窮餉教鄙薄要非今之君
子所能爲也嘗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嘆其有
仁人敦睦之風焉及考其舍宅爲縣以與蘇
之人士共又嘆公之心幾于天下爲家矣今
義田規格俱在而蘓之學即范第宅也竊謂
此義不可復見迺今見汶濱先生云要之先
生固今日文正也即名牧賢有司悉心所職
者未能行也即行之未能備且悉也而鄉先
生迺能舉之于鄉縣桑梓之墟無論今世即
古人可多得哉先生少師晉州張恒山先生
繼師朝邑韓苑洛先生最後師增城湛甘泉
先生三先生天下士也其蕙業文章可師法

一世而甘泉爲二業合一之學以開示學者
要在體認天理勿忘勿助此其宗旨也先生
師友淵源獨契肯綮耳立于朝不遂乃退而
教于汶水之濱一時門人雲集藉師門館穀
之資以從事于身心理性之說如群飲于河
充然滿腹而去先生之于師傳可謂獨得其
宗而見之行事者矣先生追念三師之德爲
建祠于家歲時俎豆一堂率諸生祇謁拜伏
如事生存其昔人心喪之感聖門築場之義

淡濱先生集

附錄

五

乎先生立朝大節居鄉高誼耿耿流播人間
可以質古人振流俗於是知先生講學之功
有實用矣而寧晉諸門人亦以其師啓佑後
學羽翼斯道立祠素王之側以世世報德先
生亦猶先生之祠三先生也嗟嗟天理之在
人心可誣乎哉工始于嘉靖三十九年三月
成于本年七月祠堂六楹兩廂十二楹石坊一
座爲先生祠從諸生之請也講堂三楹碑亭
三楹書舍四十間石坊二座大門一座扁曰

正學書院爲諸生講學之處先生之意也實
出今代巡廬陵毅齋楊公重道之舉足觀風
紀資助工料臺省諸公及諸親黨并祭田悉
載之碑陰請命者知縣翟朝元教諭胡向首
事者庠生劉聘張九疇也予爲紀其事以志
斯文榮幸且以致吾好德之私云

御史蔡公傳

止菴胡向

公自幼聰慧父封君教之讀儒書九歲解文
義從莘縣李教授講經書子史十五歲父卒

淡濱先生集

附錄

六

哀毀成疾三載始愈母教之益嚴每見與匪
人遊必怒責不食公遂殫力爲學志期大成
一日鄉庄省母見威逼人命當出贖者家貧
父逼令自盡公出麥三十石以代其贖其人
得不死繼有鄉人十三名被誣爲盜官司欲
致之辟母命救之公爲白之縣尹得釋邑中
乏諸家書籍公出貲買置會集同志者講讀
文風自是始變母命從晉州張恒山先生學
先生器之登己丑進士初任行人從韓苑洛

湛甘泉先生講學甘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講學者共推為會長出使大同

代王及督總饋遺皆却不受回京上疏言邊備禦虜數事繼出使廣東留數月與倫氏昆仲講論不怠深悼陳白沙先生有道後人困阨為置祭田六頃輟旋士大夫類有詩文送之及授浙江道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夙弊發勢家奸惡十餘事禁約三院樂人與

卷之七

七

夏宗伯往復辯論不屈擒獲大盜都城盜賊散走繼差巡視皇城四門脩理九門街道清渠查盤內府庫錢糧奏太常卿陳道瀛宋太監侵盜奸弊光祿寺侈費及山西厰冒破之弊兵部毛尚書以候決總兵十人相議公答云衆寡不敵難坐以死罪毛甚稱服十人由是俱得免差南直隸刷卷發鎮守太監王德留守王桓鳳陽曹知府侵盜夙弊帶管巡鹽掣放均平上疏鹽法利弊請役飛輓之法

以實邊儲查復杭州府朱岳飛後人岳清西湖祭田三頃處置太康縣都御史顧公祭田三頃甲午歲巡按河南首制勢要豪強及新鄉張皇親奪占民產等事禁約宗室趙府將軍豐樂鎮等處私店奉

勅鈐束鄭府廬江王參奏唐府宗室宇宗及周府將軍數人不法事皆發高牆禁錮發儀賓武永光豪惡復佃戶任世連等田業並冤枉得釋共平反八府冤獄二千餘事行文脩理

卷之八

八

各府州縣文廟儒學立書院一十七處取學行生儒延名儒教之脩南陽諸葛武侯祠固始忠節許達祠墓表揚河內侍即何瑋建立生祠脩復南陽汝寧漢召杜水田及各屬州縣水田二萬頃表揚杞縣史烈女等節義十餘事是歲監臨鄉試時稱得人築睢州寧陵護水堤百餘里脩築銅瓦廂趙皮寨黃河堤岸二百里及新鄭護城堤救完寧陵縣城不為河水衝決改移新孟津縣奉

勅疏濬運河工完

勅賜金幣褒獎捕獲尉氏及裕州反賊高寵等
拏問大豪猾永城蔣輔崔淮廬氏杜田殺人
賄脫三十事河北沙灘地坐以濶布寬城田
糧十餘萬在裁減驛遞徵米十餘萬石是歲
旱蝗行捕蝗之法查理各府州縣庫銀十餘
萬各省糴粟七十萬石船運分賑八府災傷
去歲盤詰出吐蕃進秦夷人寫亦弩倫刺興
安置大將牙木蘭書信題行哈密國轉查發

凌源先生語錄

首相妾父宗斷事會娶及首相之姻俱繩之
以法舉劾鎮平王世子周王令跪廟二日
令長史來謝而止復命劾奏會稽官及考覈
罷黜二百餘人回京因論事下獄復因論劾
汪吏部革職爲民兩京言官在外撫按薦舉
三十疏吏部許尚書三次上本同御史楊爵
浦銓起用時丁母憂三載部院催取二次入
京改河南道考察内外官及勘本祭刑科及
山西道侵盜之弊吏部以年資議陞京堂公辭

之復因事下錦衣獄與楊爵劉魁同時被繫復

爲權奸中傷革職爲民後此兩京堂官及科道
撫按歷薦二十餘疏吏兵二部上本七次事在
平倭錄及備邊奏議公位雖不崇居官不久其
立朝敢歷經濟表表在人耳目自此家居一意
教授生徒本縣及臨境各省歷年來學者約三
百餘人乃建書院於汶水之陽置贍田三十頃
以給生徒及合族昏喪祠墓時祭之需郡守爲
建浚濱書院石坊提學牛御史建正誼明道義

凌源先生語錄

附錄

十

義崇道二石坊都御史霍公建有道之士石坊
都御史毛公建德學耆儒石坊中丞李公建清
朝耆碩坊節年各道及諸司遺公脩坊之資屬
置田數十頃勤力耕耨收穫日漸饒裕遂將祖
產讓與兄弟及諸姪孫凡親族有不足者量爲
置田產收養孤貧爲之婚嫁故友妻子有不得
所者亦量給田并調恤之後以數年所積大爲
脩建文廟儒學以隆追報之典置儒學贍田三
十頃以助貧學贍喪邑郭外置小學三處贍田

六項延生儒以教貧家子弟舉行鄉約朔望借諸父老率其子弟至小學中拜

聖人誦教之爲善百尺溝鄉去城市遠僻俗

僻難治以舊宅一區改爲小學割田

二項延生儒教子弟舉行鄉約規格

與三學同脩養濟院一所養濟田四頃令

孤老每名口收養貧兒一人置貧兒田三頃

義塚三畝地各數十畝以待孤老及貧家無

葬地者古鄉賢墳墓一十三處共置祭田五

凌源先生語錄

土

頃各令族人生儒供祀巡按楊御史嘉公之

懿爲建生祠以爲報公上書懇辭因以撫按

及提學巡關巡鹽管屯諸公兵備陳公所遺

脩建之資建堂齋書舍五十餘間改爲正學

書院以處遠方來學之士置贍田十頃以給

之都御史思齋霍公檄云先生道德儀刑文

章山斗雲先生哲嘉惠後學周恤困窮表章

節義懿行植種難名即方之古人亦鮮

比儼豈公之類風鄙士可望其萬一耶都御

史介川毛公檄云先生學有本原行超倫輩

冠柱下偏震直聲仗鉞洛中獨昭風采磬

狼於當道抗志澄清鳴鳳鳥於朝陽陳言磊

落雖經擯斥益勵堅貞金百鍊而愈鋼河九

折而必海浩然無媿寧辭三黜之嫌展也大

成不假五窮之送恥曲學之阿世期行道以

濟時迨返初服之懽彌發下帷之憤經窮孔

壁微辭過於漢唐文擬先秦奇氣優於遷史

振展恒山之麓濯纓浚水之濱謝絕時流雅

凌源先生語錄

土

敦古道脩黌宮置祭器崇報本於

先師闢書院廣贍田重開來於後學崇黨洽恩

親之文正生徒頌德化之陽城蓋大人以道

爲心斯性分中莫非宇宙惟仁者與物同體

故大化內無間形骸當斯世之橫流屹斯人

之壁立不有崇異局稍激揚仰趙州于正學

書院爲建德學耆儒坊少見本院崇德尚賢

之意陳公移檄云先生學有淵源望重山斗

昔立臺端而正色稱鳳鳴於朝陽今居鄉閭

而表儀擬鴻漸於雲路飾黌宮講院明正學而振起人文置贍地登因悖古風而主盟吾道頓使洙水接洙泗之分流恒山識尼丘之正宗此其功德之著在當時而血食之氣亘享報於後世者也李通政及諸司爲置祠堂祭田三頃癸丑歲荒歉公出家貲遠方糴糧賑濟三族及親友門生遠方故人生徒共計粟豆四千石銀一千兩壬戌歲復賑一次因十餘年荒歉賑濟親故之餘復以糧銀借貸鄉里及祠家復因屢歉義券盡燬不取教鄉民

洙濱先生語錄

附錄

主

開濬陽河及洙河溉田數千頃鄉里多賴全活太守查碧山託先生建立石閘以興水利撫按以工料爲難先生捐二千金建閘三所教民灌溉水田撫按俱有謝檄設藥室二區以通醫老儒脩舍藥餌以濟貧人嘗因田糧不均勸縣尹丈地均糧凡重差徭累者必達之上司以冀寬減民力公自奉儉素不嗜聲伎凡有積輒散之平生不爲儲蓄計且檢身甚嚴雖一字不入公門教人以甘泉先生二業合一之訓以躬行孝弟禮義爲家鄉

里有無狀者一來見即釋然常語人曰但求在已無失在人者所當恕所著有四書埤傳書經便註洙濱文集語錄等書噫吾嘗有感於公之行藏歷履時而窮也竭力事親篤志爲學仁以愛物義以檢身儉以自奉而一切世味淡然無欲時而達也忠君愛國犯言無隱懲惡惠民惓惓計安宗社繼而養晦也絕意世故杜明著述教授以育後學創建以昭曠典廣濟以普仁恩惟在移風易俗其養晦

洙濱先生語錄

附錄

主

可謂不易所守即始以驗終逝流而窮源其功德之大事業之隆昭昭在人予署教此邑數載得之鄉評及耳目所見與諸生同作是傳夫豈阿私公諱黻字天章以其嘗講學於洙水之濱故學者稱爲洙濱先生云

浚濱蔡先生語錄後序

嘗謂聖門四科首德行而次言語則六經可無作也夫何聖賢之言學者必詳於紀錄哉亦惟曰載道曰符德曰發蘊三善備而言斯錄矣浚濱蔡先生寧晉人也登進士居臺端以直道不合而退隱居浚

水之濱且學且數于世味泊如也

其門人所錄之語二十卷自性命道德之微至諸子答問之博其間彛倫禮樂君師道統與夫井田學校法令貢賦之類凡天道之常地道之宜人道之裁成輔相成位乎中者廣大悉備其視惑於異端流

原缺

浚濱語錄二十卷 直隸總督 探進本

明蔡夢弼撰字天章號浚濱寧晉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巡按河南覈少從韓邦奇湛若水游故講學宗旨不出二家其論周禮謂遺公孤而詳細職詳畧失宜又謂六卿之上皆有惟王建國體國經野數語亦覺繁複則一隅之見也

廉矩一卷

〔明〕王文祿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
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廉矩一卷》提
要

廉矩

明 海鹽王文祿世廉著

太初心廉章第一

粵維大道一元至清作渾闔宰莫虧莫增廉之心也欲
無斯靜乃見真性天無欲陰陽平地無欲剛柔明人無
欲仁義精廉也者湛性之澄也浮天凝地誕育萬物咸
受命厥廉是故宅廉惟聖達廉惟睿索廉惟思思之思
之廉幾研乎適觀厥廉求上古觀上古求太初觀太初
求無初神而靈微之貞儉樸無欲故無爭夫無欲者廉
學海類編 廉矩 一 行詣
之清也無爭者廉之直也無初者廉之源也帝舜曰直
哉維清孔子曰人之生也直

廉理大統章第二

夫廉也者約眾理而統同之也譬則五色之白五味之
甘五聲之宮其實無體其名無窮誠廉之確仁廉之純
義廉之毅禮廉之履樂廉之豫智廉之知勇廉之強遇
君見忠遇見孝親遇長見弟遇幼見慈朋友見信夫婦
見別由貌曰恭由言曰從由視曰明由聽曰聰由情曰
和由性曰中由心曰思由思曰睿由睿曰聖蹈之爲道

得之爲德正之爲政罰之爲刑資之爲賞煥之爲文奮之爲武易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廉樞廣運章第三

天非廉則氣戾地非廉則形穢人非廉則衷罔廉也者理之樞也不可啖也可啖非廉也是故誠非廉則厲仁非廉則懦義非廉則苛禮非廉則飾樂非廉則乖智非廉則鑿勇非廉則亂忠非廉則欺孝非廉則阿弟非廉則昵慈非廉則賊信非廉則狡別非廉則執恭非廉則謏言非廉則誣明非廉則察聰非廉則塞和非廉則流

學海類編

廉矩

二

行詣

廉君宰世章第四

廉君者天地人物之宰也猶天之清猶地之甯猶人物之生本一氣之凝承無天無地無物無我無人廉極懋建而廉化攸興是故貴而卑以賤富而約以貧安而惕以危治而憂以亂合天地人物我身平天地人物我心天由以清地由以甯人物由以生是謂允用厥廉之成

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廉君之謂也

君心廉感章第五

君心天心也天人心心也愛人以敬天也敬天以親人也賢人英而天靈也用賢以安人而承天也是故待賢惟誠擇賢惟明則天心眷而人心順天降之人薦之原厥君心之廉誠精而神明與天心一也與人心一也與賢人心一也湯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廉臣持世章第六

廉臣者殫心格民以體民也身任社稷焉已矣進賢爲急分陰是惜洞察幾微深思砥極光訓對揚振肅紀綱

學海類編

廉矩

三

行詣

知乾坤有毀觀時運靡常聞大道攸行罔耽耀榮專造平康前補有漏後貽無量是故一臣倡之庶臣效之生則世賴之沒則世祀之伊尹曰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此廉臣之職也

廉士守身章第七

凡民俊英賢而未爵曰士士也者尚志守而身也是故身賤而志不賤身貧而志不貧身屈而志不屈身辱而志不辱身困而志不困志也者心神而身帥也充塞天

地天地正氣由我而住始在息夜氣利罔于心心靜而專克篤維廉若處女然衛風曰考槃在淵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夫寬也匹天地有容也永也匹天地無疆也此廉士之操也

廉民保家章第八

王法卽天理天理在民心民心肆則天理亡而王道違家不可保是以欲克保厥家先克謹王法居焉容膝已矣母安也饒矣適口已矣母旨也服焉蔽體已矣母華也妻焉毓嗣已矣母豔也業焉恆生已矣母腴也器焉學海類編

廉矩

四 行詣

育廉端蒙章第九

古內則也有胎教慎厥身常聆絃詠以孚嬰孩天真是故廉之根也誕弄之璋幼示母誼式歌且舞以變天和長入大學強乃仕是故廉之成也其出也爲廉臣其處也爲廉士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有教無類

廉食幾先章第十

稽昔代興若天地開闢而清甯將亡若天地渾沌而晦冥皆由人心生夫貪故不均不均故不平不平故憤憤則爭肇啓聖明用重典以戢懲消憤爭致均平廉風斯行是謂剝復之貞噫廉貪公則興亡決矣易繫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貪戾敗廉章第十一

利匪止金金惟利罔貪匪止利利惟貪的匪金弗利匪利弗貪夫金在土草不生人聚金多生氣削子孫微身學海類編

廉矩

五 行詣

命促矧金用物也流行世閒罔令久藏畏神攸司誠可畏也是故貪很種心惟利惟金蠱惑思慮消鑠精明如醉如夢雖生弗生癡愚世延驕吝禍程蓋棺空手逝矣何益之有倡茲貪戾乎莫若崇廉去貪貪則繁廉則簡簡斯逸繁斯勞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考廉成信章第十二

夫心廉則言廉也清而不淆動而不撓音中商氣凜秋匪言難知言難也今士以言進也是故譽序以廉儲督學以廉校科第以廉掄壹倣漢世嚴賓孝廉廉無遁也

或曰迂乎曰吉言寡躁言多疑言支叛言慚曰我知言
我善養氣惟善養氣斯能善言也表記曰事君先資其
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此之謂也

試廉精別章第十三

周官小宰六計弊羣吏之治而貴以一廉廉也者吏之
本也故曰廉善廉政廉能廉敬廉濟廉法甚矣成周重
廉也今舉劾宜曰某也廉廉某某也不廉不廉某某銓
按廉而陟之陟之者廉陟按不廉而黜之黜之者不廉
黜也則羣吏皆好廉惡不廉文王官人曰其壯觀其廉
學海類編 八 廉矩

六 行詣

釋廉密漸章第十四

邑得廉令焉欲民不安不可得也郡得廉守焉欲令不
廉不可得也省得廉監司焉欲守不廉不可得也道得
廉御史焉欲監司守令不廉不可得也夫親之以令鎖
之以守監之以監司糾之以御史一惟廉焉民永安也
是故擇御史監司守令在吏銓吏銓在相擇相在君心
雅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嫉廉行貪章第十五

貪者嫉廉廉者形貪也詆訾廉者聞廉言曰迂談見廉
行曰矯弊聞廉譽曰盜名見廉猶曰好異倡曰舉世惟
錢已矣吾家惟富已矣求進惟賂已矣謀生惟利已矣
何必廉嗚呼後廉而先貪宜廉者悴貪者肆也曹風曰
苕兮蔚兮南山朝隤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偏廉害治章第十六

廉者常也不廉者變也今廉者見不廉者眾也負恃厥
廉元而驕凌而鑠僭而越威而虐深文以織之重典以
入之酷捶以鍛之反不廉者不若也夫不廉者憚且戢
多平釋之是故廉者刻不廉者恕恕者隆刻者替今見
廉不廉異報相率怠于廉蓋天心好生小廉而大惡偏
之害也若廉而恕不察不廉而禁制若不廉是與酈風
曰予之不淑云如之何

拔廉崇化章第十七

久矣習性棄廉也匪大獎廉行則廉烏能興夫人心活
而神奇轉移惟機慤建廉極以作氣而惺迷是故越格
以擢之物色以求之旌褒以揚之廉者在位野無遺廉
廉乃勸四海永海記曰風霆流行廉化速乎

廉矩

七 行詣

乘時尚廉章第十八

上古同廉而無尚也尚忠中之也尚質實之也尚文紋之也文偽而濫故孔子尚仁純之也仁煦而儒故孟子尚義毅之也是以惡鄙夫懲夷狄絕鄉愿闢楊墨斥五霸復廉性也夫五霸匡功楊墨緝學鄉愿修名惟鄙夫夷狄一也性貪殘也榮夷嗜利而大戎侵訐類應也子志孔孟而尚廉豈明仁義之教噫貴予者惟廉乎知予者惟廉乎魏風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墨注類編

卷八

廉矩

八

行詣

廉矩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明王文祿撰文祿字世廉海鹽人嘉靖辛卯舉人
此編凡十八章皆以訓廉為主其文似箴似銘欲
摹古而適成屬體其義則了不異人其必十八章
者殆欲合孝經之數爲忠經之重儔特未敢自題
曰經耳

西田語畧二十三卷續集二

十九卷

〔明〕樊深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七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田語畧
二十三卷續集二十九卷》提
要

西田語畧序

西田語畧者大納言樊老先生所
著也先生以壬辰進士筮仕于吾
蘇郡之理官刑清民服文教丕
振恒竊慕之丁未余始舉進士
乃試政于先生之屬間嘗從先
生問政則出牙譏微稱禦美第
美哉其猷之遠也既進而問學
則出其西田詩稿經史諸論美
哉其義之博也又進而問道則
出其語畧凡若干卷余愛而卒
業焉乃知先生之于道渾乎微笑
夫道渾然一本而人之所見乃隨
其不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忠矣者識乎大不矣者識其小凡秦漢以來立言之士固多不候不偏之說故曰慎子有見于後喜見于先老子有見于訕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竊無見于晦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蓋聖學絕而大道隱無怪乎師心自用而各售其說以求勝也自宋儒出而理學大明家傳人誦校若畫一雖童心淺知往往有老師宿儒之不及聞者然而循習之久尊信之過入于耳者不求體會之真出于口者非有自得之趣言道德則不達性命之精微言政理則不適

經濟之實用贅辭長語勦說雷同乎亦何補于世先生以豪傑之才充之以篤實之學不汨沒于辭章業舉之習而直探大道之原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皆中正和平徹上徹下能擴前賢所未發凡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人倫之所以明物則之所以具鬼神之微顯禮樂之污隆儒佛老莊之是非君子小人之進退中國夷狄之盛衰悉闡乎函而發乎秘為大哉言也斯言至矣昔人謂不通天地人者不足謂之儒若先生者其殆庶幾乎余嘗讀張子之學

妄為之說如此云

嘉靖戊申孟冬之吉東吳後學
王任用書于長安寓舍

卷第一

理氣

生物

卷第二

化育

幼學

卷第三

養心

性情

卷第四

為學

卷第五

孝弟

明倫

卷第六

德義

古人

卷第七

正教

卷第八

諸儒

卷第九



理氣

凡有氣質聲色者皆五行之氣也而所以統其中者理也理則無聲無臭而氣則成象成形其實一而已矣道之大原出於天無物不有者大而無外也無時不然者流而不息也

太極不外於陰陽陰陽不外於五行不可相離至理無為而無不在

觀太極則造化之體立而用無不具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則造化之用行而體無不存

動靜有互根之機不可論其先後理氣有相乘之機不可論其離合

方伸之氣非既返之氣所為可見天地之生化無窮

曰陰陽當以氣言而為形化之本曰男女當以形言而為氣化之推

有氣即有理非語理而遺氣故求理氣於不離不雜之中者斯為得之

天地間只是陰陽五行男女萬物流動充滿而其中則有理故周子指而言之

有氣即有理無彼此無分合無先後

物因理而立理因物而顯物者理之寓也理者物之源也

道德異名而同體仁智異流而同源

性命非二事也理氣非二物也合一之道而已矣

無極太極陰陽動靜五行變合萬物化生是理也無時無之無處無之實古今通六合不可拘一處而論

天地氣也而所以為天地者理也萬物氣也而所以為

萬物者理也有天地萬物則理在天地萬物未有天

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之理亦自在也如天地混沌

而天地之理在萬物榮枯而為物之理存但有虛實

之異耳

觀坎水流行見理氣無時無之觀游塵飛動見理氣無

處無之

朱子曰氣有聚散理無聚散後儒又曰理者氣之樞也

是氣既散理亦何有子曰二者皆是也但其所指有

不同耳所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者就本源總統之理氣言之所謂理氣俱有聚散者是就一事一物上言之耳

氣有聚散理無聚散者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之理也氣有聚散理有聚散者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之理也

理也性也太極也其實一而已矣

天地間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之理故靜觀萬物便見得活潑潑地意思

道理在天地間本自如此在堯舜時不為加益在桀紂

時不為加損是損益之者人也道初無損益也

太極者理之至處聖人強名曰太極云耳孔子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是矣至莊子以道在太極之先而學者宗之是以氣言太極而不以理言太極矣此周子所以不得明之也

石氣多力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此言人各從其地者氣質之性也若義理之性則五方之人皆同豈有異乎

植物陰陽升降則生不升降則死動物有呼吸則生無

呼吸則死正是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處

理氣聚而成物方其成物時造化不見其損及其歸還於造化造化不見其益所謂歛之不見其有餘推之不見其不足也

天地間不可無陽故十月言陽律之紀陽周易扶陽聖人之意可見矣

天地間無一物而非理亦無一物而非數是凡物皆可以起數皆可以明道也如大禹因洛書而起數明時亦因其神物之著耳孔子因川流而明道亦以其可指而易見耳若以為理止於川流數止於洛書則不惟不知理數亦不知聖人也

天地萬物莫不皆有自然之理聖人舉為之戾天魚之躍淵便見得許多道理今夫萍根於水木根於土龍居於淵豹處於巖與夫山川草木各有其方日月星辰各循其序一或謬亂即失所宜是故大禹治水神農播穀蓋不能加毫末於其間亦皆順其自然之理而已矣此聖人所以無為也

理非心則無所頓放心非理則亦塊然一物而已矣

氣有形而理無形氣有為而理無為氣有偏全而理無
欠闕是則有不同也

金而義木而仁水而智火而禮土而信天之通於人者
也肅時雨乂時暘哲時燠謀時寒聖時風人之通於
天者也陰陽合德而聖神作中和克致而天地位流
通之道豈有二乎

陰陽有剛柔之殊而五氣交運益參差其不齊矣此
人之氣質濁惡者多而精一者少也

人之呼吸與天地之化相似有進退而無止息也

語氣則萬有不齊而理則一而已矣

太極陰陽男女萬物只是一箇理氣貫通周子分言以
示人耳

薛子謂理如月氣如水是分理氣為二矣

造化一理氣也造化生人必盡以所有者與人故人與
天地相似

生物

凡生物如本曰產如胎生卵生之類是也異本曰化如
田鼠化為雀雉化為蛤蜊之類是也皆氣感而為之

也

陰陽不和則不能生萬物故和者生物之機而形氣之
聚也

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形之不足者託於氣也

蠶食而不飲故能化蟬飲而不食故能蛻靈龜不食不
飲故能壽

有知者久而無知死生是也無知者久而有知山神木
精之類是也和氣感則人壽長陰氣感則妖邪生

天地之初有氣化而為人者是人雖資生於父母而實

本於天地也

大而天地小而一物凡有形象者皆有聚散特遲速之
不同耳

日至而麋鹿解月虛而魚腦減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

景雲從蓋物稟陰陽之氣於天而各從其類也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陰陽有合物類以形陽以陰變陰

以陽變陰陽相反生氣乃成通化以時不為欲攻恣

情動物壽夭始分

五行有在於造化者即太極之理氣無形可擬而萬物

資之以生也有在於民間者即五行之材質而為人所
用之粗迹也然吾民所用之粗迹未嘗不本於造化如
取火於日取水於月一草一木皆稟陰陽五行之氣是也

無氣化之五行則萬物不能以自生無材質之五行則
萬物不能以自養

水結為冰冰滯於水氣結為形形滯於氣二五之精未
始不純聚而為人厥獎滋矣

蜉蝣物也靈龜亦物也靈龜壽而蜉蝣夭靈龜靜而蜉

蝣動

大物無垠大器無形大生無情大德無恩發於冥冥而
為物之根

古人有曰生寄也死歸也因是而知造化者未有知覺
之我也我也者既有知覺之造化也自無知而至於
有知自有知而返於無知特在毫釐之間耳所以古
之君子不以死生利害動其心者皆於此處有見焉

西田語畧卷第一

西田語畧卷第二

化育

天者陽之祖也故火最盛地者陰之宗也故水最盛五
行之氣各有陰陽而水火二者尤為陰陽之大也

棲幽之冰越夏不釋向陽之草凌冬不衰非陰陽之不
時也所寓之有異也

離中虛陽在外也故火外明坎中滿陽在內也故水內
明

夏有伏陰寒之漸也陽老而變為陰矣冬有伏陽暖

之幾也陰老而必變為陽矣

陽主發散故日火之光遠陰主收斂故金水之光含

坤卦純陰而稱龍戰亦猶十月無陽而稱陽也聖人扶

陽之意切矣

盛夏炎熱而穴地之中可以藏冰隆冬沍寒而九仞之

下其泉則溫可見陰陽寒暑有升降而無止息有屈

伸而無滅絕也

陰陽搏而生芝菌燥濕育而產蟄蟻况和氣之至有大
於此者乎是故無根而生靈之無種而產麒麟無源

而出醴泉旋轉陰陽陶練五行化生祥物莫測其朕
聖人其神矣乎

春則少陽以生之夏則太陽以長之秋則少陰以收之
冬則太陰以藏之是陰陽二氣萬物之本根也聖人
春夏養陽秋冬養陰而疾病不生是能順一身之陰
陽也月令一篇是能順天下之陰陽也始於一身極
於四海陰陽之氣充塞流行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
吉祥作其理一而已矣

幼學

后稷作兒以種樹而戲及其長也優於農孔子能行以
俎豆而戲及其長也優於禮

天能與人以至正之理而不能盡與人以至純之氣質
故有待於學也

童蒙有疑問便是可進之機

古人有胎教有蒙養之教今人見其兒譏訕笑罵則以
為悅此最可戒也

平旦之氣乃一日之赤子也日乾夕惕則大人矣
心無妄想入敬之門口無妄語入誠之門身無妄動入

道之門

孩提之童始生而哭數月而笑七情之欲漸感而動者
也

天開積久而後天始成地闢積久而後地始成是由小
而大由濁而清天地萬物一理也所以人之始生其
軀體必以漸而壯其心性必以漸而明所謂年與智
長化與心成未有一蹴而至者

古人為學與教人皆自童蒙之始謹之凡坐立行止應
對食息無不講求其法而行之習熟之久自以為常

而不覺其難今人孩提之時不知檢束及長則昏昧
放逸日肆一日一旦繩之以禮則以禮義為桎梏冠
冕為芒刺有不勝其拘且勞矣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故求善於後不若求
善於初戒惡於成不若改過於始

張子論赤子之心曰靜而已故人能主靜則不失乎赤
子之心

凡小兒於幼年見聞之事便久不忘所以當教之於初
也

童蒙雖未有知而無所不知之體則未嘗不具於心然非得人以開發之則亦終流於昏昧而已故因其有覺之處而推類以盡其餘則所謂蒙昧者豁然其昭明矣此聖人盡人物之性而謂之參贊化育者蓋此類也

呂公著少時有小鬟誤碎四寶器而公不動色識者知其為相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而公書如故後亦遠到蓋人能以利害動其心斯可以有為也

人性既善焉用學乎蓋人之性善猶玉之性溫去其璞出其真學不可無也

孔子言入孝出弟謹信愛眾便說學文言志道據德休仁便說游藝是理之所寓不可缺也後世舉本者多遺其末務末者每忘其本殆非全體之學矣

人不可不知學不知學猶美璞而不加之琢磨也學不可不擇師不擇師猶琢玉而不付之良工也

幼學之道莫先於定志莫要於守禮

發蒙之道當從容而善誘之不可太急太急則彼不能

入而以學為苦矣

中人之性因感而遷是故有移於時世者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是也有移於年歲者富歲子弟頽凶歲子弟暴是也有移於家世者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是也有移於君政者文王民好善幽厲民好暴是也有移於風土者丘土之氣狂衍土之氣仁是也有移於風俗者齊國之民詐楚國之民怨是也凡生而得所遇焉人之幸也不得所遇焉人之不幸也惟大智之人守其中而不動於外主乎理而不變於人天性恒存惟德之一而已矣

孔子曰後生可畏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及時則可勉老大則無期聖人不得不致意於斯也

杜學之設是矣在得其人以為之師耳故得其人則教端而效廣非其人則教異而效難

師不易得也在求之書書不易明也在求之心故心安則理得矣理得則師立矣

卷第二

西田語畧卷第三

養心

人性本善而惡者多氣稟害之也心體本靜而動者多思慮擾之也

主靜非敬便入於禪人能持敬則非但於靜時靜雖動時亦無不靜也

吾心之本體與太虛之本體相似不可容一物於中

古人謂坐如尸立如齊又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以人必有持敬之時只是不能長久所以急

心易入而終無成功所以古人教人只欲常思此心

如敬畏之時而不放耳

心不假便是誠心不放便是敬在謹乎一念之間而已矣

敬而非義則為無用之敬其所存也必不能久義而非敬則為無主之義其所為也必不能成

古人為學用力之處不外乎一心至其所以持心之法不外乎一敬而已矣

五常皆是性中一理而隨其用處有不同耳所以運用

錯綜皆可通貫

靜時靜非是去思慮只是邪念不作便是靜時靜也動

時靜非是棄事物只是順理而動便是動時靜也

能靜則心地澄澈而臨事不舛精神強壯而運動不輟

心不主敬便無着落事不循理便無次第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賢人以下事也若聖人

則雖見可欲而心不亂矣

存心非是捉住此心死守不動又不是屏絕思慮俾之

坐忘只是心常在理便是存心常在欲便是放何以

使心常在理曰莫過於敬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蓋君子持敬無時不存執盈

固敬雖執虛亦無不敬不因盈而敬虛而慢也遇人

固敬入虛亦無不敬不因人而敬無人而慢也可見

君子持敬有加時無已時也

靜而存養只是敬以持心養得吾虛靈之體及事幾方

萌便要省察幾善則擴而充之幾惡則克而治之修

身之道在是矣

靜者心之體動者心之用寂者心之體感者心之用太

公者心之體順應者心之用

靜是體動是用二者皆不可以畢竟靜先於動靜重於動

默坐澄心空也非靜也強制思慮擾也非靜也惟心主於敬思主於理者方可謂之靜

日者陽氣之精也月者陰氣之精也心者吾人之氣之精也故天地之光明發動者在日月人之光明發動者在一心

中是靜與天俱和是動與天游中是理存於心和是理發於事中是一心之中和是萬事之中

能敬則心有所主然後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虛靜之體與天為一而道在是矣

夜氣不失浩然之氣可存赤子不失大人之德可至有氣質便有人心克而治之忘乎已也有義理便有道心擴而充之同乎天也

靜而能敬則邪念不生動而能敬則事理不昧操存是靜時敬省察是動時敬

心有所念憶則不待其正蓋心以靜虛為體有一於斯

則非靜非虛矣

主靜而不居敬則其靜也為幻冥居敬而不窮理則其敬也為昏昧

心公則大私則小性盡則實否則虛

靜虛者心之本體心能靜虛則事理畢照

常以靜為主則動不亂常以默為主則言不失

心靜時固當敬及動而應物亦當敬應物畢而此心之敬亦無不存是敬也者貫動靜徹始終之道也

虛靈者心之體知覺者心之用全乎此則有所覺悟隨事察理而盡道矣故曰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

出於其間又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如此夫是皆以智為急也

聖人之心如鏡隨物而應物過無迹

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皆氣之靈也心者又氣之靈也聖賢之心又靈之靈也

君子之學有要只是求善此心而已

天之體虛地之體靜人之心體似之

敬肆義利邪正善惡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可不慎也

主靜則理無所雜而大本固慎動則欲無所容而達道行

存養省察克治皆切已功夫學者廢一不可

學者常於心身之發動處觀之是何道理則欲不能容而所造者大矣

一念之發有不是處已可得而知之於此用力猶易至於人皆知之故之便為難矣

善惡交戰之機須以理勝欲非見之真而養之素者不能決也

性情

命者天之所與猶命我也性者性分之固有也道者人所當行猶道路之必由也理者萬物自然之真精妙合也太極者理之至也皆聖賢因其近似而強名之性也道也本為一理但自己發未發處分別之耳譬之造化渾淪純一天之性也流行發有天之率性也其理亦一而已矣

性之善也猶玉之潤水之清也氣質之雜猶玉掩於璞水污於塵也然其常潤常清之體則有終存而不可

滅者此人性之所以善也

理不離氣氣不離理無處而無氣無處而無理雖天地之大亦此理氣也天地而生人人之身心亦此理氣也吾人氣之精靈者莫過於心所以能知覺此理運動此理而為身之主也以心具此理而生故謂之性若以為性有不善則理亦有不善矣此孟子所以謂之性善也其有不善者則吾心之氣所得於陰陽五行者有偏倚蔽雜之虞故於理亦有不能知覺不能運動處也所以學者用功只於氣質上克治而其本然之性固不待外求而得之矣

孟子以惻隱羞惡之類驗之知人性本善固非懸空無據之私言也

夫人所謂性者何也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既曰五者則豈有不善之理是故性則自無不善凡吾心之善者皆性也故言性必善不若言善是性矣世儒謂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有聖人之教與君子之學殊不知教與學乃為氣質不同而設不為人性之惡而設若人性果惡則雖有教與學又焉能變乎

大學不曰明德而曰明明德蓋天之所以與我而虛靈純粹即孟子之所謂性善也然大學明德人不非焉孟子性善則群起而議之者何也蓋大學以德言而孟子以性言故也

性者理也有此人即有此理乃聖愚之所同具也但聖人氣質純粹能盡此性衆人則氣質不同便有不能盡者只為後世之人多安於氣質之弊故孟子推本性善以警覺之氣質之雜孟子非不知也不言耳議論紛然皆合性與氣質言之也至宋儒講究真切然後群疑始定矣是孟子有功於世教宋儒有功於孟子

一陽初動乃天率性之道之始也萬物化成乃天率性之道之極也大學誠意乃人率性之道之始也國治天下平乃人率性之道之極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即情以言性心有所恐懼即情以言心蓋性者心之理而情者心之發也故皆以易曉者明之

欲者情之所發也聖人順理而不為賢人守法而自檢

衆人欲動而情勝

七情中惟怒與欲為難制故易曰懲忿窒欲

喜怒哀樂可以觀量在養之而已矣取舍可以見操在審之而已矣

怒在事則能不遷怒在血氣則必遷

怒亦不可去但要約之以禮

人常反已而怒人自然寡怒

喜樂者陽之屬也哀怒者陰之屬也樂太極則陽溢哀

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而疾病生矣故七情

之病非藥石所能攻也可不慎歟

西田語畧卷第三

西田語畧卷第四

為學

在物為理如道踞然處物為義如人之行踞然

忠恕者修己之要也推之於政則為絜矩之道矣

外之物格內之知至可見天下之理本於心

君子以端學術為本學術不正自足以害天下誤後世

其所係不小矣

人之資稟有定分而學問之功無窮學問進則資稟亦

隨而進矣

此心之量最大學者終身為學只是求克此心之量而

已

孔子釣弋獵較無所不能至宋程明道於道踞險易文

法簿書之事無不詳練元如許魯齋於醫藥卜筮貨

殖算數之類靡不研精蓋事雖小節中必有理然亦

須有餘力方可為此

聖賢有言只欲明理聖賢有行只欲全乎此理而已矣

愚家傍有一隙地草木叢生一日命僕焚之欲以為圃

乃偶見一書中言子弟切不可於山林放火恐傷虫

鳥有失仁心予即悔之後讀禮記又見夫子言斷一

樹斬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心益憮然乃知書不可

不多讀也

放肆者不能守禮拘感者不能達變道卒不可行也

人患不能知道及知矣又患不能行行矣又患不能久

此體道所以難也

天體無量人之心體亦無量不可自狹

孔門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彼能急於改過者則氣質

久而自變矣

知足之人多樂知守之士寡憂

石不改堅硃不改赤君子盛德不改其節

為善最樂樂只是心安而無歉然不足之處便是

躁言多繁輕言多謬諛言多阻巧言多僻怒言多激喜

言多肆接上之言多諂與下之言多厲故言貴乎當

理也

義重於利人皆知之而真知者少孟子謂生我所欲也

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蓋以

生既可舍則凡富貴利達皆無有重於義矣如子路

亦勇於行義者但一遇困窮便有愠見之意豈其於輕重之間亦未審耶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是人與禽獸之所以不同者特在毫釐之間耳學者不可以不慎

學者論事多是古而非今蓋一則以先入之言為主一則慕古之名而不暇察也古人所行者固是然亦有不盡然者以其時之殊也故求合於古者不若求合於義也

許魯齋論為學之事必以治生為先孟子論為政之事必以制恒產為先蓋欲為善者固不可以飢寒之故擾其心也

知是窮理行是行理論功夫則知行並進論次第則知先行後論相資則知至而行益力行至而知益真此古今不易之定論也

人以學聖賢為難者皆是學之不至為之不力知無進益遂以為難棄而不學殊不知自古聖賢皆是由難入易由生入熟由疎入密然豈可因一疎遺即不得

為君子也為得一分便是一分積習之久心體自熟將無往而不善矣

學者莫先於改過能改過則善自生矣所以遽伯玉寡過顏子不貳過極為聖人稱許

窮理之功無往不在其大者莫過於讀書

天與人一理也迨其後漸有不同者故為學之道在復其初而已矣復初之道在同乎天而已矣

惟一可以貫萬故聖人主一惟靜可以制動故聖人主

靜

理欲之消長係乎存養之淺深且始而存養其念慮之所發者天理人欲迭相勝負待後天理日多人欲日

少故存養純熟則克治之功可不用矣

義理為氣質所掩變化氣質乃古人用功第一義也

古者四十始仕前此則學力未成不敢仕也七十致仕

至此則血氣既衰不敢強也可見古人不苟於從政

也有如此

莊子淮南子皆有俗學之說蓋俗學者口耳之學也自俗學出而務實之儒不多見矣

古人德養於心者厚而枝葉可兼也後人馳心於一才一藝而不能求養於德失本末之序矣

或問中正曰正是死法中是活法中則可以兼正則未必合中

君子之善日益君子之過日損故增得一件不若減得一件何也已克而禮自復欲盡而理自還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實相因者也

古人辨論是非只是明理加一毫有我之心便是使氣非古人存心也

南齊書

五

天地間只有實理用不盡其餘智術皆有窮盡處始為善人後改而為不善人是即不善人而已矣始為不善人後改而為善人是即善人而已矣此晚節不可以不慎也

人之處世遇順利之事多則志滿而氣盈不幸莫大焉遇拂逆之事多則反身而自省為幸莫大焉凡今人之所謂不幸者皆古人之幸也今人之所謂幸者皆古人之不幸也

孔子曰陳蔡之厄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亦幸也此

意惟顏子能知之

古之為士者知之便能行之以後雖能知之便有不能行者然亦非真知也言之便能踐之以後雖能言之便有不能踐者然亦非實言也

窮理則才日進循理則德日脩才德本非二物也

衆人則可乎已者謂之不可可乎已者謂之不可聖人則可乎道者謂之不可可乎道者謂之不可

仁道最大能仁則與天地好生之心為一

天不能載地不能覆無全之道造化所難日中則昃月

南齊書

六

盈則食持滿之機天運然也

天能限人以數而不能限人以理限人以數雖賢哲不能逃不能限人以理雖庸人亦可勉

道體即天地萬物常具之理道統自人能守之者言耳道統之傳本於一心

人之度量本於所見有一分識見即有一分度量無度量者只是識有暗處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珉或以比德或以正行或以備用無非

事者後人佩弦佩韋之意蓋本於此

人自滿則無遷善之機人自是則無改過之理故學莫先於虛心也

西田語畧卷第四

西田語畧卷第五

孝弟

天者衆人之父母也父母者一己之天也孝親敬天人道之大端在是矣

仁也孝也實異名而同體也孝即愛物之心之本也仁即孝親之心之推也仁者萬善之長也無所不兼孝者百行之源也無所不貫

四端惟仁之道最大百行惟孝之道最大凡愛一物即仁也而仁不止於一物行一敬即孝也而孝不止於一敬是故求仁有要在隨其分而施之耳求孝有要在盡吾之所當盡者耳

君子養深積厚萬理畢備於已遇親則有孝之理遇長則有弟之理無感不應無應不足故曰左右逢源精造之德可同天道靜專之思可通神明

嘗聞孝子之事親也蔬果非時而得藥物不期而會泉出舍雀入幕苗再生鯉雙躍如此之類甚多蓋作善降之百祥惟孝為甚作不善降之百殃惟不孝為甚司馬溫公居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蓋

君子一鄉之望也身能孝必有人化而孝者身能弟必有人化而弟者以一人之善溥而為衆人之善故君子之善無窮

人知夫兄弟乃吾親一氣所生又知夫宗族乃祖宗一氣所生又推之天下之人乃上天一氣所生自無往而不可愛矣此仁道所以為大也

親沒廬於墓側與兄弟同居聖人不以立訓恐於人情不便也然行之亦自為美

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可也故親存而仕祿雖薄猶厚也位雖卑猶尊也親沒而仕祿雖厚猶薄也位雖尊猶卑也故官以逮親為榮不以須時為美

宰予短喪為萬世罪人然皆一一務實一一如禮後人雖有三年之名而無其實其有愧於宰予者多矣夫禮有本有文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傷時之趣未而未曾去禮之文也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則有以去禮之文矣

古人謂居父母之喪大祥之前皆不可飲酒食肉今時俗之人不能守此禮者多矣而人亦不以為異孔子

謂食稻衣錦於女安乎稻且不可食而况於酒肉乎晉阮籍居喪食肉何曾面質於上曰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夫晉以風流放達為尚滅棄禮法然一出於禮即見棄於人如此則今之輕慢禮法者又甚於晉人遠矣

或曰近時鄉人遇親喪則凡衣衾之類俱用淺淡之色祭品之上皆用素花以為喪家不宜采艷何如曰非也人子居喪於已所自用者俱當質素禮之常也若親則生順死安俯仰無愧凡於法制所當得者俱當豐備雖錦綺采色亦不為過又曰朝廷每發大喪必以鼓吹前導何如曰鼓吹所以榮死者不為生者此亦何害况皆生前常用之事豈可因死而減其所御乎

孟子之莖母也臧倉疑以為踰而充虞亦以為美豈當時之俗固惑於楊墨之教而以薄為道歟君臣之禮行於孔子而人以為誦父子之禮行於孟子而人以為踰此古道之所以難復而人心之不易變也

孝親莫先於愛身愛身莫先於謹疾調護節宣謹疾之要也

不特今人擇葬地古人亦擇葬地但古人擇地以為死者今人擇地以為生者

先儒教人置影堂者欲因似而思其真也又言祭祀不當用影者恐似是而妨其真也

卜葬擇地之效使子孫生一富貴不若生一賢者如生一顏子自是佳地生一桀紂自是惡地今之術者惟論富貴而不論心術所以術不足貴

明倫

治家之道莫先於守禮父守禮則慈子守禮則孝兄守禮則友弟守禮則恭夫守禮則率婦守禮則從此莫大之福有餘之慶治家者不可不知也

閨門之內當嚴而恭和而節偏之則有弊

道為重身次之身存合道則存身身亡合道則重道亡身非難亡身而合道為難子路以死易忠而不得全忠之道申生以死易孝而不得全孝之道中庸之難益可信矣

夫忠者竭力於國而祿養乎親孝者竭力於親而化助於國

不遇頑親無以知孝子不遇暴主無以見忠臣故名者聖人之所懼也

易曰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考之於古惟文王能然是故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周公為子以邑姜為婦一門之盛古今罕及風化之純有自來矣

事不能以兩全者當擇其輕重可也如父子兄弟人之大倫於此能全雖無他善不失其為君子於此不全雖有他善不害其為小人故直躬之善可無不可有周公之過可有不可無

交友有所挾便不能久

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即孔子以微罪去魯之意

君以共治友以輔仁妻以宜家相與之道在謹其始憂則違之擇君也可者與之擇交也君子好速擇配也

此其擇之以人合也父子兄弟無所用擇焉使其賢
焉人之幸也如其不賢將奈之何在脩其身以感化
之而已矣

歸妹之永終知敝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春秋於魯女適
人歸寧之類必書蓋所以重人道之始謹人倫之端
也

出妻之事古人以義斷恩

門內之治恩常極義與其柔也寧剛與其寬也寧厲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視之雖若常然天下道

理却不出此一有不得其道則禍患隨之矣故曰經

正則庶民興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今之處人倫者稍有不平即蘊於心形於色只看大舜

事瞽瞍文王事紂雖至危疑幾死曷嘗有一毫不平

之心耶

古人之學只是明人倫今人作文辭雖極其工巧猶不

知所明者為何事

天下道理不外乎五倫古人有學不過明此而已其出

而有為不過推此而已

昔桀紂之亂也使男女逐於內孔文之治也使男女別
於途蓋人道莫先於男女世道莫先於內治各得其
正者則必興一失其道者則必敗風化所關豈偶然
哉

西田語畧卷第五

西田語畧卷第六

德義

吾人只有一箇明德是正理其氣質所稟陰陽五行之偏駁處乃與生俱生性分之冠已生之後耳目口鼻身體愛欲之蔽乃腹心之冠又風俗之惡習染之污為門庭之冠有此數冠環而攻之非吾人至明至健則不能克而治之此孔子所謂自強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周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即此意也曰如好好色又曰如易養之悅我口益食色性也義理亦性也得其一而忘其一故聖賢對舉而互言孟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理壯而氣象便下聖人一等然則聖人之言當何如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仁非智則不知處物之仁義非智則不知裁物之道禮非智則不知品節之儀故德始於智而成於信也在天為春在人便為仁在天為夏在人便為禮在天為秋在人便為義在天為冬在人便為智天有一件人便有一件初無欠闕

五常原於一性而各有所主未有能仁義而不能禮智信者亦未有無信無禮而別有所得者此五常所以不相離也

昔孟子去國有不豫之色古人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孟得時得位不惟小人願之雖君子亦所必願也何也君子得位則可以行其道小人得位則可以恣其欲惟欲行道也故不為苟得惟欲恣欲也故無所不至

古人以大臣許兩生以堯舜氣象許曾點只是取其心與量之高不必責諸事功也

道不明而後有文詞世不治而後有功業遇禍患而後有節義皆世道之不幸君子不得已而有者也

文章功業氣節皆道德之所著也是以顏子無著述而人信其能文孔子不得位而人信其能功下惠無三公而人信其能介

道德為重勢利為輕能辨別之則女必以守節為常士必以守身為本君必不驕亢以待士臣必不諂媚以欺君

孔子於冕衣裳者亦敬而孟子說大人則藐之何也蓋戰國之時為士者但知有富貴利達而不知道德仁義為何物所以孟子伸仁義之說以警覺之是貴王命尊有爵孔子之德宏振士氣挽頹風孟子之憂大古人謂居室太嚴名曰木妖不特此也凡衣過華飾即為服妖饌過豐美即為食妖皆有識之士所不為也考古積富之極者俱不善終亦以為富不仁不能長久也

聖人亦欲有富貴只是不貪耳聖賢亦能樂富貴只是不淫耳欲之樂之聖賢與人同不貪不淫聖賢與人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便見得欲與人同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便見得樂與人同

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常

富者奢之基也貴者驕之興也富而不奢忘乎富者也貴而不驕忘乎貴者也

孔子稱管仲有仁者之功而譏其器小真千載是非之公也至孟子之時君慕桓文臣嘉管晏不患不知其功特患不知其心耳故孟子不言其功而特鄙其人

以曉之

古人以道之存亡為存亡不以身之存亡為存亡朝聞道夕死可矣是雖亡而實存也噫天喪予天喪予是雖存而實亡也

子夏曰出見紛華奢靡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閔子曰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舩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宵中而不能任蓋勢利之與道義天理之與人欲乃聖愚之分賢不肖之所以異也然非識見真切而造詣篤至便不能舍彼而就此也

君子不輕取財視義之可否而已矣君子不輕用財亦視義之可否而已矣

服布帛者羨簪組服簪組者希劬佩視尊於已者則已不足視卑於已者則已有餘非已之有餘不足也有所較也君子不觀人而觀已觀已則無不足而心常安矣

魚遊於池沼此樂也遊於江湖亦此樂也遊於溟海亦此樂也魚取於適性不在於大小故人能知足則隨

寓而安

古人

昔者黃帝七十戰而人不以為黷武堯以二女妻臣而不以為病德舜封黃帝之子十九人而不以為濫賞伊尹去桀相湯而不以為忘君孔子周流四方而不以為枉己蓋事不貴於守常而貴於合道義不貴於泥古而貴於適宜非大德者不能為也

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以聖人傳聖人然猶不敢遽信必待歷試之真而後定焉後人乃謂堯以天下讓許由舜以天下讓州支伯子真誣聖人而輕天下矣意者許由之流乃當時極潔之士假堯舜以天下與之必不肯居故當時之人因其心而即以此事擬之也

堯師君疇有謀則就者上也成湯三聘者次也以君命召見者又次也鄉舉里選者又次也科目試文者又次也出處之間亦難矣

舜尚見帝不以為諂貳室就饗不以為屈雍容氣象何其高也其後驕諂之風漸有不同所以伊尹之賢三

聘方就尹豈好自重者哉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

凡人之心公私盡之矣非特常人有私雖聖人亦不免於有私是故堯舜與賢者公中之公也禹與子者私中之公也封之有庠者公中之私也使吏治之者私中之公也使管叔監殷者公中之私也叛而誅之者私中之公也子哭之慟者公中之私也不欲厚葬者非私是無人道也以道語聖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大禹不矜不伐乃天下之至剛顏子無伐善施勞乃天下之大勇

誠身之道其上無欲其次制欲若禹之惡旨酒湯之不適聲色不殖貨利皆制欲之事也

湯曰天吏尹曰天民是聖人所為奉天而已已何與焉伊尹五就桀文王事商之心也五就湯武王伐商之心也

用權者聖人之不幸也使桀改過而能用尹伊尹之心遂矣桀不能改而相湯以伐之豈伊尹之心其實不得已也

伯夷避紂蓋以紂為不仁而不仕其國後以武王為不義而不食其粟文王以服事殷讓天下者也伯夷讓其國者也意味相似故欲歸之

伯夷柳下惠非孟子不能知其為聖

茅茨土階不為無見周禮之制雖燕衣褻器衽第席床亦無不盡其美而極其精者何也然此亦時之變為之也且結繩之治堯舜不可行矣干羽之事湯武不可效矣器用文飾亦周之時勢使然但當預為之式而使無過焉斯可矣

禁人之怒者其怒愈甚戒人之疑者其疑愈深是故紂之賢士不稱姜里之忠周之賢臣不解流言之難意以迅發之怒不可以激疑似之迹久當自白也

觀韓宣子適魯歎曰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興至漢初立去分封之時遠矣然猶聞弦誦之聲守孤城而不下故一變至道非無稽矣然終不能至道者人不存政不舉耳

西田語畧卷第六

西田語畧卷第七

河間樊深著

正教

如一貫與性與天道雖曾子子貢之賢必待晚年學有所得然後得聞後世學者初讀論語便見此語然亦當思二子不得聞與得聞之故而不可視為常也

孔門學不志於穀者數人而已

孔門告人多是其才而教之學者讀論語亦當自審而行其言可也

論語中記聖人之言動最為親切詳細非學有所得者不能也

曾點言志有合於聖人只是天資之高處但以學力未至故終不能踐其言也

子貢幾於知而行之未至于路勇於行而見之未真無此二者其類氏乎

觀鄉黨一篇便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少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常見之是二聖之道孔子皆可行者

至武王則惟欲遵其法而已矣

學者當觀聖人氣象如觀申申天天等語便見聖人氣象觀閭閻係行行等語便見賢人氣象聖人則與天為一自然有此盛德氣象其餘或得於天資或得於學力要皆積中發外不可以偽而為也

夫子教人隨事省察必待學有所得然後以本原語人也

學者立志須以遠大為期如顏淵孟子只是要學聖人其初易嘗以賢人自期耶

以事我而有助亂田常之謗以子貢而有變易六國之謗况其他乎此毀譽之不足信也

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然則當何如亦只於大處用功至於純熟則化可幾矣

顏苦孔之卓然顏子進道雖有難易而其心則無所不悅欲罷不能也若加以苦心則離道愈遠矣

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只是得聖人之用處而其道之本體則未有得也

天下一理散於萬殊萬殊歸於一理聖賢立言有自一

本言者有自萬殊言者要不出於此二者而已矣

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聖人無不可為之時公山召子欲往聖人無不可化之人

朱子謂顏子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聖人之道其餘皆以言語學聖人而已矣易嘗求之動靜語默之間耶

聖人之言無病者只是本於一理

封人有憂世之志故欲聖人之出晨門有見幾之明故欲聖人之隱封人之意以聖人之事論聖人也晨門之意以賢人之事論聖人也

昔齊人聞孔子為政曰魯霸我為先併矣盍致地焉後楚聘孔子陳蔡大夫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是孔子出而鄰國懼則當時君臣亦知孔子之為賢矣然卒不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

鄉原之德申枨之剛臧文仲之知微生高之直非聖人其孰能辨之

孔子曰予欲無言而又有雅言蓋無言者聖人之心不

能忘言者聖人之不得已也

聖人無言之教惟顏子能悟之顏子如愚之學惟聖人能察之

孔之厄顏之天亦造化之不及處故天下有一物之不得其所則造化非全功有一物之不底於治則聖人非全德

已所有之不可無也已所無之不可有也不當徒行而欲徒行是門人知厚顏子而不知所以厚之道也不當有臣而為有臣是門人知尊聖人而不知所以

尊之之理也

風雨霜露無非天之教也動靜語默無非聖人之教也但人自不知耳

觀過知仁人不能無過但聖人過少賢人以下過多而其過之中又有許多不同所以不能無君子小人之異若槩以為過而棄之則天下微全人矣如周公用管叔孔子諱魯君皆是過於厚之意

有聖人之所能者賢人不可得而能有賢人之所能者常人不可得而能如見南子諸公山必有聖人之德

方可為未如聖人之德者不如子路之自守

或曰孔子周流四方有用世之志假使孔子得位不知施為之道何先曰禮樂征伐天下之大柄也柄出於一則天下治柄出於二則天下亂春秋之時權移於諸侯又移於大夫又移於陪臣下陵上替其弊極矣天下安得不亂使孔子為政必先正此而禮樂征伐當自天子出矣

聖賢之言有矯俗者如禮與其奢也寧儉質而已矣不有博奕者乎之類

孔門言志子路則物與物共者也顏子則善與物共者也孔子則物各付物者也觀乘桴浮海子路便聞之喜不忤不求子路終身為之誦則無伐善施勞子路便不能矣

子張之志在祿而不在道漆雕之志在道而不在祿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及觀孟子知之實知斯二者一章則孝弟二字不止為仁之本矣

周公集三王之大成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聖人思見狂者思見狷者思見有恒者皆不得其上而

思其次之人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與其不
遜也寧固皆不得其上而思其次之事

無窮盡大而化之之謂聖無方體聖而不可知之之謂
神

仁之道最大恕之功最切仁是孔門教人之極功恕是
孔門教人之次第

孔門教人有因其所長而用之者如賜也達由也果求
也藝之類有因其所短而救之者如柴也愚參也魯
師也辟由也彥之類

管仲功是而心非名是而實非

聖人之心如鏡妍媸美惡俱不相掩

大絃急則小絃絕上政苛則下民殆善哉顏淵之對定
公曰東野畢之御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何以知之
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
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
馬今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其
佚也又曰自古及今窮其下而不危者未之有也即
此一事可見顏子有王佐之才使其得位治民則皞

皞之化不難致矣

子曰吾未見剛者剛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其曰愆
者集義之反也

孔子從心不踰矩曾子心廣體胖孟子四體不言而喻
皆聖人與道為一也

天下之人人已盡之矣天下之事明德新民盡之矣是
則古人教人為學之道也秦火之後經籍不存學者
不知古人為學之序各以己意為學至唐韓愈始引
大學節目以為道統之要而宋儒又表章大學一篇

以為學者入德之門然後學者始知所從事矣

天德王道備見於大學

大學言在明明德至堯則曰克明峻德何也曰吾人所
稟之德本自光明本自廣大以私欲蔽之則不得為
明且大矣堯之峻德非有所加於明德不過能全其
初耳又盤銘康誥為自新新民之事文王為自新新
民之極豈湯文於此有所優劣歟曰未也成湯自新
與文王無異但未說到天命耳其曰極者亦以文義
有詳畧故也

脩身齊家尤為治者之當急也故大學於條目中又擇此二者申言之欲人知所重也殆後孟子之引恒言周子謂治天下有本有則其言皆本於此

讀書至允執厥中與建中于民之類則知中庸之作有所本也至克明峻德與作新民之類則知大學之作有所自也乃知天下事雖無窮理則本一故古人於理皆已言之後之人固不能外也

觀大學中庸之要不外乎慎獨而已

性無形而難知情有迹而易見故子思孟子之言性皆

以情字明之

能致中方能致和致中功夫尤為切要可見中和者位育之本中者又和之本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致中則本之一心而無所不謹致和則推之萬用而無所不達彼位育者亦不過中和之事業而已是故中和既致則必能上律天時必能下襲水土必能欽若昊天必能敬授人時必能觀天文以察時變必能遵月令以明人紀必能修五事以應休徵必能格天神以嚴祀事若然則天

地豈有不位必能賞善必能罰惡必能哀榮必能借樂必能尊禮賢臣必能予來百姓必能懷我諸侯必能賓彼四夷必能教民稼穡必能惟序九功必能禁數畧之入必能嚴斧斤之伐必能遂孕字之時若然則萬物豈有不育是皆可致之實效自然之實功而非但責效於杳冥也

顏子擇乎中庸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皆大學格物之意孔子處陽貨孟子待王驪皆不惡而嚴最得待惡人之道孔子善學易孟子善學孔子

仲尼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蓋道至堯舜而極故

云然也

孔子稱堯舜必曰蕩蕩必曰巍巍蓋自其極致處言之贊美之辭也孟子稱堯舜必曰人皆可為必曰是亦堯而已矣蓋自其可學處言之勉人之辭也

世子欲行喪禮雖父兄百官亦皆不欲豈以禮為不足行歟抑以世子為不能行耳視古太高視今太卑在孟子之時已如此此性善道一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也

知行二者體道之大端也觀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從
心中間非知即行固不能外此二者以有為也大學
格物致知也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行也中庸明
善知也誠身行也孟子知言知也養氣行也此聖賢
相傳之心法也

孔子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孟子聽其言也觀其眸子蓋
古人以不知人為患故嘗有此觀人之法

孔子曰怨大學曰絜矩孟子曰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
聚之所惡勿施也皆古人治人之至要也

三代以後之君不肯勉強以從道者蓋畏聖道之難行
特苟且以從欲耳故孔子之於獵較孟子之於貨色
不務攻治而皆順適之使人君不憚其難為而自樂
於從我但孔子則欲薄正祭器孟子則欲公所好於
民既不言難以沮之亦不外道以隨之其潛驅默奪
之功當有拔去病根之意非善導其君者不能也
顏子是未恢廓的聖人孟子是未渾融的聖人

曰公曰恕曰愛三言盡仁之旨

孔子言仁而不言義而義在其中矣孟子言四端而不

言信而信在其中矣

西田語畧卷第七

西田語畧卷第八

諸儒

孟子而後識正學者漢有董子唐有韓子宋有周程張
朱數子元有許子而已

古人明道必得其人以傳之然後道尊而教行在於前
者如孔子之得孟子在於後者如程子之得朱子是
已

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豪俊交遊
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不特文也於道亦然邵堯夫
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也乎於是
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
是則孔孟周流四方亦必有自得處不專於行道也
韓愈吾道中人不必論其淺深孔明義兵中人不
必論其成敗

邵子以皇帝王伯並言者亦孔子許管仲之意

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性善之說有自來
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圖書之旨有自來又
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張子西銘之

言有自來

明道志在天下而特謹於去就之間善學孔子者也
子夏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張子西銘即此意耳
橫渠勇於遷善非見道之真者不能也

明道十四五時伊川十七八時便要學聖人此其志氣
何如

漢儒之博雅唐儒之風韻宋儒之切實後之人未易及
也

伊川作講官得格心之法

太極圖則天德備矣西銘則王道彰矣

太極圖假象以顯義西銘即近以明遠先儒為人之功
大矣

程明道為晉邑時凡孤嫠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
失所是不但為恤窮哀寡之道抑亦篤恩厚俗之一
端也

朱子註解其更改未定者有矣要亦未有大失也朱子
而後自元許魯齋始知宗之而至今遂以為定豈非
以其集諸儒之大成而有所要歸者歟魯齋門人間

有質以他說者先生必曰且專主一家則心不亂真確論也後人學未有得而動以程朱為非者亦何謂耶

程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許魯齋還懷州六月迅雷起中堂風雨驟至火光滿室從者皆昏仆而先生弗動非所養有定者不能也

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許魯齋死時大風拔木雷電壞人豈賢人之生死固與常人異耶然亦有不盡

然者是未可知也

程子言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蓋謂專意寫字於道有妨也愚以為作文亦然皆不可用心太苦也

格物致知乃大學第一功夫天下義理必先講究精切然後方可力行實踐韓子作原道止於誠意而不及格致所以不免後人之議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太極圖西銘皆原於此

程子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有樵夫同舟登岸問伊川曰公大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

而不可追矣然達後如此孟子之不動心也舍後如此告子之不動心也使伊川得遇其人而與之言則必以達字之義告之矣

西銘便是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天地之塞吾其體陰陽五行之謂也天地之帥吾其性無極太極之謂也

于西銘見仁道之大

太極圖言陰陽化生萬物西銘言乾坤萬物父母其理相同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人不可自外於造化

太極圖見天與我之理西銘見我事天之道

周子靜虛即易直其正也動直即易方其義也

周子幾善惡即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意

漢儒有註疏宋儒有註解註疏之學博註解之學精

自宋至今儒之流於禪者非一人蓋以其言有近理處故能動人然終不免於一偏子夏曰小道可觀致遠恐泥吾於禪學亦云

元城之學由禪而雜元城之守由禪而堅

邵康節曾襟灑樂只是他見得命數真無許多計較之私所以如此

道學明則是非定是非定則人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矣

人之德性氣質係乎所養朱文公中年以前是一樣氣質中年以後是一樣氣質嘗曰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又云某之氣質失之暴悍此中年以前氣質也黃勉齋曰朱子積學既久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此

中年以後氣質也

蘇子之文本於戰國策只是言利害處多耳

或謂許魯齋不當仕元蓋公德日益脩名日益著元之君臣稍知義理者必思用公而公欲隱之拒之亦誠難矣觀其每召未嘗不來來之未嘗不去可見當時之仕亦必有不得已處而今皆不可知也

西田語畧卷第八

西田語畧卷第九

異端

老莊之教所以強世而非所以順乎世也欲絕天下而天下不可絕也欲離萬物而萬物不可離也欲齊死生而死生不可齊也欲同變化而變化不可同也故曰老莊之教所以強世而非所以順乎世也吾儒欲正情禪家只滅情然情豈可滅即此一事便說不去

楊墨之教止於戰國而不行於後世孟子之功大矣

老氏言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曹參文帝用其言而成治效此善用老者老氏又言玄牝之門為天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武帝用其言而養生求僊空乏海內此不善用老者

釋老之教只可欺不明理者不可欺明理者但天下之民明理者少不明理者多所以卒不可滅

正道興則邪說自滅每聞孔子闕里無佛老之居亦猶古無異端至後世始有之也

異端之教輕富貴者是其廉處戀死生者是其貪處

逃楊墨而歸儒也易逃釋老而歸儒也難

秦皇好神仙之術竟無所得至漢東方朔之流亦假其術以欺武帝而劉向又喜誦神仙方術自是以來其說遂廣而實跡未見人亦未之悟者豈非以其長生之效易以動人而黃金之利易以誘人也哉殊不知有是二者而後其心始貪其志始狹又安能超塵世而脫凡人之欲哉是方士之流止欲惑人而不知所言之太謬也

莊子之言駕虛行危幽眇奇怪使人讀之心曠神馳而

南齊書

二

不知其意之何在猶之圖工好畫仙釋而憎俗人之像以仙釋不世出可以惑衆俗人常見不可以欺人也

聖人言無為老子亦言無為但聖人以事處事因物賦物而無容智力於其間其初未嘗無為也若老子則隱忍退縮一無所事其與吾儒之旨異矣學者必從聖人之有為然後可以無為若必如老氏之無為恐未免於有為也

君子不取伯者誅意之法也

戰國之時有名實俱非者墨者夷之是也有名是實非者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是也夷之竊聖人之言許行竊聖人之名

自秦而後如崩通朱建輩皆踵儀秦之辨而賈誼晁錯亦明申韓之學不有仲舒起而排之則刑名縱橫之禍詎可已乎此功所以不在孟子下也

縱橫之事原於古行人之官而濟之以詐術之私也

識緯之說起於哀平之間如新莽居攝假稱符命以惑衆聽猶有意也至光武則誅新復漢又何信亦伏之

南齊書

手

驗耶異端群小崇尚曲說以欺世誣民猶有意也至東都儒者自有正義又何用其言以釋經耶

聖人盡性而異端則絕仁棄義也聖人盡制而異端則剖斗折衡也聖人盡倫而異端則絕世寡婚也是聖人之道可行而異端則不可行聖人之道可久而異端則不可久也

人君好尚不端必有受病之源是以佛骨表不言佛道之有無而先言帝王之壽數亦知人君之所重者在此耳此而無益則佛道其何可尚耶

楊朱以失當年之樂者為縲紲以不得休息者為遁人
則是心之所思者惟知利己自便而已矣安能有濟
物之志

嘗聞秦皇好神仙之術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由傳
記考之神仙之說其來甚久錢鏐自夏至殷末八百
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歷陽有彭祖仙室是仙道之
說始於夏盛於秦佛釋之說始於漢盛於梁迄今遂
不可滅

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
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
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而周公之
誠伯禽也亦嘗云然豈古有此語而二聖引之以教
人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知其白守其
黑為天下谿便有計較之私與周孔之意不同
天道有陰晴舒慘人道有喜怒嘖笑此自然之理也釋
道乃欲存喜絕怒何其教之偏歟自釋迦拈青蓮華
迦葉呵呵微笑又老子畫本笑僊僊的皆其真機之
微旨而後世遂宗之者也

罪福果報地獄輪迴釋氏之枝葉也符錄科儀吐納黃
白道家之枝葉也

道家點物成金之說信乎曰未也天地生物金自為金
玉自為玉石自為石非可變而易者猶男之不可以
為女女之不可以為男也曰雀化為蛤女化為石者
何也曰天也在於天則可為在於人則不可為
使天下而有仙人則仙人亦人類耳不足貴也使天下
而無仙人則仙人乃異類耳不足信也

天地之間有生者必有死有聚者必有散謂不能逃其
數也天地不能逃其數而況於人乎此方士長生之
說不足信也

儒言人道也其說明釋言鬼道也其說幽道言仙道也
其說妄

儒道靜也釋氏亦靜也但儒乃有用之靜釋乃無用之
靜儒乃有主之靜釋乃無主之靜

方術之言吾儒皆有如天垂象見吉凶吾儒之天文也
卜筮水東瀝水西吾儒之地理也粹而益背吾儒之
相術也陰陽合德吾儒之星命也懲忿窒慾吾儒之

脩養也儒道得其全方術得其一而推極之耳

西田語畧卷第九

西田語畧卷第九

木

十一

西田語畧卷第十

天文

天地本一氣耳地即天氣之查滓凝結於下者也但氣則輕清而查滓者重濁也輕清者上浮而流行重濁者下載而能靜也是分言之則天地合言之則一也天下無一物而非陰陽之所為先儒論風雲雷電雨露霜霾而以陰陽測之者最為精密

地乃天氣之查滓下結而為土耳亦猶星在於天隕於下而為石耳

西田語畧卷第十

一

雷霆天地之怒氣也而亦所以生物亦可見造化之仁矣

月受日光故能照物地受天氣故能生物陽惟直故無往而不達陰惟虛故無往而不受也

愚在智度寺見主僧作氣酒熱氣上行而酒下出即所謂陰陽和同而雨澤降也

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則河之為天漢也信然

天地終始之候日月運行之迹與夫風雹雷霆之變崑崙崙海外之資後世始有言之而夫子未之及者豈其

不知故歟蓋以夫子之所常言者皆衆之所可知者也夫子之所不言者皆衆之所不可知者也故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論真知聖人者矣

雲雨霜露皆是地上水土之氣上升而成也故曰山川出雲雨

星宿錯列各有所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然天地萬物本同一理在於天者此理在於人物者亦此理也此而觀之本相類耳且以天地言之天君象

地臣象也以日月言之日君象月臣象也以星宿言之北極君象列星臣象也理無往而不在將無往而不同矣

天氣寒暑以日行之度為期日去極遠則為冬日去極近則為夏日南北中為春秋萬古此天地萬古此運行之萬古此寒暑此氣也亦理也非知道者其孰能一之

霾者天地之晦氣也霆者天地之怒氣也雹者天地之戾氣也虹者天地之淫氣也

天氣秋冬寒春夏熱一歲氣之升降也嚮夕寒中午熱一日氣之升降也

或曰月之盈虧不以映日之故而然陰盛則光隨而盛陰消則光隨而消予曰不然陽亦有盛衰何日無盈虧乎

月中有黑先儒之論多矣或曰月中有物則明如人目中有瞳則明若然則日中亦當有矣何獨於月乎此蓋日光出於內故有洞徹之明月光借於外故多掩映之迹其說近似

雲霞無色映日而色見月星無光借日而光明陰陽之分不同也

陰陽和而雨雪降不和則不降也是故夏雨氣涼陰濟陽也冬雪氣溫陽濟陰也

土高則易為風地下則易為雨霾者風之毒也瘴者雨之毒也

天者群陽之祖也地者群陰之宗也陰陽和則雨澤作陰陽分則雨澤寡若以為獨陽可以為也則山川何為而出雲雨若以為獨陰可以作也則又何必冲然

騰布於上天也

驚蟄之月雷霆一震舒鬱達滯動蠢索植乃天地之仁也擊牛震馬碎木裂石乃天地之義也

穴居者先知雨巢居者先知風氣類之感也

山川出雲雨又雷出地奮又曰星者五行之氣上結而成皆本於地也

陰陽和則雨澤作夏月壯風多雨陰濟陽也冬月南風多雪陽濟陰也

爲之知風鳩之知雨蜂之知黃道蛙之知端午皆其性

之靈也

春和風夏薰風秋涼風冬嚴風風隨時而異其氣也春

東風夏南風秋西風冬北風風隨時而異其方也

地有靜而天無靜地有形而天無形地有窮而天無窮天地之間有聲爲陽動之屬也無聲爲陰靜之類也

輿地

凡有形者有涯氣則無涯故地之體有盡而天無外也天地之間其物之多者莫過於水蓋水雖有形而氣之類也所以陰陽氣和則化而爲水水歸東海則化

而成氣

天下諸山皆起於崑崙而江河諸源之所出亦本於崑崙是崑崙者山水之統宗也亦猶木之有根而枝葉四出也

崑崙山之最高者也自中國所有之地言之則崑崙爲首而中原之地皆其腹心手足也通夷狄之地言之則崑崙爲頂而四方之地皆其四面下流也

崑崙者地之極高處四面則以次而下今中國乃東南一隅本陽明之方故衣冠文物特盛於此

天下地形西北高東南下禹之治水皆自西而東自北而南順水之性然也

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曰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今三江無壞而震澤之定猶常惟河流之故道久失而河固不能無害也

水貴分不貴併水貴順不貴逆蓋分者殺其勢也順者導其情也萬世治水之法無出此二者而已矣

堯舜之時中國之地猶狹至禹隨山刊木疏河濬川然後中國之地始廣來王帛者萬國矣

取天下者要先識天下之勢故范雎之策有功於秦
關中形勝之地阻三面而守之以一面東制諸侯故欲
制列國者莫關中若也幽冀疆域鎮拔山雄水環而
西北諸虜俱為控制故欲制夷狄者莫幽冀若也天
下有諸侯則關中不可不都無諸侯則居幽以制胡
亦理之常也

沛公識天下之勢故守巴蜀定三秦取燕趙滅韓魏下
齊收楚沛公之地日廣項羽之勢日孤則漢之得天
下也固不待垓下之戰而已預定於先矣

蕭何收秦圖籍故知天下阨塞及戶口強弱之處其脩
未央宮堅帝都長安者亦以關中四塞之國有天下
者不可不居也

隋氏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地則
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其東
南又皆至於海焉是其開廣之力有非前代所能及
也

國朝建都 太祖定鼎金陵然金陵風氣之柔兵馬之
弱豈王者居重馭輕之理特以害元之事者皆東南

而 太祖從此以得天下雖世已平定而反側者尚
多故 太祖居此以鎮壓之非天下古今之大勢也
天生 成祖而封於北平豈上天之無意乎
居庸紫荆及鴈門等關乃華夷之界限也宣大之設乃
所以護此耳

國初之時倭國之勢甚強其為害甚大故自北抵南海
邊之地俱設備倭之官其防患之制極為精密

今天下之地以東南則極於海矣以西北則限於山矣
此外則或去或來不可視為急也

方今之水其為生民之害者惟黃河為甚蓋以黃河之
勢勇而中原之土疎故也雖曰因其淤以厚民田借
其流以資漕運然利終不敵其害也為民上者可不
加之意哉

地震之變惟西北為多蓋以陰盛土厚陽氣滯而不達
故常奮擊而有聲耳

西田語畧卷第十

西田語畧卷第十一

歲時

一歲之中日所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月所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合三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故成一閏是閏由日月所行遲速多寡而成不可強而同也

以二氣言之自子月以後陽氣日升地氣日降自午月以後陽氣日降地氣日升以寒暑之氣觀之便見至

西田語畧卷第十一

於一日之內子時以後陽升陰降午時以後陰升陽降以海水潮汐驗之便見其在人身亦然今以呼吸之氣觀之亦自見有升降之理矣是氣在天地間本自流行但有盈縮而無間斷有升降而無止息也

天行一日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次於天比天常退一度月行遲比天為退了十三度進數左行退數右行退則易見而進則難測也

於日影漸移見陰陽消長之理於雷聲隱見見陰陽動

靜之理於天氣寒暑見陰陽屈伸之理

五行之氣流行無間而有消長互根之機其在歲也有逐歲消長之機其在月也有逐月消長之機其在日時亦然於渾淪之中而各有端緒錯綜之內而自為條理視之若踈而實密察之似亂而實整惟今之曆書推測幾盡是作曆者其神矣乎

正月建子者以陰陽升降之始言之建丑者以日月所行之會言之建寅者以寒暑往來之候言之是故建

西田語畧卷第十一

天體之廣狹周天之度數運行之遲疾非五星列宿則不可得而測然其初非聖人則不可得而知也

三年一閏五歲再閏閏既成則春夏秋冬四時從而定矣杜預曰閏月無中而北斗斜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故曆或有失而斗之所指則未嘗有差此言曆者所以取信於此而可稽也

鴉蝠以晝為夜物之陰者靜於陽也蛟龍以冬為夜物之陽者靜於陰也

星曆之學亦臣子所當知也予初讀律書見習天文者

有禁後讀制書又見 仁廟語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為民間設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官王曆祥異賦賜群臣是由律書之言觀之乃知聖王之所憂者深由制書之言觀之乃知聖王之所見者大否則術士訛言足惑衆聽而天工人代將無敬畏之誠矣

身體

夫人一身有魂有魄魄以沉靜為體魂以動作為用魄氣盛則能記憶而不忘魂氣盛則能動作而不倦人之一身操心為難蓋心者活動之物也非靜以主之

明以察之則不能操

人能使耳目專一而無誘志氣虛靜而不渝五臟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而不越自能知往知來而無往不通矣

脉有陰陽之分亦猶天氣有寒暑之候也故察脉者觀陰陽之分而病否見矣察天時者審寒暑之候而逆正決矣

天之六氣淫則為災人之七情過則有傷情與氣值交相為疾愛身者順陰陽之理節好惡之情則可以養

壽命之源矣

夢者精神之所感精神者具於心而形於夢寐者也心者五臟之靈也故已往之事能記之而精神者又心之靈也故未來之事能覺之

寐者陽中之陰夢者陰中之陽

覺則精神馳於外魂之靈用事夢則精神守於內魄之靈用事

靈用事

寐者陽中之陰死者陰中之陰

本乎天者親上親上者得輕清之氣多故其為性也靈

而覺本乎地者親下親下者得重濁之氣多故其為

性也蠢而愚

古人謂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

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凡此皆敬

之方而壽之理也

物者天地之靈人者萬物之靈心者人身之靈知此理

盡此理者吾心之靈

性以氣拘神以形滯無所不滯則無所不累是故有耳

目則有視聽之累有心志則有馳想之累有身體則

有便安之累釋老欲去而不能聖賢循理而固守

猩猩之言獼猴之舞螻蟻之戰鸚鵡之語體則似人而不以人稱之者得其一而不能通乎二也蜂蟻之義虎狼之仁相鼠之禮鴻鴈之序性則似人而不以人稱之者能乎此而不能達乎彼也是知禽獸之所以不若人者以其偏也人之所以愈於物者以其全也人而不能會其全則不知何以自別於此歟

先儒有曰耳目聰明男子身鴻鈞賦予不為貧蓋天既與吾以男子之身又與吾以虛靈之性使吾得以博

孟子卷五

五

覽群書廣聞世道明古今之務識事變之機其所得於造化者多矣況天性之中無物不備倘有所盡受益尤深故雖貧賤亦當自幸而不必復羨乎富貴也人有此身便有此一身之欲非克乎己者不能合乎道非忘乎身者不能公於人

心者君也體者民也志者帥也氣者卒也因是而知心者一身之主也而欲善其身者必先焉大學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即此意也孔子告顏淵為仁之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亦不過求正此心而已然不曰

心而曰仁者何也蓋仁者心之德心存則仁存矣

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使貌而非思則不能以恭言而非思則不能以從視而非思則不能以明聽而非思則不能以聰是雖均為五事而思者尤其急也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舉其目則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之類是也是雖不專於言思而思在其中與洪範之旨合矣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究其言蓋出於孔子而皆自其私淑中來也

孟子卷五

六

交接

君子於橫逆之來必自反而脩德是人之毀已辱已輕已害已皆為盛德之助也

凡人平居皆知尚義皆知安命及遇利害便有趨避計較之意故於臨利害方可以觀人而於已之處利害

亦可以驗已之學力

知勝者人多疑之術勝者事多違之故君子不欲以智
先人至下者物多歸之至虛者人多遺之故君子不
欲以氣先人

誠以與人自然寬平無事用詐用術者亦勞擾矣

聞人所言有不是微辯之可也默之可也從而和之不
可也

今之士人相與惟有戲謔一節所當去

臨下當莊易流於傲與上當敬易失於諂不深察而力

辨之鮮不陷於過惡之地矣

凡人之是非長短不可無故輕議亦恐聞見不真而聽
者遂以為然也

君子見人之善而自強聞人之過而自省不矜已之是
以自足不短人之長以求勝

廉藺之事古今美談謂其能釋怨也蓋人臣事君朋黨
阿比者失於同讐怨報復者傷於異忠於體國者自
無此二者之病也

賤與貴交資其勢貴與賤交樂其諛有其德者忘其勢

忘其勢者全其交

怨人輕已不如自反疾人勝已不如自脩

人雖異而心同惟誠者能感之事雖異而理同惟義者
能裁之

詳審周密處事之要敬讓和厚處人之要

怠者不能為善忌者畏人為善是故古之成名也易今
之成名也難

孟子之遷擇鄰也里仁為美擇鄉也猶吾大夫擇國也
有道則見擇世也君子視其身至重故不為苟處

恭敬形也幣帛影也有恭敬之實心則幣帛者禮也無
恭敬之實心則幣帛者賄而已矣何所貴哉

西田語畧卷第十二

禍福

世言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既而不然則小人為惡之心肆而君子為善之志荒矣非言之善也君子之言吉凶禍福也本乎一理其言吉凶只是理之得否而已矣非世之所謂吉凶也其言禍福只是理之順逆而已矣非世之所謂禍福也故易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且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為善而取禍也知其為禍而猶為善可見善不在於得福而禍非顯榮之謂也明矣如大則以王小則以霸是不義而獲福也知其獲福而不為不義可見去惡不專於避禍而禍非利害之謂也明矣如此則為善者豈可得而怠為惡者豈可得而肆耶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凡事必先見特人不能知耳

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誠有之是亦福善禍淫之正理後世愚者遂至諂瀆以求福而免禍是以屈理徇情之事待鬼神矣則惑之甚者也

窮達禍福乃理氣之自相值耳如人有所稟氣清而富壽者亦有所稟氣薄而貧夭者皆氣之自相值也人有為善而獲福澤者亦有為惡而獲凶禍者皆理之自相值也氣有時而勝理理亦有時而勝氣但造化者初無心也

昔人謂張九齡處士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而隋將楊素每對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數十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而子孫不至乏絕蓋論人只當求其善惡而不當證其禍福也古人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亦曷嘗計其禍福耶

昔人謂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周公孔子之為臣雖其行合天地之德而不能逃天地之數惟不能逃其數也故不免於天下之難惟其合天地之德也故不失乎聖人之名

下脩人事而或成或敗者命也制行無失而或遇或否者命也如龍逢之委身事君而卒無所悟者方可謂之命孔孟之周流四方而卒無所遇者方可謂之命

若執於聽命而一無所為不可謂之知命也

貧富貴賤有當然一定之命不可違也今之徼幸營為者皆不知命耳

為善者止有脩德是自己分內事其餘德立而名歸之衆感之爵祿加之皆他人事也已何與焉故夫務外者皆不知人已之分也

人能知命之真則必不趨利而避害則必不趨時而就勢心既不為乎此則所為者皆義矣是義命二者有相因之理也

學者果見得義命真自能於窮通得喪之際處之裕如欲仁而得仁又何怨蓋求仁者以得仁為榮雖天子之貴不能易也求義者以得義為榮雖四海之富不能奪也是知道之得失吉凶之大者也福澤得失吉凶之小者也

事之可否當以理定成敗得失可以數求

命有定分非今之可移性有定理非今之可昧順天命者心安而日裕順天理者德脩而日章

貧富貴賤壽夭禍福相較不如相安相安不如相忘

亂之中有治治之中有亂治亂相尋國之常也禍之中有福福之中有禍禍福相倚人之常也非知道者不能察其幾而常勝矣

世之人有以財物施人而曰陰德者何如曰損已有餘以濟人謂非陰德不可也然特其一節耳大端君子存心制行凡有益於人有助於物有裨於治功有補於世教者皆謂之陰德但不可先有求福獲報之心耳

國有禍亂救之在人但禍未形而救之也易禍已形而救之也難聖人消禍於未然賢人彌禍於已然愚人安禍而不知小人樂禍而自幸
優入聖域曰貴藏道于身曰富邦家可行曰達垂範於後曰壽故常人之富貴可奪聖賢之富貴難奪常人之壽命有窮聖賢之壽命無窮

治亂相因動靜相因寒暑相因盛衰相因禍福相因皆陰根陽陽根陰之理也

制作

古聖相承獨稟全智創為器用以濟民窮是故衣裳作

而斯民免裂膚之患耒耜興而天下免茹毛之苦棟宇陳而巢居者得安居之利舟楫通而涉川者有致遠之功以至禮制而民節樂制而民和教立而倫理以明經脩而人道以備凡所以濟民之生而養其身與心者無不預為而備具之是皆本之以仁出之以智守之以信聖者創之於前明者述之於後其為利也博其為惠也廣殆將與天地之化上下而同流矣是以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其久也祭為其事而享其榮溥其功而食其報亦理之自然而已矣

大書卷之五

五

神農為耒耜蓋取諸益黃帝為舟楫蓋取諸渙然恐古之聖人不如此之拘蓋天地間之理本自如此易卦未備理在天地易卦既備理在易卦聖人制器亦取諸此理而已矣然驗之易象則亦未始有不合也

聖人制器以開民用韓子於原道備言之

昔蒼頡作字天雨粟鬼夜哭夫純朴變而智巧生雖造化亦惡之矣但不能使時之不變也

或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聖人亦作卦敘疇乎否也曰聖人雖明智亦必有因如觀鳥跡而造字聞鳳鳴而

制律觀草木而正色皆有所以因而然也

渾天儀以察天文指南車以識地理是皆以人事而參之造化也

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為衣奚仲為車是皆作於前而遺於後非有聖智者不能也

凡作而有益於人者謂之術智作而無益於人者謂之淫巧孔明木牛流馬以濟軍智而仁也不可無矣元之水精刻漏以蕩志巧而異也不可有矣

形氣可治安用尊卑尊卑可治安用禮樂禮樂可治安

大書卷之六

六

用章程章程可治安用刑戮刑戮可治安用甲兵是故變之所趨者勢也政之所因者時也聖人既不無心以忘世亦不有心以抗時

任事

感人貴乎有誠有誠則同心者多作事貴乎有量有量則協力者衆

凡有心者取則於無心衡惟無心故可以為平繩惟無心故可以為直聖人以無心故可以通於天下

處事之要有三曰識曰斷曰才而已矣何謂之識衆方

溺於目前君子則明見事理之幾而知其不可不為也何謂之斷必不為衆見之所搖奪不為毀譽之所遷改原始要終務底于績也何謂之才必其經畧有度區處得宜使事皆有條而不紊民皆有要而可趨也是識也斷也才也三者廢其一則不可以言事矣古人興事以便民不先時而有為不後時而不為當其時而已矣

古人合才與德為一後世分才與德為二古人德備於已而推之於處事接物自有其道後世則無德可推而興事立業亦惟隨其才器之大小以為所立之崇卑也

古人切於自任如任一家者便以一家為分內任一國者便以一國為分內惟能任其責斯可以盡其責也如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飢溺伊尹思民不被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必如此自任方可有為至如惠王罪歲孟子便惡之齊王與孔距心能任其罪孟子便喜之是其任與不任之間治亂安危之所係也可不慎歟

脩己曰德及人曰功古人專用力於德功則隨所遇而見耳不可必也

易曰德博而化德至於化則為功矣

只是有心欲立功所以伯不如王

凡曰功業皆吾職分之當為也古人功蓋天下澤及萬世而不以為勞者知此意耳

凡作事有利大而不免於小害者亦有百姓苟安目前而忘其利害者故作事必先於任恣興利必先於任毀也

子產之治鄭必待久而後見今人必有所沮即不肯為只是為己之心重也

周公經世之儒功在天下孔孟救世之儒功在萬世功業濟天下聲名勵後世是功名二字亦不可少但不可以此為急要當行其所無事耳

天非不欲天下之人皆智而無愚也皆富而無貧也但其力有不能耳力雖不能而其心常在入須要體上天之心

古今之人其聰明亦不甚遠只是古人凡事用心不肯

輕易放過所以事業精密非後之人所能及也

處常易處變難守經易行權難非知道者其孰能一之
凡處叛治盜當酌緩急當緩而急則堅為盜之心當急
而緩則貽蔓延之弊在審其機而治之耳

權所以濟經也必有為天下之公心方可行有一毫之
私則不可行矣

西田語畧卷第十二

西田語畧卷第十二

九

西田語畧卷第十三

河間樊深著

經學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然易雖始於伏羲不過有畫無
文必至文王時方有辭則五經莫先於書也故謂之
上古之書而易但曰中古也

脩齊治平之事備載於書

王弼以虛無之謬亂周易而周易卒不可亂劉向以方
術之說亂洪範而洪範終不可亂適以自亂而已矣

漢儒有明經之功亦本當時之君崇尚經術有以鼓動
之也

詩之一書不過性情二字古人之學與在上之化皆可
具見

聖人作易繫辭只是虛說箇形象道理是如此方可以
應無窮之用若執一事便不可故詩惡其固而易恐
其執固則不能達詩人之旨執則不能盡易書之義
也

凡聲色臭味皆天地之化也而詩尤人聲之善者也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夫然後愛惡之情可得而知也繁
矩之政可得而布也雍熙之化可得而致也詩之時
義大矣哉

聖賢立論多引詩豈非以其溫厚和平易於感人者歟
今民間占卜之術周易之遺意也歌謠之語詩章之遺
意也鄉評野史春秋之遺意也

尚書寡事春秋省文作史者貴於辭約而意足也

春秋尊中國攘夷狄尊王賤霸即周易扶陽抑陰之意
鬼神知吉凶而不能以告人故聖人作易教人卜筮是

易者助造化之所不及也王室既遷而威令不行於
天下故聖人假春秋以行賞罰是春秋者助王化之
所不及也

古人明此一經不但用之於脩身體道至或用之於戰
陣用之於攻伐用之於天文用之於地理用之於聽
斷用之於技藝或師其言或師其意或師其數或師
其理運用變通無往不達故謂之曰經術者此也後
世乃以之資口耳作文字明經之弊也極矣

天地間道理本自如此使孔子之前天不生聖賢或生

聖賢而不著有六經則孔子必當自作而其所作之
經亦只如此幸其前有聖人而又為之作為此書則
孔子亦不得別有所為也

周易之象即詩之比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亦理之近
似而已矣

程傳本義各有發明如噬嗑九四得金矢程傳謂金取
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故也朱子乃引周禮入鈞金
束矢而後聽之之言以解之是程傳乃本爻之正義
周禮乃金矢之原文合而觀之可也

發天地之秘者圖書也發圖書之秘者聖人也河出圖
洛出書則天亦欲道之洩而機之露矣象之著而數
之顯矣是無言之教雖天地有所不能而況於人乎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當與子在川上章並看
易曰朋至斯孚乃君子以同道為朋也春秋義無私交
乃小人以同利為朋也

昔堯克明峻德以觀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大學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序即此意也

後世言教本於尚書欽明文思敬敷五教之意

敬字謙字皆自尚書言之真可以開萬世心學之源

詩以聲為主孔子編詩蓋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之之

本也至漢末僅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迨

後又止存鹿鳴一篇而已今郡邑鄉飲猶歌鹿鳴但

未知與古聲相合否也

古人之辭亦有言過其實者如子孫千億民靡子遺之

類是也後世大言賦小言賦諸篇其意皆本於此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

欲有善有惡凡心之所思皆欲也後人譏性之欲也

為偏謂可以言常人而不可以言聖人是不達朱子

之意而以欲為私欲矣

程子以學春秋為窮理之要謂其有理有事也

古人作經備有大義存焉而讀經者亦不可迷其大旨

若徒執其一言一事一字一句之中則未免有可疑

矣如孔子作春秋其書本國之事必有隱諱而不能

直遂其意者其書他國之事亦憑來者之辭而來者

所言豈皆盡信但其教典庸禮命德討罪使周之政

教號令猶得顯明於天下是則孔子尊周之意也其

後胡氏作傳亦得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

用夏變夷而已是皆古人用心之大與今之瑣瑣者

自不同矣

公議者天下之公是公非也公議不在於朝廷則在於

田野不在於當時則在於後世人心不可滅則公議

亦不可得而滅也

禮者理也所以辨上下之分而各得其理也詩者風也

所以通上下之情而無所不達也

孔子作春秋湯武行征伐皆聖人不得已之事

鳳鳥不至道不行於當時麒麟出野經可傳於萬世聖

之隱顯豈偶然哉

史學

古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而昭法式也左史記

言右史記事記言者尚書之事也記事者春秋之事

也

史如丘明子長董狐南史皆專門名家世守其職而後

世則繁言並進矣漢計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

相而後世則詢採無稽矣古者史職或書以示朝或執簡以徃而後世則黨言畏禍矣史道之不明也久矣勸戒何由而寓乎

作史者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矣如劉向葛洪沈約之流皆好立異端喜造意說而謬妄甚焉是故君子不取也

古之為史者或藏於名山或創於私室蓋以甲是乙非卒無定論而高才獨斷竟亦成編也

古史自敘者或上下馳騁以附前哲或銜醜辱親以為

實錄二者皆不可取也

人於賞罰之間任情徇私猶為損德而積禍况史乃萬世之權衡而可以已私損其真乎一損其真是作史者備萬世之惡也此班固范曄之流所以蒙顯禍而不辭也

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如衛青霍去病同傳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為一傳其間敘事論績各有條理法亦備矣方今脩史惟三品以上立傳然又不過敘其出身歷履之迹是與古人之史異矣

載道曰經記事曰史經之為史詩書是也史之為經春秋是也

作史以正名分為先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此可為讀史者之法古人讀書皆欲體驗於身心發揮於事業今人只欲作文求進其間不累於此者不多見也

劉元城善讀史如曹操遺令便知其姦蕭何脩未央宮便會其意非有知人之明而用心精密者不能有此識見也

司馬溫公胡文定公歐陽文忠公東萊呂公皆宋儒良史之才

作史者必有天下之公心方可為如以雷同為從眾以務異為出奇以愛憎為毀譽有一於斯則不得為公論矣

西田語畧卷第十四

易說

乾卦元亨利貞備天人之道

觀乾上九爻便知聖人持盈處滿之道

聖人於乾則曰自強不息於賁則曰自昭明德其曰自
者他人無以與其力也

自強不息雖柔必強矣自昭明德雖愚必明矣

諸卦九五多吉君道之善也六二多吉臣道之嘉也

乾坤陰陽之純男女之象也否泰陰陽之交夫婦之象

也

聖人於陰爻始生而知堅冰之將至於陽爻浸長而知

八月之有凶其憂深慮遠也至矣

屯卦九五有濟屯之才上六有濟屯之志而皆以無應

不能有為亦可見得人之難也

屯卦世道之未通也蒙卦人道之未通也世道未通宜

立君以治之人道未通宜立師以發之

訟卦民取決於上就訟者言之也噬嗑上裁決乎下就

治訟者言之也

聖人觀上天下澤之分而制禮觀雷出地奮之和而作

樂禮樂備王道成矣

易象上天下澤君子便要辯上下易象風行地上君子

便要省方觀民可見君子體易之象則天地萬物之

象皆在其中矣故曰萬物皆備於我

泰卦小往大來否卦大往小來蓋君子小人一往來之

間而世之否泰分焉是可畏也

泰之後否即繼之既濟之後未濟即繼之可見天下治

之難而亂之易也如此

泰則人心安肆有否之機否則人心警懼有泰之機故

虞泰如否則長保其泰虞否如泰則益陷於否

以上交下可謂屈矣而聖人則謂之泰敬賢之道在是

矣損上益下可謂損矣而聖人則謂之益養民之道

在是矣

否有終泰之理蹇有終濟之理睽有終合之理是否泰

相循者時也轉亂為治者人也若以為拘於時而無

可拯救之道則易不必作矣

謙係乎德德厚者色不矜德薄者心必肆所謂德愈盛

而心愈下者此言得之

謙卦利用侵伐即格苗之師乎故益曰滿招損謙受益
冥於豫者昏於豫也故以有渝開之冥於升者昏於升
也故以不息覺之

嚮晦宴息以隨時也日乾夕惕以從道也

臨卦上六敦臨與人之至也艮卦上九敦艮脩身之極
也

周易言不違則也言凡事各有一定之則雖一毫損益
不可也

復卦以陽乘陰萬物發育之漸也姤卦以陰乘陽萬物
歸藏之漸也

天道好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不有以難之孰得而成之不有以抑之孰得而歛之是
故於復見天地生物之仁於姤見天地成物之義

復卦賢人之德也无妄聖人之德也復而至於无妄則

賢可同於聖矣

謙卦居尊居卑皆言謙受益也大壯君子小人皆凶滿
招損也

形不能以盡理言不能以盡意故易由畫而顯亦由畫
而晦卦由辭而明亦由辭而蔽

易雖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然猶以陰陽中正者為善
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即所謂畫前之易也惠
迪吉從逆凶即所謂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

卦畫未立象在天地卦畫既立象在卦中

易之剛柔中正持已之道也乘承比應與入之道也知
乎此則卦爻之蘊思過半矣

易之卦爻天地萬物之理悉備三代而後鮮有知其義

者觀秦棄詩書而易以卜筮得免則易亦方技之書
耳

易是假卜筮而明義理斷吉凶而具訓戒學者詳玩義
理只是合理者便當為不合理者便不可為則雖不
假卜筮自可以趨吉而避凶矣

伏羲奇偶之畫周子太極之圖皆假象以顯義也

蘇子言作易使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
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殊不知此乃權術之事也豈聖
人作經之意

聖人作易於小人必戒其不可害君子於君子必發其
防小人是易為君子謀為世道謀也至矣

人知悔便將吉事有吝便將凶是吉凶悔吝循環而至
之理也惟聖人謹患於未然故吉多而凶少小人冥
行而妄作故吉少而凶多

術士占天文詳地理與夫推測人命而知吉凶壽夭者
皆竊吾儒之陰陽五行而自為一家耳

孔子之意謂既有六經便當因舊後世若揚雄作太玄
以擬易不知既有易太玄又何用作耶

周禮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皆六十四卦
之總名特因代而異其稱耳連山歸藏有其名而無
其義其辭理全備者莫周易若也故孔子曰易之興
也其於中古乎蓋指周易而言也

易稱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生
成之大變化之妙鬼神之奧猶不能逃於數况於人
乎

周易說趨吉避凶只是趨善避惡非時人趨利避害之
謂

周程張朱之學得於易處為多

曰位曰德曰時三言盡易之旨

邵子之學全出於易

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只是善學易

天人神鬼周易備之

觀周易見聖人之教與天為一

典籍

漢興收圖書之篇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
官遣求書之使自秦火之後非有此數者則後世無

遺書矣漢帝之功大哉

古人之書漢儒收輯之於前宋儒講明之於後後之人
不留心誦習亦先儒之罪人也

道理具於天地萬物之中而聖賢筆之於書讀書者當
識於言意之表

漢儒言先王之度數品節最為詳備以其去古未遠也
故秦火之後使先王之法制得傳於後世者漢儒之
功也附會已意而迷亂其真者漢儒之過也

今人讀經史只一遍念過不知於身心何益許魯齋為

祭酒時嘗問諸生此章經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
有可用否呂東萊亦曰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
害時之禍亂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
處之觀此二子之言則凡讀經史者可以法矣

凡書籍無得於聖賢之正道者不可觀蓋一偏之說亦
能動人觀之恐為其所惑

柳子厚好觀國語蘇子瞻好讀戰國策觀二子之文亦
各相類惟韓子得之六經歐陽子得之韓子其文自
是醇正

讀書要法

史言雷澤有大人跡華胥履之而生包犧氏又言女登
感龍首而生神農氏古書此類尚多恐亦似不可信
抑亦好奇者傳聞之誤而後世遂以為然也

作郡邑志不載僊釋最是有理載之不足以為土地之
盛衰而適足以惑後人也

愚昔見人作人物志又見人編名臣言行錄俱求諸行
狀墓誌之言以實之然行狀墓誌皆自其子孫為之
或多溢美之言豈可遂以為證後世據言而信行又
安能知之此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聖人著書以明道猶畫工之繪物然必有不盡其意者
學者當自得之

始皇焚天下之書而博士府所藏猶在至項羽燒秦宮
室遂盡殘矣漢之君臣相繼采補稍有次第光武徙
都洛陽載書遇兩倉卒投棄後又為卓所焚典籍不
幸極矣

程子曰善學者要不為文字所梏故文字雖錯而道
理可通行者不害也此可以為訓詁者之法

孟子之學識其大者孔明觀書獨觀大旨二者似欠精

詳之意

諸子之言淺聖人之言深諸子之言疎聖人之言密諸
子之言雜聖人之言純

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耀麒麟產而春秋作
五星聚而理學明道之顯晦存乎人人之垂範存乎

天

西田語畧卷第十四

西田語畧卷第十五

詩文

愚觀詩見情真志正者雖辭格不工亦在所取
凡作詩文贈人及以書簡與人者多以名位諛人此亦
一俗弊也

涵養有本則發言自正體認有素則說理自真
文章一事本人心之邪正關氣運之盛衰其轉移則係
乎上之人耳

事有條理者謂之文不特言辭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文之大者也

聲韻對偶亦是天地原有之理如山川日月便是天地
對待之形風動雷同便是天地和同之聲觀舜與皋
之歌如曰元首股肱便有對待之意如曰良哉康哉
便是音韻之同但不若後世之拘泥太甚耳

夫文有理有氣左氏之文尚富麗而氣反卑弱漢人作
文皆一直說去雖理有出入而氣却雄渾

古之教音先導以法使之口有開闔呼有疾徐抗喉矯
舌之差攢唇激齒之異清濁高下判然可分是以操

絲不調則易絃改張吹竽不和則隨聲移響為文不
諧則依律轉音王振金聲殆無往而不宜矣

聖賢之文自身心中流出有本之文也俗儒之文自聞
見中流出無本之文也

詠史之詩宋優於唐以理明論定故也

景與意會不思而工詩之上也思而後工次也思而不
工又其次也詩也者所以宣暢性情者也苦心為之
則反為性情之累矣

初唐詩雄渾純雅如完璞然盛唐詩雕琢成器矣晚唐

詩器敝而壞者也

詩人善怒不肯全露圭角屈原司馬遷之文已不及古
時矣至唐又怒之甚者也

古人襟懷濶識見高其所吟詠皆自天性發出後人之
詩類多造作而成者

凡作詩兼興而得者與為人所強者美惡便有不同
萬事萬物莫不有文言辭特其一耳

古人以德行重士為士者所習所讀皆思於身心中用
矣後世以文字重士為士者所習所讀皆思於文字

中用矣其間卓然自守不陷於此者能幾人哉此人才之所以日寡也

字學

字固多至其所常用之字亦有限漢人作文自用一等字唐人宋人作文亦各用一等字今人作文亦用一等字唐宋時視漢人之字殊覺艱深不知在漢時亦自以為常耳今之視古亦然

愚在京師時有同志者言彼教人寫字必隨其字畫形象與何人法帖相似即命之學後其徒雖工拙不同皆善於書此亦教人各因其才之意也

秦獻篆書繁難為隸以便官府至漢元帝時又作草書為急就法以便簡牘章帝喜之詔令表奏亦用草書是何古今之變遷也古人文字平易簡當數言而盡後世作文有至數千百言者又何其不同也是合古今之字觀之由繁而入於簡也合古今之文觀之由簡而入於繁也

古人有曰運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又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射是言六藝未有不本於心者而可以偽為耶

識字之體者長於筆札識字之義者長於詞章精於義而行自不差不但長於詞章而已也

陳遵篆法極其妙而辭多疑滯是長於字而不長於文班固西漢書典雅詳整無愧馬遷而文選所載固文初無西京之體是長於史而不長於文杜詩悉備諸體精思渾涵而文義枯直似有不逮是長於詩而不長於文然則作文亦難矣

字有象其形者有會其意者有諧其聲者然有此音即有此字不知又何為而為轉注為假借也豈聖人之智窮於此耶抑制字之法不得不如此也

程子以史文書札之類皆以為玩物喪志而朱子則好為文工於詩工於筆札豈程子之學約而不能博耶亦有所為而言也

凡梵書必左旋其勢向右凡華書必右旋其勢向左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該數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以口傳故抑揚高下極其精華以目傳故點畫形體極其備梵書其簡止識大畧華不多識則有所不通矣

古者經傳皆有古文不獨尚書漢孔安國得屋壁之書
依古文而隸之已於科斗有異至明皇又去隸書而
易以世俗之字而古文之學遂泯

書之所起自黃帝蒼頡始凡比類象形者謂之文形聲
相益者謂之字著於竹帛者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
會意傳注假借六義之別古者童子六年教之數與
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學先王之道
以故歷代史志俱以字書列於小學之類者蓋以此
也

秦漢以來字書有篆書隸書古文奇字楷書草書懸針
之類然形體變易各自為家而於篆體尤為工宋靈
隱寺僧集雜篆書金剛經極備諸體今時亦有集篆
書於圖畫以竊古者其大畧可見矣

古今世殊南北俗異發於聲音者誠不可得而合矣且
古人之詩多以諷誦不專在竹帛竹帛所傳不過文
字而聲音不可得而傳也其吳氏韻補及毛詩補音
諸書皆言此類雖曰同異紛然其詳可得而考也

西田語畧卷第十五

西田語畧卷第十六

君道

人君深居九重而託耳目於便嬖天下之情焉得而知
之又有日親政務而下行臣職者則又太勞而不可
久故人君所不可勞者天下之事也所可勞者天下
之情也

情有偏溺則所接者不廣識有先入則為謀者不精故
人君莫善於心虛心虛則善入而任私者不可有所
為也

或謂變更當漸然此亦須論利害緩急何如若害切於
民而姑緩之所謂月攘一鷄者

自古遷國者必國勢尚強人心歸附者方可為不然未
有不敗者也

人君有三難一曰財賦之難給二曰人才之難得三曰
善言之難聞人君知其難則為易矣

古人以訓戒之辭或書於屋壁或者著於屏障或銘於盤
盂蓋欲接目警心而非徒觀視之美也或作為歌詩
使人諷誦於其側蓋欲聲入心通而非徒聽聞之美

也

太極以不用為群卦之主故人君不可有所為也壯極以不動為衆星之主故人君不可有所往也

兵民財治國之要也兵貴不用民貴不擾財貴不蓄三者盡而民遂其生矣

聖人處玄室而幽隱畢達者納衆論以為明也垂衣裳而天下大治者資群力以為功也

有天下者以支繼宗不以敘則啓爭不以賢則貽害在慎之於始而謹之於先也

聖賢論治必以名分為重者何也曰人君以一人之身

子

居九重之上環四海之人奔走服役之恐後者徒以有名分焉耳使無名分則人君亦人耳何所恃哉故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天地以好生為心聖人以天地為心

聲色貨利滋味安居是民之所愛也知民之所愛者在是則不可以盡奪而必思有以與之矣輸納之費役使之勞是民之所苦也知民之所苦者在是則不可以盡加而必思有以緩之矣昏庸之君其奉已也惟

恐其不足其奪民也惟恐其不盡使民終歲之計不足以易吾一日之歡欲國之不亡也難矣

使民仁必不仁不若我仁而民自從之使民義必不義不若我義而民自化之是故無道之君求諸人有道之君求諸身

私恩小惠何以徧國不與之與其利無窮暴征橫斂何以富國不取之取其財恒足

大君者乾坤之宗子也天人之分雖殊而感通之理則一小民者人君之赤子也尊卑之分雖殊而感應之

理則一結天命以固人心亦惟君德何如耳

老子曰太上知有之與道相忘者也其次親之譽之以德相感者也其次畏之以力相驅者也其次侮之以力窮而不可復用者矣

天子之於小民雖曰勢分不同然其所願所苦則無以異誠能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民之好惡當無不知而政之所施自無不當者矣

人君行政賞罰既有常格之制使人臣不得用其出入之私矣又有不測之權出於常格之外者以為鼓舞

感動之術故必賢者而後可以為此否則達權之道不可以易言矣

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見聖王防微慮遠之密

人君務實則忠言至而天下治矣人君務名則諛言至而天下亂矣

天下治公論在朝廷天下亂公論在田野天下亡公論在後世

堯之茅茨土階舜之投珠抵璧禹之菲食惡衣皆所以成聖德而致大治也他如雕牆象著酒池肉林便為

基禍之主故聖君脩德雖非一事莫大於儉庸君敗

德雖非一事莫大於不儉

民得所養則思重其身而不敢為惡民失所養則即輕其生而無所不至

位育之事由於戒懼天下之平本於薦恭其幾甚微其發甚大其功其密其效甚遠

古之聖王心為天下子孫賢則自吾子孫為之如或不賢則惟賢者以治之而天下得所則可矣所以憂民愛物之念切而防微慮患之意淺後世之君切於為

已故其防患之道無所不周而傳世之私孜孜不已

君臣

君臣之分若天地而情則相須而成故君臣之間當嚴而和

漢武帝以剛明督責臣下為相者駢死牢戶而公孫賀至於流涕不敢受命至於宣帝之時殆又過之趙蓋韓楊之流俱以微罪見誅君臣之道其衰也極矣

君臣之間當以恩義相結以誠實相與常變利害緩急可用者只以諂諛欺詐為心遇有禍亂無所不至矣

人君常與臣下相接其效有三一曰通達民情二曰知人才否三曰權無專竊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君臣相與亦當如此唐虞之際都兪吁咈賡歌颺言分雖君臣親猶父子是以敷陳治道得以盡言啓沃君心有所裨益讒譖訛言無從入矣殆後一壞於秦再壞於漢雍容氣象可得見乎

稱八元凱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後世謚法徽號之說蓋始於此

今之封贈即古者追王之遺意今之廢子即古者世祿之遺意

孔明不可及者有三事守孤弱抗強敵成鼎足之勲業天下之大智也以臣職行君事免上下之猜疑天下之大忠也立嚴罰明庶政得有罪之心服天下之大公也然事未就而命已終不可盡罪乎人謀也

史言諸葛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後人譏史臣之言以為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乃敝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是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然必合是二者而後可以論孔明當曰孔明之死由於食少事繁而其所以死者亦必有所關係而非徒然也

諸葛孔明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范文正公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執是知古人存心不以事有定命而憊吾之功亦不以人事既修而責天之報惟行所無事而已矣

魯僭天子之禮季氏亦僭魯之禮矣魏竊炎漢之柄司馬亦竊魏之柄矣蓋上者下之準也大惡則大從小惡則小從影響相隨理之常也

昔者孔子之徒或為家臣或為邑宰然未有顯於諸侯者亦其有得於夫子之教深而不善於進取理固然也

戰國之時衆方尚權謀而魏文侯乃能師事子夏友愛子方民賴以安而敵不敢犯衆方尚從橫而魯仲連乃能因事放言切中機會從橫之利不入於心是文侯非戰國之君仲連非戰國之士別而觀之可也

皋陶稷契各守一官各治一職終身不易追漢有三十年守一官者蓋三代之遺意至漢猶未泯也

禍未至而防之也易禍已至而救之也難賈誼論漢政乖謬而痛哭言似迂而有濟子陽念周室將滅而涕泣意雖切而無補則思患豫防之功人君豈可緩哉車陶以明刑弼教周公以農事告君彼不對錢穀決獄之問者亦非經國之道

君子思稱職有惟日不足之心小人思進職亦有惟日

不足之心

廉退之士人不易進務實之士人不易知此人才之所
以難得也

漢宣帝聽政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奉職事進陳其職以
考功能如是而不能知人者寡矣若深居高拱素無
叩擊如是而欲知其人者亦寡矣

漢時可法者二事嘗聞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列
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臣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
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迨至後世用人一以科目
為主而後人有遺才矣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疑未
決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
皆得議之迨至後世議事統於尊官而後事有遺策
矣

丙吉為政德優于才魏相為政才優于德

濟天下之事者存乎量房玄齡之謂也感天下之人者
存乎誠狄仁傑無愧焉

宰相要有安天下之志有公天下之心

臨大事則勇若千軍處大名則退若處女

大臣之道何如曰在格君心其次莫如薦士

以人事君者忠之上也以已事君者忠之次也何也天
下之事非一人之力所能辦者以已事君其忠有限
以人事君其忠無窮故曰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
之罪莫如蔽賢

元老重臣關係國家甚重或廟堂或山林不可一日無
此人如唐之郭子儀宋之司馬溫公一旦緩急便可
召之以定天下大計係天下人心

人臣事君不求名而得名名之美也不計利而得利利
之大也王安石志欲復古而反有所害者只是有務
名計利之心

自古人臣於本朝之事多溢美之言多隱惡之語其是
非善惡必待後世方可定也古者居是邦不非其大
夫孔子作春秋多諱魯國之事亦人臣之道當如此
耳

文武之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故小民思召伯而有
甘棠之作是故不有貪者無以知廉者之恩不有暴
者無以知仁者之利因是而知感其恩者不若忘其

恩者之多思其惠者不若泯其惠者之大故觀不識不知之歌則知帝德之無量觀勿翦勿伐之歌則知王道之有迹

古者行人之辭令大夫之應對皆以言辭為事也言貴當理辭貴達意如此而已矣

班彪王命論乃知道知命之言

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湯武之事切於為民而無利己之私所以不失為聖莽操之事專於利己而無為民之心所以不失為賊

守成之君於祖宗之法不可輕易更革且以宋事觀之好守者莫如李文靖好變者莫如王荊公然其治亂得失後之人當自有辨

貧賤憂戚亦將以成而况君之高爵厚祿乎為臣子者雖終歲遷官亦以為資格當進與夫才望可居少有遲延即為不悅而日入之俸亦以為常而不以為恩矣夫不知其恩而欲報其恩也不亦難哉

或曰去貪之道何如曰在厚其祿而重其罰端本之道尤所急也

人君之於臣下既有賞罰黜陟以懼於生前復有謚法史筆以懼於身後其所以勸懲之者至矣但今史不出於日記其所修者文飾而已矣謚不出於公議其所加者褒美而已矣是懲勸之典猶有所未盡歟君子位高則畏監至小人位高則驕益生人子受身於親也當思所以守身之道人臣受官於君也當思所以守官之法

西田語畧卷第十六

西田語畧卷第十七

諫諍

良工不能自圖其形離婁不能自察其容君子不能自知其失故王者立諫諍之臣君子求正己之友則過可改而善可進矣

後世人君雖賢者亦必有蔽處雖愚者亦必有明處故古人只就其明處開導之轉移之亦足為善如孟子聞齊王以羊易牛便曰是心足王程伊川聞上盥漱噴水避蟻便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是皆衆人之所忽君子之所喜也

古人開悟君心必有其機如張子房必待高祖親見沙中偶語而後告其君者即此意也予在省時接一鼓狀乃陝西軍士訴一總兵官因開鑛蠶其父死者或曰未經撫按不可理也予曰豈為是哉只欲朝廷知開鑛便有此害耳

人臣言利害不可過實恐人君察其不然則將屏而不信

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

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達此患之大者叔向知其知安危之機矣

人臣告君有自極弊處言之者則其憂之也至有自成功處言之者則其望之也深其心一而已矣

聞諫諍之言如飲良藥雖若苦口而病則瘳矣聞便佞之言如飲旨酒雖若可愛而性則亂矣

進諫有時谷那律嘗從獵途中遇雨唐高宗問雨衣那律曰能以瓦為之不漏也高宗深賞焉此乘時而進諫也如廟壞適興行會此失時而不諫也

遇拒諫之主雖異言亦在所難遇納諫之主雖盡言亦在所易

陸宣公論人君納諫之事極為詳盡古今莫及人君當悉錄其言置之座右朝夕省覽庶無拒諫之愆

人臣歸美於君當因其所長不可溢美以欺上進諫於君當裨其所短不可虛言以盜名

蘇世長侍唐高祖宴於披香殿見其華麗乃曰此殿隋帝造乎因事納忠與魏徵獻陵之對同

謇諤之臣平日似乎抗君一旦有事則能以君國為重

而志不可奪矣諂諛之人似乎敬君一旦有事則即以君國為輕而惟知有已矣

政事

王道無他在因其情而節之以禮防其欲而制之以義不順其情則無以遂其有生之樂不裁以義則無以禁其縱欲之非此王政之無偏而生民之有賴也

驩虞之政違道以千百之譽也幽厲之政拂百姓以從已之欲也

子產以乘輿濟人驩虞之一事也孟子之徒枉輿梁綽

綽之一事也

為民上者只是要有仁民愛物之心則政之寬嚴自有道

古人以嚴為嚴後人以刻為嚴古人以寬為寬後人以縱為寬嚴者立法整齊刻者繩人迫狹寬者使人得以自新縱者使人得以自幸

夏商周皆以嚴致治規矩已定法度已明有犯之者輒有肉刑之加是以民畏法而不敢為非其所謂寬者只是不過求不深刻耳非放縱以為寬也三代以後

知此意者君如漢文帝臣如諸葛孔明故皆能治國有效也

世有以出脫有罪為陰德者是其失也猶甚於刻蓋刻則致嚴於為害之人出則貽患於被害之人矣

古人立法善後因不得其人法始有弊不可以人而罪法也

民窘於衣食也故命棄為稷而富之既富不可無教也故命契為司徒以教之民有不從教者不可無刑也

故命皋陶明刑以弼之此為治先後之序也三代制

恒產立學校皆此意耳

飢食渴飲民之欲也耕田鑿井順此欲而已聖王何為哉愛親敬長民之性也立學明倫順此性而已聖王

何有哉

教養治民之大端孟子制恒產即孔子富之之意孟子立學校即孔子教之之意

成周設官之法太宰建其典小宰率其職太宰操其柄小宰舉其法是太宰雖逸而於事務則無有不知小宰雖勞而於大體則實不能與其法之最善也若

陳平不對錢穀決獄之問者固失之疎至孔明之罰至二十以上皆親自決之者又傷於勞而不能久皆於周官之意未達

歷考前代之君莫不以紀綱建立而興如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是也莫不以紀綱紊亂而廢如書曰今失厥道亂其紀綱是也自是以來漢之匡衡唐之韓愈始以紀綱為言但三代以前之紀綱皆本於人主躬行心得之餘三代以後之紀綱不過有此法制而已至宋朱子乃曰人君為治之本在乎正心術以立紀綱然後可為探本之論而以三代之治望後世也桓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留侯復五世之讐史冊紀之傳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蓋君者至尊無上君受辱臣復讐可也父被人害子復之則專矣是故子報父讐可以為訓不可以為法也為訓者所以教人之有親不可為法者所以禁人之無君也遇事度義而處中則存乎其人矣周公凡報仇讐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告于官則無罪也然既告于官自當聽其所處此又焉得而殺之或者漢儒附會之言

而非周公之舊也漢法殺人者死弗論義與弗義固不若唐之集議奏聞而聽處之之為當矣宋則君有大耻而不報他何足論乎

古之禁酒也誨民以德後之禁酒也導民以利

治人必禮於鑄像陶人不侮於土偶君子立法當不懈於自守

宋之法度紀綱至仁宗時已萎靡不振王安石只當取

祖宗之法次第舉行振作不逮可也不當變而為之

安石所見最偏所見既偏君子不肯從其從而和之者

皆小人也所行非其道所用非其人焉得不誤天下

或曰窮民欲潰悍卒欲亂當何如以處之曰激之則禍

成而不可收縱之則效尤而不可長要當姑緩之以

平其氣徐治之以變其風可也近日之事皆俯順柔

從苟且遷就雖已目前之患終貽莫大之憂忠於體

國者不為也

西田語畧卷第十七

西田語畧卷第十八

吏治

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循良之謂也

循良之吏無近效久任而後可知也

守令親民之官重守令是重民也在漢最知此意是以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而璽書勉勵賜金贈秩又特厚焉故漢之良吏為盛魏晉以下皆為重內輕外而其吏治漸有可議

里胥之任於民最親而禁止化導之功今不如古者亦以選之無道而待之無禮耳

有司得其人不過一郡一邑被其惠而已至於學校之官得其人則作養人才其效及於天下不可視為易也

用文不專以辭章用武不專以世官則天下人才可得矣

立氏欲今日別設一科以收天下遺才使豪傑之士如黃巢吳昊之類不但為我害而且為我用是固然矣然獨不思夫天下之有遺德乎書幣徵賢昔已行

之今固不可別為之虞耶

漢宣帝之待良吏有鼓舞之術光武即位而首封卓茂者師此意耳

凡仕而為人者君子也仕而為己者小人也外此則或相半焉或相過焉故觀於為人為己之分數而人品之高下定矣

唐之考課有九等而諂居下下後世以諂諛取容者多矣視此亦可以鑒也

太上無名其次有名其次好名其次盜名無名者皆善而無惡不知其孰為善也有名者有善而有惡方顯其為善也好名者為善以取名也盜名者無善而致名也

欲人感者惠不廣欲人知者德不宏欲人信者言不實欲人稱者行不動

廉者潔也察也察其可受則受不可受則不受也如陳仲子之不受亦害於廉若夫一於受者又仲子之罪人也

儒所言者理也故計是非而不計利害吏所習者法也

故計利害而是非亦在其中

凡為民上者當思所以為民上之理不可徒恃為民上之勢

教化

天地間文勝則漸反於質質勝則漸反於文大抵自質而反於文也易自文而反於質也難後世有作惟救文勝之弊而已矣

國之風俗薄惡亦猶人之氣習昏蔽也變化在人耳歲終聚戲人之常也可見聖人於民情一無所禁但節

以禮義而已

後世學校之設亦為近古但其所教所習有不同耳

法立而行則人不玩言出而信則人不疑

昔人見被髮之祭而預期為戎為治者當防其漸也

聖人有感必有應應之不至者感有未善也自反而已矣

聖王因民性而匡直之因民情而品節之因民俗而裁抑之因民用而開導之故曰聖人無為

舜命夔典樂教胥子周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學

政皆以掌樂之官掌教者蓋其優游涵養鼓舞作興

自可以深入人心也即所謂敬敷五教在寬者歟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

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口誦心惟莫非理義之

言可見古人成材之多雖係於氣質醇厚亦本當時

之教有所成也

民俗日敝易奢難約其衣冠車馬之常器物服玩之具

歲加一歲巧偽百出致使前物未敝而新製復出時

好方興而人心已變轉相慕效窮欲莫給而民始困

矣故欲富民在於禁奢靡欲禁奢靡在於敦好尚重

根本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四方之所視也

吾鄉舊俗有數事所當革者吾不能禁能勿效之斯可

矣

周時司徒之官所掌者教化而後世司徒之官則專理

財賦而已不知教化之專職何在

風之未動而鳥已翔矣雨之未集而魚已發矣可見過

化存神之妙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

平上去入四音之正者昔人謂秦隴則去聲多入梁地

則平聲似去然不特此二地為然雖他處亦或有之
蓋以五方殊性水土異宜而聲音亦有不同者是豈
真不可變耶抑亦上之人未加之意耳

三代之君以教化為先而刑政次之後世之君以刑政
為先而教化不知所務

天下之民中人恒多甚善甚惡者少教化行中人化而
為善教化廢中人變而為惡

端好尚以風天下人主之要務也是故西漢尚經術東
漢尚節義唐尚詩賦宋尚理學中間美惡亦自有辨

但不知今何所尚也

凡民之生皆有欲心縱而放之無所不至不有道德以
教化之法制以禁戒之則相戕相賊人之類滅久矣
此聖王所以有功於天下也

教化行則刑罰省教化廢則刑罰繁三代以後惟漢文
帝頗知此意故曰以德化民幾致刑錯

亡國之民輕生而易死治國之民樂生而畏死惟其樂
生也故能趨於化惟其畏死也故可威以刑

士風乃民俗之所關也前人厚處吾從而厚之前人薄

處吾從而改之民日倣效風俗漸移而不覺矣

王充曰古者鄰國接壤鷄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
焉然非不相往來也謂各安其分各定其居而無遠
求外慕正見風淳而民俗善也周制朝官居朝市官
居市卿大夫王后入市則有罰以故朝不混市野不
踰國人不侵政后不參權下不僭上官不牟利使民
相習於尊卑等殺階級之中而無越分陵冒之弊何
其法之良而慮之深也殆後管仲治齊俾民異處而
不易業意使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所謂少
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者猶有周公之
遺意但無正心誠意之實學是以卒流於伯而為罷
之小也秦漢以來陵越之失日益不同而憂國如賈
誼者不能不為之流涕也

養士

自古及今未有不資賢才而能成治功者初蕭何勸高
帝曰養其民以致賢人帝用其言故能成創業之功
鄧禹謂劉秀曰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秀用其言故能
成中興之業

漢明帝養三老五更二人鄭玄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氏曰更字當為叟字之誤二者之言未知孰是且古人養老有四種三老五更特其一耳又不知何為而遺其三也

漢明帝臨辟雍之功小迎沙門之罪大

歷代人才當以高下為盛衰不當以多寡為優劣

君子之人也仕則善其政隱則善其俗進退不為無用矣

作興學校在於振作士氣正其趨向至於增脩學舍備

其廩祿乃作興之具非作興之本也

用人

用人非難知人為難是故是非辨則毀譽息矣恩怨絕則賢否見矣

王者之世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進無能是以朝無幸位而為士者皆知為善於家而見用於上也務本者榮逐末者禁左道者誅是以國無遊民而為民者皆知務本於農而各食其力也自夫朝有幸位而後奔競之風起矣自夫國有遊民而後偷惰之計作矣是

故治世之民其志一衰世之民其志亂而其源皆係乎上之人也

古之用人也公而恕後之用人也私而刻古之用人也錄其所長後之用人也責其所短錄其所長則天下無遺才矣責其所短則天下微全人矣

人君之柄有予奪善惡之類有消長天下之勢有治亂奪諸小人以與君子則君子進而天下治矣奪諸君子以與小人則小人進而天下亂矣

兼官之說自古有之亦以天之生才有限不能人人皆賢是以有其人則備之而不以為多無其人則兼之而不以為寡寧使攝政而須人初不以人而嘉政降及後世其用寔多亦以古今之事繁簡不同故其所任多寡亦異求如古人以一人而兼百揆以一身而總七職者便不能矣所恨者管仲之時去古未遠而所治者又止一國之事乃使官事不攝人備其數焉此孔子所以惡之也

堯之用舜曰我其試我試曰試可乃已則是知人之道雖堯亦難故不得不預試而徐察之也管子曰言

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是春秋之時其觀人之法猶有古人之遺意

周禮定制有掌獸鳥獸魚鼈之官有掌攻鳥獸虫魚之職蓋紂之時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故周公相成王驅猛獸而百姓寧至後世則鳥獸之迹漸遠人得安土而居考之今惟捕虎有役而他無聞焉蓋有其事則設其官無其事則官不必設帝王何心哉亦順其時而已矣

天下之才自足以周天下之用顧人君所以處之何如耳賢在上則足用賢在下則不足用用當其才則足用不當其才則不足用鼓舞振作則足用上下因循則不足用

為人君者得其人而用之則任法不若任人不得人而用之則任人不若任法故得人之國可以大治任法之國不至大亂

古之官人不輕於用以既用而專任之後之官人每苟於用人既用而輕去之

三代以前賢人多三代以後賢人少故論人於三代之

前不可不嚴論人於三代之後不可不恕論人於三代之前當求其全體論人於三代之後當取其一節古之用人也急於德今之用人也急於才急於德者自兼其才急於才者或非其德

古者才德不分所謂十六才子是也才德之分自後世始而人品不及古人矣

古者任官惟賢不論資格漢時猶有此意至魏崔亮始奏格制而賢否不察矣殆後奔競風行為士者速於求進則資格又不足恃矣

秦漢以前列國各用其賢人臣不得於此則適於彼當是時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也今天下之勢統於一人韓子所謂舍乎此則夷狄矣是以人君之欲用人者當因其長而取之憫其新而進之見其可而容之察其誤而恕之不可使之一斥而終身不遇也

宰相以用人為職用人以量與公為主量大則眾善能容心公則不私所好

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取士以行不可加矣至漢猶有賢良方正孝廉茂才諸科唐則張

九齡以道侔伊呂進韓休以文經邦國進姜公輔以直言極諫進宋則有賢良宏詞及進士數科然皆兼夫言行不徒尚夫文詞也今亦於文字之外別設一途如山林之中隱逸之士有德行卓異衆所推服者間或禮聘而擢用焉雖未必盡皆得人過於科目然風聲所在人皆知有根本之學矣

蛟龍非網罟所致鳳凰非爵羅所得聖人非貨利所拘循吏無能而凡有能者皆莫踰也良將無功而凡有功者皆莫及也得是人而用之則治平之效可期矣但其人不易得也

禮樂

韶樂聞於齊周禮盡在魯然而二國之治不古若者亦以無其本故耳

孔子有二喜林放問禮一喜也子游絃歌二喜也禮樂之廢久矣創見而駭識聖人不得不動情

伏羲以上皆有樂而後世獨有五帝樂者以三皇之世太遠不能得其詳耳

陰德有過有不及也故聖人以中禮防之陽德有緩有急也故聖人以和樂防之皆所以納民於中也

禮主其嚴樂主其和若嚴則和不能生若和則嚴不能成其道一其名二是故不容相離也

凡樂聽其淫聲也其心蕩聽其過聲也其心陂聽其凶聲也其心乖聽其慢聲也其心怠是故聖王禁之非特放鄭聲而已也

天地之道陰陽盡之矣樂有五聲十二律皆有陰陽之義故聲律和則可以致天地之和

夫樂有本有文有效如武樂六成韶樂九成以發德音以象成功此作樂之本也五音六律清濁高下損益相生以效元聲此作樂之文也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此作樂之效也漢唐宋諸君德與治不古若而作樂者已無本矣唐宋諸儒只以瑟賓一律認作黃鍾至使宮羽倒置清濁異佐而作樂者已無文矣又安能以和召和而致天地之應哉

禮樂皆本於心禮本於敬而文以行之樂本於和而聲以發之後之作禮樂者偽而已矣所謂不哀而哭未

同而笑者也

孔子聞鼓琴而喻文王之志聞韶樂而知帝舜之德真

可謂以心契心者矣

桓公聞商歌而知甯戚荷簣因擊磬而知孔子聞其音

且知其賢况親見其人乎

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淫厲而哀知天下有相殺之患後其言果驗子路之瑟有殺伐之聲而後亦不得其死故曰紂好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蓋樂以中和平

淡為主以殺伐為事者鮮不有敗亡之禍

孔子自衛反魯始得正樂而擊磬鼓鼗之流又皆一時之賢者然僅獲雅頌得所而已制度猶未焉其後壞亂相因樂不復見而大師以下遂隱遯於四方是樂不惟難復而亦難久也迨至孟子則又直取世俗之樂而教之以公共於民是其所遇又不及孔子之時矣况其後者乎此古樂之所以不可聞也

五音者天地自然之音也騞嘑之聲上騰故清即天上騰而清也齒唇之聲下沉故濁即地下重而濁也故

五音審而造化見矣清則為君次清為臣濁則為民為物故五音辨而人道全矣後世清濁不定音律不明至有以臣陵君以下犯上之樂者其所關亦大矣可不慎歟

鍾律之說漢人得其制而不得其義宋人得其義而不得其制合之而後可以有為

樂之為效其大矣我憂擊鳴球搏拊琴瑟而祖考來格矣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矣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來格矣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矣樂本於

心而聲容見之樂見於聲容而感應隨之矣樂之為其大矣哉

洛陽僧舍每擊齊鐘則磬聲自鳴蓋以磬聲與鐘律相合所謂聲同則相應也河間信都芳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所謂氣同則相從也

以忝為尺者不可以為準以尺定律者不可以為制要在識天地之中聲而得古人之神解者斯可以言律矣

至樂者非專於音聲也要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後世不知此意而惟以恣性情悅耳目為能是以或為淫欲或為悲哀或為僊釋而不知先王之樂為何事也是可慨矣漢承秦滅道之後學政久失河間獻王聘求隱逸興舉雅樂以助時化夫以區區小國好學脩古能有所存而況以聖主廣被之資留心於是則其所得當何如耶此漢帝之可恨也

夫樂本心術響浹肌膚進人之速效莫大焉故程子曰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欲教之歌舞別欲作詩令童子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是即古典樂教胃子之遺意也夫學始之以樂程子教童子之類是也終之以樂孔子成於樂之類是也是皆不可斯湏而去矣古者樂律合陰陽之聲樂舞紀功德之實樂詩得性情之真故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治民物也迨後則人與樂判然為二矣焉能有所感應哉

夫樂者聲容之著也是以師曠覘風季札鑒微子貢知德成本於是而作樂者不可不知也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禮者死生存亡之所關而人不可不學夫禮也

聘問之禮上堂不趨授玉不跪禮之常也上堂則趨授玉則跪禮之變也有常之禮人可知之變常之禮人不可得而知也晏子達變其賢矣哉

自禮樂而論則禮陰而樂陽對兵刑而論則兵刑陰而禮樂陽天下將治禮樂形焉天下將亂兵刑具焉

詩者樂之章也曰詩曰禮曰樂三者不容相離

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無易與春秋之業尊卑上下進退周旋皆有一定之序行禮者順之而已矣故曰禮貴於和

古樂之聲和今樂之聲哀和所以宣暢志氣哀者樂之反也

古樂變而為今樂今樂變而為胡樂今之俗樂多胡樂也

古人與樂合而為一今人與樂分而為二古之人凡有

所存發而為詩而協之以琴瑟故聞其聲則其志可得而知今則詩歌琴調皆預有所為而強效之不知與已何關

舞有文武詩所謂籥舞者即文舞也所謂萬舞者即武舞也唐太宗九功舞效古人之文舞也七德舞效古人之武舞也

西田語畧卷第十九

西田語畧卷第二十

祭祀

天道玄遠難測故祀天曰神地近長育可知故祀地曰祗人死還歸於無故祀人曰鬼鬼神地祗三才之義寓於其中矣

社者土地之稱稷者五穀之長也聖人感其功欲報之故祀以為常也

是故右社稷所以尊尊也左宗廟所以親親也宗社立而治體具君道嚴矣

封禪興於秦而祀神之禮亂其人主之侈心乎抑臣下之諂諛為之也

秦始皇祀虞舜大禹之神後世因之遂有常祀

會盟之事自春秋時始封禪之典自秦始皇始濫祠之建自漢武帝始正祀其可復見乎

愚昔見一鄉賢祠中從祀者皆士夫之家雖身為士夫而子孫微弱者亦鮮得與乃知祭祀之設為勢也非為賢也其流弊一至於此

凡正祀則以功德為主祀於後以報其前凡濫祀則以

福澤為主祀於前以責其後

北溪陳氏言以異姓立嗣他日祭祀只感得異姓父母此言情有所不通也孔子謂泰山不享非禮之祭此言分有所不達也

臧僖伯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夫子先簿正祭器者即此意耳

周禮大司馬禱祀于上下神示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禱神之事古今有之但其所存所用有不同耳

中庸言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說者謂鬼神即陰陽也其

二

說是矣乃復以祭祀明之不知祭祀亦陰陽乎曰祭祀亦陰陽也如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天者陽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地者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四時也春夏陽也秋冬陰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暑者陽也寒者陰也王宮祭日也日陽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月星陰也雩宗祭水旱也旱者陽也水者陰也四坎壇祭四方也東南陽也西北陰也陰陽二字該盡天下之事豈特祭祀而已哉

季氏以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季氏旅於泰山當時僭越之事不止於此而孔子獨致意於斯者以國之大事在祀故耳

孔子謂敬鬼神而遠之遠者非外之之意但不求福免禍耳是敬者敬也遠之則無所為而為尤見其敬之真矣若常人求利之為雖謂之慢亦可也焉知有敬漢明帝時於學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考之前代亦有行者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所謂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是

祀賢之事今古所同但所祀之賢則今與古異耳

三

郊焉而神格之廟焉而鬼饗之像焉而神主之筮焉而神示之夢焉而神兆之鬼神無處而不在但聖賢不言耳

壬申之歲忽相傳以為妖恠至由是京畿內外小大男女皆夜擊金鐵以震驅之待數日人皆倦寢其事遂息蓋始則起於一人之言至見鳥獸草木之形影亦以為恠所謂妖由人興者即此類也

畏天

日月之食者皆可前知是亦其度數然也而聖人猶為之恐懼修省况出於不測者乎

古者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又或觀雲物而知吉凶乃知古人敬天命而修人事蓋無一時而或忘也

秦時瞻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後望氣者言鍾山有紫雲時時祭見恐此亦和氣之所召也蒼草之上覆有雲物况天子乎

為人君者不能修德則上干陰陽之和而災異降災異降而禍亂隨之矣是天道人事有流通感召之理也

雷震集卷中

四

恐懼修省慶變之道當然也奈何春秋之時凡國有災異必命其臣以禳之是皆恠誕之士謬為異說以為災變可禳而去也恐懼修省之誠可復見耶

古之人君凡行事必決於蓍龜但其所解所用與今人有異耳

匹夫結憤猶能動天况人君乎宋公一言熒惑徒舍况以行乎日食有數猶當戒懼况不測乎

陰陽星曆之學莫精於唐若李淳風僧一行者其尤也昔伏羲有神龍負圖之瑞炎帝感神龍而生黃帝有寶

鼎之祥堯時甘露降芝草生舜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大禹黃龍負舟龜書昇似商有白狼銜珠之異周有白魚入舟之禎蓋和氣致祥瑞之常也聖人不以為奇乖氣致異亦理之常也聖人深以為懼

天地以好生為心水旱之不時豈天無意於斯民耶抑氣化之偏雖天地有所不能周理數相值雖天地有所不能逃歟

善為政者順陰陽之序合天人之理則天氣通達而生物亨嘉矣不善為政者逆陰陽之序乖性情之宜使

雷震集卷中

五

天氣鬱而不宣天理抑而不達則妖孽潛萌而生物困屈矣

陽曰舒即人之有喜樂也陰曰慘即人之有哀怒也造化以合宜為時君子以合宜為道

成湯之時穀生於廷湯乃赦過賑窮弔罪問疾凶禮行而妖孽滅矣文王之時地動於國王乃交諸侯禮俊士賞有功吉禮行而災異亡矣天恐人君之懈於政也每出災異以警教之是故災異者賢君之所懼暴君之所忽也禎祥者庸君之所喜賢君之所畧也

正則止邪德則滅妖謂陽不能以勝陰也

有憂天下之心然後可以享天下之樂有養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當天下之奉是故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國有頑民則泣罪思過國有災異則徹樂避殿夫如是然後可以盡君道而不肆於民上也

古者天子之待大臣也任專而責重陰陽失和星辰失度則讓之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譏之綱紀不正人道不和則責之故君無違道臣無違職而天下治

天者理而已矣凡事順理便是奉天順乎天者天必祐之逆乎天者天必拂之此亦自然之理

無處無天理無處無鬼神端坐思之凜然有戰懼之意氣者陰陽之候風雨之節寒暑之序也以和平中節為祥以偏重愆期為異人主之氣與天地之氣相為流通也天子調天下之氣諸侯調一國之氣大夫士庶調一身一家之氣中和位育者人主之職寅亮燮理者大臣之事交修之道亦在一誠而已矣

近見禱旱祭祀止用素食亦不用樂殊不知減膳徹樂

乃人君修省事也天神何罪而亦使之修省耶况通達神明感召和氣正有賴於樂也而豈可禁歟

人君不可一日無警戒之心魏相上水旱劉向上災異李沆奏惡逆不美之事皆有深意也

賞罰

人君有賞則曰天命有罰則曰天討然天豈有言哉亦占乎民心而已矣民心之所喜天命之所在也民心之所怒天討之所加也

民有善者表厥宅里民有惡者殊厥井疆古人好惡之嚴如此民豈有不為善者乎

是故有莫大之賞而君不喜有莫大之罰而君不怒蓋以聖王有賞以人之當賞聖王有罰以人之當罰賞罰在人聖王何與焉喜怒哀何有焉

衣者身之章言服飾所以章其貴賤也故尚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若使服飾過制是謂僭上服飾儉固是謂偪下僭上固不可而偪下亦非所以導王制而明等威也故禮貴乎合宜而已矣

鄉遂之法使鄰比有保愛賞罰相延及故其民出入存

亡多寡逆順可得而知也。由是以令貢賦以起田役，以作軍旅而民無逃避者焉。其法亦善矣。後世賦役之法數倍於古，且民得隱避而勞弗均焉，是繁重非可憂也，重而不均可憂也。

伏羲之世不施賞罰而信萬民者，以道化也。虞舜之時不用征伐而來有苗者，以德服也。

賞罰予奪人主之大柄也。名器加於匪人，猶不足貴，況加於松石鳥獸乎？是自輕其柄也。

天命天討是人君不敢專賞罰也。八柄詔王是人臣不敢專賞罰也。

敢專賞罰也。

天之陽舒有歡欣之意，天之陰慘有肅殺之意，故聖人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蓋所以法造化闔闢之機。順上天休命之理也。但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置於空虛不用之地，故聖人罰弗及嗣，賞延于世，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蓋所以體天地好生之心，法造化忠厚之意也。

古之赦宥有三：幼弱、老耄、蠢愚是也。然蠢愚之赦，惟古可行而今則不可行矣。何則？幼弱易知也，老耄易知也。

也。惟蠢愚者為難知，大奸似忠，大詐似愚，厚貌深情，人所難測。以是為赦，徒以資人之欺而已。然古法之不可行於今者，豈獨此一節而已哉？

賞延于世，仁可過也；罰弗及嗣，義不可過也。功疑惟重，賞可過也；罪疑惟輕，罰不可過也。

黜爵之令行則為善者怠，贖罪之令行則為惡者肆。

西田語畧卷第二十一

理財

古者歲獻民數則有以知其多寡而為之存恤歲獻穀數則有以知其豐凶而為之節儉

王者富民蓋合君民為一也伯者富國蓋分君民為二也

古人治國必要理民財蓋財者民之所賴以為生者於此得其當則其餘無有不當者矣

先王之用財也有常經而其取民也有定制後世則暴征橫歛之無厭矣是故古之為用也量入以為出後之為用也量出以為入

鑄山為錢煮海為鹽皆所以通利而足用也然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以啓姦偽後世鑄錢者利於多入乃為薄惡至使姦民便之皆可私鑄是貪其小利而失其大權也權鹽者督責商賈算盡錙銖至使鬻賣不行私鹽四出是貪其小利而失其大權也世未有貪利而無害者利可易言哉

方今足邊之用止有屯田一事所當講然欲行屯田要

在強兵兵強則虜不能侵農得肆力農肆力則軍得食而兵益強交相賴者也

今各處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食於此者有親王有郡王有將軍有中尉有文職有武職有旗軍有生員有吏典惟文職生員吏典無大損益其餘所增者日有不同矣出多入少國安得而不困哉

周禮掌泉布之官有外府以掌齎賜之出入有泉府以掌買賣之出入是古大創泉布之本意實取其流通謂貨則或滯於民用而錢則無所不通買之於方滯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其多方以濟民者蓋如此後世常平之法似近於此常平轉而為和糴其法漸有不同矣

唐書亟稱劉晏理財之法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嚴立刑罰為禁民勒下之舉是亦其才有過人者至安石徒慕均輸之名張官置吏費財勞人而卒無所就其不及劉晏遠矣然律之以周官之法則皆不能無議也

宋太祖得周官理財之法凡有造作必先下尚書省然後下本部後又下本曹本局覆奏得旨然後敢作人君雖欲妄用不可得也

理財之法三代以前於用財之政獨加詳焉兢兢然恐有所侈而財有所不足也三代以後於取民之政獨加詳焉切切然恐有所遺而用有所不給也

周禮人君之制既有金玉寶具之器物又以精美珍異充玩好何周公之侈其君心如此哉蓋周公之制既以九式節王之用矣然貴為天子固不可使之盡絕所御而不用也故必有如此之寬而後可以行其嚴否則外人情而立法者其行必不能久矣

昏庸之君固是貪利雖治世之君亦不免於用財但德也財也自有輕重緩急之不同庸君則一於貪利未免有悖出之失賢君則急於脩德亦未有獨貧之理故孟子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大學曰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皆能識本末先後之意

富在王室則國衰富在權室則國亡富在民室則國治國富莫先於節用國安莫先於愛人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蓋不欲以財示人而開利之端也後世暴征橫歛鬻爵賣職是明與小民爭利矣民安得而不貪乎

田賦

惟王同母之弟與王之庶子其所食之地與公同其地在畺稍疏者與卿同其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其地在稍此古者班爵祿之制及於同姓者薦親親之仁也

漢文帝除人田租或百一而稅然當時田無限制而豪強富人占田愈多稅賦愈寡而貧人輸豪強之租則不減焉是文帝惠及豪強而不通於窮人也不若收稅於官而或可為凶年之助矣

四有定而生齒日繁故民愈貧賦有定而費用日增故國愈乏

三代之時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故其民用足而無溢心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七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七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今戶口日增而田不加益百

姓安得不乏

程子論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有曰與田五七頃又曰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爭財予近見范文正公之後其子孫爭義田之利者告訟不絕乃知良法美意必得其人以主之然後久而無弊也周禮稅法輕近而重遠者其授民田亦稍有異蓋必有此通融之法而後什一之征百畝之制可得而行也古之田制以九則成賦而土地之宜盡焉今田有一區而數十則者遠所以滋弊而起惑也豈其立法之意耶

耶

先王之制奇技淫巧者糾罰以禁止之逐末者衆多租稅以困辱之是以務本者廣而民得安生也

古者貢賦不過郊廟賓客之奉而無養兵之費所以什一而足至於後世兵農既分所費益廣故兵制不復而什一之法不可行也古者雖授田與民其間水旱凶荒上又賑貸救卹以相補助今則補助法廢而民非鬻田則不能以自存故儲積不富補助不給而授田之制不可行也民既無田則不得不入而為末作

為游食故田制不復而務本之政不可行也

農者民生之本也堯舜憂農禹稷躬農成周重農文景勸農降及後世不知此意能勿妨農斯可矣

夫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是民之所急者莫過於食也古之王者處民之食無所不至後則聽民之自為食又其後也則奪民之食而不恤矣

三代以前無甚富甚貧之人三代以後井田法廢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過於富則必有驕奢之虞過於貧則必有窮迫之患此後世之治之所以不

古若也

荒政

梁惠王移民就粟孟子猶譏之若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歲荒則幸東都是又移君以就粟矣

三代以後善救荒者莫過宋之仁宗以其心誠而政善也

救荒之政猶解倒懸救焚溺速之則可濟緩之則無及矣

周之法非特取民論歲至均力政亦以歲上下所以民

不苦於荒也

凶荒之歲而不為民寬減是助天為虐也可不戒歟

周禮有移民就穀之言蓋先王之政制民恒產使民足用若歲凶則移民就賤亦其所也梁惠王移民移粟亦是古法但是不行先王之政而徒為此歲凶之舉孟子所以不取也

凶荒之後有流離之苦有疫癘之災有盜賊之患有死亡之憂牧民者不可不先事而為之備也

歲荒存乎數者也雖聖人不能違矣然平時則當有備

西田語畧卷第二十一

七

荒之計臨時則當有救荒之策時雖荒而民不病矣成周遺人之職以待其未荒廩人之職以計其將荒荒政十有二以賑其既荒民不失所蓋由於此後世救荒之政雖代有其人要不出此三者而已矣

救荒無善政荒當備之於素荒至於救則所傷者多矣此所以無善政也禦戎無上策師當不戰而屈人之兵兵至於禦則所損者多矣此所以無上策也

西田語畧卷第二十一

西田語畧卷第二十二

刑禁

肉刑見於經唐虞以來皆有之矣未知何時而始之也漢文帝時始除肉刑至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官刑蓋上古之時百姓醇朴犯法者少肉刑可用降及後世民日益繁刑日益慘不得不變而通之也使文帝不除必有除之者矣

賞罰當則人知善之可為而惡之可戒賞罰不當則民不知所措矣

西田語畧卷第二十二

一

以狄仁傑之忠畏蕪楚而承反况其他乎

商鞅以刀鋸斧鉞之刑橫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為之赤而李斯趙高之流俱襲其說而使天下無容足之地是殺天下者商鞅也廢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遂泯遂使中國之水無所歸着而旱乾亦無所取是窮萬世者商鞅也

凡浮偽之言易於惑衆故造言之刑聖王慎之秦皇以刑罰驅其民於前項羽以干戈驅其民於後高祖只以寬厚待之而已矣夫何為哉

張湯腹誅之律皆處以死以是知漢吏之嚴不減於秦也

漢唐雖除肉刑然在文帝之時猶有宮刑之法而唐太宗之初亦有斷右趾之令二者豈非肉刑歟

古人有赦後世亦有赦但古人之赦論其人如幼弱老耄之類是也後世之赦論其時如改元建儲之類是也論其人者行其仁也論其時者傷其義也

昔蘇子論臯陶為士師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歷觀經傳

堯與臯陶初無此言亦蘇子推聖人之心而設為此論以教人也如人有罪而當誅也臯陶必告於君而戮之堯以為民命不可輕也或有枉而可宥乎雖至再至三不以為瀆此正詳審之心慎重之意初不苟且以用刑也固非堯之專主於寬而市恩以為德亦非臯陶專主於嚴而任怨以為忠也使其可殺雖堯亦不肯以或縱使不可殺則臯陶亦不待堯之命而當有以處之矣其曰三宥三殺者亦是罪在當殺而特謹密以用刑耳故民知其有此慎重也則必不

陷於妄殺知其有此刑戮也則亦不敢肆惡於衆類是非聖世不能也

堯舜之時亦有政有刑孔子道德齊禮之說何也曰有德禮則刑政不可無無德禮則刑政不可恃

昔人論刑則曰求其出而不可得然後入之則入者與我無憾矣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殺之則死者與我無憾矣不特此也如掌銓衡者當曰求其進而不可得然後退之則退者與我無憾矣掌財賦者當曰求其予而不可得然後取之則取者與我無憾矣如是

則忠恕以行而民無所困屈矣

程子曰不應為總是罪過今之律法即此

聖王所重者兵其次莫如刑以民命至重不可不惜也

歷代

三皇以道化民至堯方見於事功又其後為治者漸不如古帝不同於皇者拘於時也後世不及三代者時與人俱非也

天地之和氣與戾氣無往而不達故堯舜之時感得和氣多故不但堯舜壽而當時之民亦壽也桀紂之時

感得戾氣多故不但桀紂天而當時之民亦天也

堯不誅四凶而舜誅之文王不伐商而武王伐之其不為者時之未至也其為者時之已至也所謂異地則皆然也

先堯舜而為君者近於質後堯舜而為君者近於文此堯舜所以為治之極也

古之聖人公其心為天下而不以天下私其身及其子孫是故堯舜與賢禹與子皆其心為天下而非私也至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於山之陽賢則茂

自漢書卷三

四

昌不賢則速亡亦不敢私其子以病天下矣後世如漢之昭烈頗知此意故其寄命之辭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昭烈其不可及矣

封建之法善矣及其衰也亦有外重之弊如齊晉秦楚迭主夏盟而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矣郡縣之法便矣及其後也亦有內重之弊如莽操之徒潛竊國柄而威福自擅篡奪相仍矣

古者朝覲會同各有常法而遵行之及至春秋王法漸隳而盟始出焉是盟者人道不足而假諸鬼神以相

信也

純朴者道之源也貞寂者性之基也是故書契可用何若結繩甲兵可施不如干羽時之變也不可強反情之異也不可強轄聖人何心哉亦順之而已矣

齊宣王欲毀明堂即子貢去餼羊之意去餼羊者諸侯不知尊王室也毀明堂者天子不能令臣下也

衛靈公不欲聞俎豆梁惠王不欲聞仁義漢高帝不欲聞詩書漢文帝不欲聞禮樂唐無關雎麟趾之意宋嚴正心誠意之說不知為治之本安在

自漢書卷三

五

僭亂之事春秋之時為多以王綱不振而法制不行耳古今時勢不同自春秋時始

漢之賢君莫高祖文帝若也一則不事詩書一則未遑禮樂安得免雜霸之弊

觀蒯通隋何陸賈酈生之言則戰國游說之風至漢猶未泯也

邵平董公四皓魯兩生皆賢人避亂而隱者也董公陳仁義四皓安太子言之則有效動之則有功治天下者不可不知所重哉

世所傳黃石公書皆後人因而為之非當時所以授良者授良之書恐皆用兵進取之道如董公仁義之言彼或未之及也

周勃陳平俱有社稷之功帝嘗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是周勃為人帝固知之矣至陳平背楚歸漢帝初疑之至聞受金帝又疑之何帝不加黜斥而留輔少主耶曰陳平初論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帝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意以不背無知寧肯背漢哉故始終任用卒成安劉之功高帝可謂有

知人之明矣

仁愛及民之深且久也莫過於周其次莫如漢故其享國長遠非後世可及

五德王天下本則宜寬水則宜嚴此後世附會之說也
卜世卜年之論乃後世方數之說也彼識緯者妄而已矣尤不足信

漢文帝德勝於才漢武帝才勝於德其規模皆在高帝之下

漢之賢君治功非後世可及皆其天資之高處使加以

學問之功雖古之英君不是過也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漢詔引咎責躬得此意也

史言文帝之時能不擾亂耆老之人不至市廛遊遨嬉戲如小兒狀是三代而後唐宋之治皆不及漢而漢之治又莫盛於文帝也

使漢武帝求道之心如其慕仙之心則必無虛耗之禍
梁武帝求治之心如其事佛之心則必無亂亡之危
觀漢胎養穀之令則漢之富庶可見矣

務名者實必寡務外者內必歉漢武帝土地日廣德惠

日狹功業日高治體日敝

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實與多欲之主反矣安得見信

漢以子嬰為屬吏唐亦錄隋之子孫皆入君忠厚之道也故其享世長久

創業功成僭偽之君就擒矣此當何如以治之耶曰處之可也誅之則過矣蓋一免在野百人逐之理之常也大業未集勢不可容大業既集又何較焉彼取天下於暴亂非取天下於我也天命所在彼焉得而知

之

霍光漢之伊尹子陵漢之伯夷

世所傳孫武書惟曹公能得其詳傳言魏之諸將出兵
千里公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二
少有違者兵輒敗止其用武書之精如此然武書雖
善終不若司馬九伐之法尤善也故用武之術者止
於強霸而三代王者之師則固有所未聞也

漢有赤帝之兆唐有女主之占宋有點檢之符豈治亂
之君生各有時而人得預知之耶

唐之六典頗有周官之意其不同者議雜而權分則不
似前人也聖王委政於一而卒無蠹政之弊後世分
權於衆而每有專權之失古今之事其不同也有如
此

本朝之法詳審精密秩有條理但事權太分耳

先儒有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者皆為迭興之閔

位此亦曆數在爾躬之意

創業之君無有不賢必得豪傑以相繼而後可以善其
治如武王為君而有成康以繼之高帝為君而有文

景以繼之唐高祖為君而有太宗以繼之宋太祖為
君而有太宗以繼之我太祖為君而有成祖以
繼之不惟仁厚之德浹洽於民而九未備之業亦可
相因以定矣

賢聖之君以有天下為憂故其民也多樂昏暴之君以
有天下為樂故其民也多憂

西田語畧卷第二十二

西田語畧卷第二十三

辨姦

小人之姦無所不至使人主陰受其欺而不能知然其制禦之方亦在人君脩身明理而已矣身脩則無隙可投而君不能誘理明則無姦可隱而君不能欺是亦去惡遠害之要法也

德宗不能知盧杞所謂在育之疾藏之密也元帝不能去石顯所謂附咽之癭不可割也

小人不可有功有功則有所憑假而為害

邪正不兩立此勝則彼必衰矣是故奔競行則恬退者去矣賄賂行則廉潔者衰矣諂諛行則剛直者敗矣循默行則謬誤者亡矣險側行則正大者微矣善觀者察於盛衰之勢而治亂之迹見矣

晉師曠言鐘音不調晉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人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如有知音者則必知鐘音之不調矣是音期於後世者師曠也道俟於百世者聖人也彼小人之道自謂可以欺人主而不知其見惡於天下自謂可以惑愚

暗而不知其見罪於高明誠師曠之罪人也

治小人者當使之自新不當使之自棄自新者遷善之門也自棄者致亂之階也

君子之明在內小人之明在外

姦臣之欲見用也必先順適逢迎而使其君之喜其阻抑賢者亦必譖其所短而使其君之怒夫惟聖明之君媚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然後免於讒賊之害矣治國多君子亂國多小人有道之時君子固多而中人之性亦皆化而為君子矣無道之時小人固多而中人之性亦皆化而為小人矣

至公無私者聖人也去私存公者賢人也且私且公者中人也滅公行私者小人也假公濟私者姦人也由神宗有厭惡委靡之意故安石得以行其說由高宗有偷安苟且之意故秦檜得以遂其姦

兵將

古者之兵君無私令臣無私行君奉天命而討謂之天討臣奉君命而行謂之君伐後世則兵出無名國伐無罪民殺無辜雖勝不可以為國矣

武侯八陣圖有常有變方隅奇正各有定守者常也臨機應變生化無窮者變也然非特奇兵有變正兵亦有變也

善用兵者多以寡勝衆蓋以兵衆則易亂兵寡則易持也

老氏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後世能武之士多倣此道

季勳於戰捷之日必歸其功於下而所得金帛悉以散之是不惟不有其利而又不有其名矣此所以能得

衆之心也

春秋用兵之名十有三曰伐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古今用兵之法要不出此數者而已矣

古者君命將曰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真萬世爲將者之法也

兵勢之多寡敵情之強弱地形之方圓人情之向背時勢之順逆未必一一皆同於古故用古兵法而不知

變未有不敗者也

病非深痼不以毒攻國非亂亡不以兵去

王者之兵將以禦亂故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擇其子孫以代之暴虐之兵將以爲亂是故驅人之牛馬俟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器或殺人盈城而不悔血流遍野而不卹而兵不可以爲兵矣凡馭將之方不崇其勢無以威衆不豐其財無以制敵不畧其細無以使過不久其任無以責成

爲將忘家踰垠忘親指敵忘身是爲將者不有其身也

高城繁矢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是爲士者不有其身也觀此則人君所以任將之道養士之法自不可以不重也

創造之時多資於人而惟其所用其終也有不可用之將太平之時習於荒惰而民不知戰其終也有不可用之兵

凡用兵不以詭道恐不能勝敵用詭道又非君子事也然此事須以禮裁之其詭道有可用者與不可用者中間亦自有辨如宋襄公行仁義君子不以為是而

晉文公之陰謀取勝聖人亦惡其誦審此二者而後用兵之道得矣

軍聲得商音者必勝謂其氣之昌也祭祀不用商調者謂其聲之厲也

嘗聞善戰者不戰蓋以聖人除患於未形消禍於未萌不使至於用兵之害也此善用兵者所以無智名無勇功也若至於戰則策之下者也雖勝不足言矣況未必勝乎

衛靈公問陳與梁惠王富國強兵之意同

兵法形而下者必有形而上者故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黃帝平蚩尤玄女啓符高祖制秦項黃石授兵命之歸也豈無自哉

韓信誠愚如荅高祖將兵將將之問是已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不但分兵將為二且分君臣為二徒啓人主嫌疑之心耳蓋君以用人為急將以御兵為事當楚漢角立之時所憂者在不得人耳高祖能用韓信則高祖之職盡矣又何用將兵耶為信者當對

曰臣所將之兵即陛下之兵臣將兵之多即陛下之多不惟事體精當亦是人臣對君之言當如此且天下之民皆天下之官治之謂人君不善治民可乎謂人君治民之少可乎然則何異於是

樊噲忠勇可嘉不當以群將目之

春秋戰國以至於秦皇漢高之時皆急攻戰至文帝之時斯民始得息有世道之不幸也極矣

自古屯兵之多者莫過於宋其氣之弱者亦莫過於宋迨其後遂淪而為夷也其故何歟蓋兵強不若勢強論勢之強者莫過於西北而幽薊者其尤也宋帝捨之而不取後乃退守於天雄是天下之勢已失十分之三矣安得而不弱乎其淪而為夷者亦理勢之必然也

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聖賢不得已而用之也歸馬放牛示不復用蓋不欲以兵玩民而惟欲以德服民也民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刑刑且不可覲而况於兵乎兵以正合以奇勝事以經守以權通

承平無將以法繩之以禮拘之而大才者不為所容也

孫子多算勝少算終是權謀不如以善算勝不善算
養精蓄銳以厚其本乘機待時以妙其用此兵家之至
要也

兵法曰人將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藝能之
精粗所使人各當其分此軍之善政也不特兵也凡
欲用人皆當如此故有賢而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
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當與不用同

夷狄

春秋之時衛君父子之行皆同於夷狄衛國之俗亦
於夷狄安得夷狄之禍不乘之以作乎故魏晉之士
變而為曠蕩無禮法與夷狄無異是以五胡亂華又
特甚焉夫夷狄非自能亂中國也亦以中國自為夷
狄而後得以乘之也可不戒歟

古所謂淮夷徐戎者非謂化外之戎夷也蓋亦淮徐之
民不閑禮義類乎戎夷古人即以戎夷自之也然則
是禮義也一出入之間而夷夏分焉是不可以不
知也

夷狄輕死而樂戰常以勇力勝中國而中國之兵亦切

憚之兼且夷狄之人得以肆為而無忌而中國之兵
亦繩於法禁之太嚴凡以力而攻者謂之起釁以智
而勝者謂之誘殺是使疆場之兵既畏夷狄之強又
畏軍法之刻而其氣常不得伸此強弱之所以益遠
也

邊境陞官俱以首級定功者是矣但今官多而人不以
為貴况未必得官乎是以所得首級私相貿易至使
有功者不獲實報而無功者得以幸陞以幸陞之官
而使居於人上其何能為耶

夷狄性狠而志專中國稍有得意必思報之而後已故
邊境以貪功為忌也

舜令皋陶為士首舉蠻夷華夏為言蓋是時西北不足
憂而所慮者南方之夷耳

堡寨日增而軍益分招募日多而糧益寡此邊境之所
以不振也

長城之築自秦以前自秦以後皆有為之但不若秦之
驅迫無序耳若行之有漸而處之有道則長城亦不
可無

邊疆之患在誇小利以為功而不言其所損甚有防衛失職而微幸微末以掩之者此報功愈多而事愈敝矣故邊境之中不樂於有功而樂於無事

先零之國乃西羌之種唐虞時曰三苗夏曰畎夷殷曰鬼方周曰犬戎漢曰先零累代為中國患者莫先零若也

先零之俗以戰死為吉利以病終為不祥而為桓之人亦貴兵死至塋則歌舞相送於外故二國之勇悍非他國所能及也

四夷之國其善守禮者莫朝鮮若也其不守禮者莫契丹若也朝鮮本箕子所封之國漢唐以來皆置郡縣其得中國之化異於他國要不當以外夷目之也

西域之人其能非中國所及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多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予昔見作渾儀者試多不合遇西域人易之時方有驗以故星曆之術中國多用之而不知其學出於何所傳也

東南諸夷好與中國之人交易而中國之人亦利其所利有而通之至今諸夷有目中國為漢人者以其自漢時通之也有目中國為唐人者以其自唐時通之也而中國之人亦有因此而寓居於夷地者聞有所謂唐人街唐人巷者即此意也不以良法均平治之則爭奪之禍其可已乎

封建之法行則列國各備所鄰之胡故天子之心常逸封建之法廢則王者全備四方之胡故天子之心常勞

內華外夷其分當嚴郭欽之論真萬世之龜鑑也唐高祖太宗之時惟突厥入寇者多蓋其始也賴其力以助義師其終也遺其害以禍中國夷夏之辨不可不嚴也

治天下者不患有夷狄而患無兵食不患無兵食而患無竭忠任事之臣

今土苗之強悍中國之夷狄也朝鮮之文雅夷狄之中國也

胡安國論會戎有曰以諸夏而親戎狄以戎狄而朝諸

夏以羌胡而居塞內是三者該盡夷狄之禍矣然猶未也若今中國之人叛入戎狄者往往陳其姦謀為彼羽翼以掠生民是以夷狄而兼中國之長技乃自古之所無者不可不為之慮也

兵法曰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方今邊方之弊正坐於此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逆虜合力而出於一我軍分力而出於萬此胡虜之所以常勝而邊事之所以不寧也然則當何如以處之亦曰壯吾之氣善吾之謀務使我兵制人而不受制於人強敵備已而不分備乎敵斯可以免侵掠之患矣

胡氏曰以羌胡而居塞內萌猾夏之階今西蕃之寇雜居內地者日見其多此方今之大患也

西田語畧卷第二十三

西田語畧續集目錄

卷第一

天地

陰陽

五行

卷第二

氣化

論道

論學

卷第三

論心

論性

論仁

卷第四

論中

論志

論德

論古

卷第五

主靜

窮理

自省

治欲

卷第六

改過

入道

| | | | |
|------|------|----|----|
| 務誠 | 師友 | | |
| 卷第七 | 人倫 | 德教 | |
| 卷第八 | 諸經 | 讀經 | |
| 卷第九 | 經義 | 周易 | |
| 諸史 | 作史 | | |
| 卷第十 | 諸書 | 數學 | |
| 辭類 | 卷第十一 | 字義 | 聖道 |
| 卷第十二 | 聖言 | 聖教 | |
| 孔門 | 卷第十三 | 顏子 | 孟子 |

| | | | |
|----|------|------|------|
| 孔孟 | 卷第十四 | 先儒 | 道德 |
| 言語 | 知行 | 卷第十五 | 氣象 |
| 氣象 | 剛柔 | 人已 | 恩威 |
| 事物 | 卷第十六 | 名實 | 義命 |
| 事功 | 邪正 | 效應 | 卷第十七 |
| 死生 | 儀節 | 帝王 | 君位 |
| 君德 | 卷第十八 | 君位 | 卷第十九 |

| | |
|-------|----|
| 君政 | 納諫 |
| 內治 | 保治 |
| 論治 | |
| 卷第二十 | |
| 臣道 | 臣事 |
| 人才 | |
| 卷第二十一 | |
| 進諫 | 變理 |
| 漢臣 | 漢事 |
| 卷第二十二 | |
| 鬼神 | 祀神 |
| 關邪 | |
| 卷第二十三 | |
| 典禮 | 射禮 |
| 典制 | |
| 卷第二十四 | |
| 正樂 | 貢賦 |
| 卷第二十五 | |

| | |
|-----------|----|
| 國用 | 治財 |
| 詔令 | 正俗 |
| 入仕 | |
| 卷第二十六 | |
| 任用 | 察吏 |
| 卷第二十七 | |
| 治姦 | 任賢 |
| 朋黨 | 立事 |
| 法律 | |
| 卷第二十八 | |
| 武備 | 兵論 |
| 任將 | |
| 卷第二十九 | |
| 夷寇 | 服虜 |
| 愛物 | |
| 西田語畧續集目錄終 | |

天地

廣大而無際者天也。運行而不已者天也。生生而不息者天也。主之者其誠乎。

干支者天地之用也。日月之度也。鬼神之變也。人物之源也。而其道亦大矣。

造曆者觀斗柄昏星以察天時。則分寸不失。置律管葭灰以候地氣。則頃刻不爽。皆可據之法也。

或曰邵子何故止言水火土石而不及於金木。曰此與周子言仁義中正而不及於禮智之意同。

凡人皆有氣質之性。氣則得於天。質則得於地。但有得其中者。有得其偏者。有得其純者。有得其雜者。人之不能如聖者。拘於氣質也。物之不能如人者。亦拘於氣質也。人變氣質也。易物變氣質也。難此人之所以靈於物也。

言天之序者。莫過於曆。曆所以明時。狀地之形者。莫過於圖。圖所以經野。

崑崙衆山之祖也。乃始同而終異。東海百川之宗也。乃始異而終同。

山川有定。州邑無常。故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疆界。而不主於州邑。得廣狹一定之勢。一行占天。以山川定分野。而不主於方國。得上下一定之形。

天動物也。觀於北辰。動中之有靜也。地靜物也。觀於流泉。靜中之有動也。

陰陽

陽出而陰入。陽入而陰出。陽左而陰右。陽右而陰左。其道恒相反。其功恒相濟。

喜怒者寒暑之象也。視瞑者晝夜之象也。呼吸者潮汐之象也。

陽者萬物之祖也。昆蟲隨陽而起。滅草木隨陽而盛衰。故聖人貴陽而賤陰也。

日在上則為晝。日在下則為夜。日北陸則為暑。日南陸則為寒。是寒暑晝夜。皆日之所為也。

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無處無陰。陽則無處無鬼神矣。人豈可欺於屋漏乎。

地動者。乃陰陽之氣動也。氣動則形隨而動矣。故燮理陰陽則災異可息。

古者冬至日宜收斂。乃安靜以養微陽也。夏至日宜興作。乃震動以遏微陰也。聖人之意可見矣。

月令一篇。即大人與四時合其序也。

純陽曰神。純陰曰鬼。陰陽相半曰人。至清曰天。至濁曰地。清濁相半曰人。是故合幽明而參上下。其理本同而無異也。

書之格于皇天。詩之皇矣上帝。周禮上帝玄天。史記天

一恭宮。皆天之異名也。而夫則一而已矣。

雲霞。天地之文章也。星辰。天地之度數也。風霆。天地之號令也。雨露。天地之恩澤也。霜雪。天地之刑威也。是故配乎天者其聖乎。法乎天者其賢乎。

乃命羲和。敬授人時。有曰鳥獸羣。鳥獸希革。天下之物多矣。何獨及於此耶。蓋禽鳥得氣之先也。故以是而明其候焉。

小雪。雨水。鴻鴈。苦菜之類。皆氣候也。蓋作曆者因尚書鳥獸而推廣之者乎。

氣候應時而得其正者。人君有燮理之功。氣候失時而乖其正者。人君無參贊之化。

復為冬至。姤為夏至。備時序之全者。莫易卦若也。

六經言時序者。易之後天。書之七政。詩之七月。春秋之春王正月。皆是也。而天地之化可見矣。

音不同也。而清濁盡之矣。象不同也。而方圓盡之矣。數不同也。而奇偶盡之矣。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天地之間。鷦鷯多。鳳凰少。豺狼多。麒麟少。荆棘多。良木少。惡草多。芝蘭少。小人多。君子少。陽一陰二之說也。

觀雪花六出。見陰陽有自然之數。

人生始化曰魄。魄者地之質也。故人死魄歸於地。既生魄。陽曰魂。魂者天之氣也。故人死魂升於天。

天地萬物。凡固於陰陽者。皆有興衰。皆有生滅。亦以陰陽者。變易之道也。

法象者。陰陽之迹也。神化者。陰陽之妙也。法象極天下之至有。神化極天下之至無。非有則無。無所見。非無則有。無所生。有也。無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天地陰陽之大也。日月陰陽之精也。鬼神陰陽之靈也。

人物陰陽之化也。本於一。分於二。惟其一也。故常惟其二也。故變其變無窮。無窮則久。

天主於氣。氣則輕清。故動。地主於質。質則重濁。故靜。天之氣既旋繞於地之外。復升降於地之中。其曰天氣下降。降之者。天之氣也。又曰地氣上升。升之者。亦天之氣也。故天無體。以地為體。地無用。以天為用。形氣備。體用全。三才立。萬物生矣。

夫易者。陰陽動靜而已矣。周子得易之靜。則可以測陰陽之根。程子得易之動。則可以觀天地之心。邵子得

易於動靜往來之間。則可以見三十六宮之春。

陰陽迭勝者。天地之氣扶陽抑陰者。聖人之心。

治曆明時。人君合天人之道也。是故義和保章。治曆之官也。璿璣玉衡。治曆之器也。土圭經度。治曆之法也。告朔授時。治曆之制也。對時育物。治曆之政也。曆可

易言哉。

莫莢之草。知望朔。梧桐之葉。解閏餘。應氣數之感者。不止於葭管也。

明者。陽也。晦者。陰也。月之有明。日為之也。動者。陽也。靜

者。陰也。地之有動。天為之也。

邵子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天之氣行於地。而驗於人。三才豈有不同乎。禎祥不同。景星慶雲。不如和風甘雨。靈蓍芝草。不如瑞麥嘉禾。鳳凰麒麟。不如賢人君子。

邵子聞杜鵑曰。有人起東南為相。其禍非六十年不已。此天命之必然也。又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効何益耶。此人事之當然也。是天命人事。邵子兼言之矣。

邵子因杜鵑之至。而知天下之亂。孔子因鳳鳥不至。而知吾道之衰。其意一也。

慈湖謂堯舜禹之時。曆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故孔子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以此觀之。則人能勝天可知矣。

醫所以調陰陽之氣。廣乎仁也。巫所以昭陰陽之靈。達乎禮也。卜所以泄陰陽之機。通乎智也。

天命人事是一事。有是天命。即有是人事。有是人事。即有是天命。天人本非二事也。

五行

五行陰陽之變化也。洪範五行之說言其性也。繫辭變化之序言其數也。周禮樞紐之類言其德也。至宋儒周子程子益發明之。而五行之蘊彰矣。

木者五行之始也。水者五行之終也。氣化流行而歲功成矣。建寅之正不於是而可見哉。

木火金水無土不生。仁義禮智無信不成。是故土有定名而無所不在。信有常守而無處不存。

火干土則旱興。火干木則地震。是災變之作皆五行之

為也。盛德之君理陰陽順五行則災變少而祥瑞至。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故善法天者莫過於堯舜之執中。

天以木之氣賦於人而有仁性之善發於外則有惻隱之情擴而充之可以育萬民。天以金之氣賦於人而有義性之善發於外則有羞惡之情擴而充之可以正萬民。禮智信亦然。是謂天人一理體用一源。

洪範五行曰水潤下土稼穡大禹治水得潤下之性而

導之。后稷播穀得土宜之性而別之。

周易言陰陽洪範言五行太極圖兼陰陽五行之意。

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吾聞其語矣。至管子曰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人心易。是又繫於水也。夫土形有

定不可移矣。若水則流通於遠近者也。而亦有所關係者何歟。

詩曰如金如錫史曰金玉君子夫比德於玉吾聞其語矣。不知金亦可以比德歟。曰百鍊之體純而不雜五材之用流而不滯是金亦可以比德也。

心屬火火附物而後有形故治火者在整物心宰事而後有迹故治心者在正行。

水無定質寓物而止火無定形附物而生。土能生物物終為土生生滅滅其化無窮。

五材之用有人力可為而得之易者如火可以鑽燧得土可以焚化得水可以掘井得水可以種植得為之即成求之即至。惟金則有不可必得者蓋以堅實之資造化亦不易生造化不易生則人力不易為矣。

木火土水咸有生意如木則一穀可以生衆穀火則一

火可以生衆火。土則地產之物。卒化為土。水則山下出泉。源源不竭。是皆有生生之性。惟金則形質有定。不易增加。或曰。造化忌貪。而不使之有餘。或曰。造化惡殺。而常使之不足。皆有見也。

陰陽五行。萬物之本也。觀陽居大夏。見天道之好生。觀金無餘氣。見天道之惡殺。

鹹酸苦辛甘。五行之味也。宮商角徵羽。五行之聲也。青黃赤白黑。五行之色也。溫涼寒暑和。五行之氣也。洪範獨言其味耳。而餘則未之及也。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一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二

氣化

理與氣皆有。但言道者不可過為分別。觀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理自寓於陰陽之中。張子曰。由氣化有道之名。理自寓於氣化之內。蓋理不離氣。氣不離理。謂理為道可也。謂氣為道亦可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一而已。無有不善。氣有二五之雜。故有不善。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兼氣與理而言。理氣不容相離。理氣皆可謂道。若曰陰陽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似太為分別矣。

天地之氣有理。而人可自外於道乎。天地之化不息。而人可自間其功乎。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中庸亦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是天地鬼神非大也。吾之一身。非小也。人與天地鬼神同一理。氣人能全此理。則與天地鬼神同。不能全此理。則與天地鬼神異矣。

天地之間以人物而生人物未有人物之時則氣生人物而已氣之清者為人故人之性靈氣之濁者為物故物之性愚迄今卒莫能易也

或曰宋儒理氣之說何如曰盈天地間皆氣也然非有理以主之則含畜者必不能純粹而不雜敷施者必不能有條而不亂運行者必不能悠久而不息生育者必不能常有常而不易故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順動者順理而動也若然則理氣之說不為無據但宋儒言理過詳其意似費矣

宋儒有理氣之說近世論者謂天地之間一氣而已無有所謂理而所謂理者不過氣化有條而不亂耳只當以氣言不當以理氣言也以予觀之理有不同義理性理道理皆謂之理有條者特其一耳既曰有條而不亂則孰主張是而使之有條而不亂耶觀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中庸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然以實理言誠則相近以有條言誠則不足以盡之宋儒之言真有據也

人之一身氣也仁義禮智之四德亦身之所有也然以

道理性理言四德則可以有條言四德則不足以盡之

古之善言天者如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如曰知天地之化育如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如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此則理氣之說即可辨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然天之所賦果皆氣乎抑有理乎若曰天以氣賦而人以理兼則人賢於天遠矣有是理乎

今以有條言氣化不過小德之川流耳若夫大德敦化亦必有其道矣

人有陰陽之氣即有健順之理稟五行之氣即有五常之理故理氣不容相離

集義而生浩然之氣觀此則可以知宋儒理氣之說理氣之說觀人則可以知如目視耳聽氣也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則理矣手持足行氣也手容必恭足容必重則理矣理豈有離於氣氣豈有離於理哉

論道

由太虛有天之名乃天之體由氣化有道之名乃天之用

聖人學不厭即天地之至誠不息也誨不倦即天地之發育萬物也

體道與言道不同言道者有此德則有此效乃理勢所必有者聖賢不得不備言之若夫體道則惟盡其所當盡而其所當得者不暇計也

學者於道當以非難非易視之可也以為易則忽以為難則畏欲其入道也鮮矣

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乃人之常也而可以言道耕田而鑿井出作而入息亦人之常也而可以言化凡物所當有者道也事所當為者道也流動充滿舉在目前又何高遠淺近之可分哉

道理在天地間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了會得此則將求之而無不得施之而無不應其脩己治人應事接物之間自綽然而有餘裕此古人作聖之機括也天下事物皆有一定之理只要吾人知之真而行之至耳知之不真便有暗昧不明之虞行之不至便有欠

闕不滿之處皆非至善之道也

一事合理一事即道事事合理而道不可勝用矣何必以高遠為哉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而釋者謂常自在之曰顧蓋目與心相通自在是則心亦在是古所謂見於羹牆者即此意也文王望道未見夫豈真無所見哉顏子瞻前忽後正欲求見乎此也孔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亦謂用力真切則道可必得也

求吾心之理於天下則無所不在求天下之理於吾心則無所不該人當公其心以貫天下之道

夫子一貫周易敬義中庸中和其理相同盡已曰忠推已曰恕忠本天德恕為王道

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此乃是仁之德未至於此者當以忠恕而求之則自能太公而順應矣

天下有理外之事有意外之事雖智者不能全知也

論學

天下之人有上知者有下愚者有性相近者上知之人

不教而善下愚之人教亦不善相近之人教而後善
三者之中惟相近而有待於習者為多是以在上之
教與在下之學皆不可以緩也

學者專心向善則惡自潛消一或放逸則欲念即從而
起故學以不息為貴也

學貴不息纔覺費力便不能久須造到進不容已處方
不間斷但不容已處難言也

為學之道當敬以立萬事之本明以察理欲之幾勇以
決從違之意然後可以盡學之道矣

為學要成片段如顏子三月不違仁便成片段其餘日
月至焉者便不成片段

古人之學惟以戒慎為急而不貴於文藝之博古人之

教惟以默契為真而不貴於語言之贅

君子體乾之象而自強不息體坤之象而厚德載物則

可與天地合其德矣

學者用功無往不至其曰慎獨者就人所易忽處言之
耳此處能慎將無往而不慎矣

常人求合乎人故謹於人所共見之處君子求合乎天

故謹於人所不見之處

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孔子非以博奕
為可為蓋心不能以長靜無所安頓則邪念外慕之
意起矣反不如博奕之為愈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觀古有胎教所以學於未生
之前也况既生而可以不學乎古有死諫所以行於
既死之後也况未死而可以不行乎

聖賢教人之言雖多然其理則未嘗不同學者宗其一
皆可以入道道有入則質之群言亦無有不通也

程伊川面前置水一盆指以教門弟子曰清靜中一物

不可着纔着便搖動此便是存養工夫又趙公常以

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便是省察工夫又人有目

畏失物者明道教以室中置物之法此便是克治工

夫皆古人用心親切處

水澤溺人而舟浮者虛也散灑注水而罷覆者滿也故

君子以中虛為貴

石至剛也水至柔也石被激而損者久也石至堅也木
至脆也木穿石而生者積也故君子之學必積久而

後成焉

怵惕於赤子入井之時非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可見天性良心本自為己其為人者乃失其本心而以私欲間之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君子為己之學也君子有為己之政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是也君子有為己之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是也君子事

事盡其所當然蓋不止學為耳也

顏子終身為學只在心上用功然私欲二字終不能盡

去猶有時而發後之學者豈可泛然輕易於此哉

變化氣質乃以人勝天之道非勉強奮發則有未易能者

榮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皆是氣質之弊能變化者其曾氏乎

天者陽也不能兼乎地地者陰也不能兼乎天人稟陰陽之氣而生則有以兼乎天地之全矣是豈可以自棄乎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二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三

論心

學者涵養此心以為萬事之主必使心能制事而不為事所制然後事變之來皆可以從容處之而無難矣凡天地間萬事萬物之理皆具於吾人之一心特開悟與不開悟耳未悟之前則寂然若所本無既悟之後則豁然若所素有且以字學一節論之上古無字而後方有字以古未開悟而後始開悟耳少未識字而壯能識字以少未開悟而壯始開悟耳凡事皆然殆不止此則心之大而無所不包也不於是而可見哉學者要全吾心之體心體本公吾不可私心體本明吾不可蔽心體本虛吾不可塞心體本靜吾不可擾心體本正吾不可邪心體本大吾不可小凡害吾心之體者私欲也是故塵去而鑑體著欲去而心體全君子之學亦去其欲而已矣

心者虛靈之氣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者天所賦於心之理而人率之以為道也心正則理可得故大學言心而不言性性盡則心可存故中庸言性而

不言心

心者活動之物也故人各有所用心處君子之人亦惟用心於所當用者而已學校之設所以使人用心於所當用也

君子之學當先求所主大學心不在焉無所主也孟子求其放心有所主也有此主則凡善皆可以操持凡惡皆可以禁制而不陷於邪僻之地矣

心者一身之主學者用功必先收歛此心以立根本然後求心中之理體驗擴充將去方能日日有進

此心之量有無不可知之理有無不可行之道脩身者當造其極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以此知居敬窮理二事不容相離

君子心有定見志有定守故隨所遇而不失其正苟內無所主則因事觸物皆為所移其趨避之私憂懼之患寧有窮乎

大學條目自心正以上皆致中事自心正以下皆致和事

觀人之法虚心惟難鑑惟虛故能照物心惟虛故能觀人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心虛也莫知其子之惡莫知苗之碩者心不虛也

虛心之事非特觀人觀書亦然世之學者雖日攻詩書然心在於詞章志溺於進取不知詩書為何物苟却去他念虚心觀覽則義理自明受益尤多矣

學者當去心累凡性情偏僻之處皆心累也故入有多憂者有多懼者有多疑者心有此累則其造道也便不能一意超入矣

良心常有發見時其好善惡惡之意森不可遏此時可以體認天理二字

良心之發人皆有之但君子則擴而充之使必遂持而久之使必存衆人雖有亦隨起隨滅而已曷嘗致謹於是哉

良心常有發見時不察識則昧而不知不擴充則隱而不著皆非能盡其道也

赤子之心是黑底虛靜大人之心是白底虛靜在開悟

與不開悟耳

良心者吾心自然之善也出於內而不假於外得於天而不滅於人乃衆人之所忽君子之所重也

學者不可失其本心本心者乃吾本然所有之良心也聖人本心常全賢人本心求全下此而昧其本心者多矣雖曰昧之然亦有時而發如不葬其親本心昧矣而不能不發於此類之時不愛其民本心昧矣而不能不發於殷鯀之際小人不善而消沮閑藏非其是非之本心乎象至不仁而黷陶怙愎非其羞惡之本心乎但明於此而暗於彼得於暫而不能持於久亦終必亡而已矣何足貴哉

吾心獨知之地非特一時之惡所能辨每於夜氣清明之時凡平日所行所言暨心所思惟少有不合於理者舉在目前盖有愧悔之不及者皆吾良心之昭著也

論性

不特孟子言性善雖子思亦言性善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句可見言天於性之先言道於性之後

天與道豈有不善乎

孟子言性如言鏡之體本明荀子言性如言初鑄之鏡必不能照物楊子言性如言鏡可昏可明韓子言性如言鏡有明者有昏者有半明半昏者要之孟子之言是使鏡之本體不明雖磨亦無益焉能使之明哉司馬溫公論性不以孟子之言為是亦不以荀子之言為是只以楊子之言為然宗孔子性近習遠之說也惟有義理之性也故天下有聖人惟有氣質之性也故天下有惡人變氣質以全義理是必有待於學矣

吾道有體所謂性也中也吾道有用所謂情也和也彼空虛幻妄者徒見斯道之體而失之於無者也刑名度數者徒見斯道之用而失之於有者也皆於吾道有悖焉

予嘗讀老子之書矣可以守已而不可以治人也予嘗讀管子之書矣可以治人而不可以守已也

學而時習之與有朋自遠方來二節乃盡性之事人不知而不愠一節乃知命之事

人性有二有至正之性有兩可之性至正之性如孟子

之言性善是也兩可之性如孔子之言相近是也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矣情亦有二有至正之情有兩可之情至正之情如孟子之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兩可之情如中庸之言喜怒哀樂是也發而中節則正發不中節則不正矣

予每於聽獄時見吾惻隱之心與是非之心焉

有天命而後有性有性而後有情聖人者全性命之德與天而為一也賢人者有正情之學與天而求合也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天性渾全妙用出焉情不待正而自無不正也反之者根本未固情感遂失而急制其情以復其性也昔邵子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只於情上用功可見性之者得於天而全於已由乎中而應乎外也反之者失於前而求於後制其情以全其性也

人性皆善至情則有惡故君子之學必先於正情

孔子曰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此乃正情之工夫也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是將一件制一件與由仁義行者自是不同

七情之中惟怒為難制故周易大象必以懲忿為言夫遇可怒之事而怒之亦何所害但有不當怒而怒之與事雖當怒而忿厲太過事雖已過而心不釋然者皆不可以不懲也

霜之殺草霆之擊物皆天地之怒氣也而人豈可少哉故孔子稱顏淵不遷怒而未嘗云無怒也

釋家謂一怒滅衆善是欲去其怒也然怒乃七情之所

有夫豈可去但要發得其當耳

讀書不可於紙上求當體認於心不可專在心上求又要於日用行事發將去方是體用合一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固賴於習習當謹其初內則曲禮教誨幼子之法皆謹初之道也

性情不容相間如好惡情也好善惡則性矣理氣不容相離如視聽言動氣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理矣

心統性情故學以正心為急心正則性無不存情無不

當矣

赤子始生便欲安便欲眠便欲食五常之性全然不見可見氣質之性發見早義理之性發見遲

廓然太公性之體立也物來順應情之用行也

廓然太公一心之理自在物來順應萬物之理皆通

論仁

孔門問答多言仁而又曰罕言者何也蓋答弟子者乃一節之仁也所罕言者乃全體之仁也全體之仁則一私不存萬物兼濟是豈學者所易及哉

存於中者一私不存雖顏子不能不達於三月之後發於外者萬物皆濟雖堯舜其猶病諸子貢一言及此而夫子拒之他可知矣此所以為罕言也

孔門之學以求仁為宗夫子安仁諸弟子知利仁也

古人論仁如曰心之德性中之仁也曰愛之理情中之仁也性中之仁專言之仁也能包四者情中之仁偏言之仁也止於一節

吾性之仁固包四者及見於情則仁必不忍於苟且故有羞惡之義仁必不忍於侵奪故有辭讓之禮仁必

不忍於顛倒故有是非之智是不惟性中之仁能包四者則情中之仁亦可以包四者矣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人之仁即天之元觀元能統天便知仁包四者觀元能始物便知仁能愛人有仁即有義禮智信有義禮智信方成此仁是仁者理之綱領而義禮智信皆其仁之節目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學者觀天之道則可以知人之道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理本直蓋得之於此也

自誠意正心以至脩齊治平自經綸大經立太本以至知化育自盡已之性以至盡人物之性參天地之能皆吾一念之仁之極功也夫子罕言非以是歟

人之仁即天之元孔子曰大哉乾元故朱子曰仁之道大

仁者以天地為一體萬物為一身故曰無我

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孟子曰仁者宜在高位即周易長人之謂也

孔門論仁只是告以為仁之事未嘗說出仁字未所以

程子教人先要識仁蓋能識仁方可以求仁矣

孔子不曾說出仁字之意程子論仁之言雖多然亦不曾明說得定惟以公字為頗近之

學者公心惟難心公則欲盡理還而仁在於是矣

克己者公也復禮者仁也故曰惟公近之

學者於仁欲知名義之實當察乎性情之際欲知用力之方當去乎私欲之偏

古人謂求仁之方惟恕為近或曰以誠敬求仁何如曰未有不誠敬而能恕未有不恕而能仁者也

夫仁人之安宅也能求吾心之所安處而行之則仁在於是矣

仁者五常之首孝者百行之源故孔門之中以求仁為宗以盡孝為要

五聲莫重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先於白五德莫大於仁仁也者萬善之所由歸也

仁有性中之仁有情中之仁中有未發之中有已發之中其理未嘗不同

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至漢儒曰以仁治人以

義治我是又為仁外義內矣有是理乎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三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四

論中

開萬世心學之源者惟在乎執中之一言古今學者千言萬語之無窮不過發明乎此而已然其道豈有外於是其學又豈有出於此哉

學須至道道須至中聖道之所以可法者以其中也異端之所以可斥者以其偏也

孔子博文約禮學者只於約禮內求中字意亦自可見惡固有弊善亦有弊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是也或曰善各有弊惟中則無弊予曰子莫之中能無弊乎

自堯舜禹湯以來俱言中至孔門教人與師弟問荅又止言仁而不言中者何也蓋二字大同而小異言中言仁亦各因人而施耳教人之法當由易以及難仁比於中差易耳何則仁者理而已矣凡存心合理仁也行事合理仁也一念合理仁也一行合理仁也以此進道猶易至於中者不但合理而又理之恰好處也要必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方謂之中止止久速各當其可者方謂之中守常達變而無過與不及之

差者方謂之中以是教人則愈難而不可以驟入矣其言仁而不言中者非以是歟

孔子教人不言中至子思中庸又多祖父之言者豈子思於此有異聞乎曰教人與論道不同教人當就其可及者誘之至於論道則遠近精粗何所不可中庸一書不過孔子平日論道之言而子思述之以作中庸也觀中庸其至之言則論語亦嘗及之矣但不責門人以遽能也

天下無二道仁與中未嘗不同但言中便覺深一步

求仁而深造之則中在於是矣

孔子時中之聖直接唐虞執中之道

入君必有執中之道方可以主天下堯以是道傳之舜舜以是道傳之禹彼帝嚳帝堯之父也史言帝嚳執中而徧天下則堯執中之旨亦必有所自矣又安知帝嚳無所自乎

伯夷柳下惠聖人也有隘與不恭之偏信乎中庸之鮮能也

中庸不可能也見其中之難盡我欲仁斯仁至矣見其

仁之可及

仁道之全孔子罕言則其不言中也固宜

中乃道之活法以權宜喻之為是仁乃人之生理以毅種喻之為切

論志

學者莫先於立志故行事在先定志志定則趨向施為方不亂立志要高要以聖賢自期要以天道自任處出門登衢必有一定之向往豈可終身為人而無一定之志乎

古云一年視離經辨志蓋志者心之所之心之所向者正雖終身所造不過成乎此志而已故曰士先志觀孔子論為學之序必以志於道為先而其自言為學之序亦以志於學為首即此意也

古人辨志之言甚佳如學一也古人之學欲求得於己今人之學欲見知於人仕一也古人之仕欲行其道小人之仕欲遂其私凡若此者其事皆同特志不同耳于此而能辨之則理欲昭然賢愚在目而吾心之意自有所擇矣非入德之要而何哉

學莫先於立志立志當正持志當久行志當實則道在是矣

論德

古人雖有才德之稱其實才本於德有德則事皆循理事皆能治非才而何是才也者德之所發也而可以偽為耶

體無不具者德也用無不周者才也體用一源故才德非二事也

心得其理者德也事得其理者才也凡理繁而治劇木過得繁劇之理而已矣戰勝而攻取不過得戰陣之理而已矣極而言之如大禹治水得治水之理也后稷播穀得播穀之理也彼外理而言才者私智小術而已矣何足道哉

凡無才者事至而不能處雖處而不得其當只是不得此事之理耳

德則有才才本於德或曰才本於智而智乃五常之德也

古者文武不分文武分則無全才古者才德不分才德

分則無全士

萬事萬物之理具於吾心能推廣運用得去即謂之才也

堯舜之功業不過事得其理而已孔孟之著述不過言得其理而已

自古未有無才之聖人只是見理真而行理果也

觀古十六才子則所謂才者即所謂德而才德不分爾知矣若司馬溫公所謂才勝德德勝才則才德始分而為二矣

古人之所謂才以才合德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以才對德而言也

乾元亨利貞乃卦辭大通而宜於至正耳至孔子文言則以為春夏秋冬又以為仁義禮智與文王之意不合何也曰乾為天四時乃天所運之氣四德乃天所賦之理借文王之辭發乾卦之蘊有何不可乎

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貞智也此言人之性同於天也春喜也夏樂也秋愁也冬哀也此言人之情同於天也

義之道方智之道圓禮之道曲信之道直仁之道大

理得於心之謂德理見於行之謂道厥本相同

聞見之知與身親行之之知雖所知有深淺之不同皆不可不謂之知也

孔子子思皆以知仁勇為言求之五常只有仁知勇嘗有勇字來蓋以學者進道萎靡者多奮發者少故復以勇字並言也

敬以直內敬雖直內而實貫徹於外義以方外義雖方外而實裁制於心

非義之財聖人不受人豈可以貨取乎非禮之祭鬼神不享人豈可以諂求乎

論古

稷播百穀以養民契敷五品以教民此王道之始也其有功於民也大矣

契敷五教誘民之善皋陶明刑戒民之惡交相贊者也大禹治水除民之害后稷播穀興民之利交相濟者也

管仲通貨積財是欲以商而足民也孟子制民恒產是

欲以農而足民也

文王出獵而為之卜意在於得臣也孔子出獵而為之兆意在於得君也

孔子未見周公而夢周公高宗未見傳說而夢傳說此即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通之也精思之極也

周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即古者丹書之意

周公戒伯禽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觀後魯宋人之守禮是必

有所自矣

予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與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嘗以為疑及觀越裳氏來朝之事然後知

聖賢之言不虛也

周公輔周之法與文王治岐之政即有不同可見法古者在得其道不必拘其法也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取其救世也取其救世雖伯如管仲猶與之況王者乎

伊尹放太甲於桐與周公攝位而朝諸侯只是憂國愛

民之急不以遠嫌避疑為事非有大聖之德者不能也

太公避紂而隱居也年已老矣使其不遇文武之君為順天應人之事則終身退處若一無所能者後世豈知有太公哉然則古人功業亦其有幸不幸也伯夷志在於尊主得聖人之經太公志在於救民得聖人之權

周公相成王於王左右之人及細微之事皆掌於冢宰領於宗伯其意深矣後世若申屠嘉賁幸臣鄧通之

罪趙普於薰籠之造制以有司之法皆能識周公謹

微之意

奢與儉相反也奢固近於惡儉亦未盡善觀齊晏子之儉則失之隘漢公孫弘之儉則失之詐故周易之儉則名曰苦而不可貞論語之儉則名曰固而流於陋儉猶不可取况奢乎此中道所以為貴也

予謂魯男子之不納釵婦也有三善焉其持已也好乎德而不好乎色一善也其法聖也法乎心而不法乎迹二善也以如此之人而不自著姓名於世是其為

善也務乎實而不務乎名三善也魯之多賢不於是而可見哉

齊人多詐桓公管仲之遺風也魯之多賢周公孔子之餘化也

周之衰也使有齊桓晉文則秦必不敢滅周然則霸者之功豈可少哉

昔吳既為越所滅越復為楚所滅楚復為秦所滅秦復為漢所滅是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欲國長久者以仁道守之可也故曰仁者無敵

蘇秦合縱諸侯與管仲九合諸侯之事相似然力

侯足以成功合縱諸侯不能成功者何也蓋九合諸侯猶有尊周之意合縱諸侯無有尊周之意故也

天下之事當專心致志奮往直前然後可成二三其心者決無有成之理昔六國於事秦拒秦之事離亂於

胥中而不決故卒滅於秦有宋於戰議和議之事離亂於胥中而不決故卒敗於虜皆可為後世戒也

士不當為習俗所染如西漢和厚流於隨矣能染他大而不能以染汲黯東漢清議至於激矣能染他人而

不能以染申屠蟠至孔明仗義之兵不染於三國之利達韓愈實道之文不染於八代之詞章宋則程朱不染於佛老元則許衡不染於夷狄中流砥柱其孰能易之哉

節義美行也漢人以節義而促人之國經術美事也宋人以經術而戕民之命皆其用之不善也

魏徵佯為獻陵之對與不觀七德之舞其轉移君心過於直言極諫者矣

魏徵不觀七德之舞與孔子不對宴樂之事同

柳子厚不願為師韓退之不願為吏

不為吏可乎

劉元城謂蕭何脩未央宮堅帝都長安者乃一時之權

也至溫公以杜麗為非者乃萬世之經也二公皆有

所見

司馬溫公之相宋也不惟繫中國之望而且繫天下

望不惟得夷狄之畏而且得夷狄之慕溫公其賢矣

哉

宋儒謂小人嗜利而附新法固可罪君子變節而附新

法尤可罪方新法之行也衆議不便安石辭疾稱病
欲罷之此國事興廢之一機也帝問諸趙閱道對曰
候安石自罷之遂不廢夫不取必於公論而欲
安石安石肯罷之乎是誠不可以告諸君卿等
諸天耶

魏無知薦陳平故能成安劉之績妻師德薦仁傑

成反唐之功傳曰生臣事君以死蓋謂是歟

歸功於無知而仁傑不知妻公之意上錯

陳平對侯則功於無知而為細

亦人所難及

河間樊深著

主靜

心以主靜為先慎動次之學者當於靜內求喜怒哀樂
之中求仁義禮智之性求萬物皆備於我之源求天
地合德之妙是一心者其大本也而無所不有主靜
者其大法也而無所不存察識者其大智也而無所
不知擴充者其大勇也而無所不行然後體用之學
盡矣

為學當主靜以察其動曰主敬曰主一皆所以致夫靜

也曰辨志曰知幾皆所以察夫動也

主靜以觀其動方能察識四端而擴充之也

動有二有自內而發者有因感於外而發者皆不可以

不察也

敬以直內所以主靜也義以方外所以慎動也

主靜以察動動而合理則動亦靜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靜時靜也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是動時靜也

敬則無欲無欲則能靜矣

無事能靜則動時方能順理動時順理則事後方能靜
交相助者也

赤子之心不失本體以其常靜也大人之心不失赤子
以其無欲也無欲則靜靜則本體不失

先儒每教人靜坐然不但靜於身而又能靜於心身心
靜萬事之本立也

宋儒每教學者靜坐然靜坐中亦有工夫若只討要靜
坐不知與釋家禪定何異

人之一心無有靜而不動動而不靜之理大端動靜互
為其根而其動差多於靜耳宋儒主靜之說蓋所以
矯其好動之偏而培其發動之本也

學者要求主靜工夫蓋心體本靜其有動者因感而生
耳是靜者其本然動者其遽然也譬之於天晴明者
乃其常體陰雲者乃其變迹也

天地生生之德不始於春而始於冬所謂不專一則不
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古人主靜之說蓋本
於此

學者當先求何者是道何者是學蓋內外合理謂之道
求合於理謂之學至其用功之要則在於一念發動
之初而謹之以達於外耳

不先讀書講明義理則一念之動理欲莫分百行之施
程式無考誦讀工夫不可無也

近世儒者立言有曰心無靜知是睡時是靜覺即是動
以心乃活動之物也以予觀之心亦有靜時如一念
不動之時亦有然或驚悸弗寧或歉然無得皆無存
養工夫有存養工夫意象自別是心靜時亦有只是

少惟心動處居多

靜而存養動而省察省察只可用於動若存養則無所
不在蓋靜而內守則心無不存性無不養動而合理
則心亦無不存性亦無不養如孝以事親則心存於
孝而孝之天性盡矣弟以事長則心存於弟而弟之
天性盡矣是存養者兼動靜談內外而言之者也
堯舜事業雖大豈外吾心性而為之者哉亦不過此心
之當為性分之固有而已矣故吾以存養兼內外者
蓋以是也

主靜則可以養吾之性慎動則可以全吾之道

天命之正具於心而為理散於事而為道其根本之地則在於方寸之中故必操存涵養日培其中而後發之於外則種種皆善不勝其用若舍此不求而徒事於枝葉之間雖一時所就不無可觀求其充實光輝之妙則有間矣

予嘗誦讀不過記古人之言而已又嘗思索於已亦無所得遂即求理於吾心動靜之間與事為之際然後此心方有實地矣

觀中庸首章戒慎恐懼慎獨字畢竟入德之方本於一敬

或曰每見鄉人祀神雖一器一物無不淨潔一言一動無不崇信此可為敬否曰心雖奉神而祈福免禍之意多焉得為敬必如孔子敬鬼神而遠之然後謂之真敬矣

先儒解敬字曰惟畏字頗能近之予觀孔子言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真有敬之之意也

身心收斂謂之敬容貌整肅謂之恭恭敬二字不容相

離內能有是敬則外必有是恭矣

止極至靜也而衆星拱之東海至虛也而百川歸之惟靜可以制動惟謙可以受益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斯二句說盡為學之道蓋表裏動靜無所不該存養省察無所不至凡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要皆不外於此

敬義二字皆統於心敬是心有警惕處義是心有分辨處有警惕則存於內者不至於放失有分辨則行於外者不至於差謬而內外皆得其道矣

夫子敬以直內與以禮制心之意同義以方外與以義制事之意同

窮理

學貴有疑疑之者乃所以信之也古人謂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又謂觀書無疑看得有疑有疑看得無疑方為有見彼泛然而無所疑問者亦將何所發明乎

人有為善而不免於過舉者皆於窮理有未精也

道德未明不可不博極群書以講明之厥理既明則吾

心之運自有活法雖書中所言亦有不能盡者矣

察人論事真是者不難知真非者不難知可是可非者難知也不可不慎夫此矣

夫子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只是窮理之精

道德之後方可游藝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古人為學之序也今則畧於德而詳於文是以餘力末節之務為立身之本以博物洽聞之事為修己之急豈不謬哉

天下之理具於吾心然昧之而不能知者多矣所以隆

師取友誦詩讀書蓋將以開吾之知助吾之見明其理而見於行以復吾心之固有耳故謂之學也

自省

學莫切於自省自省則惡無所容善有所養反已自修之要法也

備己者不可有一毫自恕之心自恕則隱惡存與人者不可有一毫苟徇之意苟徇則直道廢

人不可以無愧愧者去惡遷善之幾也是故愧於面不若愧於心愧於衆不若愧於獨人必有所愧然後可

以至於無所愧彼肆然而不知所愧者又何愧耻之可去哉

愧字有益於吾凡吾警省悔悟處皆從平日愧中來仰何以愧俯何以作言何以尤行何以悔此正人心之靈人性之善處蓋一達於理心即不安矣故凡事只求心安處行之即是工夫行後心安即是效驗簡易之道無過於此

學欲心安如學而時習所以求平安也習而說者安也樂者安也不愠者安也安之為義其大矣乎

心逸日休安之始也手舞足蹈安之極也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存養工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此是省察工夫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是克治工夫

朱子曰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未至者金猶有鐵也近世士人有以金喻聖者其言蓋本於此

物感於前可以發興景會於內可以忘憂文王得此意於臺池鳥獸曾點得此意於浴沂舞雩吾人得此意

於茂林脩竹唐人得此意於風雲月露宋人得此意於窻草盆魚皆能動真念而去塵心亦適情養性之一端也

治欲

聖賢之所以得為聖賢衆入之所以不得為聖賢者其緊要在一欲字蓋欲者心之私也聖人無欲賢人寡欲衆人多欲故也然欲心得於有生之初因習染而漸熟非勉強克之則不能去也

聖人之心無欲故雖動亦靜衆人之心有欲故雖靜亦動

理欲不容以並立計利必至於害義觀唐虞授受之辭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乃古人相傳之要旨而直以開萬世心學之源也所以孔門之學以求仁為宗而罕言利孟子以仁義為言而何必曰利皆是意也孔孟而後人鮮識之惟漢董子曰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其志道也為甚尊宋張子曰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則其論道也為甚切然後堯舜之旨孔

孟之學無餘蘊矣

為善去惡二者為學之大端聖賢立言有自為善處言之者如君子務本之類是也有自去惡處言之者如養心莫善於寡欲之類是也又有交互言之者如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克己復禮為仁之類是大端君子之心主於為善此其志向如此至於用功亦惟因其意念之起而察之果良心發見則擴而充之或欲念少萌即克而治之而為學之道盡矣

學者當先明義利公私之辨學庸慎獨之功不過察此而謹之耳

理欲有相勝之機減得一分人欲即全得一分天理全得一分天理即退得一分人欲如磨鏡然去得一分垢即全得一分明全得一分明即去得一分垢學當內外如一又當始終如一內外不如一者私欲擾其心也始終不如一者私欲奪其志也

三代之時君臣上下皆言仁義而不言利迨後言利漸多言仁義者漸寡矣觀子貢告孔子曰願使齊楚合戰於濟瀆之野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

釋二國之患。惟賜能之。可見春秋以來。儒者以言利為事。蓋不止宋徑一人而已也。

欲心乃天之所賦。人之所稟。與生俱生。豈能盡去。但要端所欲於已。公所欲於人耳。

端所欲於已。可以立體。公所欲於人。可以達用。

已欲立。已欲達。端所欲於已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公所欲於人也。

周易所謂女正乎內。男正乎外者。端所欲於已也。孟子所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者。公所欲於人也。

凡人口之欲味。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乃世之常情。人之同欲也。若口食正味。目視正色。耳聽正聲。是情欲由於義理之中。即天理也。若嗜非禮之食。好不正之色。悅不正之聲。是情欲出於義禮之外。即人欲也。

情欲者。氣質之性也。乃人所必有。但約之於義理之中。可也。

釋家只欲滅情。只欲絕欲。所以教不可行。小人只欲蕩情。只欲縱欲。所以惡不可免。聖人不滅情。而能正其情。不絕欲。而能端其欲。

凡人自朝至暮。用動用作。皆情與欲之紛錯也。只要情得其正。欲合於理。則即君子之人矣。

因情欲而約之於理者。儒道也。滅情欲而去之欲盡者。仙釋也。

欲約於禮。其目非一。且以財利一節言之。有去之欲盡者。如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是已。有約之於理者。如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矣。是已。有為之於已者。如竭力耕田興學也。祿在其中矣。是已。有公之於人者。如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是已。如此行之。雖謂之無欲可也。若一於去欲。而不知所以處之。恐欲不能去。而為學之志荒矣。

人不好色。非人也。不欲利。非人也。不畏勢。非人也。蓋色莫大於男女。乃生身之本也。利莫急於衣食。乃養身之資也。勢莫重於君臣。乃治身之要也。但色可好也。婚娶有禮焉。利可欲也。耕學有方焉。勢可尚也。仕進有道焉。彼恣情肆欲。靡所不至者。大不可也。

勢利不可無。要在行之以道耳。如恩賞刑威。乃人君治世之要。而恩賞者利也。刑威者勢也。有利則可以勸。

人為善有勢則可以禁人為惡。
衆人有理欲之分。聖人無理欲之分。蓋理即欲。而欲即理也。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五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五

上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六

改過

過者無心之失也。知而不改則有心矣。是故知過能改。即為善。知過不改即為惡。

凡人氣質所偏。過惡所積。各有不同。學者要當求其病根。重處痛加克治。然後方可以漸而除。

未知過之前。知過為難。既知過之後。改過為難。非明則過不能知。非勇則過不能改。二者皆不可少也。

學者用功。惡無擇於大小。皆所當去。善無擇於大小。皆所當為。

君子之學。其謹於內也。當由粗以及精。其達於外也。當由近以及遠。

為善要培得善根。固善根不固。有時而易去。惡要去得。病根盡。病根不盡。有時而發。

日新又新。所以培善之端也。寡之又寡。所以去病之根也。

夫幾者微而未著也。然有心幾。有事幾。心幾出於內。而有善有惡。事幾接於外。而有是有非。智者察其幾而

預謹之則用功要而為效廣矣

凡論道只要求其是不可惑於群言凡行道只要得其宜不可執於偏見

遷善改過雖是二者然能改過則善自遷能遷善則過自改實相因者也

君子遇橫逆毀辱之來當先察其所由果處已待人未盡其道則過在於已矣反已而自脩可也處已待人已盡其道則過在於人矣置彼於度外可也

傲者凶德也不可以不懲怒者慘德也不可以不審

學以改過為難

二

觀蘇子論張良始為荊軻再政之計及

聞圯上老人之教遂改而為伊尹太公之謀楊子論

曹參始為勇悍強鷙之夫及聞蓋公之言遂易而為

清靜無為之治是皆能聽人言克改已過者也

雖賢人不能無過只是能改雖庸人不能無善只是不

充

凡人傲氣多發於少年此可以不懲義氣多衰於晚

歲此不可以不勉

善言難聞已之過尤難聞能聞過斯可以改過矣能改

過斯可以遷善矣

私欲者乃念慮萌動之失也若見於事則謂之罪惡而不謂之私欲矣故去私欲者在謹乎一念之間也

私欲萌於心則可以克私欲見於事則不可以救故學以慎獨為貴也

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此事為之失也若念慮之失人豈得而知之人知而已不知真無心之失也非過而何

君子有克已之功有改過之功克已之功萌於心者不

使發於外也此顏子之學也改過之功發於外者不

使至於再也此子路之學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必待人告而後知也顏子

有不善未嘗不知則不待人告而能知矣

顏子之過心過也已知之而人不知也子路之過身過

也人知之而已不知也

入道

天道運行而不息故至誠不息者聖人也與天而為一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也與天而為徒也

天地萬物皆有變其不變者天地之理也吾心之德也
於其不變者盡其當然於其有變者聽其自然如斯
而已矣

天地萬物本吾一身故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天地
位萬物育方成此身矣

不登高山不知登山之難也不涉深溪不知涉溪之險
也文王望道未見方見其有見也孔子中庸不可能
方見其有能也顏子莫由也已方見其有由也子貢
不可得聞方見其有聞也

千蹊萬徑皆通於夏千流萬派皆歸於海故孔門之中
曾子以三省而入道顏子以四勿而入道學道雖不
同至道無不同也所以學者用功當先求趨向之路
彼泛泛焉而為之亦終無所得矣

學者當篤志奮身直到君子境內又要常常照管不至
一時蹉跌則便是卓然一善人也

學者當懲私去欲剖破藩籬務使此心窺見大公無我
境界則處已應物之間綽然自有餘裕矣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方是德性用事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方是赤子之心

道生與聖人一貫相近擴充與學者忠恕相近

天下之義理無窮雖盡能為之亦皆其所當為况未必
盡乎此聖人謙德之實也

飲食人所同嗜也曰祭憤忘食曰食無求飽曰不知肉
味其中必有喜悅之意能勝此者學者須要識得
學有難言者如心有圓虛之神難言也理有獨得之妙
難言也事有應變之機難言也治有未然之圖難言
也

常人慮及一身聖人慮及四海常人憂在一時聖人憂
在萬世

天下皆道萬物皆理觀孔子之川孟子之濶中庸之鳶
飛魚躍皆是意也迨後若宋儒之鳥集驢鳴鷗機犬
吠春燕秋鴻雉陽兔陰梅枝楓葉石壇湯瓶之類皆
所以發明此意而未足以盡之也道豈可以一端求
哉

務誠

誠也者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天以實理賦乎人人

以實心體乎天然後為天人合一

誠與忠信微有不同誠者心之實體忠信心之實用也
夫子每每以忠信教人只是欲人以實心行實事以實
心行實事則進一步是一步為一事是一事者不以
實則名雖為善實無所得

或問誠字何如曰其必為善也如渴之思飲饑之思食
其必不為惡也如寒之畏冰熱之畏湯方謂之誠
務名之人不知誠之可貴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只是誠與不誠而已矣
誠以脩己則已無不脩誠以感人則人無不感此誠之
所以為貴也

學者立志當如天之高用功當如地之實高矣而不實
此曾點之所以終於狂也實矣而不高此子羔之所
以終於愚也

師友

五倫無師師即友中之可取法者

五倫之內所該者廣言父子則伯叔之類皆在其中矣
言君臣則治屬之類皆在其中矣言夫婦則媵妾之

類皆在其中矣言長幼則親疏之類皆在其中矣言
朋友則師弟之類皆在其中矣自五倫而次第推及
焉斯可矣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盡天下之人親義序別信盡
天下之理上之所以為教下之所以為學皆不能有
外於此也

師無定在隨寓而存是故執中相傳君臣之師也中養
不中父兄之師也勉率以敬夫婦之師也忠告善道
朋友之師也

道理充滿於天地之間吾將取之而不盡矣師豈專在
於人哉

師道不專於面命凡為法於後者皆師範也弟子不專
於親炙凡取法於前者皆弟子也

遊其門者功限於自畫異其世者志切於私淑故求師
者不貴於同時而貴於同道不貴於同處而貴於同
心

君子立朝上當為人君之師下當為天下之師
學有師道焉有友道焉二者不可以不重如曾子傳聖

人之道用功惟在於自省其自省者亦全乎師道友道而已矣

古有百世之師天下之友四海之兄弟不過心之同而理之一耳

學貴相資所以古人重朋友之倫一方不得則求之四方今人不得則求之古人以吾之心契彼之心以彼之道證吾之道然後昧者以明疑者以信謬者以正粗者以精而道在是矣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各有情分以相聯合至於朋友則

情不足以相固勢不足以相持故其情易至於疏薄所以久而能敬平仲之為善交也

正言難從諛言易聽故朋友之間規過惟難又況以勢位相臨者乎勢位愈尊則諛言愈衆善言愈寡此虛心求諫為有位者之先務也

春秋傳曰名譽不聞友之罪也蓋德未脩也賴友以成之而體可具矣德既脩也賴友以彰之而用可達矣友之為道不其重乎

窮而在下名譽不聞友之罪也達而在上慎簡乃僚友

之責也蓋親則溺愛疏則莫知故人之善惡惟朋類為能察焉

友道之廢久矣要必以心相契以道相與窮達如一而不容少變懲勸相資而不容苟隨然後朋友之道其庶幾矣

寒卦朋來親君子之真朋也泰卦朋亡遠小人之偽朋也若然則君子在內而小人在外矣天下豈有不治乎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六

人倫

大舜察於人倫所以為於己也竟使契教以人倫所以行於人也至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則帝王之道豈有異乎

倫雖有五而心則一心也理則一理也理在於心遇父則為親遇君則為義遇婦則為別遇長則為序遇友則為信因人而異施因事而異名而心與理則未始有二也

續集卷七

得聖君固難得賢后尤難得一時之盛固難得累世之盛尤難有周之時聖君相繼以治外賢后相承以治內則夫風化之美又豈後世所能及哉

父子之情親矣當以嚴濟和則分易明君臣之分嚴矣當以和濟嚴則情易達

古人君臣之義重伯夷叔齊乃孤竹君之二子世為商臣故不食周粟也

先儒有曰人臣為國家不當更顧身又曰身安而後國家可保蓋人臣事君亡身而可以濟國亡之可也存

身而可以保國存之可也亦惟以國事為重而已此身不足惜也

古者姓氏之賜出於君故世系為易明名諱之加出於親故卑幼為難犯

舜禹以孝化天下舜如窮人無所歸急於得親之心禹過其門而不入急於幹父之蠶

或曰割股奉親之事可以為孝乎不可以為孝乎子曰此乃君子之過於厚也可以為孝而不可以為中也

世之飲食關養者多矣幸而有此又可深責之耶故割股者不可以訓世而可以矯世也

續集卷七

民有賢孝風憲官宜採擇以付史館此教化之先務也

孔子事君之禮不曰色勃如也則曰逞顏色怡怡如也是不惟事親色難事君色亦難矣

家之有長猶國之有君長不立則事無所統長不善則眾無所法欲家之治也難矣

一事拂理非孝也故學者終身為善不過求全乎孝而已

或問為父而愛其子此是天理否曰天理也溺愛則不

可矣愛子而欲其為官此是天理否曰天理也官者世所當有是即父所當願也但欲子以正進身而愛君澤民方是天理欲子以僥倖得官而榮身肥家即是人欲此又不可不辨也或又曰父母生子則喜生女則惡此是天理否曰生子則喜者為可以繼嗣可以全孝此天理也生女則惡者傷父子之情違上天之命此人欲也

孔子未嘗言生至本立道生方言生孟子未嘗言生至樂則生矣方言生然皆本之於孝弟求蓋孝弟根於天性人能盡此則生意勃然而莫遏矣

孝者百行之本也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字皆從乎孝也門人序論語學而時習之即繼以孝弟為仁之本者其以是歟

伯夷以父命為尊欲全乎孝叔齊以天倫為重欲全乎弟孝弟乃為仁之本故曰求仁而得仁

父子兄弟一體而分故人道之中以孝弟為首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即此一事以見堯舜之可為堯舜之道雖大其與長者行不過徐行後長而已故徐行

後長即為堯舜之事也是故坐如尸坐時之堯舜也立如齊立時之堯舜也徐行後長行時之堯舜也孰為堯舜不可為耶

孝弟為政之首務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則欲為治者豈可以他求哉

昔緹縈納身以贖父文帝為之變法王繆前爵以請兄肅宗為之推恩二君知為治之本矣

謹庠序之教者明人倫也然人倫之中惟孝弟乃天合之親尤士人所當重者故又曰申之以孝弟之義

學者不但擇交又當擇配擇交所以相資擇配所以相助然則當何如曰輕勢利而重道德擇之之道當然也

易卦言利女貞此萬化之源也帝堯以此試大舜詩人以此美文王故孔子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此之謂也

古者閨門謹嚴若朝廷夫婦恭敬如賓友蓋閨內之弊易至於狎敬弊之法莫先於敬

教家之道惟婦為難化鄭氏所謂姑誨之誨之不悛則

責之責之不悅則出之其法似嚴而實當也

方今惟出妻之令不行故閨門之內無警絕友之事不舉故習染之累以成欲脩齊者不可不明乎此也

古今之人所見不同如出妻一事古人以為常今人以為異即此可以例見

不去惡臣無以成國不去惡妻無以成家不絕惡友無以成身皆古人剛斷之道義之盡也去臣令其可往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皆古人忠厚之道仁之至也

德教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一正一反之意也

三代設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如賢賢易色四事乃人倫之大者故謂之已學也

帝王兼君師之任

道德齊禮天下之師莫大於是

舜為法於天下天下之師也可傳於後世後世之師也欲更化善治者當自學校始學校之政擇其師端其教

人君又以躬行先之則三代之治不難致矣

古者井田所以養民之身學校所以養民之心二者立而王化行矣今也田不井授則多寡不均民有不能養其身者矣學不重德則文詞是務民有不能養其心者矣安得如古人之效

子產不欲毀鄉校欲存古之教也孟子不欲毀明堂欲存古之政也

古者輕吏而重師先教而後治故其化民也深後世輕師而重吏先治而後教故其化民也淺

兵凶戰危弗可苟也古之論兵者曰一年生養二年保

聚三年教練故子路曰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其斯之謂歟

兵凶戰危弗可苟也故三年為國僅使知方七年教民方可即戎昔晉文之興也示義示信示禮方可用之

是兵可易言哉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耒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古人三載考績即此意歟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耒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善

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皆計時以責效非曠日而廢時也

孔子為中都宰行政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之况三年乎有成之效於是驗矣

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乃較時量力期於必成而當時之君卒無有能信其言者何哉

觀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章見古人計日而進學觀者月可也三年有成一章見古人計日而達政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

施謂之孫相觀而善謂之摩孔門善教得諸此歟

堦土之民當訓以勤則可以不饑沃土之民當訓以儉則可以不貧務本之民當訓以禮則可以不鄙逐末之民當訓以義則可以不爭

漢之三老有古閭胥黨正之意漢之孝廉有古六德六行之意

孟子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也大學之書何故不及於此歟曰大學以仁敬孝慈信言明德以孝弟慈言新民非人倫之道而何哉

人之所以為人者心而已矣然心有動而有靜有隱而

有顯方其未動則靜也靜之所具則性也及其既動

則情也情雖有迹而未著也至見於事則著矣但靜

中之性無狀可名無力可用所以古人教人只就事

為言之上古不可知已堯舜教人曰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事為也三代

教人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皆事為也孔子孟子之

教人其言不同其為事為則一也靜養之論時或有

之亦不多見意謂事為合理則吾心可存吾性可復

何必切切於無迹者耶主靜之說至宋儒始侈言之

蓋將發前聖未盡之意救後人好動之失也學者於

此當何如耶亦曰主靜以察其動而勉勉於事為之

間即可以近道矣尚何俟於多言哉

博文所以為知約禮所以為行博文而不約禮則失之

浮約禮而不博文則失之昧是博文者乃大學格物

致知之謂也約禮者乃大學誠正脩齊之謂也教立

於上則即以是而誨夫人學之人教立於下則即以

是而誘夫及門之士是位雖有上下而教豈有差殊

哉

顏子卓爾體教之極也力無所用焉俟其自化而已矣
孟子躍如施教之至也言不能盡焉俟其自得而已
矣

化未易言也脩德而無查滓斯可以言化為治而無聲
色斯可以言化是化未易言也

大而化至聖之德也變則化至誠之治也化可易言哉
教民為善禁民為惡二者皆不可少而勸善之事尤為
先務國初以來聖訓諸書皆教民為善之目但今長
民者專意於懲惡之律而不屑於勸善之典無乃失
先後本末之序乎

古人教童子有小學之教今人教童子惟有讀書一事
而已讀書亦可只是於讀書中求所以收放心養德
性之意方可

幼年之人惟上智之士不教而善未至於此者心性蒙
昧隨俗染化者多矣故父兄之訓師友之教不可不
為之預此又人生有幸有不幸也

居官者立小學以教童子不惟有功於人才抑且有功

於治道

風雨霜露天道無隱乎物而物之所得有大小動靜語
默聖人無隱乎人而人之所得有淺深

古人訓人必先於音聲笑語之間教之然後於行步進
趨然後於衣服飲食然後於洒掃應對然後於字畫
句讀以漸而至於窮理正心脩身體道皆其教之豫
而養之正也今則舍此不學而惟欲以作文應舉求
利祿為心人才安得如古

訓蒙者如處寐人呼而覺之也易惡者如處醉人呼而
覺之也難

以書傳道不如以口以口傳道不如一心
人性貴於習習貴謹於初古人教子自能食能言而教
之况天子乎裴子曰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
之禮此人君教子之法也

孔子告哀公曰聖人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合土以
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燔以煇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
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是王者之道然也所
以孟子論政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董

子論教曰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
韓子論道曰有聖人者立教之以相生養之道寒然
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腐而顛土處而病然後
為之宮室以居之是古人論道皆不出乎日用常行
之間故曰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豈務為高
遠以強民所不能者哉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此從孔子不學禮無以立中來明
道教人以忠信為本此從孔子文行忠信中來其實
二者皆不可以少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古人未二十不冠恐其不能成身也未三十不娶恐其
不能刑家也未四十不仕恐其不能治國也後世則
無此意矣

諸經

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是求易之理於天地萬物也
孔子韋編三絕是求天地萬物之理於易書也

孔子之刪詩放鄭聲也孔子之誅少正卯遠佞人也

天下之道二是與非而已矣是故易之吉凶書之治亂
詩之美刺禮之因革春秋之褒貶皆是意也

易之時書之中詩之正禮之序樂之和春秋之義其理
一而已矣

消息盈虛者天之變也陰陽老少者易之變也進退存
亡者人之變也合而一之者其聖矣乎

有吉有凶者世之常事趨吉避凶者人之常情示吉告
凶者神之常能存吉去凶者人之常德

周公之流言東都孔子之匡人桓魋作易者其有憂患
蓋不止文王然也

嘗觀春秋一書乃周公封國之史易除卦辭餘皆周公
所著詩書之內或多周公之事或多周公之言三禮
又多出於周公之手若然雖謂之周公之六經可也

是不惟有利澤及於當時而又有著作垂於萬世周公之聖不可加矣孔子志欲行周公之道至形於夢寐之間而卒未能也故不得已取其所作者而述之以教人耳是雖不能成周公當時之化亦可衍周公萬世之澤也

六經文字之根本自六經之後作文者雖千變萬化皆自六經之理發揮出來是皆六經之枝葉也

觀尚書克明俊德作新民安汝止則大學綱領豈無據乎觀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大學條目豈無據乎

舜明於庶物即濬哲文明之謂也察於人倫即慎徽五典之謂也

歲二月東巡狩同律度量衡是布之廣者此也五子之歌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是傳之久者亦此也無非定民志而息民爭也彼釋老之言曰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有是理耶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

則當時之人不足於禹者亦多矣有扈之叛夫豈無所因耶

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故禹德曰衰不以揖遜而以征伐故湯德曰慙

堯舜為治之極也計亂不以武而以文德定焉則干戈可以不用矣非至治之時乎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咸建立國君以奉祭祀乃古人忠厚之道也文獻不足乃夏商子孫無世守之德也惜哉

古有巫風淫風亂風後世之人蹈此弊者亦多矣任觀風之責者不可不察乎此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衍曰朕之衍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人君度量當如此也彼秦設誹謗妖言之禁何其謬哉漢求直言近乎是矣欲敗度與以義制事者異矣縱敗禮與以禮制心者異矣故曰不類

詩者溫柔敦厚微婉和平讀之者與他書不同故必誦吟諷誦有一唱三歎之意然後詩人性情之妙自得

於言意之表矣

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事父可以事君可以識物可以達政可以專對讀詩而有得於是焉斯為善讀未得乎是則亦徒讀而已何足貴哉

孔子曰思無邪一言可以盡學詩之法孟子曰以意逆志一言可以盡說詩之要

詩經與他經不同義在諷誦吟詠之間所以焚書之後遺缺者少以得於口誦者多也

春秋終於請討陳恒之年蓋恒弑君天下之大變也冰

夏禮集卷

四

浴請討天下之大法也請討而魯君從之春秋不必作矣請討而魯君不從然後作春秋以明法也知我罪我其此意歟

有周之時臣下僭竊則王法不赦其威也有王室以問之其衰也有伯主以討之王室不問伯主不討此春秋所以作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春秋之時天下之人不稟命于周久矣孔子生於其時乃聘諸侯以陳君臣之禮而卒未得也退而歸魯即

其舊史以明王法以尊周室此孔子作春秋之意也

故宋儒歐陽氏曰凡其所書一用周禮誠確論矣而太史公乃曰上明三王之道則非孔子作春秋之意也

孔子因天下不知有周而作春秋非為不知夏商而作春秋也

春秋之作與蔡丘之會同皆是尊周特有誠偽之分耳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謂其尊周之法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謂其僭周之權

夏禮集卷

五

春秋乃孔子得位行道之實不得於彼而見於此也

孔子魯三都討陳恒譏八佾貶雍徹於衛正名於魯脩史凡此之類當一例看皆是尊周之意

杜預春秋序謂孔子作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說甚是

胡氏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可以得孔子之心

春秋繁露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予嘗因其言而推之曰不由其道而得不如由其道而失不

由其道而進不如由其道而退不由其道而存不如由其道而亡斯可以盡義命之理矣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而朱子亦曰熹於春秋不敢措一辭則孔子竊取之意微矣是豈尋常之見所能測乎

胡氏春秋只據義理而言之未必盡得孔子之意

古人重稱謂君夫人之稱夫子舉一以見其餘耳至於春秋褒貶亦多在於書名書字之間則吾人於此豈可苟執

古人謚法與孔子春秋之義同

孔子作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信以傳信也序尚書無年月疑以傳疑也

觀周禮非周公不能作但秦火之損失漢儒之附會二者之弊不能無也

周禮即今之諸司職掌也儀禮即今之諸禮儀注也

周官之法似嚴而實寬似亂而實整似繁而實要信非聖人不能作也

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所謂方策者非周禮乎

孔子志欲行周公之道蓋志在周禮而欲見之於行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雖往其政猶存也至孟子之時已去其籍則人與政皆不可得而見矣

入君日有萬幾之繁其於經傳焉能遍觀而盡識惟擇其明白簡要者留心講求亦可助君德而資治道昔呂公著於論語尚書孝經內節要語一百段進呈范祖禹亦擇此三書要切之言訓戒之語得一百十九事以進此皆可為後世法也

儒有議經者常失之誣有擬經者常失之僭有援經者常失之戾皆諸儒之自失也何損於經哉

讀經

虞舜五載一巡狩周十二年一巡狩後世命官分代而不親巡狩皆時勢有不同也

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之類則夫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皆於此處整齊之政教豈有不一者哉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是器之為用以利民也若夫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其流必

至於病民矣豈能逃聖王之誅哉

周易有省方觀民之言蓋五載巡狩所以省方也遑華遣使亦所以省方也若然則下之情豈有不達於上上之政豈有不行於下者哉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此以體言也而不知其用異端之偏也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為昭此以用言也而實本於體王道之正也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皆致中和之功業也天地豈有不位萬物豈有不育者哉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人則不桃毀此於祭祀之事而勸為君者也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太烝司勳詔之謂有功之人配享宗廟此於祭祀之事而勸為臣者也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言細行有損於大德也惟公懋德克勤小物此言細行有益於大德也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蓋觀書不過得其意圖則

可以得其形一覽之間雖萬里之遠如在目前施為次第亦可從容而處分矣

王臣雖卑列於諸侯之上重內而輕外也夷狄雖大必稱曰子亦重內而輕外也名分之間其嚴如此

通典黃帝立立井以制兵此因地形而為陣之狀也經言前朱雀而後玄武此因天象而壯軍之威也

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為甲冑為戈兵蓋取諸離兵豈可以盡去哉顧人所用何如耳

武王有疾周公則告于祖以代之成王有過周公則撻其子以警之一念忠誠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矣而況於人乎

禮男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迨後孔子治魯而使男女別於途者得此意也

孔子聽古樂則不知肉味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卧好惡之不同人品之不同也

舜典食哉惟時迨後孔子使民以時孟子不違農時其源皆出於此蓋謂三時務農至冬乃役之也然冬雖

可役墮指裂肌亦可以役民乎故至冬乃役者經也
事之所急民之所便非冬時而亦役民雖冬時而亦
不役者權也合二者而斟酌之然後可以用民矣
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又古人有保息之教令至
漢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從事民產子者復勿事猶
有古人之遺意

凡禦夷以守為經以戰為權和又權之下者也

人君禦夷之道當脩德求賢治兵設險使中國之勢盛
於夷狄則戰守與和隨機應之無有不可若使中國
之勢弱於夷狄則戰守與和無一可者矣

城朔方而獫狁之難除則禦夷之道豈有過於守者哉
武王伐紂百姓恐武王以眾寡不敵而致疑乃勉之曰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觀乎此言則天與人歸從可知
矣雖欲不伐烏能已哉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夫子之言亦必有見於此歟

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
圜髡者使守積有罪之人王者不棄而況於有功之
人乎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彼為厚毋薄父之
說者不能明禮之故也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勅天之戒惟時惟
幾然皆謹微之意也不知與慎獨何如曰二者亦頗
相似但獨者心之萌也就心而言之幾者事之始也
就事而言之也

詩曰思無疆思馬斯臧又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蓋人
心苟善何事不成孔子為乘田而牛羊茁壯長亦聖
德之必然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聖王重之是故烈士獻詩
獻之者此也太師陳詩陳之者此也若然則民情豈
有不達君政豈有不行者乎

文王作臺庶民樂之如此得民為之可也平公作臺築
者譴之如此妨民不為可也故工役之事惟視平民
心而已矣

以九式鈞節財用人君有九式之法則必量入而為出
矣人君無有九式之法則必量出而為入矣故式也

者節財足用之要務也而人君豈可少哉

小民無知而犯法者多故讀法之典至再至三布憲之

官宣達不昧然後民知趨避而犯法者鮮矣

古人有胎教之法謂寢不側坐不遷立不蹕之類蓋子

在母腹其呼吸之氣隨母而出形氣猶未分也故欲

教其子當謹其母然謹於身者不若謹於心其心能

正其子必端故胎教之法心正為重身正次之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八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九

經義

六經之言純後世之言雜其純者以身所已行心所已
得者言之也其雜者身未盡行心未盡得而以意見
言之也

唐虞為治之極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者欲祖述其道以
望治也平王為亂之始孔子脩春秋起自平王者欲
竊取其義以救亂也

孔子於易則學之而務求乎進退存亡之道於書則體
之而務得其祖述憲章之法於詩則弦歌之而務合
乎韶武雅頌之節於春秋則筆削之而務明乎黜陟
賞罰之典於禮則執持之而務達於宗廟朝廷之間
周易即事以著象欲人趨吉而避凶春秋因事以寓法
欲人改惡而遷善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蓋易卦言天道孔子假數年而強
學非學者之所易知春秋明王道孔子甘罪責而竊
取非學者之所得與俱未敢輕以授人也

上古之人無書可讀道皆出於心悟後世之人有書可

讀道皆出於六經得於心者必發揮於書得於書者當體驗於心

尚書二典大臣止任一事周禮命官一人常兼數事蓋尚書舉其綱周禮詳其目其實亦不甚異也

古之明經者將以致用今之明經者將以措辭古之明經者正心而脩身今之明經者入耳而出口

古者易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太史惟詩書禮樂則教於學校子思曰夫子之教始於詩書終於禮樂與學校之制同

讀二典之書則見其君臣之間都兪吁咈一家人父子之情讀七月之詩則見其吏民之間相愛相親無齟齬扞格之態何其盛也後世則君遠乎臣而臣之視君也如天吏遠乎民而民之視吏也如神然後尊卑之分太嚴上下之情不通矣

尚書紀帝王謂之經可也春秋紀伯何以謂之經耶曰孔子作春秋以王之正律伯之邪將以行書之政焉不謂之經而何哉

帝王既遠聖學不明幸而春秋之時有孔子以明之孔

子之後有孟子以明之孟子之後漢有董子唐有韓子宋有周程張朱以明之然其明也本何道而明之耶曰帝王雖遠道則備於六經如孔子則刪述六經孟子則通五經董子則博治經書尤長於春秋韓子則六經通念曉析周子則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明道則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伊川則諸經有解獨工於易傳朱子則諸經有訓獨遺於春秋是天地之間道理無日不有典籍無日不存亦惟待人以明之待人以行之耳故凡欲明斯道以繼前人者尚當求之於六經也

諸子之學其目不一為貴儉兼愛之學者則有墨翟氏為假名霸畧之學者則有管夷吾氏為兩可辨說之學者則有鄧析氏為清靜無為之學者則有列禦寇氏為堅白名實之學者則有孫龍氏為通天地達死生之學者則有莊周氏為刑名之學者則有慎到氏為深刻之學者則有申不害氏韓非氏為押闔揣摩之學者則有鬼谷氏為縱橫之學者則有蘇秦氏張儀氏為軍旅戰陣之學者則有孫武氏吳起氏為純

疵相半之學者則有荀况氏自立門牆各持所見學者莫知所適從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而後天下之學始歸於一矣其開示後學之功詎不大哉

周易

伏羲畫卦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皆畫前之易也而易之在天下也久矣

會得畫前之易則知道在天下無處無之

因兔可以起八卦觀梅可以知乾坤此皆畫前之易也

詩集卷之六

四

而易豈可以一端求哉

易書雖言卜筮而卜筮不足以盡易書之用

圖畫之事肇於河洛摹於卦爻而形見於鍾鼎竹帛之間其來遠矣自今觀之似為俗事然樵夫野人婦女

童穉觀於目而警於心勸善懲惡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不可少也顧其用之者何如耳

伏羲八卦有畫無文後世圖畫之繁文字之盛皆始於此

文所以洩造化之意圖所以洩造化之形化機之妙盡

於此歟

周公朝讀百篇孔子韋編三絕聖如周孔其勤若此況其下者乎

孔子述六經而尤願學易孟子通五經而尤精於易學者欲觀孔孟之易當先於出處去就之際觀之

孔子作彖傳以釋卦辭未必盡得文王之意也則諸儒傳註可知矣

易於盛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及復其道皆天運也君子於此當何如哉亦惟盡其在我者聽其在

天者而已矣

周易剛健中正則柔在其中矣柔順中正則剛在其中矣

天下之險莫大於水故周易卦爻多以利涉言之

易卦大象如噬嗑旅及賁豐皆言刑噬嗑旅上卦為離

豐賁下卦為離離明也惟明則可以得人之情焉

易書咸乃無心之感則其所感者公免乃無言之說則其所說者正

愚慮豫防所以備於未變之前恐懼脩省所以謹於既

變之後

周易家人嗃嗃悔厲吉又云婦子嘻嘻終吝嗃嗃者治家以嚴也悔厲者傷恩也嘻嘻者治家以寬也終吝者害義也是嚴一分則傷恩寬一分則害義治家之道不其難乎

泰之天下地上大畜之天在山中蓋形則有所拘而氣則無不遍凡此易象皆當以天地之氣言也

周公之功莫大於制禮作樂孔子之功莫大於刪述六經河間獻王興學好禮雅樂獻漢可繼周公之制作廣設博士發明六經可繼孔子之刪述獻王其賢矣哉

宋韓侂胄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朱子草封事數萬言以明丞相之寃乃筮之遇遯之同人遂焚其橐而止予以為事有當告於君上者與孝親弟長同此不待筮而可為者豈文公于此亦有所趨避耶

諸史

三皇五帝諸說紛然考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伏羲以前書契未立焉得有書則所謂三皇者為伏羲

神農黃帝無疑矣又胡氏據孔子周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則其說亦可信也

伏羲以前既無書契即無史官既無史官即無紀載其傳於世者不過後人據所傳聞而筆之於書耳故其事畧而弗真也

伏羲以前如天皇地皇諸君孔子不言者為其無考證也伏羲以後如顓頊帝嚳諸君孔子不言者為其無制作也

古史所載如共工觸山女媧補天黃帝乘龍帝堯射日如此之類甚多皆史官疑以傳疑之事讀是書者不可不知也

上古之時夷狄盜賊之患少鳥獸蟲蛇之患多迨後生齒日繁人之勢重而鳥獸之迹遠寇盜從此日滋矣古者別五木以鑄燧順四時以改火蓋古人為政奉天時遂天意無事不然而况火為民用之大者乎後世則無此意矣

上古之時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蓋男女無別無定父也此與禽獸何殊扞至伏羲制以嫁娶媒妁之禮然

後始知人倫之本而輔世之功大矣

造字之事創始於伏羲大備於倉頡倉頡為黃帝之史官可見書契之後即有史官而紀載從此可徵矣

自黃帝教以蠶絲之法然後吾人始得衣帛矣自伏羲教以庖廚之法然後吾人始得食肉矣自神農教以耒耜之法然吾人始得無饑矣

醫之一事合神農黃帝二聖人之力然後成是豈可以小道而目之哉

伏羲制字書以尚文造干戈以飾武文武之事兼備矣

自伏羲造干戈始作用兵之器自黃帝禽蚩尤始行用兵之事

黃帝之時虎豹不妄噬鷃鳥不妄搏物類不為惡而況於人乎信哉為治之極也

必吳氏衰九黎亂德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為巫史民瀆于祀乃後世異端之始邪術之端也天下從此多事矣

帝堯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而其自用則茅茨不剪大羹不和黎藿之食飯於土簋其自奉

也薄其養賢也厚非有大聖之德者不能也

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所謂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者此之謂也

周以親親為重居顯位者多世族若以異姓躋顯職即以為遠間親新間舊矣所謂王者家天下蓋不獨人君然也

許魯齋謂學者莫先於治生如帝舜之耕稼陶漁孔子之釣弋獵較皆治生之事也而二聖為之矣况其下者乎

大戊脩先王之政遠方之夷重譯而來朝武丁內反諸已以思王道遠方之夷重譯而來朝一念存主之間而夷狄悅服如響應鼓孰謂夷狄不可以德化乎

子產惠人也以惠政施人人猶謗之必待久而後從則小民之言亦不可以盡信也况其他乎察吏治者不可不慎乎此也

先儒謂濫洛群哲無一人居相臣之位豈天未欲使斯世躋堯舜之域歟殊不知成天下之治固在於臣尤

在於君孔子在魯攝相事而道不能行則濫洛群哲亦可知矣

秦以御史監理諸郡漢遣謁者巡行天下後又遣博士六人分巡四方蓋自巡狩之禮廢而遣使之制繁矣

作史

作史有二難難於明謂知人之實難難於公謂端已之心難有此二難而後天下無良史矣

古人作史難於作經作經取必於吾心之理作史取必於衆人之心理有定而心無方故作史難於作經也

六經諸史之根本也經不通則理不明而作史本矣

史者懲勸之典不可以不實奈何御覽於唐朝進呈於宋代以大臣而總其事以天子而考其成然後紀載之詳徒為亂真之具抑揚之際遠為掩過之資矣國何貴於史耶

王安石論作史之弊由於臣職之不良歐陽子論作史之弊由於君制之未善

有國者重日講之官則古訓明嚴日記之史則時事備

觀史可以自警凡有一事之失即遺萬世之悔是可以不慎乎

西田語畧續集卷九

論史續集卷七

十一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

河間樊深著

諸書

諸書之中或言致知而不及力行或言力行而不及致知或言脩己而不及治人或言治人而不及脩己惟大學則兼總而不遺貫通而無間以諸書所言而分屬於八條目之內不見其有餘以八條目而該括於諸書之中不見其不足真為學之要務致治之良圖不但為初學入德之門而已也

大學明德之要在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之一言蓋不過忠而已矣大學新民之要在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之一節蓋不過恕而已矣一貫之道豈外是哉大學八條目知行表裏先後次第其見之文義雖方至於用功下手之時然亦自有圓活不拘之處並行不悖之時讀是書者不可不知也

大學中庸只是重一誠字學者要當體認誠字之意知得此字則必能以實心為善以實心為善則無憂所學之不進也

大學心有所忿懣一節蓋言心之體貴虛忿懣恐懼之類一不可有是即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中為天下之大本也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節蓋言心之用貴當親愛賤惡之類一不可偏是即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為天下之達道也

昔人謂臯陶稷契所讀何書斯言謬矣然結繩以前無書可讀書契以後即有書矣

成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使其無書則此官必不設矣

聖有作者有述者法制未備道德未明聖人不得不作法制既備道德既明聖人不得不述是當作則作固不以創立為僭當述則述亦不以因襲為嫌惟順其時而已矣

作非其道斯有擬經之失述非其道斯有援經之弊凡聽言觀書當虛心以求真是不可以先入之言為主吾觀近世學者好將聖賢言語刻意講解互起異同各是已見殊不知為學自有要法先從道理大節目上勉強力行將去久則身心所得與聖賢所言自有了

然默契之處而聖賢之言即吾之言也若徒字訓而句解此信而彼疑雖終身勞擾亦不能定矣

書不在廣覽只要身體力行雖少亦有所益如李文靖讀論語只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二句居官即有及民之惠呂東萊讀論語只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數字為學便知脩己之功

高帝溺冠猶有坑儒之風不事詩書猶踵焚棄之意今天下書籍散失久矣而無搜訪之制雜亂極矣而無刪定之功此皆人君之當務也而可緩乎

讀書集卷十

三

讀書貴博尤貴於約以約該博則博而不濫今傳記之書事分類聚名數不一而是非邪正紛糅不齊讀是者擇而取之可也若貪多務得則漫無所益而謬取偏見又遠有所損雖博亦何所貴耶

數學

天地之間有理有數理也者陰陽之樞也萬物之幹也數也者陰陽之度也萬物之紀也

百世以俟聖而不惑者得其理也千歲之日至而可致者得其數也

伏羲八卦有畫無文耳古今言理數者莫能外焉信非聖人不能作也

黃帝迎日推策乃數學之始造曆之端也非生而神靈不能以知此矣

昔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又漢高帝告吳王濞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耶又邵康節謂主有南人作相其禍非六十年不止迨後其言皆驗凡此皆以數而知之非無所據而言也

昔伯陽甫曰國必依山山川崩川必竭亡國之徵也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此以數言也而理在其中矣

讀書集卷十

四

孔子曰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以理言也而數在其中矣理數不容相離

古者六年教數與方名九年教數日十年學書計皆數學之始

易卦之畫也本於河圖之數而原於太極之理理與數不相離也

一以貫萬理與數皆然也故君子之學必先於主一

邵子經世書大而元會運世之數小而分釐絲毫之數皆由歲月辰三十與十二之數相乘相減而知則凡天地日月五星之運莫不由此其言曆莫精於是矣

龍馬負圖乃數學之始也先天後天乃數學之宗也心法中道乃數學之本也而康節之學在是矣是豈私意之見逆理之術哉

周子言六合之內外以理斷之而已矣邵子知天地之始終以數推之而已矣

聖賢不外於理數如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皆數之所遭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皆理之所寓也惟其安於理數也故有自得之意

孔子曰仁者壽及魯公又曰智者壽何也蓋智則知養壽之理與戕壽之失故可以得壽也夫氣數在天固不可必矣仁智在人獨不可以強乎

辭類

詩者聲音之善者也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聞

於人而可興達於神而可格是詩者聲音之善者也而其用亦大矣

康衢之謠乃童子之口國風之詩多婦女之言君子美取焉取其心之誠而言之實也

古人作詩所以吟詠吾心之性情古人作文所以發明吾心之義理非若後世之人徒事於言語文字之間也

詩不可以不作如遇得意之時則襟量之高一塵不染性情之適萬物皆春是亦游藝之一端也

古人之詩感動於中而流暢於外故可以見志可以觀風今人之詩專心工巧而用意造作故志與風不可得而見矣

作山林詩易作廊廟詩難作田野詩易作城市詩難蓋詩貴雅淡不貴繁華會得詩中之趣必能隨在而裕如也

書曰詩言志故古者列國大夫之相遇也必陳詩以諭志焉禮也

觀前人之詩獨陶詩雅淡有葛天無懷之風李詩曠達

得蓬島方壺之趣杜詩忠愛極江湖廊廟之情與他詩意味不同

杜子美詩能繼詩之風雅故謂其詩為經能紀唐之治亂故謂其詩為史

典籍所載有文有詩文者言之成章也詩者言之成數也故為文貴純純則可以正人之心為詩貴雅雅則可以正人之情

昔人謂韓退之之文自潮州還有不待繩削而自合者又謂杜工部之詩自夔州後有不待斧斤而自合者

豈人之詩文遇窮困而後工耶

讀書所以窮理非身體則其見之也不真作文所以明道非心得則其言之也不至

辭以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富麗為工自左氏始故曰浮誇

古今文有三變如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則文即是道道即是文道與文未嘗分也迨其後則以身所行者為道口所言者為文然口之所言即其身之所行辭之所發即其心之所得雖有異名而無異

致道文似分而實未分也又其後則辭不根於行言不本於德而道之與文判然分為二物矣

文之華者文之衰也詩之工者詩之弊也

凡作詩文者固貴有文人之材尤貴有文人之度無材則迂拙粗鄙而不為世所傳無度則忿厲亢激而不為世所容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一

字義

因龍馬之圖而有畫因鳥獸之迹而作字皆聖人之神契妙悟也

平上去入四音之正者吾鄉之音多以入為平故予教人必先以常用入聲之字書於一札誨門生調之然後用之於誦讀用之於辭章無復不正之音矣苟推是意而行之雖天下可變也

經史子集盡天下之書真草隸篆盡天下之字平上去

入盡天下之音

有此音則有此字有此字則有此義故有一字而二三義者亦有聖賢用字續加以義者雖始造字者亦不能拘也

字在三代時尚無工拙之殊秦漢以來始極其能於是

有字書之學筆法之論焉

訓詁之學所以明字之義音韻之學所以別字之聲字書之學所以工字之體

學書者自達已意不務悅人則天真不失古人亦有是

言

草書在漢時即有之本以應急事非急事而亦用草書者乃後世事也

唐人見道者少杜子美因詩而見道韓退之因文而見道柳公權因字而見道

學者當看說文看說文則有以知作字之源與字文之意

聖道

孔子於周無天子之位而僭天子之權其治天下之法

可畧見矣孔子於魯無宰相之位而攝宰相之事其

治一國之法可畧見矣

上古之時即有聖賢之名即有道德之稱然皆君相與

世家也故人皆服之至以布衣而任斯道之責者則

自孔子始故人皆毀之所恃者及門之徒情深義重

雖患難而不忍離故曰自得子路而惡敵不入於耳

自得顏淵而名益彰也

論語鄉黨篇記孔子在朝之禮極為詳備果孔子有據而行之耶抑以已意而為之耶然此亦周公所制孔

子擬議而行之者也觀儀禮士相見禮諸篇則其見於君者可知矣但秦火之後禮經弗全其詳蓋不可考也

孔子在朝其升降出入之節拜起趨立之儀或有成法之可據至於容貌辭氣之間本於吾心恭敬之所發者雖門人不能以盡述周公豈能以盡制哉

孔子在朝君既視朝固敬矣雖君未視朝而亦敬焉君在於位固敬矣雖過君虛位而亦敬焉所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者其此類也夫

論語集注

三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是聖人知天也又曰知我者其天乎是天知聖人也非聖人不能知天非天不能知聖人天與聖人其一理之相契乎

十五之學不如三十之立三十之立不如四十之不惑以此知學必積久而後成也

孔子重名分雖毫髮而不假如用八佾則斥之以雍徹則譏之旅泰山則非之樹塞門則貶之僭都城則墮之柰何子路不知以門人而為臣然孔子不容於人而肯容於已乎甚哉子路之不智也

陳蔡之厄見聖人善於處窮匡人之圍見聖人善於處難詳細觀之方知聖人有一要法蓋不過能辨天人之分耳人事可盡則盡之天命可聽則聽之有此定見焉往不可

或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此何法耶曰禮記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周之法固如是也孔子不過奉行其法耳豈作意而為之者哉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而自任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以天而自居

論語集注

四

古云文弊救之以質質勝救之以文故孔子謂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欲救商之質也至於論禮也寧儉論喪也寧戚論用禮樂也寧野蓋欲救周之文也損過就中孔子其有深慮乎

孔子於陽貨之饋不欲見於公山之召必欲往於父母之邦不欲處於九夷之地必欲居孔子何心哉惟欲夫道之行而已矣

孔子不擇人故互鄉南子皆欲見不擇地故九夷蠻貊

皆欲居不擇事故釣弋獵較皆欲行不擇官故乘田委吏皆欲為道無往而不在也焉用擇歟

孔子貴王賤霸而服其有匡世之仁內夏外夷而稱其有君長之義皆惡而知其美者也

孔子在魯從獵較在衛為靈公與夫人次乘在齊為高昭子家臣求以通於景公凡若此非孔子不能為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而中庸亦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若然則孔子即大

人矣但無大人之位耳

孔子夢見周公之心即周公思兼三王之心

學者當先定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力既足則志欲行周公之道及衰老而道不能行也乃退而刪述以明六經故曰吾志在春秋至此則幼之所已學與壯之所欲行皆於春秋見之矣

凡以人合者皆當有所擇於南容公治長見孔子善於擇配於蘧伯玉司城貞子見孔子善於擇交於去魯去衛去陳見孔子善於擇君惟門弟子則不擇蓋身

不善而後從師既善矣又安用師耶

孔子平日以謙自處若曰文不在茲乎曰丘之禱久矣何其自任若是耶曰臨患難而後言文有疾病而後言禱蓋遇變而警正反躬自省之時固不可不道其實也

出處去就之間決之在已而不在人雖孔子不能決漆雕開之仕况他人乎

孔子教人必先以德行誘之德行而不能然後因所長成之故能無棄人也

取瑟而歌其過小鳴鼓而攻其過大皆聖人因病而藥之意

孔子相師之道即古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之道特遠近廣狹之不同耳

孔子有知人之言如魯樊遲問知曰知人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又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是何急於知人之若是耶蓋道不外於人已不知人則不知處人之道是豈可以不知人哉

欲希古而人以為迂欲正俗而人以為矯欲崇儉而人

以為吝欲致敬而人以為諂欲簡默而人以為訥欲朴雅而人以為野欲莊重而人以為傲欲從容而人以為緩故君子求合於理也易求合於時也難

入廟必問禮也而人以為愚入朝必敬禮也而人以為諂以孔子之聖而人不能知況其下者乎

孔子既曰吾從周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乃知孔子從周者從先進之周非後進之周也

孔子一則曰吾從周二則曰吾從周至吾顏淵為邦之問則止於服冕而已餘皆未從焉何也曰吾從周者

遵一玉之法也若為邦者立萬世之規也

曰吾從周曰從先進曰憲章文武當一律者

孔子之作春秋多諱魯君之事春陳司敗之問也則不言魯君之非及至見幾而去也又不顯君相之失其敬君也亦至矣

周室衰矣能尊王室者三人而已管仲孔子暨魯仲連是也仲連無管仲之功管仲無孔子之誠

孔子仕魯齊人餽女樂以沮之去魯適衛靈公寵南子以疏之賢賢易色者不其難乎

萬世帝王俱尚孔子然其尚之也不在於隆其祀而在於崇其教不在於尊其身而在於體其心不在於優其子孫而在於教其人民

哀公以知哀知憂知懼知勞知危之五事問於孔子蓋人君以喜樂安佚為事者多矣知憂懼勞危者誰歟哀公以是為問亦可謂知為君之難矣

觀楚之萍實齊之商羊可見災祥之先見者無往不在不但看龜四體之間而已也孔子知之非所謂至誠如神者歟

孺子之歌孔子聽之童子之謠孔子取之耳聞目見將無往而非學矣

國風所載多婦人女子之言則孺歌童謠宜夫子之見取也

孔子之告齊楚本於童子之言童子之言何自而來乎然則童謠亦神矣哉

孔子教人雖在事為上用功然事與心猶形影然本是一理即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如色難雖在外而深愛之心則在內也養父母養犬馬雖在外而敬

與不敬則在內也但事有迹而心無形以事為言教者易教學者易學也然言內自兼乎外言外自兼乎內而內外不可以偏廢矣學者可不交致其功乎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有道則吾道有可授之機君必能用我我必能有為君子安得不仕無道則吾道無可乘之會君必不能用我我必不能有為君子安得不隱孔子雖曰天縱大聖無不可為之時畢竟為無道之世所沮而惓惓濟世之心亦終不能以直遂矣

語集注

九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禹稷當平世則仕顏子當亂世則不仕出處之道當如是也但天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使凡為士者必待治平而後仕則身致太平者果何人乎一遇亂世而即隱則撥亂反正者責之誰乎孔子之出蓋為此也但不能遂其志耳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甚哉用之之難也而世道不幸可知矣

世不可為而不欲為之者君子見幾之智也世不可為

而猶欲為之者孔子好生之仁也

孔子之才足以濟天下孔子之心必欲安天下但人不能用耳在於已者無不盡在於人者不能強此孔子處世之大畧也

天下之事強於已則易強於人則難佛肸召子欲往曰堅乎磨而不磷白乎涅而不緇聖人必其能正已故欲往不能必其能化人故終不肯往

孔子致仕居魯而猶沐浴請討可見聖人未嘗一日忘情於天下

語集注

十

孔子周流四方惟欲行道於天下長沮桀溺微生畝接輿晨門荷蕢丈人之徒皆欲以時勢難為沮之時勢難為非特長沮輩知之雖孔子亦自知之但其心不忍忘情於天下也

長沮桀溺輩避世之士也孔子救世之士也所見不同故其所言亦異

人品不同在諸子不得不以避亂為心在孔子不得不以救亂為志

荷蕢荷篠皆賤役之事乃能深識時事善言孔子信非

賢者不能也當時之士恐不止此孰謂春秋無入乎
長沮桀溺微生畝接輿之徒皆遜世之賢者不幸而不
遇賢君不得行志於當時猶幸而遇孔子得以顯名
於後世也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一

語畧續集卷十一

士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二

聖言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夫時習則知所以治
已朋來則知所以交人不愠則知所以事天為學之
要無過於此故以此為論語之始又曰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不知言無以知人夫知禮則
知所以治已知言則知所以交人知命則知所以事
天為學之要無過於此故以此為論語之終

觀學而時習一章可知孔顏樂處

創制立言純古已備後有繼者莫能加焉孔子述而不
作固述也觀周公思兼三王則周公亦述也周公之
前有作者有述者周公之後皆述也非作也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古今之文大率不出
此二者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矣

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則寡尤蓋天下古今事變無窮學者豈能
盡知之豈盡無疑如禹不能審八音契不能播百

穀孔子之稼穡不如老農老圃況其下者乎盡欲求知雖日亦不足矣

士相見義曰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故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焉

論人之道誠難見之不高不可以論人心之不公不可以論人如君臣之分等之天地湯武放伐而孔子則以為聖見不高者能之乎孔門之徒羞稱五霸管仲詐力而孔子則以為仁心不公者能之乎

為學當勤然其勤也貴早貴久不早則有過時之悔不久則工夫未到造詣弗深矣故曰後生可畏者言其早也曰假我數年者言其久也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學一也視其所以則同觀其所由則不同

巧言令色鮮矣仁當與仁者其言也訥並看

非其鬼而祭之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當與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並看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當與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並看

孔子之論孟之反是於罪中求功孟子之論匡章是於過中求善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彬彬字當活看若使文質相等是即子莫之執中與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之意何以異哉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齊乃伯政之餘魯乃王道之衰故皆不可以不變也

克已復禮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並看

溫故知新即首章時習之意可以為師即首章朋友之意

聖人告顏淵不曰克私而曰克己者私出於己而非天所命也此已字對天之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已字對人之已

堯舜言中孔門言仁宋儒言敬其理相同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人所問者治平之事也孔子所答者脩齊之事也其理本同特地有遠近之異耳

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復禮樊遲問知子夏歎其兼仁五

常原出一轍

禮之用和為貴有陰陽合德之意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有知行合一之妙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當與君子思不出其位並看

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曰擇不處仁焉得知見仁之統四端也

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又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曰善人者不善人之

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此之謂也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即再思可矣之意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

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尺

此皆氣動志也孟子養氣之說實本於此

養得浩然之氣則三者之弊自無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釋者以農圃醫卜為小

道殊不知農圃生民之本王道之先卜筮周易之占

洪範之指以是而為小道恐非子夏之意矣

小道可觀或者異端之流乎是誠不可以致遠矣

聖教

古者教人之法皆設於君上春秋之時學校之政不脩故孔子設教於其下蓋一以育人才一以助王化也

孔子有雅言詩書執禮是也有罕言利命與仁是也有難言性與天道是也有不言怪力亂神是也是言固

教也不言亦教也教豈專在於語言哉

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方知孔鯉無異聞也

吾與回言終日所言者皆博文約禮之類也亦足以發

乃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也

夫子以一貫告曾子而不以告顏子者何也蓋博文約

禮乃一以貫之之工夫也

子貢為信陽宰孔子曰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蓋因

其平日貨殖故以此言告之又曰言人之善若已有

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蓋因其平日方人故以此言

語之

論語乃孔門教弟子之書必因其人必指其事大學乃

學校教士子之書必循其序必會其全中庸乃賢者

明道學之書必言其精必求其至孟子乃吾儒闢異
端止功利之書必雄其辨必伸其說故各有不同也
孟子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自體群臣則
士之報禮重來但中庸之言無迹孟子之言有迹
夫子品題諸子由可使治千乘之賦求可使宰千室之
邑亦可使與賓客言雍也可使南面使夫子得位必
能因能授任各當其才其於治也何有

天下萬事萬物本於一理子貢聞一知二特未明乎此
耳故夫子以一貫告之會得一貫之旨則知千知萬
亦無不可

孔門之中凡有問者必已之所欲行凡有答者必人之
所能行以故問者無虛問言者無虛言

孔門師弟問答只是致知之功至於力行之處則在人
自勉雖聖人不能強也

孔門教人有要法循其序而不躐等因乎人而不亂施
孔子不欲從人之非如子路為季氏家臣孔子無一言
以非之止論其存心行事之善否其故何歟蓋民吾
同胞本非異類雖惡人亦無不可與者但能化為上

守正次之相從之失不必計也故周公於比之三爻
但曰比之匪人而不言其吉凶意有在矣至朱子本
義即曰其占大凶不言可知是周公欲觀其後而朱
子即謹其初也夫學力未至道德未純所比匪人必
為所染故論人者當以周孔之意為正守已者當以
朱子之言為法

孔門

孔子命弟子言志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
以哉分明孔子欲觀其用世之志迨後言用世者不
甚許而不用於世者反許焉何也蓋體用一源體無
不具則用無不周曾點之言得大公無我之體則其
用即可知矣

由曾點之志而造其極則可至於物各得所之地柰何
徒言而不能行也惜哉

以曾點之志而達之於政畢竟禮樂政事皆不可少只
是意思氣象不同耳

曾點言志謂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各自得於浴
沂舞雩之中便有孔子老安少懷氣象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孔子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聞聞如也是知得其一者為賢人兼體而時出之者為聖人

孔門弟子惟顏曾得聞其道曰博文約禮是乃由博而入約也曰一以貫之是乃以約而該博也

仲尼之徒仕於季氏者非一人以仲弓德行之科不免於此則他可知矣

為學可以得祿但進學之時不可萌干祿之心食祿之時不可忘為學之念

孔門高弟莫顏閔曾參若也方其求道之時曷嘗有一毫仕進之心故其造詣之深誠非他人所能及

君子以道義得失為憂喜不以勢利得失為憂喜若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者信非有道不能矣至孔子為魯司寇而有喜色孟子去齊有不豫色是反子文之不若歟蓋子文不以位之得失動心孔孟則以道之行否為念是則有不同也尚何子文之不若耶

孔子料仲由之死孟子料盆成括之死皆據理而言之非偶爾而中也

子路以管仲為未仁此他日所以必死於孔悝之難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范蠡三致萬金之產而三散之此其識趣甚高讀者留心體察不可輕易放過

孔子動靜語默無所不宜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只是不踰矩而已學者當以孔子為法

習染之累多矣非勉強奮發大振一番必不能脫物累而入於高明之域

由也升堂亦從平日勇中來

好勇過我故能升堂無所取材故未入室

天下之事有所因而襲為也易無所因而創始也難如孔子不言誠而曾子子思發一誠字前人不言氣而孟子發一氣字易經不言無極而周子發一無極字周子不言天理而程子發一天理字皆無所因襲而獨見之言也可易得哉

天下之理本相通顏子御馬之道即御衆之道也孟子

愛牛之心即愛民之心也

孔門以文學稱者二人子夏文學則在於厚人倫子游文學則在於行禮樂然則所謂文學者蓋不專於詞章也

子思中庸蓋述孔子之意而為之也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即繫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也脩道之謂教即論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

孟子火然泉達是察識擴充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察識克治至朱子曰一念之發天理

耶則必思所以擴充之一念之發人欲耶則必思所以遏絕之是兼二子之意

子貢告子禽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老子告孔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子貢欲其有容老子欲其無容而有與無孔子則不知也

或謂孟子之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殊不知不校所以處人自反所以處己二者皆不可少而各有所用也大學八條目中言脩身中庸九經中亦言脩身大學釋脩身謂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類皆不可偏是

即中庸非禮不動之意

士當窮居之時其治生之計莫過於耕如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有莘曾子敝衣而耕於魯乃治生之善也若端木結駟以貨殖便不及此三人矣

中庸至精而至密其入德之功始於不睹不聞之地其成德之妙至於無聲無臭之天

為善當先求其要去惡當先去其原如子貢終身所行只是求一恕字而謝氏一年之別亦惟去一矜字而已古人用心之專有如此者欲守約者可不以是為

法哉

君道有大權焉賞罰是也賞罰公則治統立師道有大權焉去取是也去取當則道統存孔子繼先聖者也孔子之去取在於刪述定而至教成孟子繼孔子者也孟子之去取在於邪說息而正道行董子繼孟子者也董子之去取在於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韓子繼董子者也韓子之去取在於欲削荀揚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朱子繼韓子者也朱子之去取在於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

稽其實用而剪其煩無今天下之言雜亂極矣安得
繼先賢者而嚴立去取之義乎

昔人以習莊子者得由科舉習孟子者不與焉則去取
之間可不慎乎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二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二

十二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三

顏子

伊尹之志在於安人顏子之學在於克己非伊尹無學
而顏子無志也亦各就其顯著者言之耳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伊尹以師
道自任

伊尹居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其脩己之學莫大於是
顏子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其及人之功莫大於
是

顏子之學惟欲使一私不存伊尹之志惟欲使萬物皆
濟

伊尹顏淵皆以學為本但伊尹得行其學而顏子未之
行耳

程子謂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此即孟子所謂易地
則皆然也

顏子未仕而卒程子何故以禹稷湯武事功許之蓋體
與用猶形與影也有是體即有是用但所遇有不同
耳

顏子之復與湯武反之之意同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與回之為人
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意頗
相同

顏子不改其樂蓋貧非可樂之事只是不因貧而改其
所樂耳

君子之樂在於全理小人之樂在於縱欲全理之樂則
不因貧而移縱欲之樂則必因貧而移矣

仲尼顏子自有樂處然樂最難識須身自體之心自得

之方識此樂識得此樂亦有難於語人者

顏子發聖人之蘊聖人發天地之蘊

顏子博文約禮一章形容求道入道之實極其精密

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此當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

矣並看周易所言顏氏之克己也中庸所言顏氏之

復禮也

顏子三月不違仁非三月之後即縱己私蓋言其存之
久而少有間斷耳所謂不遠之復正此意也

聞一知十是即數目而言其智之遠到三月不違是即
日月而言其仁之久存

顏子三月不違不過良心之久存其餘日月至焉不過
良心之暫發

顏子終身為學皆成己之事至為邦之問方欲成物矣
觀為邦之問則顏子有用世之志可知然卒不能用於
世者其故有三一則有聖人在上二則無能用之君
三則去世之速

處順利之時易處危難之時難顏淵從夫子於陳蔡又

從夫子畏於匡其出言行事動合義理非深有所得
者不能如此從容也

孟子

孟子性善一章見天人合一之道養氣一章見理氣合

一之道

孟子性善養氣是一事全得性善則氣自浩然

養氣由於集義而義者性之善也

周家以農事開國觀孟子以農桑言王道猶有宗周之
意

天之生人有理有氣孟子性善之言本理而言也而不離於氣孟子養氣之言本氣而言也而實根於理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得格物誠意之學

若夫濶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見孟子任法任人之意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觀此則可以知孟子浩然之氣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孟子之言何所本歟然觀其授受之際其始也曰天之曆數其終也曰天祿永終則孟子之言非無稽矣

孟子之於齊其進也三見而不言事攻其惡也其退也三宿而後出畫望其善也其敬君也亦至矣

孟子有三不言見齊王而不言事正時君之心也聞留行而隱几不應明待賢之禮也反齊滕之路而不言行事處小人之道也孰謂孟子好辯耶

昔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行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氏曰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而孔子則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二者皆無言之化也

孟子之氣象可以攻人之邪心孔子之德容可以動人

之善念

孟子謂浩然之氣直養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然氣雖浩然不出乎一身之內安能塞於兩間耶殊不知天地運行之氣本乎實理之所為未嘗不直苟能直養吾身之氣則與天地之氣自相流通而無間矣豈不充塞於天地之間哉使不能養而有所餒焉則與天地之氣不相似矣又焉有所塞耶

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塞以氣言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帥以志言也其言皆本於孟子

戰國之時其亂極矣孟子謂定於一又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迨後不一於秦之殘刻而一於漢之寬仁孟子之言方有驗矣

孟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之語形容此心之狀無遺

戰國之時其君所爭者富強之利而已矣孟子以仁義易此字而卒不可得也惜哉

滕文公服膺孟子之教而見之行由是許行自楚往陳相自宋往近就遠求不其然歟

孟子不復勸齊祭崇惜一言之寡而不救萬民之衆孟子之心豈若是哉正以見進言之難也然則人君為治可不虛心以求益耶

孔子周流四方有絕糧之厄孟子周流四方享傳食之富亦所遇之不同耳

唐時習註列者可以登科習孟子者不與焉然則道之顯晦其亦有幸有不幸歟

孔孟

或曰孔子之在當時得謗多而孟子得謗少者何也曰天下之事難於創始以布衣而任斯道之責自孔子始為之故人皆駭而異焉孟子不過襲孔子之迹而為之耳故人亦以為常也

古人知而必行故所知為益真行而後言故所言為甚切

子以四教以文為先以行次之子所雅言詩書為先執禮次之皆由博而約之意也

求其放心自外而之內也擴充四端自內而之外也自外而內所以求道於靜自內而外所以求道於動不

求之靜則主宰者無以立其本不求之動則敷施者無以達其機至道必不可得矣

孔子志在於從周而必曰服周之冕孟子言必稱堯舜而亦曰服堯之服然則脩身之道固不可不慎夫衣冠也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廣也而輟遠觀子貢告孔子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焉孔子曰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而公孫丑亦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穀率夫道也者一定而不可易者也使其可易則不足以為道矣孔孟豈若是乎

孟子不對惠王利國之言深得孔子罕言之意

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非孔子不知其為仁伯夷之清下惠之和伊尹之任非孟子不知其為聖君子觀人須於大同中知其不同不同中知其大同方為有見

論語終於堯舜禹湯武王孟子終於堯舜禹湯文王孔子是繼往開來孔孟之意同也

孔子周游列國孟子亦周游列國使列國之君能用孔子則必使其主盡臣道而尊周使列國之君能用孟子則必使其主盡君道而亡周矣

孔子有周公愛君之心孟子有伊尹救民之志

聖人在天子之位方可以出治聖人在宰相之位方可以輔治聖人在庶僚之位方可以分治不得其位則不能以自行

有子曰本立而道生若孟子擴充與道生相似但擴充則用力道生則自然工夫在務本內矣道生如種樹培其根本而枝葉自出擴充如灌園雖無所不周而用力多矣

孔子教人必因人所至而告之孟子教人必盡已所見而語之

凡聖賢所為其迹不同而其理則同如孟子雖學孔子而其事則有不相同者孔子惟欲從詔樂孟子則俗樂亦從孔子與互鄉言孟子則不與右師言孔子敬

有爵孟子則藐大人孔子見南子孟子則不見諸侯孔子訪老氏孟子則闢異端孔子言性相近孟子則言人性善孔子尊周室孟子則欲王列國是則有不同也惟不盡同於孔子方為善學乎孔子

堯舜功在天下故天下尊之孔孟功在萬世故萬世仰之尊之則奉以為君矣仰之則祀以為神矣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至於樂方與道為一未至於樂猶與道為二也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三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四

先儒

董子生於絕學之後而有沉潛默契之功如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即大學之次第如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此即中庸之本根

韓子原道一篇舉大學條目而不及於格物致知昔人非之殊不知在韓子之前者有孟子孟子聞人有恆言之說止於脩身而不及於正心誠意在韓子之後

者有朱子朱子聞上所厭聞之說止於正心誠意而不及於格物致知蓋古人之言舉其端而不竟其說者亦多恐韓子亦此意也

程伊川在經筵講賢哉回也一章范文正在便殿講人不知而不愠一節其所致之詞皆有切於人君之事然則道通上下豈不然耶

董子三策孔明二表乃漢之謨訓也韓子諸操杜子諸詩乃唐之風雅也溫公通鑑朱子綱目乃宋之春秋也

程伊川見道甚明如聞顏子所樂者道即云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及疾革之時問人謂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即云道着用便不是自非見道分明焉能有此議論

廷對當以仲舒為法經筵當以伊川為準

程子之言出自己者多朱子之言發明人者多

周子之學主乎理邵子之學主乎數理固理也數亦理也是故周子之書由一而分也邵子之書自一而加也

劉靜脩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後人又續之曰張至嚴也朱至博也皆為有見

責已當嚴責人當恕伊川好處在於責已之嚴伊川過處在於責人不恕

橫渠善於教告人君有問曰復三代學者有問曰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人須如此立志然後可以有成

橫渠謂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引其端而不竟其說蓋欲學者之自省也

邵子有柳風梧月之興周子有光風霽月之懷程子有

吟風弄月之趣是何取於風月哉蓋風斯清月斯明而君子之襟量似之故常有感於斯焉

或謂程子何故不以太極圖授門人曰觀孔子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亦自可見

宋儒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自得之學也盡棄所學從事於道者自新之學也

宋儒有經學有理學有數學理學本於經數學本於易其實一而已矣

朱子解天命之謂性曰夫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分明是一部太極圖之意

主靜之說至周子始發之居敬之說至程子始發之有此二說然後身心可以收斂而入德方有其地矣

周子圖書與中庸相表裏邵子皇極與周易相表裏朱子綱目與春秋相表裏

周子蓋宗伏羲伏羲以陰陽而畫之於卦周子以陰陽而筆之於圖易有太極圖亦有太極也

群而不黨明道有焉矜而不爭伊川猶有所未盡也古人往矣秦漢以來為士者知有治人之才而無脩己

之功雖宋儒議論諄切講明至理然躬行實踐者亦不多人此體道所以為難也

程子嘗言某雖受學於周茂叔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此乃程子獨得之妙與孟子性善之意同科

尹和靖初見伊川命看敬字問如何是敬曰主一是敬又問如何是主一曰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又問如何是收斂身心曰如人到神祠致敬其心收斂不着他事非主一而何以是知宋儒言敬親切莫伊川若也

謝上蔡為程門高弟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言皆親切而有味非學有所得者不能也

蔡氏謂漢唐諸儒說道理如說夢今以程朱之賢其初猶惑於佛老况漢唐乎信哉知道之難也

朱子謂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然只是好禪之根未除耳不特三子程明道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無此好後十二年暮歸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前日之病猶存也

謝上蔡謂能去矜字蓋今之學者為人只是矜字未除耳除得此字則古人之學可以得門而入矣

謝上蔡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以此知知命亦能養浩然之氣也

朱子之學博其作註解一字一句皆有所考據而後言獨於春秋則不敢措一辭曰熹不敢以臆度測前公之意

朱子作周易本義又作啓蒙嘗語人曰某嘗許多精神理會此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此學易之所以為難也

晦庵之學自孔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來象山之學自孟子存其心養其性來

象山晦庵議論真有不同正好一弦索之助但晦庵聰敏過人能悟此意而象山不能悟耳

人惟一心而已不可偏有所用朱子心用於學問處多

象山心用於存主處多心有偏主便自有弊

朱子晚年自覺議論有餘而踐履不足故有哀多益寡之論其亦因象山之言而有所省悟也歟

孔子言太極而不言無極周子何故於太極之上加以無極二字卒以致象山之議乎曰周子之言亦有所為而然也觀老子謂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認太極於無而淪於空寂至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是認太極於有而涉於形器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言理雖無形而實為天地萬物之根本蓋一以明道體之妙一以破諸說之非也

道德

學者處貧富貴賤質之於理者上也付之於命者次也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天下之樂莫大於是仁義道德天無分限而人固外之富貴利達天有分限而人固強之此之謂不知量

帝王則以道德稱五伯則以功名著功名者借名而成其功者也至秦為帝則富貴之而已矣又五霸之下者也

死生變事也不能為志士仁人之累貧富貴賤常事也

豈能為仲尼顏子之累哉

富貴而不可求者二有道義不可以妄求有命數不可以強求不可妄求者所以限賢人也不可強求者所以限常人也

貧賤憂戚有道者之一助富貴寵榮有道者之一累

學者務富貴而去道德固不可務道德而去富貴亦不可蓋富貴二字亦有道德如當辭則辭富貴則受富貴則富貴則貴執謂富貴非道德乎所以古之聖人將富貴混合於道德之中而惟以一理處之初無

富貴道德之分別也

子路衣敝緼袍與累綯而坐皆不失其為賢大舜飯糗茹草典衿衣鼓琴皆不失其為聖

道德功名富貴此三事有分言之者有合言之者如功名富貴自道德中出者合言之也功名富貴不自道德中出者分言之也分之不必貪合之不必去如堯舜禹湯文武曷嘗無功名曷嘗不富貴然質諸道德無害也但世之所謂功名富貴者亦徒功名富貴而已矣

言語

上古化淳民皆相忘於沕穆而德之名未立也德且未名而况於功乎而况於言乎是故無德為上以德次之以功又次之以言又次之夫以言末矣况無實之言乎無實之言不言可也

一國之中有公論一鄉之中有鄉評公論明則賢否辨鄉評當則善惡分昧於此則人不知善之可好而惡之可惡矣非輔世誘民之道也

不學詩無以言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無能言之益矣故曰雖多亦奚以為

言語之間弗可苟也當養深而積厚識高而見遠心正而氣和理明而辭暢然後可以救患難解紛爭正人心明治道動天地感鬼神矣是豈可以易言哉

春秋之時其言尤重如周流教告將以為人之取法聘問應對可以係國之輕重故孔門以言語列四科之中而鄭人脩辭必更四賢之手其為慎重可知矣

學者脩己之道則在於動靜内外交致其功然由靜而動自内而外者莫先於言貌之間故夫子告顏淵克

復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際而曾子將死之言亦不外乎容貌詞氣之間則聖門之教可見矣

發言之道莫詳於孔子孔子有法言之言有異言之言有幾諫之言有諷諫之言有危言之言有遜言之言有閭閻之言有侃侃之言皆隨時以從道非口給以禦人也

言有發於口舌者故應對有能否之殊言有發於筆札者故文字有美惡之異

古人有訓俗之言乃易知易行之可從不可為至極之

論也古人有矯世之言乃挽時救弊之所激不可為大中之言也

孔子言皆有證無證之事孔子不言

李勣以一言而易唐為周狄仁傑以一言而易周為唐則言之所繫豈不大哉

君子不當聽言以人惟當聽言以理言合於理雖賤而愚者亦不棄言拂於理雖貴而智者亦不從然後得聽言之道矣

知行

致知之事須就吾已知者推廣將去久則自然貫串力行之事須就吾所當行者勉強將去久則自然純熟學當據吾所已知者體而行之久則知益深而行益力行益力而知益真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博文約禮雖是二者其間自有相資相發之妙雖有先後其實俱有進進不已之機學者於此偏重固不可求均亦不可其知行當盡之功始終不息之意蓋有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矣

君子為學當先從言行上用其功行其所已知言其所已行庶幾可進於道矣

為學之道知行而已知貴相資不可專恃夫已也行貴自勉不可有待於人也

夫道有知者有行者有行而實者有實而久者用力不同故其所到亦異惟自強不息者然後能造其極也孔門弟子自畫者不行堂堂者不實願息者不久道卒不可得也

學者用功之要當見之明而守之固而守之固實本於見之明見之明何如曰當知其如此是天理如此是

人欲又知其天理乃吾性分事人欲非吾性分事又知其天理有無窮之益人欲有無窮之悔然後方能守吾之義理而不為勢利所搖奪是豈疑似之知乎泛之守所能至哉

寡言簡默者保身之術僅勝於放言自肆者耳然非中道也中道何如曰當言則言而不以為多當默則默而不以為寡

言行乃立身之要務也故敏於事慎於言君子脩於已者此也言有物行有恒君子正於家者此也言寡尤行寡悔君子仕於國者此也言忠信行篤敬君子行於夷者此也是言行乃立身之要務也

中庸博學必繼以審問周易學聚必繼以問辨蓋學所以勉於已問所以資於人為學之道如斯而已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聞與知須有躬行心得之實方可了會得此

見道真者行之必至行之不至者見之猶未真也行之至者言之必切言之不切者行之猶未至也

良知之知天性也博文之知人為也非良知則不能以

辨所博之文非所博之文則亦不能以廣吾之知要之皆不可無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四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五

河間樊深著

氣象

呂原明言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皆當此孔子間間侃侃之說也而内外表裏無間矣

士先罷識而後文藝罷識與氣象何所分別曰罷識者無内外而言氣象則以著於外者言之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罷識近重字氣象近威字文藝則所學之一端也

劉摯曰士當以罷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斯言可以救近世尚文之弊朱子曰今人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為利斯言可以救近世講學之弊

學者當慎威儀矜而不爭有威之可畏也恭而有禮有儀之可象也

內有道德則外有威儀而感入之道以威儀為先蓋隱於中者難知而形於外者易見也故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語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威儀之感於上也又曰臨之以莊則敬威儀之感於下也

蓋然與物皆春人不可不識此氣象識得此氣象則以四海為一家而為仁之道不外是矣

人資水土以養生西壯土厚東南水多故人之氣質各有偏勝若夫變化之功則在於人耳

人世多苦事拂意者多違意者少故孩提之生以啼泣為先

古語云好食色貨利者氣必吝好功名事業者氣必驕

驕氣盈吝氣歉血氣用事故有此失使浩然之氣能養則自無此二者之弊矣

市物而視其美惡議其價直乃有身有家之常務也必不可廢如不得已而為之以公平為貴不若得入而付之猶可以養吾廉靜之心如庖厨亦常務也而必曰遠之即此可以例見矣

或問治室之事可為否曰此與飲食衣服同治室何害但要隨貧富貴賤之分而不可過有所為耳

凡牀几戶牖堂室衣服端嚴淨潔則可以助吾靜養之

心

剛柔

凡人氣質各有所偏偏於剛者偏於柔者為多剛柔而得其中者為寡自天而言得陽氣之多者為剛得陰氣之多者為柔自地而言壯方之強為剛南方之強為柔所以周易卦爻凡剛健中正柔順中正者則吉凡剛不中正柔不中正者則凶迨至通書所論尤極其詳其曰剛善則為義為勇為斷反是而惡則猛隘強梁耳其曰柔善則為慈為順為巽反是而惡則懦弱邪佞耳然欲易其惡欲至其中者則在於師道之立焉師道立於上如作樂教胃其別有四曰直而溫曰寬而栗曰剛而無虐曰簡而無傲建極示人其別有三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及周之衰上無可師之君下有可師之臣孔子是也其為德也溫而厲威而不猛其為教也求也則進由也則退但君不常聖臣不常賢人不得常蒙其教然則當何如曰孔子萬世之師也欲變化氣質者當以時中之聖為法可也剛柔各有所用用剛而得其當則不嫌於無柔用柔而

得其當則不嫌於無剛

太剛太柔皆氣質之偏故變化氣質者當自剛柔始

凡存心行事剛柔皆不可偏而兵機亦有然者故軍識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此之謂也

漢高祖能勇能怯光武大勇小怯亦可見其剛柔之偏矣

學者以剛為主孔子未嘗見剛孟子善養至剛橫渠謂剛則守而不回柔則入於不立晦庵謂剛果方能傳

道柔弱不能濟事此言進德必貴於剛也

人已

人有此身即有達己自便之意上人求勝之心出乎此然後可以入道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便是上入之心吝便是私己之心

顏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無私己之心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無上入之心

朱子謂昏夜乞哀而以驕人於白日昏夜乞哀私已之心也白日驕人上人之心也二事亦常相因

程子言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此便是私已之心謝氏言相別一年也只去箇矜字仔細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此便是上人之心去得箇私字便是內不見已去得箇矜字便是外不見人

惟私已之心也必至於尚利惟有上人之心也必至於務名

有私已自便之心者必至於妨人有上人感勝之心者

必至於傲物

學者私已之心莫過於欲上人之心莫甚於忿故易曰懲忿窒欲者交盡其功也

君子不求上人而人皆仰之不求私已而人多助之此非有道者不能得也

人心之失有二凡有私已之意皆欲心也凡有上人之意皆躁心也克已之功必先去此去之不盡查滓終存非君子至善之道也

聽古樂則欲心平躁心釋蕩滌邪穢而消融查滓矣故

曰成於樂

止鄙之音暴所以助躁心也故孔子斥之鄭國之音淫所以助欲心也故孔子放之

老子惟欲下人惟欲無欲而君子不取者蓋彼以下人求勝乎人以無欲有便於已固不若聖人之無心也私已上人雖有二事要之皆歸於私已

恩威

王者之恩若陽春發生者不以為德王者之威若秋霜彫落者不以為怨

或問人君之道當何如曰遷善改過以立其體賞善罰惡以達其用此乃人君之道也

勸善不可以求備懲惡當取其自新

有所為而為善者多無所為而為善者少故慶賞善類之制不可無也有所畏而不為惡者多無所畏而不為者少故懲究姦惡之制不可無也

色與勢利皆常情所欲君子有義理以裁制之小人有法度以禁戒之

賞罰人君之大權國不鬻爵則賞當其功矣國不言赦

則罰當其罪矣賞當其功則善人勸罰當其罪則惡人懼

賞罰人主之大柄有此柄則事得其理人得其安無此柄雖堯舜不能以立政矣況他人乎故人君不可不慎乎此也

人主當辨是非是非明則天下治是非昧則天下亂是非明則君子在上小人在下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天下焉得不治是非昧則君子在下小人在上有功不賞有罪者不刑天下焉得不亂

語要錄卷十五

君子在上位必明正人君之權而布之於下小人在上位必顛倒人君之權而加之於人

君子在上必使賞罰之權出於君小人在上必使賞罰之權出於已

賞與罰政治之要公與明賞罰之本

君不以喜怒行賞罰臣不以恩怨作威福則天下治矣

人君賞非一已之私喜罰非一已之私怒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玆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玆是賞罰之者天也人君何與焉禮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

市與衆棄之是賞罰之者人也人君何與焉

天下之惡不能以盡除人君擇其巨姦而誅戮之則天下之為惡者遠矣天下之善不能以盡舉人君擇其大德而顯揚之則天下之為善者興矣

剪桐而封所以立信也徙木而賞亦所以立信也至國有脩短之異者周之立信將以行仁也秦之立信將以行暴也

王者責人所本有戒人所本無有人所不意恕人所不能

語要錄卷十五

賞罰人君之大權二者不可以缺一或者又曰獎其善則惡自懲謂使人有所畏不若使人有所愧也今刑名之官滿天下鞭扑罰治殆無虛日而賞民之善一不及焉其懲勸之典無乃偏乎

古語有云隱惡而揚善又云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又云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皆古人忠厚之道也天下皆善而無惡聖王必不用賞矣况刑乎刑且不用况兵乎是賞罰之道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人君黜陟賞罰止及於生前惟史官之褒貶謚法之美

惡乃身後之事而傳之於無窮是豈可以不慎乎

方今謚法未善古人凡有爵者即可得謚今惟一二尊官有之他官雖賢亦鮮得與古者錫民爵位亦謚為文今惟內翰謚文而他官雖文亦鮮得與古者以幽厲報謚其君親今則謚多美稱而惡謚亦不多及古者謚多一字今則專用兩字絕無一字之說無乃失古人之意乎

古之聖人有謚文者有謚武者豈聖人之德不能兼乎亦各就其顯著者言之耳其顯著者亦所遇之不同也非若後世得其一而遺其二通乎此而昧乎彼也文武一道也為其本於一理但時有不齊事有不齊而其用不一故有文武之名也

至尊者莫過於君上至親者莫過於祖考古人以幽厲報謚其君親則他可知矣是非之公一至於此

有古人之公心則謚法可以昭懲勸之典無古人之公心則謚法適以資好惡之私

法不遺近則人孰不畏恩不遺遠則人孰不親

聖王之於民無往而非仁也與民仁也取民亦仁也佚

民仁也勞民亦仁也賞民仁也罰民亦仁也生民仁也殺民亦仁也聖王何心哉惟欲民得其所而已矣周封五帝之後漢封殷周之後皆所以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誠可為後世法

湯放桀仁之至義之盡也武王誅紂則過矣

文王以服事殷而武王則伐之武王首封管叔而周公則誅之古人不同其事而同其道不同其迹而同其心

古云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

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夫不

賞而民自勸則聖王必不用賞不罰而民自懲則聖

王必不用罰賞而後勸聖王不得不賞也罰而後懲

聖王不得不罰也聖王何心哉亦視夫民而已矣

事物

畏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天下之私生於有

人有已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則無私矣非止至善之

道乎

人不可有我亦不可無我有我則適已自便之事多無

我則隨波逐流之弊大

傲心生於有我之私學者多不能免殊不知自士以上皆吾所當敬者自士以下皆吾所當愛者傲何所用耶不做斯可以觀仁矣

上智之人能脩厥已天之所生有氣質焉則不為氣稟所拘地之所產有風土焉則不為風土所移人之所與有習染焉則不為習俗所累名曰大德是謂脩己之能上智之人能濟厥物天有大災如蝗旱焉則備之有其方也有大難如洪水焉則治之有其人有大害如夷盜焉則弭之有其法名曰大治是謂濟物之能

能盡己之性是為天德能盡人物之性是為王道體人之心可以處人察事之理可以應事

取與以義可以觀德矣出處以時可以觀道矣是故辭受取與之不苟伊尹是也仕止久速之各當孔子是也

貪取者必吝與義何有耶易進者必難退道安在耶凡處事應變於易者不可忽於難者不可沮事雖難處

亦須詳審精密務求一定之見以應之然後志不惑而事不配矣

窮理貴有定見斯不惑於他歧應事貴有圓機斯不悖於中道

處天下之事固不可求異於人亦不可苟同於人惟理是從而已矣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五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六

事功

人已物我所稟同一天地之氣所賦同一天地之理故言脩己者必至於及物言成物者必本於脩己

古人所以能處天下之事能安天下之人者只是見理精而行理至也

政責得中方今之事必矯之而後得中以質矯文之過以簡矯煩之過以儉矯奢之過以忠厚矯聰察之過以直實矯詐偽之過以憂勤矯懈弛之過然後為中道為時矣

欲興事者必勞民欲惜民者必廢事必如易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然後事民不得相病矣

凡興事立功當先明賞罰賞罰明則事易立賞罰亂則功難成

君子處事當博訪於人獨斷於己然後可行訪不博則偏斷不獨則亂事不可行也

宗儒謂士當窮時不必預講居官之事恐時異勢殊或

不能用只將義理精明則當官遇事自能裁處殊不知事固不當預講至於法制禮文之繁若非講究精詳未免臨時錯亂昔顏子未仕而問為邦之事孔子亦一一以告之故理貴精明事貴訪問為士之道當如是也

古人事業卓然只是一誠流通

或曰為政當嚴恐流於刻矣或曰為政當寬恐流於縱矣或曰先嚴而繼之以寬恐法久而玩矣或曰先寬而繼之以嚴恐人情弗堪矣或曰張嚴之嚴行寬之惠恐流於詐矣或曰嚴不至刻寬不至縱恐為子莫之執中矣然則當何如而後可曰當嚴則嚴當寬則寬虛心應物而不偏於一斯可以無弊矣

處事當弄到盡頭處然後行否則即有窒礙處

古人論人以心術為主而才能功業次之後世學者正心誠意之功少不得不以才能功業論人也

名實

有心欲立功名猶是為己之私古之君子事成而功立初無心於立功也實至而名聞初無心於得名也故

天下有二關有勢利之關有功名之關打透過勢利關固難打透過功名關尤難也

求得於已者終必見知於人求知於人者終必無得於已

自脩者當察已之善惡不當徇人之毀譽也治人者當從民之好惡不當任已之喜怒也

務名者內則損已之德外則來人之議亦何益乎

先儒有曰節義盛於漢而衰於漢清源盛於唐而衰於

唐好名之過也

學集卷六

三

學者有心務名固不可有心避名亦不可但當進吾之德脩吾之業其餘有名無名不之計也以無心處之而已矣

聞毀譽之言皆可以自省是故賢者毀之不肖者譽之則反已而自脩可也賢者譽之不肖者毀之則直已而行道可也

有實必有名故君子不求名亦不辭名有為必有功故君子不貪功亦不避功

君子不惡有名有名則可以驗其為善之實矣是故務

實之名君子不惡務名之名君子惡之稱情之名君子不惡過情之名君子惡之

凡言有名不如無名如民無能名乃帝堯之極也無所成名乃孔子之至也

天下有二病不務實而務已之有名此士人偽妄之病也不考實而怒人之有名此時人妬嫉之病也有此二病不可不除不除則士終無為善之時世終無容善之日矣

士人不務實而務名如鄉原之為德少正卯為才是也時人不考實而妬名如叔孫之毀聖廟倉之謗賢是也

實積名著理所必然其在於下則播於鄉評垂於野史表著於井疆宅里之間其在於上則紀於太常書於景鍾藏集於金匱石室之內蓋以秉彜好德人心所同則君子雖欲辭名亦豈可得而辭哉

孔子不惡名如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蓋名實之相應猶形影之相隨也孔子之言亦因名以驗實者歟

有大德者必得其名使堯舜無名則後世不知有堯舜矣將何以法堯舜耶故名也者內可以驗己為善之實外可以啓人為善之心矣

邪正

勢利易就道德難行故人情世事日趨於下而不自知也救世之責不得不有望於君子矣君子在上則可行道以正人君子在下亦可明道以覺人也

三代而後學者徒事詞章之末而不求諸心身故德業不能以大成人君徒事法制之末而不求於道德故

治化不能以大效

天理人欲本容並立故為治雜王霸之道亦卒歸於霸而已矣行己在清濁之間亦卒歸於濁而已矣

喜怒隱情也治亂大勢也其出於內也甚微其驗於外也甚著如君子在上位則以是非為喜怒以是非為喜怒則有德者進無德者退而天下無不治矣小人在上位則以喜怒為是非以喜怒為是非則無德者進有德者退而天下無不亂矣

或曰在位者君子多而小人少則其國治小人多而君

子少則其國亂言若近理意實未盡蓋君子當國則小人雖多必不能遂其惡小人當國則君子雖多必不能遂其善是皆繫乎任用之輕重而不繫乎分數之多寡也

天下之禍起於小人倡之而成於君子之激之也昔人所謂新法之行兩分其罪是已然則君子遇小人禍國如恐其激也可安坐以俟其亂耶曰非安坐以俟其亂也當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其攻小人也亦當以理勝而不當以氣勝可也吾觀有宋君子皆未免有氣勝之意也惜哉

義命

人皆有二命有有生之初之命有有生之後之命如所稟氣清則貴所稟氣濁則賤此有生之初之命也如作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此有生之後之命也先命者天之經也後命者天之權也有經則富貴在天而妄求者始可以自安有權則禍福由人而為善者始可以自勉

君子之禍出於天者多小人之禍出於已者多

禍患之來雖正人亦不能免但正人無悔耳

事有由於已者義也有由於已者命也義在所當盡不可有所遺命在所當聽不可有所強二者當分別明白不然有當盡而未盡當聽而未聽者矣

災禍之來皆有定數當順以受之猶可自寬更加憤懣之心如火益熱是助天為厲矣

天下之事有定命焉但聖人不言天命以沮人而但言人事以勉人也

欠缺不滿者天地自然之勢參差不齊者天地自然之數吉凶禍福宜其並立而俱存也

人才常有氣運不常有故雖極亂之時而豪傑之才氣節之士亦不乏絕是故天不吝世以賢才而每吝世以泰運也

賢才常有氣運亨嘉則賢才在上氣運否塞則賢才在下

古語云凡不可着力處便是命也故君子為善亦為其所能為者而已矣

世之人凡遇拂逆之事必曰安命然安命者惟天所命

而無一毫計較之私乃賢人以上事也豈易至哉
古人心甚安閑凡事順理而行窮通得喪一付之命

效應

德者福之基也人常使德過於福不可使福過於德
天下事未有久而不變者此天地自然之理也

福善禍淫當合久近而論不可以一時而論如夷齊之
貧至今可稱景公之富死無足述是可以一時論耶
他如錢氏之壽止於八百而顏子之德垂於萬世其
所得亦多矣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慶而曰餘則
其所包者廣也

君子之立言有禍福之說者為中人以下者設也若上
智之人不因禍而自為善不因禍而自無惡矣君子
之立政有賞罰之說者亦為中人以下者設也若上
智之人不因賞而自為善不因罰而自無惡矣

人臣立朝輔治遇利害之際一面為富貴利達之榮一
面為死生禍患之險自非識見超卓舍生取義之君
子鮮有不棄高明而甘卑下者矣人君知此豈可不
培養於前崇獎於後以為社稷之計哉

士以積德為富則君不能窮士以盡性為貴則君不能賤士以令聞為壽則君不能亡

勢利得失得失之小者也義理得失得失之大者也學者能重義理之得失則必能輕勢利之得失矣

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非福而何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非禍而何故禍福不可以他求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富不可求者天數有不齊也從吾所好者天

理無不在也數有所拘而理無所限故夫子云然

處得失不動心難處禍患不動心尤難三仕三已處得失不動心也易簣結纓處禍患不動心也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褒善貶惡人之道也私於天者公於人則人或畏人而不敢為惡私於人者公於天則人或畏天而不敢為惡如張湯酷吏而生賢子班固又從而怨之是天與人俱失矣則何以示勸懲之道

批

報應之說理或有之是故無戕物之心者可以免禍有

濟物之實者可以獲福

施恩於必報之人天不報施恩於不報之人天必報之施怨於必報之人天不報施怨於不報之人天必報之人可不慎其所施乎

古云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又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凡此皆報應之名言也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六

死生

敢死之士代不乏人死固難死而得其當者尤難也
明炳幾先不至陷於可死之地者上也殺身成仁不肯
甘為苟活之人者次之求生害仁者不足言矣
以死為難者貪生苟活之人也以死為易者戰國遊俠
之類也聖賢不以死為難亦不以死為易可死而後
死矣

為臣死忠為子死孝為婦死節為弟死讓為友死信時

勢所遭固可傷也德義可全亦可喜也

君子於一動一靜之細事務合於理而況於出處之大
乎一出一處之常事務合於理而況於死生之變乎
大禹曰生寄也死歸也生死身內之物亦偶然聚散之
間而況於身外之物乎

人莫大於死而處死之道有四焉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此則不愧於死生寄也死歸也此則不戀於死生
子在回何敢死此則不泥於死生天生德於予桓魋
其如予何此則不制於死生故觀於此四者而死生

之道盡矣

學者於貧富貴賤處之一也固難於死生禍福處之一
也尤難學須至是始得

有道之士於死生禍福處之一也然後能超出造物牢
籠之外

顏淵死孔子言喪予而歸之天伯牛有疾孔子言亡之
而由於命蓋二子居德行之科其死其亡禍出於天
而不出於已也

或問古人臨終之時處之從容不甚憂懼何也曰他只
是見得理上明以死生為寒暑風雨之序故能如此
不足異也

今人於朋友邂逅相遇而別便有眷戀之意何況於骨
肉之間永訣之際乎此亦不能無情但以義命斷之
而已若康節以戲謔處死生亦不免為曠達之過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彼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
將不謂之全歸耶故全歸之道以理為上以身次之
全歸之道身理俱得上也或不能兼則寧舍生而取義
不可舍義而苟生也

君子臨事變當死則死如饑食渴飲然方是道理若慕節義之名而殺身猶是已私可以為難矣不可以為仁也

古人如比干之死方是道理故夫子稱其為仁

田橫與其徒聞高帝之召來皆自殺蓋高帝乃仁厚之主既赦其罪而召之即可相信縱使高帝疑忌亦不過一死而已何用殺為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橫亦不免於傷勇矣

子在回何敢死田橫不在則其徒死之未發於義也彼橫之死何為耶

夾谷之會孔子以禮讓責齊澠池之會相如以義氣責秦鴻門之會樊噲以信約責楚皆能脫其主於鋒刃之下

樂毅請王蠋王蠋聞而自殺王莽聘龔勝龔勝聞而自殺士君子遇治世進退無有不可遇亂世退則傷生進則傷義進退無一可者矣孟子曰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其斯之謂與

儀節

黃帝以前心喪終身而無數至堯舜始制三年之期至三代始制三年之服而禮制為漸詳矣

君子有三年之服有終身之服衰經加諸身三年之服也冠衣不純米終身之服也

喪者事之變也君子居喪凡事皆變乎常裳服變乎常斬衰總麻之類是也飲食變乎常食粥飲水之類是也寢息變乎常寢苦枕塊之類是也居處變乎常不離殯宮之類是也出入變乎常不見不遺之類是也然獨以服制為言者舉其大以例其餘也此又居喪者所當知

送終之禮情文兼備者上也情至而文不及者次之文至而情不及者不足觀矣

自唐以前儒者言喪祭之禮甚繁至宋朱子始約而為之也

聖人不為過中之法而使人可以守也不為過情之禮而使人可以繼也

禮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後世葬無常期

故有拘忌年月之說傳曰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止後世葬無常所故有選擇風水之說

古者師不立服以情有輕重事有大小不可預為之則也昔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乃舉夫子所以喪顏淵者以起其義曰夫子生時以子之喪處吾徒今夫子沒吾徒烏可不以父視夫子乎遂心喪三年而畢今以此意推之則凡為弟子者師果恩深義重如孔子即當心喪三年可也其次者心喪期年可也又次者心喪大功之月亦可也小功緦麻亦然以此為法庶乎事有準則而情文不亂矣

心喪之說不止於師弟凡遇功德厚者皆當以此意行之可也

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此則不定於先王之禮而定於人臣之心亦心喪之意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迨後為君者雖有以日易月之說然而奠獻之禮朴素之衣哭泣之容不行於外而行於內不著於公而著於私必至於三年而後已此亦人子之自盡也烏能已於情哉

葬無備而魄亦安祭無尸而神亦享假借之事終不可行於後者也

人子於親其慎終之禮最重當此之時少有不盡便有不能追悔者此蓋不可以不慎也

君子心無終窮而分有差等故為服制者至四而限論世澤者至五而斬於所自出者尚不能盡則他可知矣故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也

喪服有一定之制先王緣人情而節之以禮也文帝減喪因為過舉若玄宗加母黨之服則亦不得為中道也

喪服者緣人情而制之者也緣情定服所以厚倫也緣服定律所以正法也

子貢晚年所造甚高觀宰子三年之喪行於親也難而子貢六年之喪行於師也易非見道真而慕道切者不能也

孔子曰古者不修墓又曰不如速朽是斂葬之事孔子欲從其薄而孟子欲從其厚何也曰恐人竊之故欲從薄恐物侵之故欲從厚然則當何如曰棺槨之木

不可以不美盛藏之物不可以不除如斯而已矣

君子之於親也廟祭則敬神在於上而不可測也墓祭則哀形在於下而不可見也

朱儒言祖父神主以西為上近世論者謂古者室事始祖東向則左昭右穆以次而東者不得不以西為上後世南面之位既非東向之制而其位次尚循乎以西為上之轍則廢昭穆之禮矣自今士夫祠堂當以高祖居左曾祖居右祖居次左考居次右位皆南向庶乎不失先王及聖朝左昭右穆之意也其說甚是

是

朱儒多執古無墓祭之說而周禮則有家人墓祭之典或廟或墓神無往而不在也則墓祭之禮豈可少乎先儒謂孝子當置影堂影且當敬况形乎此墓祭之禮不可無也

人子之事親也生則欲其居之安死則欲其葬之安故五患之說不可不遵是雖不能長保於後亦不可不預度於先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七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八

帝王

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堯舜之治天下以事處事而無容智力於其間故在於上者垂衣而治泯散臭於俱無在於下者擊壤而歌忘帝力於何有其氣象之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豈可以言語形容之哉

帝堯之位不與丹朱而與大舜孔子之道不傳孔鯉而傳曾參聖人何心哉亦視夫人之可與不可耳若曰

不私於子而公於人非所以論聖人也

堯舜之於位如舉重物然其子能舉則命其子以舉之其子不能舉則求其人以舉之如斯而已矣

時有不同聖亦有異如堯曰峻德不可加矣舜曰玄德亦可尚焉至禹德曰衰已不逮前而況於湯德之慙乎信哉時勢之不齊也

大舜論治獨推皋陶曰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孟子論道亦推皋陶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而子夏亦云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則皋陶之為人可

知矣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皆因時損益以立治也繼周之後當求忠質而秦皇漢高未能也敦本務朴文帝其庶乎

昔者禹征有苗已誓師而往益以一言贊禹禹即班師而還禹不以益為沮已舜不以禹為逆命上下相體一至於此太和氣象可復見乎

有功有能者莫過於大禹而乃不矜不伐焉何也蓋天下之事皆吾之所當為其所當為又何矜伐之有昔湯稱學聖人之道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此言人當求乎古訓而不可專恃夫良知也

昔虞芮入文王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遜讓之風亦必有所本也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蓋念與不念之間善惡之所由分也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漢賈誼書引黃帝語顓頊語帝嚳語堯舜語大禹語成

湯語文武語蓋漢初去古未遠賈生猶得聞此言也

歟

昔宰我問五帝之德孔子歷言其詳非好古敏求何以知此

禹無間然即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之意

或曰古人謂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三王無客議矣至五帝相傳皆其族類何故不謂之家天下耶曰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

六世祖之從兄弟尤為差遠皆有擇賢之意猶之任官擇賢然故謂之官天下也三王之世皆以傳子為心猶世之傳授家業於子然故謂之家天下也

五帝之世若論其族類相繼謂之家天下亦可也三王之世如禹因啓賢能繼而授之位謂之官天下亦可也

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尚文之事古已有之特至周而始盛耳

史記謂匈奴乃夏后氏之苗裔也則中國夷狄本一類

矣孰謂夷狄不可以德化耶

周之季世從橫捭闔變詐百出乃尚文之弊也忠質則無此事矣

平王東遷即將岐以西之地賜秦襄則秦繼周而有天下也其端蓋始於此矣

太公佐武王創業而尚武故齊之治也失之強周公佐成王守成而尚文故魯之治也失之弱亦各有其故矣

衛靈公好色故不能用孔子齊宣王好色故不能用孟

子故曰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梁惠王問利國與衛靈公問陳之意同孟子言仁義與孔子言俎豆之意同

衛靈公善用人故國可以不喪然不能用孔子故國不能大治

高帝入關之時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而蕭何亦不取財貨而取圖籍其所見亦高矣所可恨者不收博士所掌之書耳然高祖乃馬上之君蕭何乃刀筆之吏安能知書籍之可重哉

漢高帝之得天下也本於祭義帝之喪其保天下也由於過魯國之祀祭義帝之喪也偽過魯國之祀也誠祭義帝之喪也得於人過魯國之祀也出於已

漢高帝為義帝發喪而張良智不及此蓋高帝復義帝之讐然後張良得以復韓之讐良乃明於已而暗於人亦獨何哉

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光武亦以馬上復天下但高祖不事詩書終未脫馬上之習光武息馬論道即能從古人之教其識見高下可見矣

漢高帝賞不及於紀信何以勸人臣之忠罰不及於項伯何以戒人臣之叛

文帝誅薄昭或以為是或以為非迄今卒無定論況倉卒之際求兩全之術不亦難乎處事應變者不可以不慎也

文帝聞禮樂而謙讓未遑焉得為文武帝以征伐而困乏海內焉得為武

武帝有一時之害如求仙好武傷財勞民之類是也武帝有萬世之功如改定正朔表章六經之類是也

武帝之過莫大於通西南之夷武帝之功莫大於開獻書之路

漢武帝才雖高而德則未至所以毀之者謂其與秦始皇無以異而譽之者謂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合二者而觀之然後知武帝之為人

天下事必有為之先者觀漢光武即位之初投戈講藝便知異日有却臧馬征匈奴之事觀唐太宗即位之初破陳作樂便知異日有自將兵征遼左之事

昭烈既沒軍國大事盡屬孔明後主無芥蒂之隙左右

無片言之譖後主賢於成王矣

唐太宗不能容建成此固太宗之罪亦高祖貽謀之不善也宋太宗不能容德昭此固太宗之罪亦杜后貽謀之不善也

宋自立國以來習尚寬柔而萬目有不舉之失此則宋君之所短至於容納直言而八柄有常尊之勢此則宋君之所長

有宋之君仁柔者多剛果者少幸而神宗者出可以有為而又不得其人以佐之甚哉治功之難也

一失而不可復救者秦也以民心之多怨也雖失而可復收者漢也以民心之多思也

人主於開創之初立法不可不慎漢高帝封諸呂為列侯假之重柄迨後新室之禍實起於此一日五侯又何怪乎

權不下移為治道之要人主之權不移於佞幸官府之權不移於吏胥斯私邪之弊寡矣

君位

天下有治統有道統上古帝王治統與道統並隆而未

分及周之衰治統僅存而道統遂移於下矣孔孟是

也自是以後有治統者或不能全道德有道統者或不能成治化亦以氣運衰薄不能兩全耳

天下亂偽命之主多真命之主一人而已或卜之天道或驗之人心而真偽之辨決矣彼偽主叛臣之致禍

者皆不知真命之所在也

天之曆數在爾躬即真命之謂也

傳天下以賢者正論也以子者息萬世之爭端權也立子雖可以息爭然使後世不得常有賢德之君常享

太平之治者亦以此也

世必有堯舜之君方可以傳賢未至於堯舜者此決不能行使禹不改後世必有改之者要當於教太子之事謹行之耳

有堯舜之君斯可以傳賢有伊周之佐斯可以傳子

堯舜禹之為君也既以曆數相授即以執中相傳蓋曆

數相授者位也執中相傳者德也有此德方可居此

位有此位方可布此德而缺一不可以成治矣

或曰封建易而為郡縣何也予曰天下事未有久而不

變者時勢使然也封建之廢亦必有使之者矣

官天下易而為家天下封建易而為郡邑皆古今時勢

之不同也

封建郡縣之優劣議論紛然卒莫定於一言利害則各

有便者各有不便者然亦在於處置何如耳處得其

道皆可以行但不必拘拘於一也

君德

立君者本求德高天下之人立之於上以為作則之主

所謂人極也人不易得則化不易成此治日常少而

亂日常多也

後世之君謂古道迂濶而難行殊不知古人之道非止

一端如制度文為之間時異勢殊有宜於古而不宜

於今者是誠然矣至於仁義道德以為經國治民之

本者雖歷萬世而當存不可一時而少間又何迂遠

之可言哉

欲天下之治也要在於聖學明王化行聖學明則有以

立天下之體王化行則有以達天下之用

春秋戰國之為政者尚管晏之功秦之為政者尚申韓

之法漢之為政者尚黃老之教而帝王之學則未見

其能行也

王者有三法一曰治法二曰道法三曰心法治法以盡

制道法以盡倫心法以盡誠一以貫之而已矣

凡曰陰德者謂有恩德及人而人不知之也然不聞聖

人之有陰德何也曰不聞陰德方為陰德若可言而

可聞之謂之德則可謂之陰德則不可也

人君之道以剛明為主剛明方能宰制天下之物

君道貴剛剛不過刻剛之善者也君道貴明明不過察

明之美者也

剛明二者不可闕一剛以濟明然後為之果而行之力

明以濟剛然後見之真而處之宜

人君剛明則權不下移

進君子而退小人非剛明不可

君道貴明明以察已則善惡分明以察人則賢否辨善

惡分則遷善而改過也不難矣賢否辨則進賢而退

不肖也亦易矣若然則君德豈有不脩治道豈有不

立乎

君道固貴於明矣然何為而可使之明耶曰收放心以

學古訓虛已志以受人言則君德明矣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即帝王以道治天下道之以政齊

之以刑即後世以法把持天下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有位則可以生人

矣生人則可以配天矣

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夫不正已而

教人雖父不能行於其子况庶民乎故曰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此之謂也

古者天子即位群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蓋

即位人君之始敬者萬化之源端本之道不在是乎

堯之士階舜之陶器禹之惡衣湯之尚質皆有太古之

遺意至周則不同矣

聖王以脩身為本非四時之正味不敢食非五方之正

色不敢服非五材之正器不敢用非六律之正音不

敢聞則小人雖欲以邪巧進之可得而入耶

九陽數也六陰數也人道尚陽鬼道尚陰是故在天為

九野在地為九州在人為九德其蘊於中也為九思

其布於外也為九章而又九品任官九職任民九禮

辨分九變成樂九式節財九貢通用九刑懲姦九伐

制兵皆所以則乾元用九之象也

學至於聖足矣又有所謂神者何也蓋神即聖之妙處

也前無所襲而獨能作者謂之神人不能知而獨能

知者謂之神遠不可測而獨能測者謂之神曰神農

者謂其知人之所不能知也曰神禹者謂其為人之

所不能為也易之神而化之書之乃聖乃神皆是意

也是故曆元之甲子非神不能知其端周天之度數

非神不能窺其秘所謂思若啓之行若翼之有非人力所能及者不謂之神而何哉

禹平水土而天下之民得其所矣稷播百穀而天下之民舉無饑矣契敷五教而天下之民能知義矣皋陶明刑而天下之民無作非矣伯益焚山澤而天下之民無禽獸之害矣契之後而為商稷之後而為周皋陶之後而為唐伯益之後而為宋虞舜之臣五人皆有帝王之榮惟功之及民也厚故天之報也深慶衍無窮亦理勢之必然也

帝王之學與儒生異此就後世之學言之也若正心脩身之學凡有天下國家之責均此一事又安有君臣上下之分哉

上古之君亦有遊觀之樂但樂同於人後世之君亦有遊觀之樂但樂私於已

文王觀魚於沼孟子稱之隱公觀魚於棠僖伯諫之事本同也特心之公私不同耳

君政

天下之人皆民也使其無主則民不得所而且亂故擇其德之高於天下者以為天下之君又擇其德之高於一國者以為一國之君又擇其賢於衆人者以居於公卿大夫之列凡若此為其賢於衆也為其利於衆也不賢於衆不利於衆是可得為長乎故能明於立君立長之意者而後可以治民矣

君非民則無以保其國故為君者當常懷惠下之意民非君則無以保其身故為民者當常懷報上之心一日無君則天下之亂必矣人君之功顧不大哉而況於有德之君乎

人君以保息之政養萬民則可以使民庶以九職之事任萬民則可以使民富庶而不富則無以養民之身富而不教則無以養民之心

治民之法始於伏羲成於堯備於周壞於秦出入於漢唐宋也

王道見效甚速霸道見害甚速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上體乎下也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下體乎上也上下相體是謂大同

人君欲通天下之情不但親近之臣日加詢訪雖遠方下吏亦時或召問以觀其平日之所為則凡為吏者皆可以警其怠肆之心編戶窮氓亦時一面訪以求其疾苦之所在則凡為民者皆可以霑其體恤之意亦通達下情之要法也

納諫

求言之道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罰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若韓愈之貶唐介之謫則罰之而惡其諫矣當言而言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若東方朔之金玉旦之珠則賞之而欲其不諫矣古今之異一至此哉

人君求諫當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求諫之道盡矣

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今民間歌謠猶

有古詩之遺意在上者當采而聞之以警其心可也夫歌謠之言有頌有謗聞頌言則有以驗吾之善而為之也力聞謗言則有以知吾之過而改之也速美刺咸有所益矣

古云庶人謗又云小民怨女詈女是諍者臣之諫也謗者民之諫也聞頌不如聞謗之可警臣言不如民言之為切

求賢納諫本為一事蓋君能納諫則所求之賢方能益君德成治道君不納諫則賢者之仕也何為故人君以求賢為急求賢以納諫為要

求賢易納諫難慕賢者之名皆可以求賢知賢者之實方可以納諫

孔子為魯司寇孟子為卿於齊國非無賢也只是君不納諫故皆不能以成功

君聞諫言當質之於理理可從則從之理不可從則勿從此聽諫之道也

內治

昔者帝堯平民先睦九族周人體國先封同姓謂推恩

之有序也但君之難處者莫如宗族厚之以恩則驕生威之以刑則怨至然當何道以處之亦曰仁以薦之義以裁之而其要尤在於賢輔焉

觀綱目書選良家五而晉武帝居其二書出宮女九而唐太宗居其二後世則屢聞其選不見其出矣視此當何如哉

范祖禹論人君納后之禮有四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其說備矣至於論色而不論德者後世之弊然也但閨門之德未易著見不知文王之獲配何術而得此也故必本之家門參之動止質之筮卜其庶幾乎

君可以嚴內治后不可以預外政陽得兼陰陰不得以兼陽也

君當嚴三辨嚴夷夏之辨則四夷不得以亂中國嚴內外之辨則母后不得以預朝政嚴邪正之辨則小人不得以病君子

國家不可使預政者四母后不可以預政外戚不可以預政閹寺不可以預政小人不可以預政

自古亂國家者母后外戚宦官宮妾權臣藩鎮夷狄盜賊皆足為致亂之階惟賴人君正心脩身以為齊治之本則自可以弭患於未然矣

以母后御內則天下治以母后御外則天下亂重戚畹以德則天下治重戚畹以情則天下亂用宦官以役則天下治用宦官以政則天下亂

保治

舊章成憲不可輕變者何也蓋創業之君久歷艱難慮患深遠故其立法也詳審精密務為永圖後世子孫智不及此少有不便即為改移所損多矣此祖法不可輕變也

創業之君多賢其子孫相繼者未必皆賢故論者以守

祖之法為貴也

祖宗之法其不可行者二有時異勢殊祖宗之法真不可行於後者變法以宜民可也有法久弊生為弊所累而法不可行者革弊以存法可也

古云如知其非義斯速而已矣何待來年此事之當變者也又云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此事之不當變

者也學者詳此則審時察事自可以處天下之務矣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周衰以來天下日入於奢至文帝樽節頗有崇儉之風自周衰以來天下日入於偽至宣帝綜核頗有務實之志

老臣世家國不可無蓋彼習見先朝之故事而動有所稽必能特重而守法也

仲舒告武帝曰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蓋文有餘而質不足乃由漢迄今之通弊損有餘而益不足乃救偏補救之要法

觀前代之事其始數君皆有功德以及於民也久民亦繫戀而不忍離雖少有蹉跌而舊物隨復以人心之尚存也惟中葉以後庸愚數出則民之被其澤者其人已死存於世者又不知仁政之及然後大位之失也不難矣

國與身同一身有一身之元氣一國有一國之元氣身之元氣壯則外邪不能入國之元氣壯則外侮不能侵然國之元氣何為而壯故必正君心進賢才脩政令安百姓則國之元氣壯矣國之元氣壯雖敵國外

患自然畏威而感德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也久矣一治一亂是治亂相尋理之常也要必當治時則思所以保治之道當亂時則思所以救亂之方然後可以常治而不亂矣

天下之禍必有為之漸者人君當察其幾而速反之其察貴早其反貴力則天下常治而不亂矣

定都之昺始於夏傳國之璽創於秦然天命之去留係君德之厚薄人心之向背而不在昺之輕重與璽之有無也彼問昺璽者愚亦甚矣

郡邑則天下一君封建則國各有君迨其季世將不知有天王矣其勢不得不郡邑也

天下一統則治不一統則亂司馬溫公謂自周室東遷以來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治日少而亂日多謂不本於是歟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後易而為封泰山之說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後易而為禪梁父之說然燔瘞者報天之德也封禪者揚已之譽也

封禪之事不見於經而見於史不行於帝王而行於秦

漢則其說謬妄可知矣

觀季氏旅於泰山則祭之事其來久矣秦漢封禪特侈其事而誇其功耳

論治

天下一統則治不一統則亂春秋以後列國不知有周天下之亂極矣故孟子曰定於一又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真確論也

孔子作春秋孟子明王道惟欲天下之定於一也

一統者必人人統於一事事統於一然後謂之一否則

不得謂之一矣

欲成一統者當正紀綱紀綱正則一統之勢立紀綱亂則一統之勢分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一統之極也

天下之勢如特衡然偏重則有弊均之而已矣天下之

權如執柯然倒持則有失總之而已矣

均其勢總其權蓋自後世言之也若堯舜之君則均其政而勢自平崇其德而權自立矣

人君動有可畏天心之喜怒可畏也鬼神之禍福可畏

也聖賢之名訓可畏也祖宗之成憲可畏也師保之

教言可畏也諫諍之直言可畏也夷狄之侵擾可畏

也寇盜之叛逆可畏也水旱之乖戾可畏也士民之

向背可畏也人君動有可喜察之天文而循度可喜

也質之筮龜而協從可喜也學於古訓其道同可喜

也率由舊章其法具可喜也取法善教德義脩可喜

也聽納直言過惡鮮可喜也夷狄慕義而來王可喜

也寇盜聞風而屏迹可喜也兩賜應期而時若可喜

也教養既布而民從可喜也是畏者喜之本也喜者

畏之效也人君可不知所畏哉

禹之治水上以寬君之憂下以除民之害中以蓋父之

愆蓋一舉而三得矣非天下之至聖乎

欲齊家者須有天合之人以為之助焉欲治國者須有

人合之人以為之資焉如文王以王季為父而作於

前以武王為子而述於後是能得天合之助矣家豈

有不齊乎故謂之曰無憂者此也大舜以帝堯為君

而創於上以五人為臣而理於下是能得人合之助

矣國豈有不治乎故謂之曰無為者此也

人君之道何如曰謹天命之去留察人心之向背以正心脩身為本以求賢納諫為急以勸善懲惡為心以興利除害為意斯可以盡人君之道矣

三代之時地方不遠而又有列國以分治之故天子之心常逸秦漢以來廓地甚遠而事皆關繫於內故天子之心常勞

仁政至周大備

大禹見罪人而垂泣成湯感征伐而負慙時有不同事亦有異聖人不得不致恨於斯也

詩集卷十九

十

治天下者以理以法何患不治但為以已私間之所以不能成治化也

人各有心心各有私惟賴上之人以至公臨之耳上有所私則下何所正

漢文帝與南越王仲書不過忠信之言耳已得其人之感悅况以行乎故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可不信歟

勤儉理財之要務足國足民不外於此可不重乎

出儉入奢易出奢入儉難前代下令有以銷金為服玩

者斬而卒莫禁焉奢豈易去乎

身儉之儉可以化人令儉之儉難以率物

大學平天下以用人理財為言然二者之法莫備於有周有周之法莫詳於周禮為人君者以周南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用人理財之法則大學之道不外是矣

上古之時中國之地甚狹蓋古之為君者不務廣地亦不務廣人其未歸者不拒其不歸者不強惟盡其當然聽其自然而已矣故雖有征伐之舉亦為其有害於民而討之而非欲求得其地也

詩集卷十九

十

唐虞三代之君有範天下之德有安天下之功漢唐宋之君德雖未備功亦足稱蓋以法立而人從百姓賴是以相安也

方今色尚黃數用九黃中色也九陽數也皆人君之正道也

人君即位當慎所與之人與所為之事此正始之道不可以不慎也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十九

臣道

臣有不同如孔子所謂大臣孟子所謂世臣蘇子所謂重臣史書所謂社稷之臣其德足以格君其政足以治世或國家有大疑難則數言而決有大禍患則挺身而任有大過誤則直諫而止有大姦邪則亢命而誅有大失德則易位而立守經達變以濟國事於無虞要不可以尋常目矣

德望之臣必臣子素養於平日而人君推重於一時德足以服人才足以濟事而死生利害不足以搖之然後可以當大任而無愧矣

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委致其身臣之道也

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身親為之故其事為尤詳其言為尤切

古之人臣有矯制而行者一時之權不可常也奉命而

行者萬世之經不可忽也

奉使之臣使鄰國固難使外夷尤難使外夷者中國強則有以壯使者之威而外夷不敢慢使者使者良則有以壯中國之威而外夷不敢慢中國交相助者也不失君道則中國強不辱君命則使者良

古者人臣於君尊德樂道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祿位之貴若將晚焉何哉蓋仕所以行其道也君不樂道則道不可行矣不去何為後世則不擇君之敬信不察時之可否而惟以仕進為榮不知道德為何物矣人君之用人也當量其才而任之而人臣之用於上也亦當自量其才以受其任可也君不量其才而臣不自度其才其不敗事者鮮矣

爵位所以可貴者為有此則可以致君澤民可以安內攘外此所以可貴也君假此以欺世傲物利身肥家則是位者禍之胎而惡之媒不如無位之為愈矣何足貴哉

曾閔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季氏耳冉求季路則仕之矣而求之聚歛又季路所不為也

張良之仕為君也君之警復而身可去矣毛義之仕為親也親之養終而名可隱矣

夫有官必有政官者所以布之位也政者所以授之事也君子之於官也必吾之所當得於政也必吾之所能為居其所當得則於心為不愧任其所能為則於職為不曠外此則寧爵我者有未至而不可過有所加寧用我者有未盡而不可過有所授然後中心可以安常職可以盡矣

君之求才也以爵而不以禮士之應上也以文而不以行及居位而治民也以法而不以德欲化之成也難矣

君子去國蓋知其決不可為也而後去勢可以為則君子必以濟時救患為心

勢不可為而強為則不智勢可以為而不為則不仁漢唐宋俱有奏辟之典不惟在下者有進用之路而在上者亦可以得贊助之功其法不可不行也

凡所辟之人以德為上以才次之以文藝又次之實師為上為友次之為統屬又次之

方今之世不但伊尹太公之流使有子陵孔明之士決不肯由科目之內進身此蓋不可不別為一道以處之也

丞相之設秦漢以來皆有之然亦有得有失至我國家革去丞相建立內閣故論者曰不予之以名而予之以實蓋所以防其弊也殊不知天下之弊不在於丞相之立與不立而在於權之假與不假使君臣上下各盡其道而權不下移則丞相內閣皆無弊也使君臣上下不盡其道而君柄下移則丞相內閣皆有弊也其曰不與之以名而與之以實則朝四暮三之說也

位極人臣乃危地也寵冠百寮乃危機也惟謙惟敬其可免乎

臣事

君子之用於世也天下之事豈能以盡為亦不過為其所得為者而已使人各盡其所得為則天下之事不難為矣

古者三公之職有師以導之教訓有傳以傳之德義使

非君身強固壽享遐齡則雖有大德亦無以浹洽於衆故又有保以保其身體後世臣子欲愛君澤民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

齊之太公伐君者也迹似非而心是齊之管仲尊君者也迹似是而心非太公其王者之佐乎管仲其伯者之佐乎王伯之分亦在於所存何如耳魯之周公攝王事者也故制度可行於天下魯之孔子攝相事者也故治化可及於一方周公其大行之聖乎孔子其小試之聖乎小大之分亦在於所遇何如耳

天生聖賢必有所為君子要識上天之意體上天之心孔孟周流四方惟恐負上天付託之意

君子當以輔助不及自任一則以輔上天之所不及自任一則以輔入君之所不及自任一則以輔萬民之所不及自任

君子處天下之事不可使吾所能為之處有遺憾焉

孔子於魯孟子於齊無所不盡其心及知其決不能用也然後行

居官以愛民為主以報君為心

君子立朝有本有要養君德者為治之本也救民瘼者為治之要也

孔門如曾點之志能達於政便是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故夫子許之

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是故有去位而不忘君者杜衍之遺恨是也有去世而不忘君者史魚之尸諫是也

循良之吏有三代之風

功蓋天下澤流萬世乃君子濟世無窮之心也至於用

功之要亦惟隨其位之所至力之所及而盡厥心焉可也

士人立朝果以堯舜君民為心則於發言行事之際自不容苟

包孝肅能知國體仁宗之時政尚寬柔而孝肅以威嚴濟之上有功於君下有益於民天下之人無不感其德焉

或問有司何以得民曰不盡其力不傷其財平其爭訟禦其禍患則民心得矣

月本無明其有明者日之光為之也地本無動其有動者天之氣為之也臣本無權其有權者君之命假之也是故月無常明地無常動人臣不可常執其柄當大任者不失是非之本心則人之賢否自見失是非之本心者私意蔽之也

臣貴協和如廉藺之忘讐平勃之交驩方可以成功為人臣者必知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為天下之功不必盡出於一已然後和可能也

久要不忘士人之大節奈何白馬之盟勃等叛之豈得為重厚之士金匱之盟趙普易之焉得為社稷之臣任事不可先計一身之利害計一身之利害則一事不能行

居官者不可負人君與百姓凡忘公事而便己私皆負人君與百姓也

人臣當盡其職功與勞過其祿者上也稱其職者次也尸位素餐者無益之人也假位行私者有損之士也名位遷陟人情所欲是故能讓為上順受次之爭趨下矣

治人者多私已故天下之弊日滋私已者必妨人故天下之患日熾

霸者亦能行王者之事小人亦能行君子之事只是心之所存者異耳

君子觀人以合於理者為賢小人觀人以合於已者為賢故已能公然後人之公與不公可得而知也已能正然後人之正與不正可得而見也若不公不正而欲察人之公私邪正也不可得矣

不妄取者廉也不妄費者儉也人固不可妄取而亦不可妄費妄取則傷人妄費則縱已又况妄費乃妄取之源乎

曰奢與傲皆為凶德奢則必至於害物傲則必至於陵人

官欲尚廉當先崇儉以儉而造廉也易以奢而造廉也難

世多不平之事雖人事之所為亦造化之氣參差不齊處此固不可無公論但不可以怒氣乘之惟職分當其事方可斷以理而正以法

宦官者左右近習之人也稽之於古用外臣而統內則
國事安用外兵而誅內則國事危

人才

君子見用於上有所憂有所樂憂則受於人者或不能
盡於已樂則學於已者庶可以施於人

古人事業不同其說有二有限於才者有限於數者限
於才者人各有能有不能也限於數者時各有利有
不利也

學者以已及人之勤不專於居位而治民也凡齊家化
鄉資友誨人興頑起懦者書立言皆立體達用之事
惟在於所遇何如也

士貴天資尤貴學力有學力則可以充吾天資而造其
極無學力則亦隨其才智所至而為之純全之效未
見也故謝上蔡謂本朝大臣如范文正皆由天資謂
韓魏公不曾知學者此之謂也

才有不同有德與才合而無全無議者有德雖未純而
才可足用者有性行謹厚而才智遲疑者有才足濟
惡而肆意妄為者惟在上者辨別進退之而已矣

君子之仕也為國求盡厥職而已矣小人之仕也為已
求遷厥職而已矣君子之仕也如涉夫然惟欲得舟
之行以濟險小人之仕也如獵夫然惟欲得獸之多
以濟身

昔宋韓億以子不對奏案而怒之是欲子之有為唐玄
暉之母問錢物所由來而戒之是欲子之有守庭訓
嚴於考課矣

善惡無別則事功無成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此天下之考課也又鄉遂各樹之長時書其人善不
善獻狀於君君乃賞罰及之此一鄉之考課也又曹
氏治家將子婦逐日所為善惡分明籍記以憑賞罰
此一家之考課也今惟職官論此餘則未之見也

進諫

清直之事易露圭角是故清貴韜晦如胡氏之惟恐人知是已直貴含蓄如孔子之論從諷諫是已清而不伐有益於身直而善道有益於君

有言責者當有私憂過計之言有官守者當有私憂過計之行然後可以保國祚於無虞如宋咸平可謂天下大治矣而田錫言事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吳璘知興州和議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為敵至之虞非忠於為國者不能也

均一官也言責難於官守官守之職強於已言責之職強於人強於人且不可況強於君乎凡君所喜好則從而禁之使必改凡君不願為則從而強之使必為是以怒之者常疑其謗已譖之者多稱其務名進而言焉則奇禍立至退而默焉則曠職難容是言責之任亦難矣人君可不深察乎此哉

凡仕於上者惟諫官與史官為難他官所司者強於已諫官所司者強於人他官所司者一時之事史官所

司者萬世之事

人臣進諫於君切而勿泛明而勿晦簡而勿畧詳而勿贅直而勿激婉而勿隨速勿太驟緩勿後時然後得進諫之道矣

君子立人之朝遇有逆理之事默之固不可激之亦不可要必有巽言婉道之方潛移默運之術然後可以成功孔子論從諷諫即此意也迨後若張子房之救易嬭田千秋之論太子狄仁傑之告武后程明道之止安石皆以此意而行之有志於為國者不可不察乎此也

漢臣有期不奉詔之言唐臣有停廢斜封之舉宋臣有封還內降之事如此行之然後君無直遂之過臣無阿諛之失矣政令豈有不善乎

言路閉塞固人主之過然亦有肆意妄言以致人君之厭聞者此臺諫貴於得人也

上古之時人人皆諫臣無有定員也有定員者後世也人人皆講官無有定職也有定職者亦後世也無定則取人之善也廣有定則取人之善也專此亦不必

太拘而其要惟在於虛心受言也

當無事之時而為改絃之舉君子謂之妄當積弊之後而為膠柱之說君子謂之迂

聞善言則拜所以為聖告有過則喜所以為賢人君知此則自無拒諫之失矣

孔子曰信而後諫又曰論從諷諫亦以聽言之難而進言之不易也

事親而幾諫善道其親者也事君而諷諫善道其君者也

衛靈公問陳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亦論從諷諫之意

過責之言失之激常使人君之不信過美之言失之諛常使人君之不警

唐工人木心不正脉理皆邪之說實有公權筆諫之意

弓工木心之說石工黨人之論其言皆有可取古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非此類歟

國家康太可喜也亦可憂也蓋治平無事則人主之驕心生焉故李沆為宰相水旱盜賊必以上聞者此也

國家充裕可喜也亦可憂也蓋國富可恃則人主之侈心生焉故陳恕為三司府庫充實不以上聞者此也

有宋之時人臣進諫之言未嘗不切人君納諫之心未嘗不虛然而國勢卒弱治效卒卑者亦以人主力行之間不勇耳

變理

凡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星辰之度數山川之流峙人物之稟賦草木之榮枯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之理

得其理為禎祥逆其理為災異人君凡事順理以契天地萬物之理則禎祥至而災異遠矣

凡事必有幾災異者幾之先見者也災異而不警則禍患隨之矣禍患而不警則滅亡繼之矣可不慎歟

齊侯因商羊之鳥而備水不敗可見天下之患必有為之先者特人不能知耳苟知其幾而預防之則可以

弭患於未然矣

王者立太卜以審筮龜設保章以觀天文皆所以察事幾於未然也

人君所畏者惟天所警者惟災異春秋志災不志瑞其畏天也至矣其警君也切矣不但可為後世告君之法抑亦可為後世作史之法也

人臣以燮理之責自任則能與天地之理相通

人臣燮理之道莫先於正君心蓋人君天地民物之主君心能正無有不正者矣

燮理之道古人所重迨漢猶得其近似如陳平錢穀之對仲舒仁愛之言望之兩雹之說丙吉牛喘之問劉向災異之陳是也後世則有不然者矣

知天地之化育則燮理之道以明燮天地之化育則燮理之道以行

月令一篇乃燮理陰陽之事

盛夏刑人識者知王莽之必敗則順時之政豈可忽耶漢時趙充國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尚能繼古義和之意

漢之君臣猶遵月令未盡失古人之意

郊特性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此誠燮理之大道也

尚書乃命羲和敬天勤民之道在是矣世衰道微史不紀時君不告朔而孔子餼羊之存猶不忘古者敬授之意

經始靈臺臺之脩築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沼之魚鼈園之禽獸所以供祭祀奉賓客國之田獵所以習武事備不虞是於游觀之中寓政治之意夫豈無事而空行哉

古者國有大事則質之卜著而後行所謂龜筮協從是已至周猶有太卜之官秦漢以來皆因之今則占卜無官凡有舉動但擇時日而已

灰飛牛喘與兩暘燠寒之類皆所以考諸氣化而驗吾所行之得失也燮理之功不在是歟

古者災異乃史官之職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其災異亦魯史之所有者他如隕石六鵠宋襄以問周內史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即此意也至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宋制太史局隸秘書皆能因變進言以警君上今惟以術士司之而已矣脩省之言可得而聞乎

瑞有不同惟德所致是故景星慶雲天之瑞也河圖醴泉地之瑞也八士百男之瑞也麒麟鳳凰物之瑞也

昔者大禹治水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燿時無逆數物無害生是奉天時固燮理之道順地氣亦燮理之道也

燮理之道無他焉內脩君德外施王道上奉天時下順

地利而已矣

昔人有禱戈可以退日禱膚可以隕霜悲泣可以傾城禮拜可以得泉者謂誠意之極可動天地而況於人乎

劉向曰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是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劉向知燮理之道矣

祥異之事古今有之祥者鳳儀獸舞之類是也異者山崩川竭之類是也皆上天警教人君之意也或曰水旱之事亦災異乎曰水旱非災異也氣候不齊世之

常事耳人君脩德與否天假祥異以警教之者理或有之若假水旱之事以警君是未警乎君先病乎民矣非上天之意也故水旱之事不當以祥異言之也後世人臣有以水旱之事奏聞於上以警君者此在人臣則可在上天則不可也

漢臣

儒者之道大矣豈曲學異端所能擬者哉太史公叙六家之事而列儒於陰陽之後後元史選舉志分天下為十等而以儒家居其九豈作史者未明儒者之道

耶抑儒者自小其道而有以致之耶

漢叔孫通起朝儀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高帝曰可試為之張釋之補謂者言便宜遂及秦漢之事文帝聞而稱善因是而知漢踵秦弊其事尚多殆不止於治獄之吏也

漢賈誼請興禮樂而文帝未遑是無敢為之君唐太宗遠輩堯舜而德彞力沮是無敢為之臣

或曰賈誼董仲舒亦漢朝傑出之士何二帝不用於內而用於外不相乎已而相乎人耶曰志相同則道可

以行志不同則言不能入文帝志在於守常而賈誼志在於通變武帝志在於功利而仲舒志在於道德則其不用於已而用於人也非以是歟

文帝以德化民者也以仲舒仁義之言告之猶可開納武帝好大喜功者也以賈誼法制之言啓之必見推行君臣相遇豈不難乎

賈誼至要之言莫切於教太子仲舒至要之言莫切於正君心

論人者只當論其心不當論其迹如張良從事沛公身

論人者只當論其心不當論其迹

九

在於漢心在於韓關羽報効曹公身在於曹心在於劉狄仁傑屈身武后身在於周心在於唐是堅其志者經也濡其迹者權也如管仲相桓公以尊周也則失之偽荀彧事曹操以死節也則失之乖皆不足以語此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而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聖人之心迹也仲由冉求仕於季氏而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此賢人之心迹也

或曰四皓之事乃張良以計為之非真有致四皓之事

殊不知偽引他人以誑人主則其不義甚矣良不如是之欺也倘高祖究其根因識其詐偽則太子之事愈壞矣良不如是之愚也縱使高祖可欺而趙王內外之黨亦多真者猶以為偽况偽者乎論者之言其不足信亦明矣

嚴子陵近似伯夷秦漢以來世不多見子特疑其可以仕而不仕也光武亦後世傑出之君此而不仕則三代以後為士者終無可仕之時矣又况人君以玄纁聘之以車駕臨之者哉故子陵之不仕可以矯世而不可以範世也

論人者只當論其心不當論其迹

十

或曰子陵不仕蓋因光武雖賢後來亦有可議處子陵預知其然故決於去而不仕殊不知君有欠闕然後賢者仕而致君若君無欠闕則賢者之仕也何為或又曰子陵不處以臣位而處以賓師之位則不去殊不知周公之為冢宰孔子之為司寇孟子之為列卿曷嘗切切於賓師哉惟在於君之誠否何如耳子陵不仕固高矣足如帝腹實無臣子之義也天變之應豈偶然哉東漢節義固聞子陵之風至於士氣亢

激而卒以召亂者亦足加帝腹之遺烈也

子陵既去光武以諫議祿終其身及死又令郡縣賜錢穀其教下也至矣

在子陵當盡君臣之禮在光武當為故舊之情然後上下之道得矣

上古之時求仁義中正者多故以踰垣閉門者為太過後世之人求富貴利達者多故其贊隱逸也至矣

子房相漢如植木於春其發生也易孔明相漢如植木於秋其發生也難

子房相漢無智名無勇功易曰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子房以之孔明相漢不避難不辭勞易

曰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孔明以之

論人者當察其心術之微義利之判則人品之高下見矣如漢孔明隱而脩己則惟以清心寡欲為主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出而事人則惟以鞠躬盡力為職成敗利鈍在所不計至於託孤之際則有繼之以死之言出師之時則有死而後已之語雖伊傳周召亦未聞有此事也所謂孔明三代之佐豈過譽耶

孔明告君必先以死自誓韓琦遇事必先以死自處蓋人臣之事君事苟能為則盡心以為之事不能為則委身以繼之如斯而已矣

或曰孔明不死漢運可復興乎曰一統之效雖未可必三分之勢則可以存但不知斯民征戰之苦何時而止也

在上之人有使民愛者有使民畏者然以寬得愛以嚴得畏人之所易寬而見畏嚴而見愛人之所難如黃霸治潁以寬而吏民畏服孔明治蜀以嚴而民心感慕是可以易得乎

漢事

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豈真有尊義帝之心哉不過與桓公尊周之意同耳故曰雜霸

觀偽遊靈夢一節王者便不為此

漢氏立桓武之間故曰漢雜王霸

三代以後之政皆雜王伯而為之不獨漢帝為然也漢雜王霸只是無道德以為之本無道德以為之本則政皆霸術而王則偶合之耳

張氏謂漢高帝知學湯武之聖可至黃叔度在聖門作

成之當居顏氏之科以此知天資學力二者皆不可少也

漢高帝創業以刀筆吏為丞相光武中興以吏事責三

公蓋漢之家法然也故賈誼告文帝曰俗吏務刀筆

筐篋而不知大體蓋有所為而言也

古人重師儒之職師儒重而道德明風俗美奈何師儒

變而為筐篋之吏治道從此不古矣

蕭何初為秦吏迨後事漢定律法不除誹謗妖言之令

是蕭何為政猶踵商鞅殘刻之風

諸葛亮為相罰二十以上皆親自決之非吏事而何哉

蔣琬以吏事不脩免官諸葛亮謂蔣琬社稷之器非百

里之才也夫以大才而治小尚不可以有為況以小

才而治大豈不愆厥事乎故因能授任人君不可不

慎乎此也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二十一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二十二

鬼神

孔子荅季路問事鬼神一章蓋人鬼生死本同一氣人鬼氣也但有幽明耳死生氣也但有聚散耳事本合一故夫子云然

孔子不對子路問死問鬼之說他日又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祭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又曰人生有氣有魂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於天此謂神觀此則生死鬼神之說思過半矣

鬼神者陰陽之靈此無形者男女者亦陰陽之靈此有形者有形者其氣濁故止能記已往無形者其氣清故兼能知未來

天下之人二善與惡而已矣好善而惡惡人與鬼神一也神好善而惡惡故有禍福焉人好善而惡惡故有賞罰焉皆能扶世道而警人心其有功於人大矣有神所能者人不可得而能有人所能者神亦不可得而能故聖人幽可以贊乎神明有天所能者人不可得而能有人所能者天亦不可得而能故聖人上可

以贊乎化育

天人神鬼同一理氣但人為形質所拘固不能為天與鬼神之事天與鬼神亦為氣化所拘而不能以效人之為

祀神

祭有二義一曰親二曰神親者吾之所獨賦形受氣一體而分不可忘也神者衆之所共上下四旁昭布森列不可忽也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者非其感格之道歟

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夫社者土也人各祀夫土而共仰乎天陽一陰二之說也

巫以通正神古禮也今則流於瀆讎以逐厲鬼亦古禮也今則流於戲

通達神明其道有四一曰敬二曰容三曰氣四曰味主之者吾心之誠也

人道莫大於祀神祀神之道弗可苟也德義不脩不可以祀神誠意不竭不可以祀神祭祀不時不可以祀

神名分不達不可以祀神禮節不明不可以祀神品物不潔不可以祀神祀神之道亦難能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之之謂也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遠之之謂也

治民事神其理本同有德之人明而治人則人無不化幽而事神則神無不格

天子吉蠲大報於天地之郊灌鬯薦獻於宗廟之享承師問道於學校之謁三者人君之首務也但身不親則慢心不誠則偽亦徒文具而已矣何足尚哉

敬天莫過於法天之德而郊壇之禮次之孝祖莫過於守祖之法而宗廟之禮次之慕聖莫過於希聖之道而釋奠之禮次之

唐武德中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至貞觀二年始祀孔子而去周公然周公垂世立教之功甚大不祀可也不知則不可也

道至聖人而盡聖至孔子而極是孔子之道即列聖之道也有國家者不能以遍及而獨於孔子是崇廟庭以為尊俎豆以為敬無非使人誦而法之以達於政

也但為士者或剽竊以為文或憑藉以取位而所謂道者若不相涉是豈建立廟學之意哉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而孔子之聖亦禱於尼山而後出其見於名字可徵也蓋人雖生於父母而實本於天地太和元氣得於天山川靈氣得於地其理豈有二乎

人之所司者賞罰也鬼神所司者禍福也治平之時人道顯鬼道晦衰亂之時鬼道顯人道晦君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凡祭神而祈福免禍如臣之為君子之為親弟之為兄之類猶之可也自欲求福則有不可

禱神世俗之常事學者當講求禱字之義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蓋常人以祭天事神為祈禱而不知遷善改過為禱之實古人謂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祐聖人者真能識禱之義矣

世之人有不孝於親而諂於神者為可以祈福而免禍也殊不知以媚否而為喜怒以喜怒而為禍福是尚得為鬼神乎是尚能為禍福乎甚哉小民之無知也

人君行政使賞善罰惡之典明則祈福免禍之民必將不事乎神而事乎親矣惜乎人心之有覺而勸勉之無方正道之可行而轉移之無法也

關邪

老莊之體偏曲何以達用申韓之用謬亂以其無體自楊墨之言出而天下無善教矣自商鞅之言出而天下無正刑矣自儀衍之言出而天下無義兵矣儒一也而其行不同在孔子之時已有君子小人之異自秦漢以來亦有純儒腐儒之殊惟家語所載其德至矣至張良董子僅有儒者氣象而儒者之道亦未全也

息者氣之聚消者形之散息者消之始消者息之終天下未有消而不息之理亦未有息而不消之事彼異端者絕欲寡婚是欲消而不息也長生不死是欲息而不消也世寧有是理耶

道家有飛昇之說則君臣之義薄矣釋家有輪迴之說則父子之恩薄矣

趨利避害者人之常情從仙佛則有利可趨有害可避

此與人情相合故從之者易儒教則不然不趨利不避害一惟義是從而已此與人情不合故從之者難聖人之教本於性情緣人性而開導之緣入情而品節之仙釋之教欲反性而滅情是豈可以行乎是豈可以久乎

人有此身即有此一身之欲有此家即有此一家之欲非君子修治之勤必不能不縱於欲也異端之徒恨此身之欲難去也削毀鬚髮欲不有此身恨此家之欲難去也離棄妻子欲不有此家殊不知鬚髮可削肢體可盡滅乎妻子可離人類可盡絕乎此亦過矣亦妄矣聖人之教於人道所有者皆不可去惟欲節之以禮而裁之以義耳

韓子曰道與德為虛位謂其人皆可以居也是故吾儒以道德為道德異端之徒又各以其道德為道德遂使天下之人無所別白以為相同者有之以為相資者有之以為出於彼者有之不有聖賢曉告於前則鄭雅同蔽其孰能辨之哉

盈天地間皆氣也氣未聚則空虛而已矣氣既聚則形

質而已既有形質即有事物故仁義禮樂興焉聖人之道當如是也彼釋老以清靜寂滅為言者是以有形之人而行未形之事豈不謬哉

學世人之紛擾則失之太煩學異端之清靜則失之太寂必若聖人之易簡然後為道之中也

三代而後壞聖人之道者有二途一則異端之空虛一則霸者之功利聖人之道精不入於空虛粗不雜於功利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而已矣

異端之流非特昔之楊墨今之釋老而已凡執一偏之

見有害於吾之正道者皆異端也

昔周后稷之廟有金人之銘焉其辭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觀此則知老子之教亦有所自而非出於已也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是中國已知佛之名至明帝迎沙門中國始傳佛之教

老氏之學大著於司馬遷父子之口蓋司馬世為史官以為出於老子而老子乃周之柱下史故也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子房得黃老之法

佛本夷教故今海外諸國猶多尚之

宋儒多流於釋老以明道之賢而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則他可知矣

黃勉齋謂朱子泛濫於釋老者亦既有年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則釋老之惑人也不其甚歟禪家只在懸空中理會得許多道理而不求之人事所以宋儒議論高一步者便入於禪

三代之時道一而論同不可尚矣周衰之後楊墨於戰

國黃老於漢佛氏於唐雜禪於宋而釋老之害迄今

未已也任斯道之責者可不思所以明聖人之教解斯人之惑哉

唐迎佛骨韓昌黎則譏之宋迎觀音尹和靖則拜之以

此知宋儒之惑於佛也深矣

漢迎沙門唐迎佛骨宋迎觀音其弊一也

自漢迎沙門以來至晉宋齊梁魏隋之間皆尚佛氏迨唐有天下武后觀舍利則仁傑沮之肅宗飯衆僧則張錫論之德宗造佛塔則公輔止之憲宗迎佛骨則

韓愈諫之是何賢臣所守之若是耶蓋邪正不兩立

高祖立國之初即開置學校沙汰僧尼則天下之士自然知所趨向矣傳奕之功固不大哉

傳奕首闢異端厥功不在韓愈下

讀諸子百家之書先要分別其是與不是之處而去取之可也槩以為是則其擇善也不精槩以為非則其取善也不廣

異端興則民俗亂故正風俗者以闢異端為首

孔子雖不闢異端而異端之名則自孔子始異端之闢

則自孟子始異端之禁則自董子始

禮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悖順非而澤以疑衆殺以此為防則異端之言何從而肆乎至周道衰而異端出固聖教之不行亦王法之不振也

自漢而後釋老與儒不甚分別漢雜黃老故太史公列

儒術於六家且於道家獨詳唐則聖經雜於釋老故高祖釋奠浮屠道士同博士而講經宋以程朱之賢皆雜於釋老者數年今二氏之教雖不能去然其與儒也則截然而非一類矣

聞有欲逐僧釋者此不知其本不窮其源之論也古者井田法行人皆受田而有常業無外慕焉迨後井田法廢雖豪傑之士而無尺寸之地者有之饑寒切身不得不別為養生之計故蘇秦曰使早有負郭田豈能佩六國相印哉今僧釋之徒遍天下而千金之子不屑為必貧而不能恤身家唐而不能勝賦役者方為之是民生不遂則驅民而為僧又從而逐之將驅僧而為盜矣是必開衣食之源而後僧可去也僧可以驟去耶

異端之言與吾儒之言不同辯異端與辯吾儒亦不同異端之言壞人心術喪人倫理乃邪說害正吾道之蠹聖賢不得不關之也至吾儒之言稍有不合亦各書已見以聽人之自擇可也或微辯以別異同亦可也彼深詆而力刺之者亦太過矣

古人關異端今人關吾儒蓋古人求道是今人求已是也

諸儒講解聖賢之言雖有不同要不甚悖於理由此所言可以入道由彼所言亦可以入道但所見微有不

同耳

詩言如切如磋未必無諛無驕之意書言若保赤子亦非匍匐入井之說然揆之於理不悖也亦何害於經義哉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二十二

典禮

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迨後孟子言王道其事皆本於此

君道莫先於立教立教莫先於明倫明倫莫先於守禮是故喪祭之禮所以教民孝而全父子之親也朝貢之禮所以教民義而全君臣之分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教民讓而全長幼之序也婚聘之禮所以教男女而全夫婦之別也里社之禮所以會鄉人而全朋友之信也聖王明人倫以教天下蓋不止於學校之間而已也

聖王制禮所以教民禮設而貴於不違也聖王制刑所以弭教刑設而貴於不犯也惟不違於禮斯不犯於刑

禮也者有恭敬辭讓以為之本有品節度數等級羈物敬容綴兆以為之文漢唐以來議禮之家與國終始而卒無所定是文者且不能備安望其為本乎

夫禮有本有文文不可過本不可缺後世則不然以婚

嫁則財浮於德矣以居喪則易浮於戚矣以祭祀則文浮於誠矣以宴會則奢浮於敬矣以事上則貌浮於心矣以交際則物浮於恭矣非先王立禮之本意救時者不可不知也

禮國之幹也先王之治以禮整齊天下故不謂之政而謂之禮後世之治以法把持天下故不謂之禮而謂之政

觀周禮一書見周人之任法觀儀禮一書見周人之尚文

自巡狩之禮廢而遊幸之事作矣安能有勤民之政自柴望之禮廢而封禪之事作矣安能有敬天之誠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閨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能以禮讓為國乎此讓字自帝堯允恭克讓中來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秦漢以來之君其治天下曷嘗無禮只是無敬讓之實心耳無此實心則不能以為禮焉能以為國耶

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故曰讓者禮之實也

禮固當行然非敬以主之則其禮也偽非義以裁之則其禮也舛此又習禮者所當知也

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則古典之不存於後者其罪不專於秦人也

春秋之時成子弑齊而君臣之禮壞衛輒拒蒯而父子之禮壞魯取同姓而夫婦之禮壞三綱其可復振乎世道為之一變也

學校者習禮之地非講武之地也何古者受成獻馘皆

在於學耶蓋禮有五禮軍其一也故受成獻馘皆在於學

或曰禮貴得中奢儉皆非禮之中然堯乃執中之主而茅茨土階此可以為儉不可以為中也子曰中無定體因時而制堯之茅茨土階在民上棟下宇之時則為儉在民巢居穴處之時則為中矣

孔子從獵較以古者有蒐狩之禮見盜蹠見陽貨以古者有見惡人以辟咎之禮見南子以古者有見小君之禮若非禮之事則孔子亦不肯為

古人制禮士見於公卿大夫介以通名擯以將命三揖而升三拜而出是以貴不陵賤其自處也安下不援上其自守也固古人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有如此者降及後世禮廢俗薄始有昏昶之哀而以驕人於白日者尚何節文之可制哉

古者士見於上必節以禮者謹其始也然曰見者見其所當見也若不當見而見之則見已非矣又安用禮耶

古者有士相見禮今天下官察其上下相接之禮雖有相因之制實無素定之規各隨意見互有異同好高者多失於慢好卑者易流於諂爭競嫌疑率由於此朝廷命禮官酌古準今創立畫一之制然後禮有成規人有依據亦禮讓為國之一端也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斯可以免七情之過名諱之避宋以前皆知謹之今則漸不知避矣亦廢禮之一端也

古人名諱之避有失之太拘者遂使後世不能行而至於廢故行禮貴於得中也

禮君於臣而不名者五則凡為臣子者於君父之諱可不謹乎

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然則不好犯上當先從不犯諱之事始

予在省時所見詞訟非財則色蓋人情有欲則有爭二者欲之大者也故聖王明禮義以教民禮明則婚必以正義明則財必以道而訟自寡矣

世俗之禮有吊有賀吊者憂人之所憂賀者喜人之所喜若人憂不憂人喜不喜則胡越矣若幸人之憂妬

人之喜則仇讐矣皆非仁厚之道也

尚書之允恭有敬之恭也論語之足恭無敬之恭也恭而不敬者有矣未有敬而不恭者也

夫禮有本有文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此有本之禮也故可以化天下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此無本之禮也不可以治一身

文勝質則史老子為周柱下史所為者皆以文勝質之事而又生當周末文勝之時乃見世之繁華日熾大本日亡故著為過激之論以矯之孔子知得此意故

聞其言而不議其非也

德不自知其有言不自知其謙非備道之極者不能也何有於我丘未能一與望道未見之意同有若無實虛其學幾於是矣

射禮

六藝之中有至理焉禮以使人敬樂以使人和御以使人恭射以使人端運筆以正心推數以明理匪徒藝焉而已也

射有常變人君處常則射以觀德而選士人君處變則射以尚力而禦敵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觀德之射也孤矢之利以威天下尚力之射也

冠婚乃成人之始事今行婚禮者有矣行冠禮者誰歟射御皆男子之有事今習射事者有矣習御事者誰歟

典制

道莫大於禮樂君臣上下萬事萬物各安其常而不相亂者之謂禮君臣上下萬事萬物各遂其願而不相

爭者之謂樂禮樂之道其大矣乎

大禹身為度自然之禮也殷為律自然之樂也

禮莫全於周樂莫美於虞禮至秦而大變樂至元而盡

亡

古之為治者以禮樂為主而輔之以政刑後之為治者

以政刑為主而飾之以禮樂

禮莫備於周其文質之得中乎樂莫盛於虞其善美之

燕至乎

禮樂刑政皆為治之具惟樂有鳳儀獸舞之效者蓋樂

主和以和召和故物類從焉

子貢於容俯容仰而知高卑驕替之由者此卜之於禮

也孔子謂南風北鄙而有興焉廢焉之異者此卜之

於樂也

春秋以後諸侯僭竊皆去其籍惟禮樂為其其傳於後

者皆漢儒雜取而為之耳

古樂變於紂而黜雅宣淫之韻作矣古禮變於秦而尊

君卑臣之事興矣

賈誼請改正朔是即行夏之時之意請易服色是即服

周之冕之意請興禮樂是即樂則韶舞之意文帝乃

以為迂濶而謙讓未遑焉然則古道之不能行於後

也即此可以槩見矣

河間獻王可繼周公制禮作樂其志同也周公其宗室

之聖者乎獻王其宗室之賢者乎

古之人既習其射於禮矣又習其干戈於樂焉則文武

之道豈可分乎

禮嚴而樂和應事接物在在有之雖若相反而實所以

相濟也

春秋之時禮樂已失其舊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無餘憾矣至禮則欲為一書而不可得

豈正禮難於正樂歟

或曰孔子正樂因辨夫雅頌之詩孔子正禮遂脩夫春

秋之史亦有見也

仁義禮樂古人為治之大道也自秦漢以來論治者一

言及此則君即以為迂濶而難行此治化之所以不

古若也

後世之君莫不以權勢法制為切要仁義禮樂為迂濶

然權勢法制其言似切其效則小仁義禮樂其言似迂其效則大

見其禮而知其政是禮與政為一聞其樂而知其德是樂與德為一後世之君不知禮樂之可貴者以其不知合一之道故也

禮本於敬故禮之制度可變而敬不可變也樂本於和故樂之制度可更而和不可更也

吾敬不失雖蔬食菜羹可以為禮况厚於此者乎吾和不失雖彈將士鼓可以為樂况過於此者乎

古人之禮樂內本於心身外達於政事故禮樂為可貴

後世之禮樂心身自心身禮樂自禮樂政事自政事

然後禮樂不足為有無矣

心身自心身利欲而已矣禮樂自禮樂文具而已矣政事自政事法禁而已矣

禮樂不本於心身則體非其體禮樂不達於政事則用

非其用無體則君德不能以自脩無用則治道不能以自成

唐太宗謂禮樂緣物而設治之隆替不由於此是徒知

禮樂之文而不知禮樂之實徒知後世之禮樂而不知古人之禮樂也

漢文帝唐太宗皆後世英明之君尚不能識禮樂安望其他乎識且不能安望其行乎

帝王之世禮不相襲樂不相沿各順其時以為之耳自今觀之古禮亦難遽復不若就今禮而稍加損益之方務不失乎民彝物則之常即可以安上下而平邦國矣古樂亦難遽復不若就今樂而稍加考定之力務不失乎雅淡和平之意即可以諧神人而易風俗矣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二十四

正樂

夫樂所觀者聲容而當求其德所做者制度而當求其意

虞舜之樂季札觀於魯孔子聞於齊則其傳於後也遠矣自漢以來有求古雅樂以獻於君者不知能合於此否也

樂有詩詩有歌歌也者音正而氣和為難如北鄙殺伐則失之厲吳楚懷哀則失之傷鄭衛咬哇則失之淫秦晉急處則失之亢是豈可以移風俗通神明也哉師襄鼓琴而易寒暑師曠鼓琴而召風雲見樂之足以格神也

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無故不徹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所以平心而暢志也奈何鄭衛之音作而平淡之意亡矣胡虜之聲入而中國之樂荒矣

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至紂棄先王之樂乃尚淫聲為古樂之一變也

樂也者本於心而發於聲者也故擊磬於衛其憂世

之志乎弦誦於陳其樂天之誠乎

孔子聞韶於齊即後景公徵招角招之類是也

夫樂無所不通本乎性情合乎天道契乎人事諒乎物理象乎成功通乎政治移乎風俗感乎神明樂之為道其大矣哉

孔子正樂在於雅頌之得所則詩關於樂大矣

樂貴和八音之中惟石不和於衆其和而不流之意歟

然亦可以為樂之節其時止則止之意歟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聞鏗鏘之音為行止之節禮與樂

皆在其中矣

子路鼓琴子曰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七尺之體哉故曰不得其死者蓋有所試矣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皆動容周旋中禮之謂也

古人之歌不過詩以言志詠以暢情而已今俗樂詞曲則情深悲喜意宗邪辟千狀萬態濫淫泆蓋不止於鄭衛之音而已也放而絕之者誰歟

貢賦

天下財賦出於田制者多故必有分派之公有督勸之勤有補助之資有欲散之宜有通融之權有撙節之實而後用可足否則財賦必乏而公私即困矣

先王經賦有差德勞享上功勞享中事勞享下皆足以遂志而養廉節先王任人有所居農於野居工於肆居商於市皆足以養生而免饑寒是以上下之間各安其分而無外慕各勤其事而無惰功而王道成矣奈何富強之風起而紛爭之勢日滋驕侈之志興而攘奪之患日熾貪殘有自禮讓無聞而天下之治故矣是貪之與廉侵之與讓其初甚微而其治效相去遠甚如此有志於天下者可不致謹於斯哉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三者之本當先重農重農則可以足食可以寓兵恒產恒心信義亦可以存矣

方今國事恒患財賦之不足蓋以田賦有一定之制國用無一定之則也

古人救惠用兵所費亦有出於常賦之外者然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食常賦不足則取之常蓄今則常賦既不足用而所蓄又不足以給之國事安得不乏

古之為政者必用心於教養今則不論養而論賦不論教而論刑

漢唐立國之初費物甚廣乃歲漕二十萬石而有餘繼世之君用物不多乃歲漕數百萬石而不足亦以撙節奢侈之不同也

古者歲獻民數因以驗保息之政何如也歲獻穀數因以驗遂師之政何如也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所以自古受氏數者必拜見負版者必式其重民也至矣迨後若流民聚而賜爵戶口增而賜金者猶不忘古人重本之意今則冊籍雖具而多寡不稽矣安能有富庶之效哉

既富方穀所以待君子恒產恒心所以待野人是必體人之情而後能盡人之性也

有國家者必有常賦之制以為用但天有水旱之災歲有豐歉之異人有勤惰之殊國用既不可虧民力又不可竭故天下之政惟催科之事為難然必有斟酌

損益之權而後成兩全無害之效矣

古者士之與農不甚分別如田有井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塾新穀既入子弟始入塾此則為農而學者也又如魯參冀缺長沮桀溺之徒皆以耕田為事此則為學而農者也士之與農豈有二乎

古者司徒掌教化而不言財言財者自後世始而今與古不相同矣

古者賦有餘田不盡其財後世則覈墾田矣古者役有餘夫不盡其力後世則閔丁口矣

古之為君者因民之力而授田因地之產而定稅因稅之入而作用三者相須而相因也不量力而授田則田荒不量產而定稅則民困不量入而為出則用乏聖王所貢之物不出於常賦之中故民不病其擾後世所貢之物多出於常賦之外故民始厭其繁

欲國省刑莫先於教人欲國薄歛莫先於節用

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賦役之人不出五百里公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為都賦役之人不出五十里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至秦

盡有天下輸赴海上一錢之賦致數十錢之費孝武通西南夷至十餘鍾而致一石此古今費省勞逸之不同也

自封建法廢而輸納之地遠自兵農既分而輸納之數繁

封建井田肉刑行之古也易施之今也難亦求其意而已矣是故官能久任則雖不封建而政可洽矣賦無偏獎則雖不井田而民可安矣刑不任情則雖不肉刑而獄可平矣

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故其民有餘力賦民之田歛不過什一故其民有餘財

入君當視三籍視版籍則知戶口之多寡而生養休息之政自不可少也視仕籍則知人才之盛衰而振作培養之政自不可少也視賦籍則知財物之盈縮而務本節用之政自不可少也

當今之時非特井田不可行雖限田均田之事亦難行矣其可行者惟墾田屯田與清查田賦之事可行也天下之財自足以養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自足以理天

下之事是故人才無不足之時要在振作有方耳財用無不足之時要在處置有道耳

方今有收養孤老之制所以救人之不足也有賑濟荒歉之制所以救時之不足也

國家財賦之不足其源本於不均也而不均之事非止一節且如富者多田而貧者無產此其不均者一也生之者寡而食之者衆此其不均者二也入之者少而出之者多此其不均者三也歛財於上而不藏於下此其不均者四也知繼其富而不周其貧此其不均者五也剝削於民而侵漁於官此其不均者六也偏累於此而幸免於彼此其不均者七也豐歲太奢而凶年無備此其不均者八也為治者能於此而均乎之則自無財賦不足之患矣

方今之政有數事所當講者宗藩太盛而無以給之也閹寺太多而無以禁之也華夷太雜而無以驅之也冗食太衆而無以裁之也鬻爵太輕而無以惜之也度牒太濫而無以絕之也武事太廢而無以振之也賦役太重而無以寬之也荒歉太急而無以周之也

居民上者可不為通變之計立經久之謀哉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二十四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二十五

河間樊滂著

國用

任天下之人者莫過於考工記之六職六職者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婦功也若然則上無廢職下無惰業而天下平矣

孔門以言語政事之類列為四科至宋儒分治道水利等齋以教人者其意蓋本於此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周禮則有市之征又曰關市譏而不征周禮則有關市之征又曰澤梁無禁周禮則有山林川澤虞衡之官蓋孟子所言者文王治岐之政也周禮所言者成王治民之法也文王之政寬周公之法詳亦時勢有不同也

屯田水利足軍足民之良法也欲行此者其道有三一曰擇人二曰久任三曰賞罰三者行而後功可成用可足矣

久任之法最善然其勢亦有不能行者如在上位者缺人則只得以此而遷但於處大事則不可不久其任

如脩河道興水利安邊撫亂之類是也然亦須有獎勵之方如賜金增秩置書勉勵之事方可作其急而安其心也

水利不可不興也水利興則有古者井田溝洫之遺意也屯田不可不興也屯田興則有古者寓兵於農之遺意也

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孟子王道即王制也百工非細事也創物者得物之理非聖者不能焉述物者得物之迹非明者不能焉是故五事本齊耳目而闕焉者也可以為細事而忽耶

治財

古禮有命市納價之條然市雖小事而風俗之奢儉人情之華實國用之盈縮庶民之好惡皆有關於此亦不可以不重也

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三者盡而上下之用足矣

人君之於兵也非伐罪非救患則不以用兵人君之於

財也非為天非為民則不以費財

古之理財者理民之財今之理財者理國之財古之理財者足民之用而國用在其中矣今之理財者足國之用而民用在所緩矣

王充臣為三司使時見先任者厚賦暴歛而用不足乃推見國家之財出入盈縮緩急先後去其弊端立為條目不加賦而用自足乃知治財之道內外撙節為上處置得宜次之

後世善理財者莫過於唐之劉晏如曰理財以養民為

先可謂知為治之本矣

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此萬世理財者所當知

古云群飲者予其殺又曰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夫飲常事也何其禁之嚴歟曰一日之飲可費十日之食况民不可以一日之不飽而可以終身之不醉則其禁之嚴也不亦宜哉

詔令

王者治民必有號令以命乎下不但揭之於象魏而又

振之於木鐸不但振之於木鐸而又布之於方策其所以丁寧於民者詳且至矣為之民者有不奉教而守法耶

漢宣帝詔曰潁川太守黃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吏民興於行義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今亦于守令考績之時稽其任內賢人多寡以為課最上下間或擇其尤者而超擢之則人知重德而教化衍矣

詔令所以鼓舞乎民也前代有詔求遺書之令詔求直言之令詔聘處士之令詔獎廉退之令詔賜孝弟之令皆詔令之可嘉者也今皆不可見矣

漢之詔令有三代之風

昔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其謙尊而光者歟天命之去留係人心之向背是故觀漢官之威儀則兆民謹呼聞唐帝之詔書則三軍感泣以此知恩德之在人而盜賊不足滅也

赦令非美事也而可以貸老鰥寡非美事也而可以救

荒

正俗

天下之事有風有俗風者上化下也俗者民相習也王化雖竭而民俗猶存故善治國者恒求之野蓋政可以一日而立俗不可以一日而成也

以理正俗俗無不正蓋理本出於天無有不同俗各因乎地或有不同以至一之理正不一之俗然後可以反其異而歸於同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教誨多則識義理之人多識義理之人多則風俗治化亦自不同予昔在鄉約會中日以祖訓諸書教鄉人則人心省悟亦自有進益處

自五胡亂華以來中國之俗有雜於夷狄者况其後有金元之事乎有志於正俗者不可不辨乎此也俗者習尚之所安也苟不至叛常遂理則不可輕易更革故曰無害於義從俗可也此為之於已者也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此為之於人者也故正俗亦去其太甚者可也

趨時好以相尚者世俗之弊也明正道以悅人者聖賢之心也聖賢有言豈得已哉

入仕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孔子只言用舍而不言有道無道者何也蓋君能用聖賢即可占其有道孔子焉得不行君不用聖賢即可占其無道孔子焉得不藏聖賢見幾於此可見

君子非有所利於官爵但得之則可以行其道於天下故君子亦欲有此也

古者取士侯國之士諸侯貢之王畿之士卿大夫興之國子之士大司樂薦之然後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野無遺賢之嘆矣

士未用也有考校之法士既用也有考課之法二者皆不可以但考校當兼以文行考課當核其名實可也士之用於世也恒易進而難退故君子必謹於所易而決於所難然後出處不失其正矣

君子以慎動為貴而一言一行皆動也至其動之大者莫過於出處之間故孔子之許顏子惟在於用舍行

藏安於所寓孟子之學孔子亦惟在於仕止久速各得其宜故曰出處士人之大節也而可苟乎

古之君子其未仕也可以為而後出其既仕也不能為而即退

古人之仕也志在於行道故合則留不合則去而時行時止之意恒切今人之仕也志在於求榮故合則喜不合則憂而患得患失之心無已

隱逸之士其類不一進退以時非有道而不出者上也高飛遠舉不以利祿動其心者次之託隱自媒者偽

而已矣何足尚乎

全德者少偏長者多故人君用人德固所當重才亦所當惜如敦本厚俗之事非德不能至於平惠禦寇之類凡有才者皆不可遺也

賢者在位所以用乎德也能者在職所以用乎才也魏徵與太宗論用人則曰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蓋惡人不可與共事若唐人所言則惡人亦在取中矣所以創造之君不能保全功臣者此非受病之源乎

君子亦習舉業否則致君澤民無路矣但當以端志向明義理為先可也

或問士由科目而進可乎不可乎曰孔子欲行道雖獵較亦可從科目進身有何不可但不見國家尊德樂道之意則無以勸學者脩德體道之心然則當何如曰殊設禮以待非常之賢廣仕路以求可用之士然後其制無不備矣

今科目試文之法即古者敷言之制但古人口之所言即其心之所存他日政之所行即其始之所論合一之道如是也今則據理措詞以應時制未嘗不善及至莅政則又隨時遷就各出已意而為之欲治之成也亦難矣

古之取士也以德今之取士也以文以德則得行理之人而用之也以文則得知理之人而用之也行理之人可以知知理之人未必行此古今之人才不同也此古今之治化不一也

今世學者只將科舉做一件極大重事看所以諸事無成朱子嘗言某於科舉自小便看得輕看得輕則雖

不廢科舉而亦不為科舉所制凡事可為看得重則
一生心力止幹得此事足矣又將何所為乎

古者以德行取士而今以文詞者時異勢殊不得已也
學者要知國家不得已之意而非以此為至善之極
則其心必有不安於此而求得乎彼者矣

三代而後為學者智巧日以深天性日以失而不知虛
靜之體自可以達天德之妙為治者政令日以繁民
生日以感而不知平易之政自可以得民心之歸

方今以文取士為士者皆苦心江文守刻意合主司及

至考試則惟欲已之勝人每妬人之愈已一有所得
則挾以傲物一有所失則忿以存心此其機關甚惡
學者由之而不知也要當平吾之心易吾之氣盡吾
事理之當然以聽天命之自然則自無此計較之私
矣

任子之法可行也教胥子之典不可不嚴也彼之先人
固有功矣而小民則無罪也付之不學之人可乎
選士之法古者上求下其後也上下交相求又其後也
下求乎上矣人才世道不於是而可見哉

宋臣欲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
才必如是而後人才可以盡用矣

陸氏謂場屋之文直寫胸襟未必為有司之所棄今為
士者皆曲加藻繪巧為迎合務求主司之所悅由是
而得功名則凡可以趨時好以便進取者無不遷就
而為之是其心已自場屋中壞矣則科舉不為士累
乎

為有司者當教養士類以為世用始而一已之善為衆
人之善終而衆人之功皆一已之功是豈可以不為
哉

太祖開科詔曰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德之士務在經
明行脩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文字各限以字數若
篇不及數者猶取焉是其意猶在於重德也歲月既
久漸失其初而惟文是尚矣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二十五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二十六

任用

大君為天地民物之主大臣為天地民物之佐當思盡天地民物之道可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天地民物之道盡矣

吾人受恩之大者有三曰君曰親曰師人君受恩之大者亦有三曰天地曰祖宗曰學校之先師焉

或問為君曰脩德為本立政次之問為相曰格心為本任賢次之問官人曰公心為本詢訪次之問理財曰

足民為本足國次之問理刑曰立教為本弼教次之

問理兵曰治內為本治外次之問憲臣曰正己為本執法次之問有司曰仁愛為本督責次之問史職曰

核實為本文義次之問師儒曰行實為本詞章次之

治天下者無本不立無末不行外其本者偽棄其末者迂古治不可復也已

虞廷賡歌以元首股肱為喻正以見君臣一體相須而成迨後若孟子腹心手足之言亦此意也顧人君通天下為一身豈特君臣而已哉

虞舜作歌則先股肱臯陶作歌則先元首於詠歌歡樂之中寓推尊致敬之意其為禮樂也孰大於是

虞舜之時臣敬君則拜稽以颺其言君敬臣則致拜以俞其語蓋自用上敬下之禮廢而以君拜臣之事鮮矣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是聖君賢相之興衰起滅皆有一定之數非人力所能為者然孔孟生當五百年之期是以周流列國席不暇暖惟歛粟時佐主以致太平之業而卒未能為可見天數亦未

可必而人事不可不盡也

古者列國各求其人而用之是以為士者不用於此而猶可見用於彼迨後雖無列國而有辟舉之令為士者不用於君而猶可見知於臣今則天下一君官惟朝授故仕進之路為難

朝覲宗遇會同皆諸侯致敬於天子畏天者之義也問歸賑賀慶致禮皆天子致愛於諸侯樂天者之仁也

人臣有朝謁之禮然朝矣而不面見猶不朝也見矣而

不議政猶不見也議矣而不聽納猶不議也臣竭忠以盡言君虛心以求益然後上下之道得矣

俗儒只以義理為難行三代為難復其自小亦甚矣誠使君臣上下之間凡有舉動務合於理則三代之治不難致矣

昔大舜之在河濱傳說之在巖下太公之在渭水在廷之臣無有知其賢者而君獨知之然則薦賢為國者不其難乎

君尊臣卑自古皆然天冠地履之分雖嚴而用上敬下之情則和至秦人為帝徒得其分而不得其情此所以失古人之意

君門遠於萬里勢嚴而情不通也西漢之時廷臣猶得排天子之闥郎將尚得却夫人之座是豈後世所能及哉

人君報功之典如世結姻好祚盟帶礪圖像傑閣配享宗廟皆報之之至也而人臣之所以圖報者當何如哉

人君之處事也苟偏執已見而不移則臣下雖有正言

而不見聽雖有大才而不敢為故必人君虛心而後人臣得以盡心也

人君之御臣下其道有三待以師傳之禮上也以賓友之禮者次之以臣子之禮者又次之如漢之嚴光唐之李泌可謂不失賓友矣至於師傳相崇則吾未聞其人也

學者當知聖賢憂世之志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欽觀禹稷之憂在於三過其門而不入欽觀伊尹之憂在於五就湯五就桀欽觀文王之憂在於自朝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欽觀周公之憂在於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欽觀孔子之憂在於周流四方席不暇暖欽觀孟子之憂在於千里見王三宿出晝是其同胞物與之心安民濟世之念何其急且切哉知乎此則知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為慮當何如也

伊尹曰阿衡衡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周公曰太宰宰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達於和故觀於平與和也而為相之道得矣

人君命官有一定之經有應變之權一定之經出之君應變之權委之臣然後可以濟時而無礙觀龔遂之守渤海趙充國之降先零舉一方之事而從其便宜皆能成撫御之功以報上古人之專有如此者是豈後世所能及哉

周書有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孟子亦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夫君臣上下俱人合也聚則難而離則易人君可不致謹於斯哉

人君之用人也上以正求下以正應理也奈何驚辭出於公門而人主之權棄納賄入於私室而人主之權分矣

或問奔競何如而可息也曰君上以正道化人則可息大臣以正法官人則可息臺諫以正論責人則可息舍是則無以息之矣

天下之事有必不可行者有必可行者此不難處其難處者可與不可之間也如湯武之於君周公之於兄此非聖人不能決其次如漢文帝之處薄昭亦是兩難之地故君子之學必以窮理為先也

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凡此皆師道之事孟子有志於此而未之遂也

秦漢以來君不能以師其臣臣亦未有以師道自任者惟伊川之在講筵頗近似之但當時之君不能行師臣之禮而盡聽其言也惜哉

秦漢以來姦邪之臣常以巧佞結於君昏庸之君即以權寵假於臣殊不知巧佞者伐君之斧斤也權寵者亡臣之醜毒也是於上下得意之中即為彼此致禍之本則凡為君臣者可不深戒於此哉

宮闈之中惟婦與寺婦不貴於有能則為為則侵寺不貴於有功有功則驕驕則縱

漢高帝之臣雖蕭何韓信是皆勢利之人故漢之爵祿得而縻之亦得而辱之惟張良有道義之氣故漢之爵祿不得而縻之亦不得而辱之

唐初賢輔皆文學館教養之人宋代名臣皆三館中造就之士則人材之係於培植也信哉

士脩於家而用於朝孰不有欲為之志特沮於君不信

任而不能以自遂耳惟有宋之君既有禮以待臣下
又有量以容臣下為臣者不惟敢為而且過於為以
至於妄不惟敢言而且過於言以至於激遭逢之幸
有非漢唐之士所能及也

開國功臣本勇悍之夫出萬死以爭天下而歸之教人
乃復止面而事之草昧歡洽之情日疏君臣堂陛之
分日嚴於此而不怨望者鮮矣又况性偏所習而不
能以自止身負所長而不能以自斂乎此功臣致禍
之源也

殺功臣者起於疑忌之心上疑乎下也故常至於殺下
疑乎上也故常至於叛故人君欲保功臣也莫先於
推誠而功臣之自保也莫先於安分

人臣難御者二勇悍無知之夫難御故常至於叛主廉
靖無求之士難御故常至於去國

人君之於功臣當仁以厚之而不使有怨望之心義以
裁之而不使有驕縱之意然後可以保全矣

三代之後保全功臣者惟難君不忘其功臣不恃其功
斯可以保全矣

聖王於功臣皆以道德相與故其保全也易後世於功
臣皆以勢利相與故其保全也難

邑宰之職古人所重以其近於民也然其至近者猶在
於鄴長閭師之間如鄴長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工閭
師之任農耕事任圃樹事又如鄴長之相糾相愛相
糾使之有所警而不為惡相受使之有所勸而必為
善是不惟相率以養而又能相責以教矣若後世里
甲之法不過催常賦辦公務而已矣又安有教養之
益哉

吏胥之流甚切於民用以禮義上也用以藝能次之用
以財利又次之

漢之吏胥多奇士故往往著名於一時自唐以後之吏
胥皆俗輩耳故其弊多而其效寡也

漢時吏員少今則吏員多吏員少則祿易給而且便於
擇人吏員多則祿難給而不易於得士

吏者所以司簿書給役使也鬻爵之典已為弊政况鬻
及於役乎此吏胥貪賄之源也

察吏

宋庠在中書時見諸路職司撫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
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俾
仕者錮之於聖世乎今三載朝覲在上者每檢人微
過而黜之其黜也乃以取盈為遵例以數多為公直
以故在位者恐其不免也常為去位聊生之計上平
胥失之矣

後世之人中才為多中才之人盡善者寡取其所長則
人皆可用計其所短則用必乏人

管仲非禮而孔子則取其仁下惠不恭而孟子則取其
和古人論人意多類此方今黜陟之典百行之善不
能以贖一行之失千人之譽不能以勝一人之毀人
才不及古人責備過於古人欲才之足用也難矣
惡吏不去則庶民不安昔人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者真確論也但人之賢否難於辨別去取之間易於
差謬或風聞之未的也或疑似之可議也或偏聽之
弗周也或讎譖之竊入也或群吠之相襲也或額數
之取盈也有一於是皆損吾明知人則哲不其難乎
當黜而不黜則必有以病乎民不當黜而黜之則又有

以妨乎吏均平之道可不慎乎

心氣平而不刻察訪精而不昧然後賢否分而黜陟當
官民便而怨惡遠矣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二十六

論黜陟

十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二十七

治姦

君子立朝如遇權臣肆惡必視已勢位責任而為之處勢可除則思所以除之勢不可除則思所以處之如不得已避之去之可也懼彼之害而無益於事者則愚矣

君子之出處自審其所宜故知有已常人之出處各就其所遇故常逐物

君心倦於理務小人巧於竊權故君柄下移勢所不免是故其始也竊君之權其終也竊君之位者有矣任人之際可不慎乎

君子之去小人也其道有五端已一也和衆二也防之豫三也處之密四也去之盡五也而其要莫過於格君心之非

欲格君心者當去小人小人不去則無以除其蠱惑之病欲去小人者當格君心君心不格則無以澄其洞察之源二事皆所當急也

真君子方可以治真小人以偽君子而治真小人未有

能善其終者也

入臣去國當謹於未然若禍切於身則不能去禍切於國則不可去矣

任賢

人君者不當親天下之事惟當知天下之情不當親天下之事任賢使能可也惟當知天下之情求言納諫可也

書曰嘉言罔攸伏則求言納諫之道盡矣又曰野無遺賢則任賢使能之道盡矣萬邦咸寧不亦宜乎

鄉評可以取士國論可以官人廷議可以出政廟謨可以平敵

昔繇之治水九載弗成方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方賞其功然則成大事者可不以久任為念哉

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臣之所不君於其君者一當其為師則無敵於前無主於後也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命也古人之任相也在道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則親往弔之其任將也告之於廟授之以鉞推轂度門曰從

此以外則將軍制之故自下與之禮廢而相不得專其任矣自推轂之禮廢而將不得展其能矣

人君名器加之於功德賢才則名器貴加之於親暱貨賄則名器賤名器貴則人君之權尊名器賤則人君之權褻

進一君子則衆君子皆隨而進其為治也何有進一小人則衆小人皆隨而進其為亂也何有

楚莊王謂人君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莊王其知取善之道矣

唐虞三代俱以君臣同德而有為有臣而無君此孔孟不能成治功也

以聖君而求賢臣也易以賢臣而致聖君也難

人君以祿勸人則可以動人趨利之心以位勸人則可以動人趨勢之心是鼓天下之賢者懲勸也壞天下之心者亦懲勸也要分別在上與在下在人與在己懲勸者君之所當盡也德業者吾之所當盡也盡已所當盡而不計人所當與然後可以語道矣

凡有有功於國家者皆為功臣而開創之功功之首也但

征伐而得天下者有功臣揖讓者無功臣也

考古王者之得天下也封立異姓示不獨有天位封立同姓示不獨享祖功

開創功臣自伊尹始

朋黨

君之於臣有真朋黨而不能知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皆君心之不明也

東漢黨人之禍始於互相譏笑終於互相標榜故君子於天下之事當以太公無我之心處之可也

朋黨不同有忠直之黨有姦邪之黨有自所立之黨有衆所加之黨君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觀申屠蟠無黨則東漢之黨不無可譏觀程明道無黨則洛中之黨不無可議因是而知朋黨之禍不可專咎夫一人也

士有濁流之投也為其有清流之名士有偽學之禁也為其有道學之號是名不為君子累乎

朋黨之說起於君心之不正人君果能建立大中至正之道有以深服人心則朋黨自無君心若有偏邪身

先自陷於黨邪人迎合附和真為朋黨者不能覺悟反猜疑正人以為朋黨此亂亡所以相尋也

立事

為國之政有宜於昔而不宜於今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在居上者通變以宜民耳

君子創制立法處事臨民其規模當濶大而不可偏狹其節目當細密而不可疎漏然後可以無弊矣

虛心詢訪則天下之事不難處矣古人與今人其知識亦不甚遠但古人能用人之言故其知也大今人不

能用故其知也小用言何如曰能問能擇而能行斯可以盡用言之道矣

政貴順民之所欲拂民之所欲者其行必不能久

三代以德治天下後世亦是以德治天下但有深淺誠偽之不同耳五伯假之也秦漢以來亦多此弊

古云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之以文又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皆隨時通變之道也

朱子論古人為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後世

之治漸過於寬而宋氏尤其甚朱子之言亦通變之道也

為治之道當酌古以準今不酌古則無取善之益不準今則無適時之宜皆非能盡其道矣

為治之道貴有定見有定論然後守之弗失行之弗疑而治可成矣

為國先立紀綱紀綱振則天下治紀綱廢則天下亂然紀綱之振何如曰立法於上奉法於下宰制之柄不失操縱之權不爽凡賞罰予奪之類各有次第而天

下之人輪誠服化於上者不敢有乖違慢易之心如此則紀綱為之振矣

法律

甲兵之罷本於仁義刑罰之中由於禮樂非見道之真者其孰能知之

上古訟獄少後世訟獄繁其故非止一端蓋古者學校法行民知禮讓而解爭競之心一也井田法行人皆受田無交易之爭二也封建法行國各治獄而不紛錯於內三也肉刑法行人皆知畏而不肆然為非四

也後世則無此意矣

大舜命皋陶為士師刑期于無刑文帝用釋之為廷尉
幾至于刑措古今不多見也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皋陶明刑所以弼教其意一也

蘇子曰民失於禮則入於刑禮刑本相關也此在下者
之事也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禮刑亦相關
也此在上者之事也

古人作律與孔子作春秋之意同皆準禮義而為之也
四方風動虞舜之大化也然不歸功于他官而獨歸功

于皋陶則刑之有關於治也太矣

笞杖徒流死法雖始於隋實則本於古笞即書之扑作
教刑也杖即書之鞭作官刑也徒即周禮其奴男子
也流即書之流宥五刑也死即古者大辟之刑也
律者經也例者權也宋始用例至今因之

吏

尚政刑而不尚德禮則其為效也淺尚富強而不尚仁
義則其為害也深

古之法律與今之法律不同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
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鬼神者罪及四代亂教
者及二代又經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
非而澤以疑衆者殺後世則無此律矣

今諭衆榜文即古者縣法之意講讀律令即古者讀法
之意

惟厥中者成王以是告君陳而咸中有慶穆王以之而
為訓至周易論刑亦曰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
中之為貴蓋他事失中猶不為過刑一失中則遺害
於民多矣欲使民協于中也豈可得哉

鄭鑄刑書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蓋古人
之治二法可任則任法以斷之法不能盡則任人以
處之今鑄刑于器則任法而不任人矣非求中之道
也

處一家有一家之政處一國有一國之政家雖事小而
人寡其大畧與國相似但治家難於治國耳何則治
國當以德化德不能化者則刑以威之刑雖堯舜所
不免至家有不法則刑不易施此治家難於治國也

堯舜化及天下而不能行於其子意者其在於斯歟

堯舜之刑不能及於已之子周公之刑安能及於兄之

子耶撻伯禽以警成王周公曲盡其道也

人心向善聖人立禮以為之則人心向惡聖人立法以

為之防

居官以執法為貴上古之時雖尚德至臯陶明刑執天

子之父而不赦則亦未嘗不執法也後世德不足以

化天下惟假法度以維持天下于此而不執法則天

下將何所賴耶

執法之道有三一曰公二曰明三曰果

宋帝命橫渠治獄浙東或曰張某以道德進不宜使之

治獄此與漢燹理陰陽不對錢穀決獄之意同

武備

昔人謂臯陶用刑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

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又曰天子推深仁以

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

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

蓋君臣上下其體不同而霜雪雨露成物一也

漢高帝築壇拜信得古者齋廟分閭之意宋太祖匣劍

賜彬得古者給斧授鉞之意

有虞九官之命言刑而不言兵者以兵乃刑之一也觀

其以蠻夷猾夏命臯陶者不可見哉至班固作漢書

志刑罰而不志兵乃雜兵於刑罰之中猶有帝舜命

官之意

古者列兵於刑而兵刑未始分也寓兵於農而兵農未

始分也

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故孔子曰臨事而懼門人又

曰子之所慎齊戰疾皆有合於詩人之意

用兵之道計而後戰非戰而後計戰國時樂毅論燕齊

蘇秦策六國漢韓信計三秦賈誼料諸侯王孔明議

三國皆以一時之言遂為長久之計如持左券而約之於後是豈僥倖於一得者之可擬哉

用兵治心惟難孔明臨陣意思安閑若不欲戰吳玠每戰乘肩輿動鼓樂殊無懼色蓋吾心安靜方可運籌否則先自亂矣何以察事幾乎

凡遇事變入心安則功可成人心危則事體亂故肥水之帥圍碁賭墅澶淵之役飲博謳歌皆所以安上下之心也

諸虜相讎則中國之禍輕諸虜相和則中國之禍重

漢大夫曰漢興以來脩好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為重賈厚賂之故改節而為害滋甚此數言者可以為萬世和戎之戒矣

人君不可貪遠功而遺內患曹操分匈奴為五部處之內地卒遺五胡之亂唐太宗以衆降夷雜處中國卒遺安祿山之危然後知夷夏之限不可不嚴而內治之脩不可不急也

徐偃王身行仁義赤囊公以仁義行師然皆以武備不

脩卒至敗滅則兵威豈可以不振乎

東西北皆一面臨邊夷居外而中則王土惟南徼之地夷人錯居中土與居民相雜故其害之及民易起而難治當使太臣臨其地招集酋豪諭以恩威授以土官稍重其權使彼自鎮之或可以服其叛也

井田封建禦夷之大法也井田行則溝洫遍野而我馬不能馳驅封建存則列國各備所鄰之胡而用力專確後世則無此意矣

禦夷之險莫過於井田蓋以溝洫之制多而我馬無可騁之地也使秦存溝洫之制則養民禦虜兩得之矣又何俟於長城耶

後世言治效者必稱三代之君雖曰有德亦其立法之善井田法行則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民不甚貧則理義可脩而作亂者少可以無內患矣封建法行則列國各備所臨之胡用力專確而虜寇易防可以無外患矣若然則天下焉得不治

兵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其來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凡守邊將士能體此言而預為之圖即

備邊之要法也

方今兵農既分而軍皆坐食乎民此定制也一遇有事則又以民兵參之而軍士不能以成功方今文職不世襲而武職世襲為其親危事也一遇有事則又以憲臣首之而軍職不能以獨任無乃失國家重武之意乎

秦銷兵器以弱天下之民迨其後斬木揭竿者亦足以亡秦孟子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果於秦事有驗焉

邊境足食莫過於屯田屯田之效在鼓舞之法何如耳昔漢之力田者與孝弟同科唐郭子儀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使君臣上下能做是意而行之則屯田之不興者鮮矣兵食豈有不足乎

國之財用惟用兵費財為多其次莫過於土木昔漢文帝國不言兵朝不營造故三代而後稱富庶者以文帝為首

昔人謂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凡此只是為己之私耳使為臣者能公天下以

為心則自知天下之大計而顧此失彼之事不為矣

兵論

有御將之道有治兵之道得其道則國安失其道則國危有天下者不可不知也彼為將者忠足以體國勇足以破敵智足以決機得是人而任之結以誠信御以恩禮付之以可將之兵寵之以可布之權豐之以可用之財有功必賞有勞必知而諛言內沮不足以挫之如是則御將之道得矣其於兵也汰其老弱擇其壯勇置之有所養之有財統之有人然後付以堅

甲利器械以進退攻擊及至於戰勝則厚賞退則必誅傷則調其疾死則恤其家如是則御兵之道得矣是雖敵國外患世所不免而捍禦有方事無足慮矣楊邦乂攝宰滎陽訓民為兵而群兇授首今天下多事使朝廷以大兵分遣而守令以所訓之兵隨在應之則賊腹背受敵而滅寇之功成矣

易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是帝王之兵也又兵法曰兵者詭道也是霸強之兵也自詭道出而天下始多事矣

兵者死事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上重其死則民輕其死上輕其死則民重其死矣

天下之患莫大於兵驕而不治兵驕而不治則禍集而不可已宋司馬光言兵驕之害欲抑之以禮蘇洵言兵驕之害欲制之以威二說是矣但抑之以禮者當教之於豫也制之以威者當裁之以漸也

宋張亢言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機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五者之中兵分勢弱主將不一乃方今之大患也

安靜不足慮而寇變所當急也豐稔不足憂而凶荒所當恤也故民有勇力多能者官當教習駕馭之庶幾外患之作民有所資以為衛有輕財好施者官當恩禮崇獎之庶幾凶荒之際民有所資以為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是故衛人之遊說乃所以誤六國也和使之往來乃所以誤中國也君子講學之餘不可不談及兵事蓋國家未有數十年常無事者而生民之患惟此為急故孔子無戰之敢忘惟戰之當慎也

古者用兵以正伐不正以德正不德而其出師之時惟謹乎坐作進退之節而已迨後列國紛爭陰謀取勝而權譎詐偽之計興焉衛靈公問陳孟問春秋之時之陳非三代之時之陳也

兵法亦有所當講者如列國相爭貪利逞私固不當用乎兵法矣若今之除巨盜禦強夷德不能感義不能服雖用兵法權譎以弭其害亦何不可呂東萊曰凡事賤詐惟兵貴詐正以此也

或問臨敵制勝之法何如曰理勢皆足天人相助則敵可勝矣

昔呂公著有言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此可以為將臣守邊之法

六韜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春秋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故易曰左次無咎此之謂也

昔漢王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曰栢直曰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安能當灌嬰步將誰也曰項宅曰安能當曹參是謂知彼知己

用兵取勝為上不敗次之何以取勝曰筭廣何以不敗

曰備嚴是謂良將之能

見可而進可以取勝知難而退可以不敗

趙充國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此可以不敗也持重

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可以取勝也

用兵之詐莫險於用間殺人之慘莫毒於火攻

李牧破胡之師乃奇兵也王恢擊虜之策乃伏兵也古

者有正兵而無奇伏奇伏者後世之事也

正兵之外有奇兵有伏兵有誘兵有疑兵四者兵之詭

道也

卷之八

八

廉頗樂毅孫臏吳起皆善於用兵者不能以敵秦陳涉

之徒乃素不知兵者卒可以亡秦以此知兵法亦不

足恃也

任將

古者將相不分入則為相出則為將矣古者兵農不分

常則為農變則為兵矣

古之為將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

方可以成功後世乃以中使監軍而主將不得專號

令也何哉

用將當久任久任之效不特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而已

凡恩威之布也方決於眾紀律之施也可習於人不

但制兵而亦可以制敵矣

用兵之道在乎將得其人任將之法在乎重假其柄非

其人而重其柄者假虎之翼也得其人而吝其權者

縛驥之足也歆其成功也難矣

將未用也察訪不可不精將既用也信任不可不至今

也以一人之言而用之安能有洞察之見以一人之

言而去之安能有信任之誠

卷之九

九

為將之道以忠義為先以謀勇為要謀勇不可強而忠

義則可勉焉忠義盡則謀勇至矣

誠與才合可以增智理直氣壯可以益勇

天下不患無將惟患人君求將無其道耳觀齊壇一拜

可以收信岸幘一迎可以屈援草廬一顧可以致亮

孰謂天下無人乎

夫將者三軍之死生存焉國家之興亡係焉故任將不

可以不慎而可以貨賄用之乎

兵貴有制將貴有能師貴有名三者用兵之大畧也

昔者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雲中其
軍市租盡以享士是以匈奴不敢近塞今為將者既
無享士之具而間有剝削其下者焉此豈能結士之
心

古之為將者必嚴科條以戒衆士謂之軍律軍中以此
定賞罰雖天子之律有所不用也

秦漢以來善馭將者莫過於宋太祖不善馭將者莫過
於漢高帝宋平江南之功至大然終吝一使相恐其
後無以處之漢則天下未定而諸將已極富貴矣大

事既成何以酬勞此諸將所以不平而高帝所以行
誅也

三代以後善御將者莫過於漢之光武宋之太祖其餘
皆不能及也

用兵之道有因敵之糧而用之者如劉光世擊劉麟得
船數百艘車數千兩金帛錢米之物不可勝計是也
有因敵之兵而用之者如岳飛擊兀朮擇敵軍可用
者結以恩信遣還虜中劫營交攻者是也有因敵之
將而用之者如韓信之於左車宗澤之於王策是也

是故因敵之糧者富因敵之兵者強因敵之將者勝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二十八

西田語畧續集卷第二十九

夷寇

夷狄為患自古有之是故四夷來王上也兵強敵畏次之會戎于潛又次之事以犬馬又次之結以子女又次之侵其土地殘其士民又次之虜其人至與竊其帝位者其弊極矣

有中國之氣運有夷狄之氣運有彼此氣運俱盛者文景之時單于最為強盛大有侵掠是已有彼此俱衰者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是已有中國衰

而夷狄盛者有宋之末是已有中國盛而夷狄衰者我太祖成祖之時是已

為中國計不可使夷狄居中國之地不可使夷狄用中國之人不可使夷狄交中國之臣居其地則亂邦用其人則敵強交其臣則國亡

漢高帝白登之圍冒頰縱精騎四十萬衆唐之頡利控弦者幾百萬人宋之夷狄多不過如此而受害甚者以其以內地為邊故也今則邊關可恃而夷狄入寇者多不過十餘萬而已故其事可為

漢高帝白登之圍匈奴匿其壯士肥馬但見老弱及羸畜而已及帝至則縱兵四十萬圍之至今夷狄多用此計勝中國當兵事者不可以不知也

唐玄宗時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肝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宋璟恐人臣生事致亂遂抑其賞靈荃慟哭而死然終玄宗之世未嘗以不賞靈荃能已天下之亂徒憚人臣立功平寇之心耳故不賞靈荃謂之私憂過計可也謂之高見遠識猶未也

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郝靈荃復祖宗之世讎而宋璟抑之悉怛謀獻祖宗之故地而僧孺拒之皆後世君臣不能明復讎之義故也

昔韓魏公建議欲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是亦禦夷之良策但今夷來攻我則可我去攻夷即為生事殊不知生事之法可行於華夷安靜之時而不可行於夷狄侵擾之日以是罪人此兵威之所以不振也

今夷狄之兵未必多於中國但彼聚而來故常多我散而守故常寡衆寡不敵故敵常勝而我常敗漢賈誼對文帝曰計今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宋韓琦告仁宗曰元昊精兵不出四五萬今以二十萬兵守邊壕不敢與虜角臣實痛之此正為聚散衆寡之不同也虜聚而來故多我散而守故寡然則當何如曰脩其舊化使夷慕我而不擾我上也盛其兵威使夷備我而我不能夷次也又其次莫若於備邊將臣厚以關市之征饒以金帛之賜使之廣蓄間諜深知敵情飲食動靜無不畢見入寇之處輒先知之故其所備寡而兵力不分亦備虜之良策也

有宋之時納幣和戎而中國安人皆非之鄙其不能戰也今逐虜每歲深入所得甚多而殺虜者萬餘其人然和雖損財而不損人今財與人俱損矣若然則和戎之事亦可為乎曰不可曰何為其不可也曰和則不惟忘春秋之戒且使人心怠玩而不知警其禍有不勝言者然則當何如曰求戰之實可也求戰之實

則戰勝於和遠矣苟不求戰之實則累敗之為害不如和戎之苟安也

宋元昊寇邊民有詣闕告急者上召問之遂得諸將敗亡之狀今召問之事不行故告急之民不至邊方之弊焉得而知之

宋以和戎為事然和亦兵法之所有者苟外假和名以緩目前之憂內脩戰備以為常勝之計則和亦無不可矣所惡於宋者為其專事於和而不復以戰為意也

春秋會戎于潛乃中國和戎之始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中國賂戎之始

自唐太宗乞突厥兵馬以來其後若玄宗任用蕃將肅宗請兵回紇皆未免踵襲其弊

禦虜之兵有三一曰車二曰騎三曰步車便於安營騎便於逐敵步便於歷險三者去其一則不可以為兵矣

或曰倭寇久未侵犯今乃侵犯中國極其猖獗者何也曰通番之事不當禁今禁之太嚴故也蓋東南倭寇

與西北虜寇事體不同若小民與虜寇相通則中國有利而有害禁之不得不嚴至小民與倭寇相通則中國利大而害小禁之不可太急治其爭競去其劫掠斯可矣近日於海上設軍門立總督嚴法以禁之張兵以驅之然後彼此不得其利而寇亂之事作矣當國者不可不任其責也

昔唐韓愈送鄭尚書文謂海外雜國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至宋蘇轍論蠻夷之民曰今邊徼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愁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使其志得伸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觀此則知漢唐以來俱未嚴海禁也至我太祖取天下於夷狄之手其防四夷也不得不嚴故有違禁下海之律又以為華夷大畧不可以盡絕也復設市舶司以

通之其經權可謂兩盡矣列祖相承復起充成之例然猶未設軍門也設軍門則自今日始高祖失唐宋之意列祖失高祖之意方今又失列祖之意矣安能免猖獗之禍

服虜

昔張浚言為治之要在於正本澄源廖剛言盜賊未息人主當正心誠意陳公輔奏恢復之策在人君正心務學夫當國勢多難之時豈無足食足兵之謀以為保國禦戎之計而乃為是迂遠不切之言以啟人主之厭聞哉蓋以人主一心天下之本於此能正以照臨四海則用舍必公施為必當國勢尊安夷虜敬服不但攻擊勝負之間而已耳故皆以是為言也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漢史曰天下之事不由於外皆興於內真氏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其意一也

昔大舜干羽以格有苗夫子絃誦以釋匡圍故曰禮樂慈惠戰所畜也可不信歟

夷雖强悍而中國之勢常尊者以其有禮義也

禮義者勝夷之本兵食者勝夷之末

國勢強弱以禮義為先而兵食次之昔宋仁宗時元旦
日食富弼請罷宴撤樂而夷簡不從弼曰日食天變
之大者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人自契丹來
者言契丹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夫仁宗之時乃宋
極盛之時而仁宗為宋極賢之主范歐諸君子又極
有學之臣其所為之事已不逮夷狄矣况季世乎此
宋之所以卒滅於夷也

孔子曰政者正也所以處常也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

所以處變也故人君之道莫先於正

禹征有苗苗民逆命誕敷文德而有苗格焉可見武功
不如文德武功不過使人畏文德則可以使人慕武
功不過戕人之身文德則可以服人之心故武功有
時而用文德不可一日而無也

周公居攝三年天下和平越裳國曰天無烈風雷雨意
者中國有聖人乎遂重譯而來朝是不但識天道而
又能識人道越裳其賢矣哉

居攝三年無烈風雨避居東都大風偃禾周公常得乎

天也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此文德自舜禹誕
敷文德而格有苗中來

人有華夷道無彼此地有遠近理無異同故尊而在上
則四夷來王卑而在下則九夷可居矣

古人之禦夷也急於治內後世之禦夷也急於治外急
於治內者可服其外急於治外者遂忘其內

古者兵皆以正出之無有譎詐之計將皆以誠待之無
有駕馭之術

古人謂在德不在險而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何
也曰起之所言謂無德而險不可恃也易之所言謂
有德而險不可無也

王者之兵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之
條是即以上伐下之征天下有道自天子而出者也
國之大事不在斯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蒐狩之禮因祭以行獵用獸以試
兵祀戎無舉之矣

敵國外侮不畏朝廷之有威而畏朝廷之有人是故或

息諸侯之兵或寢淮南之謀或致夷狄國有人焉之嘆皆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可易得哉

孔子善戰故伐費襲都所向則克嘗曰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而門人亦曰子之所慎齊戰疾至孟子則絕不言戰而但曰善戰者服上刑而已是何孔孟之不同歟曰孔子之所謂戰者戰於所當戰者也孟子之所謂戰者戰於所不當戰者也昔衛靈公問陳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觀孔子言軍旅之事未之學則知孟子不言戰之意矣

愛物

麟鳳龜龍陰陽之精也故陰陽和則四靈出陰陽乖則四靈隱

耆者草之靈也龜者蟲之靈也聖者人之靈也故皆能應物而前知

鵠之知憂鵠之知喜杜鵑知亂雉鳥知治物能前知者不止於靈龜也

麟出而生物不踏厥德仁龍出而飛潛以時厥德義鳳出而聞樂未儀厥德禮龜出而感物前知厥德智

劉向曰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百莖者靈然則老成之士亦必有所見乎

龜壽物也而太卜殺之壽於天而夭於人亦可傷也黃帝之時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土石金玉皆治物之材利民之事也其有功於人也大矣自黃帝顓頊以至於高辛皆有愛物之政然猶未設官也至大舜以益作虞而馴草木鳥獸然後能盡物之性矣

以羊易牛殺有知而累無知果何益乎不累直鍾亦仁術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缺孟子斧斤以時入山林數言兼仁民愛物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德無所不被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子知天地聖人之心鳥獸魚鱉咸若方慰聖人憂世之心

天地之間有人有物人固所當恤物亦不可外禮記月令曰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春秋左傳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大魚禁鯢鰓獸長麇麋鳥翼穀卵蟲舍蜺蜃

乃知三代之君兼人與物而理之者王道之全也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成湯祝三面之網故曰述人
掌邦田之地政禁麋卵者與其毒矢射者是三代之
君仁及物矣況於民乎後世之君害及民矣況於物
乎

秦漢以來無愛物之政

上古之時民所食者禽獸之肉民所衣者禽獸之皮至
神農氏教民農作然後人有衣食之資物鮮殺傷之
害其有功於世也大矣

蚤以為衣肉以為食古人以之養老則其慎重可知矣
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食之以時用之以禮皆
聖賢仁之至義之盡也

釋家近理之言莫過於不殺生蓋人之與物雖有靈蠢
之不同其所稟天地之氣同也其好生惡死之心同
也聖賢非不知此特以口之嗜味人之常情然禁之
必不能行行之必不能久故不得不緣情制禮也是
故語其藝則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語其心則曰見
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語其制則曰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豕語其脩省則曰減膳徹樂是雖曰殺之而其不欲
殺之心未嘗不見於言意之表也

先王之制昆虫未蟄不以火田其愛物也至矣

人已物我其理相通如成湯網用三驅而諸侯來歸此
則愛物而能感乎人也文王發政施仁而鳳鳴於岐
此則愛人而能感乎物也

田以行禮禮也獸以供祭孝也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
群仁也一舉而三善備焉是可以觀德矣

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阜人民以蕃鳥獸
以毓草木而人與物兼舉之矣

酒蘖害穀羅罟絲華腊珍食害味雕楹刻楠害木始則
淫巧妨物終則耗財病民故聖王禁之

昔人謂蚤蠹蚊蚋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蛇螭蜂蝎未曾
傷人勿輕殘害至於籠養飛鳥繫閉走獸以悅耳目
亦非仁心皆至教也

天下之物各以智力相勝而食之雖人亦不免於虎狼
蚊蚋之類何況其他但搏節愛養而用以禮義乃人

之所以殊於物也

或問愛物之道何如曰於草木不可過損於鳥獸魚鱉不可過殺於衣服飲食宮室器皿之類不可過用即所以愛物也

昔曹彬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生程明道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為呂希哲治郡時令公帑多畜菴茅諸乾物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物之命凡若此非實心愛物者不能也

溫公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真名言也

陳堯佐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其留心愛物如此

予自幼時非父母甘旨祭祀賓客則不殺生一時同志之士亦有效予所為者

地者天之對也敬天者於地莫棄物者人之對也愛人者於物不遺

犬牛騾馬皆有功於主者生而勿殺死而勿食可也豺

狼虎豹皆有害於人者驅而勿容避而勿犯可也蚕豕之類皆賴人而養者人為利而養生焉得為仁物以死而報主不失為義

昔人謂牛力代人以耕有功於世今反不如猫虎列於蜡祭為祀禮闕典亦為有見之言

虎狼所以見惡於人者為其食人之肉而不恤也又安知吾之所食者不自我為虎狼哉

天與地本同一氣但有清濁之殊耳人與物本同一氣但有靈蠢之殊耳

欲愛民者莫先於廉欲愛物者莫先於儉

蛇入伏庭虎北渡河飛蝗遠避鱷魚遠徙物之惡者可化而善而況於人乎

西田語畧二十三卷續集二十九卷

內府藏本

明樊深撰深有河間府志已著錄此書皆雜抄先儒語類以多爲貴無所發明

薛方山紀述一卷

〔明〕薛應旂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

附《四庫全書總目·薛方山紀述一卷》提要

陳眉公訂正薛方山紀述

武進 薛應旂

沈中英

樵李

舒駿聲

校

旂性資疎鹵向往不前而景哲追修之志寔不敢自怠凡所聞於師友輒爲紀之間有自得亦附書焉置之几案少裨循省曰述者明非已作不敢冒立言之責也

薛方山紀述

上篇

古之學者知卽爲行事卽是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

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廉

牛梏于童可服于廂木植于芽可棟明堂必也其慎始乎

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則有濁有

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

一日之積也

御氣者道也勝天者人也贊化者性也

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逆焉

君子積行而處窮守道而招毀命也亦性也命

則順受於天性則責成於已

心易實而難虛氣易揚而難抑能虛而抑其於

道也幾矣

薛方山紀述

失心之言荒以肆無檢故也怠行之言易而罔

不試故也

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

故煩而二

幾也者君子之所慎也審幾者賢見幾者聖知

幾者神

不知幾不足與有行也不知本不足與有用也

一節之士難與語中庸之道也好名之人難與

語切實之事也

人之所不能違者時也所不可離者道也時有

升降陰陽盡之矣道無定在焉魚見之矣通

乎晝夜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察乎淵魚

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

緩行徐言不可遽謂之德也工文善書不可遽

謂之才也

文王望道未見者不自滿假其心虛也顏子見

薛方山紀述

道卓爾者既竭其才其心實也曰虛與實其

人之一身父母之遺體也天地之委形也觀天

地之不遠念父母之孔邇則心常存而身有

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爲非我也然而有我

則私矣萬物皆具於心不可以心爲無物也

然而有物則滯矣

天行健斯懸日月而不墜地行順斯振河海而

不洩人行誠斯備萬物而不遺

五紀明則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四維效則剛柔成質而地道立矣五典真則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

聖人立命其次植義其下沉俗

博文約禮孔子之學也一貫盡之矣知言養氣孟子之學也四端盡之矣擴而充之四端其一貫矣

君子習天以敦仁習地以精義習於天地之間薛方山紀述

以對時故可以事上可以使下可以知明可以知幽

清生濁虛生實一生數大生細

其志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儉者其言質以實其志剛者其言果以斷其志直者其言明以

學者不患立志之不高患不足以繼之耳不患立言之不善不足以踐之耳

妙感應者存乎德竭顯微存乎識處事變者

存乎才

誠者立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預圖也激清者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事者未為得也君子於天下談不如見億不如歷

陰陽之氣凝者為石流者為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孔惡其硜窒也孟非其激逆也信立而通則不窒矣智運而正則不逆矣

信貴能明執偏廢全其失也塞直貴能容任情薛方山紀述

馭物其失也絞果貴能詳疾行寡顧其失也君子之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自是似任而非任也客氣似氣而害氣也

賦奇特之器者受抑於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於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

明養于靜而喪於耀勇冒于平而沮于愎炫才則嫉來矜名則毀集由是任事人忌其威

也由是總權人忌其專也其中介以正其舛
巽以達其庶乎

正學之不孚于天下者僞徒壞之也大道之不
行于天下者多岐亂之也

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物忍劇則
不擾於事忍撓則不折於勢忍窮則不苟於
進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聚所以樂也對面
薛方山紀述

而異其存亦奚貴於聚哉

六

直木先伐全璧受疑抱愚之性犯世之忌求一
朝之安難矣知止能退喪其免乎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亂也用
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尚書紀帝王也春秋紀伯也王降而伯德降而
力禮降而政斯天下多故矣

古之爲師者以誠教弟子亦以誠學今之爲師

弟子者交相欺而已矣欲騰名而餌利不亦
惑乎

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也
一念至微也天必格之况積德而惟馨者乎

崔子嘗言續經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湮之易乎
知者寡而罪者衆乎由魏晉而來天其閉道也已矣

世一易則習一變賢一出則論一新必也折之
仲尼斯其爲定則矣乎

薛方山紀述

七

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強斯召辱矣自重自
強而侮辱猶是焉其斯爲無妄之災也已

中庸者唯中則庸也過焉者非也庸或非中也
或失之不及也

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於泰誓斯
氣運之將變乎詩終於商頌斯文弊之復質
乎春秋終於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

民而宜之之謂功異裁同制之謂教

小人其心君子其飾名是而實非其天

下之大害乎

或問舜有四耳四目信乎曰非然也以四方人之耳目爲耳目是以無所不聞無所不見斯之謂四耳四目也禹有九手九足信乎曰非然也以九州人之手足爲手足是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斯之謂九手九足也

無實而有名者盜也小實而大名者幸也孔子

薛方山紀述

八

願以執御名而天下後世稱聖焉實也

經者律之本也律者經之推也經以用律無廢道矣律以行經皆良法矣彼閑於法者常棄經以爲腐專於經者率薄法以爲俗其亦勿思甚矣

問義與命有以異乎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是命也亦義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命也非義也

博施者施之博也濟衆者衆得其濟也故曰博

施非難濟衆爲難

詩有五材獻俗而不俚列政而彰義極幽而不隱貢善而不諂刺惡而非怒用之房中則美化流用之鄉黨則親睦行用之朝廷則綱紀立用之軍旅則威武振用之郊廟則神鬼格斯其爲詩也唯君子爲能舉之也

詩以言志虞廷所以昌也詩以炫藻六

朝所以表也

薛方山紀述

九

能者忌之積也直者怨之招也君子能而不存直而不居斯得其道矣

勢利在人有時而銷歇也天理在人無時而泯沒也

人之一心本與天通者也或爲巧言所入或爲讜言所拂斯變其常性而不能辨是與非矣華園徐子與薛子論易於西湖之上薛子曰泰始皇之焚書其肇於伏羲之一畫乎徐子無

然曰子之言其有感歟非過也

君子置得喪窮通於度外而無時不自得也小人置得喪窮通於度內而無時不患失也孔子以易道之未明也取諸出入之門以開示學者闔闢則謂之乾坤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則謂之變通見形則謂之象器制用則謂之法利用則謂之神神也法也象器也變通也乾坤也其究一也

薛方山紀述

君子不知風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頌不足以敦化

或問江鮑徐庾應劉沈宋二陸三謝可以爲詩乎曰亂世之作也其詞冶其音漓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也問曹植王粲曰其殆塗斯人之耳目者乎勿觀可也問李白杜甫曰其猶有可取乎近于史也曰然則刪後果無詩乎曰楚有屈原漢有蘇武梁鴻諸葛亮晉有陶潛

唐有張巡元結韓愈顏真卿司空圖其猶古之道也元聲之在兩間也洋洋乎曷嘗一息哉文中子講學河汾王珪其族叔父也亦師而受學焉輔相唐室卒爲各臣豈偶然哉

蓄不久則著不盛積不深則發不茂

君子之學也憂不得乎實不憂各之不得也君子之仕也憂不崇其德不憂官之不崇也

人子之事親也顯親爲上其次悅親其次養親

薛方山紀述

十一

其次榮親其次逸親逸者力可能也榮者貴可能也養者富可能也悅者賢可能也非德能聖人其孰能顯親哉

經所以治身也亦所以治人也律所以一民也亦所以一已也故治經者要於適用治律者要於求中

君子之道定心爲上心定則經可治心不定則經不可治今之亂經者則又多矣以權者假

以術者賊以功利者叛以辭賦者荒以章句者支以記誦者淺以靜虛者玄以俗者卑以名者襲故治經得之於心而措之於行者者歸古人於同己者或知其惡焉不以其同而私喜也異己者或知其善焉不以其異而私怒也時之隆汙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耳

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

薛方山紀述

十一

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甘遯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其行不同其失中一也

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

族之離由宗法不立也宗法不立則禮廢而不肖者益偷矣欲其合族而延祀也不亦難乎良已於君盡心而已爾不以遠近異其忠貞士

於友盡心而已爾不以從違二其信

古者以行爲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爲行故其文煩而億

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授之故典

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伯脅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紬其智故約以忠恕孔伋

薛方山紀述

十二

達諸天故析以性命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挾陂行而伐私情也

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譖也遯迹者消忌也有是三者庶乎免於今之世矣

人情警於抑而放於順肆於譽而勅於毀君子寧抑而濟毋順而溺寧毀而周毋譽而缺存誠之心道民之教也閒邪之方防民之政也克己之勇一民之行也

懷永圖者緩急效負遠略者過浮言

言貴切而不貴許議貴盡而不貴爭迹貴明而不貴暴名貴與而不貴取

爲人臣者莫難於納汙尤莫難於任怨不納汙者不可與圖幾不任怨者不可與決滯

爲家以義不以利則族黨睦而家道昌矣爲國以義不以利則賢才輔而世道盛矣矣故曰義以生利

孔子曰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未可知其人薛方山紀述

也一鄉皆稱愿人焉德之賊也是故鄉居而

恂恂在朝而便便豈其視君大夫固不若宗黨戚屬哉蓋自有難與言者在也孟子學孔

子者也故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也可憂也

公山不狃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觀其奔吳而

猶不忘宗國孔子必有以先見其微矣

下篇

董仲舒相江都則化相膠西則化其大人爲能格君者乎武帝三策而不用柰之何哉

或問老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於治天下也何有

可以治身乎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

狂於治身也何有

宋劉忠定公年八十而無疾或問之曰惟一誠

薛方山紀述

耳彼專事導引者亦何爲哉

曾子啓手足以示全子張呼申祥以告終一息

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哉

王烈居鄉不事武斷也人皆望廬而還矣龔遂

之郡不持干戈也盜皆賣刀買牛矣

君子無我斯能處人聞譽而喜見諍而艱者衆

人也聞諍而喜見譽而懼者君子也司馬君

實不亦宋之君子乎欲罷熙豐之法蔡確譽

之則喜蘇軾諍之則怒夫軾與確人所知也
君實豈不知哉蔽於己之異同而忘其人之
賢否也是以君子貴無我

君子之爲政也因其道不變其俗通其情不失
其宜是故有不火食者矣燔炙雖美不可以
告也有不粒食者矣甕殽雖善不可以告也
我聞曰大臣法小臣廉法則無不廉矣廉則無
不法矣法則庶士無不端矣廉則百姓無不

薛方山紀述

去

足矣如此而世道不升者未之有也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傳曰財聚則民散是財者
人之所由聚散而理財者軍國之大政也苟
生之衆爲_{疾之}而非食之寡用之舒則財亦難
乎恒足矣

治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散財爲先散
財以節用爲急

蕭文奎爲御史出巡遇薛子於天津問觀風之

道薛子曰嘗聞之君子之德風觀民風之敬
可以知已之莊矣觀民風之讓可以知已之
謙矣觀民風之貴德可以知已之仁矣觀民
風之賤貨可以知已之義矣觀民風之敦慤
可以知已之信矣曰然則觀風者觀諸已乎
曰子不聞乎知風之自觀不於已將何觀乎
曰然而今而後吾知觀風之道矣

薛方山紀述

二七

夢寐之間者其氣類之相感乎

伊尹就湯就桀放君立君而人不疑者何也以
其千駟萬鍾之不屑一介取與之不苟者素
孚乎人心也周公不免於四國之流言雖召
公猶且疑之豈其尹之不若哉其所值者則
然也至於風雷之變則天且孚矣而況於人
乎人
長洲吳公辭東閣而居禮部無錫邵公辭尚書
而乞終養是宋司馬公之辭樞密今猶及見

也孰謂四維久不張乎

大臣之道有三一曰公二曰讓三曰容公則不比矣讓則不爭矣容則不忌矣

或問文必本諸行乎達諸政乎曰然吾聞之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矯而譎者其文夸詖而支離

君子之籌邊也養士爲先禦敵次之勝敵又次之

薛方山紀述

大

爲民牧者以子弟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父母視之者也以生徒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師長視之者也以魚肉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虎狼視之者也

文以載道也道以經世也靡辭不足以闡幽治辭不足以適治游辭不足以貢俗艱辭不足以辨理故曰辭達而已矣

江野先生嘗言御史有九病兄善忘舉者妬知

惡不効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

意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

刻怒人傲已益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

護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於此終亦必

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

冠賊猾夏猶水之於木石也石實水不能入木

不實水則入之

薛方山紀述

主

弭盜莫如詰姦撫民莫如糾墨理訟莫如正俗

君子之於刑也服民不難中刑爲難中刑不難

致明爲難致明不難清刑爲難清刑不難用

仁爲難

君子之道博學以蓄其德博問以通其學精思

以研其幾直躬以踐其仁知斯四者可以得

爲政之本矣仰察於天時俯察於土俗中察

於人情視民不良如已之惡視民不足如已

之匱知斯五者可以得爲政之用矣

君子法以制財而民不困時以興事而民不勞
惠以慈民而民不離遂以導民而民不亂中
以折獄而民不爭時以簡民而民作勇六者
具舉可以爲政矣

君子有五政而終之以樂一曰愛二曰義三曰
序四曰勤五曰慎六曰樂故不愛之樂殘忍
之聲也不義之樂淫靡之聲也不序之樂乖

薛方山紀述

卅

亂之聲也不勤之樂惰慢之聲也不慎之樂
放僻之聲也

古之稱善政者愛民今之稱善政者賊民古之
刑罰懲民之惡今之刑罰剝民之財古之征
歛計安其國今之征歛計肥其家古之折獄
求民之情今之折獄任已之情

世有溫良慈祥者矣事不能舉訟不能聽今謂
之無才者也世有見事風生者矣竭民財力

逢迎上官今謂之有才者也然無才者殃民
實淺有才者殃民實深君子宜知所擇矣

有一家之奸有一鄉之奸有一國之奸有天下
之奸奸不去害斯百出矣

古之君子其仕也爲人故民得其所焉今之君
子其仕也爲己故民失其依焉

君子之道杜譽以防輕喜杜讒以防輕信戒暴
以防輕怒戒滿以防輕足戒謁以防輕進五

薛方山紀述

主

者脩而身正矣明以馭胥史恭以馭寮案上
下實以惠士卒式以馭芻粟均以馭商農嚴
以馭僕隸密以馭左右詳以稽始終八者脩
而政行矣

古之爲令者以悅民則賢以悅上官則不賢以
立法則賢以立猛則不賢以弭盜則賢以縱
奸則不賢以修禮則賢以縱傲則不賢以惠
孤獨則賢以催科則不賢今之爲令者其賢

否則反是矣

周公爲相則呂召畢榮之徒進矣王荊公爲相則倬確惠卿之輩進矣荊公不欲爲周公哉自高自用氣質之偏累之也

爲政者恩而不威民斯玩矣威而不恩民斯

構矣

君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下考績

大臣者官家之工師也上以道德佐人主中以

紀綱正屬吏下以風俗化士庶者也

薛方山紀述

世

君子之仕也見其君不恤其身周其民不思其

爵持其要不密其法合其大不計其小其於

政也幾矣

唐有李晟宋有曹彬其家無金玉之積其受爵

不溢其功是以能令聞長世也

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

強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奇以立異皆勝心

之爲也

韓子原道胡子崇正辨乃闢俗僧狂道何與聘墨本色哉

隋王仲淹抗志續經天之未喪斯文也惜其籍無傳焉豈後人誅絕之甚而遂泯之乎

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惠仲連之却帝秦正

哉矣

薛文清公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

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乎此後渠崔子夢

中所得之言也

薛方山紀述

世

或問瘠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勤

或問沃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

儉

人臣之本忠直而已係寵則忠之疚也張功則

直之困也忠以殿國非以安身也直以永化

非以勝人也

詞章靡則理蔽訓詁繁則經散是故學至宋而

明亦至宋而支也

周公之制謚法善惡天下萬世之公也今

特則不然矣曾何勸懲之有哉

狄梁公豈直社稷之臣哉推其心萬物一體而無間者也向使其功不成而此心不白于天下亦安然受之矣

俗所未厭聖人不軌改也俗所未安聖人不疆行也

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過此以往孔顏之樂其

薛方山紀述

苗

幾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朱氏禮祀止四世承封建之舊也程氏禮祀及五代祿子孫之情也

漢諸葛武侯唐狄梁公宋范文正公皆三代以上人物也豈難功名事業而已哉雖謂之聖學亦可也

宋之理學固至周茂叔而大明慶曆中范希文以中庸授張子厚蓋已啓其端矣

或問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曰孟子言之矣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但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矣堪輿之說行而求諸

薛方山紀述

並

地矣獨於人事委焉不亦惑哉

羅景鳴因西涯李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上書願削門人之籍可謂盡事師之道矣

寬者子民之道也嚴者摧枉之權也有一地而寬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也

一人而寬嚴異者柳諭蒙之治京兆河南是也一人一地而寬嚴異者張復之之治蜀是也

賈誼董仲舒僅相王國漢之所以雜霸也陸贄

韓愈不久於朝唐之所以雜夷也

天下之治士習之純也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其純與舛存乎教之立與不立也

太奢則費故曰國奢示之以儉太儉則陋故曰國儉示之以禮

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厭勿急改也俗所不安勿憚作也利與害相因而生法與弊相角而立

薛方山紀述

其

許平仲之於元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舍是無往焉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

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遷固載漢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豈獨紀事而已并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王文恪公嘗言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矣

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元祐熙寧諸人互相攻擊此宋事之所以日非也

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言貴乎經世也不貴乎費辭也今既行夏時矣薛方山紀述

其

如春王正月之類不必紛七致辨也

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逮哉勢則然也

申屠安坐而鄧通稽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匍匐

呂端鎖閣而繼思徬徨韓琦出檄而守忠黜

貶王嘉發憤不能去一佞幸楊震連疏不能

去一乳媼蕭望之以師傅困於石顯趙汝愚

以貴戚阨於侂冑此無他權之所在有重也輕

近世非無賢也賢者或矯而過激矣非無才也才者或放而不檢矣非無老成也老成者或愿而觀望矣

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

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浴沂風雪曾子之樂也

今處貧者有矣好游者亦有矣曾有其樂乎

今之督學憲臣有君道焉治之謂也有師道焉

薛方山紀述

六

教之謂也曰治與教風化之所由出而世道升降之幾也是故不可不慎擇其人以授之也

後渠崔子曰養士存乎學董學存乎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忠存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構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遯世無悶可能也遯世不見是而無悶不可能也

堯舜之公天下也堯舜之私其子也湯武之取天下也湯武之舍其身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薛方山紀述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薛應旂撰應旂有四書人物考已著錄此其平日所鈔先正格言前有自識稱凡所聞於師友輒爲紀之間有自得亦附書焉置之几案少裨循省曰述者明非已作不敢冒立言之責書分上下二篇上篇皆論性命之理下篇則論治道也

薛子庸語十二卷

〔明〕薛應旂撰 向程釋
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薛子庸語十二卷》提要

庸語序

薛子庸語十二卷，二十四篇，吾師方山先生語也。先生平生未嘗妄出一語，遇有感觸則發言極論，無少遜避，然必命左右記之，尋自默覽以稽其當否，蓋惟恐失口於人，因以爲放言之戒也。久之成帙，自題曰薛子庸語，云謂皆平常之言而無高奇之論也。程受而讀之，乃知其所謂平常之語者，有至理存焉，內切於身心，外切於民物，近而家庭州里，遠而邦國天下，前乎百世之既往，後乎百世之將來，無論細大幽顯，罔不切焉。允矣六經論語之懿範而非世儒淺學所可擬議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乃若斯語，則類多前人所未發，無蹈襲模倣之辭，必非不必有德者所能有也。先生自少勵志聖學，

法先王壯而筮仕所至輒行已志安於民人而格於當路以是未究其志而歸程每見先生於晉陵之野草樹中蕭然一室淨几焚香終日危坐兢惕自修至老彌篤邇數年來雖舊游門人亦多謝去曰吾將獨處數年洗心滌慮以還吾造化也是其一念懇切惟欲盡性至命而無一毫爲人爲名之意是以先生雖名滿天下而天下之

序

二

知先生者蓋鮮就有知者亦不過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而先生之志必期於聖賢德必合於天地心必質於鬼神誰則知之夫知不知於先生無預而斯語則寔淵源於洙泗有益於吾人可以世爲天下訓者也余故表而出之管楊子作法言司馬君實以爲真大儒文中子作中說程伯淳以爲極有格言試以斯語較諸二子之書其

純疵粹穎天下後世必有公論余豈敢阿其所好也哉隆慶己巳冬十二月朔湖廣道監察御史門人慈谿向程序

向程序

序

三

薛子庸語卷一

門人向程釋

曾孫耳校

古之第一

薛子曰古之教者以德服人今之教者以力服人古之學者服人之德今之學者服人之

力
薛子曰君子自成故成物小人自欺故欺人

庸語卷一

一

薛子曰索隱行怪而後世有述孔子弗爲依乎中庸而遯世不知孔子爲之可見道在邇不在遠唯務實不務名也

薛子曰人不學不知道學不知道猶弗學也人不問不明道問不明道猶弗問也

薛子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符聖繼絕學爲萬

世開太平今之所謂大人君子有是心乎哉

薛子曰君子之憂樂在天下小人之憂樂在

一身樂音洛

薛子曰好名者多立異務實者多安常好去聲

或問繼善成性之說薛子曰繼善者天方命於人而未有所屬也純乎理者也成性者人已受於天而具之於心也兼乎氣者也

薛子曰仲尼不見聖人而思君子不得中行

庸語卷一

二

而思狂狷不見善人而思有恒卒之有恒者亦不得見焉何其難也孟子道性善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及觀堯舜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僅一出焉自孔子後寥寥千載不復有孔子者出矣豈可爲而不爲邪有志於作聖者可以動深長思矣或問禮樂薛子曰禮樂生於人心者也無體之禮三千三百之本也無聲之樂五聲八音

之本也必欲習熟容止妙解音律之人而不求諸本心抑亦末矣解去聲

薛子曰不務存養而務問學是基址不築而立宮室也鮮不傾矣雖善支持亦何益乎不務問學而務任用是舟楫不備而濟江河也鮮不溺矣雖善游泳亦何益乎鮮上聲

薛子曰敬也者不可湏臾忘也忘則惰慢之心生焉禮也者不可湏臾離也離則惰慢之

唐書

三

行成焉是故敬者禮之幹也禮者敬之輿也敬以行禮禮以持敬斯處已無失而與人無忤矣離去聲行去聲處上聲

薛子曰盈虛消息聚散離合循環而不已者也達于此者斯無得而無喪矣喪去聲

薛子曰甚矣流俗之移人也可畏哉知人之是而違焉知人之非而從焉大都皆然亂無日矣

薛子曰墨子兼愛近于狂楊子爲我近于狷故孟子曰歸斯受之若夫鄉愿之賊穿窬之盜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扶大音

薛子曰君子易疎而難親也不唯小人畏之雖君子亦或遠之也小人易親而難疎也不唯小人比之雖君子亦或近之也比去聲

薛子曰君子小人之難辨也佞言似忠奸言似信僞行似誠矯行似正非察其所安者惡

唐書

四

得而知之惡平聲

薛子曰一以貫之孔子之學也好古敏求孔子之所以能一貫也先立乎其大孟子之學也集義養氣孟子之所以能立大也好去聲

薛子曰富貴不能淫者往往淫於貧賤貧賤不能移者往往移於富貴是皆重外輕內而學未得力也弱亦甚矣若不變寒者至死不變者則不知有富貴貧賤而處之一矣故仲

尼以不變者為強也

處入聲
處上聲

薛子曰知者動仁者靜然動亦未嘗無仁

靜亦未嘗無動也知者樂仁者壽然樂亦未

嘗不壽也壽亦未嘗不樂也故曰仁知合一

存乎聖

知去聲
樂入聲

薛子曰一念之善而位育之本立矣一念之

惡而喪亡之端肇矣君子可不慎諸

喪去聲

薛子曰學者為人而天下無實學矣仕者為

庸語卷一

五

已而天下無善政矣

為去聲

薛子曰君子慎獨以自適小人黨同以自欺

子曰十三經之注疏駁而不醇二十一史

之紀載文而不理故讀經者不在叅衆說在

會乎道原作史者不在有三長在端其心術

薛子曰人言仲尼之道不行於當時而行於

後世吾則謂後世亦未之行也誦其詩讀其

書入耳出口焉爾矣拳拳服膺措之踐履

幾人哉

或問三才之道薛子曰天繫日月星辰地載

山川草木人具四支百骸人皆知之其陰陽

成象剛柔成質仁義成德而一元默運以為

三才之蘊者非窮理盡性至命莫能窺也

或問周子剛柔善惡之說如何薛子曰剛屬

陽陽則明柔屬陰陰則暗剛則不惟其善者

可法雖其惡者亦明白而易見也柔則不惟

庸語卷一

六

其惡者可戒雖其善者亦隱暗而難測也故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友善柔損矣自修

者可不審於剛柔之間以變化氣質哉

易去聲

薛子曰專論神化性命而不及於制度品節

者禪寂之學也專論制度品節而不及於神

化性命者祝史之事也

薛子曰朱元晦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

靜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會而通之其究一

也熹字元晦九淵字子靜宋人

薛子曰心一也純于理者謂之道心雜于氣者謂之人心人心雖本即人欲而人欲由之萌動故曰危道心雖純是天理而天理則無聲臭故曰微此精一執中所以無間可息也薛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自其發於道心者可以謂之良知而發于人心者其知未必良也致知在格物學者可不猛省哉

庸語卷二

七

薛子曰楊墨學仁義而差由其所見之偏也非作偽也孟子且謂之率獸食人矣今之談孔孟而行盜蹠者其害可勝言哉勝平聲

或問孟子之學亦有致知格物之功乎薛子曰有之曰何以言之曰博學而詳說集義以養氣此固致知格物之功也

薛子曰夫人之生也無一息不戴天履地無一息不處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事物之

間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其有離焉者是罔之生也幸而免者鮮矣夫音扶處上聲離去聲鮮上聲

薛子曰夫人於日用動靜語默作止之間莫非易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豈專在著策之間而已哉扶夫音

或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薛子曰程伯淳謂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也然則尊德性而道問學又豈二事乎哉彼左朱而右陸者直淺

庸語卷二

八

鄙之見抑亦可以無辯矣

薛子曰養心者寡欲務實者避名

薛子曰學而好名則議論多而不近天理不可以繼往而開來也仕而好名則法令滋而不近人情不可以任重而經遠也是故君子貴於務實務實則德可久而業可大矣好去聲

薛子曰學者寧有郊野之俗不可有市井之習

或問孟子言求放而孟子曰心要能放何謂也薛子曰人心虛靈一身之主而廓之配天地者也放而不知則不誠無物矣求而不能放則物而不化一子之言夫各有攸當也矧曰能放豈漫然之謂哉夫音扶當去聲

爲學第二

薛子曰爲學者不務名而務名則失已矣爲

唐語卷一

薛子曰古之學者知行行事即是學今之

學者離行言知外事學

薛子曰一念不致自斯可謂之修一語不

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介不敢自汙斯可謂

之廉

薛子曰牛梃于室可小于廂木植于茅可棟

明堂必也其慎始乎

薛子曰氣者所以運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

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

薛子曰御氣者道也勝天者人也贊化者性也

薛子曰聖人制命命有安焉不肖者逆焉

薛子曰君子積行而窮守道而招毀命也

亦性也命則順受於心則責成於已行去聲

薛子曰心易實而虛氣易揚而難抑能虛

唐語卷一

十一

而抑其於道也幾矣易六二幾不

薛子曰失心之言荒以無檢故也怠行之

言易而罔不試故也行六二言

薛子曰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

言而議道故煩而一

薛子曰幾也者君子之所慎也審幾者賢見

幾者聖知幾者神幾平聲

薛子曰不知幾不行有行而不知不足

與有用也

幾平聲

薛子曰一節之士難與語中庸之道也好名之人難與語切實之事也

好去聲

薛子曰人之所不能違者時也所不可離者道也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道無定在鳶魚見之矣通乎晝夜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察乎淵魚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

離去聲

薛子曰緩行徐言不可遽謂之德也多能辦

庸語卷一

十一

事不可遽謂之才也

薛子曰文王望道未見者不自滿假其心虛也顏子見道卓爾者既竭其才其心實也曰虛與實其究一也

薛子曰人之一身父母之遺體也天地之委形也觀天地之不遠念父母之孔邇則心常存而身有主矣

薛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爲非我也

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理皆具於心不可以心爲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

薛子曰五紀明則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四維效則剛柔成質而地道立矣五典貞則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

薛子曰聖人立命其次植義其下沉俗

薛子曰博文約禮孔子之學也一貫盡之矣

知言養氣孟子之學也四端盡之矣擴而充

庸語卷一

十二

之四端其一貫矣

薛子曰習天以敦仁習地以精義習於天地之間以對時故可以事上可以使下可以知明可以知幽

薛子曰清生濁虛生實一生數大生細

薛子曰其志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儉者其言質以實其志剛者其言果以斷其志直者其言明以厲

薛子曰學者不愚之不高患不足以繼

之不患立言之不善患不足以踐之

薛子曰妙感應者存乎德竭顯微者存乎識處事變者存乎才

薛子曰誠者立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預聞也激清名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事者未爲得也幾乎聲

薛子曰君子於天下談不如見億不如歷唐書卷一薛子曰信貴能執偏廢全其失也塞直貴能容任情馭物其失也絞果貴能詳疾行寡顧其失也幸塞八聲

薛子曰君子之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自是似任而非任也客氣似氣而害氣也

薛子曰賦奇特之器者受抑於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於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

薛子曰明養于靜而喪于耀勇昌于平而

于懷

薛子曰炫才則缺來矜名則毀集由是任事人忌其成也由是總權人忌其專也其中介以止其外巽以定其庶矣乎

薛子曰正學之不平于天下者僞徒壞之也大道之不行於天下者多岐亂之也

薛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物忍劇則不擾於事忍撓則不折於勢忍窮

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唐書卷一

薛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聚所以樂也對面而異其存亦奚貴於聚哉樂音洛

薛子曰直木先伐金璧受疑抱愚之性犯世之忌求一朝之安難矣知止能退庶其免乎

薛子曰畫者象也圓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白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薛子曰尚書紀帝王也春秋紀伯也王降而伯德降而力禮降而政斯天下多故矣

薛子曰古之爲師者以誠教弟子亦以誠學今之爲師弟子者交相欺而已矣欲騰名而餌利不亦惑乎

或問大學衍義如何薛子曰吾人之心以一理而應萬事者也苟明明德於一心則舉而措之天下不能違也真希元作大學衍義丘

中庸卷一

十五

仲深又從而補之恐未免以聞見梏其心矣雖然亦猶醫者之集方書也參互以用之而勿滯焉可也

德秀字希元宋人
濬字仲深

薛子曰聖人以一心應萬物譬如鑑中之形水中之影形影有去來而水鑑實無去來也彼逐於物者以鑑就形以水就影其不爲物所引者鮮矣

鮮上聲

薛子曰不識不知人之本心也有識有知緣

物而生也以心應物而不累於物則心常虛矣

薛子曰虛生氣氣生形天地無心而成化也寂生感感生應聖人有心而無爲也

薛子曰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是以本心言也固有之心也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可以周事是以彼心言也已壞之心也

度人聲勿以我心揆彼三句關尹子之言

中庸卷一

十六

薛子曰耳無聲目無色口無味鼻無臭心無物然而有聲色臭味物者皆外感也不累於外感斯得其本體矣

薛子曰人唯無我則萬物皆我矣人唯有我則一身皆物矣無知無爲非無我也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也

薛子曰夫道也者可以兼善天下可以獨善其身非時勢之所能拘也非方所之所能限

也彼拘且限者其於道也遠矣

扶夫音

薛子曰是非恒混德怨屢遷人情反覆不可測也是以君子居常慮變

薛子曰唯天下之至愚者爲能智唯天下之至訥者爲能辯唯天下之至怯者爲能勇

薛子曰性者氣之生理氣者性之成形

薛子曰聖人有不知故能無不知有不爲故能無不爲

庸語卷一

七

薛子曰人於朋友之交也有以道者有以事者道交者合則就不合則去事交者雖合亦離矣

薛子曰學者勿以詞章爲文勿以拙陋爲質勿以傲慢爲高勿以汙漫爲廣庶可與入道矣

薛子曰世有養交鼓譽是已而非人尊已而卑人者可以自欺而不可以欺人也可以欺

人而不可以欺天下也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後世也

薛子曰聞聖人之言而不能會通腹心之疾也行先王之政而不能達變民物之憂也

世一第三

薛子曰世一易則習一變賢一出則論一新必也折之仲尼斯其爲定則矣乎

薛子曰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

尤者也

好去聲

庸語卷一

六

薛子曰一念至微也天必格之况積德而惟馨者乎况積惡而暴殄者乎

邵文莊公謂薛子曰人當爲真士夫不當爲假道學對曰真士夫則真道學也假道學則假士夫也何有於二哉曰爾之言是也但今之爲道學者不過假是名以出於士夫之上而其實非也吾故因其名而反之耳曰公但

卽真勿畏道學之名也曰爾言又是也

實莊文

薛子曰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強斯召辱矣自重自強而侮辱猶是焉其斯爲無妄之災也已

薛子曰中庸者唯中則庸也過焉者非也庸或非中也或失之不及也

薛子曰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於泰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於商頌斯文

中庸卷一

九

弊之復質乎春秋終於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薛子曰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異裁同制之謂教

薛子曰小人其心君子其飾名是而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或問舜有四耳四目信乎薛子曰非然也以

四方人之耳目爲耳目是以無所不聞無所

不見斯之謂四耳四目也禹有九手九足信

乎曰非然也以九州人之手足爲手足是以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斯之謂九手九足也

薛子曰無實而有名者盜也小實而大名者

幸也孔子願以執御名而天下後世稱聖焉

實也

薛子曰經者律之本也律者經之推也經以

中庸卷一

二十

用律無廢道矣律以行經皆良法矣彼閑於

法者常棄經以爲腐專於經者率薄法以爲

俗其亦勿思甚矣

或問於薛子曰義與命有以異乎曰孔子得

之不得曰有命是命也亦義也紂曰我生不

有命在天是命也非義也

薛子曰博施者施之博也濟衆者衆得其濟

也故曰博施非難濟衆爲難

薛子曰詩有五材獻俗而不傑死政而彰義極幽而不隱貢善而不諂刺惡而非怒用之房中則美化流用之鄉黨則親睦行用之朝廷則綱紀立用之軍旅則威武振用之郊廟則神鬼格斯其爲詩也唯君子爲能舉之也薛子曰能者忌之積也直者怨之招也君子能而不有直而不居斯得其道矣

薛子曰勢利在人有時而銷歇也天理在人無時而泯沒也

薛子曰人之一心本與天通者也或爲巧言所入或爲謹言所拂斯變其常性而不能辨是與非矣

徐體乾與薛子論易於西湖之上薛子曰秦始皇之焚書其肇於伏羲之一畫乎徐子憮然曰子之言其有感歟後世無益之文不作

可也

南金字
體乾

薛子曰君子置得喪窮通於度外而無時不自得也小人置得喪窮通於度內而無時不患失也喪去聲

薛子曰孔子以易道之未明也取諸出入之門以開示學者闔闢則謂之乾坤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則謂之變通見形則謂之象器制用則謂之法利用則謂之神神也法也象器也變通也乾坤也其究一也

薛子曰君子不知風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頌不足以敦化

薛子曰畜不久則著不盛積不深則發不茂薛子曰君子之學也憂不得乎實不憂名之不得也君子之仕也憂不崇其德不憂官之不崇也

薛子曰人子之事親也顯親爲上其次悅親其次養親其次榮親其次逸親逸者力可能

也榮者貴可能也養者富可能也悅者賢可能也非德爲聖人其孰能顯親哉

薛子曰經所以治身也亦所以治人也律所以一民也亦所以一已也故治經者要於適用治律者要於求中

薛子曰君子之道定心爲上心定則經可治心不定則經不可治今之亂經者則又多矣以權者假以術者賊以功利者叛以辭賦者

庸語卷二

王

荒以章句者支以記誦者淺以靜虛者玄以俗者卑以名者襲故治經得之於心而措之於行者鮮矣鮮上聲

薛子曰古人於同已者或知其惡焉不以其同而私喜也異已者或知其善焉不以其異而私怒也

薛子曰時之隆汙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耳幾平聲

薛子曰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

薛子曰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甘遜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其行不同其失中一也辟音避樂音洛

薛子曰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

庸語卷二

王

禮廢而不肖者益偷矣欲其合族而延祀也不亦難乎

薛子曰良臣於君盡心而已爾不以遠近異其忠貞士於友盡心而已爾不以從違貳其信

薛子曰古者以行爲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爲行故其文煩而億行去聲

薛子庸語卷一

薛子庸語卷二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問文第四

或問文本諸行乎達諸政乎薛子曰然吾聞之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矯而譎者其文夸詖而支離薛子曰君子之籌邊也養士爲先禦敵次之

庸語卷二

一

勝敵又次之

薛子曰文以載道也道以經世也靡辭不足以闡幽治辭不足以適治游辭不足以貢俗艱辭不足以辨理故曰辭達而已矣

薛子曰弭盜莫如詰姦撫民莫如糾墨理訟莫如正俗

薛子曰君子法以制財而民不困時以興事而民不勞惠以慈民而民不離遜以導民而

民不亂中以折獄而民不爭時以簡民而民作勇五者具舉可以爲政矣

薛子曰君子有五政而終之以樂一曰愛二曰義三曰序四曰勤五曰慎六曰樂故不愛之樂殘忍之聲也不義之樂淫靡之聲也不序之樂乖亂之聲也不勤之樂惰慢之聲也不慎之樂放僻之聲也

薛子曰有一家之奸有一鄉之奸有一國之

庸語卷二

二

奸有天下之奸奸不去害斯百出矣

薛子曰古之君子其仕也爲人故民得其所焉今之君子其仕也爲己故民失其依焉

薛子曰君子杜譽以防輕喜杜讒以防輕信戒暴以防輕怒戒滿以防輕足戒謁以防輕進五者備而身正矣明以馭胥吏恭以馭寮案實以馭士卒式以馭芻粟均以馭商農嚴以馭僕隸密以馭左右詳以稽始終入者侍

而政行矣

薛子曰古之爲令者以悅民則賢以悅上官則不賢以立法則賢以立猛則不賢以弭盜則賢以縱奸則不賢以修禮則賢以縱傲則不賢以惠孤獨則賢以催科則不賢今之爲令者其賢否則反是矣

薛子曰周公爲相則呂召畢榮之徒進矣王荊公爲相則惇確惠卿之輩進矣荊公不欲

庸語卷三

三

爲周公哉自高自用氣質之偏累之也

相去聲

薛子曰爲政者恩而不威民斯玩矣威而不恩民斯攜矣

薛子曰君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

下考績

行去聲

薛子曰大臣者官家之工師也上以道德佐人主中以紀綱正屬吏下以風俗化士庶斯得之矣

薛子曰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

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援之故典

薛子曰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譖也遜迹者消忌也有是三者庶乎免於今之世矣

惡去聲 辟音避

薛子曰懷永圖者緩急效負遠畧者遏浮言

薛子曰爲人臣者莫難於納汙尤莫難於任怨不納汙者不可與圖幾不任怨者不可與

庸語卷三

四

決滯

汙平聲 幾平聲

薛子曰爲家以義不以利則族黨睦而家道昌矣爲國以義不以利則賢才輔而世道盛矣故曰義以生利

薛子曰孔子謂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未可知其人也一鄉皆稱愿人焉德之賊也是故居鄉而恂恂在朝而便便豈其視君大夫固不若宗黨戚屬哉以鄉人則有難與言者

在也蓋天下之鄙陋者多出於鄉人故孟子

憂已之未免爲鄉人也

好去聲惡去聲朝音潮便平聲

薛子曰公山不狃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

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觀

其奔吳而猶不忘宗國孔子必有以先見其

微矣

或問老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曰慈

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於治天下也何

庸語卷三

五

有可以治身乎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

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

發狂於治身也何有

薛子曰曾子啓手足以示金子張呼申祥以

告終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哉

薛子曰君子無我斯能處人聞譽而喜見諱

而艱者衆人也聞諱而喜見譽而懼者君子

也司馬君實不亦宋之君子乎欲罷熙豐之

法蔡確譽之則喜蘇軾諍之則怒夫軾與確

人所知也君實豈不知哉蔽於已之異同而

忘其人之賢否也是以君子貴無我

處上聲光字君

實蔡確蘇軾皆宋人

薛子曰古有之大臣法小臣廉法則無不廉

矣廉則無不法矣法則庶士無不端矣廉則

百姓無不足矣如此而世道不升者未之有

也

庸語卷三

六

薛子曰治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散

財爲先散財以節用爲急

蕭文奎爲御史出巡遇薛子於天津問觀風

之道薛子曰嘗聞之君子之德風觀民風之

敬可以知已之莊觀民風之讓可以知已之

謙觀民風之貴德可以知已之仁觀民風之

賤貨可以知已之義觀民風之敦慤可以知

已之信曰然則觀風者觀諸已乎曰子不聞

乎知風之自觀不於已將何觀乎曰然而今

而後吾知觀風之道矣

祥曜字文奎

薛子曰高宗未見傳說仲尼未見周公乃皆

觀其貌於夢寐之間其氣類之相感乎

說音悅

薛子曰伊尹就湯就桀放君立君而人不疑

者何也以其千駟萬鍾之不屑一介取與之

不苟者素乎乎人心也周公不免於四國之

流言雖召公猶且疑之豈其尹之不若哉其

庸語卷二

七

所值者則然也至於風雷之變則天且孚矣

而況於人乎

召音邵

薛子曰大臣之道三一曰公二曰讓三曰容

公則不比矣讓則不爭矣容則不忌矣

比去聲

君子第五

薛子曰君子之仕也見其君不恤其身周其

民不思其爵持其要不密其法合其大不計

其朴其於政也幾矣

幾平聲

薛子曰周道微而霸臣興論繁而霸儒競

霸臣必藉強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奇以立

異皆勝心之爲也

薛子曰王仲淹抗志續經天之未喪斯文也

惜其籍無傳焉豈後人誅絕之甚而遂泯之

乎

通字仲淹府人

薛子曰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惠仲連之却

帝秦正矣哉

燕平聲樂毅燕人魯仲連齊人

庸語卷二

八

或問於薛子曰瘠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

必也道以勤沃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

也道以儉

薛子曰人臣之本忠直而已係寵則忠之疚

也張功則直之囿也忠以殿國非以安身也

直以永化非以勝人也

殿丁練反

薛子曰詞說靡則理蔽訓詁繁則經散是故

學至宋而明亦至宋而支也

薛子曰周公之制謚法善善惡惡天下萬古之公也今時則不然矣曾何勸懲之有哉

薛子曰俗所未厭聖人不輒改也俗所未安聖人不彊行也

彊上聲

薛子曰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過此以往孔

顏之樂其幾矣

幾乎聲靖節名潛康節名雍

薛子曰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

唐語卷三

九

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薛子曰朱氏禮祀止四世承封建之舊也程氏禮祀及五代緣子孫之情也

或問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薛子曰孟子言之矣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但

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矣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矣獨於人事委焉不亦惑哉

薛子曰賈誼董仲舒僅相干國漢之所以維霸也陸贄韓愈不久於朝唐之所以

朝音潮誼漢文帝時人仲舒武帝時人陸贄唐德宗時人韓愈憲宗時人

薛子曰天下之治士習之純也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其純與舛存乎教之立與不立也

唐語卷三

十

薛子曰太奢則費故曰國奢示之以儉太儉則陋故曰國儉示之以禮

薛子曰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厭勿急改也俗所不安勿憚作也利與害相因而生法與弊相角而立

薛子曰許平仲之於元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舍是無往焉

衡字平仲

子曰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

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

薛子曰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

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

驚張禹之屢顧豈獨紀事而已并其情僞得

之此所謂信史也

司馬遷作史記
班固作西漢書

薛子曰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也

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真德

唐語卷二

十一

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或問春王正月之書法如何薛子曰言貴乎

經世也不貴乎費辭也今既行夏時矣如春

王正月之類先哲論之詳矣不必紛紛致辨

也

薛子曰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畧值漢宋

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逮

哉勢則然也

誼漢人仲淹宋人

薛子曰近世非無賢也賢者或矯而過激矣

非無才也才者或放而不檢矣非無老成也

老成者或愿而觀望矣

薛子曰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

矣唐亡而譜牒廢尊祖合族之義不明矣

薛子曰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浴沂風雩曾

子之樂也今處貧者有矣好游者亦有矣曾

有其樂乎

樂音洛處上聲

唐語卷二

十一

薛子曰今之督學憲臣有君道焉治之謂也

有師道焉教之謂也口治與教風化之所由

出而世道升降之幾也是故不可不慎擇其

人以授之也

幾平聲

薛子曰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

觀學

薛子曰遜世無悶可能也遜世不見是而無

悶不可能也

薛子曰堯舜之公天下也堯舜之私其子也

湯武之取天下也湯武之舍其身也非聖人

其孰能之舍音捨

或問曰人有言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何也薛

子曰昔樂邵之後淪於輿阜而房杜子孫至

有操瓢而乞者可恃乎不可畏乎樂書邵芮皆晉公族

大夫房玄齡杜如晦皆唐宰輔

或問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晉人嘗欲火其

唐語卷三

十三

書矣其言何以至今不廢也薛子曰吾儒之

言範圍天地而曲成萬物者也佛老之言蟬

蛻天地而與物俱化者也是或一道也

或問堯薛子曰大哉堯也與天合德蕩蕩乎

無能名矣而其功之最大者為天下得舜也

問舜曰君哉舜也與堯合德後有作者誠不

可及矣而其功之最大者為天下得禹皋陶

也問禹曰平水土而萬世允賴禹之功大矣

德衰之言夫亦有以致之後世篡竊分爭豈

民生之憂者寔傳子為之端也問湯曰南巢

之放為生民立命厥功大矣使其遂傳於伊

尹則來世亦何口實之有哉問文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誠至德矣而演

易以闡伏羲之秘厥功亦不細也問武曰牧

野之陣于湯有光矣使其遂授之於微箕則

其德豈出堯舜下哉夫音扶

唐語卷三

十四

或問於薛子曰巨跡生稷玄鳥生契此猶以

胎生也至徐偃王則以卵生有諸薛子曰於

志有之諸凡此類或出附會不必深究此仲

尼所以不語怪也徐偃王周穆王時人博物志曰徐君官人姬而生卵

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大啗以歸母覆煖之遂生偃官人取回長襲徐君

薛子曰人知利害而不知理義是利害亦未

知也

薛子曰古人之文以明道也後世則涉於藝

矣雖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亦何爲哉若雕鏤
絺繪又藝之下者也至有諧謔滑稽之文直
俳優耳

薛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何其煩也所以
坊人心之壞而斯道之廢也禮不能坊而刑
斯制矣五刑之屬三千先王豈得已哉坊音防
薛子曰六經者吾心之散見也不求諸吾心
而專事於六經者罔也專求諸吾心而不事

於六經者殆也

唐語卷二

十五

薛子曰人非水火不生活而水火之焚溺人
也人知避之富貴之活人也緩於水火而其
焚溺人也則甚於水火相率趨焉而多方以
圖之死而不悟哀哉

或問衆陸之同異如何薛子曰夫言豈一端
而已哉夫各有攸當也皆欲人爲君子而不
欲人爲小人也又問薛子曰自誠明謂之性

陸子之學也自明誠謂之教朱子之學也誠
則明明則誠其究一也扶夫音

薛子曰天下之治亂生于人心之邪正也故
欲治天下者莫先于正人心欲正人心者莫
先于明學術學術所繫豈微乎哉

薛子曰人嘗有言屠羊於肆適味於衆口也
攻玉於山俟知於獨見也誠哉是言乎

或問狄仁傑徐敬業如何薛子曰徐敬業守

唐語卷二

十六

經而敗者也狄仁傑行權而成者也成敗之

間幸與不幸存焉也仁傑敬業皆唐人仁傑

后仁傑反周爲唐
敬業爲武后所殺

薛子屢蹶於仕或規之曰古諺有之曲如鉤

封公侯直如絃死道邊子獨不聞乎薛子曰

吾之所聞者異於是人知龍逢比干之亡其

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人知伍子

胥之錮鏹於吳而不戒費無極之誅夷於楚

也子之所聞其亦異於吾所聞乎

逢音龍龍逢事樂比

千事紂皆以忠諫死飛廉善走惡來有力惡來飛廉子也父子以才力事紂助為不道武王族誅之伍子胥忠於吳謂越必伐吳吳王不聽賜之鐲鏤以死鐲鏤劍名無極楚之譏人乎王用之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後乃為子常殺所

或問范希文居江湖而懷廊廟之憂無乃戾

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乎薛子曰是非

謀其政也君子愛君憂國之心自不能已也

庸語卷三

七

不然晉東郭祖朝魯漆室邑之女縱不憂國

將不憂及其身乎

朝音潮仲淹字希文宋人晉東郭祖朝上書於獻公

曰願聞國家之計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祖朝曰肉食者無慮蠶食者寧能免乎魯漆室

邑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曰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逃

薛子曰道無精麤精義入神灑掃應對一也

事無巨細謀王斷國出作入息一也

薛子曰理欲之關誠偽之限嚴辨確守可也

薛子庸語卷二

薛子庸語卷三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時化第六

或問元結時化世化之說薛子曰斯言也恫

切而有餘悲者也無亦有所自矣若君子所

過者化豈有是哉元結唐人謂時之化也道

亂禮樂化為侈靡政教化為苛酷忠信化為姦

姦謀公正化為邪佞世之化也天地化為參

鎮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風雨化為

邸舍呻吟化為常聲糞泥化為梁肉

薛子曰願為君子而不願為小人者人之良

心無不同也心一喪焉斯甘為小人而自棄

於君子矣喪去聲

薛子游于終南謁老氏之宮拜焉後有入者

不拜亦不揖曰此異端也吾何禮焉薛子曰

道之同異未暇論也但不知孔子適周問禮

誠有之否有之當何以相見也其人勃然不

悅

薛子曰湯繫夏臺文王囚姜里小白奔莒重

耳奔翟雖由此以致王霸不異也故曰殷憂

啓聖多難興邦彼自貽伊戚患難洊臻而不

知省晤者吾末如之何也已桀殺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繫

之夏臺紂醢九侯文王歎息紂囚之姜里齊桓公名小白因襄公無道遂奔莒晉文公名

市耳因獻公欲殺遂奔翟

薛子曰爾衡之放嵇康之傲皆足以殺其軀

庸語卷三

者也人之小有才者可不戒哉衡漢末人為黃祖所殺康

魏人為鍾會構害

薛子曰君子進則天下治小人進則天下亂

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小人易進而難退也此

治日所以常少而亂日所以常多也易去聲

薛子曰中行之士自古難得踰垣而辟猶愈

於鑽穴而窺也井上之李猶愈於墻間之食

也薛音避

薛子曰古者立史官以紀言動蓋欲警當時

以訓後世也自今觀之其得失治亂則既與

其人俱往矣後之人不知監焉史奚用哉

薛子曰誠者以誠待人謂人亦誠也而偽者

得以售其欺矣偽者以偽待人謂人亦偽也

而誠者因以被其給矣誠者少而偽者衆此

天下所以日多事也

薛子曰西山餓夫與商家元輔其趨一也陋

庸語卷三

巷窶儒與周室名臣其道同也彼乏實用而

負虛名緣捷徑以驚榮途若虛藏用種放之

為者可耻孰甚焉虛藏用唐人種放宋人初皆隱於終南負有高名後

皆陰結權貴以薦達

薛子曰實勝而名未著君子信之衆人疑焉

名勝而實不稱衆人和之君子否焉衆人多

而君子不恒見于天下此賢者所以多晦而

虛名者接迹於世也稱去聲

薛子曰劉子澄嘗言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

聖人之經不拘格例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

務但其出於己者反不逮舊以至誤國害民

誠哉是言也

子澄名清之介甫名安石皆宋人

薛子曰昔人有言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

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然

哉

幾平聲

薛子曰東漢之節義南宋之理學皆天地之

唐語卷三

四

正氣也當時爲世大禁者由希名附和之徒

維乎其間也

和去聲東漢若荀爽之喜御李膺皇甫規之耻不預黨人南宋

若葉夢得宇文虛中每以正心修身爲言而朱子謂其鬼念大悲呪

或問易與道德經如何薛子曰大哉易也斯

其至矣道德經其庶幾乎

幾平聲

或問詩與文薛子曰詩以言志先王采之以

觀變文以載道先王存之以示訓六經語孟

尚矣後有作者營營馳騁乎末流雖或彼善

於此亦藝焉而已

薛子曰人有恒言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治人

能通其變也治法唯守其常也

薛子曰庸人貴耳而賤目貴遠而賤近君子

則否宰我謂孔子賢于堯舜公孫丑疑孟子

不如管晏識見不同而人品可知矣

薛子曰世無仲尼則少正卯終爲聞人矣世

無子輿則陳仲子終爲廉士矣雖然仲子之

唐語卷三

五

偏猶愈於正卯之僞也

薛子曰南倭北之嚮導流民爲之也流民

之甘爲寇役有司之虐政驅之也是故備寇

不如撫民擇將不如擇吏

薛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傳說築于傳巖

呂望釣于渭水弗能逃也道之將廢也與命

也孔子歷聘列國孟子傳食諸侯弗能用也

與平聲
傳六聲

薛子領慈谿之命南歸道經濟寧遇麻城劉養和養和曰人謂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吾家四世爲令矣請爲子一試藥焉曰願聞教曰以嚴律已以義事上以禮待士以恩撫民以慎處僚以法御吏祭祀不爽祈禱不瀆催科不擾獄訟不苛聽言則審誣罔則刑使令則減差役則省供應則蠲奢淫則禁如此而爲令也其庶矣乎薛子受其言在慈一年而邑

唐語卷三

六

大治寧波守妄取諸民而惡令之妨已也多方以難之薛子曰程子所謂不容而後去此其時矣疏改九江教授逾年遷南考功養和謂余思孝曰無論薛子之升沉可謂不負濟上之言矣爲去聲使令之令平聲惡去聲天和字養和龍緒字思孝薛子曰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堯舜之朱均孔氏之出妻此下愚之不移而聖人未如之何者也自修者當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

寐豈可以是而自委哉

或問王介甫何如人薛子曰介甫之心本欲採民而適以害民本欲平天下而適以擾天下以其學術差而見理不徹也

或問孔孟未嘗以道學名至宋而其名始立何也薛子曰孔孟不以道學名而其所學則道也正道不明而勢窮則變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詞章皆勢之相激以成風也

唐語卷三

七

宋人懲其弊而道學之名立矣然其實爲孔孟之學者不多見也名實之間可不審所從哉

薛子曰久矣好勝之爲患也韓退之好已之道勝則旣非矣况有所好者非其道乎好去聲愈字退之唐人

春秋第七

或問春秋人才如何薛子曰齊之鮑叔管仲

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
文薦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
數人者若遇禹湯文武之君而事之孰謂非
王佐之才乎

衰音崔鮑叔以下諸人皆見春秋左氏傳

薛子曰先王設學校以教人德成而後官之
故天下蒙其福後世設科目以取人而學校
雖設已非先王之教一旦舉而用之宜乎鮮
得其人而生民多受其病也

鮮上聲

唐語卷三

八

或問元杜本有言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
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
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斯五帝三王之盛矣
斯言如何薛子曰其知禮樂之本乎孰謂示
無人哉

本字伯原清江人隱居不仕

薛子攝白鹿洞教諸生從游於五老峰下或
誦陸子靜講章而問辨志之說薛子曰子靜
亦有所受之也孔子因顏淵季路侍而曰盍

各言爾志因季路曾皙公西華冉有侍而曰
亦各言其志無非欲知其志而辨其趨也當
時諸子志雖不同然皆欲爲君子而不爲小
人爾諸生志一立焉而必欲爲君子則日喻
於義而義以生利矣志不立焉而甘於小人
則日喻於利而利以生害矣曰何至以利害
言之曰修吉悖凶此固君子小人之究竟也
吾恐爾諸生日悠悠於口耳之間而不着已

唐語卷三

九

切身故以究竟言之欲爾志之早辨也衆改
容曰是豈以淺薄待諸生哉誠懇切至到之
言也

或問大臣之道薛子曰吾何知哉雖然竊嘗
聞之秦誓所謂無技有容者斯其人矣漢唐
以來號稱賢相者且不免於媚疾而其不賢
者何足論哉宋韓魏公以歐陽學士爲已之
文章充是心也其庶幾乎

絳灌爲相而謫賈誼於長沙衛直爲

相而黜董仲舒於江都杜佑為相而貶韓愈於山陽漢唐大率如此宋韓魏公曰琦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

薛子曰先哲有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至哉言乎

薛子曰荀卿喜為異論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子瞻之言其為世慮切矣此豈文人之文

焉已哉荀卿名况趙人嘗學于孔子門人駢臂子弓適楚為蘭陵令其所著書以性為惡以禮為偽歷詆子思孟軻李斯秦人相秦而焚書坑儒蘇子瞻曰荀卿明王道述

唐詩卷三

十

禮樂而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或問周公孔子如何薛子曰周公為相而經制大備仲尼為師而述作大明周公行道於

一時仲尼明道於萬世其所遇然也久近非所論也相去聲

薛子曰無文王而興者豪傑也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遇文王而不興者民斯下矣

薛子曰成已成物舉一世而甄陶之以開萬

世之太平者君子之心也時不能用勢不能行而人不我與亦卷而懷之耳彼得時與勢而汨沒以終其身者與賤丈夫無異也猶以軒冕驕人可耻孰甚焉

薛子曰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謂國人無以耄而棄我作抑戒以自警朱文公亦自言年

六十一而始悟道前此猶涉疑似然則四十而見惡五十而無聞者蓋亦不可以自棄也

唐詩卷三

十一

惡去聲

薛子曰盈天地間陰陽二氣而已矣陽盛則治陰盛則亂

大乎以理而御氣扶陽而抑陰是故君子莫

薛子喟然歎曰昔人言清談盛而晉衰謂非老莊之罪不可今虛談盛而道衰誰寔尸之

或曰始於金谿而成於餘姚也曰豈其然哉

空勝日歎亦不流之也金聲謂

三仁生

薛子曰吾觀方技之書有太陽之人有太陰

之人有少陽之人有少陰之人而陰陽中和

老益鮮焉此其言不誣而小道所以有可觀

也然則論性者惡可以遺氣而作聖者惡可

以任性哉此見於甲乙經

薛子曰跬步不休駕馬千里矣畫地自限駢

駢駢卷三

士

驥伏櫪矣夫道豈若登天而聖賢終不可企

及哉為與不為而已矣扶夫音

薛子曰三遊不生而四民各修其業則風俗

定而大化成矣三遊生而四民不由其業則

風俗流而大亂作矣苟悅之言其信然哉三遊

遊佚遊說遊行也四民上農工商也苟悅漢

人長言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四民不由其

處俗第八

薛子曰和以處俗斯無忤矣或失則流介以

持身斯無污矣或失則厲和而不流介而不

厲其庶幾乎處上聲

薛子曰自古用人者惟求德勝之士不求才

勝之士惟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

薛子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為君子揚

人之惡雖得其真小人也哉

薛子曰為政者必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

庸語卷三

士

王之意斯澤及於民矣苟恃已長逞已見而

矯情違俗雖有赫赫之聲吾見其厲民也已

或問老子謂不笑不足以為道其言如何薛

子曰豈唯老子哉人有恒言貪濁笑廉諛佞

笑直軟熟笑剛競進笑恬退侈靡笑儉約傲

誕笑謙默推類而觀可以喻老子之指矣

薛子喟然歎曰人固有達而未舍者矣未有

舍而不達者也

舍音拾伊川滿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人皆失色伊川獨神

色泰然既及岸同舟有問之者曰公是遠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語之其人已去矣可追矣

薛子曰國有吐握好賢之臣則有抱道自高之士國有暴虐慢賢之臣則有見惡辟咎之士非士之有異也所遇之時然也好去聲
薛子曰先王以天下治天下而不以一已治天下所以無爲而治也後世以一已治天下而不以天下治天下所以多事而亂也

庸語卷三

十四

薛子曰賢人之言未必可盡信也愚人之言未必可盡棄也賢人或有爲而言之愚人或千慮而一得

薛子曰聾者不聞瞽者不見瘖者不言然其心之虛靈則其所聞所見所言者皆真實也彼多聞多見多言者或不免於妄矣

薛君米以約言及所注老子因汝士廉以問於薛子薛子覽之既乃復之曰約言模擬而

涉於影響老子窺測而淆于陳言且未可出以示人也容面商之士廉曰子之言無乃過直乎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吾是以不敢不盡其愚也蕙字君采清字汝廉
薛子曰甚矣真僞之難辨也人知真之爲真矣而不知真之中有僞者焉人知是之爲是矣而不知是之中有非者焉非至公至明者其孰能辨之

庸語卷三

十五

薛子曰德成者相合藝成者相忌是以君子上德而下藝

薛子曰政平則賞足以勸刑足以禁治之道也政偏則賞不能勸刑不能禁亂之道也

薛子曰君天下者以文章取士則浮藝至矣以德行取士則矯僞至矣然則將何以哉故

曰取人以身行去聲

薛子曰政事促迫則下不能遵矣刑罰煩苛

則人無所措矣衰世之象亂亡之道也

薛子曰天下有道則人皆樂生而苦死天下

無道則人皆偷生而甘死

樂音洛

或問於薛子曰何爲則民富曰上下辨民志

定斯富矣何爲則民貧曰上下無章民志不

定斯貧矣

薛子曰作法者貴於易避而難犯救敝者貴

於省事而一令

易去聲

庸語卷三

七六

薛子曰古之賢與才一今之賢與才二賢而

短于才者一時雖若遲緩而終可用也才而

未必賢者一時雖能應辦而終不可用也

薛子曰爲國家者求賢而賢者未必至也不

肖者則不求而自至也且有夤緣以進麾之

而不去者矣以是之故并其賢者而慢焉則

賢者日益遠而不肖者日集矣

薛子曰容貌端雅而小人者有矣未有容貌

險側而君子者也

薛子曰有外簡而內煩者有外閒而內躁者

有外潔而內汚者有外靜而內動者甚矣觀

人之難也

薛子曰甚矣讒譖之可畏也父子兄弟夫婦

一家之內猶或未免焉而況於君臣朋友之

間乎人倫之變多由于此風有采苓雅有巷

伯君子所當三復也

庸語卷三

七

崔子鍾入南都薛子訪焉論及中州人物崔

子曰何粹夫不易得也若王子衡者吾嘗屬

望之矣昨過儀封而闔邑之人怨焉以其建

坊之病民也曰然則其平生所務者何事曰

虛氣爾曰不務實學而以客氣用事雖飾情

修名而必敗也崔子曰然

銑字子鍾廷相字子衡

薛子曰薛德溫之篤實陳公甫之曠達賢哉

薛子庸語卷三

薛子庸語卷四

門人向 程

曾孫 耳校

賞罰第九

薛子曰賞當其功則驥駕有同奮之心矣罰當其罪則涇渭知分流之耻矣當去聲

薛子曰君子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壽夭一以視之矣

庸語卷四

一

薛子曰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一代之用古之王天下者不借才於異代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夏商不用也嗚呼安得以人事君者而使野無遺賢乎王去聲

薛子曰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孔子謂之竊位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而不能薦之於衛其所謂使者抑亦虛文也乎

薛子曰天下之治亂係於君心之邪正也

心之邪正係於相道之賢不肖也君子相則君心正而天下治小人相則君心不正而天下亂詩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此之謂也

薛子與吳定甫陸幼靈登盧龍觀之巔臨江而坐幼靈歎曰長江如虹萬象森列斯誠天下之偉觀也芝獨以青衿而亦廁於斯游能無感乎定甫曰遇有遲速子姑待之薛子曰不然遇與不遇何容心焉浴沂風雩若將終

庸語卷四

二

身此夫子所以與點也幼靈起而謝曰先生之言至此芝又長一格矣觀去聲長上聲性字定甫芝字幼靈黃才伯問於薛子曰今之世孰可以當理學之儒乎薛子曰請誦所聞而吾子擇焉請聞之曰河津有薛德溫新會有陳公南蘭谿有章德懋餘姚有王伯安高陵有呂仲木之數人者何如曰德溫公而德懋仲木庶幾哉理學之儒矣若伯安者吾竊有疑焉薛子曰

指本原刪蕪剔穢伯安於學者亦不可謂無

功也特其自任有教無類而門多市井至使

以游辭惑世則其慮之所未及也

佐字才伯瑄字德溫

憲章字公甫懋字德懋守仁字伯安楠字仲木

才伯謂薛子曰近代理學之儒則既聞命矣

人才在成治以來者可得聞乎曰人才難得

亦難知姑就以所聞者質之若羅葵正莊孔

賜賀克恭鄒汝愚楊方震韓貫道王應韶傳

唐書卷四

三一

邦瑞王濟之吳原博士懋學邵國賢何粹夫

胡永清毛憲清崔子鍾舒國裳之數人者何

如曰此皆一代之聞人也典刑具在而邇來

士人若罔聞焉何哉曰此可見世道升降之

幾也

幾平聲倫字葵正景字孔賜欽字克恭智字汝思廉字方震文字貫道雲鳳字應韶珪字邦瑞整字濟之寬字原傳鴻儒字懋學寶字國賢瑋字粹夫世寧字永清澄字憲清銑字子鍾芬字國裳

薛子曰聖人以仁義履至尊故高而不危以

才賢任衆務故動而益固

薛子曰虞舜無爲而治曆象日月星辰封山

濬川命九官十二牧非無爲也以事處事而

非有所作爲也故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而天下治矣後世銜石程書衛士傳餐者何

益於治哉祇以釀亂而已

秦始皇衛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

薛子曰仲尼歷聘列國而其君有問則答不

可與言者勿言也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而

王仲淹猶獻策焉是不善學仲尼者也

唐書卷四

四

薛子曰爲國者莫不以足食足兵爲事秦收

六國散亡之卒以聚咸陽兵非不足也陳勝

吳廣杖挺一呼而潼關三輔皆破裂矣隋漕

關東汾晉之粟以給長安食非不足也翟讓

李密奮劍一擊而黎陽洛口皆耗散矣故曰

民無信不立

或問友薛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苟

合也求親則反疎加敬則取慢君子唯淡然以道自處而已矣彼屈己以養交聚衆以市譽者小人也

處上聲

薛子曰虞舜烈風雷雨周公雷電以風其所感於天者不同也孔子絕糧于陳孟子傳食諸侯其所遇於人者不同也然而聖賢之自處則一也

處上聲

唐語卷四

五

沒齒固丈夫也小人言必求容行必求合雖榮顯以終身亦妾婦也

行去聲

或問於薛子曰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陸賈之言其信然哉薛子曰仲尼道配天地固不因權而立也德冠古今固不因勢而行也

陸賈之言見新語

薛子曰伊尹造商呂望興周其功大矣而其道固猶夫耕釣也頗回陋巷曾子緼袍其身

窮矣而其道固達諸天地也

薛子曰閨門之內萬化之權輿也一念之微百行之根柢也君子慎之小人忽焉

薛子曰器有毀而不治形而下者或有時而滯也道無廢而不興形而上者則無間可息也

薛子曰榱桷豫章天下之良材也產於窮山絕壑而舟車不通工匠不至陵谷變遷而什

唐語卷四

六

且腐焉猶可委也道德才藝天下之良士也仕於通都大邑而遠近忌之左右擠之日暮途窮而老且死焉是誰之過與

與平聲

薛子曰懷二心者不可與事君無定見者不可與慮事

薛子曰溢於財而無義者不能長守富也尊於位而無德者不能長守貴也

薛子曰日食星殞六鵠鸛鵒秋蟻冬麀預霜

不殺李梅冬實凡若此類春秋必書謹變異也識緯之說圖曆之占雖或幸中君子不道也

薛子曰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達則道行窮則道明故雖欲生人而不求售雖欲濟世而不屈身樂天知命安於所遇而已矣

薛子曰心一也而有人心道心故其精神可以爲聖亦可以爲狂性一也而有理義氣質

庸語卷四

七

故其發見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彼謂即心即聖任性即善而無事於存心養性者皆妄也

易簡第十

薛子曰易簡而天地之理得支離而易簡之理明故楊子曰支離所以爲易簡也

易去聲

薛子曰太史察寒暑災祥以天占人也聖人觀高卑俯仰以人占天也

薛子曰忠質文三代之異尚也理勢循環自有不容已者也

熊元直問爲文之法薛子曰文以載道也六經論孟之外如孫吳遷固可以爲文而不可以爲道也夫子所謂辭達而已者此千古爲文之法也辭何以達哉理精義熟而得心應手自然成章也元直唯唯而退

鼎臣字元直

黃才伯歎邇來人才之日壞薛子曰何爲其

庸語卷四

八

然也曰弘治以來李賓之以詩文爲倡而人皆趨之風斯流矣迨正德初又有李獻吉者出焉以詩文自負欲跨賓之而上之時人爭相倣倣競習詞華未幾而王伯安之學興似若差勝於前者然其聚徒成黨而作僞日甚爲害又不止於詩文矣五十年來人才所以日壞也曰賓之之在當時人謂其不矯矯以自明而有默旋弘濟之功罷相而家無餘貲

寓京而門無雜客獻吉始上疏而論書室繼
代草以効逆瑾氣節凜然一時莫及伯安始
剴切以論時政繼極言以抹戴銑尋又縛宸
濠以靖江右降土夷以平思田其氣節功業
又近時所推讓者也特倣之者不於三公踐
履行事之實而於其語言文字之間固士風
之日趨耳於三公乎何尤曰子之言固然吾
則本其風之自也

東陽字賓之夢陽字
獻吉壽寧侯張延齡

庸語卷四

九

薛子曰國之所以不進君子者左右毀之也
國之所以每進小人者左右譽之也故曰左
右皆曰賢未可也左右皆曰不賢未可也
薛子曰昔越王句踐敗吳人於檣李令羣臣
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晉文公敗楚人
於城濮退而有憂色謂羣臣曰自非聖人未
有戰勝而不危者也此二君之所以成霸業
也彼得意而驕者鮮不及矣

薛子曰家庭之間恩常掩義禮太嚴則情不
洽而漸至於離禮太寬則情不聯而漸至於
踈是故家禮貴於寬嚴之得中

薛子曰父子兄弟之間不責善然中也養不

中才也養不才有過則幾諫有禍則相戒此

善於責善者也

幾乎聲小宛之詩兄
弟相戒以免禍而作

薛子曰人臣之事君也與其以數辱爲戒而

不言不若以勿欺爲訓而直言人子之事親

也與其以色莊爲戒而勃然不若以色難爲

訓而婉然

數人
聲

薛子曰朝廷之禮以嚴爲主然而都兪吁咈

之相承則又未嘗不和也君臣之分以敬爲

主然而手足腹心之相待則又未嘗不愛也

裘子憲爲常州司理問政薛子曰峻法以治

有罪而民之蠢愚者或誤而入焉恤刑以釋

無辜而民之奸黠者或幸而出焉此司理之

庸語卷四

十一

所以難也必也鑑空衡平而不主於先入之言不惑於左右之說其庶幾乎子憲曰然

字子憲

薛子將之浙唐應德謂山陰王汝中可特訪之及之江西羅達夫又問汝中議論起居薛子將謂汝中必伯安高第弟子也既而汝中為南兵部武選大不為公論所容薛子為考功黜之二子始駭而疑久之論定各貽之書

唐語卷四

十一

以寓謝絕之意或謂薛子薛子曰吾黜汝中乃受命于朝而盡君臣之義不謂其朋友之間情不掩義亦至於是也

朝音朝順之字應德畿字汝中洪先

字達夫

薛子曰開國起家莫不由於祖父之勤儉也敗國亡家莫不由於子孫之奢惰也故易曰子克家詩曰繩其祖武

薛子曰巫醫有恒農圃有老此小道所以有

可觀也會而通之斯不泥矣

薛子曰尚書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法典固所當輕而重典亦所當用也自賊吏之誅不行於天下而士多不顧廉耻矣自羣飲之殺不行於天下而民多不畏法度矣

宋初嚴賊吏之誅周時羣

飲者殺

薛子考察南官嚴嵩為相囑其私人諸傑寓書欲逐言官王韜孟薛子不從而黜傑嵩恨

唐語卷四

十一

之嗾御史桂榮誣論將寘薛子於重典冢宰熊說之力抅乃免尋中說之以他事遣官校押歸薛子曰應旂累公矣說之曰各盡其職何累之有

燁字韜孟決字說之

薛子謫建昌道經吳門朱懋忠訪于舟中曰吾嘗從事南部蓋知虎者也南部無權僅有考察一事事畢則人侮之矣但人臣以人事不但進賢尤當退不肖也子其安焉曰前

事如當雖重罰亦所甘心也何不安之有曰

子之言是也

希周字
懋忠

薛子曰物雖金玉必砥礪琢磨斯成器也人

雖上知必省察克治斯成聖也

知音

薛子曰晉平公年七十而欲學師曠謂其炳

燭之明猶愈於昧行也然觀衛武公年踰九

十而猶使國人箴儆焉則學也者其必斃而

後已者乎

庸語卷四

十三

薛子曰尚書五福以壽富為先然壤蹠非壽

也愷崇非富也必也以久道為壽以積善為

富者乎故以攸好德考終命終之

原壤盜蹠
王愷石崇

薛子曰倉吾繞非讓也尾生孝已非信也荆

軻聶政非勇也

倉吾繞娶妻而美讓於其兄
尾生孝已與女子期于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抱橋柱而死荆軻為燕太子

丹刺秦王不克而死聶政為嚴仲子報仇刺

殺韓相使
累因自殺

薛子庸語卷四

薛子庸語卷五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設官第十一

薛子曰國家設官以為民也然官多則民擾

官省則民逸苟得其人則一官可以兼數事

不得其人則數官不能治一事官何貴於多

設哉書曰官不必備唯其人此之謂也

庸語卷五

薛子曰刑賞大政也刑濫則多冤刑失則易

犯賞僭則不勸賞吝則生怨

薛子曰真者必不偽偽者必假真真偽之間

君子所當深辨也

或問君子何所好乎曰好學好賢好德好問

小人何所好乎曰好貨好色好動好變夫好

學則慧好賢則益好德則修好問則裕此好

之得其正者也好貨則貪好色則淫好動則

擾好變則亂此好之不得其正者也好音甚

薛子曰程太中蘇明允皆父子自爲知己雖

其所爲知者微有不同天性之至樂則一也

堯舜聖人也堯無子而舜無父程蘇之樂豈

易得乎樂音洛珣爲太中大夫顓頊之父洵字明允軾轍之父

薛子曰天之所愛者民也君之所敬者天也

勤民則敬天矣民心悅則天意得矣禱祠醮

祭豈事天之道哉

庸語卷五

二

薛子曰禮不豐不儉唯其稱也今婚喪之家

富者競欲相過貧者耻其不逮以一朝之費

而破終身之業馴至饑寒切身而不顧廉耻

矣習俗之日趨豈亦教化之不行乎稱去聲

薛子曰治世之民安分故訟簡衰世之民犯

分故訟煩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

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分去聲

薛子曰郡縣盈庭之訟日不下數十百人以

天下之郡縣計之日不下數百萬人以數百

萬人而妨農廢業民生何由而遂太平何由

而致也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

薛子曰人嘗有言赦者君子之不幸而小人

之幸也吾則謂贖刑亦有然者矣書雖有金

作贖刑亦唯過誤者耳若刑故無小則豈得

從贖典哉

庸語卷五

三

薛子居京師與王允寧爲鄰允寧朝暮見輒

談文藝曰李獻吉文之師表也薛子曰獻吉

氣節之士也烏知文哉秦漢以上人言語蓋

未嘗一寃心也所謂如人無頭尚可與言文

邪曰然則子固勝之邪曰亦安得以文較勝

負哉允寧輒然而笑曰有是哉維頓字允寧

孫志高每過薛子輒稱允寧之文以爲難及

薛子曰而鄉有王伯安顧舍之不學而學允

寧邪曰子尚伯安之學是一大蔽也伯安發
玄虛之論爲庸常之文安足學哉曰伯安之
論非玄虛而其文亦不庸常也子殆不究心
耳曰子是之言其終爲伯安所蔽矣曰伯安
豈能蔽余哉因其偏而取其長伯安亦吾黨
之先覺也志高默然

舍音拾陞
字志高

薛子曰世治則民樂生而畏死故可勸以善
而懼以罪也世亂則民輕生而不畏死故教

不從而刑不服也

唐語卷五

四

薛子曰人君南面而執琕者正心以蒞下也
人臣北面而執笏者一心以事上也

薛子曰君子樂得其位者謂可以施德澤於
萬民也小人樂得其位者謂可以享富貴於

一身也

樂音洛

薛子曰君道之要有三一曰敬天二曰勤民
三曰知人相道之要亦有三一曰正君二曰

薦賢三曰稽衆

相去聲

薛子曰天下之治忽係於人才人才之邪正
係於學校祭酒提學可不慎擇其人乎濫以
授之而欲人才之成也難矣

薛子曰科場之有司人才之衡鑑也鑑空衡
平而人才之輕重妍醜得矣今不衡不鑑安
望其平且空乎此謬種流傳宋人所以虞之
也

總種流傳見
宋史選舉志

唐語卷五

五

薛子曰今邊境無遼夏金元之君長而封豕
長蛇洊食上國歲甚一歲此有形之患也郡
縣無龔黃卓魯之守令而十羊九牧民窮盜
起日甚一日此無形之患也有形之患人知
虞之而無形之患則莫之慮焉此有識者所
謂擇將當先擇吏防邊當先防民也

君長之
長上聲

薛子曰人言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
以短非咎刻之有盈虛也人心之憂樂不同

若見其有長短也

樂音各

薛子曰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存乎君也韓張不易君而治李楊不易君而

亂存乎臣也

韓休張九齡李林甫楊國忠皆唐明皇之相

張文隱公語薛子曰輔弼之任誠不易也爾何以助我乎對曰大臣之道古人論之詳矣旂敢復有言乎但游俠佞徒不當接見入則拾閭巷之語以惑聽出則假密勿之論以眩

唐語卷五

六

俗此最所當謝絕者也曰子是之言宋人嘗

言之矣吾輩不當玩視而留意斯可也

易去治

謚文隱

薛子曰諺有之古之祿厚故多廉吏今之祿薄故多貪吏夫廉貪豈在祿之厚薄哉君子雖祿薄而廉小人雖祿厚而貪

簞瓢第十二

薛子曰顏回簞瓢陋巷而孔子稱之非稱其

貧也以能不改其樂也曾參糟糠不厭原憲藜藿不充孔子非不知其貧也以其所樂者猶或不及回也

樂音洛

薛子曰君子不可有世俗之情也然亦不可不知世俗之情也有世俗之情則不能處已矣不知世俗之情則不能處人矣

處上聲

薛子曰王子比干伯夷叔齊非惡生而好死也不能求生以害仁也顏回曾參原憲非惡

唐語卷五

七

富貴而好貧賤也不能違道以干時也

惡奸去聲

士有貧而宰縣者未及期而以貪敗既歸而復貧或問於薛子曰彼以貧故貪今乃復貧

何也曰子不聞乎昔有鮓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曰吾以

嗜魚故不受魚捨魚得祿終身食魚受魚失祿終身無魚貪者之貧又何疑乎然鄭相之

子猶病其力謀利也况彼貪者又何

足論乎則音基

薛子曰程子謂人君之心唯在所養豈唯人君哉凡人莫不皆然也人生而蒙長無師友

則愚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長上聲

薛子曰董仲舒豈直漢儒而已哉正誼不謀

利明道不計功固先難後獲之指也又曰道

之大原出於天非深造自得者其孰能知之

薛子曰楊子雲一代之偉人也太玄法言豈

唐語卷三

八

淺之乎爲學者可擬議哉特其泥於聖人不

死之言求生於王莽之時殆不善避名而見

幾之不早也老子曰聖人不死

薛子曰一中說也程子以爲極有格言而朱

子歷詆其模稜竄竊之妄何其與程子之言

不類也

薛子曰孔子作春秋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

以其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故也前此則未

之及焉蓋嫌於南面之權也說者謂綱目繼

獲麟而作而漢唐七制三宗之時亦爲之褒

貶焉無亦任之太過與七制漢高文武宣光明章三宗唐玄宗肅憲

王告若與薛子論學于靈濟道院旣而問所

以壽其母者薛子曰吾聞子之志於理學皆

母教也母以教而成子之賢子以賢而成母

之志悅懌而康有弗壽哉昔尹和靖之母知

有善養不知有祿養其所樂而安者可知也

唐語卷五

九

和靖爲程氏之學將非子之所優爲者乎曰

吾當自勉思所以壽其親矣樂音洛之誥字告若

薛子曰韓退之蓋有得於道者也原道一篇

豈文人之文焉已哉惜其以文而掩道也

或問吳澄許衡不當仕元薛子曰此二子之

所以不可及也二子豈爲功名富貴者哉特

以天地晦蝕不忍生民之糜爛也仕元而損

名固其所甘心矣此二子之所以不可及也

薛子曰楚莊王以虞丘子爲賢而相之舉國政而授之而虞丘子未嘗進一賢樊姬謂莊王曰妾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王之寵也恐傷王之義而進與妾同者數人虞丘子爲相數十年其所進者誰也莊王以其言告虞丘子虞丘子辭位薦孫叔敖以代叔敖相楚遂霸時以爲樊姬之力吾則謂使虞丘子固位而不進叔敖莊王亦未必遽逐虞丘子也

唐語卷五

十一

甚則若呂夷簡之計傾郭后亦未可知矣是

楚之霸虞丘子亦預有力也

夷簡事見宋史仁宗明道二年

或問施報之道薛子曰施德者貴不德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伐厚之至也受德者貴報德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孔子曰以德報德二者各盡其道而已矣

或問王政化霸政威強政脅何謂也薛子曰王者以德行仁故化霸者以力假仁故威強

者以力棄仁故脅脅者人亦將脅之威者人亦將威之化者則如化工之造物舉一世而甄陶之咸相忘於丕冒之中也

王政化三句劉向新序語

薛子曰仁人之於民也見其饑寒則思衣食之見其勞苦則思休息之見其無知犯法則思矜恤之不仁者之於民也重之以賦稅困之以力役苛之以刑罰豈其人有爾殊哉良心之存與不存焉爾矣

唐語卷五

十一

薛子視學紹興謁陽明書院季明德錢德洪王汝中具饌於院中聚焉明德曰吾輩今日只須論學毋論往事也薛子曰疑有可質當極論之奚必限今昔哉汝中揖而前曰往年承教吾知過矣過也如日月之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薛子莞爾而笑曰果若子言則吾爲晏嬰不知仲尼矣如其不然則子爲正卯吾其仲尼矣於是明德德洪咸作而言曰然

哉然哉可謂善譴也

本字明德
寬字德洪

鍾季烈將宰吳江見薛子以初政未知爲慮

薛子曰昔人有言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光

定則自明矣不當詢諸左右以啓其窺伺之

計也

崇武字
季烈

薛子曰賢師良友在前詩書禮樂在御而爲

不善者鮮矣儉人狎客在側狗馬博奕在御

而爲善者鮮矣

鮮上聲

唐語卷五

十一

薛子曰大人者天人合者也故曰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自有道者

視之藐乎其小矣曷足以爲大哉

薛子曰人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妨生無

以驕奢敗俗無以暴虐戕人無以富貴自矜

無以貧賤自輕

薛子庸語卷五

薛子庸語卷六

門人 註釋

孫 二校

伊尹第十三

薛子曰伊尹呂望用而天下知湯文之將興

莘莘惡來用而天下知桀紂之將亡有國家

者於用人之際可不慎哉

熊有孚爲固始宰問政薛子曰宓子賤宰單

唐語卷六

十一

父坐而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宰

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遑而單父亦治

或逸或勞唯量力而爲之也

炤字
有孚

薛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氣之相感也賢

者立於朝則天下之賢者相率而從之不肖

者立於朝則天下之不肖者相率而趨之故

人君立相不務多務得賢者而已

朝音制
相去聲

薛子曰周禮荒政安富賑窮二者並行而不

倍未有不富而能賑窮者也未有賑窮而不由於安富者也

薛子曰天下無常安之國亦無常治之民得
人者安失人者危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或謂薛子曰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偽
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
慎也敢問何者為先薛子曰吾之所慎者一
也慎其一而五者不能違矣一者何也慎其

庸語卷六

二

獨也

公生明六句
劉向新序語

鍾季烈宰吳江逾年見薛子於浙之學臺曰
小民易治也中有一二為梗者奈何薛子曰
昔西門豹治鄴魏文侯語之曰無邑不有賢
豪辨博者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
者賢豪者親之辨博者師之揚惡蔽善者察
之則可以徐為之所矣季烈唯唯已而吳江
遂無有梗者

好去
聲

薛子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而天地亦有始終
變通莫大乎四時而四時亦有舛錯縣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而日月亦有晦食唯一元之
理則貫乎天地四時日月循環而不已也

薛子視學兩浙君子好之衆人惡之或曰何
不令衆人亦好也薛子曰吾知師嚴然後道
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人之好惡吾何知哉
薛子過海寧石廉伯見焉廉伯論時之巡浙

庸語卷六

三

者以厲色驕人曰昔人謂心為形役乃獸乃
禽若人則形為官役無物比倫矣薛子曰此
下學之過也學則潤身而晬面盎背官不足
里輕矣豈至形為所役哉廉伯顧謂諸生

識音志簡
字伯廉

曰爾輩識之學也者誠安身立命之先務也
薛子曰司馬法有之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安忘戰必危是好戰不可也忘戰亦不可

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斯上之上者也然非舞干苗格之聖人其孰能之

好去聲

薛子曰天下之亂生于民之惰而奢也惰則不即田工而喜末作奢則不節用度而逐侈靡由是畎畝荒蕪衣食不給而亂心滋矣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匱則禮義生而至治可幾也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爲人上者可以深長思矣

庸語卷六

四

薛子曰爲人上者重農驅末尚儉禁奢辨上下之分而等威不紊則民志定而風俗可淳民生可厚也舍此不務而必曰勞富以逸貧抑貴而扶賤祇以長競啓爭而日紛紛矣吾見其擾也未見其治也

薛子曰奢惰之民堯舜不能使之富也勤儉之民桀紂不能使之貧也

薛子曰人之生也各一其性性與氣元不相

離也孟子道性善特以其不雜於氣者而推

本言之耳荀卿言性惡公孫子言性無善惡揚雄謂性善惡混劉向謂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韓子言性有三品亦各從其見也學者反惡歸善以復其本然之性斯可矣謂性本善而縱其所如鮮不爲氣所使也

鄭室甫謂薛子曰張秉用韋鎮守清莊田攬才俊謝苞苴元侯中貴爲之歛束可謂才相

庸語卷六

五

也已曰是惡足論哉議禮議獄大作威福以遏吾堯舜之初心厥罪大矣瑣瑣之功其何能贖哉曰子之言至此秉用無所逃矣許廷美比之殷夢賚傳周嶽生申誠過也已

相去聲

字室甫聰字秉用更名乎敬讚字廷美

鄭室甫問席文同霍渭先何如薛子曰二人初政咸有可觀附和以膺顯擢難乎免於議子之議矣當時言官之論豈盡非也哉曰

之言是也

和去聲書字文同籍字渭先

蔡子爲新河宰問政薛子曰今之爲州縣者

不曰減門刺史則曰破家縣令未聞出於何

典而動輒言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自幼所

誦習者則若罔聞知也子審於二者之間而

慎以行之於新河之治也何有

蔡名懋昭豈音愷弟音悌

蔡子宰新河患盜問於薛子薛子曰昔人有

言盜有源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衣食不足盜

庸語卷六

六一

之源也能止其源何盜之有治世無盜者均

也化世無盜者順也豐世無盜者足也今不

務衣食而務無盜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欲

止水而不塞源也胡可得哉蔡子治新河逾

年而盜息

薛子曰言無隱而不聞行無微而不著詩曰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當慎也

闕疑第十四

薛子曰知而闕疑則不鑿矣仁而決斷則

懦矣勇而自反則不暴矣知去聲

薛子曰知而私者不若愚而公也巧而僞者

不若拙而誠也知去聲

薛子曰君子以知能淑人以學術訓世小人

以知能欺人以學術惑世知去聲

薛子曰無所不言者鮮有行也無所不爲者

鮮有成也是故君子言動必慎鮮上聲

庸語卷六

七

韓汝化之喪十有五年而貧不克葬薛子在

浙謀之同年曹伯貞李先之各捐俸以助之

而韓氏之孤寡猶不克焉是時王懋復爲巡

浙御史凡鄉宦之顯者則饋以坊價薛子以

汝化之喪告之而有難色且顧左右而言他

薛子待其言畢徐謂之曰汝化以狀元官翰

林假令尚在先生不爲之建一坊乎於是稍

降辭色曰且圖之旣而給焉如坊之數汝化

遂克葬如禮石廉伯聞之曰薛子可謂善論

矣雖若人亦爲之感動也

應龍字汝化字子伯貞文進字先之

應鍾字懋復

馬伯循問於薛子曰宋景濂嘗論宋人諸家

之學矣當否如何曰吾亦聞其論矣若金陵

東嘉永康金谿橫浦金華廣漢武夷之論大

都得之矣其論眉山無乃誅絕之甚乎曰然

此其先入於朱元晦之言也

金陵王安石東嘉陳傳良永康

肩詩卷六

陳亮金谿陸九淵橫浦張九成金華呂祖謙廣漢張栻武夷胡安國眉山蘇軾皆宋人濂

字景濂其言見龍門子理字伯循

薛子自白翟將之長安遇馬伯循于三原伯

循曰昔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今所在橫

議謂聖可立至書不當讀而猖狂自恣攘竊

矯誣益又甚於楊墨矣寔自王伯安倡之也

子其謂何薛子曰此末流之弊也豈伯安之

罪哉

薛子將之固原趙景仁候于蕭關聚焉有客

在座曰趙子之不仕爲宰相之索賂也景仁

曰吾豈爲是哉古之人殺其身有益於君則

爲之況汚其身以成君之事乎今則以賄汚

人而又不容人之有爲吾是以甘心猷畝而

不悔也薛子曰趙子其真卓犖之士哉彼硜

硜者固難與並論也

爲宰之爲去聲時春字景仁

喬景叔候薛子於耀州見焉論及關中之士

肩詩卷六

薛子曰是河華之所鍾也於是景叔盛稱司

馬遷之文爲古今之冠薛子曰吾恐河華之

鍾者不在此也曰云何曰不有張子厚其人

乎景叔曰吾過矣吾過矣吾誠溺於俗而安

於習矣

世寧字景叔

薛子曰人性皆善而不能戒懼慎獨斯惡矣

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不能戒懼慎獨斯桀紂

矣彼謂合下便是聖人者真狂言也

薛子曰堯舜禹文周公孔子皆性之之聖也然兢兢業業祇德小心待且發憤其作聖之功曷嘗少有間斷哉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薛子曰昔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氣衰身病將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王之于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祝宗

庸語卷六

十一

用事而不敢有所求也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乃欲使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安得聞此言請革心易行于是晏子出而不言乃令祝宗具牲玉將有事于上帝景公促止之仲尼聞之歎曰人臣之道善則歸君過則歸己晏子有之夫晏子孟子之所不爲也事一國之君而且能是宋史彌遠曲學阿世而爲天子宰相顧籠絡士夫而過

則歸君不惟宋室之罪人抑亦晏子之罪人矣

或問於薛子曰昔晏子謂晉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可得聞乎薛子曰聞諸晏子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嗇者君子之道也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吝愛者小人之行也薛子曰諺有之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

庸語卷六

十一

節斯言非無自也富而後教仲尼嘗適衛而歎也

薛子曰君子之立家也子孫之賢不肖皆天也未可必也祖宗之統緒則在我也不可以不紹述也

薛子曰富在知足貴在知止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薛子曰已雕已琢之玉不可返於璞也

已漓之俗猶可還於淳也此道器之別也

薛子曰人嘗有言亡國之臣不可以言知敗

軍之將不可以言勇然百里奚去虞而虞亡

之秦而秦霸韓信去楚而楚敗之漢而漢興

此又不可以槩論也用不用之間也

知音

薛子曰善譽者謂飛廉有比干之忠善毀者

謂伯夷有盜蹠之行明者自不爲其所入也

薛子曰人嘗有言窮鄉多曲學小辯亂大知

薛語卷六

士

巧言混正論小惠妨大義不有明達之君子

其爲害也不淺矣

知音

陳宗孟問詩與文之法薛子曰子方以邊才

受薦雖百人敵猶不足學而暇毛錐之事乎

吮朱弄墨壯夫所不爲也曰吾將以遣興耳

聞子之言誠不足爲也

其學字宗孟

薛子庸語卷六

薛子庸語卷七



曾孫

耳校

程釋

克念第十五

薛子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聖狂之判大矣而

係於一念之間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薛子曰君子以卑爲尊以屈爲伸非含忍也蓋

有得於謙之道也

或問中庸君子之道四但言子臣弟友而不

及君父兄何也薛子曰君止于仁父止于慈

兄念鞠子哀何嘗不有道也聖人欲子臣弟

友之自責自修故偏言之耳

薛子曰家人雖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凡

有家者女教不修婦言是聽鮮不敗矣必也

有嚴君焉剛明以蒞之其庶幾乎故易曰嗃

嗃終吉嘻嘻終吝

薛子曰君子尚義非爲名也義立而名成焉
小人尚利唯爲身也貨殖而身亡焉

薛子曰心之鄙者不可與論君子之達觀也
質之愚者不可與論君子之通變也

薛子曰勿謂小善無益勿謂小惡無損故曰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薛子曰君子衣取蔽體故不飾紺緇食取充
腹故不厭精細古厭字即厭

庸語卷七

二

薛子曰君子遠不忘而近不狎親不比而疎
不怨唯於有德者則恒近而不遠恒親而不
疎也故曠世而相感不見而相孚

薛子曰甚哉處士橫議之爲害也秦之坑儒
漢之黨錮唐之濁流宋之學禁皆原於此也
薛子曰高談之驚世不若庸言之中倫也怪
行之駭俗不若庸行之中慮也

薛子曰鍾期死而伯牙絕絃知音之難也惠

卒而莊子不語知言之難也一藝一偏之
工且然而況於爲聖賢之學者乎

薛子視師於鄜延見撫臺王子庸於榆林子
庸設燕於學宮饗焉薛子曰不敢當此殊禮
也曰邊方子弟不瞻師範久矣特屈以示觀
法耳遂舉觴以獻勸酬既洽復行投壺之禮
曰此雖文儀亦有射法存焉禮畢薛子因講
論語子行三軍一章孫子始計一篇各爲推

庸語卷七

三

衍其說子庸謂諸生曰皆汝輩前所未聞也
小子識之識音誌輪字子庸

薛子曰福者禍之門也治者亂之先也成者
敗之原也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薛子曰春者冬之始也朝者夕之漸也少者
老之基也故禹惜寸陰文王日昃不暇周公
坐以待旦仲尼終夜不寢聖人且然而況於
學者乎

薛子曰知而後行斯行可以合知矣其行者不能行也博而後約斯約可以盡博矣徑約者不能約也

薛子曰萬物紛錯懸諸天天有定命也衆言淆亂折諸聖聖有定論也

薛子曰孟子謂仁宅也義路也楊子謂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以用明體合内外之道也或問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水雖曲而

通諸海則由諸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斯

言如何薛子曰曲而通不若直而達故仲尼

曰人之生也直

薛子曰君人者用人者也臣人者用於人者也善用人者人皆可用也不善用人者人不爲用也是故百里奚亡虞而霸秦裴矩佞隋而忠唐

薛子憇於偃師有童子進而問曰詩三百願

聞其大指曰二南十五國皆風也觀其風其國可知已大雅其周之盛乎小雅其周之衰乎商周有頌宜也魯亦有之其頌之變乎薛子曰比干死不能改紂之行子胥死不能

採吳之亡自盡其心而已矣

薛子曰後者人先之下者人高之謙受益也先者人後之高者人下之滿招損也

薛子曰仲尼亡而異學興秦火熄而僞書出

學者罔知所宗然天命人心之理則固一定

而不易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中法

薛子曰寬者子民之道也嚴者權臣之權也

不可以執一也有一地而寬嚴異者包希仁

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也一人一地而寬嚴

異者張復之之治蜀是也叔諒字復之宋人

薛子曰古者人君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起居

注以記日用動靜之節內史以記內事苟非

大無道者常日競競焉知師保之臨之矣

或問占忌薛子曰天時地理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不僭在人故甲子同日商成周興咸陽同地秦亡漢興

袁懋中爲文淵閣學士鄭室甫謂薛子曰子之門人入相矣曰不知也曰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喜而不寐子顧曰不知何謂也曰有樂正子則可喜矣懋中煒字

唐語卷七

六

或問形相薛子曰君子晬面盎背故吉小人輕舉妄動故凶相去聲

或問長生有術乎曰無之老彭之言是或一道也非吾之所知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與大地合其德者或庶幾焉故曰仁者壽

自知第十六

或問自知知人孰難曰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揜然是小人亦自知也孔子聽言信

行而失之宰予知人不亦難哉

薛子曰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有莘傳說築於傅巖呂望釣於渭水窮居不損也舜爲天子伊尹相湯傳說相高宗呂望相武王大行不加也

薛子曰君子好合人小人好離人好去聲

或問星宿薛子曰此太史之事也庖人雖不治庖祝史不越樽俎而治之吾何知哉雖然

唐語卷七

七

嘗聞其畧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變動莫著於五星所謂五星者一曰歲二曰熒惑三曰鎮四曰太白五曰辰欖檜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其諸二十八宿則列於四方各有分野而飛流凌歷伏見皆以五行占之大都王者有道則皆順軌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意也苟能敬慎大

戒則休徵而五福應否則咎徵而六極應矣
亦何必屑屑於占驗之間哉

薛子過涇州與呂道夫同游回中值雪初霽
四山廻合玉峯嵯峨道夫笑而言曰昔漢武
屢至此中曾遇此景乎曰漢武窮兵海內虛
耗縱遇此景其心未寧吾與子幸值邊陲宴
然誠所謂百日之慮一日之樂也諸生李發
侍請問所以樂者曰子如會而通之則此景

庸語卷七

八

雖寒且烈與春風沂水固無異也

時中宇道夫

或問山東亦可以植江南之秔稻乎薛子曰
豈唯山東河南關中皆可植也通濟沁泗沂
諸水鑿汝蔡洹息諸渠會涇渭漆沮諸流則
西北之田皆秔稻矣若以爲地寒不生五穀
則菽爾米脂逼於沙漠何以遂有江南之稻
耶奈何時無百年之治世無百年之人而西
門豹鄭國亦不常有也誰與經畫而疆理之

哉

或問人嘗有言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
方物絕而子必欲抑末作何也薛子曰先王
之世商以通鬱滯工以備器械無用之物非
所事也故錦文珠玉不鬻而雕文刻鏤有禁
無非重耕桑以開衣食之原俾斯民不饑而
不寒也民不饑寒則禮義生而天下治矣又
何乖絕之慮哉

庸語卷七

九

或問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而孔子謂荀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豈其爲康子言之與何
弭盜之畧不一及之也薛子曰是豈特爲康
子言哉此固探本之論也傳有之諸侯好利
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弭
盜之本孰有大於不欲哉

薛子曰跖跖者陋規行之士豪俠者斤拘執
之儒一時雖若不足與謀而歷久無虞者則

在此而不在彼也

或言爲相之道莫善於有容莫不善於媚疾
薛子曰居今之時就使有容而日以薦賢舉
能爲事吾恐天下之賢能銷鑠盡矣媚疾更
何施焉

或問邊境之患自古有之莫不有制御之長
策否薛子曰人言御戎無上策周得中策漢
得下策秦無策焉而況於長策乎吾嘗在邊

庸語卷七

十一

博詢故老皆云虜之入寇邊民之貧者爲之
向導也邊民豈欲爲虜用哉困於征徭迫於
誅求妻子離散以爲等死耳不若姑爲是以
偷且夕之生也若捐其征徭立爲保伍仍以
將帥統之耕牧之暇令其自相講武則彼將
樂生而有全軀保妻子之念且素習於戰鬪
而俯視虜人者也豈不能各當一隊哉久之
而邊患可息矣歷代以來未聞有建此策者

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此之謂也

薛子過洛陽諸生迎於道左請入桃林之草
堂設席拜焉曰願聞一言以爲教曰吾何知
哉子諸士皆河洛之產也朱光庭挹春風於
伯淳座側游酢楊時立雪於正叔之門皆有
得焉今兩程雖往而其教固在也如追思而
儀刑之則雖不親炙亦若會於一堂矣奚必
他求哉諸生咸作而謝曰命之矣

庸語卷七

十一

或問於薛子曰人有具體用之學而不能致
卿相以大行其志者何也曰孔孟且終身不
遇矣是奚足論哉曰聖賢道大莫能容其次
焉者亦若是邪曰譬諸工技公輸子能構崇
宮層臺而不能自建一廬歐冶子能鑄洪爐
大鐘而不能自造一鼎若號於人口吾良工
也吾良工也反爲人所賤矣况具體用之學
者乎

薛子曰居原行吟澤賈誼謫遣長沙豈君之過哉相其君者之也

薛子曰居家理非豐也也以能齊其家也事親孝非備養也以能順其親也

薛子曰徒步入相而建中興之業者傳說是也徒步入相而啓覆亡之禍者商鞅是也

薛子曰張子厚之正蒙理勝而詞未達也胡仁仲之知言詞近而理未瑩也

庸語卷七

十三

薛子曰韓退之非因文悟道也道悟而文益工也邵堯夫非因數明理也理明而數愈徹也

薛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如仰天見日而萬物畢照也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執鬼縛魅而莫知所從也

薛子庸語卷七

薛子庸語卷八

門人向程釋

曾孫耳校

親師第十七

薛子曰古之親師取友者成已而成物也今之聚徒成黨者自欺而欺人也

薛子曰陳同父辛幼安皆豪傑之才也不屑於同時諸子之學亦其所見然耳遂於孔子

庸語卷八

之學亦不一究心焉可惜也同父名亮幼安名棄疾宋人

薛子曰天下有道則善者獲福而惡者蒙禍天下無道則善者未必福而惡者未必禍

薛子曰楊袁沈舒親炙陸子何王金許私淑朱子其所傳者皆二子蚤歲未定之見也惜其不能原始要終會而通之也

薛子曰吳幼清象山之學也許平仲考亭之學也生非其時而皆出爲世用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也豈得已哉

薛子曰孟子謂人性皆善而人皆可以爲堯舜其立言之勇直與天對而以善進人之意豈不緊且切哉及觀其當時乞墦登壇求一衆人且不可得而况爲堯爲舜者乎此其意蓋將俟諸百世而一見也何今之作僞者藉口附和自相誇許曰吾性本善合下即堯矣合下即舜矣豈不重爲孟子一大恨哉

唐語卷八

二

向宗洛宰閩問政薛子曰以人治人因物付物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彼違道以干譽矯情以戾俗非可久可大者也

程字宗洛

薛子曰伯安說理明白痛快雖不免矯枉過直而寔子靜之鼓吹也乃又立致良知之說以爲欄柄豈聖賢教人入德之方尚少此邪薛子曰太極一圖開羣蒙也但太極二字本易取象之語如尚書皇極周禮民極之類謂

爲極至準則而無以加也若以其動靜陰陽

交互化生統體各具又別爲之圖則是象外立象矣是雖喫緊爲人而徇象喪心者恐未免於自繁而之鐘也此語上之所以難也薛子曰訂頑以乾坤爲父母以明人之合德於天地可謂罕譬而諭矣然必推兩儀之所以生斯得其一本之義也

唐語卷八

三

薛子曰陳同父謂當時舉國忘君父之大體

而講正心誠意必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後可斯其言豈不痛且切哉

胡汝茂爲吏書使使於薛子以位不至公卿爲言薛子曰此漢人惜賈誼之說也誼未聞道而以天死吾年垂六十所得蓋已多矣斯言何以至於我哉汝茂聞之莞然曰松之過也

薛子曰道者路也人所共由而不得不由也

宋人建圖著書窮高極微以探斯道之藹奧而師友終身之所問答者惟在於神會而心悟不在於身體而躬行一涉於日用常行之際則目之爲伎倆詆其爲鄙俗而不屑矣卒之議論多而成功少遂成一代之氣習而國祚亦因之以促也是豈所以爲道哉

薛子曰宋藝祖謂李沆獨無密啓沆對曰臣爲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君公

唐語卷八

四

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淆國是矧密啓乎密啓非特讒佞而已報復假借將無所不至矣沆不惟得宰相之大體而寔人君之大防也

或問於薛子曰人謂天地之間唯人爲貴何以見之曰荀子有言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今乃自暴

自棄而爲賤丈夫焉斯不足貴矣

薛子曰闢土地而充府庫者孟子之所謂民賊也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者荀子之所謂國賊也

薛子曰易謂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君臣之位等於天地是故人臣雖有不世之勲再造之績皆得君而後能成也必當歸之君也不可自矜其能也不觀諸天地之間乎地出雲爲

唐語卷八

五

雨起氣爲風而風雨一歸之於天其實天施而地承也故曰地道也臣道也無成而代有終也

薛子曰士人之於當路與其枉道而親不若直道而疏也與其獻諛而進不若遭讒而退也

薛子曰古者罪疑惟輕故有過者得改也功疑惟重故有功者益勸也

或問善則慶惡則殃有造物者以主宰之乎
薛子曰造物何容心也水流濕火就燥氣類
之相應也慶就善殃就惡亦氣類之相應也
一自然而然者也

薛子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
殷亡武以周王赧以周亡三代以後何莫不
然皆起於微而成於著也慎微之道其可忽
諸

庸語卷八

六

薛子曰周公爲相而下白屋之士今膺一命
者其視學校且有驕色矣况望其爲相而下
白屋乎

或問古今禮樂同異如何薛子曰五帝不相
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此禮樂之文也大禮與
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此禮樂之情也
其文殊其情一也究而言之豈有同異也哉

典謨第十八

薛子曰讀二典三謨則知帝降而王矣讀洪
誓泰誓則知放優於伐矣五子歌而夏衰盤
庚作而殷衰呂刑訓而周衰此固世道升降
之幾也

幾乎聲

薛子曰人身至眇也而參天地唯此心耳先
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養心次之以盡心孟子
得傳心之要法矣

薛子曰中庸言慎思學者也易言何思何慮

庸語卷八

七

聖人也始於思而終於無思也公明儀言有
爲者亦若是學者也孔子言夫何爲哉聖人
也始於爲而終於無爲也

薛子曰靜以制動虛以含實未有不靜而能
動者也未有不虛而能實者也

薛子曰人心之放非一端而求之爲甚難也
怠心難奮慾心難制驕心難降怒心難平忌
心難抑惑心難開疑心難解偏心難正成心

難忘褊心難寬非操之有要者其孰能求之
薛子曰天不可知也可知者理命不可必也

可必者義是故君子以義處命以理合天

薛子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趙闕道爲王介
甫言之也是何足以服介甫哉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之類唐虞時尚未散逸可謂盡無書
乎謂古無書仲尼博學於文而商羊萍實之
類何自而得之邪故謂介甫不善讀書可也

唐語卷八

謂古人無書可讀則未必然也爲去聲林字
闕道宋人

薛子曰人有恒言君相所以造命也然文帝

不能富鄧通武帝不能侯李廣竇嬰不能保

其身霍光不能庇其族可見命非人之所能

造也通文帝幸臣賜銅山鑄錢景帝沒入其
產通餓死廣武帝親臣屢立戰功後伐

單于失道自劉寶嬰相武帝以論
救灌夫而殺霍光至宣帝時侯戚

薛子曰江海之險人皆知之而坦易之途風

波作焉則不知也鋒鏑之害人皆知之而笑

談之頃戈戟生焉則不知也居今之世可不
畏哉

薛子曰掩離婁之目則岱華不能見矣塞師
曠之聰則雷霆不能聞矣雖極天下之聰明
將安所施乎此古之聖王所以必明四目而
達四聰也

薛子曰醯醢之器蠅蚋聚焉權倖之門奸佞
集焉勢之所必至也時相之遠君子而親小

唐語卷八

人又何怪哉相去
聲

薛子曰老子其猶龍乎游方之外者也莊列

玩世者也楊墨惑世者也申韓嫉世者也蘇

張擾世者也有憂世經世之心者其唯吾黨

乎

薛子曰速目前之效者必取敗於久遠垂後

世之譽者多見毀於當時

或問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今禮記立之學官

而儀禮置之何也薛子曰是蓋一說也吾嘗求其故矣儀禮說者以爲周公作也周之法制具在禮之經也禮記雜出於漢儒而以小戴爲宗禮之傳也當時棄經而任傳者豈其以儀禮乃禮之器數禮記乃禮之義理故遂取義理而畧器數與不知器數義理原不相離者也舍器數而言義理是忘形而逐影也恐一時之見而終非定論也

與平聲

庸語卷八

十一

薛子曰仲尼刪詩刪其不可爲訓者也釋詩者廢其序說而直斥國風之淫奔者凡二十四篇誠若是焉而猶存之不知仲尼所刪者者何詩也

薛子曰王介甫三經義皆頒之學官旣而誅絕之甚遂泯其傳自今思之或不無一二可取當時不以人廢言可也

薛子曰王介甫嘗解洛誥有不可曉者則

之此亦可見其不專於自用也

薛子曰天有節次命有分數人不可得而強也所謂與之角者去其齒附之翼者兩其足斯言誠可驗矣是故君子樂天知命

薛子曰君子知壽夭窮達莫非命也然必修身以順受焉小人亦知壽夭窮達莫非命也然必營私以趨避焉

或問老子畏首畏尾而或者以爲得易之體

庸語卷八

十一

何也薛子曰老子之學亦未易言也其曰守

靜致柔無亦有得於乾坤之二用乎

用九用六

或問飲食男女之欲何以除之薛子曰此根於形生神發之初除之亦未易也唯以理制

之耳顛頤虎視易之爲訓不亦切乎

未易之易去聲

或問楊用修何如人薛子曰以議禮而謫戍其人亦不隨也但惡理學而不講好文學而不習鈔錄以度日餽飭而成書將謂世無識

者乎

趙子晦自浙江總制入爲司馬過毘陵而見薛子薛子曰子當用兵之後加意節省民德之矣使當前日倭夷入寇之時亦能若此乎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豈能若此哉曰胡汝欽在浙如何曰其功大矣費何足論今浙中十民亦德其功而不怨其費也曰當事者不能忘情何也曰此必有說焉吾蓋不得而知

庸語卷八

十一

也曰宋寶祐景定間行打算法於諸路必置余玠向士璧於死地遂致人心解體而宋事不能支矣曰言及於此可畏哉今可行則行不可行吾亦將歸矣

炳然字子晦宗憲字汝欽

薛子曰衆力合併則萬鈞舉矣羣賢畢用則庶績康矣

薛子庸語卷八

薛子庸語卷九

明人作釋

四孫 丘夜

論性第十九

或問孔孟之論性如何薛子曰孟子論性性也孟子之論性如

薛子曰信哉知人難於知人出於春秋

冬而溫涼寒燠時以則也八有必心德也

庸語卷九

厚貌深情不可測也

薛子曰孟子言性善蓋得之子思子思曰率

性之謂道然必戒懼慎獨而性斯至命也故

孟子亦曰養其性又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

謂性也彼任性者豈得謂之率性哉

薛子曰達磨謂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子靜謂

六經註我即心即聖人謂陸學爲禪亦有自

也然子靜晚年謂讀書窮理須要項項分明

學問思辨不當一事放過則固合內外而一之矣豈得謂之禪學也哉

達磨西來釋氏

王明輔問於薛子曰宋朝人物孰爲最優曰范希文乎當慶曆初以中書授張子厚以學職任胡翼之孫明復是開理學之端而不曉曉以倡徒黨致生浮僞之習誠振古之君子而宋室之冠冕也彼細人魏泰之厚誣當時蓋曉然矣是何傷於日月哉

朝音潮暖字翼之復字明復宋

唐語卷九

二

薛子曰晉侯以邠雍視盜而殃及其身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由是觀之則用人者當知所務矣

邠雍察盜之貌百無一遺爲盜所殺士會德立刑行晉之盜奔秦

或問安上治民何謂莫善於禮移風易俗何謂莫善於樂薛子曰禮以節民性也有七畧焉冠笄慎男女之始婚姻嘉夫婦之合喪祭重人道之終鄉飲明齒德之尚相見嚴朋友之交習射典揖讓之節是皆有體之禮也安

上治民曾有善於此者乎樂以和民情也有五聲焉聞宮聲則溫良而寬大聞商聲則方廉而好義聞角聲則惻隱而愛人聞徵聲則樂養而好施聞羽聲則恭敬而好禮是皆有聲之樂也移風易俗曾有善於此者乎

鄭室甫問於薛子曰嘉靖間之元輔如何曰新都定策石首隨龍紀元一詔人樂更生舟徒餘姚鉛山脩起尋歸不遑經理永嘉剛愎

唐語卷九

三

任丘具臣貴溪浪子猶可言也分宜家貲千二百萬華亭莊田千八百頃此則前代所未有也室甫頷之

或問水旱薛子曰水陰也窮陰則水旱陽也亢陽則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窮陰亢陽亦天之變也堯湯水旱而不能爲災者修人事以回天變也

薛子曰天下有道則尚樸耻華民之所由言

也天下無道則尚華耻樸民之所由貧也

或問民俗之淳漓何以致之薛子曰政省一則民質實俗斯淳矣政煩苛則民姦僞俗斯漓矣

薛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予書寢夫子且嘆而悔之矧今溫和豈弟而謂可與共學者乃爲令不踰年遂以賄敗而今而後不敢復論天下士矣

夫音扶豈音悌

庸語卷九

四

薛子曰國之將興也百官有司貌若違異而心則同於盡職矣國之將亡也百官有司貌若諧和而心則各爲競進矣

薛子曰古之仕者爲國立政今之仕者爲身立名

薛子曰甚矣流言之可畏也以周公之聖成上之賢猶間疑焉若非誠能動天而雷風不作金縢不啓則雖託鴟鴞以鳴其衷恐亦未

能相信也三至之言而曾母投杼亦何怪哉

薛子曰人無學術則無以通古今而周物理施於有政能無一偏之害哉周公曰讀百篇仲尼韋編三絕雖曰至聖亦未嘗不學也

薛子曰君子鑒真僞於厚貌審毀譽於巧言斯不爲人所惑矣

薛子曰古今之言性言情言理言氣言志言意者若是其爾殊也而不知其皆原於一心也苟能存養而盡其心焉則一以貫之而各循其則矣

庸語卷九

五

趙子晦問於薛子曰有人於此以黨惡之首而窮治其黨何也曰彼蓋飾其非黨也要之以婚姻附之以鄉里將誰欺哉與其巧飾於後孰若重慎於始乎

薛子曰君子之心正大光明樂易而可親也小人之心中邪僻幽暗崖岸而難近也

薛子曰氣一也有元氣有血氣有客氣元氣者一身之主宰也血氣者一身之榮衛也客氣者血氣所感觸而有者也元氣者浩然之氣也能養元氣則血氣自平矣客氣惡得而有哉惡平聲

薛子曰至靜者莫能動至虛者莫能礙至清者莫能污至明者莫能障

薛子曰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者心之存也心

庸語卷九

六

存故能長慮而却顧心不存則乘其治安而縱欲侈肆危亂立至矣

薛子曰楊文貞公嘗言有道德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者君子謂之俗儒以予觀之道德必能經濟經濟必本道德體用之儒不當以偏長目也彼詞章者惡得謂之儒哉惡平聲

聲士奇
識文貞

立言第二十

薛子曰古之立言者明道以淑人也不得已而有言也故其辭切實而當今之立言者好名以欺世也得已而不已也故其辭玄虛而支

薛子曰君子之交也以道義相孚以真實相與故淡而能久小人之交也以勢利相結以褻狎相歡故甘而易踈

或問天地自相依附之說如何薛子曰以日

庸語卷九

七

月之運行觀之天之氣循環旋轉地之上下皆天也天寔包乎地者也故曰唯天爲大

薛子曰管子之言雖非性命之學而切實可行者蓋多也使其游於聖人之門將不爲體用之儒乎今之學者其所言直超神化而汗漫無歸遂自附於魯西以斥管仲其亦弗思甚矣

薛子曰古今人所乘所遇之不同有幸而得

名者有不幸而失名者君子當究其實焉不可羣稱而共和也

薛子曰八議之法先王之緣情也一切之法後世之任情也

薛子曰福爲禍所伏禍爲福所倚人知福之爲福而不慮禍禍斯至矣人知禍之爲禍而不求福福斯至矣

薛子曰天之高也人之衆也其理與情皆統

庸語卷九

八

於此心也能存此心則天人不能違矣故曰不窺牖可以知天道不出戶可以知天下

薛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然而二子皆弗克

協于中者以其理性之功在物不在心也

西門豹魏文侯時爲鄴令董安于未詳

薛子曰治天下者道與法而已矣道行則人服法行則人畏服則無不畏也畏則未必服

也是故與其純任法也不若純任道也

薛子曰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樂也故可以死懼之而天下治矣刑罰過則民不畏死不畏死由生之苦也故不可以死懼之而天下亂矣

樂音洛

薛子曰甚矣常人之情易惑而難解也富貴者驕人貧賤者怨人固已惑矣富貴者未必益已而必親之貧賤者未必損已而必疎之

庸語卷九

九

此尤其所大惑也

或問人常有言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何以能之薛子曰不以目視而以心視則視於無形矣不以耳聽而以心聽則聽於無聲矣

薛子曰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以死壽貳其心者不知命者也以貧賤易其操者不順天者也

薛子曰爲人上者政苛則民擾令煩則民怨

故君子貴於居敬而行簡也

薛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繫易之辭也蓋以伏羲畫卦而衍時有取於龍馬神龜之象耳正如倉頡制字而觀鳥跡之類也世儒遂真以爲馬負圖而出于河龜戴書而出于洛誠如是則宋之天書又何怪哉

薛子曰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恐太剛則折也易曰威如吉恐太柔則廢也剛柔之際君子

子當有以審其幾矣

或問伏羲先天文王後天二圖如何薛子曰非義文之爲之也邵堯夫因伏羲八卦作圓圖以象天因文王八卦作方圖以象地雖點畫形象陰陽剛柔順逆生成各有取義以予觀之八卦有定理而無定位有定體而無定用恐亦未可以方所拘也且義文之易均之爲開物成務者也其義豈容有二乎哉曰先

天後天又何所取義也曰天豈可以先後言

哉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天後天之說蓋昉於此而世儒遂執之以爲談柄別生意義其說紛如矣不知冲漠無朕之理與萬象森列者固無爾殊也堯夫以未有畫時爲先天卦爻旣成爲後天豈明睿者乃亦若是乎

薛子曰治世之禮簡亂世之禮煩治世之樂

和亂世之樂淫

或問富國強兵之道薛子曰富國在於節財國家冗費之出於不經者無限知所以節其流則莫非財也不此之務而加賦焉民將日窮矣國何以富乎強兵在於得民緣邊壯士之熟於武藝者無限知所以得其心則莫非兵也不此之圖而練兵焉民將日擾矣兵何以強乎

薛子曰自古國家之亂起於人之罔利也罔利者一操國柄則凡可以得利者無不爲而召亂無所不至矣不知利者害之本而亂者治之先也未幾復治則罔利者皆服上刑而追悔靡及如是者凡幾變而後人猶不知鑒戒焉可謂至愚也已

薛子曰君子樂人之爲善而不樂人之爲惡也樂人之獲福而不樂人之獲禍也小人反

是

唐語卷九

十一

薛子曰仲尼魯人因魯史而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以魯紀年豈得已哉後世叙周與列國之事者其紀年乃不以周而仍以魯非善述仲尼者矣

薛子曰兩心不可以得一人疑而不專也一心可以得百人誠而不貳也

薛子庸語卷九

薛子庸語卷十

門人向程釋

曾孫耳校

大象第二十一

薛子曰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奧此卦之所以畫也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此辭之所以繫也義文周孔豈得已哉

薛子曰人臣能自致其身於無過然後可以

唐語卷十

一

責君之有過也能致其君於有所不爲然後可以責君之有爲也

薛子與陳羽伯許仲貽登於雨花臺上羽伯曰金陵自昔多才難以悉數邇來若顧華玉陳魯南王欽佩其亦一時之勝乎薛子曰是蓋慕六朝之餘習而才華不逮絕類吳下士也曰斯亦可矣子欲如何曰是有詭焉曰何說也曰是邦龍蟠虎踞自古稱雄而混一之

盛聲於我 祖其存心省躬之訓十人若曰
聞焉而競爲毛錐末技浮靡日甚吾蓋不知
其所終矣仲貽曰薛子之言是也流光日邁
歲不我與將若之何薛子曰願相與勉之雖
爲一日愈於已之三人者不必論也羽伯引
觴滿酌而起

薛子曰人心道心傳於虞敬怠義欲發於周
來觀周公唯事制作孔子罕言性命二聖豈

唐語卷十

二

珍秘虞周之學而不以示人哉以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也迨子思孟軻則屢言心性
至宋儒而其說長矣民至于今唯事空談罔
知實學然後知周公孔子之慮天下也蓋亦
遠哉

薛子曰古以希聖賢通古今者爲士士有異
於民也今以入學校登科第者爲士士無異
於民也

薛子曰天下莫病於好勝尤莫病於好奇

奇好勝皆好名者之爲之也人不好名則風
淳而俗美矣彼謂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者
真孟浪也

好去聲

薛子曰河間王德淮南王安同一好書者也
河間樂善而令聞長世淮南稔惡而自殺國
除所好同而所存異也

好聞去聲樂音洛德漢景帝子安厲王子

唐語卷十

三

世以立教者也小人之文炫世而愚俗者也
季烈問大舜隱惡而春秋誅意何也薛子曰
未彰之惡中葍之言皆涉疑似所當隱也亂
臣賊子之心跡可不書之以爲世戒哉曰微
生高之乞醢陳仲子之食李亦不少假借何
也曰此亦足以惑世也聖賢憂世教而立人
紀蓋無分於巨細矣

或問羅達夫何如人薛子曰猶者也

泊篤信伯安之學而未及會通以死可惜也

已洪先字達夫

或問唐應德何如人薛子曰平生狷介人皆信之晚年出處人皆疑之蓋其心欲有爲不自知其蹈逐尾之厲也柳子厚因侄文以行道楊中立藉蔡京以匡時難乎免於悔矣薛子曰華世卿今之黃叔度也學之不止駸駸乎程伯淳矣不幸短命而死世無述焉可

哀也哉世卿

唐語卷十

四

或問王道思之文章薛子曰道思之文章可能也而其經濟之才不可及也且明於知人長於料事未及一施而竟遭讒以沮受侮以死何才之難容也慎中字道思

薛子曰能行而不能言躬行之君子也能言而不能行口給之小人也

薛子曰人以一節之行高天下而遂自滿足

非所以自修也人以其一節之行高天下而遂信其餘非所以觀人也行去聲

薛子曰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豈聖人援天以鼓人哉天之道本如是也遲速或不同而感應則不爽矣吾人可不畏哉嚴嵩居京師以日鑒名堂將謂天之鑒而可欺也旣而果日鑒矣

薛子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教之君子也善者忌之不善者幸之小人也好去聲

唐語卷十

五

或謂薛子曰楊仲芳刑於西市嚴嵩父子獨無人心乎曰是何可以人心望之也獨當時同事大臣噤無一言其心安乎故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繼盛字仲芳

薛子曰天下將治則大臣有容有容則賢者進不肖者退而凡可以致治者次第而舉矣天下將亂則大臣多忌多忌則賢者退不肖

者進而凡可以致亂者一朝而集矣

薛子曰孔孟終身不遇而立言以垂訓者其憂世亂而悲人窮之心有不能以自己也彼妄有著作而多言以惑世者果何爲哉

薛子曰人雖極天下之富貴縱一家之嗜欲亦不過屬厭而已其餘皆剩物也顧乃逐於此而身名俱敗貽禍後人其亦弗思甚矣同慶

庸語卷下

六

薛子曰古今天下之士凡經達官之所許可名士之所稱揚則人皆附和之而不究其實矣高見深識者不恒有於天下此虛名之士所以接迹於世也

薛子曰道本無名強名曰道若又以太極名道則更贅矣強上聲

神農第二十二

薛子曰神農之法謂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

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此籍田親蠶之禮所由起也

薛子曰知者可示以誠不可欺以詐仁者可諭以施不可誘以利勇者可使以守不可懼以危知音智施去聲

薛子曰視以天下之目則無不見聽以天下之耳則無不聞慮以天下之心則無不周此

庸語卷下

七

明君所以廣於用人而天下治也

薛子曰君子信在言前故言而民莫不信也誠在令外故令而民莫不化也

薛子曰君子但能爲善而不能必其獲福福亦自獲矣但能不爲惡而不能必其免禍禍亦自免矣

薛子曰日不知夜月不知晝貞明莫如日月且弗能兼而況於人乎此君子所以不求備

於一人也

薛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齡也安分則貴矣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分去聲

薛子曰有人於此矜偽以惑世抗行以違衆亦以徼一時之名矣卒乃溺於勢位而搖尾乞憐以取羞焉豈亦造物之忌名邪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庸語卷十

八

薛子曰古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繁文縟節非所尚也古者制樂足以合歡宣情而已新聲別調非所尚也

調去聲

薛子曰天下有道則以義衛身天下無道則以身衛義

薛子曰世多貴耳而賤目故魯人以孔子爲東家丘也世多貴古而賤今故齊人以孟子不能爲管晏也

或問郡大夫之賢者誰與薛子曰吾不能悉

記也若陳秀卿之守吾常雖無赫赫之政漸成皞皞之俗是儒者之作用也惜其中道而殂也其次若王誕敷之豈弟清修郭季文之質朴猶介皆賢大夫也強力有爲巨細畢舉則應子材其人乎

實字秀卿教字誕敷廷見字季文橫字子材

或問相公一言而人皆服之何其善於言也薛子曰如其善而人皆服之不亦善乎若巧

庸語卷十

九

言亂德辯言亂政逞已之術而取辨於口以行其冒臆吾不知其所終也

相去聲

或問人生於世何以免於禍害薛子曰嘗聞之福爲禍先利爲害本唯不求福斯無禍矣唯不求利斯無害矣

薛子曰君子稱人之善非譽也折人之過非毀也欲其勸善而改過也小人之於人也則反是善則忌之過則揚之

王道端問太極自濂溪畫圖以來皆認為道而夫子獨謂假借形容之詞何也薛子曰極者標準也古人立象以辨方正位者是也尚書建其有極周禮以為民極皆假之以明準則之謂也極而謂之太則又至極而無以加之詞也易繫假之以形容大道蓋立象以示人也是太極者道之象也不謂道即太極也不謂太極即道也周子作圖以明一理二氣

唐語卷十

十

五形之變化其有功於學者不淺但以太極名圖則是象外立象而直臬又為圓圈矣此徇象喪心者所以離道而單言太極也曰審如是則其所謂無極者何也曰是又從太極以立言而推天道無聲無臭之妙也聲臭俱無則極又不必言矣道端曰五百年來人心各繫於一團至是其釋然矣去聲

薛子曰古人之學皆務實而為已也所以為

聖為賢而天下信之後世仰之今人之學以賈譽而媒利也所以為鬼為蜮而近者惡之遠者賤之惡去聲

或問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何以驗之薛子曰月借日以為光日亢月而反食火有涼燄水有溫泉可見二氣之不相離也聖人作易一順其自然而已矣

唐語卷十

十

薛子曰國家用才相不若用賢相才相任術而人疑賢相推誠而人服然而定難於呼吸之間則非才不能也用勇將不若用知將勇將好戰而生事知將好謀而濟事然而遇敵於倉卒之際則非勇不能也難去聲相去聲知去聲好去聲薛子曰人言之難信也久矣吾嘗見稱人之善者既而就其人觀之則未必善也亦嘗見稱人之不善者既而就其人觀之則未必不善也豈唯人言之難信哉雖嘗自以為善不

善者亦多未可必也此知人之所以難也

薛子曰孟子所謂夜氣亦是中人以上方有

之若私欲蔽固而汨沒於聲色勢利者雖夢

寐中亦不啻旦晝之所爲也又惡有平旦清

明之氣哉惡平聲

薛子曰天地大矣誠則能生物聖人至矣誠

則能動物故曰君子誠之爲貴

薛子曰人一也可以爲君子可以爲小人可

庸語卷十

十一

以爲士農可以爲工賈積習使之然也賈音古

薛子曰有能言而行不逮者有能行而言不

出者有貌惡而心善者有貌善而心惡者是

故不可以言貌論人也

薛子曰造父無車馬則無以見其能羿無弓

矢則無以見其巧臯夔稷契不在其位則

何以贊唐虞之治哉

薛子庸語卷十

薛子庸語卷十一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世治第二十三

薛子曰世之治也雖小人變爲君子不能以

利誘也世之亂也雖君子變爲小人不能以

法禁也

薛子曰一物失所仁人之所不忍也一事失

庸語卷十一

十一

宜義士之所不安也人臣居可爲之位操得

致之權而害物僨事曾謂其有仁義之良心者乎

薛子曰天下有常道無常法法者因時者也

道之所變通也君子有恒心無恒跡跡者隨

事者也心之所運用也

薛子曰聖人作法而衆人制焉制法者不可

與語情也聖人立禮而衆人拘焉拘禮者不

可使應變也

薛子曰殷受夏周受殷春秋受周其所因者歷百世不能改也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其所革者歷百世不能同也

薛子曰人之嗜欲其所繫者豈小哉有節者常享安全之樂無厭者每罹危亡之憂

樂音洛

或問治亂之由薛子曰治由於君子亂由於小人君子進則治矣小人進則亂矣

薛子曰學者自宋元以來率多纏縛而天之

庸語卷五

二

聰明日漸消鑠間有一二警悟者則又好奇

獵異而不實加問學之功其用智自私者則

又游辭悖語而漫無忌憚匪直離道日遠而

其爲害也不淺矣

好離並去聲

薛子曰荀子有言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

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

不能禍誠哉是言也

薛子曰君子啜菽飲水而其心常有餘也

人食前方丈而其心常不足也

薛子曰天下有道而日食星變未爲災也天下無道而甘露醴泉未爲祥也

謝近甫問近日講學者動曰本體工夫此言何謂也薛子曰彼謂本體即是工夫工夫即是本體此皆玄虛之談也固有之謂本體日新之謂工夫彼惡知之又問已發未發如何曰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李愿之所

庸語卷五

三

以教朱元晦者也前人論之詳矣要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已發未發之旨一言以蔽之矣何以多言爲哉不務實踐而惟務空談此近日學者之大病也

薛子曰日月之明無不照也然必啓其戶牖斯取照矣雨露之澤無不潤也然必治其畎畝斯受潤矣是故天將福之而自作孽焉天亦無如之何也

薛子曰量米而漸數薪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洗爵而飲列鼎而食可以養老而不可以餉軍此大小衆寡之別也

別音畢

薛子曰心常無欲則形常無事矣自足於內

則無藉於外矣是故安而忘賤樂而忘貧

樂洛

或問於薛子曰治天下何如斯可以偃兵矣

曰兵也者先王不得已而用者也將以平天

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故黃帝戰于涿鹿

庸義士

四

堯戰于丹水舜伐有苗啓攻有扈是五帝之

時雖甚盛德弗能偃也况衰世乎但慎重以

用之而無失先王不得已之意斯可矣

薛子曰良醫常治無病之病故人常得生也

聖人能治無患之患故天下常太平也

或問萬殊一本之義薛子曰欲知萬殊一本

盍觀萬派一原乎江出岷山河出昆侖濟出

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其派雖殊而皆原

於天一生水也及其同歸於海則又無二矣萬殊一本此不可以例觀乎

薛子曰人有貪而富者富者未必貪也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也

薛子曰楊子泣路以其可以南可以北也墨子悲絲以其可以青可以赤也聖人正蒙以其可以聖可以狂也

謝近甫問道學俗學之別薛子曰學一也古

庸義士

五

有爲已爲人之分至宋而有道學俗學之別

學而爲已雖政事文章皆道也學而爲人雖

神化性命皆俗也今之以游辭惑世者見人

之志於踐履則輒以爲義襲作用而鄙之爲

伎倆指之爲俗學迂迴於應答之際遷就於

唇吻之間倚藉名流而多方以誑之必欲迷

其向往以遂其乞墦受蹴之私斯已矣此誠

後學之魔祟也安得中尼爲司寇以正兩觀

之誅乎近甫作而言曰遠雖不敏入當不爲若人所惑矣

薛子曰先王因民有男女之欲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欲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情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情故有衰麻哭踊之節皆爲民節欲而宣情也

樂音洛哀音崔

或問太極先天後天三圖如何薛子曰是圖也白義文周孔以及於漢唐諸儒皆未之前

六十一

六十一

聞也有之自宋^鑑至百年來不惟儒者尊而信之雖佛老陰陽技藝之徒莫不執之以爲談柄矣說者謂宋初五星聚奎是爲貞元之會而再闡圖書之秘也豈誠然與然亦贅而支矣

蔡夢羲以所刻證道篇問於薛子薛子徧覽之曰吳書數篇說理精詳可以占所養矣乃與若人論辨則是聽言於鸚鵡而與狸狐談

仁義也何其不自信也

國熙字夢羲

徐士彰問夢羲何如人薛子曰觀蘇州之政亦可謂志於躬行者也觀竹塘會語則闇於知人而所見猶未定也

常吉字上彰

薛子曰文清公忠信篤敬之儒也步趨宋儒而無異同之見皆其謹畏之心也然自謂習於見聞之久則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豈其心亦有所未安者與

與平聲薛瑄謚文清

庸語卷五

七

薛子曰荀子言唯聖盡倫唯王盡制究而言之倫制一也

薛子曰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要之善者其常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程子之言蓋有所取爾也

薛子曰天之立君君之立相以爲民也非故崇尚富貴而尊大之也是故相承君君承天斯民心悅而天意得矣

相去聲

薛子曰先秦文章每推左國兩漢文章必右西京然於六經之指則槩乎其未之有得也
不知世之所以推而右之者果何在也豈亦專在於詞藝之間乎

薛子曰虞舜許由俱見於堯太公伯夷並歸於文然而窮達不同者亦各從其志也

薛子曰孔子誰毀誰譽而必作春秋以誅亂賊孟子惡言人之不善而於王驩盆成括則

不少假借非毀之也非言其不善也將以垂

戒於世也

譽平聲
惡去聲

薛子曰循性行以任人之毀謗者君子也造

毀謗以汚人之性行者小人也久之論定而

君子小人自昭乎其不可掩也

行去聲

薛子曰未發已發子思言之未發已發之幾

茂叔言之愿中求中於未發蓋涉於幾矣

薛子庸語卷十一

薛子庸語卷十二

門人向 程釋

曾孫 耳校

操行第二十四

薛子曰人之操行不同而所遇有幸不幸君子有不幸而無幸也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或問紂爲孩時微子已睹其性惡而長大爲亂食我初生而叔姬聞聲知其必滅羊舌然

則人性皆善何以有是乎薛子曰孟子之論

性自其天之所命者言之也子是之問以其

人之所稟者言之也蓋微有不同而理氣存

焉此世之所以論性者紛如也

食我初生叔姬登堂聞其

啼聲曰此子必滅羊舌氏

鄒雲卿訪薛子於毘陵之野有在座者問及

上疏之事雲卿曰前日不得言者噬臍之

害也今日不當復言者帷蓋之義也薛子曰

厚哉鄒子大臣之度也

應龍字雲卿

吳峻伯視學山東問政薛子曰山東孔孟之鄉六經之所自出也取之不竭而用之無窮矣尚何問焉曰齊魯之俗久不之變而千百年來俗尚日趨將何以振起之曰而不聞乎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汝其以身先之以誠率之明先聖賢之道以道之而不徒事於條教課試之末則其本心之理固在也有不

庸謹堂

二

興起者乎曰嶽領斯語庶知所以爲教矣

維嶽

伯字峻

薛子生辰諸生聚而祝焉徐士彰曰子蓋濂洛之正傳也朱陸之辨垂幾百年子但一言決之非身體力行者能言之真切若此乎子名滿天下而天下之知子者寔鮮不過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子闇然自修深於道而沉於名沉則畜畜則久久則著著則明道昧將

於子乎屬矣有不壽哉薛子問之曰吉也之言吾豈敢當哉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而猶使

國人箴儆此吾之所當自勉也

無上聲

薛子曰繫驂騶之足則千里不能達矣剪鵬

鵬之翼則萬里不能搏矣遜伊傅周召於荒野則惡能建商周之相業哉

惡平聲相去聲

薛子曰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荀子之言不易之

庸謹堂

三

論也

薛子曰吾觀荀楊之言多有可取不當以其言性惡巧避禍而遂盡廢之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王子正謂薛子曰仲尼春秋成於反魯之日子如守一官豈得若是之著述哉曰與其托諸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子紀綱重地正可大有作爲而非空言無施

比矣尚其懋哉

延字
子正

薛子曰君子進則行道以濟時退則明道以覺世是進退皆有益也小人進則攬權以誤國退則藉勢以營家是進退皆有害也

薛子曰陸子靜謂人品在宇宙間迥然不同蓋以人品望人也今之人惟欲官品之高而不顧人品之卑何其所見之陋哉

薛子曰棟宇雖廣不過容膝文繡雖華不過

庸說卷三

四

蔽體肥甘雖美不過充腹達人寧居茅茨衣緇袍食麤糲而所欲不在此也

薛子曰至音不諧衆聽伯牙所以絕絃也至寶不同衆好卞和所以被刖也至聖不合衆見孔子所以不遇也

好去
聲

薛子曰在上者以誠信待人則人亦以誠信待之雖有詐僞者將不攻而自破也以詐僞待人則人亦以詐僞待之雖有誠信者將不

逐而日遠也

或問一法立則一弊生何如可以保其無弊邪薛子曰昔人謂有治人無治法有亂人無亂法法雖善不得其人以行之則未見其善也法雖不善苟得其人以行之則未見其不善也是故周公之法治法也宇文泰蘇綽行之則亂嬴秦之法亂法也蕭何曹參行之則治惟其法而不惟其人必不能保其無弊也

庸說卷三

五

薛子曰先王重農爲治之本也今資末業者什於農夫務游手者什於末業習俗奢侈淫蕩日縱室家無雞鳴昧旦之警市井有桑間濮上之風吾茲有望於大車之大夫矣

周季
大夫

薛子曰不愧不怍而不恤人之毀譽者君子之有定力也自欺欺人而不恤人之毀譽者小人而無忌憚也

薛子曰君子戰戰兢兢猶恐失之故大德不累細行必矜此其爲善所以惟日不足也小人貿貿施施嗜欲無厭故大患不顧肆行無忌此其爲惡所以亦惟日不足也

薛子曰納忠讜廣視聽左右近習不得蔽疎遠之人治之象也多忌諱偏信任是非可否每決於帷幄之中亂之萌也

薛子曰范景仁謂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

肅語卷上

六

備靈夏莫若寬秦隴之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雖若爲宋事而發然與予所聞近日沿邊父老之論亦畧相當也

鎮字景仁宋人

薛子曰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而天下之言賢君者必歸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賢相者必歸之何也圖事於無跡而弭患於未形也

相去聲

薛子曰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更也曰治道去泰甚此漢治之所以近古也薛子曰法無古今便民者良法也論無高卑可久者確論也

薛子曰人君之患莫大乎用人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人而不言

薛子曰觀政在朝觀俗在野然必朝有善政斯野有善俗矣

肅語卷上

七

薛子曰博學則反約以萬理本於一心也四端則擴充以一心達於天下也內外遠近一以貫之者也

薛子曰吾身固天地萬物中之一物也天地萬物亦吾身中之一物也不誠乎身則眇乎其小而不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矣

薛子曰人之好惡不可以不公亦不可以不嚴也大學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詩

人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不惟遏惡揚善亦以去惡從善也反是則蓄必逮夫身矣好皆去聲惡惡下惡字

或問宋之學禁幾於秦坑漢錮矣何以致之薛子曰前者後之鑒也今有人焉講學則逞其利口而強辯於毫釐之間營利則恣其貪心而鑽乞於錐刀之末吾黨猶不痛絕之俾得以影射而媒利以是而思宋之學禁豈特

庸語卷三

八

夫人之罪哉亦吾黨有以致之也扶夫音

薛子曰舜舉十六相堯非不知也以其善未著也舜誅四凶堯非不知也以其惡未著也天命天討聖人何容心哉相去聲

薛子曰先王以天下治天下而不以一己治天下所以無爲而治也後世以一己治天下而不以天下治天下所以多事而亂也

薛子曰仁則不忮義則不求仁義之心人皆

有之而徃徃忮且求焉何哉喪其良心故也薛子曰子靜謂知至知終皆必由學然後能至之終之則是其知行並進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伯安爲子靜之學乃倡致良知之說而罔及於行未免墮於一偏而啓學者之紛紛也

薛子曰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一貫克復之訓已涉於語上然皆人心實理易知易行子思

孟子卷三

九

孟子雖屢言性命而條貫燦然皆實學也後之人以聖賢之言人所共聞不足以駭時動衆遂竊取緒餘別開戶牖而議論一新於是希名嗜利之徒從而附和之旣以爲簡易直截又目爲窮高極微而影響於毫釐之間馳逐於不可致詰之地號召徒黨彼此問答動致千言無益身心枉費日力汨沒老死而不悟也噫和去聲易去聲

薛子曰聖人之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此亦子靜之言也今之倡爲游言者見人之有用不指爲義襲則指爲伎倆不知彼之所言者欲何用也

薛子曰子靜言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人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由是觀之子靜何曾教人不讀書也六經皆我注脚特論其理如此耳若原

康語卷三

十一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六經誠吾人之注脚也

薛子曰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不爲八風所動斯亦卓然自立矣薛子曰尚書皇極之君錫民以福福何能錫哉肅又哲謀聖以致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此之謂錫福也

薛子曰學也者所以爲天下國家也無益於

天下國家者非學也顧侈然談性命神化而不可推之於行果將誰欺也哉

薛子曰子靜常言忠信誠慤言不出口者其所喜也談論風生者其所惡也孰謂子靜非吾儒之實學哉

惡去聲

薛子曰人言唐無理學而子靜獨有取於啖趙春秋謂有不可以厚誣者此亦可見其取人之公與人之恕也

啖助趙匡著春秋纂例

康語卷三

十二

薛子曰人能修省言辭勿致支誕是立誠也若只修飾言辭務爲文章是作僞也

薛子曰良知良能自孟子發之而程伯淳謂其皆出於天不繫於人至王伯安獨言致良知而不及良能者以爲知可以兼能也學者多矮人觀場尊信而不敢致詰恐非當仁不讓之義也

薛子曰伯淳謂惡亦不可

惡皆天理非深造自得者不能爲是言也彼依傍而學人言語者內不足也

薛子曰不擇細流不讓土壤斯成海嶽克勤小物必矜細行斯成聖賢彼貪詐敗露身集百詬而以獨立不懼之君子藉口焉何其無忌憚之甚也

或問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斯言如何薛子

曰孟子專言養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究

唐語卷十一

十一

而言之養心固所以養氣也不藉於養氣以助養心也

薛子曰人於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萌多少機穽總之無益而乃必爲此者何也蔽於欲而移於習也豈徒無益將惡由是積而百殃之所由降矣顧恬然不畏而日復日焉可哀也哉

薛子曰志於義理而不安樂者助長者也逐

於利欲而不憂虞者喪心者也

喪去聲

薛子曰道者蹈也蹈之斯爲道也德者得也得之斯爲德也身不能蹈心無所得而徒逞其辭說者自誑而誑人也

薛子曰聖人之心與天一故先天而天不違也後天而奉天時也衆人之心與天二故人衆則能勝天也天定則能勝人也

唐語卷十一

十一

肆者多矣枯寂太過者未可謂之靜然勝於勞擾者多矣

薛子曰道外無事也事外無道也道外無物也物外無道也人於雞鳴而起以至嚮晦宴息所應接者無非事與物也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薛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仁者則一膜之外皆胡越也

薛子曰君子當言則言當行則行小人口將言而囁嚅足將進而趨超

薛子曰郝子常豪傑之才聖賢之學使其在宋當不在諸儒之下也

經字
于常

薛子曰君子固不以天下萬物撓己亦不置天下萬物於度外

薛子曰凡有氣莫非天而天亦未嘗無形也

唐書卷三

十四

凡有形莫非地而地亦未嘗無氣也

薛子曰天之賦於人人之受於天者古今一也今人自以爲不及古人而甘心退托者是自棄也弱也自以爲過於古人而設心擠排者是自欺也妄也

薛子曰伯淳謂琴聲可以禁邪聲聲可以養心是有聲之樂亦不可無也然亦唯聽之者何如耳

薛子曰君子和而不流聖人與天地同流唯其與天地同流所以和而不流也

薛子曰聖人於樂中未嘗無憂也憂中未嘗不樂也

薛子曰富貴驕人者不足論也學問驕人者是亦未嘗學問也

薛子曰索隱行怪而後世有述聖人所不爲也依乎中庸而遯世不知聖人所不悔也彼

唐書卷三

十五

好名而務於知且述者何足與議哉

薛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伯安之徒以良知即爲本體者非也

薛子曰伯安文錄傳習錄皆其所自言也其中多可取也其後所謂則言者則伯安旣歿而其徒以意攙入者多也

薛子庸語卷十二



2013693

S

Z121.5

16 b



21181000420068

薛子庸語十二卷

浙江巡撫
孫達本

明薛應旂撰是編乃其講學之語分二十四篇各
以首二字爲篇名而每條冠以薛子曰大意欲如
揚雄之擬論語其門人向程爲之音釋